漢字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四四・經部・書類

晚書訂疑三卷 〔清〕程廷祚撰……一
古文尚書考二卷 〔清〕惠 棟撰……五五
尚書注疏考證一卷 〔清〕齊召南撰……八九
毘齋書經客難三卷首一卷 〔清〕龔元玠撰……九七
尚書考辨四卷 〔清〕宋 鑒撰……一三一
尚書既見不分卷 〔清〕莊存與撰……一二五
尚書釋天六卷 〔清〕盛百二撰……一五一
尚書集注音疏十二卷卷末一卷外編一卷 〔清〕江 聲撰……三四五

227404

晚書訂疑序

程子緜莊晚書訂疑成其同歲生惠棟爲之序曰孔沖遠唐初大儒少通鄭氏尚書及爲國子博士數進忠言侍講東宮面折不諱意其爲篤學而有直節之士也乃受詔撰尚書義贊自爲矛盾棄鄭氏而用僞孔氏夫尚書自膠東庸生而下至鄭康成人知爲孔氏古文歷兩漢四百年來無異議及晉永嘉值經典喪亡乃有豫章內史梅賾僞造二十五篇託之孔氏以傳世沖遠素習鄭義久箸直節豈不能力爭于上垂巳曲意希指又明知鄭氏師祖孔學此語見堯典正義反以鄭所述二十四篇爲僞深文周內且與百兩同科此書既出箸爲定論凡不本正義者謂之異端當時卽有識其僞者孰敢從而辨之哉宋元明諸儒斥僞孔氏者不少然皆惑于二十四篇僞書之說不能得眞古文要領于是學者紛如或以鄭氏爲今文以僞孔氏爲古文或以二十八篇爲今文以二十五篇爲古文樊然叢亂莫所折衷棟自少疑之稍長反覆于堯典正義見所載鄭氏二十四篇之目恍然悟孔氏逸書具在因作古文尚書攷二卷及讀緜莊

晚書訂疑序 二

尚書今所謂古文者最爲晚出然自隋唐至苐宋無人言其可疑至吳才老朱晦菴始起而議之厥後元吳幼清爲纂言明郝仲輿著辨解焦若侯訂古本皆刊落二十五篇而弗錄或亦失之過矣夫二十五篇之書平正疏通乍觀無一言之違於理道而其爲苐古書傳所稱引者視伏書爲尤多又奚以見其可疑也若謂可疑者文從字順異於伏書則伏書之中亦不皆詰曲聱牙也且周穆王而下暨秦穆公之同時其文載於左國者衆矣未嘗與呂刑文侯之命秦誓同其體製豈彼皆可疑

乎蓋晚書之可疑在于來歷不明而諸儒不能言其所以然致使議論沸騰能發之而不能定也近代蕭山毛氏爲古文尚書冤辭徵引甚博力闢先儒之論志存矯枉而復失之過余曩會爲文以正之矣而未盡也今復爲晚書訂疑三卷以質諸好古之君子云客有復於程子曰民間之泰誓漢得之以充學語本趙岐孟子注自董仲舒司馬遷以下知其非古而未嘗議之也議之自馬季長始二十五篇託言安國則誠誣矣而以之充學不猶愈於民間之泰誓乎今不爲董與馬而必欲揚扶風之波

若才老晦菴者吾未見其不得已也程子以其言有當於理因并識之新安程廷祚書

篇目

卷上

史漢載古文尚書之由
古文之名以字體訓詁不以篇章
安國十六篇不傳
二漢尚書之學
安國注論語之證
許氏說文之證
隋志與正義之誣
東晉不見有晚書
晚書見於宋元嘉以後
南北二史之證
安國自序之謬
孟子所見之武成尚存

卷中

書序

晚書訂疑　卷上
卷下
襍論晚書二十五篇
附錄今古文尚書授受源流

晚書訂疑篇目　卷上

晚書訂疑卷上

新安程廷濟菉斐撰

史漢載古文尚書之由

漢室初興伏生求其藏書得二十九篇史漢所載具有明文然以今攷之尚缺其一未能詳也說見卷中孔安國於伏書外又得十六篇漢藝文志有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孔書合序應得十七卷伏書之二十九篇爲此數內有安國所得書後人或以張霸僞書當之案張霸成帝時人其書名百兩篇文意淺陋尋見罷黜不宜復藏於中祕史記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漢書儒林傳同劉歆移太常博士書與藝文志并云十六篇正義云古文者蒼頡舊體周世所用之文字秦人所制篆隸諸體而行於漢代者則曰今文案伏書初出屋壁亦古文也其後口授鼂錯而錯寫以今文安國所得則以今文通其讀而未改壁中之字今以今世於二王淳化等帖必釋文通其讀亦類此故當時皆目曰古文然漢代祕府仍自有古文尚書藝文志所謂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

經文者是也或即安國之所獻與

古文之名以字體訓詁不以篇章

今文古文因字體各異訓詁有殊可以竝立竝行而相

參攷劉歆曰與其過而廢之寧過而立之是也然揆

其大體實則無二故儒者傳古文尚書惟有二十九

篇即言安國古文亦罕有及十六篇者漢書曰司馬

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

諸篇多古文說案史記所載此外仍有皋陶謨甘誓

君奭甫刑費誓等篇皆今所謂今文後漢傳古文者

鄭氏俱有訓解然篇數卒與歐陽夏侯傳伏書者同

此其徵也

漢世字學與經學竝重故蒋書云古文讀應爾雅解古

今語而可知後書云桓譚尤好古學數從劉歆楊雄

辨析疑異又云賈逵爲肅宗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

雅訓詁相應帝遂詔逵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

同異又云劉陶推三家尚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

餘事名曰中文尚書此皆謂字學也自唐天寶初改

諸經古字爲俗字而學者不知有字學一間古文之

名遂致疑於書之篇章陋亦甚矣夫漢費氏易古文

也論語孝經壁中之古文也春秋左氏傳亦古文多

古字古音具見蒋書而周官與攷工記至今多古文

奇字此諸經之大體孰謂有古今之異乎

安國十六篇不傳

隋志云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

案此必漢世所遺而十六篇亦在其內者也然則安

國之書至晉猶存而東京學者無一語及之何耶竊

疑安國雖嘗以今文攷定于鎖亂靡滅之中而所得

之書則遠遜伏氏不爲儒者所重是以叠歷二漢咸

置勿論以至絕無師說而遂亡也案史記所載有湯

征湯誥諸篇劉歆三統歷有引伊訓武成畢命等文

王莽傳有引逸嘉禾篇語夫司馬遷之時無他僞書

百兩出于漢末而旋廢劉歆篤信孔氏之古文則彼

三人所稱引其爲十六篇之書無疑也以今觀之視

伏書何如耶其乍明而復晦始無足慴然使獲存于

永嘉以後則梅賾姚方興等又無所售其僞而免于

千載以下之爭論矣其亦可憾哉

或曰十六篇之亡猶有他證可得聞乎曰有史記所載湯誥全與今異律歷志所引伊訓武成畢命亦與今不同使孔書不亡則馬班所載所引必爲十六篇之書無疑使十六篇而存則此數篇必不能出于今二十五篇之外然則十六篇之存亡與今二十五篇之眞僞執此以辨之有餘矣

二漢尚書之學

案二漢傳尚書者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而已自伏生授歐陽生歐陽生授兒寬寬復授歐陽生之子世世相傳至後漢歐陽歙八世皆爲博士伏生又授張生張生授夏侯都尉都尉授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又事兒寬門人簡卿至若歐陽有平當陳翁生之學大夏侯有孔霸許商之學小夏侯有鄭寬中張無故秦恭假倉李尋氏之學展轉相傳支流餘裔蔓延于數百年之間故儒林傳云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於兒寬寬則始事歐陽生而繼受業于孔安國者也是二漢尚書之業安國與伏生其之矣使安國誠有未傳之書寬豈不知之而三家豈能無言而終於此孔傳乎而論者不察何也

又何必疑都尉朝之有異聞耶宏司馬遷之從安國問者又不過如彼而已也

古文之絕續顯晦又當攷之東京范史云肅宗特好古文尚書詔高才生受之是上有好者矣又云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又云孔僖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又云賈逵父徵受古文尚書於塗惲塗惲即西京歷傳安國之書者儒林傳傳古文有尹敏周防及衞宏徐巡孫期等其他不可枝舉又楊倫師事司徒丁鴻以古文尚書講授大澤中弟子至千餘人是古文之在東漢幾于家傳戶習非若往時遭巫蠱事未立於學官者矣然諸儒不聞以其出於安國而名之孔僖以安國後世子孫亦然其曰古文云者不過以字體訓詁不侔於歐陽大小夏侯焉爾由此推之當日安國以授都尉朝者本與伏生之篇第未嘗稍異此又東京之鑿然可攷者也然則所謂得多十餘篇者亦史漢無足重輕之言況二十五篇與

安國注論語之證

證古文者有三節焉三節之中若無所得則其餘皆
矣兒寬之受業於安國以與三家之學也而不云有
異聞劉歆之校祕書也但云得十六篇而不言其爲
何書後漢之古文大行也諸儒之業與孔僖之世守
皆不言安國有傳三節之無證如此又案何晏論語
集解有孔安國注於堯曰章末則曰此二帝三王所
以治也故傳以示後世而不曰此壁中禹謨湯誥太
誓武成之文孔子稡引之也於子小子履敢用元牡

敢昭告於皇皇后帝則曰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而
不曰此壁中湯誥之文而孔子引之也以此二端攷
之是安國不知有二十五篇之書章章如是則晚出
之古文與孔傳其造之者必有人矣而以証安圖可
乎此又三節之外不可磨滅之案據也

許氏說文之證

東漢之初杜林得漆書古文於西州以授賈逵其後汝
南許愼傳賈逵之學而作說文解字書中稱引羣經
若尚書則惟據安國之古文序謂亡新六書一曰古

文孔子壁中書是也夫安國增多之書在舟漢咸知
其有十六篇在南朝以下咸知其有二十五篇今說
文以孔氏爲歸則欲攷二書之存亡虛實者舍此其
奚適邪案說文所引於虞書則堯典舜典皋陶謨益
稷夏書則禹貢甘誓商書則盤庚西伯戡黎微子周
書則牧誓洪範金縢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君奭
多方立政顧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凡此皆伏
生之今文而二十五篇則無片語隻字及之又有孔
伏本所皆無而載之者反若出於十六篇然則十六

篇若存猶可信爲壁中之書而其他則妄也此又不
可磨滅之案據也今錄說文所載尚書古字于後且
以明漢代古文以字學重之故云

宅嵎夷曰暘谷（嵎作堣暘作暘一作崵）　平秩東作（秩作敶）　鳥獸氄毛（作毨）　申三百有六旬苗（申作𠂤苗作𧊒）　帝曰疇咨（疇作𠂤咨作𠳋）　共工方鳩僝功（僝作𡍮功作𢘑又作救）　有能俾乂（乂作𠂤）　帝舜（舜作𥘅）　釐（作𤔔）　平秩（秩作𡥈）　厥民隩（隩作奧）　寅于岱宗柴（寅作𡉉柴作𡎴）　巡狩（狩作𤰔）　覲（作𥄉）　五品不遜（遜作愻）　敎胄子（胄作冑）　八音克諧（諧作龢）　剛而塞（塞作寒）　天討有罪（討作𠦂）　滔天（滔作慆）　人（作𠉦）　藻火粉米

藻作璪　撻以記之撻作遽　無若丹朱傲朱作絑傲作奡　于家朋作堋　娶于塗山塗作嵞　跰跰作蹌　元首叢脞哉脞作胜　沈又作沿　厥艸惟繇繇作蘇　于河河作荷　瑶琨篠簜篠作筱簜作筜　天用勦絕其命勦作剿　若顚木之有由蘖蘖作枿　告之誥播作譒　民悛悛作愆　使百工營求諸野營作嬴　大命不摯摯作贄　吾家耄遜于荒耄作髦　臏作膑　我興受其敗敗作退　洪水墮作隓　彝倫攸斁斁作敦　曰悔悔作每　庶艸繁廡廡作蕪　之弗辟辟作譬　哉生魄魄作霸　屬作嫐　惟其塗丹雘塗作屠　乃惟孺子頒頒作班　惟冒冒作瞀　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懫作忮　爾尚不忌于凶德忌作暬　常伯常任伯作帥　其枉受德敶敶作忘　灼見三有俊心灼作焯　勿以憸人憸作譣　王乃洮頮水頮作沬　憑玉几憑作馮　敹重篾席篾作蔑　陳寶寶作宗　一人冕執

銳鋭作鉱　三咤咤作記　命伯冏冏作駉　○謝序奪攘矯虔奪作敓　則刵椓黥椓作斲黥作鯨　惟貌有稽貌作緢　報以庢尤尤作訧　斲作鬬　我于艱扞作戡　費誓費作棐　截截善諞言截作戩　又洪水浩浩枉夏后之詷師乃掊來就慫慫王出涖以相陵懱祖甲返孜孜無怠叉叉巧言我有載于西實元黃于匪士分民之祘粵三日丁亥朕實

蹠　我興受其敗敗作退　牧誓牧作坶　尚桓桓桓作狟　鯀隕隕作殞　洪水隕作墮　彝倫攸斁斁作敦　無有作好好作孜　稽疑稽作稽　曰悔悔作每　庶艸繁廡廡作蕪　之弗辟辟作擘　哉生魄魄作霸　盡執拘拘作柭　至于屬婦屬作嫐　惟其塗丹雘塗作屠　乃惟孺子頒頒作班　昭武王殪殪作毉　惟冒冒作瞀　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懫作忮　爾尚不忌于凶德忌作暬　常伯常任伯作帥　其枉受德敶敶作忘　灼見三有俊心灼作焯　勿以憸人憸作譣　王乃洮頮水頮作沬　憑玉几憑作馮　敹重篾席篾作蔑　陳寶寶作宗　一人冕執

改從俗書而其餘踪髣髴猶可得之羣籍說文宗孔氏之學者也其所徵引古文非安國之書而何以釋文攷之馬注閒有與說文合者而孔傳則無一焉蓋偽造孔傳者既不聞許氏之淵源且不知參攷馬氏訓解之故否則未有安國既以古文名家而其爲傳又復刊創不存一字之理今列數條於後待明者察之

敎育子說文養子使作善也馬氏云育長也敎長天下之子弟訓長本與說文同義釋文引之作胄

長也果爾則馬當云教天下之長子弟而不當云教長天下之子弟矣德明之謬一至於此

今汝懇懇說文懇懇拒善自用之意今說文本脫拒字馬注同尚書今本作瞎孔傳無知之貌

敷重蔓席說文纖蒻席也馬注同孔傳作桃枝竹

三託說文丁故反奠酹也馬注音義同孔本作咤

陟嫁反以上馬許所同

浮于淮泗達于菏說文菏澤也案古者淮泗不通

黃河徐州水道乃由淮泗達菏澤又由菏澤入濟

漯以通黃河今本誤作河禹貢錐指辨之甚詳但

謂許愼時經猶不誤不知許實本之古文而晚出之孔傳則茫然矣

若顚木之有曲枿說文徐鍇注云从弓上象枝條

華圇之形後人省弓而通用為因由等字徐鉉云

孔安國注尚書直訓由作用用栖之語於理不通

其辨甚是案說文所載諸字義多怪僻故孔氏古文當西京歐陽等三家盛行時不為諸儒所取然

如上條與此條者鑿不可以不從也

惟貓有檮說文貓旄綵也此蓋言審察之細密也

今本作貌似屬後來之誤字又史記作訊亦與貌義不叶宂攻

書序使百工叟求諸野說文叟營求也朽正切从

叟舉目使人也从人在穴上徐鍇曰人與目隔穴經營而見之然後指使以求之支所指畫也孔傳但以經營解之豈知漢儒之字學者哉

隋志與正義之誣

隋書經籍志云安國得二十五篇又云為五十八篇作

傳其言雖本于安國僞序然不能遠稽肯古而甘與

誣罔同歸亦甚愧良史之學識矣又孔穎達正義述古文始末尤詳謂晉舊史載太保鄭沖授扶風蘇愉愉授天水梁柳柳授城陽臧曹曹授汝南梅賾一作枚賾作賾

賾于蔣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又云梁柳皇甫謐之外弟也謐從柳得古文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五十八篇之書穎達既修諸經正義又預修隋史故二書之言若出一口如此至陸德明經典釋文則居然以孔序削除漢志且引漢志作安國獻尚書傳矣其謬

安又不待言夫梅賾之奏孔傳吾不敢謂無其事也若二十五篇者似又出於梅賾之後史家既失其年歲世儒莫究其由來至開皇購募遺典之時僞手繁興劉光伯等方倚爲古籍晚出之屏藩其孰從而問之邪況隋志與穎達德明既敢於追改史漢舊文則同時之人又何難增竄帝王世紀及晉史諸書以實其說而謂所言授受源流有一可信者乎斯時書籍俱係手抄

案晉書鄭沖傳沖仕魏嘉平三年拜司空及高貴鄉公踐板未行易於改竄故耳

講尚書沖執經親授又嘗與孫邕曹羲荀顗何晏共集論語訓注之善者名曰集解成奏之魏朝使沖時已得安國增多之書豈容祕而不進而私以授之蘇愉者又論語集解中所載孔注與增多之書頗相刺謬亦恬然而不之怪何也皇甫謐傳有云城陽太守梁柳謐從姑子而無從柳得古文尚書之事且正義既云謐作帝王世紀多載五十八篇信如其言則孔傳稱堯壽百一十七歲而世紀云堯年百一十八歲孔傳稱舜壽百一十二歲而世紀云舜年百歲孔傳釋文命爲外布文德敎命而世紀云足文履已故名文命字高密孔傳謂禹代鯀爲崇伯而世紀云堯封禹爲夏伯孔傳謂成湯汋沒而太甲立世紀云湯崩之後有外丙仲壬仍用史遷之說謐既篤信古文而其所述又多與孔傳不同何也以此攷之沖與謐俱無見晚書之理晉書亦成于貞觀之世汲冢得竹簡古書既載於紀武帝咸寧五年十月又詳於傳束晳枚正文義而梅賾獻書一事獨削而不錄此必有見於當時言晚書之源流授受者槩未可信而然非若穎達等舍其昭昭而樂從其冥冥也

張霸僞古文名百兩篇此漢書有明文者也穎達謂霸僞造尚書二十四篇以足鄭注三十四篇康成在張霸後幾二百年霸造書豈能預足之穎達之可笑如此爲五十八篇而安國所增又等書蓋因孔書後出適有五十八篇而安國所增又多至二十五篇苟非孔書藏於中祕者原有此數傳聞世間則僞造古文之張霸曷由暗與之合然霸當日但欲自爲百兩篇而無意於合符孔書穎達蓋有所不知也至若漢書百兩之名穎達既忘之矣而士

六篇之說昭然在人耳目則又謂霸書二十四篇中九共九篇同卷應除八篇計之而爲十六以此見十六篇者乃張霸之僞書也五十八篇則推而致諸中祕十六篇則隱而投之僞造鍛鍊周內莫非證隋志之不誣而以司馬遷劉歆之言爲不足據然則晚書之非眞謂穎達爲不知情其亦不明於讞決之道也矣

又案隋志有欲盖而彌章者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竝亡以四百年學士肆業之書且不能存於此

日則十六篇之亡必矣十六篇既亡而又安所得二十五篇者以理揆之梅賾所奏安國之傳其時證佐三家之書既亡而僞造此傳以明今學亡而古學尚存也至二十五篇則出于賾之後其時未可得知而在南朝疑別爲卷帙不與伏書鄭注相混何以知之以志云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至隋亦孔鄭竝行與穎達所謂鄭注篇數與夏侯歐陽三家竝同者知之盖伏書幾少孔書之半其不能竝講竝行理之易明者也始因孔傳初出篇數本與鄭氏不相遠而其餘二十五篇之書又學者肆業所不及故鄭之與孔得竝講竝行直至唐代而後廢邪此隋志欲盖其証而不能揜焉者也而穎達乃云江左學者咸祖皇甫謐之傳其自欺欺人曷至此哉

東晉不見有晚書

案晉元帝紀大興四年置周易儀禮公羊博士荀崧傳時方修學校簡置博士九人有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盖東晉尚書之學甚微故置博士在後其立孔氏者以古文非以晚書二十五篇及僞傳也後人見

崧傳一語遂以爲梅賾獻書之徵誤矣案隋志云東晉始得安國之傳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姚方興上之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國學夫安國之傳至蕭齊始列國學則晉世所立其爲兩漢之舊古文可知矣又攷是時從梁武之議斥方興而不用則隋志所言猶難盡信恐終江左之世未嘗得立以信從之者寡也

案郭璞爾雅注於艸木蟲魚等引江東名物以爲證者不一而足則其書成於渡江之後明矣其中所引皆

伏書釋詁注引書曰徯我后蓋就孟子之引書而爲言至邢昺作疏乃指名太甲篇目近日閻氏疏證以疏爲注甚誤又其中有後人竄入二條皆稱尚書孔氏傳矣何由復有僞泰誓之注此東晉不見晚書與傳之確證也愚向疑梅賾無獻古文之事賾之所獻豈二十九篇之僞傳乎又史記堯本紀敎胄子胄作稺注引孔安國曰稺胄瞽相近此今本所無亦僞傳也或曰安知孔氏曾爲二十九篇作傳而幸存於永嘉以後故賾得而獻之僞之其不可乎曰其目不著於漢志而馬鄭諸儒未見有引其說者則僞無疑也或問隋志旣云闕舜典則史記注所引無乃妄乎愚曰不然舜典之闕在宋代孔書全出之時否則二十八字不得遲至齊建武中方出而補之矣此時賾所獻二十九篇之孔傳又廢不行事之原委爲隋唐間人所刊削而其書則唐初猶存頴達故注史記者得而引之

漢志而馬鄭諸儒未見有引其說者則僞無疑也或問隋志旣云闕舜典則史記注所引無乃妄乎愚曰不然舜典之闕在宋代孔書全出之時否則二十八字不得遲至齊建武中方出而補之矣此時賾所獻二十九篇之孔傳又廢不行事之原委爲隋唐間人所刊削而其書則唐初猶存頴達故注史記者得而引之

書而悍然不求其故誠吾所不解矣然則何以有徐仙民之音也曰李口猶未見二十五篇會仙民以箇文孝武時人而能爲之音乎其假託不待言矣徐仙民尚有二十五篇見隋志書音

晚書見于宋元嘉以後

長林江夏人爲本郡太守其書所解乃漢之僞泰誓又每引孔安國注此見穎達疏中若謂渡江之初孔書已出則口傳矣何由復有僞泰誓之注此東晉不見晚書與傳之確證也愚向疑梅賾無獻古文之事賾之所獻豈二十九篇之僞傳乎又史記堯本紀敎胄子胄作稺注引孔安國曰稺胄瞽相近此今本所無亦僞傳也或曰安知孔氏曾爲二十九篇作傳而幸存於永嘉以後故賾得而獻之僞之其不可乎曰其目不著於漢志而馬鄭諸儒未見有引其說者則僞無疑也或問隋志旣云闕舜典則史記注所引無乃妄乎愚曰不然舜典之闕在宋代孔書全出之時否則二十八字不得遲至齊建武中方出而補之矣此時賾所獻二十九篇之孔傳又廢不行事之原委爲隋唐間人所刊削而其書則唐初猶存頴達故注史記者得而引之

書而悍然不求其故誠吾所不解矣然則何以有徐仙民之音也曰李口猶未見二十五篇會仙民以箇文孝武時人而能爲之音乎其假託不待言矣徐仙民尚有二十五篇見隋志書音

晚書見于宋元嘉以後

然則晚書之出果何世乎曰江左之初所得者二十九篇之僞傳也以李口尚書集解知之五十七篇內閻辭典與傳不出於梅賾所獻又當自晉太興四年歷百三十餘年至宋元嘉之末攷而知之范蔚宗撰後漢書論贊極多未見有引用晚書者其西羌傳中言舜與禹三苗而不言禹謨征苗鄭徐廣史記音義釋所載尚書常引皇甫謐之語而不及孔傳又裴松之注三國志於其文用尚書者率援鄭注爲訓閒引馬氏而亦不及孔傳使其時孔書已出不容於不見若見之而不以爲據則其不信於孔有必然矣此三君子皆終於元嘉之世者也至松之子駰爲史記集解則居然引用安國之說而其後屬辭之家稍稍徵引如宋明帝詔用禹謨反道敗德仲虺之誥熠誥上天請道威九錫文及策命用允征火炎崑岡玉石俱焚泰誓予一人禹謨臨下以簡御衆以寬順帝禪位詔用蔡仲之命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王微與江湛書引咸有一德任官惟賢才顏延之赭白馬賦用禹謨惟德動天顧覩之定命論引禹謨惠迪吉謝莊奏用禹謨罪疑惟輕又徐爰表用禹謨神宗禮志引五子之歌若朽索之馭六馬武成一戎衣而天下定齊武帝詔用湯誥兆民允殖王儉對文惠太子引太甲舉先思孝接下思恭又褚淵碑文用周官建官惟賢主融曲水詩序用說命厥辟乂厥心禮志蕭琛議引伊訓祗見厥祖若斯之類頗見篇章梁代尤盛故王儉七志阮孝緒七錄俱載其目安國自序亦入昭明文選而晚書之出於元嘉相與刊削其始末後代習而不察梅氏所獻遂無有知其非今日之書者豈不重可嘆哉案馬融鄭注諸葛亮心書皆引晚書中語二書出于後代假託明矣

南北二史之證

或曰然則宋元諸儒之論其無所見乎曰非無所見也有所見而不得其故則不足以服信晚書者之心亦徒爲一閧之市而不能以取信于天下矣吾今綜史漢之遺文稽衆家之紀錄以核隋志與孔穎達所言而詳究之然後知兩漢稱古文尚書者皆與伏生篇數同而無所謂安國之書梅賾所奏之僞孔傳雖不可攷而元嘉以後晚出之二十五篇江左未嘗信其爲眞古文而立于學官此灼然可見而無疑者也至

于託始鄭沖皇甫謐或謂王肅私見孔傳乃無用之單詞孤證而隋唐間人執之以號令後學言語譸張刺謬往籍其智識下於晉宋儒者遠矣又攷南史惟梁代山陰孔子袪稱明於古文尚書其撰述不可見餘儒鮮有爲尚書之學者北史儒林傳云齊時儒士罕傳尚書之業徐遵明以下皆以鄭康成所注相授下里諸生略不見孔氏注解武平末武平後主緯年號劉光伯劉士元始得費甡士梁博義疏乃留意焉學者更以二史攷之則晚書之所由來或亦得其髣髴矣乎

安國自序之謬

序云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敢以聞案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安國爲博士當在元光元朔之間兒寬受業安國去而爲廷尉文學卒史在元朔三年以後張湯以元朔三年爲廷尉時寬爲屬官巫蠱起于征和元年上距建元四十餘年距兒寬爲廷尉史亦三十餘年安國似不得見巫蠱事又世家云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坐卒是史遷著書時安國已卒其去巫蠱尚遠而謂安國見之乎且吾所疑猶有不止於此者夫先漢言古文之淵源者三家謂安國得逸書十餘篇而不言獻者太史公也謂安國獻之遭巫蠱未立於學官者班固也案魯恭王以景帝前謂獻之於天漢之後者劉歆也案魯恭王薨武帝建元三年王魯好治宮室苑囿時黃老方盛儒術未興不知尊孔子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經傳疑在景帝之末藝文志以爲武帝末者字之訛也武帝卽位之初十餘年中崇儒興學而安國適爲博士其獻書宜在此時矣爲遲至天漢耶且天漢三年乃李陵敗降匈奴而史遷受禍之歲也其時遷著史記已七年矣安國至此尚存而遽云蚤卒何耶此言顯與史記不合以愚度之漢代學者本不知有安國之書其必欲立之者劉歆一人而已歆無以塞天下之口故造爲此言若曰向之未立非以其書爲不美也會國有此事云爾不推之於天漢之後不能借巫蠱爲說歆於此蓋亦忘安國之蚤卒史記有明文矣儒林傳不知歆之矯誣而信爲實然是則遭巫蠱尚爲傳疑之說則僞序之謬豈獨史記可證哉案武帝時巫蠱事靖後兩起漢書外戚陳皇后

傳元光五年竇治女子楚服等坐爲皇后巫蠱祠祭祝詛大逆無道相連及誅者三百餘人遂廢皇后還居長門宮其時安國正爲博士序所云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蓋指此序似不僞而劉歆以爲獻於天漢以後是亦誤認爲征和元年江充爲姦之巫蠱矣悄不與子兄面質之辛卯三月南耕識時年七十有九

荀悅漢紀又云古文尚書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列于學官未知所據或荀氏有見於安國之家卒而不能察劉歆天漢以後之誣故特增家字以實其說近日竹垞朱氏主之然攷安國之書子長具知其得十餘篇如湯征湯誥復見收于史記則安國

生壽何難獻之而待身後乎其說但可存之以廣異聞耳朱謂漢書文選錢本脫去家字夫錢本後起必後脫也豈歷時久遠竟無知者乎亦主張太過之論○案家語後序謂安國年六十卒于家夫安國年已六十則史記亦不當以爲蚤卒又云魯恭王壞孔子故宅在天漢後此隋唐閒妄庸人所作不足道

案晉衛恒書勢云古文自黃帝始創下至三代其文不改至周史籀始有異同名大篆秦人復增損大篆爲小篆而焚書之後古文絕矣漢武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又云魏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誤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殊失古法據此則古文本無異名其曰科斗書者世俗之訛言耳又案史漢儒林傳及漢藝文志劉歆移太常書許叔重序說文解字其稱壁中書但曰古文尠無科斗之說今孔序云皆科斗文字又云科斗書廢已久夫古文廢絕時僅百有餘年豈有安國不聞其源流遷變而謬遵世俗稱爲科斗書者誠所謂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矣疏證謂說文序有科斗之說誤

忍度古篇所載必若逸周書世俘解馘魔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之說故曰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乃若今之武成不過漂杵一語爲孟子所惡他言伐暴救民修文偃武發政施仁無非盛王之舉雖曰于湯有光可也豈惟二三策可取哉世有季長必知此非孟子所見之武成也案漢書律歷志頗引武成之文其書是否出於安國未可知新莽之世會立於學官未幾而廢鄭康成云武成逸篇亡於建武者是也然武成

逸篇其實未亡康成未之攷耳然則武成今安在窃
口卽世俘解也盍徵諸漢志之所引乎世俘解云維
四月乙未武王成辟四方通殷命有國此以武成命
篇之意故首言之其次云惟一月丙辰旁生魄若翼
日丁巳（漢書丙作丁王丁作癸）王乃步自周于征伐紂漢志曰此
武成也其次云越若來二月（漢書二作三誤）既旁魄越五日
甲子朝至于商則咸劉商王紂漢志曰此武成也其
後又云時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
于周廟若翼日辛亥祀于位用籥于天位又云越五
日乙卯武王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漢志皆以爲此
武成也書同文同而所言殺戮之多復與孟子合則
舍是篇而謂別有武成其誰信之然則鄭氏何以言
其亡也夫建武之際芟夷之所立俱擴斥矣或取而納
諸逸周書之中耎名世俘解其事久遠非漢末之人
所能詳也史記敘伐紂事采僞泰誓與逸書竟殷解
居名於武成則以見棄於孟子而僅錄其序逸書之
斷爛難稽又非學士家所常誦習遂令建武以後人
閒不知武成之尚存不亦異乎或曰世俘解未見孟
子之所取也曰此篇自薦俘殷王禽以下昭告上帝
祖考及正侯伯之位而賓之先後有倫禮樂交作孟
子焉得而勿取哉嗟乎伏氏而外古書蕩然矣使天
不愁遺武成於此則欲起而訂二十五篇之眞僞者
其猶碎照棄之珠而借明於爝火耶然則安國之十
六篇其有無不足論矣
凡史漢所載所引之逸書於十六篇未知誰孰而苟得
其一則後之託名安國者可以坐廢故十六篇之有
無不足深論而徵辭於僞書則所係全重也夫漢之
律歷志本於劉歆之三統歷歆篤信孔氏古文以泰
誓得自民閒惟引書序不及其文而於武成則歷歷
引之此篇之爲古文亦居然可見矣晚書既據漢志
月日點竄以成今篇孔穎達不知原委乃云焚書之
後有人僞爲之吾閒漢世有僞泰誓矣不聞有僞武
成也若取其事而詳求之當時不獨無僞武成亦決
無他武成何以言之據三統歷所引則既以爲武成
矣將曰僞耶是其月日必陰竊於逸周書逸周書者
史遷之所及見而著錄於藝文志者也曾劉歆而蒙

其欵將疑有他武成郊則其月日何以暗合於世俘解若此之密且與孟子之血流杵古序之往伐歸獸說見中卷又無一不合也二者皆不可通愚是以斷古之武成即世俘解無疑也夫後儒思見安國之古文甚于飢渴而於劉歆所引武成乃過而不顧且目之爲僞豈非葉公之好龍乎噫可怪矣愚慨十六篇之多而此篇獨賴逸周書以不廢百世而下令學者有所憑依以毋即安於晚書非壁中之靈不至於此故詳言之

或曰世俘解即武成子言明辨晳矣然觀其體製與羣書不盡合何也曰史必待修飾而後成武成爲書起居注之類也曾謂起居注而即可以爲帝紀乎且此篇體製不類羣書其故有三武功初成史官不無張皇過甚之辭既而未暇修飾一也歸逸周書之時傳寫或多訛誤二也年遠簡册失次或又爲後人所加增三也

又案梁書劉顯傳云顯好學博涉多通任昉嘗得一篇缺簡書字零落歷示諸人莫能識者顯云是古文

新安程廷祚晉孫莊撰

書序

漢志云孔子纂書上斷于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爲之序夫以序爲孔子作其誰敢信始周秦閒爲尚書之學者記其所聞而作也疑與安國壁中書同出故司馬遷從安國問而載於史記歐陽夏侯三家皆不言序後漢孔學既行注尚書者遂皆注序則序出于孔信矣案序於經不足爲輕重而二十八篇之外羣逸書賴以垂其篇名若爲稽古之一助然苒而百兩之淺陋後而二十五篇之補綴又莫不由之以起嗚呼秦火以後聖經之得喪安危豈人所能爲哉

二十八篇載於史記其踈謬之甚者則金縢與文侯之命是也其合於伏而不合於序者舜典入於堯典益稷入於皐陶謨不合於伏而合於序者盤庚分爲三篇九共九篇析爲槀飫大禹謨釐沃疑丞臣扈甘誓仲丁河亶甲祖乙說命三篇旅獒旅巢命蔡仲之命成王政將蒲姑亳姑君陳君牙有序所無者一篇太戊其於序雖有異同而要不可以遷爲不見序者也又案禹謨說命在晚出之書重若鼎呂而史記幷其序而逸之使安國誠有此眞古文而從之問者顧如此哉

伏書合者四篇而序皆分之（堯典舜典皐陶謨盤庚顧命）九共之書不知何以作而篇有九咸乂四篇說命泰誓俱三篇成湯從先王居既作帝告又作釐沃伊尹醜有夏而歸以告汝鳩汝方亦有二篇湯既不遷夏社欲明其義

一篇足矣又作疑丞作臣扈古人淳質何書策之多邪蓋古書古有百篇之說而其名不皆傳後之作序者或一事而製數篇或一篇而分數卷但欲增益篇題以盈其數不知舉成數者無擇於多寡而胡兢兢相禽之命唐誥大傳之序以百爲也且左傳有夏訓伯禽之命有禹誓禹之總德湯之官有箴誥載記有尹告墨子有禹誓禹之總德湯之官刑逸周書有祭公之顧命（禮記引祭公誤作葉公）諸篇書之所有而序之所無者尚復不少孰謂盈百之數遂足以誇書之多哉此篇出于諸僞書之前好古者有所不

忍棄後儒謂之小序而反以孔安國之僞序爲大序
顚倒甚矣今略舉其可疑者疏之於後
咎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
堯典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陸氏釋文云梅賾奏上孔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
時人乃取王肅注堯典自愼徽五典以下分爲舜典
續之齊明帝建武中吳興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
傳舜典一篇云於大航頭買得上之梁武時爲博士

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
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遂不行
用案二典本爲一篇孟子史記竝同自序始分爲二
晚書因之然觀梁武之言雖若證孔氏之不誣而實
以明伏生之非誤若曰五篇之合以文相承接未嘗
有害於理此晚書初出尚未見信於人之時也
正義謂方興初上只有十二字其下十六字乃出於
隋開皇二年購募遺典之時案二十八字潤色修飾
自齊建武至是百年而後具然則二十五篇之多晉

宋以後必非一時一手所能結構亦可想見於此矣
此穎達輩之所不能諱也
案宋書禮志載魏明帝時高堂隆引書有曰若稽古
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之語出尚書緯近代朱
氏竹垞信爲古舜典之遺文欲以代二十八字補於
月正元日之上夫古書削除一疑甚難而可增益之
乎好新喜事學者之大戒也
晉太康初尚書郎摯虞討論新禮引巡狩之文仍作
堯典賈公彥序周禮云堯典有典棄納言之職又漢

書百官表引尚書命羲和欽若昊龍作納言師古注曰自
此以上皆堯典之文唐人言猶云然則古序分典爲
二誠不可解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棄伋
孔穎達曰凡此不見其經暗射無以破中孔氏順文
爲解是非不可知也他皆放此
案書大傳引九共之文有曰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
民無傲與序微若相應造孔傳者蓋未之見也
又案大禹敘九疇在唐虞之世九疇卽左傳之九功

也九功又疑即九共乃洪範之本原說詳通議

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謨益稷詳序之意蓋以皋陶謨中大禹之言亦多故幷序之而仍以謨歸皋陶其曰大禹皋陶謨者言皋陶謨亦可稱大禹謨而非又有所謂大禹謨也造書者未暢厥旨而其書亦終與謨體不類辨見卷下

尚書固有以人名篇者如太甲盤庚微子之類以其書繫乎其人也若此書以暨益暨稷一語遂分爲篇而他皆無預於益與稷則亦不成乎其名矣謂古文

而有是乎　○以上虞書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啟與有扈戰於甘之野作甘誓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於洛汭作五子之歌

羿自此以下史記乃載

羲和湎淫廢時亂日允往征之作允征。○以上夏書

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

書大傳引帝告有施章乃服明上下之文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予乃洪範之本原說詳通議

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爲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此史記所載湯征之文也似古書之殘缺者

此篇與湯誥宜皆在安國古文十六篇內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於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作湯誓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遷社必有其說孔傳謂欲變置社稷而後世無及句龍者案孟子云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不過改徙其地而降殺其禮之謂未聞黜舊祀之神而更有所立也且易姓受命事所常有又安得無竄之句龍而變置之乎若云喪國之社屋之更既喪矣宜云欲屋其社不可而何以曰遷耶竊謂國以社稷爲重遷社卽革命也夫湯以聖人而繼舜禹禪讓之後不得已而伐暴救民豈富天下哉勝夏之初諸侯羣臣必以爲夏命可革矣湯則立夏之子孫退就臣服而未嘗

欲爲天子序曰欲遷夏社諸侯羣臣之意也曰不可湯之謙讓也故必待朝覲獄訟皆歸有商而後踐天子之位夏社之作其湯公天下之心乎愔書既不傳而序亦不能言其故若孔傳所言則鑿之甚者矣且如其說湯之所爲其去後之取天下者幾何哉更以武王之事證之武王克商不立箕子與微子而立武庚奉以世及之禮而仍其故國之號此卽不遷夏社之義也武庚既誅改封微子於宋則遷矣觀序於微子之命曰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其言豈不著明矣乎然則湯之克夏所立者必桀之冢嗣也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誥伯仲伯作典寶

案桀自鳴條奔三朡湯師追之而桀復奔南巢序云俘厥寶玉蓋桀載寶以行而爲湯師所獲因獻俘以爲亡國之戒可矣書名典寶則重之之辭也豈聖王而重寶玉乎可謂名實不相符矣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

湯既黜夏命復歸於亳作湯誥

史記載湯誥曰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於民勤力迺事予乃大罰極女毋予怨曰古禹皐陶久勞於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於民故后有立爵畀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女毋我怨咎單作明居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案殷本紀湯崩外丙立三年仲壬立四年然後太甲立其說與孟子同序謂湯沒而太甲幼不可立而立太甲子謂古人以歲爲年外丙仲壬幼不可立太甲之差長也夫適孫於次當立孟子既以太甲爲繼湯何必更言外丙仲壬之幼至當日舍適孫而立太丁之弟者必太甲之不克負荷爲伊尹所逆覩其後二君短祚不得已而立之爾孔穎達不明於原委乃以史記爲妄而各皇甫謐安祖述之誤豈不謬哉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伊尹作咸有一德

沃丁既葬伊尹於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

案太戊爲賢君由於見妖而能修德又能任伊陟及巫咸也至咸乂之篇乃紀巫咸之治績序言伊陟贊於巫咸疏謂大臣先共議論而後以告君殊不可解

詳其文意蓋謂太戊欲修政事伊陟乃進巫咸而巫咸遂成其治績也

史記有太戊一篇與序不合

太戊贊於伊陟作伊陟原命

史記云太戊贊伊陟於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孔傳云告伊陟以改過自新承桑穀之怪而言史記則謂太戊嘉伊陟之功德而錫命之陟不敢當故又作原命原卽原筮原蠶之原謂再命也原非臣名案序文本多荒略而解者又加以附會愈不可得而通矣

仲丁遷於囂作仲丁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祖乙圮於耿作祖乙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

殷始咎周周人棄黎祖伊恐奔告於受作西伯戡黎

史記作西伯伐饑國滅之紂之臣祖伊聞之而咎周

文理較明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以上商書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武王在位之年惟竹書紀年差若可信他書以武王卽位上繼文王受命之年者不經之甚者也案紀年稱紂在位五十二年文王應薨於紂之三十九年紀年言文王以文丁十二年卽位文丁在位十三年帝乙在位九年加紂之三十九年爲享國五十年也其言文王薨於紂四十一年則誤武王在位十七年紂之四十年爲元

年十三年克殷紀年作十二年誤後四年而崩克殷訪箕子皆在一年故洪範云惟十有三祀有疾在十四年故金縢云既克商二年有疾紀年亦在十四年其他事實不免舛錯以經攷之而知紀年之可信也史記稱武王十一年伐紂又言後二年訪箕子雖小有參差而以武王爲自有其年則與竹書同至若泰誓序稱十一年伐殷本無異於史記而晚出之孔傳必欲以妄說誣之殊所未解夫史記固謂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後七年而崩而其言九年武王上祭於畢則自爲武王卽位之九年非繼文王邪曰此不獨周紀也齊世家云文王崩武王卽位九年欲修文王業東伐魯世家云武王九年東伐至盟津其言不一而足矣以是知之且說經者必當以經爲斷十有三祀經有明文使誠爲武王之四年則經必不曰十有三年何則以後君之年上合於先君者古無是事經亦無是義蓋昭然如日月也其妄自劉歆三統

歷始孔穎達附會僞傳引大戴禮文王十五而生武王謂文王崩時武王已八十三在位適滿十年不得以十三年伐紂顯然欲舍洪範之明文以從劉歆尤可異者謂必欲繼文王之年爲其卒父業故也記曰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蓋乎此未聞以其年相繼者而武王獨爲之何居且以年繼文王非在克紂之後夫武王已渡孟津尙以未能克紂爲慮而卽位之初遽云能卒父業孰謂有是理乎且大戴之說何足深信逸周書有言發之未生至於今六十年又安見武王之已受命九年後武王遂無在位之實年既誣書序以及史記且以史記所無劉歆始有之說謂安國有此傳尙書有此古文而千載遂蒙其欺何哉

中庸謂武王一戎衣而有天下師之不再舉也明矣史記乃謂九年觀兵十一年伐紂未知所據其卽民間之泰誓與書序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爲十一年之事雖有三年何則以後君之年上合於先君者古無是說也僞傳必欲以史記

証之而其年不合則又附會於三統歷三統歷曰文
王既崩再期枉大祥而伐紂此必以史記有爲文王
木主載於軍中之文因爲是說耳聞行師者必載遷
廟主於齋車以示有尊無遷廟主則以幣帛皮圭告
於祖禰遂奉以行（俱會子問文）此古人之常禮豈以喪未
畢乎且欵言愚甚疑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
孔子稱周之德以武王亦有十三年之枉臣服也使
文王終身事殷而武王如此可以爲至德乎卽曰紂
惡日甚亦何至不忍於三年也其既興師而復有二

年之不遂事又何也遷言愚亦疑之盟津之會諸侯
皆有安天下之心使同欲加兵於商則武王不能獨
退使尙有以紂爲不可伐者則武王爲無先見之明
而猥曰天命未至遂可引而還歸乎可疑者一也且
盟津之去商郊三四百里紂獨不聞之耶聞之而使
一介行人問其興師大會之由則周人將何辭以對
可疑者二也傳曰以示弱也吾不知將以弱示諸侯
乎示商人乎示商人則不信示諸侯則二年之後又
何以號令於天下不近於幽王之舉烽火耶可疑者

三也愚是以知觀兵之無是事也其枉周頌之酌曰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此言武王
之所以受命詩序以爲告成大武是也夫武之遵養
時晦卽文之內文明外柔順也必待周德大明而後
興伐商之師讀此詩而知不至於十有三年則不足
以養晦棄時而順天應人矣而謂觀兵爲有其事乎
乃僞傳旣重誣書序且晚書泰誓有觀政於商之語
而於武成又言肆予東征繆誤相因蓋皆史記與三

統歷啟之也

案史漢儒林傳及漢書藝文志並云伏生所得之書
爲二十九篇志於古文經四十六卷外別載經二十
九卷者是也以今攷之虞書二篇堯典舜典合一
分夏書二篇禹貢甘誓商書五篇湯誓盤庚合一
篇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周書十九篇牧誓洪範金縢
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
立政顧命康王之誥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二十八
篇而已將以其一爲書序耶彼五篇後儒所分者今
皆無之此顯違於書序則伏書之無序可知矣或其

一爲後出之泰誓邪史漢俱謂伏生得書在漢初壁
錯往受亦當孝文之世民間泰誓武帝後得其不應
在二十九篇之數抑又明矣又案周本紀所載泰誓
其文似兩篇牧篇自九年武王上祭于畢至乃還師
歸中有白魚躍入王舟有火流於王屋之語後篇自
十一年十二月圣不可再不可三其中雖無羣書所
引之文而詞氣渾古近于牧誓似非民間所能僞造
此篇二十九篇同時所得之一也牧篇馬融譏其淺
露且言神怪蓋出於武帝之時者說者以爲觀兵時

作非泰誓也後人或又以合于伏書不可得而攷矣
今錄周紀泰誓於後以待博士異日誦習焉
十一年十二宜作一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矦咸會曰
孳孳無怠武王乃作泰誓告于衆庶今殷王紂乃用
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離遏其王父母
弟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
婦人故今予發維共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
三
案史記所載湯征湯誥乃子長得之孔安國者若此

篇則宜歸伏氏以全二十九篇之數故先儒亦俱謂
伏書有泰誓但不能言其眞僞與牧篇之出反在後
耳先儒以爲僞泰誓者宜屬牧篇然此篇文意玩之似多殘缺而逸
在他書者如詩疏所引泰誓師乃鼓譟牧歌後舞格
于上天下地咸曰孜孜無怠似宜在諸矦咸會之下
又詩箋所引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與漢書
所引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等文
似皆宜在此篇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孔傳之解此序非也如謂往與歸獸對言則上文既言
伐殷不必更言往伐以歸獸爲放牛歸馬則歸既屬
武王又爲武王之歸獸恐無此文理矣竊謂伻序者
猶及見古之武成蓋往伐歸獸此伐殷之後二事也
往伐言紂之餘黨則往而討之如伐奄滅國五十之
類是也歸獸即所謂驅虎豹犀象而遠之是也孟子
蓋即據武成以爲言此語猶略見世俘解中益信孟
子所見之武成今未亡矣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
案序有旅巢命又云周公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旅皆
訓陳今旅獒之旅既爲西方國名又爲太保陳戒遂
令二旅字文同而義異可乎鄭云獒讀曰豪謂酋豪
也以旅獒爲陳命西戎之辭爲是孔穎達不曉獻指
乃議鄭氏不見古文爲此妄說何耶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序之荒率無理莫此爲甚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成
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
作歸禾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漢書王莽傳引逸嘉禾篇曰周公奉嗇立于阼階延
登贊曰假王蒞政勤和天下案此書漢人引之自應

在十六篇中若謂周公立於阼階與贊稱假王孔氏
書中豈有預以纂竊導新莽者或中祕所藏學者罕
見而其後劉歆增潤之與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
材
三篇宋儒攷訂爲武王之書固亦有理然殷之故都
在武王時爲三監之地無地以封康叔故書傳並言
康叔封於成王之時而序亦云然也夫妹邦紂惡漸
染於肆武庚扇動於後非康叔之嚴明不足以鎮撫
之辭以誥此於事情有可揣摩而得其髣髴者後儒
謂因洛誥錯簡而致誤豈其然哉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
書以多士名篇而序乃稱頑民非惟失周家忠厚之
意而戾于書亦甚矣案史記作遷殷遺民未知何時
始改爲頑至晚出之畢命遂襯爲當然曷足怪哉

周公作無逸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

召公不說言召公不說久于其職也序辭不達其意爾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東漢儒者之重書序於此可見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

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作冏命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以上周書

案此乃晚書百篇之次也穎達謂賈逵鄭康成本與此有異今錄于後　堯典　舜典　汩作　九共九篇　槀飫　大禹謨　皐陶謨　益稷　禹貢　甘誓　五子之歌　允征　帝告　釐沃　湯征　汝鳩　汝方　夏社　疑至　臣扈　湯誓　典寶　仲虺之誥　湯盤　伊訓　太甲上中下　咸有一德　說命上中下　高宗肜日　西伯戡黎　微子　泰誓上中下　牧誓　武成　洪範　旅獒　金縢　大誥　微子之命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洛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多方　立政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亳姑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旭之誥　湯誥　咸有一德　明居　伊訓　肆命　徂后　太甲三篇　沃丁　咸乂四篇　伊陟　原命
仲丁　河亶甲　祖乙　盤庚三篇　說命三篇　高宗之訓　西伯戡黎　微子　泰誓三篇　牧誓　武成
洪範　分器　旅獒　旅巢命　金縢　大誥　微子之命　歸禾　嘉禾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洛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蒲姑　多方　周官　立政　賄肅　成王政　將蒲姑　君陳　顧命
康王之誥　畢命　君牙　冏命　蔡仲之命　費誓　呂刑　文侯之命　秦誓

又正義云鄭康成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盤庚三篇康王之誥又泰誓二篇謂漢代所出之泰誓也爲三十四篇更增益僞書二十四篇爲五十八謂其說見於鄭注書序今錄其目於後　舜典一　汩作二　九共九篇十一　大禹謨十二　益稷十三　五子之歌十四　允征十五　湯誥十六　咸有一德十七　典寶十八　伊訓十九　肆命二十　原命二十二　武成二十二　旅獒二十三　冏命二十四

案漢代僞書無所謂二十四篇惟孔疏有是說謂出於鄭康成而載於劉向別錄者然劉在鄭前若劉先見之則藝文志當有其目矣志既杳然而鄭又何以知之以爲安國之書則當爲十六篇而安國亦非僞以爲張霸之書則當爲百兩篇而其數何爲十六其說之鑿鑿虛誕如此愚前已刺其故而闢之矣乃近日山陽閻百詩氏元和惠定宇氏皆眞能言晚書之僞者而於是說則篤信焉愚所未解也閻氏疏證愚別有辨見青溪存稿

晚書訂疑卷中終

晚書訂疑卷下

新安程廷祚駁撰

雜論晚書二十五篇

晉漢武之世民間於伏生二十八篇之外復得泰誓獻之博士傳以教人其辭淺鄙非古書也東漢馬融起而疑之曰吾見書傳多矣凡諸所引今之太誓皆無此言趙岐注孟子亦云今之太誓篇後得以充學故不與古太誓同諸傳記引太誓皆古太誓也觀於二子之論則書之見疑於世者豈無故乎攷晚出之書自左傳國語以及先秦諸子所引注家指爲逸書者悉皆擴掇囊括罔有或遺此蓋懲馬氏之譏太誓而欲以此必天下之信從也然吾於此獨有疑焉夫書有百篇除伏孔所得其逸者尙四十二篇今書傳所引皆在二十五篇而無在四十二篇者何也且先秦以降書傳不存者多矣何以引二十五篇者則皆存而不引者則皆亡也虞夏商之書書傳所引者多猶能宏深周書自旅獒以後書傳所引者少卽不能宏深書篇之短長係乎引用之多寡又何也然則晚書以采集補綴爲功而投人以瑕卽在于是將謂季長復生能俯首而無疑乎夫以千古之遺文墜語而能組織爲篇各成體製此非嬋見洽聞豐文贍辭之士固有所不逮也是以出最晚而行最橫觀其一篇之中嘉言讜論層見疊出令讀者歡欣鼓舞而忘倦視伏書反若過之然筋弛脈緩外有餘而內不足無上古渾噩淳樸之風質之不可爲眞有灼然者至創造之時代與其人茫無可攷竊嘗思之蓋晉之儒者閔尙書之殘缺而補亡擬作未嘗自以爲古文之晚出也何則彼誠欲僞安國之書豈不知十六篇之說昭昭載於史漢而爲此二十五篇哉數之不符正以明其非僞乃無識者妄以編入尙書作序作傳託之安國至于情見勢詘而緣飾彌縫無所不用其極此皆非曩之補擬者所能逆覩也嗚呼陋儒之害可勝道哉運回數極宜有變更今於攟掇書傳諸語畧加指明如左云

大禹謨

萬國咸寧周易

晚書采集傳記引書之外亦多用古籍成語以屬文此類是也

舍己從人 孟子

堯曰吾不放無告不廢窮民 莊子天道篇

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 呂氏春秋慎大篇

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 左傳文公七年 下同

書曰去邪勿疑任賢勿貳 戰國趙策

案古夏書止此四句郤缺引之恐趙宣子不知九歌之義故解之云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九功之說又不可不明故云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若今禹謨則古夏書則郤缺何不直引其文而贅辭如此也

楚詞云啓九辨與九歌王逸注九辨九歌禹樂也禹平水土以有天下啓承先志纘敘其業故九州之物皆可辨數九功之德皆可次序而可歌也覩此則知歌作於夏有天下以後非禹所當告舜者矣

夏書曰地平天成 僖公二十四年 家語五帝德作天平地成

帝舜三十二年命夏后總師 竹書紀年

孟子曰堯老而舜攝史記謂堯得舜二十年而老時堯年已屆百齡以外下距殂落八載後儒以爲徵庸之後即命攝政非也唐虞皆嘗薦人于天而事有緩急堯戒洪水之災先欲避位自責故得舜而即薦之舜值水土既平之後天下無事故三十三載而後薦禹孟子曰舜薦禹于天十有七年是也且堯之薦舜舜即欲授以天位舜

之薦禹則欲以待異日史記云舜薦禹于天爲嗣是也故二帝皆不得以求攝爲言而經傳更不云舜令禹攝惟竹書紀年有命夏后總師之文而僞傳始指爲攝案紀年出晚書竝二百餘年晉書稱所載自夏以來則以歲皆其本書所無而爲造晚書者之所增竄以自爲地可無疑也至耄期等字既出後世而倦勤尤非聖人之語

夏書曰皐陶邁種德 左傳莊公八年 下同

下文德乃降乃左傳之語晚書誤以爲夏書曰孤證

辨之

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襄公二十一年

此虞夏大臣納誨於天子之辭故其言丁寧諄復而不厭也念者存心之謂上茲以時言下茲以地言念茲在茲釋茲之時亦在於茲名言允出出於茲如此則心無往而不存矣惟帝念功言心存而天下之理得可久之德業成矣帝舜之歌所謂敕天之命惟時惟幾蓋即此意誠千聖

百王相傳之要典也古書散亡猶幸存於傳記乃晚書不知其解而以爲贊美皋陶之語遂使日月之光淪入溱城千載不可復覩豈非聖道之厄會哉可爲嘆息痛恨者矣

晚書訂疑卷下　六

案精一二字亦見荀子是篇曰知者擇一而壹焉又曰精于道者也又曰自古及今未嘗有兩而能精者也合而觀之則晚書所取不出於此可知矣使當日有禹謨之十六字豈不優於徵引荀子何獨舍之而有取於道經耶

允執其中　論語

無稽之言不見之行不聞之謀君子愼之　荀子正名篇

夏書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邦　周語內史過引

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襄公二十六年

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論語
先王之書術令之道曰惟曰出好興戎 墨子尚同篇
王與葉公枝卜子良以爲令尹 左傳哀公十七年　下同
杜氏解云不斥言所卜以令龜與昭公十二年枝筮解同晚書正襲左氏此語孔傳訓爲歷卜則必以枝作个个字經傳所有而以枝作个恐上世未必即有此解也
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 哀公十八年
卜不襲吉 哀公十年

帝舜三十三年春正月夏后受命于神宗 竹書紀年
下同
舜薦禹而不命攝愚之說如舜矣使禹不攝而無告廟受命之事則已若其有之亦當不異於舜何則舜之繼堯禹之繼舜其義與世及同舜嗣位即別立其親廟而無毀堯祖廟之理則禹之受命仍當於文祖之廟無疑也今曰神宗其即文祖乎抑舜別立之廟乎以別立之廟命禹則舜無以對堯若即文祖則廟之更名復何義也爲此以增竄紀年而不顧其有所

不受何耶
三十五年帝命夏后征有苗
禹誓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既率爾羣對諸羣以征有苗 墨子兼愛篇
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于父母 孟子　下同
書曰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
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政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 韓非子
禹執干戚舞於兩階之閒而三苗服 淮南子繆稱篇

舜之時有苗氏不服禹欲伐之舜不許曰諭教猶未竭也究諭教焉而有苗氏請服 說苑君道篇　與韓非子略同
案三苗無道唐虞經理之者不一而足攷之伏書其本末可得而言也堯典竄三苗于三危蓋在洪水未發之時禹貢曰三危既宅三苗丕敘此指已竄之苗君也苗君既盡族以遷而本國則必使知其習俗者

治之其後怙惡不已故至舜之末年復爲分別善惡而去留之舉陶謨之苗頑弗即工堯典末之分北三苗此指三苗之在其本國者也周書呂刑首言苗民淫刑以取誅絶蓋兼遷竄北之苗而言合觀諸篇未見舜禹之征苗晚書直據墨子而爲書然墨子所引諸逸篇亦莫引謂之禹誓或禹受禪後有苗復作亂而往征之則未可知要不得以爲舜世之事也夫王者之師未有不料敵慮勝而可輕用民命者也今不能預知苗民之逆命而挫天威於絶遠不惟無以號令天下又何以謝吾民乎至於引過以退而乃講求文德抑何見之晚也且苗民誠使干羽可格則亦不能逆命而肆此可無三危之竄矣孰意典謨之間而突有此迂誕之書邪

又案史記舜禹本紀並不言征苗漢書刑法志上自黃帝涿鹿下至后啟甘扈歷述五代之用兵亦不及之尚書之外此皆確證也韓非子說苑所言猶與伏書舜禹相答之意不遠益覺晚書誕紀年之非

與以記事諱以記言此虞書之體也斯篇以諱名乃

載及受禪征苗諸大事與皋陶謨之體殊不類況其中復多可疑者而何以爲古文

道德二字德字最古唐虞而時即有之道字後起且在春秋以上亦無道理道法之解觀三百篇但作道說道路之道可見其在伏生之書惟洪範篇中有云遵王之道亦道路之道也即書傳所引諸逸篇亦莫不皆然孔子而時如周易爻詞中復自道反復其道諸道字乃指其人所出而言亦非道理道法之道也惟周禮中有以道得民以爲道本語周禮多可疑斯亦在內要之道指理言斷自春秋之後至於道德並稱尤屬後起而天道二字更不常見詩書言天命在皆是未有言天道者晚書極多道字俱作道理道法解而大禹謨且道德並稱又有天道之說他篇亦多有之愚向疑道德二字之先後而有見於此因附識之

五子之歌

帝太康元年畋于洛表　竹書紀年

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　左傳襄公四年

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 周語單襄公引
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左傳成公十六年
夏書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晉語知伯國引
慄慄危若持腐索之扞馬 家語致思篇 說苑作慄慄
爲如以腐索御奔馬

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 左傳哀公六年
關石和均王府則有 周語單穆公引
禹之總德有之曰不愼厥德天命焉葆 墨子非命篇

五章之歌錯雜不倫無以見其必爲太康而作如一章之怨豈在明不見是圖與四章之關石和均王府則有國語韋昭注關石和均所以一天下之輕重而立民信者此歌用之於義何取諸語謂之直切時事可乎於時后羿有窺竊神器之心太康之敗在不能修君道以自振而反授之以隙作歌者但言馭民而不言馭臣若爲奸賊諱者豈得事情者哉追而擬之固宜有未當矣

惟彼陶唐一章杜預注左傳以爲作於夏桀時今直錄之而刪帥彼天常一語亦於太康之事不合

此篇之作以古序紀年爲根據而不得當時用師之由故即所集古書數語已不可謂之切當而火炎崑岡以下藻采繽紛直與魏晉開撽文無異上視甘誓箕厚重大有霄壤之別豈桀魁務從何所指斥舊

染汚俗全無實證於古序立言之處亦有未合

仲虺之誥

聖人之宏也而猶有慙德左傳襄公二十九年

以寡君爲口實楚語王孫圉之言

民生而有欲汲冢周書文酌解

仲虺之告曰我聞於夏人矯天命布命於下帝伐之惡

龔喪厥師墨子非命篇　一引作帝式是憎用爽厥師

實蕃有徒汲冢周書芮良夫解　又左傳昭公二十八

年引鄭書

書曰葛伯仇餉孟子　下同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又作湯始征自葛載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

書曰後我后來其蘇

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左傳宣公十二年

案左傳凡三引此書襄公十四年晉中行獻子引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三十

則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取亂侮亡兼

年鄭子皮引之則曰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

國之利也合之是年隨武子之引則曰取亂侮亡兼

弱也而兼弱攻昧又爲武子之所自言似本篇當日止此四字而推亡固存皆引書者之申說仲虺之意重取與侮而獻子子皮其意又各有在莫也晚書誤連左氏上下文猶大禹謨誤以郤缺之言爲夏書爾學者詳之

其在中論注與仲虺同之言曰諸侯自爲得師者王自爲謫而莫己若者亡荀子堯問篇　又見呂氏春秋驕恣篇親有禮因重固間攜貳覆昏亂左傳閔公元年

湯誥

今天降衷於吳吳語夫差之言　注衷善也

天有常性汲冢周書常訓解

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皇后帝論語

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勠力同心以治天下墨子尚賢篇

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周語單襄公引

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論語　周語內史過引湯誓作余

一人有罪無以萬夫有罪在余一人

案論語自予小子履至此與墨子兼愛篇所引微異

卽孔安國注所謂墨子引作湯誓者也然墨子以爲

大旱祈禱之辭必有所受而今不可攷矣

案此篇所采國語墨子本書俱作湯誓後人見在今

之湯誥反謂古人誤引夫以臣伐君聖人之所難湯

承堯禹之後而創爲之能不煩于文告乎觀武王之

興既有太誓又作牧誓其難可知編謂湯誓在當時

必不止於一篇不可以信今而疑古也此亦序之疏

也

伊訓

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

王誕資有牧方明　漢書律歷志

案漢志所引此篇不知出何書或卽在安國得多十

餘篇數內然實晚書之所據也可疑者十二月不知

爲夏正爲商正若夏正則不宜書于商之歲首若商

正則宜書正月如春秋之例孔傳謂十一月湯崩踰

月而太甲卽位此大謬也夫堯見災異位受終文祖

必以正月上日至堯廟攝必俟三年喪畢而後踐天

子之位夏制當亦相近何至於商而遽有踰月卽位

奠殯而告之事速死其親之忍一至於此而謂伊尹

爲之乎後漢昭烈崩未踰年而後主改元人以爲孔

明之病不知乃古文書法之舛有以啓之也然則何

義曰商人以丑爲正既書元祀則必書其歲首之月

而丑月亦必以正月書之理之當然也且越紼而祀

先王于方明於禮當用正月而今書十二月者蓋古

文伊訓出於漢之中葉校書者見當日史官有以冬

十月書於歲首者而倣其例以黜竄古文不經之甚

則乎此則知太甲必非踰月卽位者矣

又葬三年喪畢而後卽位孟子可攷者上自舜禹故

論語云古之人皆然也至若諒陰三年此正殷制太

甲始難不賢豈能遽棄此禮而顚覆湯之典刑以干

衆宰之政乎卽使居喪不克盡禮亦當令其居於倚

廬朝夕紬繹以觀其動靜由此思之則放桐之舉必

在仲壬三年喪畢伊尹歸政之後可知也案太甲居喪三年放

桐三年凡六年或疑之曰紀年有太甲在桐七年之語雖未爲確然亦斷簡之可證者　至古書

所謂祀先王咨有牧乃冢宰攝政之事與居憂之嗣君無涉若依晚書則成湯之崩太甲之主其喪久矣何以奠殯卽位而始爲祇見厥祖乎且於元年卽遷諸桐不令居倚廬以終喪自壞諒陰之制又何以教太甲也此皆晚書之可疑者若其沿書序之誤而不知太甲爲嗣仲壬又無論也

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論語

衍我烈祖詩商頌

商書曰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允及飛鳥莫不比方矧在人面胡敢異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寧墨子明鬼篇

云方未有禍之時不過桀稍肆目非便謂禹啓也然則有夏四百年之內賢聖之君蓋亦不下於殷商矣豈懲太康之亂而纘禹舊服者乎古籍湮滅難稽而殘編斷簡之存於墨子者豈不誠可寶哉

文王之澤下被禽獸洽于魚鼈咸若攸樂賈誼新書

上天降災左傳僖公十五年下同

假手于我寡人隱公十一年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官朕哉自亳孟子

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禮記祭法篇下同

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祭義篇

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爲上則明爲下則遜荀子臣道篇說苑說叢篇亦云爲人上者患在不明爲人下者患在不忠

無求備于一人論語

湯之官刑有之曰其恆舞于宮是謂巫風其刑君子出絲二衛小人否似二伯黃徑乃言曰嗚呼舞佯佯黃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降之百殃其家必壞喪墨子非樂篇

案晚書伊訓自制官刑至降之百殃五采相宣聲出金石視此之斷續晦澀大有間矣使晚書在墨子尚墨子豈肯舍其易讀而取其難通者哉以此知古書自古書而後人之修飾潤色不可掩也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周易

太甲上

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禮記大學篇　下同

尹吉注吉當爲告曰惟尹躬天注天當爲先見於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緇衣篇

書曰厥辟不辟忝厥祖坊記篇

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左傳昭公三年

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度則釋禮記緇衣篇

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孟子

子順對趙孝成王曰其在商王太甲嗣立而干冢宰之政伊尹曰惟王舊行不義習與性成予不狎于不順王始卽桐遷于先王其訓罔以後人迷王往居憂允思厥祖之明德孔叢子

家語孔叢子其出與晚書同時而稍異旨晚書竄其語于中庸相標榜以爲晚書所據則非也

太甲中

太甲曰民非后罔能胥以宰后非民無以辟四方禮記

表記篇

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孟子梁惠王下

太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禮記緇衣篇

孟子作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逃

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孟子梁惠王下

太甲下

克配上帝詩大雅

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禮記中庸篇　下同

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禮記緇衣篇

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呂氏春秋論大篇

說命上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無逸

書曰高宗諒陰三年不言論語

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禮記喪服四制

今本尙書大傳以此文入其說命案禮記注疏皆不言書爲何篇邢昺論語疏以爲無逸篇文則大傳與

皆稱尹躬似非訓太甲之語蓋即孟子所謂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者抑或汝鳩汝方之遺文邪太甲上篇所采乃陳夏之必亡此篇所錄乃言商之必克然則鋪張一德乃依序而爲書實不知古書之爲何如也

終始如一　荀子議兵篇

夫善衆之主也　左傳成公六年

終始如始　荀子議兵篇

一有元良萬國以貞　禮記文王世子篇

案禮記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良世子之謂也此語蓋由古載世子篇非尚書之文

咸有一德

天難諶斯　天命靡常諸大雅

九有以亡　墨子　已見湯

尹告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　禮記緇衣篇

案緇衣兩引尹告此必古有其書而序關焉又書中

鄭注爲宋元以後作僞之書可知故今不據

書曰聖作則　左傳昭公六年

咎殷武丁能咎其德全於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得傅說以來升以爲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天旱用女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楚

語白公子張引其下仍有申論不錄

通於神明韋昭注謂夢見傅說

案三年不承亮陰此子張一時之疏若論語禮記所引乃今無逸篇文而無逸又有所本也

又案亮陰三年周公所據商之何書與論語暨墨書所引爲即無逸篇文今皆不可攷而亮陰爲王者之居喪則全論語而後見諒闇之爲凶廬則惟見於康成之註喪服四制鄭云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鶡鷻之鷻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既虡翦屏柱楣

也其注儀禮喪服亦云杜楨所謂梁闇此懸諸日月不刊之解也乃後儒注無逸論語者皆屏而不用而別以信默爲訓既曰默又曰不言其語病千複而義不可通猶爲害之小者而自杜預出而據之遂使古天子喪親之重禮一朝灰滅釋衰麻而爲心喪古今之禍未有烈于此者僞傳於無逸既以信默訓亮陰而說命則曰王宅憂亮陰三祀是爲此書者不知亮陰之卽居喪也尙謂不足以盡信默之義故又曰既免喪其惟不言以爲高宗不惟信默于三年之中而

猶信默於三年之外其竊取國語附會異說無足多辨惟是舍梁闇之正解遵心喪之邪論以溷聖典而敎彝倫嘻亦甚矣且議杜氏之失者有人而知晚書之非者無有豈非杜氏短喪而喪有後人僞經而喪亡之注禮何以救焉

高宗卽位諒闇三年不言卿大夫恐懼患之高宗乃言曰以余一人正四方余惟恐言之不類也茲故不言呂氏春秋重言篇

末受羅則直人受諫則聖家語子路初見篇　本受經則直又見荀子勸學篇

說命中

先王之書相年之道曰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輕此字誤宜作立字大夫師長否用佚也維辯使治天均墨子尙同篇

辯與編通均平也天均上天下之道也墨子既引古書之言其下卽解之云此語古者建設國都立正長也非高其齊厚其祿富貴佚而錙之也將以爲萬民興利除害富貴貧寡安危治亂也此雖不知

於古爲何書然高古渾雅非商周以寿不能作入後人手改竄凡近不足觀矣

兌命曰嘉言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

兌注兌當爲說

命曰惟口起羞惟甲胄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禮記緇衣篇　下同

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左傳襄公十一年　下同

盤龍納侮定公元年

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昭公十年
非知之難行之難司馬法

說命下

小乙六年命世子武丁居于河學于甘盤竹書紀年
案晚書據紀年者數事或於古籍絕無徵驗國語云
武丁入河蓋即無逸所謂舊勞於外爰暨小人者也
若學於甘盤他書所無且小乙必以甘盤爲賢而後
命世子從之學又何以不舉而用之而使隱處於河
干乎無逸又云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是甘盤者小

乙之所不知武丁之時方見用旦而謂紀年可信乎
觀禹謨說命數事晚書始因紀年出而後作使汲冢
不發則作者之志怠矣
必交修余無余棄也楚語　餘見上篇

案此白公申論武丁命說之辭交修即指若金若津
水以下二語非書所固有也
古人求多聞以監戒汲冢周書芮良夫解

兌命曰敬遜務時敏厥修乃來禮記學記篇　下同
兌命曰學學半

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又見文王世子篇
劉楊王休詩大雅
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左傳僖公二十八年

泰誓上

天子惟民父母汲冢周書芮良夫解
劉剿爭婦墨子明鬼篇
惟武王勝殷撫國綏民乃觀於殷政汲冢周書大聚解
大明之道之曰紂越厥夷居不可事上帝棄厥先神祇
不祀乃曰吾有民無僚僕務天下墨子天志篇　又見

非命篇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
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孟子
同德度義左傳昭公二十四年
泰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
而一心管子法禁篇
泰誓之言然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墨子
尚同篇
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又

見周語單襄公引

泰誓中

我卜河朔黎水洛誥

揣棄黎老 墨子明鬼篇 下同

泰誓之言於去發曰爲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

謂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 非命篇

泰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我商必克 周語單襄公

引

泰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

同德左傳昭公二十四年 又見成公二年 子有亂

臣十人又見論語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論語 又見

墨子

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孟子 下同

泰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

有光

若崩厥角稽首

泰誓下

泰誓之言于去發曰惡乎君子天有顯道其行甚章 墨

子非命篇

自絕于天 史記周本紀泰誓

衝朝涉之脛 淮南主術訓 下同

剖賢人之心 俶眞訓

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怡悅婦人

史記周本紀泰誓

上帝不順祝降其喪 墨子非命篇

德則民載否則民讎汲冢周書泰誓 荀良夫解 下同

害民乃非后惟其讎

周書曰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 呂氏春秋適威篇

泰誓曰獨夫紂 荀子議兵篇

書曰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戰國策客卿勸穰侯

上句又見左傳哀公元年

泰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 墨子兼

愛篇

泰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

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禮記坊記篇

以墨子攷之古泰誓三篇分之而別有大明去發之名上篇所采見天志篇又見非命篇者大明之文也中下二篇所采見非命篇者去發之文也晚書未詳其義遂以去發一篇之辭分竄兩篇之內不知墨子所述泰火以岸之書泰誓大明去發初不相紊也案竹垞朱氏之論如此

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 漢書律歷志引武成　下同

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粤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

古武成逸篇所記月日以漢志及國語注攷之周師初發以殷十一月二十八日戊子於夏爲十月戊子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於殷爲十二月夏爲十一月二日壬辰三日癸巳武王始自鎬京東行二十八日戊午度孟津二十九日己未晦二月庚申朔徐廣注周本紀曰二一作正此建丑之月殷之正月周之二月也四日癸亥至牧野夜陳甲子昧爽而合是歲閏二月庚寅朔三月己未朔漢志二日庚申孔穎達誤以爲朔　四月己丑朔二十二日庚戌二十七日乙卯旁死魄朔也生魄望也

書傳引泰誓最多而絕無引武成者蓋其書主於修陳俘馘不足爲訓故也後之補造武成者不達此指而采他逸書正大典則之語爲之失之遠矣月日則直據漢志所引加以改竄故有異同逸篇云四月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廟是武王於四月二十二日始歸周京晚書謂朔後三日即至于豐丁未祀廟庚戌柴望此有意改竄以示不僞而不知武成逸篇之尚存也

縱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虛 史記周本紀

執豆籩逡奔走 禮記大傳篇　又詩周頌駿奔走在廟

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文王受命之九年 汲冢周書文傳解

孔穎達曰劉歆三統歷謂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漢書律歷志載其說於是賈逵馬融王肅韋昭皇甫謐皆悉同之故帝王世紀云文王即位四十二年歲在鶉

火夏爲受命之元年始稱王矣乃引周書云云至伏生司馬遷以爲文王受命七年史記今本誤作十年而崩鄭康成不見古文尚書故依書傳史記爲說案孔氏謂世紀所引周書卽汲冢周書也司馬遷嘗見此書周紀載有汲冢語而不用其文未詳何故然七年九年二說雖殊而以爲受命改元則同以爲稱王尤謬矣大雅文王之序云文王受命作周也此但言文王之興周道本之受命於天曰凡帝王之興此語皆可通用而獨文王乎人君之事莫大于卽位故武王雖克殷而不改

元伏書無逸篇云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吾聞文王卽位而已受命矣末聞四十二年而再受命也史記周本紀云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斯言也蓋漢初之說詩者因文王之序而附會於緜之卒章以爲如是而始謂之受命則不可以不稱王而改元矣夫中年改元末季之陋制也而謂文王有之且殷命未改而以莽操所不爲者加之文王其誣聖之罪尚可言乎司馬遷不知說詩之誤而筆之於書劉歆見周書而據以爲三統

謂文王之再改元遂謂武王卽位而不改元要皆荒誕之甚者晚書喜用異說大有病於義理不可以不辨且隋唐閒人謂皇甫謐得古文作帝王世紀往往載二十五篇之書而此處反引汲冢則所謂古文者源流之不可信此又非其一證與

隧傳未詳其義蓋祀山之祝文也有道指泰山之神下有雖有周親四句

而言晚書以武王自稱有道會孫恐無此理

咎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左傳昭公七年

案武成非誥誓之體乃遵周之後記時事而作也況左氏明言數紂罪以告諸侯其應在古泰誓中無疑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於大邑周孟子

觀此書首尾似宜作於成王伐淮夷踐奄之時以序殷之文王其誣聖之罪尚可言乎司馬遷不知說詩之誤而筆之於書劉歆見周書而據以爲三統孟子所引蓋成王政篇中之語也豈武成所宜

有哉

無作神羞　唯爾有神哉之　左傳襄公十八年晉巾行

徧禱河之詞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詩大雅

以殄仁伐殄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孟子

晚書用孟子此語其謬有四案血流杵乃孟子形容

多殺之辭非書中所固有一謬也史記云紂師雖眾

皆無戰之心又云紂師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是周

之克殷雖曰兵不血刃者矣今曰血流漂杵不合干

事實二謬也凡死戰以禦敵則或致多所殺傷今曰

倒其章次而欲人信爲古書曰

旅獒

旁徒倒戈而多殺後孚豈紂師開武王者專在旁而

殊死戰者專在後乎三謬也又古武成乃言武王討

紂餘黨如伐殷滅國五十兵威所至之盛非謂與殷

人戰也四謬也

壹戎衣　注衣讀如殷而有天下　禮記中庸篇

潛之誤也

釋箕子之囚表商容之閭封比干之墓散鹿臺之財發

鉅橋之粟　史記周本紀

案此幷涉馬放牛數事雜見書傳不一今以周本

紀爲正

周有大賚　論語　下同

所重民食喪祭

案論語此句枉謹權量以下安國注以爲總言二帝

三王之治道今之武成目爲崇信釋氏之失　又見家語　下

邪

此篇先後失倫晚書所無穎達謂安國取錙亂磨滅

之書而訓解之恥而不言不知此乃造書者有意顛

倒其章次而欲人信爲古書耳

旅獒

旁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

無忘職業　魯語仲尼辨肅愼氏之矢　又見家語　下

同

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使永監焉

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

無忘服也

案一則太保之戒貢獒一則孔子之辨楛矢時與事

皆異而何其文之同也此篇所本其較然著明矣乎

民不易物惟德緊物左傳僖公五年引周書程典解
迷格而邇安汲冢周書程典解
辟如爲山未成一簣論語
微子之命
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儀禮冠義
齊聖廣淵左傳文公十八年
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禮記祭法篇　已見舜
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左傳僖公十二年
不必備惟其人禮記文王世子篇
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論語
蔡仲之命

降辟三叔　囚蔡叔于郭鄧漢書地理志作雒解
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左傳定公四年　十同
王曰胡無若爾攻之違王命
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僖公五年　又見賈誼新書
君陳
成王十一年命周平公治東都竹書紀年
沈約注周平公卽君陳周公之子
令德孝恭周語單襄公之言
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論語
案古書本以孝乎惟孝爲句漢後屬文者亦多承用
包咸注此美大孝之辭而進曉書者不知蓋其時始
失論語之句讀也
蔡穆非馨明德惟馨左傳僖公五年引周書

周官
成王十九年王巡狩蒼梧方岳召康公從歸于宗周遂

君陳曰未見聖若己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禮記緇衣篇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也論語

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禮記緇衣篇　下同

君陳曰儉存慕謀慕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

曰此謀此猷惟我后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坊記篇

公曰宥之有司曰在辟文王世子篇

無求備于一人論語　已見前

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周語富辰引書

畢命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漢書律歷志

康王十二年夏六月王申王如豐錫畢公命竹書紀年

案周書紀年月者七篇洪範金縢召誥洛誥多士多方顧命也洪範紀十有三祀重武王之訪道言克殷不足喜而得箕子爲可喜也稱祀而不稱年若殷尚矜明武王不敢臣箕子也金縢紀既克商二年言天下未定不可以無武王此周公之所爲顧以身代也惟此二篇紀年餘五篇篇首惟紀月營洛之事大矣成之終康之始尤大而皆不紀年蓋古人之書不屑屑於紀年如此也畢命之作不得大於營洛今書但襲漢志所引之文而不敍周書常例惑矣

君子能勤小物晉語知伯自言

嘉義嬰惡禮記緇衣篇

樹之風聲左傳文公六年

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

不剛不柔詩商頌

案同一畢命也書序以爲康王册命畢公分居里成周郟鄏史記同　漢志以爲王命作策豐刑竹書紀年以爲錫畢公命鄭康成又以爲有册命霍侯之事是兩漢之世畢命已有四矣草由辨其是非而識者之所追咎則獨枉晚書襲書序之誤以增後世之惑也夫洛邑爲周之東都成王周公之時謂之新邑謂之東土謂之東國洛不聞成周之名其稱成周蓋枉乎王東遷而後何則成周宗周皆指周天子之居而言鎬京亦曰宗周孔悝鼎銘即宮于宗周是也洛邑雖曰東都而其時周王未嘗居之則不得曰成周也視書序

以洛邑爲成周則知其出於秦漢之間明矣傚畢命逸篇倘存其眞僞亦當以是辨之而不在其他序仍有可疑者君陳序曰分正東郊成周此篇又云成周郊夫東都不可以爲東郊也周郊又何不成而宜成反復求之其義皆不可通晚書不能闕如乃以東郊成周分而爲二以成周之衆係釐東郊成周何地東郊又何地郟鄏孔傳一則曰成定東周郊境一則曰安理治正成周東郊詞意參差以齟齬康成以命霍侯與序不相應爲非而豈知後世之書始有甚於此者乎

漢志之畢命豐刑本非序所云分居里成周郊者何以言之攷諸顧命成王末年畢公已領東方之諸侯於時東都甚重治此者君陳之後非畢公而誰何至康王之十二年而始有是命乎古書蓋以他事命畢公而非爲成周也晚書出而乃以其年月合之書序傚書序既失其書中之意而漢志復喪其豐刑之說存書於序與志猶可言也其剌謬於顧命不可言也而謂可與伏書竝行哉

君牙

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注資當爲至　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禮記緇衣篇

圖難于其易老子

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孟子

冏命

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孟子

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立政

附今古文尚書授受源流

愚箸訂疑既畢見新鐫秀水朱氏經義攷載此源流喜其詳明辨論復多與愚書相發因附錄焉

伏勝今文

伏氏弟子

太子家令潁川鼂錯　博士濟南張生　千乘歐陽生和伯　臨淮太守魯孔安國子國家語後序云安國受

尚書于伏生

鼂錯弟子

丹陽都尉汝陰何比于少卿何法盛中興書少作長
張生弟子
都尉魯夏侯氏　郡守洛陽賈嘉　魯周覇
夏侯都尉弟子
昌邑王太傅魯夏侯始昌
夏侯始昌弟子
太子太傅東平夏侯勝長公
夏侯勝弟子
太子少傅東平夏侯建長卿又事歐陽高　光祿
晚書訂疑卷下　四
勳齊周堪少卿　衮成君魯孔覇次孺　丞相建
武侯陽夏黃覇次公
周堪弟子
博士魯國牟卿　列卿長安許商長伯
孔覇弟子
覇授漢元帝及子光
牟卿弟子
丞相博山侯魯孔光子夏
許商弟子
列卿沛唐林子高　博士平陵吳章偉君　列卿
重泉王吉少音　博士齊炊欽幼卿
吳章弟子
御史大夫平陵云敞幼孺西京雜記
治大夏侯氏書
太尉參錄尚書事北海牟融子優　雒陽鴻恩案雒陽
鴻字孟孫中山人官至少府後漢書儒林傳云治孟氏易不言治書未詳何以載之　侍中
領騎都尉平陵賈逵景伯
伯志　大司農定陶張馴子僑以上范氏後漢書　議郎
晚書訂疑卷下　五
臨淄吳良大儀劉氏東觀漢記　晉江陽太守蜀都何隨
季業常氏鄭陽國志
夏侯建弟子
少府平陵張山拊長賓
張山拊弟子
黃門侍郎平陵李尋子長
尚書事平陵鄭寬中少君　關內侯光祿大夫領
故子孺　城陽內史信都秦恭延君　膠東相陳廣陵太傅山陽張無
畱假倉子驕

鄭寬中弟子

御史大夫東郡趙元　水衡都尉扶風班伯

張無故弟子

新太傅沛唐尊伯高

秦恭弟子

博士魯馮宾

治小夏侯氏書

大司徒司直蘭陵王良仲子　後漢書　成陽閻葵廉

仲潔洪氏隸釋

歐陽生弟子

御史大夫千乘兒寬

愚案漢書稱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于寬其門徒星羅雲布于二漢之世可謂盛矣又受業于孔安國與聞乎古文之傳寬一身出入孔伏之門然二十八篇之外又有所謂尚書與孔傳者終不聞出一言以詔後世何永嘉以後之紛紛也隋志謂安國私傳其業於都尉朝何朝之幸而覽與司馬遷之不幸邪盍攷其源流而思

之

兒寬弟子

千乘歐陽生之子傳會孫高子陽高孫少府地餘子新室講學大夫政自歐陽生八世至大司徒夜侯歙正　魯蘭卿　愚案儒林傳大夏侯勝又事蕭卿

歐陽高弟子

太子太傅濟南林尊長賓

林尊弟子

丞相關內侯平陵平當子思　信都太傅梁陳翁生

平當弟子

博士九江朱普公文　司隸渤海鮑宣子都

陳翁生弟子

博士琅邪殷崇　右扶風楚龔勝君賓

朱普弟子

太常關內侯沛桓榮春卿　議郎彭閎仲明　議郎吳郡皋宏奉卿

桓榮弟子

虎賁中郎將南昌何湯仲弓　侍講九江胡憲
少府潁川丁鴻孝公　九江鮑駿　汝南張繡子
侯　太常桓郁仲恩子大鴻臚陽平侯焉叔元焉
孫御史中丞關內侯典公雅
丁鴻弟子
鞏長陳留陳弇叔明　太尉彭城劉愷　北海巴
茂　太常九江朱倀
桓郁弟子
太尉宏農楊震伯起子太尉秉叔節

桓焉弟子
司空邠鄉侯江夏黃瓊世英　司空臨晉侯宏農
楊賜伯獻
楊震門生
虞放　陳翼
歐陽歙弟子
郎中平原禮震仲威　新息高獲敬公　諫議大
夫濟陰曹曾伯山子河南尹祉
治歐陽氏書

宏農楊寶　兗州牧屯留鮑永君永　諫議大夫
堵陽尹敏幼季　中散大夫臨濟牟長君高子博
士紆　潁川太守長安宋登叔陽　太尉朱寵
大司農酒泉張奐然明以上范氏後漢書　太尉河內杜
喬叔榮　議郎南陽宗資叔都謝氏後漢書　郎中鄭
固伯堅　綏民校尉領曲紅長熊喬漢舉　成陽
閻葵龔叔謙　河南尹任城景君永　諫議大夫
鄒令景君三世傳業洪氏隸釋　郎中王政季輔洪氏隸續
丹水丞汝南陳宣彥成漢建平四年碑明成化中出載于李氏丹浦藪

孔安國古文
孔安國弟子
都尉朝弟子
膠東庸生名譚
庸生弟子
博士部刺史清河胡常少子
胡常弟子

右扶風掾虢徐敖

徐敖弟子

王琰愚案琰字平仲　平陵塗惲子真

塗惲弟子

河南桑欽君長桑或作桑

案魯壁古文安國雖以授都尉朝兒寬司馬遷當時頒行學官者伏生二十八篇疑安國所授亦止於此遷史本紀世家所載諸篇是已若增多之書未奉詔旨立博士設弟子安國不敢私

授故自膠東庸生以下至於桑欽其師傳歷歷可數中如胡常塗惲東漢之初頗有習其業者然所授始亦止二十八篇而已此終漢之世不見增多之書也

愚案增多十六篇孝平新莽之世曾立學官其時儒林道喪又以其事出于莽歆恥復道之故見猶不見矣亡于建武者疑不獨武成也

蓋豫古文

徐州刺史蓋豫以授陳留太守汝陽周防偉公

愚案東漢古文頗有不知所由來者如丁鴻傳但言習歐陽尚書而楊倫師其古文教授門徒甚盛鴻之所出未可攷也此舉蓋豫以例其餘曰

杜林漆書古文

大司空扶風杜林伯山以授濟南徐巡東海衛宏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

案北海鄭氏注解古文本扶風杜氏漆書愚案此語雖本後書然未確

初非安國壁中書也唐孔氏正義引

康成書贊云我先師棘下生安國亦好此學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既宣之矣攷衛賈馬三君皆治漆書非膠東庸生所傳本愚案此語未確

乃謂鄭意師祖孔學而賤夏侯歐陽等何其謬論與愚案此盡確

愚案此駁甚是鄭志張逸問云先師棘下生何時人鄭答云齊田氏時善學者所會處也齊人號之棘下生無常人也然則特汎言之曰人無常人安得有其書乎況安國古文衛賈馬鄭諸儒實均未之見也愚案此語未確豈許慎作說文亦可云未見邪

但所見惟二十八篇斯爲全當之論

愚案後書賈逵父徽受古文尚書於塗惲是惲之弟子不獨桑欽也二漢言古文尚書必推本於安國東京之初杜林雖以漆書倡導古學其本不應與安國有異全林所授者乃衛宏徐巡等而賈逵則自傳其父業或更以林本參較值肅宗特好古文尚書逵又數爲帝言遂撰諸家同異選生徒受業而古文遂行於世其後逵自作訓馬鄭相繼爲之傳注是逵父子由塗惲以

上接安國之傳而馬鄭諸儒之古學不可謂其盡出於杜林明矣朱氏削除賈徽以致先後承接失傳蓋疾孔穎達之虛誕欲以此辭而闢之也愚謂東京古文之學賈逵以其世業上合主好下爲儒宗馬鄭繼之所注皆枉伏生篇數之內不聞有所謂十六篇與二十四篇者以此證晚書之僞乃爲拔本塞源而賈氏之出于塗惲所關甚鉅於是乎在矣朱氏起而輕爲削除且疑杜林爲別傳自壞其牆壁而開他人之門戶豈不異哉

孔僖古文

後漢書孔僖字仲和魯人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元和二年春帝東巡狩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遂拜僖郎中召僖從還京師使校書東觀

案韋昭杜預以肯諸儒箋釋遇伏氏所無之文輒曰逸書其爲古文尚書者或出于蓋豫或本於杜林雖以漆書倡導古學其

於杜林要非安國之書也惟范氏孔僖傳謂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連叢子亦載孔大夫與僖子季彥問答大夫曰今朝廷以下四海之內皆爲章句內學而君獨治古義蓋固已乎季彥答曰先聖遺訓壁出古文臨淮傳義可謂妙矣而不枉科策之例世人固莫識其奇矣賴吾家世世獨修之

愚案此皆晉宋以後假託附會之語似不足辨若是則晚書之僞乃爲拔本塞源而賈氏之出于塗惲所關甚鉅於是乎在矣朱氏起而輕爲削除且疑杜林爲別傳自壞其牆壁而開他人之門戶豈不異哉

孔僖古文

後漢書孔僖字仲和魯人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元和二年春帝東巡狩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遂拜僖郎中召僖從還京師使校書東觀

案韋昭杜預以肯諸儒箋釋遇伏氏所無之文輒曰逸書其爲古文尚書者或出于蓋豫或本於杜林雖以漆書倡導古學其

於杜林要非安國之書也惟范氏孔僖傳謂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連叢子亦載孔大夫與僖子季彥問答大夫曰今朝廷以下四海之內皆爲章句內學而君獨治古義蓋固已乎季彥答曰先聖遺訓壁出古文臨淮傳義可謂妙矣而不枉科策之例世人固莫識其奇矣賴吾家世世獨修之

愚案此皆晉宋以後假託附會之語似不足辨若是則晚書之僞乃爲拔本塞源而賈氏之出于塗惲所關甚鉅於是乎在矣朱氏起而輕爲削除且疑杜林爲別傳自壞其牆壁而開他人之門戶豈不異哉

挾書之律下無偶語之禁何不於講論之頃一進之至尊或上之東觀乃祕不以示人乎竊意僖家古義亦止伏生所授　語篇而二十五篇之增多則皆出於其後也

東漢治古文書

尹敏　孫期　丁鴻　河南尹中山劉祐伯祖

長陵令張楷公超　徵士宛孔喬子松　安成周磐堅伯　愚案仍有東郡張恭祖鄭康成所從受古文尚書者愚案此語亦未確

以上皆非孔氏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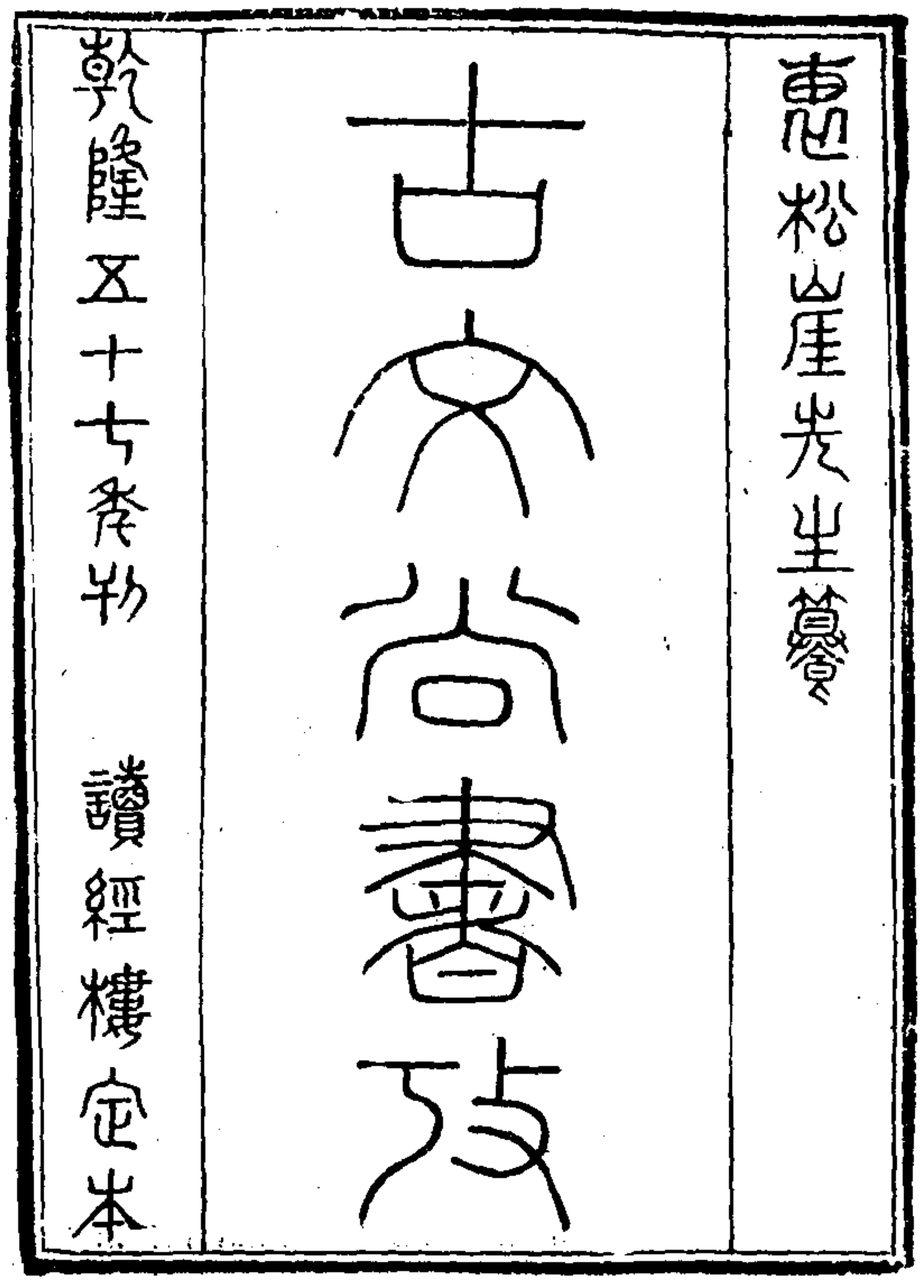
晉孔氏古文

高士朝那皇甫謐士安　太保鄭沖　扶風蘇愉休預　城陽太守天水梁柳洪季　城陽臧曹彥始　豫章內史汝南梅賾仲眞

案孔氏書傳授受正義本之晉書今本晉書無之

愚案新唐書及會要隋書修於貞觀二年至十年時與梁陳齊周五代同修論撰有孔穎達此晚書之始末所由得載也正義修定與之同時故其言與隋志同而加詳焉晉書之修在二十年其時無穎達蓋已沒　遂於梅賾獻尚書傳與二十五篇之出於何時皆從刊落豈令狐德棻李延壽等雖竝與二史之事未幾而聞有言其渺茫者故不得已而闕疑於此與抑晉書成於御撰而出于文皇之獨斷非史臣所得豫與若穎達所謂晉書則今不可得而見矣

晚書訂疑卷下終



古文尚書攷序

諸國學孔穎達乃以二十四篇爲張霸所造遂令梅書雜古經而大行是謂僞其眞而眞其僞余惟班之藝文志即劉之七略劉在成哀間領校秘書班在顯宗時典其讎於所謂十六篇者皆親見其文而載之於書（拨正義載鄭氏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十六篇出是班撰志時尚存十五篇）乃百兩篇且當時即以九共一篇爲九耳若張霸所造乃百兩篇非張霸僞書而爲眞乖秘書見黜然則鄭之二十四篇爲眞古文則梅之二十五篇爲僞古文亦可決也鄭之二十四篇爲眞古文則梅之二十五篇之古文非不依於義理顧後儒之作雖精醇不可以渾淆聖籍揚子文中

子之擬經皆謂之僞況以僞亂眞者故欲尊古經必辨後出者之僞而欲辨後出者之僞必據其前之眞者而後可此定宇之書所由高出於羣言邪得是而後出古文之爲僞雖素悅其理而信之者亦無以爲之解而所謂足以解者皆轉而爲浮說矣太原閻百詩近儒之博且精者著尚書古文疏證五卷先得定宇之指定宇書不謀而與之合文詞未及其半而辨證益明條貫亦益清云時乾隆十五年歲次上章敦牂四月既望果堂弟沈彤儗

古文尚書攷

序　二

古文尚書攷　一　序

古文尚書攷序

古文尚書出於東晉江左諸儒靡然從之而河北猶守鄭氏古義唐初修正義始專用梅氏一家之學自宋訖明攻其僞者多矣而終無以窒信古文者之口其故有三謂晚出書爲僞則并壁中書而疑之不知東晉之古文自僞西漢之古文自眞也謂梅本不可信則鄭本當可信又疑其出於張霸不知鄭所受於賈馬者卽孔安國之古文不特非張霸書并非歐陽夏侯本也孔壁本有太誓與今文同太史公所載許叔重所引鄭康成所注皆眞太誓也自梅書別有太誓乃以舊太誓屬之今文東晉之太誓固僞西漢之太誓則非僞也且安國爲武帝博士所傳授卽伏生二十九篇其後得壁中書以今文讀之字句或異因別爲說以授都尉朝等由是尚書有孔氏之學其增多十六篇雖定其文而無其說故馬季長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也誠知安國之眞古文則知增多者十六篇別之爲二十四篇而斷非二十五篇安國所說者仍二十九篇別之爲三十四篇而斷無五十八篇之傳此千四百餘年未決之疑而惠松崖先生獨一一證成之其有功於壁經甚大先是太原閻徵士百詩著書數十萬言其義多與先生闇合而於太誓猶沿唐人正義之誤未若先生之精而約也今士大夫

多尊崇漢學實出先生緒論其所撰述都次第刊行獨是編伏而未出頃宋生子尚得之江處士艮庭許亟梓而傳之而屬序於予予弱冠時謁先生於泮環巷宅與論易義更僕不倦益謬以予爲可與道古者忽忽卅餘載楹書猶在而典型日遠綴名簡末感慨係之乾隆壬子三月既望嘉定錢大昕序

古文尚書攷卷上　一　東吳　惠　棟　定宇　漢讀書齋

孔安國古文五十八篇漢世未嘗亾也三十四篇與伏生同二十四篇增多之數篇名具在劉歆造三統秝班固作律秝志鄭康成注尚書序皆得引之特以當日未立於學官故賈逵馬融等雖傳孔學不傳逸篇融作書序亦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十六篇內九共九篇故二十四蓋漢重家學習尚書者皆以二十九篇爲備伏生二十八篇太誓後得故二十九劉歆移書太常曰抑此三學已尚書爲備臣讚曰當時學者謂尚書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也三學謂逸禮左傳于時雖有孔壁之文亦止謂之逸書無傳之者虞服

左傳解詁以毛詩都人士首章爲逸詩以未立于學官故也　然其書已入中秘是以劉向校古文得錄其篇著于別錄至東京時惟亾武成一篇而梓文志所載五十七篇而已劉向別錄五十八篇其所逸十六篇當時學者咸能案其篇目舉其遺文雖無章句訓故之學翕然皆知爲孔氏之逸書也或曰古文出于晉世若兩漢先嘗備具何以書傳所引大甲說命諸篇漢儒羣目爲逸書歟曰今世所謂古文者乃梅賾之書非壁中之文也賾采摭傳記作爲古文以紿後世後世儒者靡然信從於是東晉之古文出而西漢之古文亡矣孔氏之書不特文與梅氏絕異而其篇次亦殊愚既

備著其目復爲條其說于左方以與識古君子共證焉

孔氏古文尚書五十八篇

堯典梅氏分出舜典　舜典　汩作　九共一　九共二　九共三　九共四

共三　九共四　九共五　九共六　九共七　九共八　九共九

八　九共九　大禹謨　皐陶謨梅氏分出益稷　益稷即益稷

禹貢　甘誓　五子之歌　胤征　湯誓　湯誥

咸有一德梅氏次大甲　典寶梅氏次湯誓　伊訓梅氏次湯誥　肆

命　原命　般庚上　般庚中　般庚下　高宗肜日

西伯戡黎　微子　大誓上　大誓中　大誓下

牧誓　武成建武之際亡　洪範　旅獒　金縢　大誥

古文尚書攷　卷上　二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雒誥　多士　毋逸

君奭　多方　立政　顧命　康王之誥　畢命當作畢命

冏命　呂刑　文侯之命　秦誓

古文尚書攷　卷上　三

孔沖遠以孔氏十六篇爲張霸僞書其說之可疑者有四焉漢書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茲多於是矣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敘爲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案傳先述逸書後稱百兩明逸書非百兩其疑一也經典序錄曰百二篇文意淺陋成帝時劉向校之非是後遂黜其書夫校古文者向也識百兩之非古文者亦向也豈有向僞別錄仍取張霸僞書者乎

鄭氏逸古文逸書二十四篇

十六篇兼序言之

其疑二也成帝之時百篇具在向歆父子領校秘書皆得見之歆傳三統秝述伊訓武成畢命諸篇悉孔氏逸書之文也觀歆移太常書知其在　其後武成亡於建武之際至東漢之末嗣征伊訓猶有存者故鄭康成注書聞一引之注禹貢引嗣征伊訓若百兩之篇傳在民間王充論衡日百二篇書傳在民間　與壁中古文眞僞顯然當時學者咸能辨之論衡十八卷引百兩篇云伊尹死大雾三日　豈有識古如劉子駿鴈學如鄭康成以民閒僞書信爲壁中逸典者耶其疑三也律秝志載伊訓篇曰惟元年十有一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武成篇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霸古文魄霸通　若翌日癸巳武

王廼朝步自周于征伐紂畢命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云云案其文與梅氏所載略同後人庶之爲張霸僞書者也愚攷王充論衡曰霸造百二篇成帝出祕尚書以校攷之無一字相應者夫霸書不與百篇相應何後出古文獨與之同其疑四也孔沖遠又言僞作者傳以下之辭此說謬耳百二篇舊語得其年月不得親見古文豈可得如沖遠所云且律秝志所據逸書皆本三統秝子駿以僞書席之

辨正義四條

正義曰伏生本二十八篇殷庚出二篇加舜典益稷凡五篇爲三十三篇加所增二

案漢元以來尚書無所謂三十三篇者二生也三十一卷者歐陽也益稷殷庚出二篇加大誓一篇外加大誓二十九篇者夏侯也依伏生篇數三十四篇故三十一說秝爲三篇二十八篇者伏生篇數三十四篇增大誓一篇者馬鄭也殷庚大誓皆析爲三篇分顧命若曰以下爲康王之誥故三十四梅氏去大誓三篇梅氏既去大誓則止有三十一篇而分堯典舉陶謨爲舜典益稷二篇于是有三十三篇之文是其謬耳且五十八篇既因于別錄其中增多二十五篇又不與班氏藝文志相應藝文志止十六篇出九共八篇爲二十四此鄭氏書也　進退皆無據也

正義曰前漢諸儒知孔本有五十八篇不見孔

傳遂有張霸之徒於鄭注之外僞造尚書凡二十四以足鄭注三十四篇爲五十八篇案霸所僞有百兩篇無僞造二十四篇之說二十四篇之文九共同卷十六篇劉歆班固皆以爲孔安國所得逸書非張霸書也自東晉二十五篇之文出于是始以二十四篇爲僞書信所疑而疑所信此後儒所以不能無辨也梅氏僞書如吳才老朱晦菴陳直齋吳草廬趙子昂諸人皆能辨之但不知鄭氏二十四篇爲孔氏眞古文耳

正義曰鄭氏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般庚二篇康王之誥又大誓三篇爲三十四篇更增益僞書二十四篇爲五十八以此二十四篇爲

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爲十六故
鄭文志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鄭文志又云孔
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古文又多十六
篇篇卽卷也卽是僞書二十四篇也劉向作別
錄班固作鄭文志並云此言不見孔傳也
案壁中尚書安國家獻之劉向從而校之故知見行之
書文字異者七百有餘增多之篇舜典已下一十有六
康成偞次篇目皆仍孔氏之舊如以十六篇爲僞書則
當日秘府所藏亦難深信而梅氏五十八篇之文又何
所據以傳于後耶

正義曰案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者謂之今文則
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等三家所傳及後漢
末蔡邕所勒石經是也孔所傳者僞東庸生劉
歆賈逵馬融等所傳是也鄭元書贊云我先師
棘下生子安國亦好此學自世祖興後漢衛賈
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材好博既宣之矣又云
永嘉師資道喪二京逸典咸就滅亡具隋經
籍志于是梅賾有存焉然猶能舉其篇
章辨其亡逸者此炎漢四百年古文經師之力也迄乎

實二十八篇由西漢俗儒夏侯勝師丹輩信今疑古掇弃內學抑而
不宣至康成注書嗣征伊訓僅有存焉然猶能舉其篇
目大誓後得古文僞書以試康成家語其一也造
之徒僞書當作僞于王肅肅好沿流而奪其私智造爲古文
也奮其私智造爲古文
傳記逸書捃摭殆盡詳下卷　若拾遺秉而作飯集狐腋以
爲裘二語本朱錫鬯雖于大義無乖然合之鄭氏逸篇不異百
兩之與中書矣蓋孔氏既有古文而梅復造之鄭自與
梅異非與孔異也

證孔氏逸書九條

孔君伏生傳書雖有古今之異皆信以傳信疑以傳疑
默相契合如伏生書有堯典無舜典有咎繇謨无弃稷

以二篇本闕也而孔氏逸書別有舜典弃稷二篇正可補伏生之闕又書大傳虞傳有九共篇云子辨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薛宣曰伏生稱九共以諸侯來朝各貢賦政教略能記其語云今逸書亦有是篇伏生見之孔氏傳之此信而有徵者

王氏應麟曰五子述大禹之戒以作歌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豈朱均管蔡之比楚士娓以五觀比于朱均管蔡愚案墨子非樂篇云於武觀曰敢乃淫溢康樂敢乃當作敢子溢與佚同野于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湛濁于酒湛與耽同耽淫濁亂也渝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大當作天天用弗式故上者天鬼弗戒下

者萬民弗利此逸書敘武觀之事即書序之五子也周書嘗麥曰其在夏之五子今本夏訛殷總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興作亂遂凶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略五子者武觀也彭壽者彭伯也汲郡古文云帝啟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畔漢東郡有畔觀縣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注云武觀即五觀也楚語士娓曰啟有五觀春秋傳曰夏有觀扈五子之歌墨子述其遺文周書載其逸事楚詞云啟九辨與九歌今夏康娛以自縱即墨子所云淫溢康樂萬舞翼翼是也又云不顧難以圖後今五子用失乎家巷即周書所云總伯禹之命遂凶厥國是也與內外傳所稱無殊且孔氏逸書本有是篇

古文尚書攷　卷上　九

豈非弃周鼎而寶康瓠歟

孔氏逸書有湯誥篇司馬遷從安國問采入殷本紀今梅氏別僞一篇如敢用元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云云此湯誓之文也故孔安國注論語堯曰篇亦言墨子載湯誓其辭若此明湯誥無此文也湯誥之文必國尚不得而知之況馬鄭乎

緇衣引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一德鄭注云吉當爲告古文誥字之誤也尹告伊尹之告也書序以爲咸有一德今逸書有此篇惟緇衣又引云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注云天當爲先字之誤伊

尹言尹之先祖見夏之先君臣皆忠信以自終今天絕
桀者以其自作孽伊尹始仕於夏此時就湯矣鄭爲此
言者據孔氏逸書爲說蓋古文書序咸有一德次湯誥
後書正義云孔以咸有一德次大甲後第四十鄭以爲
在湯誥後第三十二殷本紀于湯誥之下即云伊尹
作咸有一德明居鄭傳賈逵之學馬遷從孔安
國問皆得其實今僞孔氏以咸有一德次大甲後者妄
也　故鄭以尹告爲伊尹告成湯即書序之咸有一德也
又當克夏之後故云始仕于夏此時就湯皆古文說也
今梅氏以尹吉一篇之文分屬大甲又以咸有一德爲
陳戒大甲之辭失之遠矣

劉歆三統秝載伊訓篇律秝志同曰惟大甲元年十有二月

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言雖有成湯大
丁外丙仲壬之服以冬至越茀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
帝歆以方明爲明堂配天越茀者祭上帝越茀行事也
方明見覲禮篇汲郡古文曰大甲十年大饗于大廟初
祀方明此商家一代禘祭大典惜其書不與堯典並傳
周因殷禮故覲禮有方明康成注典寶引伊訓云載孚在亳又云征
一云作策豐刑　康成畢命序注云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
是三殷則此篇漢末猶存也崔寔政論曰皋陶陳謨而
事不同與此序相應蓋亦據孔氏逸書爲說
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
周用隆則伊訓之
篇子真曾見之矣

梅氏增多古文二十五篇

大禹謨　五子之歌　嗣征　仲虺之誥　湯誥　伊
訓　太甲上　太甲中　太甲下　咸有一德　說命

劉向別錄云古文尚書經五十八篇亂文志作五十七
篇康成云後又亾其一篇故五十七案康成書序注云

上　說命中　說命下　泰誓上　泰誓中　泰誓下
武成　旅獒　微子之命　蔡仲之命　周官　君
陳　畢命　君牙　冏命

案漢文志古文尚書出孔壁中孔安國悉得其書以
校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內九共九篇故分之爲二
十四合之爲十六今梅氏增多篇數分之爲二十五
合之爲十九與漢文志不合又因劉向別錄古文尚
書有五十八篇乃遂分堯典愼徽以下爲舜典分皐
陶謨帝曰來禹以下爲益稷以合別錄之數于是見
行之書爲三十三篇漢魏以前未有此目且如征苗

誓師禹誓文也往于田號泣于旻天舜典文也而皆
以爲大禹謨葛伯仇餉湯征文也而以爲仲虺之誥
聿求元聖與之戮力萬方有罪在予一人皆湯誓文
也而以爲湯誥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咸有一德文
也而以爲大甲皆與書傳不合

辨梅氏增多古文之謬十五條

左傳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
壞離騷經云啓九辨與九歌天問云啓棘賓商九辨九
歌則九歌乃啓樂猶九鼎爲啟鑄也伏氏尚書虞夏傳
云惟十有四祀還歸二年而廟中苟有歌大化大訓六
府九原而夏道興庶成注四章皆歌禹獨無九歌明九
歌乃啟樂也今後出古文以爲禹告舜之詞則似虞時
已有此歌恐未然

墨子兼愛篇載禹誓云禹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非惟
小子惟一作台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既率爾
羣羣猶君也周書王子晉云侯能成羣謂之君堯典言
羣后又作郡古文通淳于長夏承碑兼覽郡羣義作
羣對諸羣以征有苗據此言之夏書當有禹誓之篇荀
卿子曰詰誓不及五帝穀梁傳同誓始於禹則舜時未有也
皐陶謨言苗頑弗即功則舜時已有征苗誓師之事
後禹當復有征苗誓師之事今梅氏采入大禹謨屬
之虞書偽孔氏以益稷以上爲虞書顯然與先儒相悖其說非也百篇

文荀子猶及見之說當有據

荀子議兵篇曰舜伐有苗此梅氏所據也案上下文云
堯伐讙兜禹伐共工云此即堯舜誅四凶事國語所
謂大刑用甲兵故稱伐不必有誓師逆命之事也
顧氏棟高尚書有苗論曰案經言有苗凡七見舜典言
竄三苗于三危又曰分北三苗皐陶謨言何遷乎有苗
禹貢三苗丕敘益稷言苗頑弗即功此亦見皐陶
謨非益稷也呂
刑言遏絕苗民無世在下與偽經禹征之事凡七元
儒于耕野转之言曰謂之分北則非止于一人謂其丕
敘則必非止于一君又謂之遷有苗謂之遏絕苗民則

不特遷徙其君長必并其國人俱徙之又何來徂征逆命之事邪三苗既非在廟之臣舜必將執其君而竄之舜執其君而无所難禹征以六師而反不服迨至來格既革心向化矣又從而追其既往而分北之豈叛則討之服則舍之義又曰舜以耄期倦勤而授禹禹豈宼舍朝廷之事而親征有苗舜又安能以倦勤之餘而誕敷文德若果能之則亦不必授禹矣案耕野之言深合事理竊意僞經勦襲孟子之語以贊瞷一世益贊之言尤多謬戾舊瞷爲舜之父而禹益皆其臣也以瞷爲天子之父而斥之爲有苗之不若此在後世爲大逆不道

豈宜竄入經典恩因耕野之言類聚所書有苗之事謹以一言斷之曰若說竄與分北在徂征之後則苗以逆命而班師以來格而遷竄則有苗當自悔其來若說在徂征之前則三苗已丕敘于三危流竄之地即有不即功者亦使棄陶施象刑威之足矣不煩興師動衆也荀子君道篇引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然矣衛公不知書之爲僞故不直斥其非然則左傳作韓詩外傳云周制曰先時者死無赦不及時者死無赦若然荀子所引乃周書也梅氏載之嗣征又以爲先代政典之言其後僞造三墳書者遂以政典爲三皇時書矣誰之作俑歟

史記夏本紀云帝大康失國兄弟五人須于雒汭索隱曰皇甫謐云號五觀也謐從梁柳得古文尚書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氏二十五篇之文至其稱五子爲五觀且與梅氏相剌謬然則謐所據之古文又安可盡信乎帝王世紀曰有苗氏負固不服禹請征之舜曰我德不脩學行武非道也吾前教由未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而舞之有苗請服其說本韓非子與大禹謨不合謐既以五子爲五觀其紀冀州引五子歌惟彼陶唐蓋謐作世紀雜引傳記初無定見也

唐太宗李衛公問對曰臣案孫子曰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用此言凡將先有愛結于士然後可以嚴刑也若愛未加而獨用峻法鮮克濟焉馬太宗曰尚書言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何謂也靖曰愛設于先威設于後不可反是也若威加于前愛救于後无益于事矣尚書所以慎戒其終非所以作謀于始故孫子之法萬代不刊案脩侯掌六師以討義和不識兵法安能制勝且垂諸訓典以誤後人必不然矣衛公不知書之爲僞故不直斥其非然則左傳作事威克其愛一語乃臨戰制勝之語非如僞尚書所云湯誓非全書也湯誥非古文也何以知之以湯誥多采湯誓之言而古文別有湯誥之篇也論語堯曰篇曰予

小子履敢用元牡玆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
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
朕躬孔安國注云此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湯誓其辭
若此今在兼愛篇　周語內史過曰在湯誓曰余一人有辠無
以萬夫萬夫有辠在余一人又墨子尚賢篇云湯誓曰
聿求元聖與之勠力今湯誓皆無此言而湯誥有之以
此知湯誓非全書也史記殷本紀云既黜夏命還亳作
湯誥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於
民勤力廼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皐陶久勞
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

爲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種農殖百穀三公
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一作士　昔崙尤與其大夫作亂百
姓帝乃弗予音與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
國女毋我怨此孔氏所傳十六篇之文也今湯誥之詞
與史記絕不相類以此知湯誥非古文也
朱氏彝尊曰墨翟荆宮大辟非舜之五刑也舜以命皐
陶者流也鞭也扑也贖也賊也象以典刑五者是已甫
刑曰苗民勿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斯則劓
則椓黥之謂肉刑之始矣荀卿云治古無肉刑而有象
刑斯言是也愚攷肉刑夏莫之用商亦無明徵伊訓臣

下不匡其刑墨出梅氏尚書未足深信至周官分職乃
掌之司刑則肉刑其肪于周歟
七廟之制始于晚周周公制禮以前未之有也喪服小
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鄭
注云高祖以下與始祖而五漢永始四年詔議毀廟事
丞相韋乆成等四十四人皆主小記之說蓋周公制禮
時文武尚在四廟之中穆其以下二廟當毀以其爲受
命之主而不毀殽梁王制祭法禮器並云七廟荀卿劉
歆班彪父子王肅孔晁虞喜干寶之徒咸以爲燃殽梁
王制祭法禮器皆晚周之書荀卿法後王又殽梁之徒

故主七廟劉歆撒三宗不毀之說班氏父子从而和之
王肅又从其說以駁鄭于是造僞古文者改呂氏春秋
所引商書五世之廟爲七世孔晁虞喜干寶又皆在僞
古文已出之後故亦宗七廟之說而不知其畔經而離
道也
朱氏彝尊曰武成丁未祀于周廟之後乃云越三日庚
戌律以召誥顧命書法則當云越四日矣史臣繫日一
代不應互異若此吾不能不疑于武成也
禮記中庸曰壹戎衣壹讀爲殪戎大也衣讀爲殷言周
殪滅大殷也康成注云齊人言殷聲如衣虞夏商周氏

者多矣今姓有衣者殷之胄歟高誘呂覽注云今兗州謂殷氏皆曰衣葢古衣字作𠂤从反身殷从殳𠂤聲故讀爲衣是則中庸之壹戎衣即康誥之殪戎殷也梅氏不知衣即殷字而于武成篇仍用中庸之語云壹戎衣天下大定斯爲贅矣國語引大誓曰戎商必克戎商即戎衣也朱氏彝尊曰成王之命蔡仲王若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見于春秋左氏傳而梅氏書增益其文云率乃祖文王之遺訓異哉斯言也殷庚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又曰我先后綏乃祖乃父此誥臣民之辭則然若成王命康叔則云惟乃丕顯考文王又曰乃穆考文王乃祖者

周公告成王則曰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若是其莊重也而成王命仲曰率乃祖文王乃祖者伊誰之祖與吾不能不疑于蔡仲之命也

杜氏預注左傳凡引書在二十九篇之外者曰逸書見逸周書者則云周書惟襄二十五年傳云書云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此周書常訓篇文也杜氏偶不照而云逸書于是梅氏遂采入蔡仲之命云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意自謂二十九篇之外逸書也徐幹中論云書云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逸周書漢人皆見之

顧氏炎武謂相之名不見于經而說命有爰立作相之

文外傳止云升以爲公墨子亦云傅說庸築乎傅巖武丁得之舉以爲三公無作相之事劉氏敞謂說命以前經無論字而周官有論道經邦之語閻若璩注謂論語以前經無論字而周官有論道經邦乃本攻工記或坐而論道來棟案六經論字皆讀爲倫易屯象君子以經論詩大雅於論鼓鍾王制必即天論中庸經論天下之大經是也公食大夫禮注云古文倫或作論皆梅氏之漏義也鄭氏書序立政在周官後梅氏置周官前以立政官名與周官矛盾故耳明邵氏寶謂立政周任人而未定官制此未攷古文書序而妄爲之說也

顧氏炎武曰詩云虡業惟樅傳曰業大板也所以飾栒爲縣捷業如鋸齒或曰畫之爾雅大板謂之業左氏學人舍業禮記大功廢業並謂此也縣者常防其墜故借爲敬謹之業書之兢兢業業詩之赫赫業業有震且業進德修業可大則賢人之業盛德大業禮記之敬業樂羣是也然三代詩書之文並無此義而業廣惟勤一語乃出于梅氏所上之古文尚書甘其不可信也明矣

是也凡人所執之事亦當敬謹故借爲事業之業易傳蔡邕石經論語曰書云孝于惟孝友于兄弟何晏集解引包咸注云孝于惟孝美大孝之辭華嶠漢後書劉平江革等傳序云引見御覽此殆所謂孝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爲政也自晉世君陳出始以惟孝二字屬下讀後之傳論語者改孝于爲孝乎以書云孝乎絕句陸氏釋文云孝于一本作孝乎唐石經从定爲乎葢依

君陳爲說非論語本眞也 朱氏彝尊云書正義謂古文邕曹義苟顗何晏共集論語訓注今論語雖列何晏之名沖實主之其時若孔書既得則或謂孔子章引書卽應證以君陳之句不當復用包咸之訓矣竊疑沖亦未見古文尚書也

漢書谷永傳永上疏引經云亦維先正克左右師古曰尚書君牙之辭也案君牙出于晉世永安得見之唐石經及宋本尚書皆云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無先正之字蓋俗作之鄭氏尚書文侯之命云亦維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永蓋據此篇之文師古不攷而引君牙以證之詿誤後學不可不辨 今世所傳馬融忠經一卷宋王應麟文志著於錄其書間引梅氏古文案馬季長東漢人安知晉以後書此皆不知而妄作者

辨尚書分篇之謬

伏生尚書无舜典自舜若稽古帝堯至陟方乃死皆堯典也古文尚書原書亦如此故司馬遷傳史記鄭康成王子雍注尚書皆以愼徵五典已下爲堯試舜之文孟子稱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明言堯典梅氏本於愼徵五典已下別爲舜典此其省作舜典一篇巧於藏拙也不顯與孟子相刺謬乎 經典序錄曰齊明帝建武中吳興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云於大航頭買得上之梁武時爲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旋何容合之遂不行用咎繇謨帝曰來禹女亦昌言與咎繇所陳是一時之言豈容分異故伏生今文與馬

辨尚書分篇之謬

伏生尚書无舜典自舜若稽古帝堯至陟方乃死皆堯典也古文尚書原書亦如此故司馬遷傳史記鄭康成王子雍注尚書皆以愼徵五典已下爲堯試舜之文孟子稱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明言堯典梅氏本於愼徵五典已下別爲舜典此其省作舜典一篇巧於藏拙也不顯與孟子相刺謬乎 經典序錄曰齊明帝建武中吳興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云於大航頭買得上之梁武時爲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旋何容合之遂不行用咎繇謨帝曰來禹女亦昌言與咎繇所陳是一時之言豈容分異故伏生今文與馬

辨尚書分篇之謬

伏生尚書无舜典自舜若稽古帝堯至陟方乃死皆堯典也古文尚書原書亦如此故司馬遷傳史記鄭康成王子雍注尚書皆以愼徵五典已下爲堯試舜之文孟子稱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明言堯典梅氏本於愼徵五典已下別爲舜典此其省作舜典一篇巧於藏拙也不顯與孟子相刺謬乎 經典序錄曰齊明帝建武中吳興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云於大航頭買得上之梁武時爲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旋何容合之遂不行用咎繇謨帝曰來禹女亦昌言與咎繇所陳是一時之言豈容分異故伏生今文與馬

辨尚書分篇之謬

伏生尚書无舜典自舜若稽古帝堯至陟方乃死皆堯典也古文尚書原書亦如此故司馬遷傳史記鄭康成王子雍注尚書皆以愼徵五典已下爲堯試舜之文孟子稱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明言堯典梅氏本於愼徵五典已下別爲舜典此其省作舜典一篇巧於藏拙也不顯與孟子相刺謬乎 經典序錄曰齊明帝建武中吳興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云於大航頭買得上之梁武時爲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旋何容合之遂不行用咎繇謨帝曰來禹女亦昌言與咎繇所陳是一時之言豈容分異故伏生今文與馬

可爲助我張目者因采其語附于後其博引傳記遥書別爲一卷亦間附閻說後之學者詳焉

梅氏所上之孔傳凡傳記所引書語諸儒並指爲逸書者此書皆采輯掇拾以爲證驗而其言率依於理世無劉向劉歆賈逵馬融鄭之鉅識安得不翕然信之以爲眞孔壁復出哉

鄭所注古文篇數上與馬融合又上與賈逵合又上與劉歆合歆嘗典校祕書得古文十六篇傳聞民間則有安國之再傳弟子膠東庸生者學與此同逵父徽實爲安國之六傳弟子逵受父業數爲帝言古文尚書與經

傳爾雅詁訓相應故古文遂行此皆載在史冊確然可信者也孔穎達不信漢儒授受之古文而信晚晉突出之古文且以舜典汨作九共二十四篇爲張霸之徒所僞造乃百兩篇在當時固未嘗售其欺也儒林傳云文義淺陋篇或數簡帝以中書校之非是曾謂馬融鄭康成諸大儒而信此等僞書哉大氏孔穎達纂經翼傳不爲無功而第曲狥一說莫敢他從如毛傳戴記則唯鄭義之是從至于尚書則又黜鄭而從孔是皆唐人粹章句爲義疏欲定爲一是者之弊也

張霸書見于王充論衡所引者尚有數語曰伊尹死大

雾三日此何等語而可令馬鄭諸儒見耶張霸之書甫出即敗王充淺識亦知其未可信而馬鄭諸儒識顧出王充下耶然則汨作九共二十四篇必得之於孔壁而非采左傳案書敘者之所能作也

唐貞觀中詔諸臣傑五經義訓而一時諸臣不加詳攷猥以晚晉梅氏之書爲正凡漢儒專門講授的有原委之學皆斥之曰妄少不合於梅氏之書者即以爲是不見古文夫史傳之所載如此先儒之所述如此猶以爲是不見古文將兩漢諸儒書鑿空瞽說而直至梅氏始了了耶烏呼其亦不思而已矣世之君子由予言而求之平其心易其氣而不以唐人義疏之說爲可安則古學之復也其庶幾乎

愚嘗謂僞作古文者正當據安國所傳篇數爲之補綴不當別立名目自爲矛盾然揣其意不能張空拳盲白刃與直自吐其中之所有故必張往籍以爲之主摹擬聲口以爲之役而後足以售吾之欺也不然此書出于魏晉之間去康成未遠而康成所注百篇書序明云某篇亾某篇逸彼豈無目者而乃故與之牴牾哉蓋必據安國所傳篇目一一補綴則九共九篇將何所措手耶此其避難趨易雖自出于矛盾而有所不恤也

案近代鄭曉亦疑古文泰誓謂僞泰誓無孟子諸書所引用者人遂不之信安知好事者不又取孟子諸書所引用者以竄入之以圖取信于人乎其見與余合矣

後人引前無前人引後獨此乃前人引後非後人引前閻氏云僞大誓無孟子諸書所引用是指謂西漢之大誓也案西漢之大誓博士習之孔壁所出與之符同是孔子所定之舊文也自東晉別有僞大誓三篇唐宋以來諸人反以西漢之大誓爲僞僞閻氏既知東晉之大誓是僞作何并疑西漢之大誓亦僞邪此其謬也

凡晚出之古文所謂精詣之語皆無一字無來處獨惜後人讀書少遂謂其自作此語耳

左氏春秋內傳引詩者一百五十六引逸詩者十引書者二十一引逸書者三十三外傳引詩者二十三引逸詩者一引書者四引逸書者十蓋三百篇見存故詩之逸者少古書放闕既多而書之逸自倍于前也何梅氏二十五篇出向韋杜二氏所謂逸書者皆秝秝具在其終爲逸書僅昭十四年夏書曰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一則而已夫書未經孔子所刪不知凡幾及刪成百篇未爲伏生所傳誦倘六十九篇其逸多至如此豈左氏於數百載前逆知後有二十五篇而所引不出于此耶此必不然之事也

安國古文之學一傳于都尉朝朝傳膠東庸生生傳胡常常傳徐敖敖傳王璜塗惲惲傳桑欽惲又傳賈徽徽傳子逵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康成注解古文之說大備康成雖云受之張恭祖然其書贊曰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亦好此學則其淵原于安國明矣東晉元帝時汝南梅賾奏上古文尚書其篇章之離合名目之存亡純與兩漢不合賾自以得之豫曹曹得之梁柳皇甫謐亦久柳得之而載于帝王世紀愚嘗以梅氏晚出之書自東晉迄今一千三百餘年而屹與聖經賢傳並立學官家傳人誦莫能以易焉者其故有三焉皇甫謐高名宿學左思三都經其片語競相讚述況得孔書載于世紀有不因之而重者乎是使此書首信于世者皇甫謐之過也顧雖奏上得立于學官然南北兩朝猶遞相盛衰或孔行而鄭微或鄭行而孔微或孔鄭並行至唐初貞觀始依孔爲之疏而兩漢專門之學頓以廢絕是使此書更信于世者孔穎達之過也朱子分經與序爲二以存古制一則曰安國僞書而爲之說是使此書終信于世者蔡沈之過也經此三信雖有卓識定力不拘牽世俗趣舍之大儒如臨川吳文正公之尚書敘錄實有以成朱子未成之志者而世亦莫能

崇信矣蓋可嘆也夫可嘆也夫

吳文正謂舜典汨作九共等篇爲張霸僞作不知此乃孔穎達之妄說也

孟子帝使其子九男二女趙岐注曰堯典釐降二女不見九男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敘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則可證其未嘗見古文舜典矣蓋古文舜典別自有一篇與今之尚書析堯典而爲二者不同故孟子引二十有八載放勛乃徂落爲堯典史記載愼徽五典至四罪而天下咸服于堯本紀不于舜本紀孟子時典誤完

具篇次未亂固的然可信馬遷亦親从安國問古文其言亦未爲謬也余嘗妄意舜往于田祇載見瞽瞍與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等語安知非舜典之文乎又父母使舜完廩一段文辭古崛不類孟子本文史記舜本紀亦載其事其爲舜典之文無疑然要可爲心知其意者道耳

孔壁逸禮三十九篇鄭康成注三禮曾引用之愚謂禮與尚書同一古文同爲鄭氏學同見引于經注中而在禮者雖篇目僅存單辭斷語奕代猶知寶之欲輯爲經而在尚書者雖卷篇次第確有原委甚至明指某句出某篇如載孚在亳征是三朡厥篚元黃昭我周王皆以爲是僞書蓋以禮未爲諸儒所亂而書則爲晚出之孔傳所詘厭也豈不重爲此經之不幸哉

許愼說文解字序云其偁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愼子沖上書安帝云臣父故太尉南閣祭酒愼本從賈逵受古學考之於逵作說文解字是說文解字所引書正東漢時盛行之古文而非今古文可比

古文尚書攷　卷上　三十六

古文尚書自孔氏後唯鄭康成所注者得其眞今文傳自伏生後唯蔡邕石經所勒者得其正今晚出之書不古不今非伏非孔

朱子於古文嘗竊疑之至安國傳則直斥其僞不知經與傳固同出一手也

古文尚書攷卷下

東吳　惠棟定宇　撰

舜典連叢子孔臧與侍中從弟安國書曰堯典說者以爲堯舜同道弟素常以爲雜有舜典今果如所論按此以僞伏僞欲欺天下後世謂分析者果壁中本也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御覽八十一卷引尚書中候考欽翼皇象史記曰虞舜名重華河命曰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毛甡寃詞曰舜典二十八字漢末有引用之者王延壽靈光殿賦有云粤若稽古帝漢祖宗濬哲欽明王粲七釋亦云濬哲文明允恭元塞云云案此不爲方典頌寃乃爲立證佐成其罪也協于帝濬哲文明商頌濬哲維商易文言天下文明閻若璩曰蓋倣篇首文明思三字而不覺其重複也溫恭允塞商頌溫恭朝夕元德升聞淮南鴻烈周詩王猷允塞元德升聞乃命以位陸氏釋文曰舜執元德于心而化騶若神乃命以位華協于帝此十二字是姚方興所有有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元德升聞乃命以位凡二十八字聊出之於王注無施也

古文尚書攷　卷下　一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孟子親見百篇文其述堯典曰上孔氏傳本無阮孝緒七錄亦云然方興本或此下更生合乃知梅氏分篇之謬

大禹謨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史記曰夏禹名曰文命閻若璩曰敷于四海約禹貢東漸數句而成文毛甡曰禹貢曰禹敷土此即敷四海也祇承于帝本孟子敬承繼禹之道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論語曰爲君難爲臣不易黎民敏德康誥曰丕則敏德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荀子正論曰堯舜南面而聽天下天下無隱士無遺善萬邦咸寧易萬國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莊子曰堯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閻若璩曰俞見前篇允字亦見周誥諸篇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見詩小序萬邦咸寧見易大傳稽于衆見召誥惟帝二字凡二次用一則商書子惠困窮惟帝時舉此可見蒐集之大略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呂覽引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左傳王甚神聖皇天眷命奄有四海後漢書黃瓊傳瓊上疏曰皇乾眷命詩乃眷西顧奄有九有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御覽八十一卷引尸子曰舜云從道必吉反之必凶如影如響應璩與岑文瑜書善惡之應甚于影響古本趙岐孟子章指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則不可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則凶惡出于己害及其身如影響自然也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詩用戒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戰國策引書云去邪勿疑任賢勿貳不虞閻若璩曰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襄二年晏子曰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謂之幅利是夏書義疏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文七年郤缺曰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郤至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　帝曰俞地平天成襄二十四年夏書曰地平天成也六府三事允治見昭二十年史記自序曰厥美帝功萬世永賴時乃功

功萬世帝曰格汝禹用堯命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汝
載之　古文曰帝舜三十三年命夏后總師耄期倦于勤者旄字本如此今作耄
者說文曰眊目少精也虞書耄　汝惟不怠總朕師上皐
宇从此故辭宣古文又作眊　陶邁種德德乃降莊八年夏書曰皐陶邁種德德乃降
公之語僞作古文者莊然　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
不察并竄入大禹謨中　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襄廿一年左傳引夏書曰
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將謂
由已壹也信由已壹而後功可念也　汝作士　堯典命皐
陶曰汝作士　刑期于無刑　五刑有服　刑至于無刑也棟案通典一百
六十九卷曰秦商鞅著刑名書大略曰晉文將欲明刑
于是令諸卿大夫于冀宮顛頡後至遂斬顛頡之脊人
皆愚曰顛撰之有寵也斬脊以狥而況于我乎乃無犯
禁晉國大治昔周公誅管叔放蔡叔流霍叔曰犯禁者

也天下皆曰親屬昆弟有過不違況疏遠乎故外不用
甲兵于天下內不用刀鋸于周庭而海內治故曰明刑
之猶至于無刑也云云是所謂刑期于無刑者　民協于
特法立誅必而然乃申商之學非堯舜之治也　中時乃功
中時乃功　閻若璩曰民協于中見呂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時乃功見皐陶謨臨下以簡
御衆以寬　論語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又曰寬則得衆　罰弗及嗣賞延于世
閻若璩曰二句用孟子　宥過無大刑故無小　王充論衡曰故曰刑
罪人不孥仕者世祿　宥過無大刑故無小宥過無大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襄二十六年夏書曰
故無小宥過無大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襄二十六年夏書曰
經懼失　好生之德洽于民心　閻若璩曰哀公問舜冠孔
善也　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子不對曰其政好生而惡
殺所謂好生之德洽于民心也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　荀子大略篇舜曰
帝曰來禹洚水儆予　帝曰來禹皐陶謨文孟子曰書云
洚水警予洚水者洪水也蓋洚讀
爲洪梅賾不識字訓爲下水　成允成功　左傳襄五年夏書曰成允成功　克勤于邦克

人元龜岡敢知吉　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洪範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卜筮龜協從卜不習吉禮記表記曰卜筮不相襲注襲因也金縢曰一習吉左傳哀十年趙孟曰卜不襲吉襲與習古文通禹拜稽首儀禮帝曰毋論語子敢固辭惟汝諧堯典往哉汝諧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汲郡古文曰帝舜三十三年春正月夏后受命于神宗遂復九州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辨見上卷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汲郡古文曰帝舜三十五年命夏后征有苗有苗氏來朝墨子引禹誓云禹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詩隰桑敘曰小人在位君子在野小人須于洛汭民奉辭伐罪鄭語史伯曰君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閻若璩曰左傳知瑤伐齊曰以辭伐罪三旬苗民逆命閻若璩曰本左傳文王閻崇德亂而伐之惟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之因壘而降惟德動天無遠弗屆詩致天之屆

日本易之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棟案天道虧盈而益謙漢易益爲滿僞古文益本之此帝初于羑舜耕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孟子萬章曰舜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長息曰號泣于田日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負罪引慝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孟子曰書曰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負罪引慝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趙岐曰書尚書逸篇棟案此當作舜典中史臣所記如此若益贊于禹無直斥天子父之理此僞古文之謬也至誠感神閻若璩曰誠字召誥其丕能誠于小民今作感神用孝經通於神明句禹拜昌言曰俞閻若璩曰全用皋陶謨文班師振旅入曰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于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子曰

禹執干戚舞於兩階之間而三苗服高誘曰三苗畔禹禹風以禮樂而服之韓非子曰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皇甫謐帝王世紀亦云蓋秦漢之人皆有是說但僞書既稱有苗格何時之有苗頑弗即工乎此事亦未可信

五子之歌

乃盤遊無度無逸曰文王不敢盤于遊田敢于有洛之表汲郡古文曰帝太康元年畋于洛表有窮后羿左傳襄四年夏訓有之曰有羿入居斟尋有窮后羿閻若璩曰書有古人纘引忽隔以他語亘千載莫能知而妄入古文中庚子河是也厥嬪于河是也厥嬪于河是也厥嬪于

有以酒亾其國者又齊桓公曰後世必有以味亾其國者晉文公曰後世必有以色亾其國者楚王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亾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云云有一於此足以亾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歟棘田好女者亾其國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亾哀六年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亾正義曰覈傳古文而言如此則梅賾之誕可知皇甫謐帝王世紀曰案經傳曰夏與堯舜同在河北冀州之域不在河南也故五子歌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亾言自禹至太康與唐虞不易都域也案晉書諸謐之外弟天水梁柳傳古文謐當見之故五子歌湯誥諸篇問載帝王世紀中王肅注家語亦以今失厥道當夏太康時又左傳正義曰案王肅注尚書其言多是孔傳疑肅見古文匿之而不言經典序錄曰肅注今文而舛大與古文相類或肅私見孔傳而匿之據此二說故棟常疑後出古文肅所偽也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

子孫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闕若璩曰邦之六典入則首見天官大宰小宰之職又見司會司書乃歌大禹曰有典有則豈周因于夏禮歟抑夏歌襲周禮歟周因于闕石和鈞王府則有周語單穆公曰夏書有之曰闕石和鈞王府則有韋昭曰夏書逸篇也闕石今之斛也言征賦調均則王之府藏常有也荒墜厥緒覆宗絶祀張超誚青衣賦云有一曰闕衡也荒墜厥緒覆宗絶祀夏取仍覆宗絶祀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閻若璩曰孟子象曰鬱陶思君爾此象之辭忸怩則敬事之辭今竄入五子之歌中以鬱陶忸怩并爲一人口氣不失邦孟子之文義乎梅蔶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取諸云云語平公射鴈忸怩顏厚取諸詩閻又云晉獲匪其醜無咎威克厥愛允濟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閻若璩曰先儒二語出荀子君道篇厥渠魁脇從罔治出易離上九爻詞曰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厥愛允濟出左傳昭二十三年傳

嗣征

嗣侯命掌六師鄭注書序云嗣臣名棟案以嗣爲嗣侯見汲郡古文羲和廢厥職序云羲和湎淫廢時亂日酒荒于厥邑越語曰入則酒荒嗟予有衆湯誓曰爾有

仲虺之誥

成湯放桀于南巢外傳魯語曰成湯放桀于南巢左傳襄十二年季札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曰子恐來世以台爲口實襄二十二年公孫僑曰若不恤其患惟天生民有欲民生而有欲　民墜塗炭孟子坐于塗炭應璩與從弟君苗君胄書濟蒸民于塗炭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墨子非命篇三引仲虺之告一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惡厥師一曰帝伐之惡用闕師一曰帝式是增用爽厥師喪一作爽者周語單襄公曰晉侯爽二吾是以云韋昭曰爽當爲喪字之誤也闕若璩曰墨子言桀執有命湯特非之曰喪師曰爽師此豈吉祥善事而僞作古文者易之曰式商受命用爽厥師訓喪爲明不與墨子悖乎　簡賢附勢實繁有徒昭二十八年司馬叔游曰鄭書芮良夫解曰實蕃有徒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孟子惡莠恐其亂苗也左傳孔

子曰用秕稗也小大戰戰詩戰戰兢兢惟王不邇聲色聲色仲冬去月令仲夏止以寬治民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孟子曰湯居亳與葛伯仇餉帝王世紀曰湯始居亳學者咸以亳本帝嚳之墟在禹貢豫州洛河之間今河南偃師西二十里尸鄉是也湯地七十里葛又伯耳封域有制葛伯不祀湯使亳衆爲之畊有童子餉食葛伯奪而殺之計寧陵至偃師八百里而使亳衆爲畊有童子餉食非其理也今梁有二亳南亳在穀熟北亳在蒙非偃師也故古文仲虺之誥曰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即孟子之書是也閻若璩曰孟子葛伯仇餉一語繫於亳衆往畊下此古文湯征篇文也而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曰奚獨後予孟子曰湯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后來其蘇予后后來其蘇孟子曰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一夫雲漢趙岐曰此二篇皆尚書

逸篇之文也帝王世紀曰成湯有聖德諸侯有不義者湯從而征之詠其君弔其民天下咸服則東征則西夷怨南征則北狄怨曰奚爲後我后后來其蘇也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故仲虺誥曰徯我后后來其蘇也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左傳子皮曰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之志云亂者取亂侮亡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邦惟懷德懷德左傳曰小邦懷其德大邦惟懷其罪懷罪德日新萬日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荀子堯問篇曰其德建中于民孟子曰湯執中予聞在仲虺之言也曰諸侯自爲旱師者王旱友者霸旱疑者存自爲謀而莫己若者亡呂氏春秋曰楚莊王曰諸侯之德能自爲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擇而莫如己者亡吳子曰昔楚莊王曰寡人聞之能旱其師者王能旱其友者霸好問則裕古文禮記中庸曰好問近乎知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慎始而敬終　殖有禮覆昏暴表記子曰君子慎始敬終左傳齊仲孫曰親有禮覆昏暴霸王之器也閻若璩曰孟子葛伯仇餉一語繫於亳衆往畊下此古文湯征篇文也而

若璩曰晉語公孫周曰晉文公殆有禮矣樹于有禮必有艾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降有禮之謂也

湯誥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帝王世紀曰湯自克夏至于亳閻若璩曰湯誥曰王歸自克夏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多方曰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誕告萬方誕告出逸湯誓方出逸湯誓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梅鷟曰降衷於吳閻若璩曰降衷取諸夫差曰天降之中以生又天誘其衷中庸曰天命之謂性　若有恒性韓非子說林曰孔子曰寬哉不被于利蔡哉民性有恒性也大甲言誠之始也棟謂言仁言性也明矣　夏王滅德作威左傳言誠皆見僞尚書其不可據也閻若璩曰滅德作威作威何害於爲臧哀伯曰滅德立違洪範曰維辟作威維辟作福維辟玉食誤唯君陳云無倚勢君大誓數紂之罪云作威殺戮亦作威乃不與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閻若璩曰晉語韓宣子曰上下神祇

無不徧論也哀十六年左傳叫天無辜傳士貞子曰神福仁而禍淫

天道福善禍淫國語單襄公曰天道賞善而罰淫左

降災于夏閻若璩曰徵子天毒降災荒殷邦

肆台小子

湯誓曰非台小子敢用元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

漢石經論語小子履敢用元牡昭告于皇天后帝

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

論語堯曰篇曰予小子履

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論語堯曰篇曰予小子履

敢蔽辠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

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論語堯曰篇曰予小子履

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孔安國注曰履殷湯名此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闔若璩曰安國親受古文二十五篇中有湯誥豈有注論語時不曰出逸書某篇者乎余是以知予小子履一段必非眞古文蓋斷斷也又曰墨子引湯誓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國語內史過引湯誓曰余一人有辠無以萬夫萬夫有辠在余一人墨子生孔子之後書未焚也內史過又生孔子之前書尚未刪也而所引之書同于論語者皆爲湯誓則予小子履一段其爲古湯誓之辭無疑矣古湯誓載見殷本紀蓋作誓者一時而作誥者又一時也馬遷孔氏壁中物其爲眞古文未出而所見必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

漢書律歷志引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群后咸在唐書王元感傳張柬之曰書稱成湯既殁太甲元年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祀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孔安國曰湯以元年十一月崩顧命四月壬戌生魄王不懌翌日乙丑王崩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則成王崩至康王麻冕黼裳凡十日康王始見廟明湯崩在十一月比殯訖以十二月祗見其禰顧命見廟訖諸侯出廟門俟伊訓言祗見厥祖侯甸群后咸在則崩及見廟是周因於殷也棟謂如張來之說則知梅賾之說則知梅賾顧命之文明矣百官總己以聽冢宰

論語子曰君薨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三年

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商頌烈祖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

左傳王孫滿曰昔有夏之方有德也異心臣有外利入官有姦利入國有亂政有亡徵有此四者以及太甲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飛鳥莫不比方翔在人面朗敢與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寧玉氏寃詞曰賈誼君德篇引露臺詩而曰文王之時德及鳥獸咸若

于其子孫弗率司馬相如諭巴蜀檄子弟之率弗謹皇天降災假手于我寡人

闔若璩曰左傳上天降災又造攻伐桀遂與桀戰自亳

唐石經朕載自亳趙岐曰伊訓尚書逸篇名鄭康成注書序曰鳴條南夷地名孟子引舜卒於鳴條東夷之地或云陳留平丘縣今有鳴條亭是帝王世紀曰伊訓曰造攻自鳴條朕載自亳又曰夏師敗績乃伐三朡湯誥曰王歸自克夏至于亳三朡在定陶於義不得在陳留與東夷也今安邑見有鳴條邑昆吾亭亦見有昆吾丘

自鳴條朕載自亳

孔安國曰湯以元年十一月崩顧命四月壬戌生魄王不懌翌日乙丑王崩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則成王崩至康王麻冕黼裳凡十日康王始見廟明湯崩在十一月比殯訖以十二月祗見其禰顧命見廟訖諸侯出廟門俟伊訓言祗見厥祖侯甸群后咸在則崩及見廟是周因於殷也棟謂如張來之說則知梅賾之說則知梅賾顧命之文明矣

哀哉

伊訓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趙岐注書序曰鳴條名鄭康成注書序曰鳴條南夷地名孟子引舜卒於鳴條東夷之地或云陳留平丘縣今有鳴條亭是帝王世紀曰伊訓曰造攻自鳴條朕載自亳又曰夏師敗績乃伐三朡湯誥曰王歸自克夏至于亳三朡在定陶於義不得在陳留與東夷也今安邑見有鳴條邑昆吾亭亦見有昆吾丘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

初閻若璩曰名誥有今王嗣受厥命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爲初即位告戒之辭

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閻若璩曰禮記立愛自親立敬自長始孝經愛親

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于事親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　先王肇修人紀揚雄解嘲曰上世之士人綱人紀僞孔傳云始修爲人綱紀全用解嘲之文　從諫弗咈先民時若　商頌先民有作國語曰昔曰先民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荀子臣道篇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爲上則明爲下則遜又曰敬而不順者不忠也　與人不求備閒曰與人不求備閒之也天當爲先字之誤　祇厥辟辟不辟忝厥祖禮記坊記書云厥辟辟不辟忝厥祖　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左傳襲孫子曰坐以待旦淮南修務曰湯夙興夜寐以致聰明無越厥命以自覆也　愼乃儉德左傳御孫曰儉德之共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繙衣太甲曰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度則釋　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　孟子伊尹曰予弗狎予弗順放大甲于桐左傳齊桓公孟子曰商書曰伊尹曰惟王舊行不義習與性成予不狎予不順王始即桐遵先王其訓罔以後人迷王往居憂允思厥祖之明德　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見上

大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　孟子曰太甲顧復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大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閭若咏曰周語內史興曰太宰以王命命冕服內史過曰夫晉侯非嗣也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表記大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吳書駱統傳書曰衆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衆無以辟四方　欲敗度縱敗禮左傳昭十年子皮曰欲敗度縱敗禮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　緇衣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孟子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也自作孽猶可違也　先王顧諟天之明命　禮記大學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以承上下神祇　論語疇咨于上下神祇　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商頌實惟阿衡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　鄭注云尹吉尹詣也天當爲先字之誤　祇厥辟辟不辟忝厥祖禮記坊記書云厥辟辟不辟忝厥祖　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左傳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孟子曰湯夙興夜寐以致聰明無越厥命以自覆緇衣大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　愼乃儉德左傳御孫曰儉德之共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繙衣太甲曰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度則釋　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　孟子伊尹曰予弗狎予弗順放大甲于桐左傳齊桓公孟子曰商書曰伊尹曰惟王舊行不義習與性成予不狎予不順王始即桐遵先王其訓罔以後人迷王往居憂允思厥祖之明德　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見上

大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　孟子曰太甲顧復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大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閭若咏曰周語內史興曰太宰以王命命冕服內史過曰夫晉侯非嗣也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　表記大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　吳書駱統傳書曰衆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衆無以辟四方　欲敗度縱敗禮　左傳昭十年子皮曰欲敗度縱敗禮　天作孽猶可違　自作孽不可逭　緇衣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也自作孽不可逭　孟子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

作孽不可活　既往背師保之訓左傳楚共王曰未習師保之教訓　尚賴匡救之德左傳匡救其災　先王子惠困窮民氓布德施惠以振困窮　徯我后后來無罰孟子曰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既寘人大甲中篇中耶　視遠惟明書有本出一處而偶爲引者所增易而實與義無妨者孟子齊人取燕章宋小國章兩引書后來其蘇后來其無罰是也而奈何后來其無罰復寘人大甲中篇中耶　聽德惟聰論語曰視思明聽思聰楚語伍舉曰臣聞國君聽德以爲聽致遠以爲明

大甲下

惟天無親左傳周書曰　享于克誠唐虞時未有識字至伊尹告大甲乃曰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誠字始見于此　與亂同事罔不亡西山之言也嗚呼僞書安可據哉　克配上帝周詩克配上帝韓非子曰與亡國同事者不可存也淮南說林曰與亂同道難與爲謀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梅鷟曰取諸中庸之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文王世子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閒若璩曰禮記柳世子今人伊尹曰以訓長君非也又云禮記作一有元良首也遂以此語實之郭璞曰元良未聞

咸有一德

伊尹既復政厥辟洛誥朕復子明辟將告歸戰國策曰商君告歸天難諶命靡常閻若璩曰天命不易天難諶斯又云天命靡常大雅曰天難謀常厥德常德即易恒其德即恒厥德匪常即易不恒其德也　九有以亾墨子非樂篇曰九有以亾

夏王弗克庸德中庸庸德之行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大雅皇矣上帝監觀四仰作神主大雅百神爾主矣　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綿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一德汪云吉當爲詰古文告字之誤也尹告伊尹之詰書序以爲咸有一德今亡　以有

九有之師商頌奄有九有　爰革夏正周書多士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　德罔小大德罔小大周書君奭曰召誥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　厥心臧不臧旅獒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　罔不在厥初鮮克有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孔安國注云終始如一惟聖人耳梅氏以孔傳尚書故用其語閻若璩曰荀子議兵篇眞終如始始終如始惟一德一德咸有一德孔傳尚書之盤銘曰苟日新德無常師善師善否何常師之有亦鳴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呂氏春秋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楝謂王肅主七廟可以觀政生謀可以觀怪萬以駁鄭氏故書疑僞尚書王肅僞也后非民罔使民非后后非民罔使民非眾無與守邦　其惟弗厥德匪常九有以亾

說命上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左傳請免喪其惟弗言論語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　明哲實作則左傳昭六年叔向曰聖作則　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命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俱見下呂氏春秋曰高宗乃言曰以余一人正四方余恐言之不類也茲故不言高誘曰類善茲此　恭默思道梅鷟曰商頌殷武撻彼殊俗有截其所有曷不朝貢有截其所有言其所有截然可見也曷不朝貢言皆來貢也又曰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斯得之言景山松柏丸丸然而斷而遷之方斯得之也又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聖武王烝哉言商邑翼翼然爲四方之極赫赫然其聖武王烝烝然美也又曰天命多辟無能胥以寧胥相也言天命多辟無能相以寧也又曰天命不易天難諶斯言天命不易天難諶也又曰天命靡常言天命無常也又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言殷之未喪師能配上帝儀則監于殷之峻命不易也又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言無念爾祖聿修其德也又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言長言配命自求多福也又曰殷王亶厚之命言殷王亶厚之命也又曰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言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言也又曰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言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也　子獨居思道詳見下　夢帝賚予良弼書序曰高宗夢得說以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孟子傳說舉于版築之間書序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說以歸傳巖　爰立作相殷本紀曰舉以爲相呂覽求人曰伊尹處厨之臣也傳說殷之胥靡也皆上相天子至賤也賈誼殷鳥賦云傳說胥靡兮遂相武丁隱五年亾羊傳曰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　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

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俾乂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孟子曰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趙岐曰書逸篇曰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楚語白公子張曰昔武丁能聳其德至於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不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傅說以來升以爲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天旱用女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說苑子曰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孔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汲郡古文曰成王元年命周文公總百官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揚雄劇秦美新曰奉若天命墨子尚同曰先王之書相年之道曰夫建邦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輕大夫師長否用佚也維辨使治天均又云古者建國設都乃立后王君公奉以卿士師長此非欲用說也唯辨而使助治也惟天聰明法言問明篇惟天為聰惟天為明惟臣欽若欽若天助明也

出堯典　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緇衣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胄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干戈省厥躬兌當為說謂殷高宗之臣傅說也作書以命高宗尚書篇名也管子大匡篇從列士以下有善衣裳賀之爵罔及惡德惟其賢見下有備無患本左傳無敬寵納侮左傳士彌牟曰敬寵納侮納侮其此之謂矣

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緇衣兌命曰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為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鄭注云純或為煩說乃言惟服言惟

服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昭十年左傳子皮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司馬法曰非知之難行之難

說命下

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逝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案汲郡古文云小乙六年命世子武丁居于河就學于甘盤是言居河學于甘盤既學之後復入于河也故楚語白公子張云昔武丁能聳其德至於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入于河往盤非既學之後復入于河也故楚語白公子張云昔武丁能聳其德至於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入于河往就學也自河徂亳入即位也若作和羹爾惟鹽梅商頌亦有和羹既戒既平注云詩頌殷中宗左傳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享魚肉爾交脩予罔予棄予楚語白公子張曰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叡廣也其知之不疚也猶自謂未又敢三年默以思道既得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為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諫箴諫曰必交脩余無余弃也人求多聞周書

有若伊尹格于皇天　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罔傳毅迪志詩曰於赫我祖顯于殷國二迹阿衡克光其則注曰阿衡伊尹也古文尚書曰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故曰二迹也言傳說功比伊尹而能光大其法則也　敢對揚天子之休命左傳之玉顯休命　天子

大誓上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皆本書序惟十有一年鞫異耳王曰嗟我友邦家君　牧誓曰嗟我友邦家君　越我御事洛誥曰越乃御事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莊子逢生曰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後漢書劉陶曰臣聞人非天地無以爲生天地非人無以爲靈梅氏以陶通古文故附會其說　亶聰明闇曰詩曰亶不聰中庸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有臨也元后作民父母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古文尚書攷　卷下　十六

古文尚書攷　卷下

雖如舜不免刑行雖如桀紂列從必尊此以世舉賢也此因行雖如桀紂之句故蒐入誓辭　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梅鷟曰淮南子曰竭百姓之力以奉耳目之欲志專在于宮室臺榭陂池苑囿　焚炙忠良所謂炮烙之刑　刳剔孕婦墨子尚鬼曰昔者殷王紂刳剔孕婦庶者鰥寡號咷無告帝王世紀曰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　觀政于商即今文大誓四月觀兵事也　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墨子天志曰大誓之道之曰紂越厥夷居不肎事天下天亦縱棄紂而不葆　牲粢盛既于凶盜徵子曰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不祀下增犧牲粢盛二句以便下接孟子書豈墨子所見句以便下接孟子之言刪去天亦縱棄紂而不保一句別有一篇太誓乎亦可謂舛矣　乃曰吾有民有命罔

大誓中

惟戊午書序一月戊午西土有衆咸聽朕言湯誓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　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吉人出易大傳凶人出易大傳　播弃黎老尸子曰昔商紂有臣曰王子須弃黎老之言而用姑息之謀墨子尚惟日不足　播弃黎老　昵比罪人牧誓曰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　昵比罪人　朋家作讎梅鷟曰僖九年郤芮曰亾人無黨有黨必有讎此因微子曰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牷祭祀不享殷罪既盈商紂乃斷棄其先神祇不祀下增犧牲牷祭盛二句以便下接孟子書豈墨子所見　朋家作讎　方興相爲降黜夏命書序成王既黜殷命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

行謂祭無荒謂暴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墨子非命云於去發曰爲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暴無傷詩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韋昭曰大誓伐紂之誓也故故事也　予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左傳萇弘曰同德度義大誓曰紂也論語武王曰予有亂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論語篇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孔安國注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閻若璩曰案論語周親仁人之文則引管蔡微箕以釋之而周之才不如商紂之多仁人而商釋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而商之才又不如周共相懸絕如是豈一人之手筆乎梅賾又案墨子兼愛曰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大事云云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

罪維予一人四語相連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今梅氏襲取義何也天孟子大誓曰天視天聽我民視天聽尚書篇名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自我民聽越岐曰大誓曰天視自我民見上說苑書曰百姓有罪在予一人今朕必往此是也　商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武王曰中共時武王師已次河朔群后即位何必爲此言不幾昧曰而道黑白邪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孟子大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趙岐曰大誓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大誓今之尚書篇也今之尚書大誓篇後得以充學故不與古大誓同諸儒傳記引大誓皆古大誓也勛哉夫子見收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憚憚若崩厥角孟子曰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閻若璩曰則紂事之詞今皆以爲武王口氣不愈失孟子之文義乎

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墨子非命曰於予天有顯德其行甚章　自絕于天漢書霍光傳曰光謂昌邑王曰王行自絕于天惰棄天命之脈淮南主術曰紂斷朝涉之脛而萬民叛高誘曰斷朝涉之脛卓　剖賢人之心淮南俶真訓曰同德度義大誓曰紂人之心斫才士之脛高誘曰賢人比干也　崇信姦回閻若璩曰牧誓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摘取崇信二字宣四年王孫滿曰商紂暴虐其下又有姦回昏亂之句襲三十三年閔馬父曰姦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閻若璩曰王制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日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月令曰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漢書禮樂志曰書序殷紂變弃祖宗之樂乃作淫聲用變亂正聲以悅婦人　上帝弗順祝降時喪墨子非命曰於降喪墨子非命曰於去發曰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昔執有命而行武王爲大誓去發以非昔紂之　爾其孜孜奉

大誓下

予一人恭行天罰皋陶謨曰予思日孜孜湯誓曰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牧誓曰惟恭行天之罰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牧誓古人有言南道廣曰伊欮曰四海之內善之則吾畜也不善則吾讎也　獨夫受武誅紂若誅獨夫孟子大誓曰獨夫紂此之謂也　樹德務滋除惡務本左傳曰樹德務滋除惡務去夫故大誓曰獨樹德務滋除惡務本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戰國策秦客曰詩云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爾衆士其尚殛哉果毅曰殺左傳敵爲果毅　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　周書商誓曰斯用顯我西土墨子大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於四方於西土又云昔者文王之治西土若日若月乍光於四方于西土不爲大國侮小國不爲衆庶侮鰥寡　惟我有周見上誕受多方　顧命讓受美若多方尹尒多方　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坊記大誓曰予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罪惟朕文

考無罪紂克子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鄰注曰此武王誓衆以伐紂之辭也今大誓無此章則其篇散亾

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漢書律曆志武成篇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霸公羊說曰惟十有三月既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律曆志武成篇曰若翼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周書世俘曰惟一月丙辰旁生魄若翌日丁巳王乃步自于周征伐商律曆志武成篇曰粤若來三月既生魄粤五日甲子咸劉厥紂于商郊周書世俘曰時乃俾武成篇曰粤若來三月既生魄粤五日甲子咸劉厥紂于商郊惟四月既旁生魄越翼日戊午燎于周廟禮大傳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歸格于祖禰而薦之以大牢謂之饗帝禮大傳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歸格于祖禰而薦之以大牢謂之饗帝

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禮大傳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于上帝祈于天地大告武成律曆志武成篇曰粤若來三月既生魄粤五日甲子咸劉厥紂于商郊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迭奔走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律曆志武成篇曰粤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粤翼日辛亥祀于位用騂于天位越五日乙卯武王乃以庶國祀于周廟粤翼日辛亥祀于天位粤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于周廟孔晁曰先祖有功德者言功業已成故也惟先王建邦啟土周語曰昔我先王世后稷俗言功業已成故也惟先王建邦啟土周語曰昔我先王世后稷俗本國語脫王字其勤王家衛孔晁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左傳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勤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案汲郡古文帝辛三十三年王錫命西伯得專征伐四十一年春三月西伯昌薨此僞武成所據又逸周書文傳亦謂受命九年惟暮春在鎬召太子發作文傳亦謂受專征伐之命予小子其承厥志衛人之志今改作承厥志者不宜

子昧爽而合矣牧誓曰王朝至于商郊昧爽大有象傳曰順天休命甲子昧爽牧誓時商郊易大有象傳曰順天休命甲子昧爽牧誓時

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大雅曰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矣予牧野維予侯興前徒倒戈史記曰紂師雖衆皆無敵心欲武王亟入紂師皆倒戈以戰以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血流漂杵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王充論衡曰察武成之篇牧野之一戰血流浮杵築武成亦于建武之際仲任猶及見之一戎衣天下大定禮中庸曰壹戎衣而有天下辨見上卷大公六韜曰古之聖人聚人而爲家聚家而爲國聚國而爲天下陳其政教順其民俗各樂其所人愛其上命之曰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此用呂氏春秋復殷之政之說也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

古文尚書攷　卷下

良傳曰武王入殷表商容閭式箕子門封比干墓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御覽逸周書曰武王克商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窮命閎天封比干之墓漢書張衡東京賦曰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論語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列爵惟五分土惟三鄭注王制曰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漢書地理志曰周公五十里子男五十里凡百里若璩曰疏引孟子班爵祿章非是孟子爵雖五等卑連天子在內地又四等與分土惟三不合蓋直用漢書地理志也益驗曉出書多出漢書重民五教惟食喪祭論語堯曰篇曰所重民食喪祭垂拱而天下治管子任法篇垂拱而天下治舒對策曰垂拱无爲而天下治董仲

旅獒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魯語仲尼曰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職來貢四夷咸賓爾正義曰皆服事於周也畢獻方物左傳諸侯王乃

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魯語仲尼曰肅愼氏貢楛矢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人不易物惟德其物傳曰民不易物惟德緊物狎侮君子論語曰狎大人侮聖人之言也不貴異物賤用物閻若璩曰淮南精神不貴難得之貨而器無用之物大馬非其土性不畜閻若璩曰左傳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惟所寶惟賢本大學張衡東京賦曰所貴惟賢所寶惟穀所納之無不如志則邇人安左傳遠至邇安爲山九仞功虧一簣梅賾曰爲山取譬諸論語九仞取諸孟子閻若璩曰井可言九仞山當以百仞計也且孔子爲譬語如書言則正語矣允迪厥德允迪茲謨皐陶謨允

微子之命

殷王元子左傳陽虎曰微子帝乙之元子也惟稽古今文大誓曰惟稽古古立功立事又冊董賢語崇德象賢閻若璩曰左傳文二年謂之崇德作見下寘于王家易利用寘于王閻若璩曰左傳宋樂大心曰我於周爲客改客作寘用虞寘在位之字乃祖成湯閻若璩曰乃祖成湯祖字出盤庚克齊聖廣淵左傳士齊曰齊聖廣淵皇天眷佑閻若璩曰文元子嘉見周書誕受厥命閻若璩曰撫民以寬除其邪虐以猛濟寬法曰湯以寬治民踐修厥猷閻若璩曰年踐修舊好子嘉虐而除其虐國語同乃德日篤不怠左傳王謂管仲曰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皆不忘往賢乃職無逆朕命馬衛將軍冊曰無逆朕命建爾于上公漢書董賢傳上以賢爲大司馬孔安國曰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于公以爲漢輔漢書王莽傳莽曰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于公以爲漢輔以蕃王室左傳子展曰堅事晉楚以蕃王室無替朕命秉命蟜子曰往

踐乃位毋
廢于命

蔡仲之命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左傳祝佗曰周公爲大宰汲郡
總百官咸若據曰冢宰字古文曰成王元年命冢宰周公
見周禮百工字見虞書　羣叔流言　金縢曰管叔及其
羣弟乃流言于國　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周書作雒曰降辟三
叔經而卒乃囚蔡叔于郭淩孔晁曰郭淩地名　以車七乘左傳祝佗曰管蔡啟
以車七乘徒七十人三年不齒見周禮大司寇　蔡仲克庸祗德
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左傳祝佗曰其
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
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　率德改行
古文尚書攷　卷下　三
守矣其可以蒞穆伯乎　率乃祖文王之彝訓辨見上卷　無若爾
而守其後于魯乎
考之違王命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左傳周書曰皇天
無親惟德是輔杜預曰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
逸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杜預曰慎德以始
而敬終乃不困左傳商
太叔文子曰書商云逸書攷梅賾竄入蔡仲之命
云見後子
室之命

周官

惟周王撫萬邦輦昭注周語云聘問也聘者巡侯甸
四征弗庭左傳以王命討不庭又曰同討不庭
綏厥甸服此惟言六服羣辟孔疏曰周禮九服侯甸方岳各康公從歸于宗周
宅百官序曰還歸在豐作周官　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漢書匈奴傳揚雄上書曰臣聞六經之治貴于未亂
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　見堯典　萬國咸寧見易
夏商官倍明堂位曰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倍
百文雖不同見夏商官倍于唐虞也　立太師
太傅太保茲惟三公羅喻義曰太師太傅太保非三公
也然則何官曰此太子三公也周
禮保氏序官疏引鄭小同所傳鄭志云趙商問曰案成
王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師保之名成王周官是周公攝政三公
六年時則三公自名師保起之在前何也答曰周公左
召公右兼師保初時然矣案孔氏逸書無周官趙商據
以爲說此必見緯書及書大傳梅氏即用之以入周官
也論道經邦　論道經邦乃本考工記或坐而論道來辨見上卷
燮理陰陽　漢書丙吉傳三公典調和陰陽　官不必備惟其人
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
古文尚書攷　卷下　四
閻若璩曰公孤見周禮太師太傅太保少師少傅少保
見賈子新書今案周禮孤卿于三公之下卿大夫之上
而無三孤之數賈子有三公三少之數而非三孤之稱
今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少師少傅少保爲三孤則正
用賈生保傅之語而特卽三少之少字從周
禮之孤字耳攷工記九卿注云六卿三孤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周禮乃
鄭注王制云三孤無職位公論道　立天官
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
邦國又曰六典三曰禮典以統百官司
典掾兆民周禮曰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
以佐王安擾邦國太宰曰二曰教典以擾萬
民堯典曰敬敷五教周禮司徒掌十有二教鄭注曰
庶氏五而周有十二焉據此周禮無敷五典之文周有
六典敘典爲司徒與唐虞異也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立春官宗
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又
云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　司馬掌邦政
統六師平邦國周禮曰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
邦政以佐王平邦國又云凡制軍王六

君陳

爾令德孝恭閻若璩曰周語單襄公曰驩此其孫也而令德孝恭非此其誰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古文論語曰書云孝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包咸曰孝于惟孝美大也

爲司空掌邦土周禮曰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又云佐王刑邦國詰四方周禮小宰職曰六曰冬官掌邦事居四民周初士不在四民之列始于管子之士鄉各率其屬見上以倡九牧九牧見逸周書六年五服一朝左傳昭十三年叔向曰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正義曰周官六年五服諸侯一時朝王卽此再朝而會是也此傳之文與尚書正合而不知梅氏竊左傳之文耳又六年王乃時巡周禮大行人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於方岳大明黜陟左傳曰再會而盟以顯昭明信義也再會王一巡守盟于方岳之下正義曰杜言巡守盟于方岳閻與周官符同而不知亦梅氏竊左傳及杜註而爲之耳黜陟見堯典令出惟行弗惟反向封事中語以公

滅私說文曰倉頡作書背厶者謂之公閻若璩曰文六年史駢曰以私害公學古入官議事以制左傳子產曰僑聞學而後入政叔向曰僑聞諸子產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學墻面論語正墻面而立業廣惟勤辨見上卷位不期驕祿不期侈閻若璩曰戰國策曰平原君引公子與梁肉期而梁肉至應侯曰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恭儉惟德左傳曰恭儉德之共也閻若璩曰恭儉出孟子無載爾僞太元禮次七曰出禮不畏入畏范望注云僞弗畏入畏家信爲理違出其表未有所畏故曰不畏出禮人刑刑以正衰故曰入畏僞孔傳云若乃不畏則入刑用范注也二子曰推賢讓能而安隨其後如是者寵則必榮推賢讓能荀子非十二子曰推賢讓能則入可畏之刑用劉向封事中語庶官乃和不和政罷閻若璩曰亦用

惟爾令德孝恭閻若璩曰周語單襄公曰驩此其孫也而令德孝恭非此其誰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古文論語曰書云孝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包咸曰孝于惟孝美大也爲孝乎非也命汝尹茲東郊汲郡古文曰成王十一年王命周平公治東都沈約案周平公卽君陳周公之子伯禽之弟序云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昔周公師保萬民左傳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黎稷伯舅大公股肱周室師保萬民閻若璩曰左傳所引者書所謂我聞者曷聞非聲明德惟聲左傳周書曰黎稷非聲明德惟聲閻若璩曰左傳所引者書所謂我聞者曷聞哉閻若璩曰子之奇而已惟日孜孜皋陶謨曰予思日孜孜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弗克見既見聖若不克由聖縞衣君陳云未見聖若已見聖亦不克由聖爾惟風下民惟草論語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縞衣曰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荀子亦云庶言同無則繹二字爾有嘉謀嘉猷則

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坊記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

曰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惟民生厚阁若璩曰成公十六年申叔時曰民生厚而德正

畢命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漢書律秝志曰康王十二年六月庚午朏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梅賾襲其詞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汲郡古文曰康王十二年夏六月壬申王如豐錫畢公命召誥曰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序云分居里成周郊王若曰嗚呼父師阁若璩曰父師二字見微子惟周公左右先王克勤小物故無大患韋昭曰物事也

傳曰孔父正色而立于朝予小子垂拱仰成慎子曰君逸樂而臣勞臣盡智力以善其事而君無與焉仰成而已阁若璩曰漢書薛宣傳馮翊垂拱蒙成後漢書孝章八子傳曰清河王慶曰仰恃明主垂拱受成淮南道應曰武王之佐五人許慎注謂周公名公太公畢公毛公也武王于五者不能一事也然垂拱而受成功焉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太公六韜曰旌別善惡人之資也淑慝表其門閭彰善癉惡緇衣曰有國家者章義癉惡以示民厚陳澔不知好惡改從僞書樹之風聲弗率訓典左傳文六年並建聖哲樹之風聲又云告之訓典殊厥井疆序云分居里商俗靡靡疏云韓非子稱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服美于人驕淫矜侈將由惡終阁若璩曰襄二十七年叔孫曰服美不稱必以惡終雖收放心閑之維艱王應麟曰孟子求放心之說也不剛不柔周禮大司徒六德智仁聖義忠和鄭注和不剛不柔偽孔傳云言邦國所以安危惟在和此殷土而已此采鄭註而用其義若蔡傳則又郢書而燕說矣澤潤生

民荀子臣道篇澤被生民班彪王命論流澤加于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汲郡古文曰成王二十五年王大會諸侯于東都四夷來賓論語曰被髮左衽

君牙

惟乃祖乃父見殷庚殷有成績紀于太常周禮司勛曰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大常周書嘗麥曰用大正順天思序紀于大常今作大帝乃知梅賾所據逸周書猶是善本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阁若璩曰惟予二字見康王之誥小子見顧命嗣守文武亦見顧命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文侯之命曰惟先正克左右亂四方顧命曰其能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易曰履虎尾詩云如履薄冰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阁若璩曰翼見皋陶謨及周書周語大子晉曰謂其能爲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左傳王使劉定公賜晉侯命曰纂乃祖考

無忝舊宏敷五典舜命契爲司徒乃舊宏敷五典曰敬敷五教爾身克正罔敢弗正論語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緇衣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注云雅書序作牙假借字也思其艱以圖其易梅鷟曰取諸老子圖難于其易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啟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孟子曰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啟佑我後人咸以正無斁

冏命

怵惕惟厲中夜以興祭義曰必有怵惕之心易曰夕惕若厲七發惕惕怵怵臥不得瞑聰明齊聖中庸聰明聖知詩曰人之齊聖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繆格其非心俾克紹先

烈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閻若璩曰禮記引大誓曰惟予小子無良孟子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楚語引衛武公曰朝夕以交戒我史老引武丁曰交修予無予弃也賈子曰選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前後左右皆正人也後又曰太傅臣其不及巧言令色陶謨便辟側媚便辟見論語其惟吉士吉士見詩充耳目之官耳目見皐陶謨及立政

閻若璩圖書館

孔氏古文尚書二十四篇亾而僞古文二十五篇出自孔穎達曲護二十五篇反以二十四篇爲張霸所作由是二十五篇廟聖經而竝行无疑之者至宋之吳才老朱晦翁以及元之吳艸廬明之郝京山等雖皆疑之而不得眞古文要領終於疑信參半吾鄉惠松崖先生閻尚書正義而得其閒灼然知二十四篇爲孔氏古文則二十五篇之爲僞明矣于是僞古文尚書放二卷上卷證明其僞下卷盡發其標竊之根原彼作僞之情形无能隱遁矣既而見閻百詩古文尚書疏證以爲先得我心助我張目者故棄中閒采閻說焉惟是家語孔叢與

僞古文同出一手而汲郡紀年及帝王世紀皆與僞古文陰相援助先生非不知其誕妄而猶引用其書者所以蓄其朋比之辠狀也是書出而後之讀尚書者庶不爲僞古文所惑矣爰刊行之以成先生嘉惠來學之意

乾隆五十七年正月丙戌後學宋廷弼跋

卷一

以殷仲春（傳）以正仲春之氣節○按孔叢子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即堯典此文可知唐虞並以建寅爲正而夏后氏遵之曰日中則月令所謂日夜分幽風所謂四之日也以日中爲仲春則自以立春爲孟春歲首矣周人以子爲正改時改月而獨於分至啓閉節氣之名必不能改左傳之記春正月朔日南至是也堯典舉四仲而必曰日中日永宵中日短所謂萬世之典常也歟

暮三百有六旬有六日（疏）計仲春日在奎婁而人于酉地則初昏之時井鬼在午柳星張在巳軫翼在辰是朱鳥七宿皆得見也○按中星惟取午位正南斷無三次並見之理孔傳以七星畢見爲說既不可通孔疏曲解以仲春日在奎婁初昏井鬼在午柳星張在巳翼軫在辰云云是堯典四仲昏中之星皆指巳位不在正南矣諸儒不悟歲差執周秦間之月令以求堯典宜乎不合不知堯時春分日在昴不在奎婁也夏至日在七星不在東井也秋分日在房不在角亢也冬至日在虛不在南斗也又按孔疏干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似脫正義一段堯時冬至日躔所在歷家多以意說朱何承天隋袁充皆謂日在須女十度已爲近之唐一行直謂日在虛一則星火星昴皆以仲月昏中得其解矣

卷二

羣后四朝（傳）各會朝于方岳之下凡四處故曰四朝○按如孔傳是天子有巡狩諸侯無述職也史記注引鄭康成曰巡狩之年諸侯見於方岳之下其閒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于京師也其說遠勝孔傳乃釋文引鄭云四朝四季朝京師也說又微異然亦勝孔傳矣

益拜稽首（疏）益是皐陶之子皐陶即庭堅也益在八凱之內○按皐陶即庭堅左傳可據若益則史記彼此不符但益既與皐陶並列爲八凱其非父子顯然孔疏據史記謂是皐陶之子誤矣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傳）禹垂益伯夷夔龍六人新命有職四

岳十二牧凡二十二人○按孔傳之失在解四岳爲四人故于九官中強分禹垂六人爲新命夫稷契皐陶大聖大賢不在二十二人之數可乎且十二牧中豈必盡出新命四岳則歷官爲最久矣又何以得并數之

卷三

勸之以九歌○按舜時韶樂后夔典之至其所以作樂之由則在大禹此文九歌即周官大司樂所謂九德之歌九磬之舞者也故史記曰禹乃興九招之樂致異物鳳凰來翔又曰天下皆宗禹之明度數聲樂也

卷四

濬畎澮距川（疏）惟言畎澮舉大小而略其餘也○按三代井田

之法始見於此信南山之詩曰維禹甸之孔子曰盡力於溝洫皆指是文也禹貢提挈大綱詳於決川決海而每州言厥田則疆理溝洫之制備矣此疏舉大小而略其餘略字疑是包字之訛蓋小衆畎大舉澮則一夫之遂九夫之溝十里之洫俱該括也

作會宗彝傳會五采也以五采成此畫焉宗廟彝樽亦以山龍華蟲爲飾○按作會連上文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爲句宗彝連下文藻火粉米黼黻絺繡爲句孔傳以五采成此畫焉解作會也宗廟彝樽二句解宗彝形象其言亦以山龍華蟲爲飾猶鄭言以虎蜼爲飾耳不蒙作會之文也孔疏誤解傳意遂以作會宗彝爲句不可不辨

娶於塗山辛壬癸甲傳辛日娶妻至於甲日復往治水○按史記云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啓是以歲計非以日計也理不可通呂氏春秋曰禹娶塗山氏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此卽孔傳所本也

卷五

壺口治梁及岐傳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從東循山治水而西○按孔傳於地理有極精處此條是也後儒疑雍州山不當入冀始於冀州强尋梁岐二山而并壺口亦失之不知梁山卽詩所云奕奕梁山惟禹甸之者亦卽春秋時壅河不流之梁山也岐山卽後文荆岐既旅導岍及岐之岐山其後爲太王所遷文王所治者也梁在河之西岸岐則又在其西數百里矣會攷

曰壺口梁岐一役也施功同時不可分言於二州故并言於冀也可爲此傳之確疏

恆衛既從大陸既作疏衛水出常山靈壽縣東北入滹沱○按地理志原文入滹沱之上當有東字言衛水出靈壽縣之東北其下流則東入滹沱也疏脫一字耳又按胡渭曰恆卽滱水衛卽滹沱古今異名也此說甚確言恆衛而燕趙諸水無勿該矣

浮于濟漯達于河疏漯水出東郡東武陽縣至樂安千乘縣入海○按疏引地理志當云東北至千乘入海至字上脫二字又按樂安二字亦非原文千乘縣前漢爲千乘郡治後漢和帝時始改郡名樂安也

濰淄其道疏地理志云濰水出琅邪箕屋山○按地理志琅邪郡箕縣禹貢濰水北至都昌入海過郡三行五百三十里不云出屋山也屋山二字兒許慎說文水經注謂之濰山今在莒州東北是其據也又疏引志言淄水東北至千乘博昌入海漢志原文作入沛益由濟入海也又按濰淄與上句嵎夷文不相屬傳疏應分節

導菏澤被孟豬傳菏澤在胡陵孟豬澤名在菏東北○按漢志濟陰郡下曰禹貢菏澤在定陶東卽此菏澤蓋陶邱復出之濟所灌也至山陽郡胡陵則曰禹貢浮于淮泗通于河水在南此河水卽菏澤之支流許氏說文作菏者也傳不言菏澤在定陶而言在胡陵既失所重又言孟豬在菏東北卽方位亦舛矣菏澤在北孟豬在南

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傳淮出桐柏經陪尾疏橫尾山在江夏安陸縣東北古文以爲陪尾山○按漢志誤以安陸橫尾爲陪尾疏引其文以証孔傳獨不思果在安陸是荆州山傳不得云四山相連東南在豫州界也又不得云淮出桐柏經陪尾也以陪尾爲淮所經其誤與衡山江所經正同

北過降水疏地理志云降水在信都縣按班固漢書以襄國爲信都○按漢志上黨屯留縣桑欽言絳水出西南東入海即此文降水其水流入濁漳故先儒謂濁水即絳水也漢志又於信都國信都云故章河故序沱河皆在北東入海禹貢絳水亦入海此則漢志已誤而孔疏本之

卷六

因民弗忍距于河傳距太康於河不得入國遂廢之疏云羿猶立仲康不自立也○按左傳言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虞箴之稱羿曰帝夷羿則羿既距太康即據河北舊都僭號自立矣太康雖失河北尚有河南傳仲康至后相而始見滅於浞然則羿但距河亦不能遂越河南而廢太康以立仲康也傳疏所云皆非是

卷七

仲虺之誥序至於大坰仲虺作誥○按史記作至於泰卷陶中疆作誥注徐廣曰一無陶字又按仲虺荀子作中蘬大戴作仲傀趙岐曰萊朱一曰仲虺左傳仲虺爲湯左相是伊尹爲右相並無其事抑徧何哉

卷八

盤庚序將治亳殷○史記殷本紀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裴駰注按鄭元曰治於亳之殷地商家自此改號曰殷皇甫謐曰今偃師是也按亳有三北亳南亳西亳此在偃師則西亳也漢地理志河南郡偃師尸鄉殷湯所都盤庚之遷是於舊地附近新營京邑故下篇曰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又曰用永地於新邑也

疏盤庚以後遷於河北蓋盤庚後王有從河自亳地遷於洹水之南後又遷於朝歌○按曰盤庚以後都於殷凡七君至武乙始遷河北傳子及孫至曾孫紂史記有明文然則自亳徙朝歌又疏夏本紀云太康崩其弟仲康立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

卷九

注學逸志務時敏○按學記引說命此文作敬孫務時敏鄭注敬道孫業也引數學半鄭注言學人乃益己之學半引念終始典于學鄭注典經也言學之不舍業也鄭雖不見古文其解亦自暗合

西伯既戡黎傳在上黨東北疏黎國漢之上黨郡壺關所治黎亭是也○按疏所治黎亭所治二字疑衍地理志上黨郡壺關縣注引應劭曰黎侯國也今黎亭是後漢郡國志曰壺關有黎亭故黎國劉昭注曰文王戡黎即此然則黎亭是壺關縣鄉亭之名非所治也

牧誓序虎賁三百人○按孟子言三千人疑此序誤然孔傳解戎車三百兩既云戎車百夫長所載解此句又云皆百夫長則小序自作三百人與孟子異非字畫訛也

王朝至于商郊牧野疏武成云癸亥夜陳未畢而雨○按周語伶州鳩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武成無此文也疏誤引耳

卷十一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疏箕子商人故記傳引此篇者皆云所書○按方傳文五年當蔽引尚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成六年或謂欒武子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然則春秋時多稱洪範為商書如稱大禹謨皋陶謨為虞書矣又按經文明言十有三祀即泰誓之十有三年而史記殷本紀乃云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云云則妄說也

協用五紀○協漢志引此經作叶按此篇今古文俱有今文之本後世不傳而史記宋世家全載經文漢書五行志所引五行傳即伏生大傳而夏侯始昌諸儒又增附之者也其經文有與古文殊異並記於此洪範九疇史記作鴻範九等次二曰敬用五事史記作二曰五事三曰八政至庶徵皆然惟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與古文同然亦不言次九也漢志則初一次二次三云云並同古文而敬用五事作羞進也乂用三德作艾用三德顏注曰羞進也乂畏用六極與史記同

思曰睿傳必通於微○按馬融王肅張晏並訓睿為通知睿字今古文所同也乃漢志引此經作思曰容容作聖注應劭曰容通也古文作睿似字畫異矣然字義猶同也乃志引傳曰思心者心思慮也容寬也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似伏生書作容字畫字義並與古文不合未聞先儒有論此者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音義陂音祕舊本作頗音普多反○無陂史記作無頗按經文本作無偏無頗唐元宗開元中詔改頗字為陂以頗與義音不協也唐書藝文志具載其事陸氏在唐初安知後當改陂而預為之音注乎此條益宋開寶中校定釋文所增入者

卷十二

管叔及其羣弟傳周公攝政其弟管叔及蔡叔霍叔乃放言於

○疏孔似不用孟子之說○按此孔傳之誤也下文又曰三叔
及周公大聖有次立之勢是安國實指周公爲兄罪於孟子據
史記武王同母兄弟十人長伯邑考次武王次管叔次周公次
蔡叔次曹叔次成叔次霍叔次康叔次冉季次序秩然孟子之
說不可易也

周公居東二年傳周公既告二公遂東征之疏詩東山之篇歌
此事也○按以居東爲東征則作大誥誅武庚罪三監皆在此
時破斧之詩周公東征四國是皇歌此事也王猶未察公作鴟
鴞之詩及王感風雷之變而迎公歸時則已三年矣我徂東山
之詩公所以勞歸士也然則居東即東居舊般征戰之地罪人
斯得即武庚管叔授首孔疏何乃引王肅說謂東是洛邑哉何

乃謂東征鎮撫案驗其事哉孔疏所云是仍以鄭箋解孔傳矣
大誥序三監及淮夷叛傳三監管蔡商疏惟鄭以三監爲管蔡
霍獨爲異耳○按孔傳解三監非也康成說是設三監所以監
武庚也若并數武庚尚監誰哉孔穎達於詩邶鄘衞譜暢言三
監是管蔡霍引伏生書傳及蔡仲之命以明其說又引孫毓曰
三監當有霍叔鄭義爲長惜不移以疏此序也

微子之命序命微子啓代殷後傳啓知紂必亡而奔周命爲宋
公爲湯後○按序是書成王既殺武庚始命微子啓爲上公以
奉湯祀也孔傳之說與武王克商即封宋公矣與序不合又此
傳可疑漢以景帝諱啓修作開史記宋世家稱微子開是也孔傳多後人所爲此亦一証矣

何得不避先儒疑孔傳多後人所爲此亦一証矣

卷十三

我西土惟時怙句冒罔于上帝句○按古讀至怙字爲句趙岐
注孟子引書開于上帝則知伏生今文何讀亦同也宋儒始以
惟時怙冒爲句

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句子子孫孫永保民句○按趙岐注孟
子引此篇欲至于萬年又曰子子孫孫永保民然則惟王二字
自爲一句屬上宋儒讀惟王屬下爲一句

卷十四

召誥序成王在豐欲宅洛邑傳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欲以
爲都故成王居焉○按宅洛之意始於武王史記周本紀載武
王言南望三塗北望岳鄙顧詹有河粵詹洛伊毋遠天室營周

卽孔疏並不解三監字義則知三字衍文也又傳則得還本土得字訛是今改正

卷十七

周官序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傳黜殷在周公東征時滅淮夷在成王卽政後○按滅淮夷卽在滅武庚之後此序可證而孔傳見多方次於多士諸篇於是謂成王卽政奄復叛而王滅之其實不然也

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疏漢書律歷志云成王卽位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魄卽引此顧命之文以爲成王卽位三十年而崩此劉歆說也○按孔疏說漢志尙脫七年劉歆以周公攝政七年至還政始爲成王元年故順數云後三十年其實不然也

卷十八

冏命序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傳太僕長太御中大夫○按孔傳所以訓太僕正爲太馭者以太馭是中大夫太僕是下大夫耳然此兩官各不相統以經文證之是太僕非太馭也太僕掌正王之服位治朝燕朝出入與俱建路鼓以節早晏隨飮射而相禮容故曰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也掌出入王之大命故曰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也掌路鼓之政以建路鼓故曰下民祇若萬邦咸休也太僕之下有小臣上士二人祭僕中士六人御僕下士十有二人又隸僕下士二人故曰正於王

僕侍御之臣也何必以太馭解太僕耶周本紀曰穆王卽位春秋已五十矣王道衰微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冏古冏字用誡太僕國之政作冏命復寧但云太僕不云太僕正是也經文作太正猶曰長官耳

惟呂命傳言呂侯見命爲卿○按爲卿卽前傳所云爲天官冢宰也史記注引鄭康成曰書說云周穆王以甫侯爲相此又一說

三后成功○按後漢楊賜拜廷尉自以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皐陶不與焉蓋客之也按賜說書可謂陋矣此篇重在刑官故以三后作引正是尊皐陶耳

天齊于民句 俾我句 一日非終句 惟終句 在人句 ○按今文讀至一日爲句楊賜封事引此文作天齊乎人假我一日可證也宋儒本之以非終惟終爲句在人爲句

卷十九

王若曰父義和傳義和字也疏左傳以文侯名仇○按文侯唐叔之九世孫穆侯之子也左傳曰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卽文侯也又按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文侯十年周幽王爲犬戎所殺十一年平王東遷洛邑然則此篇其作於平王元年乎

書經客難

書經客難序

秦楚三炬十三經之受其害者惟尚書爲甚今文二十九篇傳於伏生據本傳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得二十九篇教於齊魯間濟南張生歐陽生尤其門人最著者爲有所謂倪女口傳朝錯以意屬讀如衡宏云云者乎且奉天子命受尚書有廣傳齊魯之士所亡之篇縱意逸周書中之度邑解作雒解周月解時訓解諭法解官人解王會解祭公解史記解芮良夫解等篇應在數十篇之內而增多之二十五篇無之蓋習蝌蚪書者因亡書數

十篇作僞亂眞以惑後人也書序與經同出孔壁以小序參之知二書之皆僞朱子疑小序非孔子所作未得確據今以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八字決小序之非孔子作雖百喙不能辨何也外丙仲壬見於孟子及世本殷本紀亦載之竹書紀年則詳載乙亥丙子爲外丙二年丁丑戊寅己卯庚辰爲仲壬四年辛巳爲太甲元年去成湯沒凡六年會謂孔子作原而遺二王耶蓋由作僞者未見竹書紀年并未見世本孟子故與古文尚書禹征有苗年月事實同誤也伏讀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折衷羣言已無遺憾而玥仍有客難者操觚始

於數十年前於今文則有拼明補明若干條於增多之文如大禹謨秦誓微子之命蔡仲之命畢命等篇則有辨明若干條又讀竹書紀年知夏后俱於諒陰三年後卽位同於舜禹與孔子古之人皆然之言合三十三年之祖甲與十二年之太甲不同又得若干條玉於據經辨太甲之非放則尤有關君臣之大防也傳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玠於書經尤存此意云乾隆癸巳夏四月辛卯南昌謝元玠書

畏齋書經客難目錄

卷首

尚書總論

今文尚書篇次

古文尚書篇次

孔壁初出古文尚書十六篇篇次

康誥成王誥康叔篇

卷一

堯典

分命羲仲　四節

巡守

金作贖刑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陟方乃死

大禹謨

人心惟危　四句

外薄四海咸建五長

禹貢

夾石碣石入于河
九河　逆河
東滙澤爲彭蠡東爲北江　東迤北會于滙東爲中江
五百甸服　五節
乱征
卷二
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太甲　咸有一德　說命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
營于桐宮　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盤庚
于今五邦
各長于厥居
西伯戡黎
微子
泰誓
惟十有三年春　惟一月壬辰
武成
我聞在昔鯀陻洪水　一節
卷三
金縢
大誥
微子之命
康誥　酒誥　梓材
梓材
商周諸君諒陰三年考
祖甲
君奭
蔡仲之命
叀徽盧烝三毫阪尹
周官
君陳
畢命
君牙　冏命
呂刑

畏齋書經客難卷之首

尚書總論

南昌龔元玠琢山甫著

客曰、尚書有今文古文之分、今文爲伏生口授、無有議其非者、獨古文增多之二十五篇、聚訟紛紛、訖無定論、今有確據、以別其眞僞否、曰魯昭公二十六年王子朝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厥後殷於桓舉之戰、定公元年孔子適周、周無復有典籍僅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宏則知隋志稱孔子觀書周室得四代之典刪爲百篇之說誤也朱竹垞云、峒嶁碑壇山石岐陽鼓以及鐘鼎文不作科斗文、何獨尚書用之則知科斗文爲張皇其辭以欺後世者也史記述皇帝以來至太初而訖孔子世家云安國爲今文尚書眞僞不待辨而明矣、曰據此、孔子刪書百篇之事、科斗文不可信、安國卒於太初前增多之古文尚書爲姚方興及開皇間人所假托、然則尚書僅伏生口授二十八篇此外別無尚書乎、曰周之典籍自燬於王子朝後戰國諸侯復有去籍之事、故孟子於班爵祿僅聞其畧、論助徹僅取證於雨我公田之詩、尚書殘缺由來已久、伏生爲秦博士誦習皆秦火前之書著尚書大傳齊魯大儒、罕出其右、口授之時、即有遺漏、不過如魯論堯曰云云及孟子勞來匡直云云及十六篇內各書所引之文何至如增多二十五篇內之舛謬淺鄙不可嚮邇者也曰今

文尚書眞僞不待辨而明矣、曰據此、孔子刪書百篇之事、科斗文不可信、安國卒於太初前增多之古文尚書爲姚方興及開皇間人所假托、然則尚書僅伏生口授二十八篇此外別無尚書乎、曰周之典籍自燬於王子朝後戰國諸侯復有去籍之事、故孟子於班爵祿僅聞其畧、論助徹僅取證於雨我公田之詩、尚書殘缺由來已久、伏生爲秦博士誦習皆秦火前之書著尚書大傳齊魯大儒、罕出其右、口授之時、即有遺漏、不過如魯論堯曰云云及孟子勞來匡直云云及十六篇內各書所引之文何至如增多二十五篇內之舛謬淺鄙不可嚮邇者也曰今

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漢成帝紀有安國歿後其家獻古文尚書之文則知安國卒於太初前無親獻古文尚書之事也孔壁尚書初出僅十六篇今姚方興及開皇間人增多至二十五篇不特舛謬淺鄙者決其爲僞即無疵者以改竄之故亦難以取信則知科斗文并遺害於十六篇也總此四事增多之古文尚書眞僞不待辨而明矣、曰據此孔子刪書百篇之事、科斗文不可信、安國卒於太初前增多之古文尚書爲姚方興及開皇間人所假托、然則尚書僅伏生口授二十八篇此外別無尚書乎、曰周之典籍自燬於王子朝後戰國諸侯復有去籍之事、故孟子於班爵祿僅聞其畧、論助徹僅取證於雨我公田之詩、尚書殘缺由來已久、伏生爲秦博士誦習皆秦火前之書著尚書大傳齊魯大儒、罕出其右、口授之時、即有遺漏、不過如魯論堯曰云云及孟子勞來匡直云云及十六篇內各書所引之文何至如增多二十五篇內之舛謬淺鄙不可嚮邇者也曰今

文尚書。尚有可議否。曰、其所合者。應仍其舊禹貢、康誥、酒誥、梓材、三篇次序倒亂、蓋作僞者傳寫編次之訛。其篇名如堯典之類。亦有可疑。今將今文古文分開各分次序。間引古書以證之。學者隨所分細玩可也。

今文尚書篇次

虞書帝典第一○虞書之名據左傳文十八年季文子引慎徽五典云云曰虞書數舜之功在孔子未生五十七年以前則虞書爲原名蔡傳王氏樵俱失考云帝典者孔子曰吾於帝典見堯舜之聖焉又曰帝典可以觀美大學引克明峻德亦曰帝典足徵堯典本名帝典孔子及七十子時皆無堯舜之名也或引堯之事則可云堯典故孟子以二十有八載云云爲堯典今入舜典不知孟子時更無舜典之名也然則遵孔子七十子所稱帝典之舊兼以包二帝可矣故定爲虞書帝典爲第一或曰考魏高堂隆所講有曰陶謨舊說屬虞書按左傳二十七年引賦納以言云云稱爲夏書皆述已往之事故禹貢宜爲夏書之首居第二皋陶謨益稷俱虞時事皋陶謨益稷可以觀政可爲禹貢在前之證并可爲皋陶謨益稷爲夏書之證也

禹貢第二皋陶謨合益稷第三甘誓第四○禹十六歲治水二十四歲告成功自作禹貢辨見後玩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云云皆述已往之事故禹貢宜爲夏書之首居第二皋陶謨舊說屬虞書按左傳二十七年引賦納以言云云稱爲夏書史記亦入夏本紀孔子曰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益稷可以觀政可爲禹貢在前之證并可爲皋陶謨益稷爲夏書之證也故定皋陶謨益稷爲第三甘誓仍爲第四商書湯誓第五盤庚合中下篇爲第六高宗肜日第七西伯戡黎第八微子第九洪範第十○據左傳文五年引沈漸剛克高明柔克成九年引三人占從二人襄三年引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皆云商書知孔子之始欲冠以高堂隆十五字謂建皇二字雖無證文而月正元日改朔之義存焉詢子四岳以下則授政之大端也何如曰虞史紀虞之事處卽舜也何必別名舜典書作於虞時何得云稽古帝典本爲一篇何爲于中橫加十五字使愼徽五典一節與上堯試舜文氣文意隔斷也且十五字高堂生出於何書故不可信也曰重華見于離騷可特二十八字可疑卽十五字亦不可信也曰重華見于離騷可

祝鮀之言成王分殷餘民於魯衛晉有伯禽康誥唐誥三篇今逸○顧命合康王之誥第二十六費誓第二十七秦誓第二十八篇古文之可信者也

古文尚書篇次

厥書無

夏書大禹謨第一○大禹謨之名見於孔子之言據左傳莊八年引皋陶邁種德僖二十四年引地平天成文七年引戒之用休董之用威九德九功九歌三事襄五年引成允成功二十一年引取亂侮亡之文襄十四年幷及推亡固存之語○湯誥第五○周語在湯誓曰余一人有辠無以萬夫萬夫有辠在余一人此勉論語以爲湯誥凡

年二十三年兩引念茲在茲二十六年引與殺不辜寧失不經哀六年引允出茲在茲俱稱夏書周語引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邦亦稱夏書故屬之夏書爲宜但俱未出書名其果否爲大禹謨不可考○五子之歌第二○左傳成十八年引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哀六年引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有帥彼天常四字理乃備足其行改厥道乃滅而亡改乃底滅亡杜註指爲夏桀今指大康爲異又周語引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但亦未出書名五子見離騷無一人見史亦可疑○胤征第三○左傳襄十四年引逸人以

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二十一年引聖有謀明徵定保昭十七年引辰不集于房瞽奏鼓矇奏鼓商夫馳庶人走太史以爲孟夏建巳正陽之月今以爲季秋月朔豈太史以建戌爲建巳之月乎杜訓房爲舍今以爲房宿之房考仲康五年九月合朔在心北奈何顯與左傳悖又顯與歷悖乎辨更見後

商書仲虺之誥第四○左傳宣十二年引取亂侮亡之文襄十四年幷及推亡固存之語○湯誥第五○周語在湯誓曰余一人有辠無以萬夫萬夫有辠在余一人此勉論語以爲湯誥凡

太甲中第八太甲下第九○所引見大學孟子等書顧諟天之明命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與書同餘皆大同小異○咸有一德第十說命上第十一○楚語白公子張諫吳王與說命上多同或以爲竄楚語作書不可考○若藥不瞑眩二語孟子引用夢賚事亦見史記○說命中第十二○緇衣引惟口起羞四句爾無及惡德等語○說命下第十三○學記引用

周書泰誓上第十四○襄三十年昭元年及鄭語皆引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文孟子天降下民云云未出書名○泰誓中第十五○昭二十六年引紂有億兆夷人等語文亦稍異周語引

朕夢協朕卜三語論語雖有周親云云未出書名孟子引天視自我民視二語我武惟揚一節○泰誓下第十六○坊記引尹吉克紂左傳引民不易物惟德其物未出書名○武成第十七○論語所及未出書名孟子所引亦異○旅獒第十八微子之命第十九蔡仲之命第二十○定四年祝鮀引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上添率乃祖文王之彝訓八字朱竹垞譏其率畧非體○周官第二十一○與周禮大異蓋作僞者未見周禮故也○君陳第二十二○左傳僖五年引黍稷非馨二句未出書名坊記引爾有嘉謀嘉猷一節緇衣引未見聖四句出大雅師虞九

字○畢命第二十三君牙第二十四○緇衣引祁寒暑雨四句孟子所引亦未出書名○冏命第二十五以上共二十五篇并伏生口授之今文二十八篇作僞者皆以科斗之文書之朱竹垞疑之其說固然然就其文辨之亦覺碻鑿玉石之難掩先儒朱子及吳棫趙汝談陳振孫諸家皆疑之吳草廬以爲采輯補綴平緩卑弱趙汸梅鷟鄭瑗歸有光羅敦仁等則攻之不遺餘力朱子首倡有卓識者附和之誠善已但未將其舛謬淺鄙重複拖沓不成文理處一一指出○終不足以服衆人之心而闢其口今將今文古文篇次開列如右醇者還其爲醇疵者爲客難

第九泰誓三篇第十武城第十一旅獒第十二成王誥康叔之康誥第十三蔡仲之命第十四君陳第十五君牙第十六也曰微子之命周官畢命冏命四篇何以不數曰各書無引用者故不得與十六篇並也十六篇自屬可信惟作僞者欲多其篇目簡策以邀購書之重賞故或以意增其篇目於十六篇之內外或以意增其文辭於十六篇之中而不顧識者之嗤也曰何謂增篇目於十六篇之內外曰太甲說命泰誓增一爲三增三爲九增篇目於十六篇之內也微子之命四篇增篇目於十六篇之外也大禹謨益之戒舜凡八事爲太甲成王說法尙可奈何

於舜前儆舌棘與危微精一征苗苗格等及泰誓中之一切旣詞皆所謂以意增文辭於十六篇之中者也其手筆與微子之命畢命等如出一手學者細參之當自瞭然

康誥附成王誥康叔者

客曰定四年祝鮀對衛宏有伯禽康誥唐誥之文三篇皆逸今欲以所逸之康誥爲孔壁所出古文十六篇之第十三何所據而次第之曰億三十三年引康誥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昭二十年引康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此語今康誥無之益成王分殷民七族誥康叔之文應居蔡仲之命之前

故知宜在十六篇之第十三也曰前康誥愼罰之事言之綦詳今增此罪不相及之條何也曰成王新分康叔以殷民七族其所居之地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境皆從武庚畔者所謂頑民也與久沐康叔作新之化者不同其觸刑辟必多而且易罪若相及則人之得免焉者寡矣故特立此條言此新附之殷民不使父子兄弟之罹罪者株連相及也益照刑新國之例用輕典也曰恐十六篇中無此篇也曰各書所引用俱散見於十五篇中何得此兩引康誥獨逸其文也益作僞書者心粗氣浮見此康誥不暇閱全文以爲篇目重出而刪之而并未及細檢左傳兩引不在今康誥之內也又曰祀鮀之言謂成王之康誥坐此三誤遂令此康誥如泥牛入海永無消息則聖經之不幸也

南昌龔元玠琢山甫著

堯典

客曰堯典紀堯之事甚略即位之初命羲和治歷六十載以後始有禪舜時登庸若予采二咨及命鯀治水事七十載始有徵舜巡狩等事其自羲和四岳放齊外驩兜共工鯀在四凶之列敢問夫子稱堯則天及成功文章於何處見之曰觀首節言堯之德次節陳堯之治盡之矣史臣列舉其德之目首之以欽要爲能知堯者至其德之所至曰光四表格上下明俊德之效曰九

族既睦曰百姓昭明曰協和萬邦曰黎民於變時雍巍巍蕩蕩皆五帝所未逮蓋史臣但能言其然而不能言其所以然也史臣不能言而謂民能名乎此可以想則天之概矣成功文章於舜典互備之黃帝分百里之國萬區少昊顓頊帝嚳三傳未聞更有損益舜典輯五瑞五玉三帛二生一死云云則知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之爵自堯定之矣前此未聞五禮之名舜典修五禮如五器云云則知吉凶軍賓嘉之綱目儀節器數皆堯定之矣前此未聞五典五教之名舜典愼徽五典敬敷五教云云則知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等之倫自堯定之矣前此

紀官或龍或火或雲或鳥舜典百揆后稷司徒司空士工虞秩宗樂正納言各因其職以立名允釐百工庶績咸熙諸臣可顧名思義而亮天工矣惟羲和治歷立萬世之法若時登庸爲禪舜張本若予采用鯀爲舜攝政任九官張本必不可闕乃書之於典此眞史法隱見繇簡合宜之妙非史漢以下諸史所能夢見也曰六十載以前諸臣何如曰羲和六人四岳放齊二人皆名臣其餘以方命者對觀之則能用命能熙庶績可知矣因非九臣之比故無因見經也

孟子父子有親五句及勞之來之八句必皆具於虞書蓋命契之詞也或亾於柏舉之兵燹或亾於諸侯之去籍或亡於秦楚二炬似伏生亦未及見無論漢儒矣

客曰或以上文所命爲羲伯和伯此乃分命其仲叔可從否曰此確解也因仲叔而知有伯因仲叔之宅四方而知伯之在帝都如今欽天監遇四方有測候之事則選其貳以往而長常在監亦猶是也曰治歷必分宅四方何也曰此里差所自昉也南北測緯度東西測經度在地二百里當天一度六千里當天一度宮經緯皆然宅嵎夷則自嵎夷西至帝都相去若干度無不悉宅西則自西東至帝都相去若干度無不悉宅南交則自南交北至帝都相去若干度無不悉宅朔方則自朔方南至帝都相去若干度無不悉四仲中星四方與帝都同否曰此據帝都言也南北准帝都子午線無不同東西則每二百里差一度不能同矣蓋自東西至帝都相去各五千里在天當二十五度星體之大自斗而外無復有及其數者況東西相距萬里在天當一宮零二十度安得同中是即中星以歲差而異以東西里差而大異自東晉虞喜北齊向子信輩立差法後人因之而鮮有言及里差者而不知此篇已無不具此所以爲聖人之書而爲萬世治歷者所不能易也

客曰嵎夷地理今釋以爲在朝鮮西非西縣朔方非朔方郡然平曰此非可以口舌爭也以理言之帝都在中測候必道里適均四宅必皆距帝都五千里斯其地確矣曰何爲東獨主出日西獨主納日也曰陳氏櫟謂雖分方與時其實遍掌則寅賓出日者未嘗不於春分識日入之景冬夏至識日中之景也曰四仲中星以歲差而異矣何以以里差而更大異也曰堯時之鳥火虛昴月令則弧六牛壁今則井大角斗雲雨此歲差也然咸陽之弧六牛壁在平陽初昏其度必偏西今斗雲雨在平陽初昏其度必偏東咸陽則更偏東矣此里差也由此推之則虞書何承天之定歲差在金陵劉焯之定歲差在長安易其地則偏東偏西不一又何必五十年百年七十年五十年之紛紛哉也曰然則歲差不可定乎曰地中之歲差則宜前後皆以地中定之各地之歲差則宜前後各以該地定之不得彼此襍擾也以今京師定歲差七十年差一度殆其近與

巡守

客曰五載巡守、堯已十四度矣、何以獨詳舜之代巡符也、曰、堯德同天萬邦協和罔或違制舜攝政遵堯之成法而稍加嚴密故特詳之如協時月正日則晦朔分至無差不致有十二月閏之書矣同律度量衡則律不至窕則不咸撽則不容度不至六尺爲步五尺爲步量不至八斗爲斛斗爲釜八斛爲鍾衡不至二十爲鎰三十爲鎰矣堯舜自古並稱然堯之神化不可學學舜乃所以學堯此史臣畧堯詳舜微旨通二典皆此意也曰五瑞果卽周官之桓信躬穀蒲五禮果卽周官之吉凶軍賓嘉乎曰周官

凡前代所通行者例不載如井田什一之稅人倫五典之教是也此五瑞固以玉未必盡同桓信躬穀蒲之名但無文可考耳吉凶軍賓嘉之五禮亦然曰九官之名堯所定舜因之三代因革不盡同也曰夏商亦無考周則詳於周官矣百揆周爲冢宰秋宗周爲宗伯士則周爲司馬司寇惟司徒司空仍虞之舊后稷虞周則統於司徒工則統於冢宰司空樂則統於宗伯納言則統於宗伯司馬周官之異於唐虞者如此以此知五瑞之不盡同桓信躬穀蒲之名五禮之不盡同吉凶軍賓嘉之名也

金作贖刑

客曰金作贖刑宋儒以爲鞭朴之刑信乎曰五刑皆有贖惟學校之刑無贖宋儒誤也曰教刑何以無贖也曰虞制無可考今且據周禮載記諸書明之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塾學教一閭二十五家八歲之幼童至年十五升其敬敏任恤者於黨庠王制所謂秀士也塾學有贖刑則警書計幼儀簡諒學樂誦詩舞勺舞象諸小學之業不成矣升黨庠之秀士既有敬敏任恤之行則不至入於刑又何事於贖也卿大夫士之元子十三入小學二十入大學餘子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其中多成童而未冠者不能如已成材之俊選故有夏楚之刑如一一准贖則皆爲不才之子矣蔡不遵二孔傳義而以後世發學戒飭之例詁此經故大誤不知古之學校實無贖刑也曰五刑何以皆有贖曰無贖刑雖堯舜不能爲理古書中凡刑罰並言者罰卽贖也故律有納贖之條如過失殺傷人之類必據殺人者死傷人抵罪問擬豈惟理之允當者耶曰蔡以當刑而贖則失之輕疑赦而贖則失之重且富者幸免貧者受刑非所以爲平也此言人皆以爲允何如曰非也刑故無小有過無大經已明言之其情輕寧贖亦以五刑分輕重安

得有失哉且蔡以五刑之輕者入於流宥呂刑墨罰百鍰爲銅三十七斤半計贖白金不多如流之千里之外離父母別墳墓則苦矣仁人豈爲之哉古人自卿大夫士而外庶民受田若干畝謂之齊民無甚貧甚富之差且納金俱不多貧民亦可設法措辦不得謂富者幸免貧者獨受刑也餘更詳呂刑茲不深辨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洛曰格文祖告即位孔氏以爲喪畢之明年是已蘇氏引春秋國君遭喪之明年即位改元不知孔氏何所據孔氏果何所據也曰吾於此竊歎劉歆當竹書紀年未出之前憑臆造三統歷爲罪之魁王邵當紀年既出之後粗心妄駁其罪更浮於歆也孔子答子張高宗三年不言之問曰古之人皆然邵何以不思古之人爲何時人而誣紀年未有之事指爲僞謬乎今細思之則知古之人爲夏桀以前之人君夏十七君惟桀不遵古制其前天子諸侯無不遵古制者湯不待言矣外丙二年正在冢宰攝政之年固未及喪畢而崩故遂以二年歸之外丙恐類此者多故遂以遭喪之明年即位改元高宗亦然六七賢聖之君亦必然因高宗三年之外猶不言又因傅說入夢故特詳之也三年不言之禮疑起于黃帝故堯舜遵之春秋諸侯同天子遵商以後之制故與夏以前之人君異事詳于竹書紀年因邵言爲後人所疑故孔子答子張之言人亦不能詳此王邵所以罪浮于歆也曰孔氏見紀年乎曰孔氏亦未及見蓋因文在三載四海遏密八音之後而爲是言耳

陛方乃死

客曰、陛方之義云何曰、陛有升行二義、黜陛之陛、升也、陛返陛禹迹之陛行也此、陛與陛返陛禹迹之陛同方則周官方二百里、方四百里之方也國外百里爲郊、郊內六鄉四甸方二百里、郊外六遂四甸方四百里陛方乃死者言舜於春秋省耕斂陛方四百里之遂而死所謂勤衆事而野死也遂爲野故曰野死其地卽鳴條也曰舜攝位代堯巡狩禹總師獨不代舜巡狩而令百有十歲之天子僕僕道途乎蒼梧今梧州五長所管之地在衡嶽南二千餘里吉行日五十里舜遑巡至此往返多百餘日安能及八月之期至華嶽檀弓、史記、訛以傳訛學者奈何不詳考而爲其所惑乎余有舜陵辨前辨葬蒼梧之誤海州亦有蒼梧山去鳴條亦遠然尙似可通

大禹謨

客曰、此篇爲古文尙書之始、九功九歌、念茲在茲等、見左傳、號泣于旻天、祇載見瞽瞍等、見孟子似爲完書無可疑曰古文尙書多取見他書者竄入以示其書之不僞爲此謨之九功九歌云云是也又蔡傳以爲夏史所作林氏以爲虞史所作夏史紀堯舜可曰稽古紀禹似不得言稽古虞史更無於後一代人稱稽古之理又人心道心精一等字見荀子三說皆以此書爲僞託今姑不必深論而于獨疑危微精一之論不見於四子之書也且怪征苗苗格之不近人情也詩書中徵言孔孟及大學中

庸無不引之況此十六字發千古所未發尤當屢屢稱以示人何以竟不一見耶以此知四語爲舜命禹之言不可信不特增論語堯命舜所無也三苗之見於經者竄三苗於三危苗先君也三苗丕敘苗嗣君也苗頑弗卽工丕敘後猶未大服也三者皆堯時也竹書稱舜三十五年帝命夏后征有苗有苗氏來朝此正分北三苗之時故其文言於庶績咸熙之後言弗卽工者已可分北矣安得三十三載禹總師有征苗苗民逆命事耶且殷人作誓而民始叛舜時何以有誓苗民自古未聞有以君子稱者今曰君子在野此何等君子耶禹告舜曰萬邦黎獻共爲

帝臣惟帝時舉苗果有君子何不北往中國就舜之舉舜之時鳳凰來儀百獸率舞苗之君子會鳳歌不若也又自有三苗以來中國視爲小醜不以爲勁敵禹此時年七十九以聖人而爲老將親帥六師而反不能服小醜耶帝乃誕敷文德豈前此不敷文德抑敷文德不誕耶舞干羽於兩階干羽豈即文德耶七旬有苗格尤奇聖人爲老將征小醜不服兩階干羽反能令旬侯極要四服二千里外負固之苗來格六十四佾坐勝於七萬五千兵有是理耶左傳文王閻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僞書分明從此脫出而釋經者以此眞強辨矣他書無一稱道經者即荀子他篇亦無再稱道經者豈他書及荀子他篇皆不尊稱尚書而此篇獨尊稱乎西河非不淹洽獨以夫子爲爲衛君吾嘗目之爲邪辭此道書之解吾直目之爲遁辭矣蓋道經之名創自燧人當時尚有其書故荀子得引之後火於秦楚故勦襲必於荀子也曰惟精惟一尤執厥中亦荀子之言乎曰解蔽篇原有精一之文如蒼頡一於書后稷一於稼后夔一於樂羿精於射造父精於御故曰自古及今未有兩而能精者也今則非荀子之本解矣尤執厥中者于嘗於論語并天之歷數在爾躬兼釋之歷數二字藏曰月金木水火土七字在人之躬則爲仁義信五常之德尤執厥中欲

爲形容有虞之德數千載下猶可想其氣象似但浮慕其文而不考其情理之實也然則服苗始末學者取決於今文尚書三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尤執厥中

客曰朱子不信古文尚書而人心惟危四句則見於中庸序以爲堯舜禹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之語遂以爲道統之傳其見於荀子者蓋荀子用大禹謨之言也安得以古文尚書爲襲荀子乎曰荀子全書具在其引詩則稱詩曰引書則稱書曰富國篇則引康誥曰議兵篇則引泰誓曰此解蔽篇既屬引書何以不稱書曰大禹謨曰而稱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乎且何以易二惟爲二之乎曰毛西河以爲此正古尚書經之尊稱也曰此眞強辨矣他書無一稱道經者即荀子他篇亦無再稱道經

其允執在躬仁義禮知信之中無過無不及而后可以安四海也其字之根在歷數二字中今易其作厥厥中之中何所指耶謂人心道心之中則說不去舍人心道心言中則又落空會聖人之經而若是乎僞尙書欲鍊成經句故雖文意不貫不顧也曰荀子時既有道經孔孟何以不言及曰道與人偶未協也如曰人心之危天心之微則協矣且昔人固有謂道經不可信者孔孟安得及之

客曰四海惟東海南海毗連中國北海西海去中國甚遠禹安能爲之建五長乎曰據孟子之言北海則天津永平之海耳西則如弱水所入之海在西域禹迹所至故能爲之建長所謂西戎卽敘是也今西洋人由西海繞南海泊香山而至中國且能測南極諸星其所自繪圖章章可考也南海東海則五長尤可指數南則緬甸安南瓊州廣州惠州東則閩之福寧浙之舟山乍浦江南之蘇松江北之通泰山東之登萊皆必五長之所駐古今形勢應不大異也曰蔡傳謂洞庭彭蠡之間禹未必親至覓能至五嶺以南乎曰其說誤辨見禹貢諸條

客曰禹貢果史所作歟曰禹所自作也其說有三史臣記事記言未有代所記之人稱台稱朕者今祇台德先不距朕行云云台朕必禹自稱一也史臣記事首必敘受命所自始末敘復命必繫以天子褒予之詞今以禹敷土直起錫元圭告厥成功直結無一鋪張揚厲之語二也先九州爲經次導山道川爲緯次九州攸同六府孔修二節小結次錫土姓二節起五服僅千一百九十四字簡嚴該括元氣包裹爲千古第一記體之祖非史官所及三也考禹十六歲治水八年二十四歲告成功此蓋作於告成功時德也功也言也亦所謂無問然者也

客曰碣石入於河海也今考地理今釋引鞏埕志以山東濟南府海豐縣馬谷山爲古碣石劉文簡亦以馬谷山在古九河之下合於禹貢入河入海之文其說前與蘇秦說燕南有碣石之說合後與杜子美碣石小秋毫遥瞻碣石鴻寒蕪際碣石之說合實可破千古不決之疑但所謂入河入海云者猶沿習舊說未能確合當日形勢耳曰入河入海之義云何曰禹河至大伾瀉爲二渠一爲九河正支一分流於東北至高唐州會濕以入海碣石正當濕口之北所謂夾右入河云者經碣石之左南向西轉出濕而入河之正身也若如舊說碣石既無其處且舍支河之細流而溯全河之口以入逆河之險稍譖潤運者不若此而謂禹爲之乎曰經何以不言濕曰碣石之南入海者舍濕別無他水又濕會河之支流則言入於河而不復言入於濕也固其宜矣曰杜詩之碣石何以見其爲馬谷山也曰杜詩與徐關齊州單父臺並用故知碣石爲馬谷山不在平州并非淪於海也

夾右碣石入於河

客曰碣石淪於海信乎曰秦始皇及二世俱遊碣石何爲淪於海也今考地理今釋引鞏埕志以山東濟南府海豐縣馬谷山爲古碣石劉文簡亦以馬谷山在古九河之下合於禹貢入河入海之文其說前與蘇秦說燕南有碣石之說合後與杜子美碣石小秋毫遥瞻碣石鴻寒蕪際碣石之說合實可破千古不決之疑但所謂入河入海云者猶沿習舊說未能確合當日形勢耳曰入河入海之義云何曰禹河至大伾瀉爲二渠一爲九河正支一分流於東北至高唐州會濕以入海碣石正當濕口之北所謂夾右入河云者經碣石之左南向西轉出濕而入河之正身也若如舊說碣石既無其處且舍支河之細流而溯全河之口以入逆河之險稍譖潤運者不若此而謂禹爲之乎曰經何以不言濕曰碣石之南入海者舍濕別無他水又濕會河之支流則言入於河而不復言入於濕也固其宜矣曰杜詩之碣石何以見其爲馬谷山也曰杜詩與徐關齊州單父臺並用故知碣石爲馬谷山不在平州并非淪於海也

九河　逆河

客曰九河故道漢王橫言昔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水所漸鄰道元祖此說蔡傳悉因之如何曰五百餘里淪於海其變大矣夏商以後不比上古荒遠難稽何以經史無明文且以今雲梯關言之自宋神宗熙寧丁巳至我

朝康熙丁巳僅六百年淤沙長至二百餘里古之河亦今之河也何以海口不淤而反崩乎王橫鑿空以欺新莽不足爲怪釋經者奈何據以爲實曰鄭康成春秋緯贊乾圖及呂氏春秋謂

齊桓公塞其八以廣田居如何曰春秋經及左氏內外傳凡列國興廢沿革無不備書今不見於經與傳而見於緯不言於孔與左而言於呂又可以爲信乎且蘇秦說燕曰南有碣石之饒固以碣石爲燕山九河在碣石北非齊之所得專塞也曰然則九河今在何處曰

聖祖仁皇帝論九河故道及地理今釋已詳言之今不贅也曰逆河在何處曰逆河者近海之河委也長不過數十里因其底不深而海水逆潮最先受之故名之曰逆河卽今天津海口是也

東滙澤爲彭蠡東爲北江　東迤北會于滙東爲中江

客曰東滙北會蔡傳初意欲以巢湖當之近日安溪李氏亦以巢湖爲彭蠡果有近似者乎曰巢湖雖源淺然春月已成湖未嘗待江水之滙且東去江百餘里於東滙北會之文尤未能合也曰鄱陽非有仰於江漢之滙果如朱蔡之言乎曰鄱陽雖會數千里之水然冬春初夏之時湖面甚狹惟夏秋之交秦蜀雪消水發江漢至湖口經過之地北高南下斜灌入湖而湖水加漲成巨浸近湖土著者目爲夏水每以爲憂固非異地之人所能徧悉也又所謂東滙云者以自漢口而東七百里言之且滙

湖自西北入而湖形自東而西有東西鄱陽之稱則又未嘗不與經符也北會之解云何曰北字絕句傅氏寅云記其東行斜迤而北者著其與漢既合之形勢也繼曰會于滙者著其同爲彭蠡澤也此說得之矣北江中江之說云何曰鄧氏寶之說得之

五百里甸服　五節

客曰、吾子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之爵、定於堯今五服有侯男而無公伯子何也曰、緜爲崇伯禹稱伯禹此、伯爵也有侯伯男則知有公與子矣曰黃帝時萬國國皆百里無大小之異、今差爲五等爵有尊卑、則地有大小安能如萬國之數乎曰據虞書三稱萬邦及左傳執玉帛者萬國則自黃帝至禹皆萬國也堯差爵爲五等地、蓋三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是也百里減爲七十里餘五十一个十里減爲五十里餘七十五个十里巡狩時以所餘益有功德者則萬國之數無損而功德之隆者地

以漸益爵爲公爲侯爲伯無功德者地以漸損爵爲子爲男慶賞黜陟皆所自爲此萬邦所由協和變黃帝之制而非黃帝所能及也曰甸服有米粟、四服何以無曰四服米粟各貢於其國所困不能助天子救日輕則免官重則置于法足矣何至勤六師乎曰義和果羿之黨否曰先儒多以義和爲羿之黨然蘇氏又以爲貳於羿忠於夏要之此書既不可信則無稽之言皆置之不論可也曰吾子以此篇爲初出古文十六篇之第三何以云不可信也曰原是第三因闕簡多增補不近情理日食據左傳既非季秋胤征所征何人主名亦不可考闕之可也

胤征

客曰、古文胤征似無可議、曰子意云何曰辰弗集于房爲夏之季秋此明天文者所共知豈容誣乎曰據左傳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周六月夏四月也太史請季平子用幣曰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杜注房爲舍林注此月朔爲建巳正陽之月朔若果有季秋月朔之文太史豈以建戌之月爲建巳之月而曰當夏四月謂之孟夏乎且唐志謂日食在仲康卽位之五年善歷者推仲康時九月朔乎且太史引書詞四語十四字並無一字及于羲和羲和既爲歷象之官則日食未有不先時奏聞者不然則瞽無目嗇夫庶人皆不明天文何能奏鼓而馳且走乎卽云至期爲酒所困不能助天子救日輕則免官重則置于法足矣何至勤六師乎曰羲和果羿之黨否曰先儒多以羲和爲羿之黨然蘇氏又以爲貳於羿忠於夏要之此書既不可信則無稽之言皆置之不論可也曰吾子以此篇爲初出古文十六篇之第三何以云不可信也曰原是第三因闕簡多增補不近情理日食據左傳既非季秋胤征所征何人主名亦不可考闕之可也

南昌龔元玠琢山甫著

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太甲　咸有一德　說命

客曰仲虺之誥至說命凡六篇何如曰各有小疵仲虺之誥爲十六篇之第四聰明下着時乂二字句未協湯誥第五凡我造邦一節不宜勤襲周語伊訓第六篇于于我有命句未協肇修人紀節稱湯凡七事湯固克忠然亦何必說到此末用以至于三字將先王許多好處俱爲有萬邦起見與非富天下心事直是天淵太甲三篇第七上篇密邇先王其訓句未協中篇後來無罰下王懋乃德上疑有闕文咸有一德第八說命三篇第九六篇中有小疵處皆係闕簡以意補之者也各篇多格言最宜深玩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

客曰蔡傳以十二月爲建丑之月然乎曰據漢志引三統歷十二月乙丑乃朔日冬至則子月也蔡氏未見漢律歷志故有此誤曰蔡謂三代改正朔不改月數歷引經史以明之何如曰秦滅古制不宜稱引所引四月惟夏之詩似矣然吳草廬曾有論見春秋春王正月條蔡氏未及見也乃若春秋經傳足以證明改月者數十事昭十七年梓慎之言曰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則尤三代改月之切證左氏非僻書蔡氏亦未之見也曰然則十二月非商之正月與曰既建子何爲正月次月建丑爲正月與梓慎之言合學者據漢志左傳以爲本文之確解可耳餘更見惟十有三年春條

營於桐宮　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客曰據營於桐宮王徂桐宮居憂云云經文並無放字何以云伊尹放太甲也曰此後世讀書者之罪過貽害後世不小也舜封象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之有似於放故以封爲放此則太甲居仲王之憂正三年不言之時伊尹不過移其諒陰之地近湯陵使之時思乃祖日新之德創業之艱又隨事納誨以敬沃之不令近習在側以蠱惑之所謂克終允德也天下有屢變之地可目之爲待罪之地乎有宰相朝夕周旋之君可目之爲待罪之地乎甚矣無識讀書者之貽害無窮也曰孟子何以亦謂之放曰孟子胥閭戰國好事者之言而未及致思也予於伊尹放太甲辨言之詳矣

盤庚

客曰據經遷殷之前已五遷囂也相也耿也庇也卷也連亳數之而六遷殷之後武乙復遷朝歌又遷于淇前後共九遷以邦幾千里計之四面各五百里亳今偃師也囂今河陰相今彰德耿今河津庇今　奄今　殷今　朝歌今衛輝淇今淇縣以九處計之纔稍近相惭遠耿庇殷淇爲尤遠均不得在千里內敢問畿外諸侯之國天子安得奪其地而遷之曰嘗細推之自黃帝至禹天下共計萬國至湯時僅三千國并七千於三千之內則國大矣國大則各國隨其大小皆有天子之地在其內如周五百里天子所食者半四百里三百里所食者三之一二百里一百里所食者四之一之類是也商之六七遷即皆於各國天子之地擇可建都者嘗之安在奪諸侯之地而遷之也乎曰蘇氏謂先王動民而民不懼勞民而民不怨以盤庚爲德之衰何如曰盤庚沖年即位元年即遷施德未久民自不能遽信且自仲丁遷囂後越二十四年遷相又十年遷耿又九年遷邢民習於遷故無浮言今自祖乙甲辰遷邢至盤庚元年庚子一百一十八年五易世不聞何圮遷都之事安土重遷人之常情安能免於浮言也曰三代之時民田皆受之君則隨所至皆有田可

受民何爲安土重遷也曰土著之民祖宗邱墓所在安忍遠舍然宜遷者固遷不必遷者亦可聽從其便蓋新遷之地爲天子之地其故都亦仍入於各國爲天子之地其民與田不必盡易惟采地之王子弟公卿大夫及公邑私邑之有司則必隨之遷耳故都入各國爲天子之地亦自有邑長天子使王官監之計亦與周同也此所勸之遷者蓋慮遷之民故勸諭其速遷且諭其長促之遷也餘更詳各長于厥居條。

客曰五邦之訓漢孔氏連遷殷是五邦之數蔡傳則據史記祖乙遷耿又遷邢以足五邦之數遷邢僅見史記未見他書果可信否曰漢人未見竹書紀年宋人不信竹書紀年故註釋紛紛雜出而不得其實今據紀年訂之十世仲丁元年自亳遷囂十一世外壬居囂十二世河亶甲元年自囂遷相十三世祖乙自相遷耿二年圮于耿自耿遷庇八年城庇十四世祖辛十五世沃甲十六世祖丁十七世南庚元年二年俱居庇都庇四十八年三年遷奄以此計之囂相耿庇奄所謂五邦也又自十八世陽甲十九世盤庚元年至十三年俱居奄十四年自奄遷北蒙曰殷二年俱居殷三年自殷遷河北都殷一百四十五年十二十八世太丁元年自沫復遷殷二十九世帝乙三十世帝辛元年至十二年俱居殷都殷又三十七年遷於淇殷河北沫淇又四遷也

各長于厥居

客曰、蔡傳云爾臣各謀長遠其居、黃氏度更之曰爾公卿大夫各有封邑而爲之長義孰勝曰蔡傳本可通而黃說爲勝益上文有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之文中篇有汝不謀長及永敬大恤永建乃家之文下篇有用永地于新邑永肩一心之文反覆開導莫非永長之意此處何必又與前後相覆也益長卽下篇之所稱邦伯師長者也邦伯王子弟公卿有采邑者也師長大夫有采邑者也伯亦長也厥居都邑之居也都邑之長民之視效在焉莫不有督率斯民之責惟不肯勉出乃力斯不能勸諭開導其民使之踴躍從遷也且舊都邑固長于厥居新遷建都邑亦長于厥居則今日勉力勸遷惟長之責來日之永建乃家使民宅爾宅田爾田亦惟長之責也下篇之懋簡相爾念敬我眾則又以責之長者自責視奉畜爾眾用懷爾然而又進焉此盤庚之所以得民而商道復興也與

西伯戡黎

客曰、西伯文王與武王與、曰據紀年紂四十四年壬午西伯發戡黎則武王爲西伯之三年也當以指武王爲正解

微子

客曰、集傳以父師爲箕子少師爲比干朱竹垞以父師爲太師疵少師爲少師強其說可信否曰朱竹垞以殷人尙質若果父師爲箕子則宜直呼微子不應曰王子且史記殷周本紀俱有太師死少師強二人前漢書古今人表亦載二人姓名其言可信也

泰誓

客曰泰誓三篇數紂之罪迫而儆吳氏疑其非盡當時之本文蔡氏亦以爲非盡出一人之口今可一一指其疵否曰大會孟津一誓足矣乃未渡河既誓戊午渡河又誓丁未又誓王帥不憚煩三軍安得不倦聽也後又有牧誓上篇既曰弗敬上天弗事上帝神祇中篇又曰謂祭無益下篇又曰自絕於天郊社不修既曰遺厥先宗廟弗祀又曰宗廟不享既曰焚炙忠良又曰剝喪元良賊虐諫輔又曰放黜師保囚奴正士既曰降災下民沉湎冒色敢行暴虐又曰淫酗肆虐謂暴無傷又曰結怨于民作威殺戮毒痛四海既曰昵比罪人又曰崇信奸回既曰吾有民有命又曰謂已有天命既曰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又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重複拖沓會聖人之言而若是乎至于謂己有天命四語夾雜不倫大巡六師與牧誓司徒司馬司空諸侯三卿之制皆則尤其謬之謬也曰然則三篇俱不可信乎曰上中二篇諸儒以比較論語左傳國語孟荀禮記諸書皆合或云僞書窃經傳中泰誓之文据會萃成篇以示其言之有徵或云本一篇之文分散於三篇也曰張霸之僞書何如曰更不堪然曰魚入舟頭懸太白等語見汲冢周書及趙策及呂氏春秋雖戰國好事者之妄言要非無所本也

惟十有三年春　惟一月壬辰

客曰、漢孔氏以春爲建寅、蔡傳以爲建寅、蔡所見果勝孔與、曰、孔氏傳雖不可信、然建子之說於周語有確據也、周語伶州鳩對景王曰武王伐殷、日在析木之津、建寅之月日在亥、今尚在寅斗安得指寅也、漢律歷志殷師初發以殷十一月亥月戊子日在箕七度、鄭析木之津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明日壬辰辰星始見癸巳武王始發戊午渡孟津明月己未冬至此建子之章章可據者然則孔傳未可妄駁、學者無爲蔡傳所誤可也、改月之說見伊訓不重及

武成

客曰、朱竹垞據召誥顧命書日之法、越三日者、中止間一日、越五日者中止間五日、此篇丁未至庚戌、書法宜云越四日、今云越三日、史例不宜互異、因疑此篇之不可信、何如曰不特此也、中庸稱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可知追王爲成王時事、今此篇稱太王王季不太蚤乎、且其勤王家亦復成何文理

我聞在昔鯀陻洪水　一節

客曰、陻洪水何以汩陳五行也、曰水逆行則土不能制、化爲泥沙、不能生金、生萬物、水泛木浮木不能生火、火衰不能生土、亦不能尅金、水旺金休不能尅木、五行皆亂、故曰汩陳也、曰鯀治水、僅九載、時正堯之七十載、百姓昭明、黎民於變時雍、何以云奸倫攸斁也、曰五行汩陳則奸倫有攸斁之理、卽以事言之、鯀伯爵爲唐大臣、今以無功見殛、君不能庇其臣、妻不能事其夫、子不能養其父、昆弟朋友不能效其恭順、鯀一家之奸倫斁矣、加又有共工驩兜三苗同惡相濟煽惑愚民

奸倫斁不獨一家矣、禹嗣興天錫洪範九疇則奸倫有攸敘之理、又以事言之、禹能修鯀之功、幹蠱而考無咎、鯀可以郊祀矣、加又有契爲司徒敬敷五教不親者親不遜者遜則奸倫敘、偏天下矣、以此知箕子之非徒言也、本節之旨尋懷疑數十年至今日乃得之

金縢

客曰我之弗辟及東居二年罪人斯得朱子前則遵孔傳以辟爲法後則主鄭氏以辟爲避而陳氏大猷陳氏櫟亦皆主孔傳及朱子前說何歟曰朱子晚年與蔡氏帖弗辟之解主鄭氏曲盡事情蔡傳遵之聖人之心白而經義亦明二陳之說則不近情理而亦不明史法者也蓋其引蔡仲之命羣叔流言下即接乃致辟云云此乃史家敘事省筆與武王既喪即接管叔云云同一省筆法省六月葬事今乃以致辟之辟詁此辟字誤矣況當時庶邦諸侯以三監爲王至親不欲王師致討故成王大誥天下徵兵庶邦所謂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肆朕誕以爾東征是也而謂周公一聞流言不稟命成王即興兵東征致辟有是理乎予于鴟鴞東山二詩辨之已詳此不多及曰自周公納册金縢匱中至三監叛凡六年因卜啟匱數矣何以前此不見周公書也曰周禮占人凡卜筮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周公欲代武王死占中疾瘳不復計於歲終書久藏匱此時因風雷之變啟匱見書書之忽顯與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一也夫周公前此方欲代武王之死今日安得反不利於孺子乎此成王之所以執書而泣泣而親迎也

大誥

客曰篇中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何謂也曰當時三監及武庚叛在淮夷徐戎皆叛勢甚危急京師人人震恐故曰艱大民不靜也王宮者三監皆王之親也邦君室者三監皆邦君禍所自起也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者蓋謂誅武庚不足惜誅三叔恐傷文考心意殆欲王遜使諭降以全骨肉也王必欲東征者知三監武庚必不悔罪歸命勢不可已也曰朱子謂周公作書必當聳動天下今不過說周家創業辛苦後人不可不有以成就之又專歸在卜上意思緩而不切殊不可曉何如曰朱子未深思故也今試擬作一篇以爲聳動從何處著筆耐之虞周之仁已盡於泰誓牧誓武成五篇武庚隱忍就封乘王少國疑起事復仇無罪可數無言可執三監又屬至親除此四事直是難措一詞今篇中言天命上帝者十八言卜者九言武庚不過殷小腆三字言三監不過知我國有疵五字不即不離衍成一篇大文直是非周公不能益言天命上帝十八者所謂順天者存逆天者亡也言卜九者所謂汝

則從鬨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者也此皆朱子所未深思也曰卿士從庶民從於經無文曰當時太公召公畢公革自皆與成王周公同心所謂卿士從也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所謂庶民從也此武庚三監所以不足平也

徵子之命

客曰徵子之命何如曰此古文十六篇外之第一篇也齊魯閒四字見左傳文十八年季文子稱八愷語左傳用經必出經名知此爲僞書所襲用也萬邦作式四字大不合天下皆宗周矣今乃欲萬邦以宋爲式置周於何地耶宋用天子禮樂使萬邦以宋爲式則皆得用天子禮樂矣又何責於僭竊者耶此所謂舛謬者也

康誥　酒誥　梓材

各自書序云、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褚傳以序爲誤、詳三篇經文蔡說確矣。然按定四年左傳載祝鮀之言成王分康叔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命以康誥、似正序之所本、又何也曰以康叔爲武王母弟太姒生子十人不得成王所封實不可信蓋康叔爲武王母弟太姒生子十人不得出三十年之外如文王世子稱武王年九十三則康叔應有六十餘歲如竹書紀年稱武王年六十四康叔亦應有三十餘歲今按通鑑綱目前編載己卯三月封康叔於殷東然以殷餘民

分康叔實屬滅武庚後之事蓋現存之康誥酒誥梓材皆武王封康叔所作分魯公殷民六族命以伯禽分康叔殷民七族命以康誥分唐叔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伯禽康誥唐誥皆成王分殷民時所作以命三國者三篇書亾僅存其名於左傳序書者不知三篇之亡而以武王所作之三篇爲成王所作考古之士或反以左傳證序之不誤皆非也三篇既亡并不存其名於書序然則書序果非孔子所作也

嘗篇中云康誥酒誥梓材武王所作也成王分殷餘民於魯衛晉又作伯禽康誥唐誥三篇其書亡僅存其名於左氏傳後人因祝鮀之言以武王之康誥爲成王時所作而不知朕其弟小子封云云不可通也又據朕其弟小子封謂左氏爲誤亦非也若知有兩康誥則豁然矣。

客曰此篇錯簡前為武王命康叔之詞後為臣戒君之詞果如先儒之說乎曰此本二篇遭王子朝秦政項籍三大阨各缺一半而其大有關係者先王設監臣之制畧具於此前一篇今缺而不備使周禮建牧立監春秋四書單伯王制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諸言監臣者皆無確切證據歷代大儒皓首窮經不明先王設監臣之意為可恨耳曰先生能據周禮左傳言其大畧否曰嘗合周禮左傳王制而參稽之據大司徒凡建邦國一條知諸公封內方五百里天子之地居一半諸侯方四百里諸伯方三百里天子之地各三之一諸子方二百里諸男方百里天子之地各四之一（俱詳見大司徒諸公之地客難）其半也參之一四之一也天子使吏治之卽監臣也監臣治其地其民皆天子之民兵皆天子之兵其土產卽充諸侯之貢賦諸侯朝天子賜朝宿之邑則割近京師地賜之天子十二年巡狩賜諸侯湯沐之邑則割近方岳地賜之處以地則割該國封內之王地以益之削其地則割該諸侯分受之地以歸入於王地皆監臣為之經理至畿內畿外或有師役則監臣或帥師勤王或以救患或以就役不過天子命大司馬大司空令之而已至若諸侯無道監臣據實以聞監臣不職諸侯據實以聞乃先王建牧立監本意又無待言也已厥後漢之郡國相黎為諸王罷相祖周遺意而稍變周之成法而或者遂以為漢特創之制蓋未之思也曰侯封內天子之地與監臣有可證於傳記者否曰朝宿之邑見傳者二有閤之土衛封內近京師天子之地也魯之許田許封內近京師天子之地割以賜魯者也湯沐之邑見傳者亦二鄭之祊魯封內近泰山天子之地割以賜鄭者也相土之東都衛封內近泰山天子之地割以賜衛者也監臣見傳者四單伯監魯莊元年單伯逆王姬十四年單伯會伐宋文十四年單伯如齊左傳皆以為周大夫是也齊之王子成父鄭之王子伯駢衛王孫賈之祖皆王子監於齊衛鄭者文特不具耳曰此章之監舊說以為康叔然乎曰經文之邦君康叔也御事監臣也王制稱爵視次國之君又云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魯之單伯皆大夫也餘見周禮左傳王制各篇不復贅

商周諸君諒陰三年考

客曰諒陰三年不言先生於夏之十三君遵此禮者既歷於論語言之矣敢問商周先王遵此禮者有幾曰商周諸君即位皆於先君崩之次年其遵冢宰攝政之禮者亦於竹書紀年得之考紀年外丙仲壬太甲俱於元年命卿士伊尹四世沃丁元年命卿士伊陟臣扈二十二世武丁元年命卿士甘盤六君命卿士某某書法同皆遵冢宰攝政之禮者其餘二十四君無命卿士某某之文遵此禮否益不可考也又武丁於六君中獨免喪猶弗言以夢求傅說爲賢相竟

鬼方服荊楚厥功更高故史合二事而稱曰高宗益自成湯後武丁尤爲六七賢聖之翹楚矣周則成王元年書命冢宰周公總百官康王元年書命冢宰召公總百官其遵此禮已明餘君無書者遵此禮否亦不可考也以夫子古之人皆然之言推之求周之君蓋無一遵此禮者矣

祖甲

客曰祖甲之僻二孔氏及後儒多以爲太甲鄭氏邵子蔡傳皆依經文作祖甲敢問確說何在曰此皆因王邵無識誤竹書紀年不可信焉宋諸儒遂不細玩其書而爲此紛紛也紀年以太甲十二年壬辰陟癸巳爲沃丁元年何嘗享國有三十三年耶若祖甲則三十三年矣其末云王舊在野知小人之依能保惠

庶民不侮鰥寡迨其末也繁刑以携違殷道復衰前五句云云周公無逸篇所稱是也繁刑云云國語所稱帝甲亂之是也益一人之身分治亂後王如此者多矣不獨唐之開元天寶也

君奭

客曰傳說不與六臣之數師尚父不與五臣之數何與曰成王幼冲周公恐留召公同心輔政凡所稱引理宜先世耆德宿望老臣久於其任而不夫者傳說爲高宗卽位後所舉師尚父爲文王暮年所獲晚歲遇主義難引退原非六臣五臣等可比先儒王氏蘇氏呂氏或言甘盤始迪高宗或疑說不配食或又謂隨意而言殆亦未詳求聖人立言之不苟也曰蘇氏復疑股有賢聖之君七此獨言五亦有說與曰公留召公義在以臣例臣考盤庚三篇其臣疑無足述者祖甲之臣亦無所聞既無臣可

蔡仲之命

客曰朱竹垞云盤庚稱乃祖乃父俱誥臣民之辭武王命康叔則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又曰乃穆考文王周公告成王則曰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若是其莊重也今云乃祖文王之彝訓乃祖者伊誰之祖歟吾不能不疑也其言何如曰此古文十六篇內之第十四篇也定四年祝鮀告蓧宏曰蔡仲改行率德周公舉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全篇闕文必多作僞者不知闕疑之義以己意增加因有此語病其手筆與徵子之命篇同以蓄王室

夷徼廬桑三亳阪尹

客曰據經夷徼廬桑似四地名加以三亳則七矣有定說否曰考今宜昌府爲古夷陵宜都縣漢名夷道施州長陽之清江舊名夷水至宜昌宜都入大江則宜昌宜都長陽之界古夷國也徼今重慶巴縣也廬今南漳東北中廬故城也桑今衡陽縣吳名臨桑益以桑水得名三亳北蒙亳今亳州也南亳商邱也西亳偃師也阪則統言天下險危之地也尹則統承上文言此等國及天下險危之地皆設王官以治之也曰據此則夷在荊州徼在梁州廬在荊之北境桑在荊之南境三亳在豫州之境僅

此數國設王官乎曰此偶舉文王武王時所先服從征之國非謂設尹止此數國也舉四國而近於四國者可知舉三亳而近於三亳者可知王氏樵所謂險危之地不必邊裔如陝之崤函趙之井陘鄭之虎牢黎錯於五服之間者皆是也王制云名山大澤不以封然則五等之國各有天子之地不必截然整齊但有名山大澤則必隸於天子通融計之截長補短以求合乎所貢者半三之一四之一定制而已可也所謂尹者即尹講王孫賈之祖爲衛之監臣也餘更詳王制名山大澤不以封條

周官

客曰古文尚書如周官何如曰大醇而小疵蓋成王之立已久六卿供職率屬倡牧已非一日今忽重命如新嗣位者然是亦不可以已乎萬邦始於皇帝由堯舜至禹皆無增減嗣後互相吞滅至商僅三千國周初僅千八百國故大誥稱多邦庶邦紀其實也材亦稱庶邦顧命稱大小庶邦康王之誥亦稱庶邦非實錄成王僅征淮夷四征弗庭亦非實錄二者皆今稱萬邦非實錄成王僅征淮夷四征弗庭亦非實錄庶邦紀其實也乖史體周禮周公奉王命所作也有三公六卿兼之別無三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惟大國有孤一人蓋既曰孤則所謂特者是已特安得有三乎

孤稱三誤屬於天子之國更誤秋官大行人云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各以遠近服數來朝其制至當不易今云六年五服一朝采衛猶可言也侯甸寧遽可但六年一朝乎要服亦被王化竟可永不朝乎此之謂疵也

君陳

客曰左傳周語坊記緇衣皆引用此篇可信爲原本否曰此十六篇之第十五篇也惟令德孝恭四字襲則語單襄公贊周子語不知共預占下句考字也凡古簡册莫不有闕文以意補之則必作僞矣曰爾有嘉謀嘉猷一節葛氏之言與蘇氏軾呂氏祖謙之解異宜何從曰若如葛氏之言則成王必非祇勤於德夙夜不逮者矣且與下文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之言如出二人矣惟如蘇氏呂氏之解則所謂舉君陳前日已陳之善而歎息以美之也蔡氏擇之不精又附葛氏語於圖外學者不必從也

畢命

客曰畢公命於康王十二年漢律歷志亦有其文唐孔氏以王命作册書豐刑之文爲僞今畢命果原文乎曰古文尚書其無大疵者詳前各篇至如畢命則可笑甚矣蓋畢公爲文王大臣自文王薨至此年六十九年畢公蓋九十內外矣今篇中旌別淑慝云云似爲初登仕籍者言已大不倫至於政貴有恒下忽雜辭尚體要四字成何文理徵化下著奢麗二實字服美於人驕盈矜侈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五句文既粗俗不雅又句末共各着五平聲字而其尤謬者惟周公克愼厥始三句云云周公愼始固已中與終何可預定武王元年己卯至莊王六年庚寅爲四百三十三年前後數年可以言中赧王之五十九年乙巳爲周之八百六十七年合前數年可以言終西周之王五十四年癸酉終中在穆王之十一年庚午今言中終於康王繼畢公者又將何字以加之乎康王賢王史官亦必良史作僞書者敢以膚淺荒謬之文擬之甚矣其無忌憚而不知恥也

君牙　冏命

客曰君牙何人也曰乃祖乃父不詳其爵里諡號以空言稱之世篤忠貞成績紀于太常曾不若衛孔悝之鼎銘乃祖乃父歷可稽也又安從辨君牙之爲誰氏後裔哉曰其書可信否曰此十六篇中之第十六篇也王令樞謂緇衣引夏暑雨四語孟子引丕顯哉四語皆經文之可垂後者餘則不稱信哉是言乎更謂宏敷五典與周官之敷五典皆爲未見周禮之文五典達道肇於庶虞三代不能易故周禮不重見其文其教皆隱寓於三德三行三物十二教之中不能舉周家敎法之詳而概以公

堂語塞責何爲者也曰冏命何如曰祇萬邦咸休露出僞書之本色通篇理與辭皆佳非大禹謨泰誓微子之命畢命等篇所可比也曰或謂周禮下大夫不得爲正漢孔氏以此爲大御中大夫何如曰洋通篇文意此實周禮之太僕蓋出入起居不離王所者大御王路以祀畢則無事矣爵雖尊不得與太僕比也此與周禮不協蓋亦作僞者未見周禮之故俗所謂小題大做也此爲十六篇外之第四篇

呂刑

客曰五刑罰鍰昔人以爲始於穆王然歟曰有刑必有罰凡罪言罰者罰中有刑文王之愼罰是也刑罰不中刑罰清而民服之類是也其制蓋始於虞之金作贖刑三代因之不能廢後世亦因之不能廢也曰百鍰千鍰云云何以前無所見而獨見於此書曰罰贖之例自具於虞之刑書三代遵而行之無所增減故不復見亦猶井田之制五倫之敎庶三代所同故不復見於周官也穆王於五罰有所增損蓋亦因時更制不得不然聖人以其哀矜惻怛符古人欽恤之心故

特錄之以示萬世也曰周官有可以證罰贖之事者乎曰職金之金罰貨罰司圜之圜土罰人不虧財此周家罰贖之確據也金

尚書攷辨卷第一

承德郎廣東南雄府通判安邑宋鑒著

今文古文攷辨

尚書有今古文之辨辨者云今文眞古文僞也曰否古文不僞有僞古文爾今書有古文無今文也然則何爲今文曰古文者孔氏壁中書也今文者伏生壁中書也然則伏書非口授者乎曰此司馬子長班孟堅之云爾矣伏生既得壁經何庸口授口授者書傳序襲衛敬仲語而誤以爲失其本經伏生則何至失其本經哉然則今書無今文何也曰伏孔二家非惟字體各別其經文亦有異今書乃唐衛包所改之今文非伏生之今文也伏生之今文晉永嘉已亡矣然則其僞奈何曰不僞古文則梁典泉陶謨禹貢甘誓湯誓盤庚上中下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康王之誥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之三十一篇是也其增多之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上中下咸有一德說命上中下泰誓上中下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二十五篇與復出之舜典益稷二篇則僞古文是也書之遞訛豈不烈哉牽伏生掇拾于戎馬兵燹之餘爲秦龍毒爝所不及然且幾閼脫謬又牽而孔壁繼起得以稍賭古書之完備乃不幸而值事未列學官然祕府藏之民間傳之則固未隊于地也何意新莽之末遭赤眉之亂中外俱亡

獨扶風杜林得泰誓古文一卷則又僅存其同于伏生者而增多十六篇則梁逸焉自時厥後東漢以訖西晉習古文書者惟此而已至東晉而忽有奏上者至蕭齊又補其所闕之舜典而五十八篇之書乃備蓋古文既逸今文亦亡而所謂僞書者始得以竊發其間東萊張霸作百兩篇則有中古文以校其非而此時撫有也夫杜林以下衛宏包咸賈逵許愼服虔趙岐馬融盧植鄭元王肅韋昭何晏孫毓杜預數百年之間堂堂諸大儒而皆未見此二十五篇之書者也至于劉歆會檢校祕府古文而亦不見之至于司馬遷親問安國而亦不見之乃至于安國亦不見之且梅賾奏上古文晉書僞其傳自臧曹傳自梁柳梁柳爲皇甫謐外弟謐曾從

梁柳得其古文尚書而皇甫謐亦不見之且梁柳傳自蘇愉愉傳自鄭沖而鄭沖亦不見之是尚可言哉獨未聞舀之疑之者乎肇自有宋吳才老訖今數十家矣皆當世卓識之士也若然不嫌于襲乎曰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此二十五篇之僞彰彰也昔人言之而當襲之庸何傷如其不當雖師能溺弟子之從哉愚觀疑古文者多矣而考之或未确辨之或未暫致近世又有專詆疑古文者之謬則亦疑古文者之謬也然則遂廢之何如曰何可也從來積重之勢難反彼夫秦燔方熾伏生之壁藏之也全書固無恙也迨其後二十九篇可得全書亦宜可得也然而罕亡其數十泉孔壁見突學士手額而慶以完經可復睹也而僅增多其十有六然取此而急立學官令天下誦而習之安知其不流傳至今也乃適遭巫蠱而不克立又百十餘年而劉歆欲立之亟爭而卒不可泊新莽而諸學皆立矣承以赤眉之亂訖建武而莭十六篇亦逸之矣夫以古帝王之遺文廢而復興興而復廢其舉存者宜其兢兢護持之乃西晉而伏生之學失其傳焉至東晉而孔氏之學又參以僞書而莫之或辨也然使諸家莭存猶得參互攷訂以正其譌謬乃自唐人取晚晉之僞書僞傳定爲正義訖今日千數百年如衛氏之訓旨周氏之禮記賈氏之傳馬氏之訓盧氏之章句鄭氏之解王李之註皆湮沒無一存者其遺憾何可勝道哉今學者止知有此五十八篇之同爲尚書而童而習之既莫識所由來若是迕而

曰僞也彼耳食者否則駭怒之否則姍笑之故入宋以來攻者雖多而從者率寥寥往聖遺言楸見諸家之說者悉收羅薈萃于此此亦有詞護之者而不可磨滅已然則辨之將奈何曰書者子所雅言者也學者所攷信也其中傳會舛錯或戾于本經或戾于他經知其僞則不妨以僞存若以爲眞而必求通之則固有難通者矣烏可以勿辨也作尚書今文古文攷辨

今文尚書攷辨

司馬氏遷曰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及今上即位武帝也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于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書自濟南伏生

又曰伏生濟南人也（張晏曰伏生名勝伏生碑云）故爲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于是乃詔太常掌故鼂錯往受之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事（史記儒林傳）

又曰孝文時天下亡治尚書者獨聞有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說（鼂錯傳）

荀氏悅曰劉向典校經傳效集異同云尚書本自濟南伏生爲秦博士及秦焚書乃壁藏其書漢興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得二十九篇文帝欲徵伏生時年九十餘不能遣鼂錯往受之（漢紀孝文帝三年）

敬攷此今文尚書之所自出也據諸漢史所載並云出

劉氏歆曰漢興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鼂錯從伏生受尚書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謂伏生時師傳讀而已）（移太常博士書見原本）時師傳讀而已（前漢書楚元王傳）

班氏固曰經二十九卷（師古曰此二十九卷伏生傳授者）（傳四十一篇即伏生大傳也）

又曰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謂定古文官書序見史記正義）

閻氏若璩曰馮班定遠常熟錢氏之門人也謂衛宏定古文官書序爲妄伏生壁藏而求之得二十九篇是伏生自有本不假口傳明矣歐陽夏侯二家漢人列于學官者自是伏生親傳非鼂錯所受之本明矣又伏生有孫則應有子何至令女傳言若其子幼不能傳書則伏生年已九十餘安得有幼子乎且其女能傳言亦應通文字何鼂錯不

能得者且十二三乃以意屬讀之耶某曾身至濟南顧川其語音絕不相遠雖古今或異大畧亦可知何至詰語不通耶（尚書古文疏證第十四）

又曰胡渭生胐明告予馮氏駿衛宏序爲安良是編謂宏序亦非盡鑿空者伏生有孫因應有子不至使女傳言然錯往受時年年過九十予先父卒人事之常貌爾孤孫求承家學已又耄矣口不能宣及門弟子業成辭歸錯承詔授云乎哉（尚書古文疏證第十四）

敬攷伏生之好書也不避秦之烈而藏之漢興而亟求之不孚而失其彊半其僅存者必且保持而不肯一日去諸側也而乃于天子之詔僅背文暗誦以相傳授乎蓋作此序者徒見衛敬仲有傳言教錯語而襲用之乃遂妄增此語後之言口授者實本是而轉相勦襲爾（尚書攷辨卷十　七）

隋書曰伏生口授二十八篇（經籍志　隋所傳非出一手亦不著名）

陸氏德明曰伏生失其本經口誦二十九篇傳授（經典釋文）

林氏之奇曰伏生口授二十八篇（書解）

鄭氏樵曰秦楚之亂伏生遂失所藏但以口授文帝詔鼂錯往受之（六經奧論）

朱子曰今文乃伏生口授又曰鼂錯以伏生不曾出其女口授有齊音不可曉者以意屬成此載于史者又曰只疑伏生偏記得難底卻不記得易底又曰世傳孔安國序言伏生口傳二十八篇（語錄）

蔡氏沈曰伏生背文暗誦書集傳序錄の其他同此者尚多姑錄其尤著名者之說如右

敬攷唐宋已來衆口一詞至有疑盤誥諸篇爲非書之本文者而其實不然且今之盤誥諸篇乃孔壁本並非

伏壁本也但朱子亦云雨然朱子止據註疏及釋文爲說而不暇深究于朱子固無加損正不得以朱子之言曲信之矣（毛氏奇齡古文尚書冤詞于此考辨最晳）

班氏固曰歐陽章句三十一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篇（前漢書藝文志）歐陽說義二篇劉向五行傳記十一卷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又曰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授兒寬（武帝時人）歐陽大子陽（高字）爲博士高孫地餘（字元帝時人）以太子中庶子授太子後爲博士論石渠餘子政爲王莽講學大夫由是尚書世有歐陽氏學

又曰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伏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又事同郡簡卿簡卿者兒寬門人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並儒林傳）又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初書惟有歐陽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儒林傳贊）

故攷歐陽大小夏侯三家漢世通行天下用以決科射策流傳最廣其授受詳具于前後漢書不能殫述也獨是三家之學在當日家絃戶誦不減于今之榮氏集傳豈意數百年人人傳習之物一旦至晉世而欻亡亂離其獘之由不能不爲斯文悼爾

隋書曰永嘉之亂（晉懷帝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濟南伏生之傳唯劉向父子所誦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經籍志）故攷伏書與古文字體各別其經文異者近千字而至

晉世則三家既亡故隋志經目新舊唐書藝文志諸目皆無其本即蔡邕石經隋初猶存後亦湮沒不可攷故朱王文憲欲求今文本不可得是今文遂亡也而其軼往往散見于他說惜陸氏作釋文馬鄭所有異同悉著于篇獨以今文爲多闕謬而不之別記令學者不得以參觀而互攷也

又攷伏生篇數或云二十九或云二十八其云二十八者堯典一合二爲一（合舜典一爲一）皋陶謨二禹貢三（合益稷爲一）甘誓四湯誓五盤庚六（合三爲一）高宗肜日七西伯戡黎八微子九牧誓十洪範十一金縢十二大誥十三康誥十四酒誥十五梓材十六召誥十七洛誥十八多士十九無逸二十君奭二十一多方二十二立政二十三顧命二十四（合康王之誥）呂刑二十五文侯之命二十六費誓二十七秦誓二十八其云二十九者或以泰誓一篇當之然泰誓後得非伏生所傳也近世朱氏謂其一篇爲百篇之序差爲近理

劉氏向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于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別錄書正義引）劉氏歆曰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攷博士書）又曰孝武皇帝末有人得泰誓于壁中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因傳以教今泰誓篇是也（七畧見書文選詩）

王氏充曰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矣（論衡下無各考此條最恒信毛氏奇齡曰天經所逸同聚一處以待人之得

之者可謂解頤之論

馬氏融曰泰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火復于上至于王屋流爲雕五至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無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泰誓云云國語引泰誓云云孟子引泰誓云云孫卿引泰誓云云禮記引泰誓云云今文泰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弗復悉記舉其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馬融康成王肅本今皆不傳此並據正義所引

鄭康成曰民間得泰誓

趙氏岐曰今之尚書泰誓篇後得以充學不與古泰誓同諸傳記引泰誓皆古泰誓也孟子註脉文公我武惟揚節

房氏宏曰宣帝泰和元年河內女子壞老屋得古文泰誓三篇亦不同出于伏生古文三篇已有之不符也今文一篇既不向出于伏生古文三篇亦不同出于安國宜無此理李顒集註尚書東晉初人有注今不傳于彼泰誓每引孔安國曰見正義而漢志古文尚書四十六篇泰誓即在其內則孔安國時古文泰誓三篇已有之不符宣帝時出也正義謂爾時重得之亦臆度之詞未必盡然也然房宏等所說實有其年其地其人其書且以漢人言漢事又未必盡安而泰誓之詞多不雅馴先儒皆疑其僞又非孔壁所宜有向歆校經于今文酒誥召誥皆詳著其脫簡字數而于泰誓無聞焉則古文三篇即今文一篇也其眞其僞皆無由詳知姑闕以俟攷焉

古文尚書攷辨

王氏肅曰子襄名騰孔子八世孫以好經書傳學畏秦法峻急乃壁藏其家語孝經尚書及論語于夫子之舊堂壁中家語後序或引作家語非漢志孔子家語二十七卷師古曰非今所有即王肅本也朱子亦云家語只是王肅編古錄牒記

益爲不喜鄭學故注家語務與異趣而此序尤多謬論

孔叢子曰陳餘謂子魚曰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爲書籍之主其危矣子魚曰陳餘豈知我哉吾將先藏之以待其求求至無患矣（叢子是書亦未合朱子嘗疑孔叢子或然也）（攷此語于倩事）

書傳序曰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

顏氏師古曰家語云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尚書于壁中而以廣其宮（疏證第一曰論衡云孝景時魯共王壞孔子宅欲廣其宮漢志武帝末三字則確甚魯恭王以孝景前三年薨則當于武帝元朔元年癸丑帝方即位十三年安得云武帝末乎且恭初好治宮室季年好音則其壞孔子宅以廣其宮正初王舅之事當作孝景時三字爲是）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聲之音于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攷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並載文志）

藏之時去聖未遠其書最眞又曰苟使人或知之則旋踵散失故雖子孫不以告也（孝經指解序）

陳氏櫟曰鄒騰兄弟爾藏書必同謀謂鮒藏可也謂騰藏亦可也（書集傳纂疏）

敬攷書既藏于孔子堂壁乃孔子後人所爲然漢興已將及百年而魯共始發之魯共不壞宅世尚不知有藏書在壁中即又安知藏書之人邪故史漢皆不言及若以二說較之則孔鮒爲優子襄嘗爲孝惠博士書果其所藏則漢興必急發之不待魯共矣惟孔鮒爲陳涉博士而與俱死陳下或爲時未久不及發取未可知也然鮒藏騰必知之故當以溫公之論爲得又隋志及釋文稱爲孔子孫孔惠所藏攷史記孔子世家漢書孔光傳及家語後序孔子末孫撫孔惠之名毛氏以爲子襄子孔鮒亦未可確也

司馬氏遷曰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益尚書滋多于此矣（儒林傳）

劉氏歆曰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于壞壁之中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巫蠱屋太子事見漢書武帝紀）皆古文舊書藏于祕府伏而未發（移博士書）

班氏固曰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下一句班氏自注也）

又曰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疏證第一曰論衡云孝景時魯共王壞孔子宅較漢志武帝末三字則確甚魯恭王以孝景前三年薨則當于武帝元朔元年癸丑帝方即位十三年安得云武帝末乎且恭初好治宮室季年好音則其壞孔子宅以廣其宮正初王舅之事當作孝景時三字爲是）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聲之音于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攷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並載文志）

又曰孔氏有古文尚書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益尚書滋多于此矣遭巫蠱未列于學官（儒林傳）

荀氏悅曰劉向典校經傳攷集異同云魯共王壞孔子宅以廣其居得古文尚書得多十六篇及論語孝經武帝時孔安國獻之會巫蠱事未列于學官（漢紀河平三年）

袁氏宏曰古文尚書者出孔安國武帝世魯共王壞孔子宅欲廣其宮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入其宅聞琴瑟鐘磬之音矍然而止孔安國者孔子之後也盡得其書尚書多于伏生所傳十六篇（今本作六十篇誤）安國

獻之後漢紀建初八年

故攷諸漢史載古文所出之實如此至王肅注僞家語僞尚書皆襲用其語于序而一往多謬孔壁所藏川周時之古文字故謂之古文以別于伏書今許氏摭諸古文字是其本體若薛氏季宣所注古文乃以隸字之點畫寫古文即傳序所謂僞隸古定者非壁中原文也

梅賾上僞尚書

王氏肅曰子國孔安國字少受尚書于伏生長則博覽經傳問無常師天漢後魯共王壞孔子故宅得壁中詩書悉以歸子國子國乃攷論古今文字誤攷師之義爲尚書傳五十八篇皆集錄孔氏家語爲四十四篇既成會巫蠱事寢不施行子國年六十卒于家其後孝成皇帝詔光祿大夫劉向校定衆書都記錄名古今書論語別錄子國孫衍爲博士上書辨之曰臣祖故臨淮太守安國建仕于孝武皇帝

之世時魯共王壞孔子故宅得古文科斗尚書孝經論語世人莫有能言之者安國爲之今文讀而訓傳其義又誤孔子家語既畢會值巫蠱事起遂各廢不行于時光祿大夫向以爲其時所未施行之故尚書則不記于別錄臣竊惜之後序

攷魯共王薨于元朔元年距天漢尚二十八年今云天漢後始壞壁豈不悖哉又據此則安國曾受書于伏生而子國年六十卒于家史記稱安國早卒則六十之年已不可信即以年六十推之天漢間亦當卒久矣是漢書武帝末一語已不無小誤而此尤誤之誤者也又孔衍一書是特孔氏孫無名衍者耳儒林有孔衍元帝時人累百餘言而其于尚書徒以不記于別錄之故然劉向別錄實具載孔書本末見正義又曾以中古文校伏書之脫簡異字班氏據之以載于漢紀然則衍亦何爲譏至此其爲後人僞託可知也

書傳序曰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攷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于堯典益稷合于皐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于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四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于是遂研精覃思博攷經籍采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于將來書

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詒後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王氏柏曰孔壁之書皆科斗文字予嘗求科斗之書體茫昧恍惚不知其法且曰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又不知何以參伍點畫攷驗偏旁要爲隸古哉于是遂遁其詞曰以所聞伏生之書攷論文義定其可知者則是古文之書初無補于今文反賴今文而成書本欲尊古文而不知實陋古文也書疑

閻氏若璩曰孰文志云漢興蕭何草律著其法曰太史試學僮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

者以爲尚書御史史書令史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
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
文字摹印章書幡信蕭何固以習古文爲一代之功令也
豈得云書廢已久時人無能識乎北平侯張蒼修春秋左
氏傳多古字古言河間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司
馬遷年十歲則誦古文此皆章章明著不待孔安國以今
文字參攷而後可識也
又曰杜預左傳後序云太康元年汲郡人有發冢者大得
古書皆科斗文字科斗書久廢推尋不能盡通臧在祕府
杜預時謂科斗文字久廢則可孔安國時則不可說文序云孔
子書六經左丘明傳春秋皆以古文繼云秦焚滅經書滌
除舊典而古文由此絕是亦絕經典之古文耳非謂天下

盡不識之也不然何後又云張蒼獻左氏傳郡國山川往
往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非先孔子壁而出者乎
又曰衛宏古文奇字序云秦改古文以爲篆隸又云秦罷
古文而有八體非古文矣未嘗云漢不用古文太史公自
序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繼云漢興百年之間天下遺文
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一隱一見宛然盡秦有天下者十
五年僅此十五年天下不習尚古文漢一興而古文復矣
王伯厚以秦下令焚書始禁古文詆漢興纔七年

七

敬攷正義載鄭康成云書初出屋壁皆周時象形文字
今所謂科斗書以形言之爲科斗指體即周之古文益
周時作字以竹爲筆以漆爲墨故其形類科斗而漢世

遂目爲科斗書理誠有之但孔壁古文獻之祕府至成
帝時猶存劉歆移博士書言古文舊書者向所謂舊書即壁中舊本也向歆尚能識
之方且賴古文以校今文之脫誤又何至時人無能知
者而反藉今文以攷之耶益秦雖以李程之篆隸易古
文而古文不盡絕于世故自蕭何用古文先秦舊書司
尚書御史史書令史等官無不識之者而云廢已久時
人無能知者人其可欺耶
朱氏彝尊曰司馬遷述孔子世家稱安國爲今皇帝博士
至臨淮太守早卒自序則云子述皇帝以來至太初而訖
是安國之卒本在太初以前若巫蠱事發乃征和二年距
安國之歿當已久矣班固藝文志于古文尚書云遭巫蠱
事未列于學官乃史氏追述古文所以不列學官之故爾

而僞作孔安國序者乃云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覽出
自安國口中不亦刺繆甚乎荀悦漢紀于孝成帝三年備
述劉向典校經傳攷集異同于古文尚書云武帝時孔安
國家獻之則知安國已逝而其家獻之漢書文選錄本流
傳脫去家字爾按其本末安國書序之僞不待攻而自破
矣或曰史記雖云至太初而訖然如衛將軍驃騎列傳載
公孫賀公孫敖韓說趙破奴皆直書巫蠱獄多係征和年
事安見孔安國不卒于天漢之後乎曰家語附錄安國傳
稱安國受書于伏生生故秦博士至文帝時年已九十安
國從而問業最幼年已十五六矣司馬遷謂安國早卒家
語後序稱安國年六十卒于家今就文帝末年安國年十
五計之則其卒當在元鼎間若天漢之後改元太始安國

年已七十二迫征和二年巫蠱事發安國年七十七矣尚
得謂之早卒乎當依漢紀增家字爲是經義攷
敬攷文帝末年值甲申距武帝天漢四年甲申爲六十
一年又六年庚寅爲征和二年若文帝甲申年十五征
和二年已八十有二安國早卒矣安得有獻書事乎人
皆習而不察爾
郝氏敬曰漢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書上獻班
固劉向嘗言之第云安國獻書未言詔安國爲傳也云多
伏生十六篇燕二十五篇也云遭巫蠱未列學官未言傳
畢不以聞也
又曰安國既承詔作傳燕不報命之理巫蠱事不久旋定
又曰安國獻其書因其簡帙繁重而分之如分盤庚
武帝方注襍儒術表章六經未爲道息有詔必不敢廢閣

豈其使已成之書抑而不揚終兩漢三國魏晉數百年待
東晉而後出哉並尚書辨解
閻氏若璩曰鄭萬言貞一與人論尚書疑義書中一條云
安有因國家刑獄之事臣子受命輯書序傳既成而可寢
之不報者乎薛證第一百七
敬攷史漢以下竝無安國作傳事惟家語後序有之亦
不云承詔爲之也益安國早卒獻書亦不及見況有承
詔作傳之事乎即如所云承詔矣又何敢不以聞那夫
巫蠱與安國無與也亦與經籍無與也縱國家多故則
何不待其事之息而獻之而乃豫設一不敢上聞之心
誠何理哉
朱氏彝尊曰班固漢志劉歆移太常博士書荀悅漢紀顏
師古注漢書增多祇十六篇而安國承詔爲五十九篇作
傳若是則諸家所云翻不足信也曝書亭集
閻氏若璩曰一則曰得多十六篇再則曰逸書十六篇是
古文尚書篇數之見于兩漢者如此也東晉元帝時豫章
內史梅賾忽上古文尚書增多二十五篇無論其文辭格
制迥然不類而只此篇數之不合僞可知矣疏證第一
敬攷增多十六篇之說漢已來初無異詞漢志云古文
經四十六卷則二十八篇合書序二十九篇增十六篇
又增泰誓一篇一篇爲一卷其數正合與經二十九卷
例亦相符惟自注有爲五十七篇一語益曰爲有爲之
者也此安國得其書因其簡帙繁重而分之如分盤庚
爲三分康王之誥于顧命之類本無與多寡之數故以

大字書四十六卷于上而以細字注爲五十七篇于下
以今考之眞古文見存三十一合泰誓三篇爲三十四
又增十六篇爲五十九共分出八篇爲五十八後又亡
其一篇故五十七見漢志注乃作僞書者僞增二十五篇復
出五篇合五十八篇而又故缺其一篇以求合前說然
于五十七之小數則合矣而于四十六卷增多十六篇
之大數則殊多不合也
孔氏穎達曰此云四十六卷者謂傳序所云不見安國明說益
以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故五十八篇爲四十六卷何
八又大禹謨皐陶謨益稷又三篇同序共卷其康誥酒誥
梓材亦三篇同序共卷則又減四通前十二以五十八減

一第　二七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一〇　版正印

其十二非四十六卷而何其康王之誥乃與顧命別卷以別序故也（尚書正義）

敬效漢志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而此云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一倒移間而大不同古竹簡累重有分篇而無合卷惟其本四十六篇雖析爲五十七無害其爲四十六也（如孟子雖析爲十四篇不害爲七篇也）今本五十九而乃彊合爲四十六豈有是哉禹皐二謨本二也而合爲一顧命康王之誥本一也而離爲二獨以其序別序而分卷殊無義理況分序冠篇首之說乃僞傳之妄作妄國本無是（漢志四十六卷百篇之序原別爲一卷也）毛氏又依正義此說于增多二十五篇除去太甲說命四篇又除去泰誓三篇（爲今文已有泰誓故也）又謂伊尹作咸有一德以無序語不成序附太甲篇內又去一篇而大禹謨附皐陶謨篇內又去一篇共去九篇爲十六篇則支離愈甚矣益一篇可謂之一卷而一卷不可謂之二篇惟九共本一篇而析爲九故謂之十六篇可也謂之二十四篇亦可也（如孟子七篇亦可曰十四篇）若咸有一德本與太甲異序謂之一卷已不可況可謂之一篇乎

班氏固曰安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服虔曰朝名都尉姓）朝授膠東庸生（名譚）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字）少子爲博士部刺史常授琅徐敖敖爲右扶風掾授王璜平陵塗惲子眞（子眞授河南桑欽君長（儒林傳）

敬效西漢惟伏書立學盛行于世古文尚書其藏于祕府者既伏而未發而民間自一二授受外亦罕得覩其

書故自武帝迄哀帝百有餘年而後劉歆始得而表章之書之傳也有幸有不幸詎不惜哉

班氏固曰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于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祕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于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歆卒父業歆于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班氏志藏文皆刪錄七略以著于篇者）

又曰劉向以中古文（即孔氏所獻者）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脫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五字脫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謂三家脫簡也）文字異者七百有餘（如宅嵎夷作嵎鐵咈作柳谷之類雖不能正七百之數尚不可枚舉其詳見後卷）脫字數十（亦由今文亡無以詳知耳）並載文志

又曰哀帝即位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于學官哀帝令劉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眞乃陳發祕府校理舊文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傳問民間則曾國柏公（毛詩趙國貫公（左傳）膠東庸生之遺學（古文尚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抑此三學以尚書爲備（謂尚書二十八篇已備不得復有所增益也）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且此文選本作不備疑衍）

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于野古文不猶愈于

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孝宣皐帝猶復廣立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竝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其書甚切諸儒皆恨是時名儒光祿大夫龔勝以獻移書上疏深自罪責願乞骸骨歸及儒者師丹爲大司空亦大恣奏獻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上曰獻欲廣道術亦何以爲非毀哉獻由是忤執政大臣爲衆儒所訕懼誅求出補吏（龔元王傳）

敬攷獻所欲立者眞古文尚書也獨怪當時諸儒何故必欲阻排之蓋先入爲主而又少見多怪自古爲然矣然古文尚書之不盡傳初不係乎此也獻雖暫黜而旋爲國師古文雖暫掩而亦旋即立學杰哉章未久而遍

丁孌攷何哉

班氏固曰王莽時諸學皆立劉歆爲國師瑭惲等皆貴顯（王瑭傳）

塗惲皆傳古文尚書者見前（儒林傳）

又曰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所以網羅放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儒林傳贊）

又曰元始三年（平帝年號）莽奏立樂經益博士每經各五人徵天下通一藝教授十二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義者皆詣公車（上莽傳）

敬攷平帝時王莽持政平帝所立卽王莽所立也益莽少與劉歆同官雅重劉歆故歆所欲立學者莽皆爲立之乃市立未幾何時流傳猶未廣也而長安板蕩赤眉雲擾迄世祖龍興而已半入灰燼矣豈非天哉

范氏蔚宗曰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落及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采求闕文補綴漏逸先是四方學士多懷挾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衞宏劉昆桓榮之徒繼踵而集（後漢書儒林傳）

敬攷西京石渠之藏世祖未獲其隻簡中興經籍皆數君所保持而興起者也而范陳鄭劉周易及春秋家也衞宏毛詩家也桓榮歐陽尚書家也傳古文尚書者惟杜林一人而已（宏後亦從林受古學曾部定古文官書是內府所存正伯山所傳本也）

袁氏宏曰杜林字伯山右扶風茂陵人林少有俊才好學問沈深好古家既多書又外家張竦父子善文章林從竦受書漸漬內外爲當世通儒林嘗得泰誓古文尚書一卷獨寶愛

之每遭困阨自以不能濟于衆也猶握抱此經獨嘆息曰古文之學將絕于此那河南鄭興東海衞宏等皆長于古學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定三統歷及見林皆推服焉濟南徐兆（後漢書作巡）始事衞宏後皆更受林學林以前所得一卷古文尚書示宏曰林危阨西州時常以爲此道將絕也何意東海衞宏濟南徐生復得之邪是道不墜于地矣（後漢紀建武二十四年）

范氏蔚宗曰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也林少好學沈深家既多書又外氏張竦父子喜文采林從竦受學博洽多聞時稱通儒河南鄭興東海衞宏等皆長于古學與嘗師事劉歆林既遇之欣然言曰林得興等固諸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見林闇然而服濟南徐巡始師事宏後皆更受林學林前于西州得來書古文尚書一卷嘗寶愛之雖遭困阨握

持不離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于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盃重之于是古文遂行

杜林傳

敬攸此乃東漢古文尚書之所由傳也馬貴與文獻通攷載劉歆總羣書著七畧大凡三萬三千九十卷王莽末遭赤眉之亂焚燒無遺此語亦見隋志而視此差簡攷漢書漢紀外有東觀漢記謝承後漢書華嶠後漢書謝沈後漢書袁山松後漢書之類存亡不一此語不知何本也是祕府之本已罄于兵火而民間之傳之者史惟稱伯山一人蓋其書止有同于伏生者而增多十六篇則又逸馬古文之尼已甚矣

范氏蔚宗曰衛宏字敬仲東海人也少與鄭興俱好古學後從大司空杜林受古文尚書爲作訓旨時濟南徐巡師事宏後從林受學亦以儒顯由是古學大興儒林傳

又曰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也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周官受古文尚書于塗惲前漢書作惲學毛詩于謝曼卿達悉傳父業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以大小夏侯尚書教授雖爲古學兼通五家穀梁之說永平中明帝年號拜爲郎與班固並校祕書應對左右肅宗立即章帝年號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建初元年詔達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達說達數爲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達集爲三卷帝善之八年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于世四經王莽時立學光武時又廢故也　賈逵傳

又曰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有俊才京兆摯恂以儒術教授融從其遊學博通經籍永初四年安帝年號拜爲校書郎詣東觀典校祕書十年不得調涿郡盧植北海鄭康成皆其徒也註尚書等所著賦頌等凡二十一篇　馬融傳

又曰盧植字幹涿郡涿人也少與鄭康成俱事馬融能通古今學熹平四年靈帝年號拜九江太守以病去官作尚書章句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植乃上書曰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願得將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專心精研合尚書章句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于爲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竝敦說之宜置博士爲立學官會南夷反叛以植嘗在九江有恩信拜爲盧江太守　盧植傳

又曰鄭氏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從東郡張恭祖受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凡所注尚書尚書大傳等凡百餘萬言鄭康成傳

又曰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康成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　儒林傳

敬攸賈逵自有傳授而馬鄭爲東漢末人皆非若衛子徐生親受學于杜伯山者也且鄭康成亦自有傳授而不必受于馬融者也乃范氏作史總而言之謂爲杜林所傳蓋其時諸家之書具存必親見其撫所異同也且必實見東漢之世惟此數家爲最善而實皆祖師杜伯山者也是求漢一代數百年之間公私內外惟有此伯山所傳之本而更無他本也其書今猶可稽又安有增

多二十五篇者哉

隋書曰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馬融鄭康成爲之作傳註然其所傳惟二十九篇其實三十四篇也　又稽以今文非孔舊本經籍志

陸氏德明曰後漢書云中興杜林傳古文尚書　云云　案今馬鄭所注並伏生所謂非古文也陸氏見馬鄭所注與伏書篇數同遂謂之伏書其實非也　經典釋文

孔氏穎達曰案壁內所得孔爲傳者凡五十八篇爲四十六卷三十三篇與鄭註同二十五篇增多鄭註也但孔君所傳亦無今文諸儒知孔本有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于鄭註之外僞造尚書凡二十四篇以足鄭註三十四篇爲五十八篇其數雖與孔同其篇有異孔則于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內無今文泰誓除序尚二十八篇分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爲三十三增二十五篇爲五十八篇卽今所行本是也　鄭康成則于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泰誓三篇與今本不同　爲三十四篇更增益僞書二十四篇爲五十八所增益僞書二十四篇者則鄭注書序辨典一旧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鄭注乃棄稷非益稷也亦見正義　五子之歌十四胤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以此二十四爲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爲十六故姚文志云多十六篇也卽卷也是僞書二十四篇也

又曰馬融書序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

又曰孔所傳者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所傳是也鄭康成書贊曰我先師棘子下生安國亦好此學亦氏應麟困學紀聞載鄭志張逸問棘下生何時人答云齊田氏時善學者所自處也齊人號之棘下生無常人也及鄭志康成孫小同作其解棘下生亦未明康成稱我先師但指張恭祖言然二語中子字安國字皆不可曉或正義節刪有脫誤也疏證謂當是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猶公羊傳子沈子但鄭于安國止祖述其學非親經受業者比似不得稱我先師但安國今云亦好此學亦好古文書傳自詡竟不合恐猶未確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既宜之矣又云歐陽氏失其本義今疾此敝冒猶復疑惑未悛是鄭意師祖孔學傳授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學而賤夏侯歐陽等何意鄭注亡逸並與孔異篇數並與三家同又劉歆賈逵馬融之等並傳孔學云十六篇逸與安國不同者良由孔註之後其書散逸傳註不行以庸生賈馬之等惟傳

孔學經文三十三篇故鄭與三家同以爲古文而鄭承其後所註皆同賈逵馬融之學趙曰古文尚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宅嵎夷爲宅嵎鐵昧谷曰柳谷心腹腎腸曰憂腎陽剔剔剝云臏宮劓割頭庶剝是鄭註不同也又曰後漢衛賈馬亦傳孔學故書贊云自世祖興後漢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是也所得傳者三十三篇古經亦無其五十八篇及傳說絕無傳者

又曰漢書律歷志引武成篇　云云　與此經不同　謂今本武成也彼是梵書之後有人僞爲之漢世謂之逸書其後又亡其篇鄭康成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謂彼僞武成也　疏證尚書正義

敬攷正義徵引最繁然賴其言知古文尚書之自有眞又知眞古文之半亡于東漢之初乃猶恨其不詳也但

穎達初習鄭學復得孔傳而好之以僞爲眞因以眞爲僞則紕謬甚矣衛賈馬鄭同受杜學而非僞即東漢一代無非杜學而亦非僞也乃至庸生傳業于臨淮劉歆校書于天祿眞眞眞于此矣而亦指爲僞其妄爲何如乎西漢有張霸者曾作僞百兩篇孔氏既好僞書爲之義疏則不得不斥諸家爲僞而又莫得主名遂以爲張霸之徒僞作云爾後人又不善讀正義直以此當張霸僞尚書烏知此之爲眞古文哉

班氏固曰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顧氏曰或分析之或合之）又采左氏傳書敘爲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霸辭受父父有弟子樊並時大中大夫平當侍御史周敞勒上存之後樊並謀反乃黜其書（儒林傳）

王氏充曰東海張霸通左氏春秋集百篇序以左氏訓詁造作百二篇具成奏上成帝出祕尚書以校效之無一字相應者成帝下霸于吏吏當帶辜大不謹敬成帝奇霸之才赦其辜亦不減其經故百二篇書傳在民間（論衡佚文篇又見正說篇與此小異）

敬攷此乃所謂張霸僞尚書也與鄭註三十四篇逸書二十四篇豪無干涉何圖宋元以來諸大儒竝爲正義所誤習非之勝是也（毛氏論此亦是但據張霸西漢康成東漢只駁正義則正義原未嘗坐實張霸也至謂此爲杜林僞作更謬）

毛氏奇齡曰王應麟謂馬氏尚書註本之杜林泰書故不惟與古文異與今文亦異則自來亦有知其謬者東漢惟尹敏始受古文杜林與尹敏同時而不入古文之列在漢史已疑之矣況書籍出沒須有確據且必合數書而竝證之始爲可信今云得之西州有何足據（古文尚書冤詞）

敬攷馬氏註與今文不同是古文也與古文不同則隋志所謂祕以今文也漢世經籍分裂文字互異註家往往參訂文義取其優者用之如康成註儀禮亦參用古文今文註內亟稱古文爲某今文爲某賈疏謂其遂義疆者從之其明徵也若謂馬氏本泰書而不同古文則鄭氏亦本泰書而不同于馬又何以解之夫泰書之不僞已畧具于前說毛氏必欲以梅賾所上者爲眞而于此無以解之因以爲杜林僞作也不思既僞作則必竝十六篇亦僞作之而胡爲仍闕鄒（毛氏又謂鄭註原有人去之而孔氏不知要杜撰豈未見進武之際亡等語鄒玩正義自知其謬）至尹敏之傳漢

能友位列三公佐成中興之業（並見本傳）而乃諺既誕譎張爲幻上欺天子下欺後學有是理乎聞胡朏明嘗與毛氏辨有曰泰書不過以泰寫古文爾古文不僞何以知泰書爲僞僞愚嘗攷之漢史蘭臺祕藏並用泰書孔壁科斗正以泰書得名者此不僞而彼僞無兩是之道也

又攷眞古文增多十六篇亡于建武之際不亡于永嘉之亂攷諸隋志釋文正義皆云馬鄭僅二十九篇（即三十三篇即馬鄭亦自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云建武之際亡皆信而有徵者閻氏疏證古文攷覈最嚴持論最精惟謂逸十六篇亡于永嘉則少誤馬明言絕無師說是幷經文亦無傳授也若謂經文見存但無訓傳之師則前乎馬者衛宏賈逵皆嘗作古文訓矣即肅宗特好古文

尚書詔選高才生受之楊倫習古文尚書講授大澤中弟子千餘人若十六篇經文具在何至絕無授受耶則馬所云絕無師說者謂經文而非謂訓傳也又明矣鄭明言建武之際亡非弟謂武成一篇也若弟以武成一篇亡何以解之至謂亡字疑誤是欲改古人之書以就己說也烏乎可

陳氏壽曰甘露元年夏四月丙辰帝幸太學問諸儒曰鄭康成曰稽古同天王肅云堯順攷古道而行之二義不同何者爲是博士庾峻對曰先儒所執各有乖異洪範言三人占從二人之言賈馬及肅皆以爲順攷古道以洪範言之肅義爲長（三國志高貴鄉公本紀）

又曰王肅字子雍東海郡人朗之子魏文明間人初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異同僞尚書等（解及諡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刻于學官王朗傳）

晉書曰蕭景道字文博宏農人也（西晉初時）少而好學千里追師所在惟書夜讀書晷不與人交通明春秋三傳京氏易馬氏尚書韓詩皆精究大義（儒林傳晉書）唐太宗儒臣修

敬攷東漢之以古文名者若彼降自魏晉以來國學所講儒林所習非賈則馬與鄭其見間授受初亦不過如此兩漢經學最盛故紀載特詳三國兩晉漸以衰替而史冊亦罕有專家肖儒林以尚書著者惟景道一人

孰意東晉時乃有完古文出于其間哉

晉書曰元帝時修學校簡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此古文尚書孔氏即梅賾所奏上者）毛詩鄭氏周官禮記鄭氏春

秋左傳杜氏服氏論語孝經鄭氏凡博士各一人共九人（荀崧傳攷元帝紀事在太興四年）

隋書曰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賈逵馬融鄭康成爲之作訓注然其所傳唯二十九篇又襍以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經無師說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晉書荀勗通引此作晉書今本隋志皆作晉世疑晉書爲優始從今本以待攷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濟南伏生之傳唯劉向父子所習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至東晉元帝時豫章內史汝南梅賾字仲眞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興姚方興于大桁市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于是始列國學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惟傳鄭義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自餘所存無復師說（右段前已引進二師並因文義連屬）

故復著之
經籍志
攷攷晉書不載梅賾奏孔書事其事之顛末莫隋志爲
詳開嘗細繹其詞而知其僞之不可掩也觀其歷叙前
古而曰非孔舊本曰絕無師說曰今無有傳者曰永嘉
之亂並亡曰又多非戾當羣籍熄滅之後正江左播遷
之餘而後曰始得安國之傳奏之前此何朱無聞也
毛氏奇齡曰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謂古文之
經文內府尚存今無有傳者謂但無傳注之人梅賾所上
者孔傳非經文也古文尚書冤詞
閻氏若璩曰祕府果存其書雖世有假託僞譔之徒出祕
書以校之其僞可以立見成帝時徵天下能爲古文學東
萊張霸以所造百兩篇應帝以祕書較之非是遂下張霸
于吏若元帝時祕府猶有存者則梅賾所上之傳何難立
窮其僞哉惟祕府既已蕩而爲煙化而爲埃矣而凡傳記
所引書語諸儒並指爲逸書不可的知者此書皆采輯掇
拾以爲證驗而其言率依于理又非後張霸僞書之比世
無劉向劉歆賈逵馬融輩之鉅識安得不翕然信之以爲
眞孔壁復出哉
攷攷毛氏欲爲梅賾釋寃而寃誣隋志也實甚隋志明
云撫傳而必欲讀之爲傳去聲人知其謬也且古文傳
攷攷毛氏欲爲梅賾釋寃而寃誣隋志也實甚隋志明
云撫傳而傳則云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傳注出
自一人之手而異其辭何歟經義考
閻氏若璩曰余嘗取孔註論語與孔傳尚書相對校之安
國親得古文二十五篇中有湯誥泰誓武成豈有註論語
時遇引及此三篇者而不曰出逸書某篇者乎且不恒其
德或承之羞孔則曰此易恒卦之辭南容三復白圭孔則

曰詩云自圭之玷尚可磨也云云凡論語所引易詩之文無不明其來歷何獨至古文遂匿之而不言乎將安國竟未見古文乎據古文則子小子履等語正湯誥之文也作論語者亦引湯誥而孔不曰此出湯誥或曰與湯誥小異而乃曰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何其自爲乖刺至于如是其極乎余是以知子小子履一段必非眞古文湯誥之文蓋斷斷也又從來訓故家于兩書之辭相同者皆各爲詮釋雖小有同異不至懸絕今安國于論語周親仁人之文則引管蔡微箕以釋之而周之才不如商于尚書周親仁人之文則釋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而商之才又不如周其相懸絕如是豈一人之手筆乎且安國縱善忘註論語時至此獨不憶及泰誓中篇有此文而其上下語勢皆盛稱周之才而無貶辭乎安國于裨諶子產臧武仲齊桓公凡事涉左傳者無不覩縷陳之于註何獨至古文泰誓而若爲不識其書者乎余是以知晚出古文泰誓必非當時安國壁中之所得又斷斷也

敬攷從來言古文書者莫不藉口于安國而由二洼觀之則安國實未見增多之篇者也使其見今湯誥則何爲復引墨子之湯誓使其見今泰誓則何爲復以管蔡注周親以微箕注仁人梅氏奏孔傳時有以此詰之者不知其何所置喙也

毛氏奇齡曰今甲所在凡好古文者皆不敢踰越故安國註論語凡引經如君陳泰誓類皆不註篇名至于小子履

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敝于周廟又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又曰西午逮師（並劉歆三統術引律術志）

孔氏穎達曰劉歆作三統術引書云云並不與孔同亦不（尚書正義）

皃孔傳也（尚書）

故攷劉子駿之于古文尚書可謂信之篤好之深者矣

而著作行世凡所徵引無不與今書迥異蓋劉所引者

西漢祕府之官書孔氏所獻也今所行者東晉民間之

家之學詔高才生受之私家授受動至千餘人是偏守

所藏外人莫得而覩而民間之傳復落落焉東漢則公

攷攷古文尚書之在東漢也與西漢大異西漢則祕府

所藏外人莫得而覩而民間之傳復落落焉東漢則公

家之學詔高才生受之私家授受動至千餘人是偏守

內皆古文書矣其尹敏以下不者傳授所由及無所著

述者無論已他如周防受之盡豫然豫于前後漢並不

知名防所著禮記與劉陶之中文唐初諸書目已無其

本又何以攷其所傳之完缺邪由其可攷者推其不可

攷者自東觀下至民間無非伯山之學也則盡豫輩又

安得有完本私相嬗授而無人見之也乎

范氏蔚宗曰孔僖字仲和魯國魯人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

尚書元和二年（章帝年號）春帝東巡狩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祠

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

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僖因自陳謝遂拜僖郎中僖從還

京師使校書東觀（儒林傳）

孔叢子曰季彥曰先聖垂訓壁出古文臨淮傳義可謂妙矣

而不在科第之例世人固莫識其奇矣斯業之所以不泯者

賴吾家世世獨修之也（季彥孔儒子也）

朱氏彝尊曰壁中古文僖家具存矣獨怪肅宗幸魯備具

恩禮僖家既有臨淮傳義其時上撫掖書之律下撫偶語

之禁何不于講論之頃一進之至尊上之東觀乃祕不以示人乎竊意傳家古義亦無異于博士所傳之篇目是傳亦未覩增多之古文也（曝書亭集）

敬攷孔傳嘗校書東觀者也使東觀所貯與傳家少有差池傳必且上奏天子出其家書以正其譌謬矣而賈逵與之同司校讎厥後馬融于永初中典校書十年之久傳家有其書則必上之祕府祕府有其書則賈馬必能見之其固然也奈何賈馬之註僅杜林之三十四篇乎蓋亡新敗後承以赤眉劉永公孫述隗囂張步等相繼蠭起學士不失其業者尠矣而渤海郡正董憲所虎踞之區當是時闕里荆棘（觀孔融與老母幼弟雖其家有臨淮故業度亦必卽于淪沒而逃亡者未必能于流離之頃兢兢抱持如伯山之鴞也（觀孔融與老母幼弟辭自除可知也）孔氏之孫遵走四方之鴞也（觀孔融與老母幼弟辭自除可知也）孔氏之孫遵走四方鍾而修之已爾由是言之孔氏之世業卽伯山之黍書卽安國之壁經但不幸而亡逸其半非而伯山之黍書卽安國之壁經但不幸而亡逸其半非有二也

許氏愼曰其偁（謂說文所引也）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許愼漢安帝時人　說文序）

朱氏彝尊曰書（孔氏）以賈馬鄭諸儒均未之見許氏何由獨見之其撰五經同異于辨典禮于六宗一云六宗者上不謂天下不謂地勿不謂四方居中恍惚助陰陽變化此歐陽生大小夏侯說也一云古文尚書說六宗者謂天宗三

地宗三天宗日月北辰也地宗岱山河海也日月爲陰陽宗北辰爲星宗岱山爲山宗湖海爲水宗所謂古尚書說者賈逵之說本之泰書者也使許氏稱孔氏書則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之氣亦必舉之矣乃僅述歐陽夏侯賈氏之說則愼實未見孔氏古文者也（曝書亭集）毛氏奇齡曰或曰說文序云云據此則其所引書惟孔氏古文可知已乃考之說文則僅有二十八篇中字而增多之篇揔一字相及惟若藥不瞑眩一句屬說命文然孟子亦有之得非愼所引者孟子邪（又有引實玄黃于匪一語亦孟子文也）是今之古文在當時揔其書也不知此正賈逵泰書之本也東漢和帝時上命賈逵修理舊文而逵未之應于是許愼采史籀李斯揚雄之書博訪通人而以賈逵爲指歸乃攷之于逵作說文解字若干卷至安帝十五年始奏上之則是愼所本者正賈逵之學也且東漢以後其以古文書法嬗名者衛宏也而愼作說文則多取宏說以爲之本故說文序曰愼又學孝經孔氏古文說其書皆建武時給事中議郎衛宏所校（此愼子沖上說文序中語是愼所祖述一宏一逵皆杜林之本雖冒稱孔氏實泰書非壁經也古文尚書冤詞）敬攷許叔重所稱五經揔雙者也乃于書選擇而取孔氏而所取者杜林之泰書也夫泰書卽壁經前已辨之詳矣毛氏但欲伸其私說不得不誣泰書爲僞並說文亦誣爲僞爾

孔氏穎達曰後漢初賈逵奏尚書疏云流爲烏是與孔異也服虔（漢靈帝時人）杜預（晉武帝時人）註左傳亂其紀綱並云夏桀時服

虞杜預皆不見也（尚書正義）

鄭氏玄曰古文書大可疑趙岐漢徵士時人杜預晉三國時吳人鄭康成馬融服虔諸輩皆博洽之儒不應皆不之見也（并觀前言）

朱氏彝尊曰趙岐註孟子高誘漢末注呂覽杜預注左傳遇孔氏增多篇內文皆曰逸書（隸書亭集）

毛氏奇齡曰案徐仲山傳是齋尚書日記有云舊謂漢魏儒者皆不見古文故趙岐注孟子鄭康成注禮記韋昭註國語杜預註左傳其于引古文尚書所有之文皆註曰逸書（正義）

朱氏彝尊曰攷陸氏釋文所引王註不一並無及于增多篇內隻字則肅亦未見孔氏古文者也（曝書亭集）

敬攷王肅注十卷高貴鄉公時已立學官其經字與馬鄭互有異而篇數則同蓋亦本汲書者也肅意極不喜鄭學使其獲見孔傳則必表章之據以詆鄭何故祕之耶若謂解與古文相類乃偽傳竊王注非王竊偽傳也王注先行而偽傳後出也且其解有與古文大不類者肅嘗註家語矣其于亂其紀綱則直曰謂夏桀（見正論篇左傳並不符合肅傳于註不傳而家語見存乃與正義所傳並不符合）

謬邵穎達謬邵又烏從而辨之

孔氏穎達曰晉書云晉太保公鄭沖以古文授扶風蘇愉愉字休預預授天水梁柳柳字洪季季授城陽臧曹字彥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賾字仲眞又爲豫章內史遂于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唐太宗晉書今本無此語陳氏師凱曰恐太宗未修以前舊史所載也毛氏奇齡曰十八家晉書有之亦臆度之辭）

朱氏彝尊曰鄭沖在高貴鄉公之時業拜司空高貴鄉公

謝尚書沖執經講授與鄭小同俱被賜使得孔氏增多之書何難上進其後官至太傅祿比郡公几杖安車備極榮遇其與孔邕曹毅荀顗何晏共集論語訓註奏之于朝何獨孔書止以授蘇愉秘而不進又論語解雖列何晏之名沖實主之若孔書既得則或謂孔子壁引書即應證以若陳之句不當復用包咸之訓謂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矣竊疑沖亦未見孔氏古文者也 晁書亭集

敬攷古史不傳者多正義所傳必非撫據既曰沖授蘇愉必嘗授蘇愉也然其所授乃人所共見之古文非人所不經見之古文也高貴鄉公與博士講論曰若稽古一傳賈馬王之說一稱鄭說皆古文也意沖所授亦復如是不然使其果得五十八篇之孔傳胡有不進于至尊不視諸同列不用之訓注而私以授諸微末者耶

孔氏穎達曰晉書皇甫謐傳云謐從姑子外弟梁柳邈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今謐傳亦無此

語　尚書正義

朱氏彝尊曰士安既得五十八篇之書篤信之宜于世紀均用其說乃孔傳謂堯年十六即位七十載求禪試舜三載自正月上日受終堯崩二十八載堯死壽一百一十七歲而世紀則云堯年百一十八歲孔傳謂舜三十始見試用歷試二年攝位二十八年即位五十年升道南方巡守死于蒼梧之野而葬馮壽百一十二歲而世紀則云舜年八十一即眞八十三而薦禹九十五而使禹攝政攝五年有苗氏叛南征崩于鳴條年百歲孔傳釋文命謂外布文德教命而世紀則云足文履已故名文命字高密孔傳釋伯禹謂禹代鯀爲崇伯而世紀則云鯀封爲夏伯故謂之伯禹孔傳釋呂刑云呂侯爲天子司寇而世紀則云呂侯爲相所述多不相符竊疑謐亦未見孔氏古文者也 經義攷

敬攷世紀之說與古文不合者甚多其最甚者如伊訓篇序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傳以爲太丁未立而卒及湯沒而太甲立稱元年世紀則述馬遷外丙立二年崩仲壬立四年崩之語夫史記之可信不如尚書也明甚士安不知之乃舍經詰大典而用傳記小說則其未見孔傳明甚士安所作都時士安亦不爲之禮則其人可知矣意是時即稍萌芽其間乎要之書爲梅賾所上則成于賾手撫疑然亦非獨力所能成或與梁柳滅舊共爲之未可知也

孔氏穎達曰李顒集註尚書于僞泰誓篇每引孔安國曰計安國必不爲彼僞書作傳不知顒何由爲此言 尚書正義

敬攷李顒尚書注十卷今不傳據此則顒亦未見今孔傳者也顒東晉人與梅氏同時而尚不見之況前此乎

朱子曰某嘗疑孔安國是假書又曰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未之見可疑之甚 語錄

鄭氏瑗曰古文書至東晉梅賾始顯沉沒六七百年而後出未必眞孔壁所藏之舊矣 井觀瑣言

敬攷西漢東漢三國魏蜀吳西晉東晉其間以古文擅

名者孔安國以下則有庸譚杜林衞宏徐巡賈逵
孔僖馬融盧植康成王肅鄭沖李顒若干人其他與見
古文尚書而好之者則有司馬遷劉向劉歆班固許愼
皇甫謐若干人其有著作傳後而可證古文尚書者則
有包咸服虔趙岐高誘譙周韋昭孫邕曹羲荀顗何晏
孫毓杜預若干人其上而爲君曾表章古文尚書者則
有漢武漢成漢哀新莽漢光武漢章漢獻魏高貴鄉公
若干人其中類皆博稽遠覽之士重以帝王之力亦何
書不可購而要皆未見增多二十五篇之書者也下下
數百年前人不得見之後人安得有之後人果能有之
初至求一人之見而不可得耶

吳氏棫曰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曲聱牙
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定爲二體其亦難
言矣

朱子曰孔壁所藏者此說當云舊有今新增者皆易曉伏生所記者當云舊有今存者皆難曉如堯典舜典皐陶謨益稷出于伏生便有難曉處如載采采之類大禹謨便易曉如五子之歌胤征有甚難記邦記不得至如泰誓武成皆易曉只牧誓中便難曉如五步六步之類如大誥康誥多微子之命穆王之時間命君牙冏命曉到呂刑亦難曉因甚只記得難底卻不記得易底亦誤當只增得其易者卻不增得其難者便是未易理會又況又是科斗書以伏生書字文攷之方讀得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安得不譌損一字又卻是伏生記得者難讀此尤可疑今人作全書解必不是語錄

蔡氏沈曰漢儒以伏生之書爲今文而後安國之書爲古文以今攷之則今文多艱澁而古文反平易伏生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反專得其所易則有不可曉者此條誤置與前條同此朱子書臨漳所刊四經後蔡氏注之于集傳敘錄並注凡數百言今俗本蔡傳皆刪去之

吳氏澂曰竊嘗讀之伏生書雖不盡通然辭義古奧其爲上古書無疑梅賾所增二十五篇體製如出一手采集補綴雖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緩卑弱殊不類先漢以前之文夫千年古書最晚乃出而字字晉咯無脫誤文勢畧無齟齬不亦大可疑乎書纂言

鄭氏玄曰古文書雖有格言而大可疑觀商周遺器其名識皆類今文書無一如古文之易曉者禮記出于漢儒尚有突兀不可解處豈有四代古書而篇篇平坦整齊如此如伊訓全篇平易惟孟子所引二言獨艱澀且以商詩比之周詩自是古奧而商書比之周書乃反平易豈有是理哉秦誓曰謂已有天命謂微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此類皆不似古語而其他與今文複出者卽艱澀何也井觀瑣言

歸氏有光曰聖人之書存者年代久遠多爲諸儒所亂其可賴以別其眞僞惟其文體格制之不同後之人雖悉力模擬終無以得其萬一之似學者由其辭可以達乎聖人而不惑乎異說今伏生書與孔壁所藏傳二語亦誤倒其辭之不同固不待于別白而可知

郝氏敬曰孔書四代文字一律宜無是理詩如商頌纘棨而淵塞周頌清越而駉雅二代文質之殊詩然書亦宜然豈得商書清淺反不如周書樸茂耶若以伊訓太甲說康誥大誥

諸篇先後文質倒置矣又曰孔書伊訓不切放桐復亳說命不切尹東郊其他皆然轉移變換可通用若眞古文如大誥諸篇任說得縱橫而悉有典要眞僞如天壤懸絕諸傳獨孟子最古七篇中引書如太甲伊訓湯誓咸告語質直而少遒鄉誓與二十八篇一律足徵伏書是眞又如大學引康誥等語篇內自然渾合其他孔書所引語填

補痕跡宛然尚書辨解

閻氏若璩曰愚意書藏屋壁中不知幾何年其錯亂磨滅弗復可知豈特汨作九共諸篇已也即安國所云可知者二十五篇亦必字畫脫誤文勢齟齬而乃明白順易無一字理會不得又何怪吳氏朱子及草廬輩切切然議之哉蘇氏第一證

敬敉暋人之經固不可以文辭論然即此文辭之間僞之不可爲眞猶眞之不可爲僞也如三十一篇之與二十五篇其氣體格製判然迥殊凡研究是經通知文體者莫不井井心目韓昌黎所謂昭昭然白黑分者孰謂文辭不足以辨眞僞哉

朱子曰只疑伏生偏記得難底卻不記得易底然有一說可以論難易古人文字有一般如今人書簡說話樣以方言一時記錄者有一般是做出告戒之命者疑盤誥之類是一時告語百姓盤庚勸令百姓遷都之類是出于記錄至于蔡仲之命微子之命聞命之屬或出當時做成底誥文字如後世朝廷詞臣所爲者語錄

蔡氏沈曰或者以爲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故訓誥書命有難易之不同此爲近之亦集傳叙錄述朱子語又

括蒼葉夢得曰尚書文皆奇澁非作文者故欲如此蓋當時語自爾也今案此說是也大抵書文訓誥多艱澁而誓命多平易澁訓誥皆是記錄當時號令于衆之本語故其間多有方言及古語在當時則人所共曉而今世反爲難知誓命則是當時史官所撰檃括潤色粗有體製故在今

閻氏若璩曰尚書諸命皆易曉固已然所爲易曉者則說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畢命冏命皆古文也故易曉至才涉于今文如顧命文侯之命便復難曉尚書諸誥片難曉固已然所謂難曉者則盤庚大誥康誥酒誥召誥湯誥便又易曉此何以解焉豈誥出于成湯之初者易曉而出盤庚以後及周初者難曉邪豈命出于武丁成湯之際者易

曉而出于平王之東者難曉邪不特此也顧命出于成王崩康王之誥出于康王立相距才十日以同爲伏生所記遂同爲難曉尚得謂命易曉邪不特此也周官誥也出于成王君陳命也亦出于成王相距雖未知其遠近以同爲安國所獻遂同爲易曉尚得謂誥難曉邪論至此雖百喙亦難解矣疏證第一百十四

敬敉朱子嘗疑僞書而卒以集傳命蔡氏蔡氏亦疑僞書而卒以承命作集傳故爲此調停之說然增多篇內誤誥訓誓爲體不一何得皆屬潤色之雅詞大禹謨較之泉陶謨仲虺之誥湯誥較之周書八誥無遜立政訓體也而較之伊訓太甲文侯之命命體也而較之畢命冏征較甘誓泰誓較湯誓牧誓其相去不啻天淵

胡難者專在彼而易彰者專在此也故凡諸尚書皆詞臣記錄實語恐爲實語潤色惡有潤色前說其不然矣

閻氏若璩曰僞作古文者正當據安國所傳篇數爲之補綴不當別立名目自爲矛盾然揣其意如作泰誓三篇則因禮記左傳孟子所引用也以及仲虺之誥說命三篇則因禮記孟子國語所引用也以及仲虺之誥蔡仲之命君陳君牙冏命書者不能張空拳冒白刃吐其中之所有故必依托往籍以爲之主羣擬聲品以爲之役而後足以售吾之欺也不然此書出于魏晉之間去康成未遠而康成所註百篇書序明云某篇亡某篇逸彼豈無目者而乃故與之抵捂哉蓋必據安國所傳篇目一一補綴則九共九篇將何所措手

也此其避難就易雖自出矛盾而有所不恤也疏證第七

又曰凡贋出之古文所爲精誼之語皆無一字無來處獨惜後人讀書少遂謂其自作此語譬之千金之裘徒從其毛而觀之未有不愛其白且粹者苟反其皮而視之然後知此白且粹者非一狐之腋之力乃集衆腋以爲之也贋出古文何以異此哉

又曰左氏春秋內傳引詩者一百五十六引逸詩者十引書者二十一引逸書者十三外傳引詩者二十二引逸詩者一引書者四引逸書者十蓋三百篇現存故詩之逸誼之語皆他書傳所有也蓋作僞書者其眞古文則鄭沖所傳乃取馬鄭王本而參用之者也其僞古文則雜采論語孟子墨子荀子大小戴禮左傳國語國策史記漢書所引逸書文而悉收而彙之補集以成章十居其八九焉馬融之疑泰誓也有曰吾見書傳所引泰誓而

已豈左氏于數百載前逆知後有二十五篇而所引必出于此邪抑此二十五篇援左氏以爲重取左氏以爲料規摹左氏以爲文辭而凡所引遂莫之或遺邪疏證第十五

又曰小戴禮記四十九篇引詩一百有二引逸詩者三書者十六引逸書者十八逸少逸多之故猶左氏也逮梅氏書出而鄭氏所指爲逸書皆全全登載無一或漏亦與

左氏相等疏證第十六

又曰古僞詩文有二是明掩己之姓名以埃後世一是擬某古文和古某詩傳之既久忘其所出世以爲眞某古人矣如江淹陶徵君田居詩一篇東坡和陶僞幷和其題後刻陶集者且竄入以爲眞陶詩竊謂白居易有補逸書一篇幸皆知爲白作耳若世遠言湮姓名莫得其摹孔書

處亦幾亂眞安知不更以爲二十五篇之僞乎

又曰余嘗語人古文書頗易撰人多未信茲讀蘇伯衡平仲集首載周書補亡三篇曰獻禾曰歸禾曰嘉禾自云效白居易湯征之作手筆較白實高而末一篇尤佳但惜不知宋獲傳記中逸書以爲骨然已足大亂眞疏證第七十二

倣效從來疑古文者多矣而人卒莫肯質言其僞雖憤重之意宜爾亦其中有格言不忍割愛而不知其精誼之語皆他書傳所有也蓋作僞書者其眞古文則鄭沖所傳乃取馬鄭王本而參用之者也其僞古文則雜采論語孟子墨子荀子大小戴禮左傳國語國策史記漢書所引逸書文而悉收而彙之補集以成章十居其八九焉馬融之疑泰誓也有曰吾見書傳所引泰誓而

不在秦誓者甚多作者監諸此取材既富且以開執詰難者之口誠計之得也今誠悉去其已見他書之句則其所存正自無幾而亦不復可愛惜矣謹區分眞古文僞古文各從其卷而稽其異同竝疏其可疑者如左

尚書攷辨卷第二

承德郎廣東南雄府通判安邑宋鑒著

眞古文尚書三十一篇攷辨

仲尼殁而微言絶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六王縱橫百子紛紜世之言六藝者原遠而流詘分戶持一編罔知折衷燔經之厄于斯兆焉秦能漢焉滅不遂滅興不遽興春秋分爲五詩分爲四易有數家之傳書則今古文爭焉衆言淆亂則折諸聖夫子刪述纂修著有定本孔氏子孫克世守之古文書雖後顯而逾今文也違甚其藏泰博士之業不如宣聖家學之的也其出廿八篇之得不如闕里故宅之完也其文程獄吏之隸不如科斗舊書之古也其義歐陽夏侯之學不如臨淮世業之長也故子政校其脫誤子駿嘗其朴折康成疾其蔽昌元明譏其闕繆既盛終熄職是由乎若古文則通儒大師莫不敦說焉或親問安國而人史編或陳發秘府以讓博士或握持于流離兵亂之頃或授受于絶學將墜之餘賈逵校書東觀倆其讀應爾雅前漢藝文志曰叔重古文讀應爾雅博采通人取其字入說文盧湛郡以其近實欲刊正后經鄭北海溯厥先師願竊比于二三君子然而東里之舊臧已隸西州之寒書僅傳布流既廣件謁亦滋說文之倆特多奇字馬鄭所注間襍今文延至子邑時亦變互最後鄭沖所授梅氏資以作僞而三十一篇則故眞也書之初出屋壁也體存科斗既豐衛宏皆嘗校定後人傳書漸加規折則隸古名焉隸古謂以隸字之點畫存古文之形體或謂以

隸易古者非或謂一行隸書一行古文者恐非豫章所奏實作此體唐天寶詔從今文更定出于衛包天寶三載包時爲集賢殿學士人既樂其約易莫肯溯厥本初科斗原文不可覩矣隸古之本亦間存焉嗚呼文字遷革猶爲末務眞贋錯出誰與讎剔用啟先儒遺意參稽衆家之說別眞于僞俾讀者識其變古知非後人所能仿佛也傳聞異辭莫不畢箚訓詁乖隔未暇是正云

虞書薛氏季宣書古文訓作僉書

敬攷王伯厚困學紀聞曰大傳說堯典謂之虞傳是今文以堯典爲唐書也陳氏壽三國志陸遜傳陸抗上疏有曰靖潛庸回唐書攸戒所見蓋今文也而虞書不知其分畫何所說文僊堯典舉讖書皆曰虞書凡二十三引堯典僊虞書惟五僊禹貢甘誓皆曰夏書凡十三引禹貢僊夏書惟揚州貢瑤琨僊虞書亦誤也　梅氏所上分禹貢前爲虞書而以禹貢爲夏書之首豈鄭沖之傳邪馬鄭王本自堯典至肩征統名爲虞夏書以虞夏同科事相連故不分也見書正義杜元凱注左傳僖二十七年曰尚書虞夏書所見即此兩夫甘誓後專紀夏事而連虞言之于夏書所見即此爾夫

義無所取胡朏明從之非是顧寧人謂堯典亦夏書則典謨專言虞事而目爲夏書又覺未安顧說亦非也左傳僖二十七年引書賦納以言稱夏書孔氏穎達謂事關禹故爲夏書愚以爲所引非舉謨否亦當是虞書字之誤也林少穎本正義之說而以虞史夏史分虞夏書夫堯典末紀舜陟方乃死亦夏史所錄也此說亦未盡合而典謨之當爲虞書則斷不可易茲仍舊題實本說文眞同則從其最先者爾舊虞書夏書等分題各篇之下柴氏傳總題于各代之前今仍

蔡傳以便攷釋

又攷科斗書者周時之古文字正義謂形多頭麤尾細狀腹團圓似水蟲之科斗故曰科斗是也蓋古用竹簡點漆而作字故其形狀然爾尚書孔壁所廢祕府所貯向歆所校杜衞所傳下逮盧植所學皆科斗本也而晉梅氏所上則爲隸古且云安國所定攷諸漢人安國不聞有定隸古之說也科斗書頗難作故馬鄭王本皆已變隸蔡氏釋文以三家爲今文爲是也隸古之書不知所起意魏晉儒者始有以隸定古者而鄭沖傳授如此邪自唐改今文而傳者亦稀王伯厚曰唐孝明寫以今字藏其舊本咸平二年孫奭請摹印古文音義與新定釋文並行今亦不傳今有古文尚書吕微仲得本于宋次道王仲至家用學紀聞又曰吕大防得古文于宋敏求毛欽臣漢藝文志攷證今惟薛士龍古文訓爲隸古本求知爲梅氏所上分禹貢前爲虞書而以禹貢爲夏書之首豈鄭沖之傳邪馬鄭王本自堯典至肩征統名爲虞夏書以虞夏同科事相連故不分也此乎考程邈作隸有全違古者有全因古者有減古者有增益古者而其形狀則與古異猶存古意也今停化帖有程邈書　故以隸存古則或與隸迥別如古文虞作慮隸古則作虞作書隸古亦不能悉載止于篇題略識其槩云

大學衍帝典薛本作堯

曰一作粤薛本同若稽古帝堯曰放勳史記作勳說文作勛說文靈耀作祭晏晏見後漢書第五倫傳章懷太子注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大學作峻史記作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史記作變時

雍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分命羲仲宅
金氏履祥書表注曰蔡邕石經作庀朱氏鶚翀攷史記作都
經考異曰蔡邕石經今文也　嶋史記玉篇作嶋下同考石經今文作嶋
夷尚書正義曰今文作鐵釋文曰考靈耀作周鉄史記索隱曰
今文及帝命驗並作禺鐵禹貢同說文作堣鉄薛本作堣尸
曰暘史記索隱曰史記舊本作湯說文作暘　舊谷寅賓出日平史記索隱曰大傳作
本作賓辯後同鄭註周禮亦
作辯見馮相氏賈疏曰據史記作便程說文
書傳而言釋文曰馬作平秩作叙薛本同後同東作曰中星鳥
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尚書正義曰鄭
都三字摩滅也劉氏敞曰當作宅南曰本益言宅南交云夏不言曰明
曰交趾王氏柏曰當作宅南曰交都　平秩南譌今本皆作說
本亦作譌見周禮註鄭氏之職索隱曰孔
安國強讀爲說是元亦作譌也薛本作僞　敬致日永星火以
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史記多曰字一土字曰昧尚書正
文作柳史記作昧　谷虞翻云鄉義曰今
徐廣曰一作柳　谷虞翻曰周禮注引書曰度西曰棲穀
昧古文蒙昧字謂當爲柳古昧柳同字而以爲昧斐松之謂翻
言爲然朱氏鶴齡曰集韻昧古作眛與古文昧字形相近故漢
人有柳谷之說愚按正義引今文柳谷以證與鄭注不同是鄭
注本亦作昧也其周禮注曰度曰柳皆今文字蓋鼠引今文以

說周禮爾今薛本昧作眛或鄭古
文本亦作眛而虞氏誤以爲西寅餞納大傳入曰平秩西成宵
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
平在朔易史記索隱曰大傳作伏物史記同
作燠鳥獸氄毛說文毛部作毳氄毛也說文毛部氄又作縟
薛本同後人所改說文毳部作鞣髮薛本同說文作褥蓋奇字也帝曰咨汝羲暨
凡鼠景並同　和叔作仲說文古文作正天資四
日鳥說文作鳥　谷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說文作絑薛本同
作明帝曰吁嚚訟釋文曰馬
本作庸　可乎帝曰疇咨若予采驩東方氏
薛本同　兜曰都共工方史記作旁鳩僝功說文人部作旁救僝功是
部作旁逑孱功蓋亦奇字
所謂古文而異者也　帝曰吁靜言庸違三國志作靖譖
薛本作工述孱珍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
天或疑二字錯誤　帝曰俞朕子朱說文作朱之朱古同　啓
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說文作嬖薛本作嬖孟子說文作放同後凡乂並同　僉曰於鯀作鮫

瑞既月乃日史記前漢志並作擇吉月日　覲四岳羣牧班瑞于
東巡守至于岱宗柴史記作祡說文作祡薛本並同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
玉下九字當在此　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
亦作玉　三帛二生一死贄史記作摯薛本同說文作贄
曰本亦作摯說文作贄如五器卒乃復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
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釋文曰馬本作如初歸格于藝大傳作禰祖
用特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肇
大傳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說文作浚川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
作兆薛本作壽川象以典刑說文作
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
刑之恤徐氏廣史記注曰今文作謐史記作靜
同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二十有八載帝
孟子作州史記作陵鄭註射義有篇說文作歌薛本作竄三苗孟子作放勳
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二十有八載帝孟子說文作放勳乃徂

諮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
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
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
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皐陶大傳作咎繇帝曰
俞汝往哉帝曰棄黎民阻史記作祖史記作始飢汝后稷播時百
穀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大傳作慈薛本同汝作司徒敬敷
五教在寬帝曰皐陶蠻夷猾大傳作滑夏寇賊姦大傳作奸史記作軌汝作
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史記作度攷今文宅竝與度五
宅三居惟明克允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
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帝曰疇若予
上下草木鳥獸僉正義曰馬鄭王本皆作禹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

詘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帝曰咨四岳有能
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
清帝曰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
史記作胤說文作育薛本同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
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說文作龢無相奪倫神人以
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史記作鼓薛本同鳳凰二字衍文也帝曰龍朕堲讒
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帝曰咨汝
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三載考大傳作攷績三考黜陟幽明
庶績咸熙分北三苗舜生三十徵庸三正義曰鄭本作二十在位五十
載陟方乃死百二十有二百有二十篇計一
　敬攷今文當永嘉之亂而亡傳注之中略有可識大傳
殘闕散佚傳注中亦多采用太史公問古文說而未見

古文字殊氏阎曰多古文說也藍本今文字而多操變其
亦不盡古文說也　藍本今文說而爲此史廙記異聞
辭司馬氏貞曰太史公博採經記一家言故不妨有所黜
不必皆尚書也考史公自作一家言故不妨有所黜
顧或據此謂孔安國定古文時亦有所增減大非　故篇中顯爲史公所製易者
概不收取如敬順昊天數法說文字多與隸古同時亦
異焉馬鄭王注古文而間用今文釋文及正義所有異
收而著之聊廣異聞不無疎漏閻氏若璩王氏應麟朱氏鴻齡皆著有考異
吳著未見王著則見于漢藝文攷及困學紀聞朱氏因而廣之然猶多未備今復博收以附益之云又經
典流傳久必有譌但須有據乃可訂正臆爲之說恐失
本意至王文憲動輒更張其作書疑遷移殆遍殊非愼
重之道概從簡略懼滋紛紜也
又攷堯典一篇不但伏壁未分孔壁亦未分也梅氏所
上始分之猶可合也蕭齊又益以二十八字而一分不
可復合矣然當時猶未或信也至隋人表章之唐人疏
解之遂一成而不可易然識者未始不知其謬也蓋堯
典本取篇首字以名篇　僅爲堯作典如史記之本紀
然雖曰堯典實亦舜典也　古書名篇多取篇首字如皐陶謨禹貢之類孟子梁惠王公孫丑之
類或名以篇中字如洪範金縢之類今合爲一以復舊
觀其文事之本相連屬萬萬不能殊離則有目共覩爾
皐陶謨薛本作咎繇
曰若稽古吳氏澄曰今文無此四字疑是但不知何據也皐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
禹曰俞如何皐陶曰都愼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勵翼邇
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
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
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皐陶曰

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皐陶曰
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玉篇作擾而毅直而温簡而廉剛
而塞說文作寒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
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釋文
曰本又師師百工惟時撫說文作察亦其代之天叙有釋文曰馬
王嘉傳遜王篇作佚欲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釋文
人其代之天叙有釋文曰馬本作五　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
我五禮有釋文曰馬本作五　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
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汝作士五刑五用見梁統傳　哉政事懋懋郭氏璞注爾雅作茂見釋
詁哉懋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釋文曰馬本作威　自我民明威
達于上下敬哉有土皐陶曰朕言惠可厎行禹曰俞乃言厎可
績皐陶曰予未有知思曰張子曰當作日贊贊襄哉贊以此上爲皐陶
語而分此下爲言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曰孜孜史記作孳孳
非孳辭本同皐陶曰予未有知思曰吁如何禹曰吁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
予乘四載隨山刊史記作桑前漢書同見地理志木暨益奏庶
說文王篇薛本並同禹貢同　予乘四載隨山刊史記說文作容木同說文作榦薛本同
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
艱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釋文曰馬本作根　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皐陶
曰俞師汝昌言禹曰都帝愼乃在位帝曰俞萬曰安汝止惟幾
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帝曰
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
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
山龍華蟲作會大傳作繪說文作繪釋文曰馬鄭作
作繢說文作璪薛本作藻同釋文曰本又作藻火粉米說文作黺絲薛本作黼
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
八音在治忽史記索隱曰今文作采政忽史記作以出納五言
來始滑前漢書作七始詠見律歷志以出納五言汝聽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
時侯以明之撻說文作達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
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
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時舉敷左傳作賦見襄二十七年
納以言明庶左傳作試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
敷同曰奏罔功史記多帝曰二字　無若丹朱傲說文作驁史記
是好傲虞是作罔晝夜額額罔水行舟朋說文作堋薛本同　惟慢遊史記作游
珍厥世史記此間多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
禹曰二字　予創若時娶于塗說文作佘薛本同　山辛壬癸甲
啓呱呱而泣史記作于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啓索隱曰今文尚書脫漏史公取以爲言　予弗子惟
荒度土功弼說文作鄨薛本同　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
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

乃功惟叙皐陶方祗厥叙方自虎通施象刑惟明夔曰戛擊鳴
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大傳作假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
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劉氏向說苑作鶬鶬見辨物篇說文作蹌蹌薛本同簫
韶九成鳳凰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帝
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
工熙哉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屢
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
曰元首叢脞哉說文作脞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皐
陶謨一篇計九百有六十有八言

敬敷皐陶謨一篇可合不可分者也自伏生以及馬鄭王未嘗不合也蓋古文增多十六篇內原有棄稷一篇今不能僞作其辭而分皐謨以當之然名雖強分實亦

不能不合故傳釋汝亦昌言必曰因皐陶謨九德故呼禹使亦陳嘗言則情事貫通不能卒分也審矣何如仍合者爲蔽邪

夏書薛本作夏書

禹貢釋文曰或作贛薛本作貢

敬攷凡書之作必有所主堯典皐謨主舜而作故謂之虞書禹貢主禹而作安得不謂之夏書蓋自初脫稿後

虞書禹貢主禹而作安得不謂之夏書蓋自初脫稿後

厥聖固當如此傳謂禹之王以是功斯爲得之孔疏謂

初在虞書而夏史抽入或仲尼退第皆非也王魯齋直

升此于禹皐二謨之前幷爲夏書亦失之矣

禹敷史記作傅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底績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賦惟

上上錯厥田惟中中恒衛既從大陸既作鳥史記作鳥前漢書同見地理志考尚書正義鄭王並作鳥正義又曰孔讀鳥爲鳥是初亦作鳥作鳥天實所改也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濟漢志作涉說文薛本並同篇內同河惟史記作維兗史記作沇說文同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灉沮史記漢志作雍薛本同漢志並沮會同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墳厥草漢志同說文作艸薛本作惟條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史記漢志並作年薛本作錄厥木惟條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史記漢志並作年薛本作錄馬鄭本同見釋文乃同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浮于濟漯達于河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漢志作壄薛本同既豬史記作都篇內同東原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說文作苞薛本作

本同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漢志作狄鄭本同見周禮註天官嶓冢導漾東流爲漢東入于江釋文曰嶓冢山名在隴西氐道縣漾水所出東流爲漢水至武都爲漢中郡東入于江也薛本同嶓作崏桐泗滭浮磬淮夷蠙珠暨魚薛本同蠙說文作玭珠鄭本同暨說文作洎薛本同魚厥篚玄纖縞浮于淮泗達于河薛本同泗說文作汭縞釋文曰或作縞薛本作鎬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瑤琨漢志作璆釋文曰馬本作球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孔疏漢志作瑤簜釋文曰馬本作均鄭本作竹惟荊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史記作潛漢志作潛薛本同既道雲土夢史記漢志並作夢土洪氏頤煊讀書叢錄曰史記漢志並作夢土夢字唐太宗作得古本始改正史記索隱本作土夢索隱又曰夢一作瀁又曰瀁一作瀁又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惟木作璣薛本同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孔疏漢志作璆釋文曰馬本作球鄭本作竹均鄭本作竹惟荊州貢羽貢厝枯柏礪砥砮丹惟

簵楛說文作栝薛本同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浮于江沱潛史記多一于字漢志同于洛史記作雒漢志同至于南河荊河惟豫州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滎波史記索隱曰今文作滎播史記同鄭註周禮註周禮作播尚書正義曰今文作播鄭王本皆作播鄭註周註作播所謂碑以今文者也既豬史記索隱曰爾雅左傳謂之諸周禮作都見職方又導河史記作荷漢志同澤被孟史記作明漢書薛本同今文亦爲然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絲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沿于大江海泝于淮泗浮于濟漯達于河兗州

泉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史記作汶薛本同索隱曰一作崏又作岐嶓既藝史記作蔡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西傾漢志作傾薛本同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漢志作酆水攸同荊岐既旅終南惇史記作敦薛本作敦物至于鳥鼠原隰

厎績至于豬野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織皮崑崙史記作昆崙薛本同析支渠搜漢志同漢志作昆侖西戎即敘導岍史記作汧漢志同薛本作開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厎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史記作負漢志作倍尾導嶓冢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别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導弱水至于合黎漢志作黎餘波入于流沙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厎柱又東至于孟史記作盟漢志及薛本同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史記作邳郭注爾雅作坯見釋山釋文曰本或作坯或作郙北過降薛本同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嶓冢導漾史記作漾薛本同東流爲漢又東爲滄史記作倉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有定作爲匯金氏履祥曰當作漢東爲中江入于海導沇水東流爲濟漢史記作泲漢志作軧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史記作原漢志及薛本同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厎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錫土姓祇台　心先不距朕行五百里甸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蠻二百里流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有禹貢一篇計一千有一百有九十有四言

甘誓薛本作甘誓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絶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史記作僇汝右甘誓一篇計八十有八言

作榑周禮司厲註史記鄭司農引作奴

商書薛本作商書

湯誓薛本作湯誓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孟子作偕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史記作理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右湯誓一篇計一百有四十有四言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感出矢言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謀乃攸灼龜曰其如台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曰不可胥動以浮言恐沮衆以不能胥匡以生臭厥載胥動以威衆用丕欽罔罪汝衆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肆予告汝于烝非予自荒茲德予丕克羞爾用懌予和若時予乃或讎由爾衆口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恪謀用永地于新邑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弗創厥法民猶胥顧于患若爾不生生厥心動予一人以自災予曷其奈何不惟爾衆以自作不典之災

盤庚遷于殷民胥怨作書三篇以告之

盤庚上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感出矢言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

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顚木之有由蘖說文木部作㭎由蘖引本作㭎枿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盤庚敩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說文作譒詛本同告之脩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說文作憃憃石經殘碑作聲聲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說文作㧞詛本同謀作乃逸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憝農自安不昏尚書正義曰鄭讀爲作勞不服田畋越釋文曰本亦作散釋文曰本又作勩其罔

有黍稷攸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厥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石經殘碑作怨何及相時憸說文作憸薛本同石經殘碑作僉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左傳惡之易也隱七年及莊十四年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汝俗本作誖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石經殘碑作救舊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王氏應麟漢藝文考曰蔡邕石經作翁侮成人無弱石經殘碑作毋流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國語作國下同見周語內史過引之滅國語冬周語作絕一則字惟國語作維汝

衆邦之不滅惟予國語作則維余一人有佚國語作逸是有逸罰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漢藝文考曰石經作爾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盤庚中

盤庚作惟洛河以民遷乃誥民之弗率誕告用亶釋文曰馬本作單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石經殘碑作高鮮以不浮于天時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予若顧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今予將試石經殘碑作爾以汝遷安定厥邦石經殘碑作國又多一A字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厥

念以憂動予一人爾惟自鞫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忧

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石經殘碑作怨自生毒石經殘碑作迪自怒曷瘳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迪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石經殘碑作降罪疾曰曷虐朕民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其作我畜民汝有戕石經殘碑作近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釋文曰本又作乃祖乃父曰作丕刑于朕孫紹高后丕乃崇降弗祥漢藝文考曰石經作興降不永嗚呼石經殘碑作於戲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石經殘碑作比猶念以相從

谷設后經殘碑作翕中于乃心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左傳作其有顧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見哀十一年蓋引者所節也　作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盤庚下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曰無戲怠懋后經殘碑作罔台民斁　建大命今予后經殘碑作我其敷心腹腎腸正義曰今文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后經殘碑作綏績于朕邦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后經殘碑多一厶字爾謂后經殘碑作惠朕曷震后經殘碑作憝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肆予冲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貴鳴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后經殘碑作乘哉予

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叙欽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右盤庚三篇計一千有二百有八十有三言

敬攷盤庚本一篇也紀事紀言相間成文而意脈亦相貫今文之合是也梅氏所上分而爲三攷諸正義則馬鄭王肅已分之三氏本諸衆書衆書本諸孔壁則安國當已分之不始梅氏也夫三篇各有原起各有結束分之亦自不悖與舜典益稷不同日而論矣

高宗肜日　降本同

高宗肜日越有雊雊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史記無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史記少一民字中絶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史記作附前漢書作付見孔光傳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嗚呼王罔敬民罔非天胤典紀無豐于昵史記作毋譌于弃道　右高宗肜日一篇計八十有二言

西伯戡黎郭注爾雅作堪見釋詁大傳作戡黎曰一作阢又作耆說作飢邕薛本作鹵伯咸證與說文同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史記作虐用自絶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說文作婜今王其如台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玉篇作厽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既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右西伯戡黎一篇計一百有二十有四言

微子薛本作微孚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說文作酗薛本同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今殷其淪史記作典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史記徐注曰一作無舟航殷遂喪越至于今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史記作往意義兩通起作出往考鄭注作往釋文及正義無聞或大傳注中語也　吾家耄釋文又作耄于義今爾無指史記作故告于顛隮史記作躋說文薛本並同若之何其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耆長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竊史記作神祇之犧牲牷用以容將食無災降監殷民用又讎釋文曰馬本作稠　歆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脅罔詔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說文作退薛本同　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論衡作該說文也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自靖釋文曰馬本作清　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乃逸乃住自鮮于小大商其罹茲

周書薛本同　牧說文作坶玉篇古文尚書作誨薛本同　誓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說文作戊釋文曰本又作戊石經雅作遬薛本同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史記作糟彭濮人稱郭注爾雅作遬俱見釋詁薛本同　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史記作自棄其祖肆犯不答索隱作任　又曰乃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史記多家遺王漢藝文考曰國二字　又曰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漢書作逋逃多罪見谷永傳注以為今文泰誓無二語谷永所引皆今文說亦今文牧前漢書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勖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助哉夫子尚桓桓說文作桓桓薛本同如虎如貔史記作羆如熊如羆史記作羆如熊如羆以奔走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勖哉夫子爾所弗勖其于爾躬有戮有恥右牧誓一篇計二百有四十有五言

洪呂氏春秋作鴻見貴公及君守史記同　範薛本作范敬及左傳三畀洪範文皆稱商書見文四年成六年襄七年說文四畀洪範文亦皆稱商書與而馬鄭等皆夫周曰年周書不當稱祀此其果商書與箕子之言實王武王而作也且其事當牧誓之後而其篇亦當次牧誓之下姑仍周書舊第以俟攷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叙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說文作堕石經殘碑多一伊字洪石經碑作鴻水汨漢藝文考曰本又作汩石經作汩薛本同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史記作從洪範九疇等下同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史記作傳下同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石經殘碑作淫泆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大傳作離史記同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尚書正義曰此經或言時人德鄭王肅本無德字定本無德疑衍字也斯其惟皇之極無虐釋文曰馬本作亡侮煢獨朱氏考異曰大傳作毋侮鰥寡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

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孥于其無好德史記無德字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無漢執文考曰今本皆作陂開頗字聲不協謂改陂也見唐書藝文志遵王之義無有作好作惡作好說文引馬融說同辟本亦作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史記作偏偏無黨王道蕩蕩無偏王道平平史記作便便徐廣注一作辨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史記作王極之敷言是訓于帝其訓史記作順順字是馬本亦作順也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史記作順裴注引王肅說解順字是也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六厥殘殘字史記作內無六字正直彊弗友剛克史記作強禦友作攸沈潛友柔克沈潛左傳作漸見文五年史記同剛克高明柔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作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厥殘殘字史記作內而字凶于而國人用明柔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作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

側頗僻厥殘民用僭忒僻史記作辟民用僭忒作淫民用僭忒漢書五行志作僭忒僭忒同義雨曰霽史記作濟曰蒙曰驛史記作圛曰克鄭本作曰濟曰圛曰蒙曰驛史記作圛曰克鄭玄曰兆相背也玉藻注引此經作圛曰克鄭玄曰兆相背也玉藻注引此經作圛曰克鄭玄曰兆相背也玉藻注引此經

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
王亦未敢誚史記作誚公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大傳作雨見漢書周公傳衛世家史記論衡並同風偃禾盡拔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
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以代武王之說二公及作死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論衡作
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釋文曰馬本作懿公命我勿敢言王
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
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本作親迎我國家禮亦
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
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右金縢一篇計四百有七十有六言

大誥薛本作大誥

王若曰猷大誥釋文曰馬本作大誥猷鄭王肅同見正義前漢
王莽亦作大誥亦作大誥道道即猷也見翟方進
大誥薛本作大誥
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釋文曰馬本作害于我家不少延洪

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
天命矧曰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
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
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說文作我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殷
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部我
周邦今蠢今翼日民獻田學紀聞曰大傳作儀王莽大誥作獻儀蓋葬時古文已立學故此兼用今古
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肆予文休
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士
伐殷逋播臣爾庶邦君越庶事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
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肆予冲
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
越予冲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士御事綏予曰無

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耆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荀子多一覆字見當國篇于荀子作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郭注爾雅作威見釋詁棐忱辭雅作梁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惟乃其又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于阿惟文王勤德用明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茲乃不敢侮鰥寡而庸庸祇祇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耆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荀子多一覆字見當國篇于荀子作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郭注爾雅作威見釋詁棐忱辭雅作梁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惟乃其又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于阿惟文王勤德用明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茲乃不敢侮鰥寡而庸庸祇祇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耆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荀子多一覆字見當國篇于荀子作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郭注爾雅作威見釋詁棐忱辭雅作梁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惟乃其又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于阿惟文王勤德用明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茲乃不敢侮鰥寡而庸庸祇祇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耆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荀子多一覆字見當國篇于荀子作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郭注爾雅作威見釋詁棐忱辭雅作梁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

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蔡傳曰又曰當在非汝封之上劓刵人無或劓刵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茲殷罰有倫又曰罰倫攸當攸當即有倫也又曰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荀子作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次惟曰未有順事見致仕篇宥坐篇亦有此經汝作予餘並同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凡民自得非寇攘奸宄殺越人于貨暋孟子多凡民二字說文作閔不畏死孟子作罔民百有一十有八言文同弗孟子作不說文同　憝孟子作譈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祇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左傳曰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見僖二十年正義曰此雖言康誥之意非康誥之全文也考此說是覩二處不同可見　不率大憂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荀子作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擇見君道篇疑荀卿所錄也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不在大亦不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右康誥一篇計九百有一十有八言

酒誥　酒誥舊本作酒誥

王釋文曰馬本作成王書正義曰馬鄭王本以文涉三家而有成字考三家歐陽大小夏侯也是今文亦有成字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文王誥教小子有正鄭註周禮作政見萍氏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聰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

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耆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不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祇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釋文曰又作逸亦作佚）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乘翼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說文作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殷之廸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惕弗鑑乃事時同于殺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右酒誥一篇計六百有六十有二言）

敬攷劉向以古文校今文此篇與召誥皆有脫簡者也

三家之本絕無以知所脫為何簡無以知所脫之簡加增與否惟大傳有王曰封惟曰若圭璧入字而王伯厚以為脫簡之文（見漢藝文志考證）然此乃伏生所舉非三家脫簡也楊子法言曰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夫豈當時知酒誥有脫簡空其中段而後人不得其斷隨又合之邪

梓材大傳作材（釋文曰材薛本作梓日本亦作材）材（薛本作仔）材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厥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王敬監厥亂為民（論衡作疆人有王閒賢厥也）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說文作煬王化民出效力篇蓋今文也）曰汝若茲監亦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釋文曰又作勩）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說文作獻薛本同下同）暨厥臣達大家（說文作煬王篇薛本同）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為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丹雘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享作兄弟方來（釋文曰馬本作附）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釋文曰一本作附）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釋文曰又作勩）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右梓材一篇計二百有五十有四言）

召誥（薛本作召奭）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

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殷丕作大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耆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

作訞文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周御事節性惟曰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嗚呼嗣王慎厥初服欽厥命厥終智藏瘝

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釋文曰字或作酬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布召誥一篇計七百有三十言

洛誥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胥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

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大傳作功學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前漢書作庸庸見梅福傳時古文未立學盛今文也厥攸灼敘弗其絕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往視功無有遠邇咸勤乃惟孺子頒布乃命于周予惟以多子越庶正事宅新邑肆惟公用予往東其基作新大邑其自時中乂黎民懷之予旦以多子越庶殷攻位于洛汭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則至于洛汭也我卜河朔黎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毖殷乃胥以圖及獻卜予不敢以宅天命作新大邑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伯越庶殷攻位宅作雒

迷文武勤教于冲于夙夜毖祀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救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祇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弗替刑四方其世享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獯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矧咸奭罔不若時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厥于乃德殷乃引考王矧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

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裸王命周公後作册逸誥在新邑孔傳殺禋祭咸格至也入太室祭廟裸灌鬯酌酒也王命作册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多士 薛本同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戛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釋文曰馬本作翼正義曰鄭王本亦作翼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釋文曰又作俾馬作俾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故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

帝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生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祇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劉殷告勑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遘厥慶碑經作慶碑無違二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王曰厥經作乃告爾二字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王曰告爾殷多

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厥經幾碑作維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厥經作維爾小子乃興從爾遷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有多士一篇計五百有七十言釋文曰馬本作翼正義曰鄭王本亦作翼殷命惟天無大傳作毋困學紀聞云遜詩本作遯七俗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厥經廢碑作書之艱難乃逸厥經幾碑作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漢石經作諺既誕厥經作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釋文曰嚴恭寅畏天命自度厥經作以治厥經作以民祇懼不敢荒寧

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徹徂共勤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政之供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徹徂共勤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前漢書作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今文尚書作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史記作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漢石經殘碑作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石經殘碑考亦云然漢五行志劉向傳杜欽傳皆曰高宗百年蓋今文尚書百年可馬問古文說記億朱確故曰五十爾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

武王惟玆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玆四人昭武王惟冒作瞀說文丕單稱德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勖不及考造德不降我則鴟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玆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鄭召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勖偶王在寧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咸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公曰嗚呼君

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茲往敬用治一節言君奭七百有四十有八言多方辭本作多士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勤于帝之迪釋文曰馬本作攸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說文多一氏字之民叨憯日欽劇割夏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乃惟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

敃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大傳作賦用學紀聞引小大多正大傳作攸爾罔不克臬釋文曰馬作劓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忌說文作詈篇薛本同于內女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界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爾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

逖爾士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爾多方一篇計七百有九十有一言
立政　薛本同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說文作敬）（后經殘碑作棐）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說文作誩）（釋文曰本又作彊薛本同）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后經殘碑多一亂字）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棐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嗚呼其在受德暋（說文作忞薛本同）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說文作焯薛本同）見三有俊（后經殘碑作會）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毫阪尹文王惟克（后經殘碑無克字）厥宅（后經殘碑作度）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后經殘碑作茲丕丕基（后經殘碑作其）鳴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又我受民嗚呼予曰已屢（漢藝文考曰后

經作以前人之徽（后經作徵）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漢藝文考曰一作度）之克由（一作繇）繹之茲乃俾乂國則罔有立政用憸（說文作譣釋文曰本又作愆薛本同）人不訓于（后經殘碑無于字）德是罔顯在（后經作哉）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說文作邦）家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其克詰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大傳文王之耿（后經作鮮）光以揚武王之大烈（大傳作訓）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立政一篇計六百有六十有九言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釋文曰馬本作釋）甲子王乃洮頮（說文作沫）水相被冕服憑（說文作凭薛本同）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玆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遑用克遠（后經殘碑作通）殷集（后經殘碑作就）大命在後之侗（釋文曰馬本作詷）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耇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茲既（后經殘碑作即）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釋文曰馬本作成）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狄設黼扆（漢藝文考曰后經作衣）綴衣牖間南嚮敷（說文作布）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玉篇作芧）席綴純文貝仍

凡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
紛純漆仍几越玉五重陳寶說文作宗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
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胡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
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大輅鄭本作路鄭司農說下同在賓
階面綴鄭註周禮作贅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
前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釋文曰馬本作緎
本作嚥　弁執戈上刃夾兩階陛一人冕執鉞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
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說文作鋭
立于側階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卽位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
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
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下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王

再拜興答曰耇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
瑁王三宿三祭三咤釋文曰馬作詐說文玉篇咩本並同上宗曰饗太保受同降
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祭嚌宅授
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舊只此終顧命而
誥今依馬鄭王本正之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
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
臣衛敢執壞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太保暨芮伯咸進
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受
殷綸衣作毗用懷綸衣作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
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劇刑說文作豦則刑豕薛本同劇　則劓刑薛本同
庶踣七字見書正義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罰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
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論衡作僇荀見變動篇　告無辜于上論衡作
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
命布顧命一篇計七百有五十有九言
康王之誥薛本作康王出告

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皇帝清三國志作親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大傳多一禮字折前漢書作惠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後漢書作爰見梁統傳制百姓于刑之中後漢書以教祇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敏忌表記多一而字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稽衣多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不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王曰嗟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曰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後漢書作乎人見揚雄傳旬亦今俾釋文曰馬本作文也俾釋文曰馬本作後漢書作假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王曰呼釋文曰馬作于來有邦有上告爾祥後漢書作詳見劉愷傳注引尚書亦作詳又引鄭讀釋詳字敬非刑何度非及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釋文曰馬本作求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說文作繭薛本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墨作黥周禮疏云夏侯歐陽說作劓周禮疏云夏侯歐陽說作劅其罪剿絕疑赦其罰惟倍疑赦其罰惟倍史記作倍徐注曰一作蔑閱實其罪劓罰之屬千劓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上刑適後漢書作擿下句同輕下服後漢書少二字下同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後漢書作時見應劭傳下同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佐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後漢書作緜哲見于定國傳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成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說文作訞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有吕刑一篇釋文曰馬本作呂百有五十有二言文侯之命薛本作文侯作論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愼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于酒德哀寧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孚于前文人汝多修扞說文作敦我于艱若汝予嘉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

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作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肴文侯之命一篇計二百有一十有二言　史記作肹徐注曰一作膴薛本作膴梁說文作膴　史記隱曰大傳作鬯史記作鬱周禮同見薩氏鄭註作鬯　作鬱一作鬱裴注曰尚書作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肴文侯之公曰嗟予無誥曉命汝作侯于茲淮夷徐戎並興善哉史記作陳周禮同見薩氏鄭註乃甲胄敷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今惟淫舍牿牛馬杜鄭註周禮作斂釋文曰本又作斂乃穫敘乃笠鄭註周禮作斂釋文曰本又作斂作牿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鄭注爾雅作梏郭注爾雅作梏詳見疏曰今文見釋言馬牛其風臣妾逋逃無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計一百有八十有二言

敬攷鄭注百篇之第此篇在呂刑之前為九十七篇為成王時事不當居平王之後然文侯之命天子之事也諸侯列天子之後于義為長宜仍舊第不必從鄭也

秦誓　薛本作　繹說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說文作來惟今　就慧　之謀人姑將以為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說文作　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

欲惟截截說文作截　薛本同善諞諞釋文曰一本作　善諞本作偏言俾君子易辟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大學作个臣斷斷說文作　薛本作猗大學作兮無他技釋文曰本亦作伎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大學多焉字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出是大學作若者能容之以大學多保字保我子孫黎民亦職大學作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冒大學作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大學作通是大學作實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說文作　陧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布秦誓一篇計二百有四十有八言

僞古文尚書二十五篇攷辨上　復出二篇附

秦人焚經而經存漢人說經而經亡非篤論也漢儒興絶學于斯文既喪之餘雖復抱殘守缺而一時專門名家泚溪經術斯稱極盛矣上則有明君賢王以大其表章下則有碩士通儒以司其訂正即有作僞如張霸父子不能售其詐也降此三國兩晉玄風大倡外托清流內醲禍亂禮崩樂壞經典澌滅江左艸萊殘闕益甚于時梅氏者以其僞書僞傳堂堂奏上知朝廷之可欺也既無天祿石渠之藏以證其謬又無劉子政子駿賈景伯班孟堅馬季長之徒典校書以燭其奸當是時學者不見完古文已數百年一旦五十八篇復出莫不爭相傳誦以爲古文再見也奚暇計其眞僞哉或講大義或作疏解後生蹈常襲故莫敢瑕疵中更宋齊梁陳詞章學起延及隋唐未能革焉孔仲達定爲正義物布庠序遂成盤石之勢矣然而可以欺一時不可以欺萬世可以欺千萬人庸衆之目不可以欺一二人有覺之心有宋吳才老始克據其文體以識其僞此千載是非之公不泯滅于人心者也紫陽師弟子運而疑之學者始得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皐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帝曰皐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

虞書

大禹謨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皐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帝曰皐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

懋哉皐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帝曰來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弗聽弗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愼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正

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敬考此僞書所作弟一篇也孔壁真古文增多十六篇原有大禹謨一篇遭赤眉之亂而亡但鄭目十六篇舜典之後大禹謨之前尚有汨作九共二題置而不作者按書序云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各經傳引書與此序關合者絕少安能徒手出胷臆謂成此十篇邪大禹謨則有論語左傳已下所稱書文事多關禹集合成篇不難爾故僞作自大禹謨始今據愚之所知悉爲表而出之猶可見其苦心揆羅匠意經營之迹云

堯典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皐陶謨同）　大戴禮記（帝德）曰文命五帝德易萬國咸寧（乾象傳）　孟子舍己從人（公孫丑）　莊子寓言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天道）　呂覽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務本）　尸子舜曰從道必吉反道必凶如影如響（太平御覽引）　戰國策書云去邪勿疑任賢勿貳（趙王立周紹爲傅）　左傳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

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文七年）　又夏書曰地平天成（僖二十四年）　孟子舜薦禹于天十有七年（萬章）　左傳夏書曰皐陶邁種德德乃降（莊八年）　又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襄二十一年）　孟子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萬章）　前漢書傳曰賞疑從予罰疑從去（馮奉世傳）　左傳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襄二十八年）　荀子舜曰維予從欲而治（大略篇）　孟子書曰洚水警余（滕文公）　左傳夏書曰成允成功（襄五年）　老子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曲則全章）　荀子不爭矣夫故天下不與爭能（君子篇）　論語天之歷數在爾躬（堯曰）　荀子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解蔽篇）　論語允執其中（堯曰）　荀子無稽之言

不聞之謀君子愼之正名篇
蘇后非眾無與守邦周　論語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堯曰　墨子先王之書術令之道曰唯口出好興戎術同中　左傳王與萊公柔卜子良以爲令尹哀十七年　又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哀十八年　又卜不襲吉哀十年　墨子咎者禹征有苗非攻下　又禹誓禹曰濟濟有眾咸聽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既率爾羣對諸羣以征有苗秦誓下　國語奉辭伐罪鄭語　孟子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萬章　又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瞍亦允若萬章　淮南內書忠信形于內感動應于外故禹執干戚舞于兩階之間而三苗服繆稱訓

五子之歌

大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愼厥德雖悔可追

胤征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告于眾曰嗟予有眾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後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今予以爾有眾奉將天罰爾眾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眾士懋戒哉

敬考孔壁增多有胤征其篇久亡于東漢之初惟史記載其序于仲康之世或從安國問而知之或佗有所受乃僞作者即據史記定爲仲康而依傷序文兼徵左氏傳孟春日食二事譔成其篇

書序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史記帝中康時羲和沈湎淫亂廢時亂日胤侯往征之作胤征　左傳書曰聖有謀訓明徵定保（襄十一年）又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于是乎有之（襄十四年）又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昭十七年）荀子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君道）左傳昭公子允曰吾聞之曰作事或兇其愛雖小必濟（昭二十三年）

仲虺之誥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簡賢附勢實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奚予后后來其蘇民之載商厥惟舊哉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

後我　又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惠王十二年）又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莊宣十二年）又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襄十四年）大學湯之盤銘曰苟日新　荀子以義制事（君子）又其在中蔕之言也曰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爲謀而莫己若者亡（堯問　呂覽仲虺有言曰　老子愼終如始（其安易）禮　又覆昏亂（閔元年）

湯誥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罔愆于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

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
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上天孚佑下
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貢若草木兆民允殖俾予一人輯寧爾
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凡我造
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有善朕弗敢蔽
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
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敬考逸十六篇有湯誥司馬遷從安國問得其文載諸
殷本紀凡百二十六字是孔壁古文之眞湯誥也乃若
以史記不足徵信而倚論語爲重因剖剝論語撰變其
辭參以國語墨子而作此篇

書序湯既黜殷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國語先王之令有之
于皇皇后帝　論語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
治天下　尚賢中　又湯曰卽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　兼愛下
國語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
休　論語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
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墨子兼愛下呂覽順民引湯誓略同

伊訓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祀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
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
于王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
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
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

曰天道賞善而罰淫　周語先王之令有之
于皇皇后帝　亮曰　墨子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
治天下　尚賢中　又湯曰卽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　兼愛下
國語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
休　周語論語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
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墨子兼愛下呂覽順民引湯誓略同

作僞者以既名爲訓是必伊尹訓太甲之書乃旁摭經

傳作此以訓太甲

前漢書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
先王　律歷志　論語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　憲問　商頌衍我烈
祖　那　墨子兼愛下曰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
虫允及飛鳥莫不比方划住人而胡敢異心山川鬼神亦莫
敢不寧若能共允住天下之合下土之歡　明鬼下　新書文王
之澤下被禽獸洽于魚鼈咸若攸樂　君道　孟子伊訓曰天誅
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萬章　祭法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
召誥今王嗣受厥命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　祭義立愛自
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　孝經愛敬盡于事
親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　天子章　荀子書曰從命而不

昧徹諫而不倦爲上則明爲下則遜臣　論語周公謂魯公曰
曰無求備于一人徹　又見善如不及季氏　墨子傳曰求聖
君哲人以俾輔于一人子　又見善如不及季氏　墨子傳曰求聖
其桓舞于宮是謂巫風其刑君子出絲二衛小人否似二伯
黃經乃言曰舞作作黃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
順降之日弇其家必壞喪非樂　論語侮聖人之言季氏　國
語今王播棄黎老而若童焉比謀吳　周易積善之家必有
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文言　墨子禽艾之道之曰得璣
無小滅宗無大明鬼　呂覽書之所謂德幾無小者也報更
太甲上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
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
尚書考辨卷三　十一
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惟尹躬先見于西邑
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
哉祇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王惟庸罔念聞伊尹乃言曰先王
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啟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慎
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
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
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桐
宮居憂克終允德
大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作書曰民非
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
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

自厎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
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厎載厥終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
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茲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
罰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
明聽德惟聰惟厥承王之休無斁
大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
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
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先王惟時懋
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若升高必自下若
涉遐必自邇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有言逆
尚書考辨卷三　十二
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嗚呼弗慮胡獲
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君罔以辭言亂舊政臣罔以寵
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敬考增多十六篇鄭目有典寶一篇在伊訓前肆命一
篇在伊訓後無太甲也其作太甲者則以大學緇衣表
記明述有太甲之文可援爲據而孟子詳載放桐歸亳
始末可資以成篇遂謬爲三篇以充數云
書序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
作太甲三篇　大學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緇衣尹吉曰
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　坊記書云厥
辟不辟忝厥祖　左傳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昭三年　孟子
坐以待旦舊說　緇衣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

徃省括于度則釋　孟子子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心
又太甲顧復湯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
自艾于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章萬
　表記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
左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昭十　緇衣太甲曰天作孽可違
也自作孽不可以逭　子孟子書曰後我后來其無罰除文公
　國語聽德以爲聰致達以爲明慈　老子天道無親常與
咸有一德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
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

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
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非
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
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
祥在德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任官
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愼惟和惟
一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俾萬姓咸曰大哉
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嗚呼七世
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
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敬考孔壁增多原有咸有一德而東漢已亡故鄭注緇
衣云書序以爲咸有壹德今亡然其書當成湯之世故

史記列于告單作明居之前殷本紀而鄭注次弟直在典
寶之前見書正義徒以成湯難于掊詞太甲易以成篇乃退
其弟于太甲之後而作咸有一德
君奭天命不易天難諶　緇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
德　呂覽商箴曰天降災布祥茲有其職名類　又商書曰五
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本務本
說命上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
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
不言臣下罔攸稟令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
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
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

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
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
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
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說
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
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
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
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惟衣裳在笥
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惟治亂在庶官
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
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黷于祭祀時謂弗
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王曰卣我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
罔聞于行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
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說命下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
河徂亳暨厥終罔顯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蘗若作
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說曰王人求
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
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敎學
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

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王曰嗚呼說四海之民咸仰朕
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罔治事乃聖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
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悅乃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
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惟
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
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敬考孔壁十六篇增有原命一篇當太戊之世而無說
命三篇其不作原命而別作說命者原命序云太戊賛
于伊陟作伊陟原命茫然無可揩手說命則有國語所
偁與書序合又有文王世子學記細衣明引兌命書辭
可藉爲左驗雖明與孔違而弗恤也

書序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

君奭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

周書

泰誓上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剖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循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犂老昵比罪人淫凶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剥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鑒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厥夢

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衍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痡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珍殲乃讎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敬考伏壁二十九篇本無泰誓武帝時有得于壁內者合于伏書爲今文一篇孔壁十六篇亦無泰誓宣帝時有得于河內老屋者合于孔書爲古文三篇比古文即析今文而三之後所得不異于前所得也然作僞者不能博極羣書止據漢初習聞觀兵孟津八百來會白魚入舟火復流雕諸故事綴集成篇然亦足欺世而有述焉漢之行用者且四百年而馬融始得據書傳所見以

疑之疑之誠是也而孰意啓後來作僞之術邪東晉二十五篇無不肖攙經傳以立文而泰誓三篇其發軔之始

妳歟

牧誓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　墨子咎者殷王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上詬天侮鬼下殃傲天下之萬民（明鬼下）　荀子以族論罪以世舉賢（君子）　大戴禮記紂不率先王之明德乃上祖夏桀行荒虐于酒淫泆于樂德昏政亂作宮室高臺汙池土察以爲民虐少（閒）　荀子世之災妬賢能飛廉知政任惡來卑其志意大其園囿高其臺榭（成相）　淮南內書晚世之時帝有桀紂爲璇室瑤臺象廊玉牀紂爲肉圃酒池燎焚天下之財罷苦萬民之力（本糧訓）　墨子咎者殷王紂楚毒無罪剖孕婦（明鬼下）　荀子紂刳比干囚箕子爲炮烙刑戮無時臣

下竊然莫必其命（義兵應要略說苑權謀譬略同）　淮南俶眞本經道　墨子大明之道之曰紂越厥夷居不肎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民有命無廖傅務天下天亦縱棄紂而不葆（非命上非命中引略同）　荀子紂刳比干囚箕子爲炮烙刑戮無時臣下鉗口卻視而天下亦縱之棄而弗葆（非命上非命中引略同）　徵子今殷民乃讙觜神祇之犧牷牲　孟子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恥之（梁惠王）　左傳同德度義太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昭二十四年　管子泰誓曰紂有臣億萬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一心（法禁）　墨子太誓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殘賊仁義中（兼愛中兼愛下引泰誓略同）　左傳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襄三十一年周語）

無罪紂克予非厥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之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敬考武成眞古文亡于建武之際若西漢則自發諸孔壁獻諸秘府劉子駿見而好之亟稱其文以證諸三統歷東晉作者亦即采用其首五語傳會武王畋事作武成　前漢書武成

書序之意而爲武成一篇

書序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呂覽慎大史記周紀揚依世家韓詩外傳淮南內書本族說苑指武文略同大傳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于上帝祈于社設大說版法　大戴記保傳管子大略呂覽慎大史記周紀留侯世家淮南主術道應文略同　論語周有大賚善人是富堯日　前漢書用爵五等而土三等地理志　論語所重民食喪祭堯日　管子亟稱其文以證諸三統歷東晉作者亦即采用其首五語傳會武王畋事作武成　前漢書武成

旅獒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厥貢厥獒大保乃作旅獒用

訓于王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違適畢獻方物惟服
宜罷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
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
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
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
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太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
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嗚呼夙夜罔或不
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允迪茲生民保厥
居惟乃世王

敬考孔穎達所獻原增多旅獒一篇其書則亡東晉作者
依書序立義而以國語所載仲尼對陳惠公之文傅衍
以成篇

國語仲尼曰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
來貢使無忘職業于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先王欲昭其令
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括曰肅慎氏之貢
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
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使無忘服也（家語辨物史記孔子世家文略同）

左傳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
哉愼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懋乃攸績睦
親云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緊物（僖五年）

論語篇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

微子之命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
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
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爾
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愼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

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欽哉往敷乃
訓愼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
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嗚呼往哉惟
休無替朕命

敬考逸十六篇鄭目甚具本無微子之命徒以語命之
體譔文則易依坿左國擬作足數爾

左傳陽虎曰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哀九年）國語湯以寬治
民而除其邪（晉）祭法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　左傳王以
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王曰舅氏汝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
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違朕命（僖十二年）

蔡仲之命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

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祗德周公
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
行克愼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爾尚蓋前人
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遹追自身克勤無怠以亟憲乃後率乃祖
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
常惟惠之懷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
哉愼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懋乃攸績睦
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
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王曰嗚呼小子
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敬考蔡仲之命亦增多十六篇所無也惟祝佗述其遺
文可資以作僞則作蔡仲之命云

左傳祝佗曰管蔡啓商恭問王室于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已卿士見諸王而命之蔡其命書曰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　定四年　金縢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　書序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左傳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僖五年　又書曰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　襄廿五年

周官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王曰若昏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今予小子祇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立

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愼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學古人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爵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莅事惟煩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

畏弗畏入畏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庶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罷其人惟爾不任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無斁

敬考周官者亦孔壁增多所未有也惟前漢百官公卿表序文可用即點竄仿佛而作周官一篇

前漢書書載唐虞之際云云夏殷亡聞焉周官則備矣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是爲六卿各有徒屬職分用于百事太師太傅太保是爲三公盖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故不以一職爲官名又立三少爲之副少師少傅少保是爲孤卿與六卿爲九焉記曰三公無官言有其人然後充之舜之于堯伊尹于湯周公召公于周是也　百官公卿表序　明堂位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　文王世子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語使能也　左傳咎先王議事以制　昭六年　論語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陽貨　左傳詩曰淑愼爾止無載爾僞　襄三十年　荀子安則慮危　又推賢讓能　並仲尼

君陳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爾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愼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聖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圖厥政莫敢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

厥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至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殷民在弼予一人以寧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泥其迹惟予曰若爾惟勿弼予曰有爾惟勿弼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弼以止弼乃弼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人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孚其或不良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于永世

敬考東晉作者經傳有文可據則據而作之用以默曰論者使不疑也君陳有坊記緇衣爲證故雖孔弼所無而教然作之

書序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國語單襄公曰而令德孝恭　周語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　爲政左傳周書曰忝稷非馨明德惟馨　僖五年　緇衣君陳曰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論語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顏淵　緇衣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　坊記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　論語無求備于一人　微子　國語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　周

畢命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遂殷

樹之風聲文六年

君牙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大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正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又

敬考孔壁亦未增多君牙其見稱于緇衣者號曰君雅漢儒見與序君牙聲相近知其即爲君牙作者因之作君牙一篇

書序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　前漢書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谷永傳　緇衣君雅曰夏則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鄭注雅書序作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鄭注雅假脩字也　孟子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滕文公

冏命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厥中夜以興思免厥愆曾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面無愧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敬考孔安國所得十六篇具有冏命大史公從安國問得其說載入周本紀而東漢已亡後之傳書序者漸致譌易乃以史不足信而序實可據故謹依序文而作冏命一篇

書序穆王命伯冏爲太僕正作冏命

冏穆

書傳序曰伏生又以舜典合于堯典謂之冏穆一篇今不能創作其分此篇分堯典愼徽五典已下爲舜典分皐陶謨帝曰來禹已下爲冏穆

敬考孔壁增多有舜典一篇棄稷一篇今不能創作其文而分析充數其亦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爲數十之故智與

舜典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隋書曰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興姚方興于大桁市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于是始列國學經籍志

陸氏德明曰江左中興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奏上孔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購不能得乃取王肅注堯典從愼徽五典已下分爲舜典以續之原注孔序謂伏生以舜典合于堯典故取爲舜典　學徒遂盛後范寧變爲今文集注俗間或取舜典篇以續孔氏齊明帝建武中吳興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云于大航頭買得上之梁武時爲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豈應何容合之遂不行用今以孔氏爲正其舜典一篇仍用王肅本

又曰舜典第二王氏注相承云梅賾上孔氏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時以王肅注頗類孔氏故取王注從愼徽五典以下爲舜典以續孔傳

又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此十二字是姚方興所上孔氏傳本無阮孝緒七錄亦云然方興本或此下更有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凡二十八字與聊出之于王注無施也　並經典釋文

孔氏穎達曰梅賾晚已亡失舜典一篇晉末范甯爲解時已不得焉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姚方興于大航頭得而獻之議者以爲孔安國之所注也值方興有罪事亦隨寢隔開皇購求遺典乃得其篇焉

又曰梅賾上孔氏傳摘闕舜典自此乃命以位已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多川王范之注補之而皆以愼徽已下爲舜典之初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吳興姚方興于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亦類大康中書乃表上之事未施行方興以罪致戮至隋開皇初購求遺典始得之並尚書正義

敬考自漢武迄東晉餘四百年而梅書始顯自東晉迄蕭齊垂二百年而舜典始備夫大航頭非傳經之地買得無授受之人當時之寢不施行蓋人知其僞也然僞而不滅久且亂眞隋人之購得曾不聞梁武之議乎唐人之義疏胡不如元朗之出之乎　又考梅書已別出舜典而云亡舜典一篇購不能得者蓋自愼徽已下但有經文而無傳方興所上不惟篇首二十八字並統篇之傳皆是也釋文直云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夫作僞已得主名而卒行用之者仲達過也

大戴禮記　舜曰重華五帝德　商頌濬哲維商　易文言天下文明　商頌濬恭朝夕　大雅王猷允塞　老子是謂玄德載營魄章　淮南內書舜執玄德于心而化馳若神原道　史記舜禹之閒岳牧咸薦乃試之于位伯夷列傳

敬考右梅氏所上二十五篇與姚方興二十八字皆僞作者其于經傳所引逸書之文采錄殆盡而遷就補苴之跡有目所共睹爾故分句讀之則見其格言懿訓亦孔多矣又喜其平易近人也其得託于經久而不敗者良非偶然苟合而讀之則未有不疏解立見者郝楚望輩以文事痛加詆訶而閻先生等毛舉瘢索攻擊惟恐不盡今亦未敢全載惟其中有事所本無而頗足亂眞理所難據而頗能害道所謂戾于本經與戾于他經者則辨之不敢不詳云

尚書攷辨卷第四

承德郎廣東南雄府通判安邑宋鑒著

偽古文尚書二十五篇攷辨下　復出二篇附

一校以論語而知其偽也

論語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

楊氏時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于篇終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于是而已論語注

閻氏若璩曰二十五篇之書其最精密絶倫者在虞廷十六字此蓋純襲用荀子而世舉未之察也荀子解蔽篇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云云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機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此篇前又有精于道一于道之語遂隳括爲四字復續以論語允執厥中以成十六字偽古文蓋如此初非其能造語精密至此極也

又曰堯曰咨爾舜允執其中傳心之要盡于此矣豈待虞廷演爲十六字而後謂之無遺蘊與註疏證第三十一

敬攷僞書二十五篇其尤爲人所尊信而不敢議者在此十有六字乃人非必返之于心真知十有六字者切于人倫日用之實關乎學問心術之大而道統非此不傳也徒見朱子注中庸取此十有六字以爲中庸所祖述今一旦僞之曰出于荀子是奪其所恃而中庸之道且以不明也然則道統非此不傳執中之旨非此三言不明則論語明聖學之傳何獨遺此三言不備錄耶且

此十六字誠爲精密可傳道統矣然非朱子闡發其蘊人且不知也孔仲達正義曰民心危險道心幽微又曰一校以論語而知其偽也將欲明道必須精心將欲安民必須一意義涉淺薄未足爲傳道之要自朱子出以人心發于形氣之私道心原于性命之正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然後人知此十六字爲道統之正傳則人所尊信者朱子之十六字而夫言荀令道統之傳何必出于荀子者必無與于聖道書雖僞無害于其言之醇也言雖精無救于其書之僞也又考世所傳馬氏忠經引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後漢融本傳記融書逸無忠經隋經籍志新舊唐書諸目皆無其本則亦僞託者與

閻氏若璩曰古人文字多用韻堯曰咨爾舜一段躬中窮終韻協窮意舜亦以命禹原未嘗增減堯一字而僞作大禹謨者于呼禹之下增十三句而至天之歷數在汝躬增四句而至允執厥中增九句而至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又溢以二句而止不惟其辭之費意之重而于古人以韻成文之體亦大不識之矣疏證第七十四

敬攷舜之命禹其增減與否無可攷而大禹謨之割裂論語增衍成文顯而易見詳堯曰數語是必受終之際勅命之辭蓋以天下與人不可無以告誡如歷代冊封必有詔書也今禹方謙讓不遑異位未定遽以此命之不亦早乎且危微精一傳道之宗語之至者也舜方以至言命禹傳位即以傳道而禹似略不領受抑又何與論語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

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堯曰）

墨子曰且不惟禹誓爲然卽湯說亦猶是也湯曰唯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卽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卽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卽此言湯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爲犧牲以祠說于上帝鬼神卽此湯兼愛（下）

呂覽曰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順民）

皇甫氏謐曰湯自伐桀後大旱七年湯禱于桑林之社曰唯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土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無及萬方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太平御覽引）

命言未已而大雨至方數千里（帝王世紀）

敬考論語于昭告句下卽繫以有罪不敢赦云云試虛心讀之則自罪在朕躬已上孰不以爲卽昭告之辭也參以墨子呂覽帝王世紀之文湯爲旱禱而引咎欲以弭禍歸已而爲萬民請命其至誠惻怛所謂禹湯罪己者誠有味乎其言之也今作湯誥者決裂論語散入篇中又竄易其文而于昭告之下別作請罪有夏之辭若然則論語引昭告后帝爲不具之文何以詘然而止邪否則妄刪請罪有夏原文而隔越一十九句別引他文以充之邪且有罪不敢赦豈具如茲所云罪當朕躬弗

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土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無及萬方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順民）

命言未已而大雨至方數千里（帝王世紀太平御覽引）

敬考論語于昭告句下卽繫以有罪不敢赦云云試虛心讀之則自罪在朕躬已上孰不以爲卽昭告之辭也參以墨子呂覽帝王世紀之文湯爲旱禱而引咎欲以弭禍歸已而爲萬民請命其至誠惻怛所謂禹湯罪己者誠有味乎其言之也今作湯誥者決裂論語散入篇中又竄易其文而于昭告之下別作請罪有夏之辭若然則論語引昭告后帝爲不具之文何以詘然而止邪否則妄刪請罪有夏原文而隔越一十九句別引他文以充之邪且有罪不敢赦豈具如茲所云罪當朕躬弗

白虎通論兩引論語皆云伐桀告天三正作湯誥者遠出漢儒之後故宗其意而用之其不盡合漢儒者就已文爾今誠熟湯誥文離之語而以墨呂讀論語豈不坦白明暢秩然有當于人心邪又考疏證云湯之大旱在玄牡豈桀林自禱之時閻若璩亦疑此卽改正朔後今方用至成王而後制周禮洪範周書仍稱殷曆牲騂剛牲乎又考孔安國所得眞湯誥無此語故以墨子證論語乃邪氏正義爲之解曰尚書湯誓其辭與此正同湯誥有之又與此小異唯墨子引湯誓文而故言之所以證此爲伐桀告天之文也乃墨子明云禱

論語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堯曰）

墨子曰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尚作以祗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兼愛中）

敬考論語集解載孔安國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此豈見東晉泰誓者之言與然所証尚未爲確訓墨子述爲武王有事泰山其言可信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正與成湯萬方有罪罪在朕躬語如出一口其爲祝禱之辭無疑其不得入于泰誓也決矣且墨子所述與論語文合其不得于四語之中橫安天視天聽二語又決矣

論語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閻氏若璩曰嗚呼痛哉作僞書者可謂之不仁也乎古未有夷族之刑也即苗民之虐亦只肉刑止爾初何嘗舉人之三族而殲絕之有之自秦文公二十年始蓋秦近乎戎

戎法至秦亦相承用之他國未之見也入春秋一百二十年楚始滅若敖氏之族矣晉始滅先穀之族矣君子謂其誅已甚僞作古文者偶見荀子有亂世以族論罪以世舉賢之語遂竄入秦誓篇中無論紂惡不如是甚而輕加三代以上以慘酷不德之刑于後世人主嗜殺者之口實且習其讀者羣以爲固然也苟一詳思未有不痛其言之易者我故曰作僞書者可謂之不仁也乎號謚第六十三

王氏善樵曰民殘于紂之水火日弭領而望武王之救以至仁伐至不仁此豈待武王多其辭說極口詆紂而後曉然其信哉奈何誓于未渡河矣渡河而戊午再誓戊午之明日且三誓豈初誓時預留不盡之談爲再誓三誓計耶抑初誓時不能悉記紂之惡積日而搜索之務窮厥醜不

敬考子張疑三年不言臣民何所奉命故孔子告以聽于冢宰此孔子能言夏殷之禮蓋亦學無常師而知之者其非書有明文斷然可知今作僞者儼載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于伊訓篇首若然子張既讀伊訓及讀無逸乃不能因此例彼遍知其義則此問亦當在三隅不反之列觀其勉強綴屬上下文絕不相蒙

一枚以孟子而知其僞也

孟子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顚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于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萬章

又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

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盡心

左傳祁奚曰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杜注太甲湯孫也荒淫失度伊尹放之桐宮三年改悔而復之而無恨心襄十一年

國語伊尹放太甲而卒以爲明王韋解太甲湯孫太丁子也不明而伊尹放之桐宮三年太甲改過伊尹復之卒爲明王晉

書序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司馬氏遷曰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于是伊尹迺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寧伊尹嘉之迺作太甲訓三篇褒帝太甲本史記殷本紀

敬考據孟子及史傳之文伊尹實放太甲不令爲君也明矣此大聖人之勋卑于古不能有二者也乃東晉作者若謂以臣放君爲名不可居爲之經曰營于桐宮密邇先王曰王徂桐宮居憂爲之傳曰桐湯葬地也不知朝政故曰放曰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闋奉王歸于亳竟欲以居憂掩其放之迹急急焉喪未終而奉以歸若然則伊尹並未嘗放太甲特移諒闇之創爲廬墓之舉而伊尹之惡政亦家宰之常法耐是孟子所云皆妄語矣信孟子則不得不僞太甲矣

閻氏若璩曰孟子一段玩其文義蓋太甲被放後三年始悔過又三年惟伊尹訓是聽凡六年始復歸于亳蜷殷本紀首三年指初卽位不指被放之後要爲六年之久與孟子無異也疏證第六十

敬考孟子所謂太甲悔過之三年卽伊尹放桐之三年似無六年惟史記謂太甲立三年而後放桐考之情事則合蓋太甲雖不明當宅憂之時卽欲顚覆典刑而有所不得惟三年之後既已親政而壞法亂德伊尹乃不得已而放之此其實也若如僞書則直無三年矣湯以十一月崩天子七月而葬則葬當在次年五月既葬而後營桐宮則徂桐當在六月已後距三祀之十有二月僅十九閱月未終二年何爲三年平閻氏若璩曰殷本紀注引鄭康成曰桐地名也有王離宮焉似注書序之語宮字則從史記得來初不指桐爲湯葬地也不知孔傳出始有是說愚謂此說果眞是漢武帝時已知湯葬處矣柰何博極羣書如劉向告成帝猶曰殷湯無葬處乎向且不知而謂孔安國知之乎其誰欺欺六十

敬考東晉作者往往以恒情度聖人故于湯之放桀曰惟有慚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若以放桀爲非者地親晉間孔傳出始有是說愚謂此說果眞是漢武帝時今茲又以放太甲爲非也故深諱放之一字不著于篇然則何以徂桐則以爲居憂云徂居憂何以于桐則以爲湯葬地云爾後人狃于恒情而無以見伊尹之志顧乃崇信晚作妄詆前猷反云孟子非也明陳氏第尚書疏衍云云夫孟子不足信天下安有信書哉又考皇覽郡國志太康地記春秋釋例帝王世紀水經注括地志寰宇記太平御覽文獻通考諸書說桐宮及湯冢者言人殊四書釋地定以桐在虞湯冢

在汾陰未敢遽從別有著論茲不悉及

司馬氏遷曰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于是迺立太丁之弟外丙是爲帝外丙卽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是爲帝中壬帝中壬卽位四年崩伊尹迺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湯適長孫也是爲帝太甲殷本紀

傳曰太丁未立而卒及湯崩而太甲立稱元年書伊訓序

孔氏穎達曰劉歆班固不見古文謬從史記皇甫謐帝王世紀乃述焉遷之語是其疏也書正義

敬考夏殷已來書闕不具後人藉以稽其譜牒獨以有史記存史記采世本而作紀所謂甚多疏略時或抵捂者自不能免而外丙仲壬則確甚以與孟子合也嗣是劉子駿班孟堅作歷志趙邠卿注孟子皇甫士安述世紀乃金氏作通鑑前篇用胡氏大紀論極言立弟之非而于盤庚立弟云必有所不得已也然則湯伊尹非亦有不得已者乎斯時太丁既卒太甲尚幼且又未見其賢不得已而立外丙及外丙早世又不得已而立仲壬假令二君者有一人天永其年則桐宮之放無其事矣放太甲伊尹之大不得已也事固有可行于古不可行于後者唐虞傳賢王噲以之亂燕殷商以弟宣公以之亂宋以後世之不能行疑古人之未必有致使孟子爲不信之書也庸有當乎又考大紀又據皇極經世云云衍數小道致違恐泥據數而測抑又未矣又考僞傳之誤由于誤解書序序云成湯旣沒太甲元年與易繫辭包羲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文例相似不相連爲解也其必特書成湯旣沒者蓋古序原文伊尹作咸有一德咎單作明居並列伊訓之前只此二篇爲湯世之書而非外丙仲壬之書也其卽繼書太甲元年者明伊訓所稱元年乃太甲元年而非外丙仲壬之元年也若二帝始末則簡冊別具而此不暇及安得以謂解未明蓋孟子疑之哉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盡心

荀子曰厥旦于牧之野鼓之而紂卒易鄉遂乘殷人而進誅紂盈殺者非周人因殷人也儒效

司馬氏遷曰武王使師尚父與百夫致師以大卒馳帝紂師紂師雖衆皆無戰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紂師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紂紂走反入登于鹿臺之上蒙衣其殊玉自燔于火而死史記周本紀

梅氏鷟曰晚出武成言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是紂衆自殺之血非武王殺之之血其言可謂巧矣然果紂衆怒紂以開武王當如史記言武王馳之紂兵皆崩方今兵機今僅自攻其後必殺人不多血何至流杵且均之無辜黨與什什伍伍爭相屠戮抑獨何心私意杜撰之書既非孟子所見元本而其言又蹤居周初致孟子爲不通文義不識事機之人讀書談認紂衆自殺以爲武王虐殺何其悖哉尚書講

敬考東晉作者正以武成見疑于孟子故博采易繫倒置之文而深沒周師進馳之迹令吾之經無可議若孟子在當時也微甚雖與之悖而不顧矣然孟子所讀者秦未焚之眞武成其不得如今武成云云有斷然者又考

朱子此說孟子云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說是言懼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爾蔡書諸云朱子本意爲武王辨誣反先誣武王而後辨之乎如子產曰得其所哉者不一而足也

孟子曰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盡心

閻氏若璩曰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此武王之辭若崩厥角稽首則敘事之辭今竄入泰誓篇曰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凜凜若崩厥角皆以爲武王口氣不愈失孟子之文義乎且詳玩其所引王曰自是至商郊慰安商百姓之辭其與河朔誓師固絕不相蒙者也史記周本紀載武王至商商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卽其事也考史記本之逸商國百姓咸待于郊于是武王使羣臣告語

周書克殷解

又不辨武王時事有誓師弔民之不同而一槩混置謬

已甚

第九

敬考此武王弔民之辭民大悅之實也所謂仁義之人共言霑如者今勉強易置以入泰誓豪無理致孰僞孰眞固不必深辨而瞭然矣

孟子曰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篚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篚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

滕文公

閻氏若璩曰有攸不爲臣亦史臣作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則史臣述士女之辭僞作者欲竄入武王曰自不得不去其首句又改爲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試思大誥曰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多士曰非我小國敢弋殷命其自卑如此于勝國一曰大國殷再曰大國殷甚且曰天邑商其尊人如此豈有武王當初得天下曰徧告羣臣而乃侈然自尊爲大邑周乎

疏證第五十一

敬考趙氏注孟子以此爲伐紂時非也周公相武王誅紂之後既定天下紂伐奄之外滅國者五十此武王誅紂之後也而紂之餘黨有負固不服者故曰有攸不爲臣若紂尚在諸侯尚未臣周也曰紹我周王若紂尚在武王尚未稱王也今用此語于武成且爲伐紂之前禱神之辭而武王追述之以告諸侯者是猶踵文王稱王武王觀兵諸謬說別有辨見後

其悖戾不已甚乎

孟子曰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

惠王

又曰湯居亳與葛爲鄰云云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云云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于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不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

滕文公

閻氏若璩曰湯一征自葛始一節書解孟子語頗相襍僞作者以天下信之與十一征而無敵于天下互異故不援入書以東面而征西夷怨至奚爲後我凡三見斷爲書解

入書民望之以下又孟子語益以別于書曰侯我后故此
最其苦心分疏處但味湯一征自葛始亦史臣所作若仲
虺而對成湯自不得斥其號于是作者輒變其辭曰初征
自葛始又其苦心閃縮處疏證第五十一
敬考孟子引書葛伯仇餉及湯一征自葛始及東面而
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及侯予后后
來其蘇諸語凡讀孟子者皆知其爲史臣紀事之文此
文理之顯然易見者而牽强援入仲虺曰中殊不類此
雖無關大義而足證僞書之襲孟子故論之以爲據僞
書疑孟者釋焉又考疏證第十一曰兩書有出一處而
齊人取燕章書曰後我后后來其蘇宋小國章書曰侯
引書曰湯一征自葛始他日引之輒易一爲始易始爲
載此乃古人文章不拘之處亦何得疑其出于兩書耶

不得疑其出于兩書而奈何后來其蘇既覓入仲虺之
語后來無罰復覓入太甲中篇邪愚謂堯典敷奏以言
三語又見于皐陶謨其文小異故后
來無罰別用于太甲者援此例爾
左傳曰魏絳曰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
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而用
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信
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
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内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
田家衆殺而享之云云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
其讒慝詐僞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
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

云云子虞人之箴曰云云在帝夷羿昌于原獸忘其國恤而
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云云于是晉侯好田故
魏絳及之　襄四年
國語曰士亹曰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湯有太甲文
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　楚語
屈子曰啓九辨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
五子用失乎家衖離騷經
書序曰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孔氏安國曰羿有窮國之君簒夏后相之位論語羿善射注
羣氏昭曰五觀啓子太康昆弟也觀洛汭之地楚語注
杜氏預曰禹孫太康淫放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仲康卒子相立羿遂代相號曰有窮　襄四年左傳注
弱仲康卒子相立羿遂代相號曰有窮

皇甫氏謐曰羿以善射聞及夏之衰因夏民以代夏纂帝相
從于商邱帝王世紀史記
夏紀正義引
敬考參稽已上諸文羿代夏政于相而不于太康也从
畋失國羿事而非太康事也太康淫放好樂而非好畋
也太康亦在五子之內子者對啓之稱而非必母存也
須洛汭因失邦而非因從畋也東晉作五子之歌者采
左氏傳書序爲作首尾而考之不詳見序有須于洛汭
一語是必太康先已違出而後五子從之也見左氏傳
有因夏民以代夏政一語是必夏民大不堪命而後羿
得距之也太康何以違出夏民何以不堪命莫如久畋
足以參合矣遂移淫于原獸諸事跡于太康以作此經
若洛表之文又因洛汭而生御母之文又因五子而生

距河之文又因洛表而生述禹戒及祖訓諸文又因夏訓而生事既非實其所抵捂者多矣

梅氏篤曰孔頴達疏左氏以有窮后羿爲即五子之歌文非是蓋彼不考下文故下文公曰后羿何如至有窮由是遂亡凡四十六句初未嘗言太康淫于田即羊甲爲虞箴亦專以責羿耳太康無頌魏晉間書出始以后羿之田轉而爲太康之田胡不思離騷云云益以淫樂失其國者不援以爲據而輒妄及左氏何哉疏證引第十三

敬考太康失國其詳不可得聞惟離騷所述四語王逸注爲不遵禹啓之樂更作淫聲亦未允洽今釋其文當是夏康娛悅九辨與九歌之樂因以自縱遂及難耳不必更作淫聲也靈子非樂上有引五觀語似即五子之歌惜其文鵠脫不可句讀故置不復載

夫太康好樂與否即此爲證而其畋于洛表十旬弗反則可決其必無者離騷于述夏康後即繼之曰羿淫遊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其數羿之失實惟遊畋與魏絳所稱胲合其不可移于太康一也魏絳因晉侯好田故及羿之好田豈明明太康有此炯鑑而不連及之以爲戒者其不可移于太康二也論語曰羿善射孟子亦云然惟其善射是以好田所謂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其不可移于太康三也諺曰前車覆後車戒羿雖甚下愚寧有已方以此得窮人之國而即仍蹈其覆轍者其不可移于太康四也人亦未之深考爾

閻氏若璩曰左氏襄四年晉侯欲伐戎魏絳曰勞師于戎而弗救陳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魏絳遂不便復引夏訓止據其事以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云云末因虞箴仍及在帝夷羿冒于原獸此乃古人文章密處今試思有窮后羿下其語可得知乎不可得知果是因民弗忍距于河而魏絳將引此鵲突語以告悼公乎疏證第十三

敬考魏絳所稱夏訓必少康之後述后羿之事以爲戒如虞箴所云在帝夷羿者其辭則與獲戎失華之義關合乃忽爲悼公之問所間遂不得終其辭然續以因民弗忍距于河則確知其不然閒嘗融會周楚漢晉諸傳注之文太康失國須于洛汭猶周厲王之出居于彘于得羿遂距之于河也哉

傳曰從言從畋孔正義曰史述太康之惡既盡然後言其延及于相積衰已久羿乃得因其衆而代之太康時安作歌故令羿距之文乃在母從之上作文之勢當然也

金氏履祥曰太康在外忘反而羿入都鉏國故五子御母以避難述太康所之遵河而南以從之望太康以圖復國故于洛汭而不反而爲歌也通鑑前篇

羿無與也民未忘夏故立其弟仲康仲康亦不能自振傳曰從言從畋作歌故令羿距之文乃在母從之上作文

大變五子奉母出奔未有不急于親見太康垂滿泣而道之者而乃流連中道從容歌怨處至急之時爲不急之談抑又何邪且太康縱逸豫滅德當宗國既已顛覆尚優游田獵忘其母而不反亦理所必無者矣

閻氏若璩曰禹自堯七十二載乙卯受命平水土則娶塗山當在丁巳戊午啓生及啓卽位改元歲丙戌年已八十九矣所以享國僅七年壽九十五而終竊以是時其元妃未必存況又歷太康十九年歲辛亥方有失國之禍使啓苟存壽一百一十四歲然則太康失國時固已無復母存矣

一百四

姚氏際恒曰因五子稱子憑空撰出一母彷彿與凱風七子相似相似者本意爲用此一怨字耳

敬考讀楚語士亹之云知稱五子者對啓之辭也夫太康淫放不肖子其首也不宜數五觀反遺太康則太康卽在五子之內韋解信矣證諸書序所云昆弟五人者太康與其弟而五也須于洛汭者太康失國出走與其弟遼巡洛汭之間也人以其居洛汭而號爲五觀觀卽洛汭矣洛汭在今河南府鞏縣鄭注洪水者當時之人作非五子自作也以啓如是之賢而有如是之子歌之者閔之也太康則失國矣其四子者皆未必能賢士亹與朱均嘗蔡同日爲叔子或爲太康所累未可知惟是禹之明德遠矣吾君之子謳歌攸歸吾君之孫何獨不興少康以一成之田一旅之卒且能復禹之績於既滅之後人心之未忍一日忘禹也胡仲康嗣位而諸子不修祖德以定亂浸尋至于后相且爲羿所篡其材不大可見乎然則五子能述大禹之戒以作歌者然與否與若其母之存亡又可存而不論云

蘇氏軾曰太康失國之後少康祀夏之前皆羿浞專政僭位之年肩征之事蓋出于羿非仲康之所能專明矣羲和盖忠于夏也羿假王命以命肩侯而往征之曰然則孔子何取而不刪去乎曰書固有非聖人之所取而猶存者也孔氏必有師傳之說久遠而亡之爾書傳

林氏之奇曰羿雖廢太康而立仲康然仲康不爲羿所篡至其子相然後見篡于羿則仲康有以制之也仲康沈機先物蓄其獨斷故于卽位之初命嗣侯以掌六師羿之所以欲假借以爲威者既爲肩侯所得故羿雖有強悍之志終仲康之世而不得逞其不軌之謀也羲和之罪雖主于廢時亂日意其欲黨于后羿將與之同惡相濟以共爲不軌之謀故肩侯承王命以徂征仲康之命也得夫天子討罪之權肩后之征也得夫諸侯敵愾之義羿之所以懷不軌之意而不得逞者其理在于此書紀載帝王之實迹以爲萬世法豈容有所不取而猶存者哉書解

金氏履祥曰說者多稱羿廢太康而立仲康仲康既立使肩侯爲司馬兵柄有歸矣而不討羿是德羿也不返太康是矜兄也不然權出于羿是仲康爲虛位而肩侯爲羿黨也若是則肩征之書孔子奚取焉且傳稱羿代夏政號帝夷羿豈立仲康而爲之臣者其不然也明矣仲康繼立於外命肩侯掌六師羲和遏

棄厥司旅拒厥邑蓋不共王職而歸于有窮者是以有徂征之師然迄不能移羲和之師而加之羿者或者勢未可與假之以年安知其不能討羿以羿之強僭而終仲康之世莫敢誰何者以仲康之賢有胤侯之助也通鑑前編

敬考作僞者于五子之歌爲之經曰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于胤征爲之傳曰羿廢太康而立其弟仲康之子于是後之說胤征者異議蠭起致令羲和一人之身或爲有窮之羽翼或爲夏后之忠良胤征一事之舉或爲靖難之王師或爲助虐之逆黨蓋以羿之橫也前乎此者既距太康于河後乎此者方篡后相之位何仲康之時聽其命將出師而不之問蘇氏知其不然則以爲羿假王命以征其不順已者若是則聖人于尚書

奚取焉林氏覺其不安則以仲康命掌六師爲眞能攬大權矣果爾則羿失兵柄一匹夫爾執而誅之易易也金氏見其未允則以爲仲康特偏安于河南而先翦其黨與至其不能移羲和之師而加之羿則以爲勢未可年未至也夫窮羿一妄庸男子其相寒浞亦淫亂之尤甚者苟非夏后積衰已極自棄其民又安能因之以代其政若誠天子當陽諸侯用命如茲所云肇位四海命掌六師者將天下翕然響應而何羿之不足誅也反覆辨釋卒不可通知太康仲康之世羿原未嘗代夏政則紛紛之論羣喙皆息矣又考尚書百篇夏止得四胤征史記也然史記于羿浞事全失紀錄索隱其疏略之甚錄此序于仲康世者蓋不言何帝其入于仲康世者據見二十四篇逸書是以知爲仲康時非也使司馬氏獲見其書則必全錄其語如湯征湯誥篇矣且琉氏輯其

多古文說以今考之如便程如伏物如不惲如靜哉如始飢不可枚舉皆伏書說也蓋遷弟嘗從安國問而未嘗受其書有及問者有不及問者惟百篇之序則伏書具有故徵引特備此序必當將有爲是說者史記據而承用之未必孔所親授矣

左傳曰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杜註正月謂建巳正陽之月也于周爲六月于夏爲四月慝陰氣也則侵陽災重故有伐鼓用幣之禮也四月純陽用事陰氣未動而太史答言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杜注過春分而未夏至三辰有災于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杜注集安也房舍也日月不安其舍則食鼓瞽奏鼓嘏用幣史用辨故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杜注言此六月當夏之四月平子弗從昭十七年

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君所當恐懼修省然爲災之閻氏若璩曰日食之變爲人君所當恐懼修省然爲災之尤重者則在建巳之月蓋自冬至一陽生至此月而六陽並盛六陰並消于此而忽以陰侵陽是爲以臣侵君故先王尤忌之夏家則瞽奏鼓嘏用幣史用辨雖名有四月六月之別皆謂之正月正月者正陽之月非春王正月之月也左氏昭十七年云云太史首言此禮在周之六月繼即引夏書以證夏禮亦即在周之六月朔周之六月是爲夏之四月可謂反覆明切矣而僞作古文者于胤征篇撰之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嘏夫馳庶人走不知瞽奏鼓等禮夏家正未嘗用之于九月也

又曰余既遍歷法矣仲康在位十三年始壬戌終甲戌以
授時時憲二歷推算仲康始卽位之歲乃五月丁亥朔日
食非季秋月朔也食在東井非房宿也在位十三年惟四
年九月壬辰朔日有食之又與羣位四海不合且食在氏
末度亦非房宿也夫歷法疏密驗在交食雖千百世以上
規程不爽無不可以籌策窮之以仲康四年九月朔日食
而誤附于羣位四海之後以元年五月朔日食而謬作季
秋集房之文皆非也
又曰辰不集于房在左傳杜注曰房舍也日月不安其舍
則食若此于房宿絕無交涉此夏書之文愆在建巳正陽
之月故當以瞽奏鼓之禮而僞作古文者似錯認爲房宿
蓋九月日月會于大火之次房心共爲大火掩蝕于房宿
朔易作閏四月朔既合歷法又合典禮予謂其智不及此

故冠以季秋月朔五字此正其致誤之由予推步以歷仲
康十三年壬申歲閏四月甲寅日午時日食
僞作古文者苟知此羣位四海易作卽位十一年季秋月
並驗證第
入十一
敬考從古歷法至授時時憲二歷而始精閻氏以二歷
推步誠能正其謬謬但仲康元年定爲壬戌乃皇極經
世云爾非經傳確有明文可據作僞之敢于妄下季秋
諸語亦恃其代遠難稽惟奏鼓之禮確爲建巳之月而
不得移于季秋其顯與左所引夏書悖則無可置辨也
又考魯太史所稱乃救護之典
法以人晉師語中似覺不類
左傳曰師曠對晉侯曰白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

政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
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杜注遒人行
于路求歌謠之言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于是乎有之
襄十四年
敬考羲和之罪序稱其湎淫廢時亂日則征之者自當
就廢時亂日發論今無端援師曠引書語于胤侯誓中
與羲和之職絕不相蒙不得已先之曰百官修輔厥后
惟明明承之曰其或不恭邦有常刑爲之傳曰言百官
廢職服大刑然上三者固不足以盡百官之職且皆規
諫之事非常職也其襲左不可爲訓明甚光所與處者鱄
左傳吳公子光曰吾聞之曰作事謀始始之不從其何以
蘇氏軾曰先王之用威愛稱事當理而已不惟不使威勝
愛若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又曰不幸而過寧僭無濫
是堯舜已來常務使愛勝威也今乃謂威勝愛則事濟愛
勝威則無功是爲堯舜不如申韓也而可乎書傳
姚氏際恒曰任威滅愛之言必是祖述桀紂之殘虐而云
者且又出亂臣賊子口其不可爲訓明甚光所與處者鱄
諸之輩所習謀者弒逆之事焉知詩書者邪作僞者但以
吾聞之曰爲書辭不知既載聖經生心而害政發政而害
事矣疏證引百
二十一
敬考上既云務從罔治又曰咸與維新是尚愛而不尚
威矣忽承之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抑何
大相反邪總緣左氏所有成語悉收而取之雖此一語
亦不忍捨遂啓後人無窮之口實爾又考蘇氏因先後
時罪之薄者必殺

無赦非虐政乎惟軍中法則或用之襲其靳莊賈是也
傳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此政典夏之司馬法止
用于軍中今無以加義和之罪乃取軍法一切之政而
爲有司沈湎失職之罰蓋文致其罪非實事也愚謂苟
子君道篇引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屬于此原非夏后
征造此政典不過采用荀子語而稱書曰然先時後時必有所
眞有此政典也但荀子亦稱書曰然先時後時必有所
指不得其已上之辭而止舉此二語無乃引劒不全何
怪蘇氏以文致目之也

左傳季札請觀周樂見舞部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
德聖人之難也襄二十九年

傳曰惟有慙德不及古日予恐來世論道我放天
子不去口作仲虺乃陳義告湯無可慙

郝氏敬曰聖人奉天伐暴何慙之有心慙而強爲之非聖
人行事有慙而借人言自解非聖人存心尚書辨解

姚氏際恒曰案札之觀樂聞聲審音知帝王之德辨衆國
之風史遷稱其見微而知清濁是也自虞夏以迄春秋皆
札自爲論誤絕無一語扳据詩書之文若謂尚書先有此
語而札乃扳据爲說安在其爲知樂邪其見舞象箾南籥
者曰美哉猶有憾與猶有慙德正是一例若是則文王亦
當自爲有憾邪札之此語乃是評湯之韶濩即如孔子謂
武未盡善意原注那部甘露頌樂無慙德沈約謝示
則武王亦當自爲未盡善邪今誤以評樂之言加之成湯
之身而仲虺釋之史臣書之將聖人青天白日心事全驅
入糢糊暧昧之鄉豈不重可嘆邪疏證引百
二十一

敬考此作僞書者往往以恒情度聖人于仲虺之誥發
端云惟有慙德且弊以辭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夫
所謂口實者不過謂以臣放君不可爲訓間嘗考之揖
讓之局自禹止征誅之局不自湯始也大戴禮記稱孔
子告宰予曰黃帝與赤帝戰於版泉之野三戰然後得
其志五帝德史記亦云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炎帝欲侵
凌諸侯諸侯咸歸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與炎帝戰於
版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而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
代神農氏是爲黃帝五帝紀炎帝神農氏非天子乎軒轅
氏非諸侯乎雖三戰得志事未必然而以黃代炎其非
禪受也明甚然則來世之口實乃在軒轅而湯之兢兢
焉慙而恐者豈誠以遂古以來征誅而得天下者必自
湯始乎

傳曰肇我邦于有夏若茂若衆之有秩始我商家國于夏世欲見崩除
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小大憂危恐其非罪見滅況我
辜匄予之德言足聽聞言小大憂危恐其非罪見滅況我
之道德善言足聽聞乎無道之惡有道自然理
朱子曰仲虺分明言事勢不容作我不誅彼則彼將圖我
矣後人多曲爲之說以諱之要之自是作不得語錄
姚氏際恒曰據說我若不除桀桀必除我是湯之伐桀全
是爲自全免禍計非爲救民塗炭也說得成湯全是一片
小人心腸絕不知有君臣之分者殊可怪歎如此實乃增
湯之慙豈惟不能釋湯之慙已乎疏證引百
二十一

敬考孟子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又曰以
伐夏救民湯之伐桀爲救民計不爲自全計非惟天下
信之即萬世無不信之作僞者生程朱之前理學未明
孟子未經表章故不禁以俗情入仲虺誥辭而所累于
聖君賢相者甚矣

左傳隨武子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進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宣十二年

又中行獻子曰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襄十四年

又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襄三十年

姚氏際恒曰同德度義本甚弘語所以興起大誓離德同安得分取亂侮亡句爲仲虺之言分兼弱攻昧句爲武之善經乎又安得以兼弱攻昧句爲提綱以取亂侮亡句爲條目乎中行獻子曰云云子皮曰云云皆僅有取亂侮亡

無兼弱攻昧足以爲證蔵證引百二十一

敬考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役大弱役強荀子曰霸者衛弱禁暴而無兼并之心王霸者且不兼弱況王者乎則武之善經不可以入仲虺誥辭明矣

左傳魏絳曰書曰居安思危杜注書逸書思則有備有備無患魏絳之言也又不當出傳說之口矣

左傳劉子謂葢弘曰甘氏又徃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太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昭二十四年

又君子曰太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孔正義此謂者引其意非本文也成二年

管子泰誓曰紂有臣億萬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法禁

林氏之奇曰同力度德同德度義蓋古人有此語武王舉之以證其伐紂必克之也左氏傳襄三十一年魯穆叔曰年鈞擇賢義鈞以卜昭二十六年王子朝曰年鈞以德德鈞以卜蓋亦是舉古人之言以證其所欲爲之事也其文勢正與此同書解

姚氏際恒曰同德度義本葢弘語所以興起大誓離德同德之義也今貿貿不察襲左此語于引大誓之前而又列諸泰誓中豈有同德度義爲大誓之辭而下接以大誓曰

邪古文襲左其顯露敗闕多此類蔵證引百二十一

敬考東晉作泰誓者正以同德度義與穆叔王子朝之言相類似古成語故以入書又特以管子語續之不用左氏原文而別置中篇以避與左顯違之迹不然左氏亦惟讀左而有疑焉故著一書豈能掩人不見邪林氏之奇則葢弘與大誓同引古語可無此論意以爲既古語矣則葢弘引之何害同德度義太誓嫌爾又考蔡氏書集傳據林氏解而以爲古兵志之語又考古經傳引書原有引意之例管子所引泰誓之辭意即葢弘所引大誓之辭變文以見意而非書之原文與然以爲果原文也則不當易武王爲予以爲非原文也又不當分用于上中兩篇矣

杜氏預曰同德度義謀也言唯同心同德則能謀義子朝不能于我無害左傳注

傳曰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力鈞則有德者勝德鈞則秉義者強揆度

優劣勝負可見

姚氏際恒曰杜預注云其義本與逸書四句聯屬今將逸書易置于中篇此下接之曰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彼有德字兼心字此僅有心字無德字全不照應又增同力度德一句以配合同德度義左氏度字本謀度之度今作揆度之度同力度德猶可解同德度義不可解矣而傳乃強爲之解曰德鈞則乘義者強既鈞矣又何謂之乘義乎豈義在德之外更居德之上乎豈紂與武之德鈞而武獨爲乘義者乎即如其解又何以興起下引大誓離德同德之義乎　跳讀引百二十一

敬考作僞者參用穆叔王子朝二事以致謬誤觀傳用鈞字可見其出于彼文然同心同德不可訓爲德鈞則

此同德字亦不訓爲德鈞也審矣

左傳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將長蔡于衛衛侯使祝佗私于萇弘曰管蔡啓商悲閒王室王于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曰王曰胡無若爾考之蓮王命也　定四年

又大叔曰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　昭元年

荀子曰周公殺管叔虐殷國而天下不稱焉傷傲

司馬氏遷曰管叔蔡叔疑周公之爲不利于成王乃挾武庚以作亂周公卫承成王命伐誅武庚殺管叔而放蔡叔遷之與車十乘徒七十人　史記管蔡世家

淮南內書曰管叔蔡叔奉公子祿父而欲爲亂周公誅之以

定天下親族

郝氏敬曰孔書僞撰蔡仲之命謂公以流言致辟管叔因蔡叔其說緣飾于春秋傳衛祝佗云云此言成王殺管叔周公不能救而推恩其子始末甚明杜元凱釋之云周公以王命殺之將爲公文殺兄之過而不知公未嘗殺兄也據孔書爲辟叔而不知孔書後人僞增也

又曰夫言不知其所自起之謂流古人立木求謗無故遭謗者多矣雖流言何傷何遽至甘心于兄此天理人情所必無

又曰三監雖流言周之宗社未有傷也輒殺一兄囚一弟貶一弟周公而爲此遠何以見虞舜近何以對夷齊　並書辨解

敬考郝氏辨解金縢謂管叔者王及二公殺之而周公

不知也持論甚力綜其實亦未盡然周公誅管叔左氏而下史傳慮慮言之不必爲周公諱然其誅之也以其作亂非以其流言此公私之別也僞書則全遮啓殷以畔慫間王室諸事跡而但云羣叔流言則周公爲明已而殺兄廢弟害于義者大矣郝氏痛摘其失也宜哉

閻氏若璩口讀左氏傳祝佗述蔡仲之事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蓮王命也意此必古蔡仲之命發端第一語蓋若勞而一喝聞者心悸戮其父而用其子自與平常封褒者不同若將是語綴入篇之中勢便懈甚至以乃祖文王與爾考並提其無乃非類也乎在祝佗述其事自不得不追其顛末而僞作是篇者亦如其例彷彿其辭以爲篇端之序學者試平心以思此爲左氏本書乎抑書襲左

氏也疏證第八十

敬考祝佗述管蔡之事已畢而後證以其命書曰一語則命書本無詳叙其事可知其事則于紀事之書別見而不重記于命書之首也卽書序亦止云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亦不詳敘管蔡始末則可知其事別見矣其云蔡叔既沒實能補左所未及不似僞命純襲左氏而加舛焉爾

左傳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爲令尹哀十七年

又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哀十八年

又卜不襲吉哀十年

敬考天下大器也非人人可以寄託也舜讓天下于禹禹既讓皐陶矣誠以皐陶爲可勝任終讓之可爾不然亦如堯典讓及稷契次及于益下此雖有功臣皆可

巽位而乃欲假枚卜以定之乎徒以左氏官占蔽志之文無可位置遂襍舉枚卜及襲吉二事作此無聊之語知非情事之實矣又考杜注枚卜謂不斥言所卜以命龜證以昭十二年南蒯枚筮之文證信今誤解爲慮卜而明之似禹亦不識枚卜之義者又考堯典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傳曰如是而又使以象嬰求四德弗嗣卽云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則舜之固巽可知矣蓋唐虞大政可紀者衆區區讓辭不足詳錄何至禹而覬幾如此又考舜之授禹也詢謀僉同惟皐陶亦必與謀也當禹讓于皐陶讓之意皐陶亦必以爲舜乃卽稱美皐陶之功以已不如禹辭于此此其讓乃但歸功帝德絕無一言更及于禹而舜復詢無俊乂之一時問答竟若忘其巽禹初意而始爲是問語者何邪

一校以國語而知其僞也

國語靈王虐白公子張曰昔殷武丁能尊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于是平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于是作書（書解卿士也）賈唐云書說命也邶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非也其時未得傅說　曰以余正四方之賢聖得傅說以來升以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也卽書序亦止云蔡叔既沒王爲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天旱用女作霖雨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虛廣也其知之不疚也猶自謂未又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夢求聖人既得以爲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因必交修余無余棄也楚

敬考說命之作全藍本于此而誤讀國語合二事爲一事國語于茲故不言下特曰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卽白公子張之釋之者于三年默以思道下特曰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是不言思道者一事夢求得說者又一事分晰至爲明切賈唐不善讀國語故注武丁作書云書說命也韋昭善讀國語故曰非也其時未得傅說是作書告廟士者一時作象求傅說者又一時也分之則于經傳所言無不合合之則顯悖此眞僞之辨矣

無逸周公曰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

論語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三年（憲問）

檀弓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孔子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于冢宰三年

坊記高宗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鄭注三年不言有文小乙喪之時也其既言天下皆歡喜樂其政教也

喪服四制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于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

曰覽曰人主之言不可不愼高宗天子也即位諒闇三年不言卿大夫恐懼患之高宗乃言曰以余一人正四方余惟恐言之不類也茲故不言古之天子其重言如此重言

淮南內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四海之內寂然無聲一言聲然大動天下泰族

敬考據諸傳所稱高宗不言與羣說事絕不相蒙者也其論語禮記皆引無逸爲說淮南亦無逸之變文呂覽所述與國語合亦即無逸而敷暢其旨今就無逸觀之共曰亮陰不言則無兇喪猶不言可知也曰言乃雍則非終不自言而猶待得人以代言可知也惟欲由不言而幸合羣說不得不遷就其辭致多抵捂矣

書序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

孟子曰傅說舉于版築之間趙注傅說傅嚴武丁賢以爲相

呂覽曰傅說之胥靡也高訓胥靡刑人名也上相天子求人

劉氏向曰陳子說梁王曰夫善亦有道而遇亦有時昔傅說衣褐帶索執役于虞虢之間傅嚴之野名說以其得之

傅嚴謂之傅說帝王世紀

敬考漢晉紀高宗事者以漸而譌司馬遷始得其佐語皇甫謐思建良輔語似亦欲聯合二事爲一然于夢說事仍爲特提別起其所述夜而夢悟而思旦而求則情形宛然蓋夢境恍惚不堪久秘若謂羣臣咸諫而後王乃作書作書而後審象則是羣臣不進諫王猶不言也帝雖賚予良弼且不急求也情事脫略大非其實矣又考史記正義世紀述黃帝夢大風霈而歎求得風后力牧昭四年左傳述叔孫豹子夢大人號牛旦而背名其處前漢

述文帝夢上天覺而之漸臺皆既得有夢即求其人亦情事必然之實也

又考皇甫謐既免憂猶不言語大謬蓋以諒闇不言孔子明言古之人皆然則羣臣無所庸諫矣然宅憂不言古人皆然免喪不言古之人皆不然也果爾孔子不亦失言乎然則何以卿士患之則禮所云殷禮而後興禮廢而復起當時此禮久廢高宗獨能行之故諸臣有怪而疑者何必移不言于免喪之後哉

又考高宗恐德之不類故于守禮之時寓默觀之識司馬增未得其佐自非而曰以觀國風則是高宗賢王也及其爲太子之時盡以知天下人民之所好惡出伏生大傳特以未習政事恐有差失默觀三年既熟則言耳夫道不虛立思不如學故默以思道者後人稱說之辭觀國

之風者當日情事之實也謂恭默思道眞出高宗之口且爲帝賚之符也信乎又考武丁作書不知何名亦必百篇之外逸書也國語所述其發端數語言乃雅之實必是篇不眼纔陳矣今茲擬與之語果聖人補敘允當憂則肖矣人之賢否正未可知若不先以諒事考言而遽置諸左右卒有不爲魯之牛溲之即者

國語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于陳以聘于楚歸告王曰云云先王之令有之曰（韋解文武之教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云云是又犯先王之令也（周

閻氏若璩曰單襄公周臣也以周臣對周天子而述周令嘗以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后于內等語出于臣工之相告誠則爲愛君出于君之告臣則爲導諛導諛中主所不爲而謂三代令辭如成王爲之乎盤成王之冤于是且于

姚氏際恒曰作僞者以文武之教令爲湯之教令其原文以就我取其易於敷衍越不貫胡其主此邪（疏證引百二十一）

敬考作者往往分裂經傳原文以就我取其易於敷衍成篇也故湯誥既離析論語散入篇中茲又離析國語盤以其所云天道天休與上帝帝心之文相應則采剽用之周令商誥所弗計矣

一校以禮記而知其僞也

坊記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

德於乎是惟良顯哉

蔡氏沈曰葛氏曰成王殆失斯言矣欲其臣善則稱君人臣之細行也然君既有是心至于有過則將使誰執哉禹聞善言則拜湯改過不吝端不爲此眞氏德秀曰善則稱君含美從王此義乃人臣自處者所當知若君以是語其臣則不可也漢高帝稱李斯善則稱君而王衛尉深非之衛尉之名不著然其言足爲萬世法（集傳纂注引）

閻氏若璩曰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此主言也故愚嘗以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后于內等語出于臣工之相告誠則爲愛君出于君之告臣則爲導諛導諛中主所不爲而謂三代令辭如成王爲之乎盤成王之冤于是且于

餘年矣今亦未敢定著此語出何人但此語之所自來則
孔子引入禮坊記者也試取今坊記讀之子云善則稱君
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云子云善
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大誓曰予克紂云云以取證
大誓爲人子之言則取證君陳亦必爲人臣之言倘可知
也假若文王告武王曰汝克紂非汝武惟朕無非可乎不
可也成王免喪朝于廟遞羣臣進戒之辭而作敬之詩又
延訪羣臣而作小毖詩其孜孜求言如此曾幾何時而變
爲君陳此語邪

敬考讀眞古文二十八篇臣之對君從無涉于面諛一
語甚且大禹以丹朱傲戒舜矣甚且周公以殷王受迷
亂戒成王矣讀僞書大禹謨皐陶曰帝德罔愆云云後
口而陳所以而諛帝舜者惟恐不至也讀僞書仲虺之
誥惟王不邁聲色云云後口而陳所以面諛成湯者惟
恐不至也益稷秦漢庸君主驕臣諂人臣敷奏必先頌揚
作者身處叔季習爲故常不覺于古大臣口中亦作此
言累明良之盛軌開諂諛之前茅今茲又誣成王以導
諛而後人眞以爲成王失言也豈不寃哉

緇衣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于
其臣而臣不惑于其君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
姚氏際恒曰咸有一德本屬尹在湯朝似乎喜君臣同德
之助慶明良交泰之休于義可也若陳戒于太甲而曰咸
有一德是尹以已德告太甲則爲矜功伐善非人臣對君
之言矣且事其孫而追述與其祖爲一德得無靦靦非少
主臣乎

敬考史記及鄭目伊尹作咸有一德當成湯之世而緇
衣引作尹吉此當時喜湯之得伊尹者頌美之辭言伊
尹能合德于湯也故一則曰尹躬再則曰尹躬意在于
頌伊尹故亦名其書尹吉者美伊尹也東晉作者
退其弟于太甲之世而用其語爲伊尹訓太甲則是伊
尹自稱其一德且先已而後湯悖理已甚夫緇衣固未
嘗以爲伊尹所自言也即以爲伊尹所自言而不得其
已上已下之辭則言固有不得而通者咸邱蒙述北山
之章孟子教以意逆志若不然則周公有言予仁若考
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
事鬼神惟其知爲金縢之冊故不但文無害抑其忠愛

悱惻誠溫于言若稔作訓成王之辭則大悖矣今襲用
緇衣而先之曰眷求一德俾作神主繼之曰克享天心
受天明命是尹躬先湯而受天命作神主也豈復人臣
之言哉又考鄭注緇衣吉當爲告古文語字之誤也尹
吉伊尹之告也此亦誤解書序書序云伊尹作
咸有一德然不必伊尹自作也然則咸有一德之篇亡無以確知所謂一
固非周公自作也如云周公作金縢金縢
尹告也矣又考咸有一德之篇亡無以確知所謂一
德者云何詳緇衣引以證君不疑臣臣不惑君之義則無
可知爲同心同德矣即鄭注君臣皆有壹德不貳則無
疑戰義亦不殊作者似誤解爲純一不貳通篇皆倚此
立論證六十一載姚氏云篇中句末用德字十一句
末用一字四句用一德者四共句內用一字德字又不
在此數通篇惟題字面糾纏繞此殆學語者所爲

緇衣尹吉曰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注
天當爲先字之誤忠信爲周

閻氏若璩曰禮記引尹吉曰唐成注曰書序以爲咸有壹

德其確指如此果禋惟尹躬及湯咸有一德旣寔入咸有一德中何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云云均爲尹吉曰乃寔入太甲上篇中邪疏證第十六

敬考鄭康成亦未獲見逸書咸有一德之篇也惟緇衣所引尹吉明有咸有一德字故康成云爾其云尹吉者古人名篇傳受各異然尹吉卽爲咸有一德則信而有徵今以入太甲篇中殊爲可怪緇衣再引太甲皆曰太甲忽于此更爲尹吉有是理乎

王氏柏曰自周有終周字之義賈靖先儒詞說終不明白不應伊尹前後許多言語如此分曉獨于此下一艱深字愚意只是一君字猶體與周字相似傳者之差誤也書疑

閻氏若璩曰鄭注云天當爲先晚出書卽是先字其出康成復何待云疏證第一百十九

敬考改經釋經之弊濫觴于東漢至宋而甚至元而極康成于此經天字不能解注爲先作太甲者亦不能解依康成易天爲先周字則鄭注原有忠信爲周之解故不復易而爲傳曰周忠信也王氏又欲並周字更之則二十八篇之中可更者多矣且天字亦正未必誤也召誥云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天字亦難解惟以下文天迪格保證之而知其非誤若尹吉原書具存安知不亦可解乎

緇衣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鄭注純或爲煩

敬考鄭謂緇衣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句似非當以

班氏固曰書載唐虞之際命羲和四子順天文授民時咨四岳以舉賢材揚側陋十有二牧黍遠能通禹作司空平水土棄作后稷播百穀禹作司徒敷五教咎繇作士正五刑垂作共工利器用黎作朕虞朁朕虎作秩宗典三禮夔典樂和神人龍作納言出入帝命夏殷亡聞焉周官則備矣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是爲六卿各有徒屬職分用于百事太師太傅太保是爲三公盭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故不以一職爲官名又立三少爲之副少師少傅少保是謂孤卿與六卿爲九焉記曰三公無官言有其人然後充之舜之于堯伊尹于湯周公召公于周是也前漢書百官公卿表序

閻氏若璩曰周禮不合于周官篇益無足疑也周官篇其

自漢書百官公卿表來乎 疏證第六十二

敬考周官列于經者于餘年矣而知其出于漢表者班氏生典籍殘缺之後其曰夏殷亡聞宜也成王當文獻大備之日監于二代正宜詳述夏殷之制以見損益之原何亦止曰官倍而已即古文簡質亦當略舉其槩如唐虞云云者何絕不之及豈非漢表亡聞者周書亦未之聞邪猶謂非襲漢表得乎若云三公坐而論道變理陰陽則言大而夸矣故古者政事之外別無所謂陰陽此漢相陳平丙吉之飾辭理人事之外別無所謂陰陽此漢相陳平丙吉之飾辭要亦當時之恒言固不若漢表所云坐而議政者猶爲近得其實爾又考官倍字即用明堂位文而五十字不用者蓋以堯典皐謨明有百工百僚字故云惟百也又考二十八篇稱王從無冠以代號者蓋書爲周書則但云王即知爲周王矣如春秋魯史也于魯公止稱公絕不冠以魯號此史例也亦文理也作周周王之稱闕入爾

一校以書序而知其僞也

孔氏穎達曰謚稷焉鄭王所據書序此篇名爲棄稷又合此篇于皐陶謨謂其別有棄稷之篇書正義

閻氏若璩曰謚稷據書序原只名棄稷焉鄭王三家本皆然謚別爲逆書中多載后稷之言或契之言是以楊子雲親見之著法言孝至篇或問忠言嘉謨曰言合稷契之謂忠誤合皐陶之謂嘉不然如今之成書五篇皐陶矢謨固多矣而稷與契會無一話一言流傳于代子雲豈鑿空者邪謚當于堯時棄稷見存故謂言合稷契之謂忠凡古人事或存或亡無不歷歷有稽如此 疏證第六十六

篇

婁氏敬曰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遂滅殷 史記敬本傳

敬考伐紂克殷止此一舉事當武王之十一年而非十三年也書序與書並出而婁敬生于秦尚及見未焚之書其言猶信漢儒轉相傳說久而愈失其眞武帝時僞泰誓遂以八百諸侯之會孟津爲觀兵而旋歸居二年復伐而後克殷也然固未嘗明言觀兵爲何年居二年又爲何年故史記直繫觀兵于九年而十一年伐紂克殷則猶如故也

司馬氏遷曰武王即位九年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于孟津爲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木文王以伐不敢自專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曰齊栗信哉予無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畢力賞罰以定其功遂

興師師尚父號曰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有火自上復于下至於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云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祭器而奔周于是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舉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曰孳孳無怠武王乃太誓告于衆庶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離遏其王父母弟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怡悅婦人故今予發惟共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

史記周本紀

敬考太史公此紀全用彼泰誓文間以他語增寘其間彼泰誓不傳無由確知何者爲馬所增而觀兵之上冠以九年戊午師渡盟津之上冠以十一年則確爲太史公用書序修也至西漢之末劉歆作三統歷以觀兵爲十一年以克殷爲十三年則誤矣

劉氏歆曰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再期在大祥而伐紂故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前二語太誓八百諸侯會遂歸二年乃遂伐紂克殷以箕子歸十三年也故書序曰武王克殷以箕子歸此洪範篇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自文王受命至此十三年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癸巳武王始發丙午建師戊午度于孟津序曰一月戊午師度于孟津泰誓序後二語至庚申二月朔日也四月癸亥至牧野夜陳至甲子昧爽而合矣前漢書律曆志傳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爲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武王三年服畢觀兵孟津以下諸侯伐紂之心諸侯僉同乃還以示弱一月師渡孟津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更與諸侯期而共伐紂

又曰惟十有三年春此周之孟春

敬考序所云一月者十有一年之一月也文本明顯惟劉歆以克殷爲十三年事遂支離序文以就已說至謂武王統文王之年以爲年此尤其謬之甚者而漢魏已來沿誤不改東晉作者安能不遵守其說故既用以傳序復用以作經不曰十有一年而曰十有三年豈得謂紀年之實錄乎又考史記十一年則是十二月則非其月甲子上距戊午方七日耳何得繫于十二月若以爲六十七日則正月亦至牧野何得有七旬之程而劉歆謂一非湯用亡桀未變夏之典禮也洪範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之正朔也焉有遵用周正乎傳曰周之孟春非統守劉說而不敢易歟

金氏履祥曰序稱十一年書稱十三年程子謂必有一誤而伏生大傳史記太初歷御子皇極經世皆係之十一年大衍歷謂伐商之歲在武王十年則一與三字皆誤朱子謂泰誓稱十有三年大會于孟津洪範又云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箕子歸而訪之不應十一年克商居二年始訪之也則十三年爲是今從朱子係之十三年云過鑑前篇敬考劉歆所以致誤正以合洪範于泰誓朱子所以誤

信亦以合洪範于泰誓然史記明言克殷後二年武王問箕子以天道（周紀）伏生大傳亦曰武王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爲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于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鴻範雖傳聞異辭而十一年克商十三年始訪箕子諒非無故矣又考閻氏疏證第五十四云尚書三月五月皆不冠以時洪範惟十有三祀金縢既克商二年書十三年二年皆不繫以時雒誥朱子見也更以逆事考之伊訓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畢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書序書日更書朔朏例書不可以爲春秋猶春秋不可以爲書今晚出泰誓開卷大書曰惟十有三年春豈古史例耶于故備論之以伸朱子以待後世君子

傳曰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言天怒紂之惡命文王敬行天罰功業未成而崩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　功業未就之故故改也言紂縱惡無觀政之善惡謂十一年自孟津還時惟受罔有悛心

伊川程子曰觀政之說必無此理如今日天命絕紂今日便是獨夫豈容更留之三年今日天命未絕便是君也爲之臣子者敢以兵脅其君乎

朱子曰伊川謂無觀政之事非深見文武之心不能及此非爲存名教而發也若有心要存名教而于事實有所改易則夫子之錄泰誓武成其不存名教甚矣（答徐元聘書）

閻氏若璩曰禮記中庸稱武王壹戎衣而有天下樂記稱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無所爲觀兵更舉之事自僞泰誓興以觀兵爲上篇伐紂爲中下二篇山溪迄宋初未有

敢議其非者而伊川程子出則謂武王無觀兵而武王之宛始白是卽張子所謂此事問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爲獨夫之意也大哉言乎三代以下所未有也今試平心易氣讀之泰誓上篇曰惟我文考至觀政于商非卽三年服畢觀兵孟津之說乎又曰惟受罔有悛心至底天之罰非卽歸居二年間紂虐燄甚又偏告諸侯東伐紂之說乎（疏證第二十六）

敬考義之精者雖聖人不能易橫渠伊川兩先生皆未嘗疑僞古文而言精于義自足正僞書之謬益馬融之疑西漢泰誓也會摘其荒誕不經之處以爲病故東晉泰誓舉其一切神怪之語悉芟除不用而觀兵之說未經人之議及以爲武王信有其事而承用以著于篇朱

儒林蔡注釋猶必曲爲之諱知其僞無事辭費矣

逸周書曰文王授命之九年時維暮春在鄗文傳解

伏氏勝曰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戎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尚書大傳

司馬氏遷曰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諡爲文王改法度制正朔矣史記周本紀

閻氏若璩曰書無逸稱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詩大雅稱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其所爲受命之說如是而已無稱王改元事也自周書以文王授命九年春在鄗而改元之說興自太史公書以詩人道西伯盖受命之年稱王而稱王之說興由漢迄唐咨有辨其不稱王未有辨其不改元者歐陽永叔泰誓論出而文王之宛始白今試平

心易氣取晚出武成篇讀之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以撫
方夏惟九年大統未集非卽受命改元之妄說乎而世之
儒者必欲曲爲文解以九年爲自專征始其亦未之思也
已矣疏證第二十六　考畎陽
泰誓論載本集文多不錄
敬考文王受命改元漢後儒者皆以爲然而年數互異
或稱七年書正義曰伏生司馬遷韓嬰之徒以爲文王
受命七年而崩故鄭玄等皆依用之考史記
乃是十年或孔所見猶
七字七與十形似而訛或稱十年史記
今本惟劉歆則稱九
年東晉作者始終蓋于劉歆之說深信而不疑故既用
以傳泰誓之序又用以作武成之經今文王不改元之
義人所共信此九年云云其必不可通也決矣
文考閻氏疏證
第二十六云按朱子又謂畎公泰誓論歷破史遷之說
亦未見得史遷全非畎公全是蓋武成有惟九年大統
未集以文王享國五十年推之九年當從何數起且如
武王初伐紂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此豈史臣未卽位

前便書爲王邪到這裏總難理會不若只兩存之余謂
朱子猶未確信梅書爲僞撰若果信爲僞撰則此等難
理自處俱可不攻自破西伯不稱王說已彰著武王稱
有道曾孫周王發則從未經拈出蓋睪子兼愛中篇云
昔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
事云玩其文義乃是武王既定天下後望祀山川或
初巡守偕宗禱神之辭非伐紂時事也
僞作武成者移爲伐紂時事自難理會
書序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司馬氏遷曰武王乃罷兵西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史記周本紀
敬考天子出行曰狩如云巡狩及天王狩于河陽是也
又田獵亦曰狩如云秋獮冬狩是也證以周頌時邁之
篇載戢干戈戢櫜弓矢正前伐殷時事則西歸之後因
舉時巡之典故曰行狩適與周頌相表裏獸與狩同音
古字多通假用之則書序歸獸當爲西歸行狩而不得
僅以歸馬牛當之明矣史臣作武成當並記行狩之義

事而不得獨畧之又明矣
傳曰徃伐歸獸徃誅紂克定偃武修文歸馬牛于華山桃林之
牧地識其政事記識殷家政教善事以爲法
敬考僞書二十五篇作傳人卽作經人也書序歸獸本
謂西歸行狩惟作傳者誤解爲歸馬牛故作武成經者
于王至于豐後他政皆不遑暇及亟綴以歸馬放牛之
文書序識其政事本謂史臣記武王之政事作傳者誤
解爲武王識殷之政事故作武成經者舉禱神東征孟
津牧野諸事及反商諸政俱入武王口中而于列爵惟
五下特標其義于傳曰卽所識政事而法之皆用其私
說以合序義者其情狀如此後人紛紛更定則又不識
作者之意矣
孔氏穎達曰此篇敘事多而王言少惟辭又首尾不結體
裁異于餘篇自惟一月王受命于周史敘伐殷往反及諸
侯大集爲王言發端也自王若曰至大統未集述祖父已
來開建王業之事也自予小子至名山大川言已承祖父
之意告神陳紂之罪也自曰惟有道至無作神羞王自陳
告神之辭也既戊午已下又是史敘往伐殺紂入殷都布
政之事無作神羞已下惟告神其辭不結文義不成非述
作之體案左傳荀偃禱河云云斮曎禱祖云云彼二者于
神羞之下皆更申已意此經無作神羞下更無語直是與
神之言猶尚未訖且冢君百工初受周命王當有以戒之
如湯誥之類宜應說其除害與民更始創以爲惡之禍勑
以行道之福不得大聚百官惟謂禱辭而已欲征則殷勤

誓衆既克則空話禱神聖人有作理必不爾竊謂神羞之
下更合有言備編斷絕經失其本所以辭不次爾尚書正義
敬考眞古文文先而題後故文達而事信僞古文題先
而文後故文泥而事違正義云聖人有作理必不爾是
則信然若謂既戊午已下又是史辭則非也史既敘事
曷爲以一月二月之事述于四月之後乎蓋既禱神而
卽及渡河既而伐紂既而克商既而反商政事本相續
文亦相承皆追述其事以告諸侯者皆王言也夫湯誥
曰誥故擬作誥詞泰誓曰誓故擬作誓詞若武成則誓
既不可誥亦不必故凡諸勸懲之語繫置不及但慰述
其弔伐之迹與夫偃武修文之政以爲大告武成者其
鋪張揚厲理宜如此此正其相題行文之本懷然而語

勢不完文體不類雖尊信如仲達者不能不竊議其後
矣又考宋明諸儒備各有更定皆本正義
此言既非本經又失作意均不復載
書序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
陸氏德明曰獒馬云作豪酋豪也經典釋文
孔氏穎達曰鄭云獒讀曰豪西戎無君名強大有政者爲酋
豪國人遣其酋豪來見獻見于周書正義
閻氏若璩曰旅獒自史臣所命篇名非當日太保胸中有
此二字以訓戒王二十八篇之書有整取篇中字而以名
如高宗肜日西伯戡黎之類有割取篇中字而以名如甘
誓牧誓之類皆篇成以後事今乃云太保乃作旅獒用訓
于王分明是旣有篇名後按篇名以作書故不覺無意滿
出號證第
七十五
敬考作僞者依傍書序不覺以書序之辭闌入讀眞古
文二十八篇從無云某作某者惟書序每篇必稱作某
或稱某作此作序之體然也僞書習誦而孰焉故于五
子之歌曰述大禹之戒以作歌于仲虺之誥曰仲虺乃
作誥于太甲上中皆曰伊尹作書于說命曰王庸作書
以誥而于此直書序文曰太保乃作旅獒更爲襲序之

顯而易見者

書序康王命作冊畢公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劉氏歆曰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前漢書律歷志）鄭氏玄曰今其逸篇有策命霍侯之事與此序相應（書正義）

敬考伏壁二十九篇之外尚存殘簡故伏生大傳所述有嘉禾之文孔壁增多十六篇之外亦有殘簡故殷本紀所述有湯征之文王莽傳所述有嘉禾之文至東漢猶有傳者故不但劉據以作歷鄭亦據以說序而均不謂康王命畢公也今並劉鄭所見亦亡故不能確覈其故矣

書序穆王命伯冏爲周大僕正作冏命

司馬氏遷曰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冏申誡太僕國之政作冏命復寧（周本紀）

敬考前漢百官表云太僕秦官注應劭曰周穆王所置也蓋大御衆僕之長中大夫也似應所讀書序即已訛易而要以太史公所傳爲得其正東晉作冏命者則純用應說爲之爾

一校以眞古文逸篇而知其僞也

司馬氏遷曰湯既黜夏命還亳作湯誥惟三月王自至于東郊告諸侯羣后女不有功于民勤力迺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皐陶久勞于外其有功乎民乃有安東爲江北爲海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昔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女毋我怨以分諸侯（殷本紀）

敬考此孔壁所發眞湯誥也太史公親問孔安國得其辭載其畧如此與東晉湯誥無一字相應雖其文經太史公所竄易而語質氣古不似僞作之劑效論語僞孔之支離者矣又考桀之當伐與湯之不得不伐陽誓已具不待辭費而天下信之也至湯誥則語戒諸侯而伐桀事無庸重述矣東晉湯誥則全爲暴白伐桀之故其語戒造邦者惟所用周令四語而已又考惟三月雒有其時至東郊雒南有其地告諸侯羣后雒有其人蓋古者訓誥多是面語僞作云誕告萬方王圖不能盡萬方之人而面見之也言論語萬方云云爲早矣辭矣

劉氏歆曰商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故書序曰成湯既沒太甲元年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考覩禮云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鄭注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吕冬至越茀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是朔旦冬至之歲也（前漢書律歷志）

敬考孔壁所發之眞伊訓獻諸秘府劉歆校經見而好之載其文于三統歷者如此此太甲使伊尹資羣牧而訓之而非伊尹訓太甲也明甚東晉作者意太甲即位之初伊尹必當有以訓之故改作訓太甲之書其誕資有牧方明一語既不合已意則刪之書序使字亦不合已意則又刪之盡亦思劉所述之伊訓乃漢室眞古文而顯悖之乎（又考百篇以訓名者惟伊訓及高宗之訓其文皆不可得見作者以高宗肜日有乃訓于王之文遂謂既名爲訓必臣戒其君之辭然古人因事立文因文命名初不嫌定此體以成此文焉皐陳戒乃名爲謨無逆立政不偁爲訓名諸洛誥則皆以臣戒君之辭何必名爲訓者不爲資有牧而爲訓太甲邪）

傳曰伊訓篇惟元祀十有二此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太甲中篇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祠于先王此湯崩踰月太甲即位之元年十二月者商以建丑之月爲正朔乃以是月爲服闋而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闋踰月即吉服

蔡氏沈曰元祀者太甲即位之元年十二月者商以建丑爲正三代雖正朔不同至于紀月之數則皆以寅爲首也又曰三祀十有二月朔太甲終喪明年之正月也書集傳

閻氏若璩曰治歷者以至朔同日爲歷元班固律歷志過至朔同日悉數之周公攝政五年正月丁卯朔旦冬至正月者周改月正月爲子月也商太甲元年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十二月者商改月十二月爲子月也曰商改月于書亦有徵乎余曰徵于春秋左傳昭十七年梓愼曰火出于夏爲三月于商爲四月于周爲五月或者徒見蔡氏書古文疏證第十八

敬考君薨既殯而卽位宗廟社稷不可一日無主也卽位而不改元踰年而後改元一歲不可繫以二君也元祀十有二月乃太甲之元祀非仲壬之末祀也祠先王之末祀也祠先王于方明乃以冬至配上帝非奠殯而告也作僞者始終以伊尹不可放太甲故謂湯崩于元年十一月又于太甲篇特立三祀十有二月歸亳之文明服闋而卽歸惟恐溫一日而猶不免爲放此實作者之本情然當年改元二十六月卽吉此上古必無之禮蔡氏曲爲之說不但與眞古文至朔同日之義悖且與商周改月之制大不符矣豈非事之僞者反覆有所抵捂與又考伊訓原文乙丑正是朔日僞作以爲奠殯而告則未必正値朔日故刪去朔字蔡卽爲之傳曰乙丑不繫以朔日是推之乃是至朔同日也乎

劉氏歆曰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云云癸巳武王始發云云周書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序曰一月戊午云云至庚申二月朔日也

四日癸亥至牧野夜陳甲子昧爽而合矣故外傳曰王以二月甲子昧爽二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是歲也云云閏月庚寅朔云云四月己丑朔死霸月日之間不容閏月甲辰望乙巳旁之故武成篇曰惟四月既旁生霸越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前漢書律歷志

敬考此武成逸文乃漢室之眞古文所謂傳問民間則膠東庸生之遺學內外相應者也乃僞作武成者既采用其首節豈不見下文尚有二節而故與之遣者有不得不然之勢爾牧野之伐既不用于史臣敘次之文而用于武王大告之口則粵若來二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非辭矣且由戊午而癸亥由癸亥而甲子其述甲子也方詳敘其若林之旅倒戈之徒流杵之血則咸劉商王紂一語全無所用故槩乘而不惜也若戊午迄甲子既用以入武王之口則歸馬放牛文無所繫故特立王來自商之文王來自商于經傳無可考直以意斷曰哉生明嫌于庚戌爲日太遠故移前數日以丁未祀于周廟而庚戌移以祀天地山川其必增柴望而不用祀于天位原文者以初征之始厎告皇天后土與所過名山大川則大告武成義不容畧也其乙卯之祀直削去者以偃武修文之後祀典之舉更非所宜則第三節諸語全無所用故又槩乘而不惜也然以爲僞則俱僞不應首節與之同以爲眞則俱眞不應二節三節頓與之異矣考踐祚第五云古人之書時記事有一定之體召誥惟三月丙午朏越三日則爲戊申顧命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則爲癸酉所謂越三日七日者皆非離其日而數之也今丁未祀于周廟越三日則爲己酉豈庚戌乎甲子之不詳而可以記事乎

一校以見存眞古文而知其僞也

堯典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

趙氏岐曰放勳堯名孟子注

司馬氏貞曰放勳名史記索隱

陸氏德明曰馬融云放勳堯名皇甫謐同經典釋文

毛氏奇齡曰堯舜禹皆當世通稱之號而放勳重華文命則實其名此慮考諸書而無不然者書廣聽錄

敬考孟子放勳乃徂落又放勳曰大戴禮記五帝德楚詞經史記五帝本紀諸書無不以放勳重華文命爲堯舜禹名者合諸經文曰放勳者名放勳也義至明顯鄭康成始依文爲訓解爲至功梅氏上僞傳改爲倣功又訓文命爲文德

敎命綴其文于大禹謨而增敷于四海四字姚方興則之亦訓重華爲光文重合綴其文于舜典而增協于帝三字遂令後人不得不就文爲義重華文命不得以名舜禹即令放勳不得以名堯若使堯不名放勳孟子何故舉以命之而至功倣功倣功曰者其說若此諸謬訓反覆環生尚書開卷三字訖無定解知舜典禹謨之僞始厎告皇天后土與所過名山大川則大告武成義不容畧也其乙卯之祀直削去者以偃武修文之後祀典之舉更非所宜則第三節諸語全無所用故又槩乘而不惜也然以爲僞則俱僞不應首節與之同以爲眞則俱眞不應二節三節頓與之異矣考踐祚第五云古人之書時記事有一定之體召誥惟三月丙午朏越三日則爲戊申顧命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則爲癸酉所謂越三日七日者皆非離其日而數之也今丁未祀于周廟越三日則爲己酉豈庚戌乎甲子之不詳而可以記事乎

一校以見存眞古文而知其僞也

堯典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

趙氏岐曰放勳堯名孟子注

司馬氏貞曰放勳名史記索隱

陸氏德明曰馬融云放勳堯名皇甫謐同經典釋文

毛氏奇齡曰堯舜禹皆當世通稱之號而放勳重華文命則實其名此慮考諸書而無不然者書廣聽錄

敬考孟子放勳乃徂落又放勳曰大戴禮記五帝德楚詞經史記五帝本紀諸書無不以放勳重華文命爲堯舜禹名者合諸經文曰放勳者名放勳也義至明顯鄭康成始依文爲訓解爲至功梅氏上僞傳改爲倣功又訓文命爲文德

見堯之簡不見舜之多此亦作經之體也然亦何以證之
孟子曰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今本堯典無此文
典有以證戰國之時孟子所讀之堯典未嘗分也亦明矣

書疑

閻氏若璩曰今之堯典無論伏生即孔安國原只名堯典一篇蓋別有逸書舜典魏晉間始析爲二然愼徽五典直接帝曰欽哉之下文氣運注如水之流雖有利刃亦不能截之使斷惟姚方興出妄以二十八字橫安于中而遂不可合矣

又曰今析爲二帝曰欽哉何以蹴然而止愼徽五典何以突如其來不可通者固多矣 通鑑外紀第六十五

徐氏與喬曰伏生所傳欽哉下直接愼徽五典云云本一

典而後人溢二十八字分作舜典今按文脈欽哉句結攏不住蓋篇首曰若稽古提句自起至於變時雍結帝德乃命羲和下詳帝治之節目特提命官至定時成歲一結畴咨下求賢至九載句一結朕在位下巽位至汝陟帝位一結嬪虞將巽位而試之也至受終文祖方畢巽位之案此下攝位行事雖舜事皆堯事至遏密八音方畢堯案帝曰欽哉尚未結巽位一段如何結堯典一篇也初學辨體

顧氏炎武曰古時堯典舜典本合爲一篇故月正元日格于文祖之後而四岳之咨必稱舜曰者以別于上文之帝也至其命禹始稱帝曰問咨之辭已明則無嫌也日知錄

敬考帝曰欽哉命之以五典百揆四門諸事而戒之也文義迎屬合之則兩得離之則兩失二十八字之妄增

舜典納于百揆百揆時序

又舜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

左傳魯大史克曰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敘地平天成杜注后土地官禹作司空平水土即土地之官又八愷即垂益禹皐陶之倫 文十八年

蕉氏竑曰書曰云云而左氏傳亦云云則百揆司空之職也書傳

堯典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

又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國語周太子晉曰伯禹念前之非度云云共之從孫四岳佐之云云胙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周

左傳鄭莊公曰夫許大岳之胄也隱十一年

又周史曰姜太嶽之後也莊二十二年

又戎子曰惠公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襄十四年

敬考百揆四岳皆非官名也百揆者司空之職也四岳
者人名也左國明文可據僞作周官者誤解爲官名爲
之經曰內有百揆四岳遂令後人承訛踵謬羣以爲官
名矣因以百揆爲冢宰四岳爲主四方諸侯習非而不
悟甚矣哉又考曰若稽古漢儒皆訓爲順考古道故漢
攷書輩謂考古某人之事言之其訓始明今徵子之命
曰惟稽古崇德象賢周官曰唐虞稽古豈周初卽訓爲
順考古道耶

堯典竄三苗于三危

又分北三苗

皐陶謨禹曰苗頑弗卽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
敘皐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

敬考竄者放其君也分北者徙其民也分北卽皐陶象
刑之所施也三苗之事明著于經者如此周秦已降傳
其事者言人人殊作禹謨者傅徵而兼收之聯合禹征
苗舜舞干羽諸事綴于篇末豈知其鑿難合哉

墨子曰不唯秦誓爲然卽禹誓亦猶是也禹曰濟濟有衆
咸聽朕言非惟小子攻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
既率倚耜羣對諸羣以征有苗兼愛下

又曰昔者三苗大亂天命殛之云云高陽乃命玄宮禹親
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云云禹既已克有三苗云云天下
乃靜非攻

戰國策禹伐三苗舜伐三苗秦

司馬氏遷曰舜禹以前皆起于黃帝而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
滅之史記五帝本傳起

淮南內書曰舜伐有苗兵磬訓

又舜南征三苗道死蒼梧修務訓

敬考諸子言舜禹伐三苗者如此曰克有三苗曰滅之
無班師修德之說也益既伐則未有不克者以至仁伐
至不仁剋合羣后之全力以行天討而何逆命之有
韓非子曰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
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五蠹

呂覽曰三苗不服禹請攻之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
三苗服上德

淮南內書曰當舜之時有苗不服于是修政偃兵執干戚
而舞之齊俗訓繆稱訓同

韓詩外傳曰當舜之時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岐
山在北左洞庭之波右彭澤之水由此險也以其不服禹
請伐之而舜不許曰吾喻教未竭也久喻教而苗民請服
天下聞之皆薄禹之義而美舜之德卷三

賈氏誼曰舜舞干羽而三苗服新書
制敘

敬考諸子言舜修德服有苗者如此玩其文義似卽本
皐陶謨之語轉相傳述而離其眞然云請伐不許則無
會羣后誓師之事可知也今合二說而兼用之則于情
事多所抵捂矣向于燕市得經史辨體一卷有丹注字
不知名氏于此節注曰三苗之君在舜攝位時已竄于
三危安其留頑民亦止弗卽工非能叛也舜方使皐陶
象刑以治之不煩兵也而謂禹攝位而尚兵征不服吾
不信也且以堯舜之德感年如此之久而猶不化乃化

于舞干羽之七旬有是理乎此蔵國時人傳會爲張習
氣而謂虞舜
立言不類
代崇崇單其域三旬不降退而修教復伐之因畢而降
蓋後人習爲此說以勑人聽問抑思聖人政教無時不
修若前此未能誕敷豈復所以爲舜
作者孟生泰漢之後習而不察也

君奭周公曰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
傳曰高宗即位甘
盤佐之後有傅說
孔氏穎達曰
野人宅于河自河徂亳既厥終罔顯
說命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
傅說
舊學
于甘盤謂爲王子時也君奭篇周公仰陳殷之賢臣云在
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然則甘盤于高宗之時有大功也上
篇高宗免喪不言卽求傅說似得說時無賢臣矣盤甘盤
于小乙之時以爲大臣小乙將崩受遺輔政高宗之初得
大有功及高宗
盤佐之後有傅
乃遯于荒野是
敬考甘盤者武
誤以不言夢說合爲一事若高宗必待傅說而後言未
得傅說舉朝無可與言者則無以處大甘盤乃曰舊學
云爾曰卽位
往正義遂謂
謂卽位之初
仲達不能
韋氏昭曰
傅曰既學而中廢業遯居田野河洲也其父欲使高宗知

民之艱苦故使居民間自河徂亳與今其終故遂無顯
明之德
敬考從古建都惟殷最遷徙屢矣自契至成湯凡八遷
矣自成湯至盤庚又五遷矣故孟子解入河徂亳亦曰遷
都也然以無遷之言證之高宗舊勞于外外者河也自
河徂亳由民間往卽天子位也盤庚遷于殷殷者亳也
中更小辛小乙未聞遷都小乙猶都亳也此國語述武
丁之事云然今以入高宗之口而增遯于荒野不經之
甚小乙使之居不可言遯居民間正所以學不可言廢
學且民間非荒野也事之信者無徃不合其僞者觸處
蔡氏載曰古之君子明主之世而不肯仕盤有之矣許由
不仕堯舜夷齊不仕周商山之老不仕洪懷寶迷邦以終
其身是或一道也武丁爲太子則學于甘盤武丁卽位而
甘盤遯去隱于荒野武丁使人求之遯其所徃則居河濆
自河徂亳不知其所終武丁無與共政故相說也舊說乃
謂武丁遯于荒野武丁爲太子而遯決無此理遯則如吳
太伯豈復立也哉學者徒見書云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
故以武丁爲遯小乙使武丁勑勞于外以知艱難決非荒
野之遯又以書曰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故謂武丁師也
而甘盤在也甘盤武丁師也盤配食其廟其曰在武丁時
固宜豈必卽位而後師之哉書傳
朱子曰東坡解作甘盤遯于荒野據某看只是高宗自言
說上文曰予小子可見但不知當初高宗因何遯于荒野

語錄

蔡氏沈曰無逸書與此相應國語亦謂武丁入于河自河徂亳梅氏謂甘盤逐于荒野以台小子語脈推之非是傳敬考無逸而甘盤死無逸而甘盤逐無稽之談伊何多邪而要皆生于說命之妄作夫甘盤既逐矣猶謂其保又有殷也然則周公非乎入河徂亳甘盤逐所也以爲武丁自公子張不又妄語乎朱子心知其謬而于高宗之遜卒無以解也本不可解也故不僞僞書必求實讀書而求其通求其通至于萬無可通斯不得不僞矣

讀典謨之書舜征有苗再乎曰一征則已未嘗再也舜攝則命禹徂征事在禹謨史文曰帝時舜實未在位也禹三旬則振旅振旅七旬而有苗格舜登自此乃敷文德又豈惕舞干羽至七旬乎苗之格也其民自歸所謂鰥寡有辭也舜哀矜不辜遏絕其君并竄其族於三危洞庭彭蠡之間無世在下苗民不格其君焉可得而罪邪不可追記其年以爲誣知其爲二十有八載以前事則可矣分北三苗在命官九載之後教化行淑慝辨此卽工而丕敘之也益稷之篇君臣相誥左禹右皐陶以化民成俗之任付之禹曰苗頑弗卽工帝曰皐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周官謂之明刑舜甚盛德尤亟意於敘三苗蓋以其俗之難化也及其既同衡山之陽多虞帝之跡焉野人遂神其封土以帝陟方而死且葬焉楚南其齊東乎夫鳴條固夏之近邑也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皐陶蕩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斯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也帝念苗之頑故念皐陶之績哉子夏曰

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矣此君子之言信而有徵也異哉僭而無徵後之爲書者以有苗叛服不常而禹既率百官若帝之初又爲一將之任而且紀之年以實之也

孟子曰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武丁之去盤庚閒兩君雍已時諸侯或不至大戊修德諸侯歸之自仲丁以後河亶甲殷復衰祖乙興之祖辛至陽甲廢適而更立諸弟子或相爭代立比世亂於是諸侯莫朝盤庚以弟嗣陽甲殷復興弟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而作書讀盤庚三篇必考司馬遷之記則書所言若數一一辨白黑也伊尹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書契以來治亂多矣上有明天子天下未嘗不安百姓未嘗不相生養於其間德詘必若堯舜胥戕胥虐則可以決其必無也古之時甸服以外皆爲邦國諸侯兵刑二事與天子分理之內有卿大夫王子弟采邑謂之都鄙以八則治之統於六官不得專斷其詳在邑其要在朝春秋之大夫交政于中國私邑之兵甲刑罰動靜惟視其大夫之令焉禮運記曰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此則三代所同

也一代之興自始受命之祖傳之子孫子又生子孫子孫又生孫人曰詘多世曰詘疏地不曰廣官職不曰增事要有所在人主各有其親且愛者莫不欲貴而富之肺腑亦皆自許必富貴因而不易則疏踰戚者必然之勢也各寵所任則新間舊者又必然之勢也不有伐也將以何樹不有奪也將以何予非疏踰戚必新間舊矣皆逆之名與其實也踰者間者必驕爲所踰所間者必怨驕亦卒歸於怨皆亾之情與其狀也去順效逆好亾惡定春秋所記亂敗多矣以此知古皆可燭照而數計也王國定而後可以爲諸夏之父母詩曰莫肯念亂誰無父母王室寧而後可以爲磐石之宗子詩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大小二雅傷王政所由廢未嘗不反復丁寧之誦詩至雨無正之章而後寤幽王身殺遂亾宗室固非一歲月事也鎬京不守姜戎豈能久居都邑環峙形勢尚存其卒至於東遷者由大家世祿各顧私邑皆莫以王室爲念或畏有所屬不得以自恣適已或持兩端以觀望成敗且東西各立一君雖終替攜王而建王嗣侵尋歲月西方之大都小邑孤危喪敗日以仆滅厪有存者以成秦襄公之業而周嗷遂不復西矣哀其衆多如雨

而非所以爲政鄉使大夫邦君統於一尊相親相救岐豐之地何渠爲秦有以言乎攜王則覆出爲惡而其下不能胥匡以生矣以言乎平王則又窘陰雨來東底者恃有富人而惸獨則莫收恤也無復有肯遷于王都者矣揆厥所原實以幽王大壞王政不能復行亦非一嗣王之罪詩皆曰刺幽王焉讀正月之上章刺幽王威宗周也其下章刺平王貪天禍也雨無正之上章刺攜王奸天位也其下章刺平王棄舊都也因詩以知書盤庚之世雖曰商不至若周之大壞然而亂者數世諸侯莫朝則東遷以後事勢也今不

承于古罔知天之斬命非盤庚之賢孰能綱紀而統理之哉讀其書曰卒籲衆感出矢言斯周公所謂肯感言于民也不能胥匡以生下莫知君之在上而奉其命也若顛木之有由蘖君爲百姓之主求所以生之造端更始不底著而陳于茲也夫木何以顛非以數世爭立各樹私人莫相統壹之故乎曰汝猷黜乃心非各私其身與其子孫罔以王室爲念乎曰倣非畏有所稟命而惟以自恣適已乎曰從康非習亂爲常持兩端以觀望乎曰不畏戎毒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非怙亂始禍興造戈矛互相翦除如春秋强

大夫乎曰若火之燎于原非以讒慝貪婪事君而多殺不辜患及數世而未已乎曰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非讒人造惡言以變亂視聽使君臣相疑親戚相忌乎斯時之民既各爲私屬倚乃身迂乃心則所謂食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也汝誕勸憂起穢以自臭則所謂因羣喪職之族帥羣不弔之人也汝有戕則在乃心則所謂殺人不忌有亂心無厭得

主爲之死而無悔也亂政同位具乃貝玉則所謂盜憎主人心焉數之足欲亾無日也曰自上其罰汝不救乃死丕乃崇降弗祥其端必始于君之不爲政政則蓄怨滋多汝倏已甚加之以安忍重之以貪冒如易刀兵而相殺也若晉之欒郤齊之崔慶宋之戴桓鄭之驕良其胥戕胥虐而不能胥匡以生如此不盡剿而後已乎汝何生在上矣是故莫民之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由國之不知有君也命汝一命之一於大君也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由貪於貨寶也告之以不肩好貨使知君之不欲則賞之不竊也嗚呼亂越我家久矣天時殆不可得而浮盤庚作則信乎上帝將復成湯之德也其必遷而治亳殷何也

敬美之言曰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烈祖之所申錫也無俾易種于茲新邑染惡民皆留之而不遷世族能從教者因而與之不能改者因而去之殖有禮覆昏暴成湯之所欽崇也子產能爲鄭國實由虎帥以聽而子產亦惟以禮息之矧盤庚爲君及其篤敬之臣乎爲君難矣守成尤難盤庚其難之至者也百姓由寧殷道復興諸侯來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百世視諸此矣曰何后惟民之承民惟保后自上以下胥感而不敢一日耽樂天時固不或爲已之敵讎曰天生烝民若此其多惡也氣化之衰也氣數之窮也氣稟之濁而薄也譬如父母授子

讀祖已祖伊之書而不知天不知性不知命何其人多且久也其書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天以生爲德人之慈父母也愛人甚矣慈父愛子必教之義天之愛人猶是也親賢下無能尊賢之義天所大也義行而民各得其性故曰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天於人君常監下民之善不善而嚮之以福威之以極焉典厥義也降年有永有不永大命也小命身不永者非天民民中絕命也豈戾於有生之初必然不可易哉六極其下乃不可救然而仁愛人君欲止其亂之心猶父母之於其子也不若德不

孫以田宅器用財賄臣妾光顯豐美矣不知追念前人之德乃日以作勞爲苦修治爲煩於是憎其梏惡焉厥其朽敗焉曰昔之人子我者如此不如無有也父母其肯曰此吾孝子順孫邪以此事天天其不絕之邪嗚呼王司敬民民之不善不可惡也敬之從教則治而君以民存犯刑則亂而君以民亡親親尊尊教之大者罔非天嗣典祀豐于禰知自仁率親而不知自義率祖以親親害尊尊也王爲下土之式先害尊尊之義則民將安倣哉禮俗不刑義德遂替此不可不正之事也以此知古以此察今明世宗實

隕厥元命矣民所以生康食也天性也迪率典也上天之所棄莫著於降喪饑饉阻兵以相滅虐刑而戮及不辜皆不虞天性之所致也夫枉勢者不虞天性制短長之命而惟見下之無道作威殺戮糜爛其民枉呼吸矣必且以彝倫爲詞實則暴茂之甚也忠諫謂之誹誦深計謂之訞言邪說暴行作而典刑法度蕩矣商之民所以罔弗欲喪也天既訖殷命矣祖伊奔告豈復望其迓續之邪或庶幾少有悔於心獲保厥身如夏桀之逢殃王乃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則望絕而不可爲也已夫王亦言天王亦言命而祖

伊曰此責命于天也自作孽而曰天作孽乎後之人皆以所自作爲天所作於是以性爲惡或曰性可以爲不善或曰有性不善皆紂之遁教不虞天性而責命于天者也故其言曰以嚚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此非誦桀之言而不知父子之道者乎父子一體也舜卑足以體之至尊性爲不善體之至卑性獨爲善將毋父子非一體乎無父之教逆天之辭可不畏哉吾故曰奚不知天不知性不知命人之多且久也二篇不必有覺寤之者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此周公之詩也傳曰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以其所願乎下事乎上不遠求也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臣以太公召公爲朋友商奄習於紂之惡久且大矣多方小大之邦多至五十國管叔及其弟親在大姒十子之列傷敗禮義文王所以治國家者破之缺之淫酗肆虐由行紂之所爲除惡務本績幾弗成且謂我國之瘝在親骨肉之閒其於去民之蔽不啻病加於小愈也武王勝殷皇皇然若天下之未定然乃偃武修文豈不念哉天下雖有小人亦既祗畏誠服須暇之則日遷善而不自知武王之心天之道也夫武王固知命之不長矣所以貽孫謀安翼成王者則以有周公也周公當仁則不可以不遜遜則不可以不避避朝廷之位宅東方諸侯之任二公迪知之矣則惟教成王以居喪之禮思慕之忱而已未大失也武王之喪畢成乃寧若圖功在此時矣武王不復用兵矣三年之喪不二事矣於此不圖而自詡曰繼序思不忝武王之神靈毋乃有忝我實多之戚乎貽女以叔旦居東二年不知所以親之敬之罪人斯得孌起于兄弟不能垂涕泣而道之朝歌沫土以東北循海而南

至于淮夷多罪顯聞于天不知罪在有天下之一人則所云日就月將學何事乎及大誥多邦則曰若昔朕其逝夫乃知之矣當周公貽王以鴟鴞之詩此二公及王歌閔予小子之詩也二公雖賢聖得毋曰我先君文王武王之至德克享天心而東西南北無思不服如故也今嗣王之典學好問思哀思敬思難未有過也何其憂患迫切如不可以終日者心不然之特未敢諭公爾夫以耆艾盛德如二公尚不克知則沖人之不及知年非幼也德不足以及知也蓋周公之志自孔子孟子沒夫孰有克知之者矣剛前

寧人之功未休畢明德未光于上下四方之日哉古之明德虞帝其不可及已其德好生其治人不殺伊尹以其道相湯伐桀未嘗行一不義殺一不辜然欲如舜未嘗殺一人而不能也文王之心如舜享國五十年而崩紂不能以自斃也武王之德如湯太公之志如伊尹不逮舜與文王此則聖人於天道之命也詩人丁寧而重思之作曰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夫伐柯之爲言不能無所傷克之爲言事不可以再商須曰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此伊尹相湯用武不再之詩也武王克商誅紂則已奄及飛廉五十國不誅多罪逋逃之爲大夫卿士者不誅立武庚俾守其宗廟社稷修其禮物以客事天子書曰我不爾動自乃邑雖曰朕其逝夫乃知之矣當周公貽王以鴟鴞之詩此二公及王歌閔予小子之詩也二公雖賢聖得毋曰我先君文王武王之至德克享天心而東西南北無思不服如故也今嗣王之典學好問思哀思敬思難未有過也何其憂患迫切如不可以終日者心不然之特未敢諭公爾夫以耆艾盛德如二公尚不克知則沖人之不及知年非幼也德不足以及知也蓋周公知之矣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其貽子孫以憂哉武庚雖狂惟克念則可念聽而作民主也奔走

臣我可五祀則百祀可也紂不血食於殷之宗廟乎天其不以武庚之孝而追紂無後之罰乎紂則極凶禹乃嗣興虞帝所以奉天道四罪惟苗民乃無世在下孰謂殷之頑嚚若苗之頑屑播天命至此邪武王周公有刑不誅有兵不用有太公箕子之言弗聽而修諸侯自爲正之教惟是以人治人欲天下之人胥你其宗廟守其社稷蕃育其子孫撫有其臣庶以承上天之降休豈欲踐奄命魯公以殷爲墟侯康叔滅唐封大叔屬諸參而策其後必大哉忠恕故也已所欲人所欲也已所不欲人所不欲也天下之人盡然

況於其親乎管叔兄也一旦致辟焉聖人哀傷慘怛豈復常情所能儗哉鴟鴞之詩曰既取我子言無若何已天大雷電以風可乃雨反風也風雨所漂搖子維音嘵嘵胥伐于厥室焉憂患迫切王雖寤猶不可據也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如其倫之喪則同父同母之人也庶喪已威矣遂至不得以疾死哉作常棣弔二叔之不咸自念其過終身閔焉病已之不如舜也抑又聞之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戰勝以喪禮處之則武王於紂之死成王周公於武庚之誅必有加厚於此常數者矣此箕子所以爲周陳洪範而微子所以

來見乎周之祖廟也其詩曰既有淫威天之威也周人不敢閉而未嘗加之怒且未嘗不加之禮也降福孔夷天之福也周人不敢後日致其禮之嘉而殊不以爲多也不然武王雖聖人微子箕子皆仁人義亦終身不相見人道親親不奪人之親且不可奪親也忠恕之盡人道卽人心固如此公爲文王之子則孝情致不得已之實焉書曰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上帝命德討罪之枋非其人不畀也二公日在武王之弟則弟成王之臣則臣二公之友則能先施之四者周公實親行之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憂勤以終身而不一日以已樂作誥曰予惟用閔于天越民閔之言病也天命則信難終其事矣民性則信難終

莫道矣病乎不病乎又曰文王我師也文王視民如傷望道如未之見故曰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敢文王武王且弗敢勝任周公其收之莫或勖之必不及矣聖人之於天道固若是乎其難之也豈其曰道在忠恕而已哉夫忠恕近人其則倍不遠矣執柯以伐柯不能無所傷愼之而不輕措其刃焉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東征三年善師不陳愼之至也不以其所能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愧人惟恐其遠也誥多方曰尚永力田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誥多士曰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其猶或遠人乎周公救東方之亂而致之百姓寧者以人治人改而止爾書曰爾乃尚寧幹止夫君子不止百姓何以寧哉若乃曰今卜幷吉以爾東征已所不願不敢不施於人是天命之不僭也忠恕如弗敢及天而實不敢後不遠也必將天明威致王罰必協於人情致不得已之實焉書曰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上帝命德討罪之枋非其人不畀也二公日在王所而不能弱雷風之變則知惡惡不可疾貞而忠怒之道惟周公面稽天若而奉之矣書曰天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非成王惟周公之爲聽何以敬天休

而克有成績哉幽詩卒章曰公孫碩膚德音不瑕詩
故曰公孫成王也幽公之孫也碩大也膚美也至是
而孺子聽朕教汝之功成必至於是而後公不失其
聖是之謂王功曰勳洛誥曰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
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迺衡不迷文武勤教子沖子夙
夜毖祀成王無爲以守至正有聖人之德允爲孝子
饗帝饗親毖祀夙夜矣於是大周公之恭德協公所
不暇言曰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救公功又曰無斁其
康事蓋成王至是爲不可及矣成王不有丕顯德周
公雖聖能以之揚文武烈乎文武之烈何等也奉荅
天命何事也且頒朕不暇作禮樂也非聖人不敢與
爲成王有其德故周公詔之成王讓于德必授之周
公蓋自執書以泣而成王之於周公咸有一德矣洛
誥君臣一德之書也顧命成王之德之成也日月歷
離昭然明視誦詩讀書不深惟古人之終始心意淺
薄俾盛德不宣究于後世猥以成王不若漢昭者然
則周公何人哉
司馬遷嘗讀百篇之序而不知成王周公之事爲苟
卿蒙恬所汩亂漢居秦故地世習野人之言於是有
周公輔成王朝諸侯圖賜霍光者成王幼不能涖阼

遂記於大小戴而列於學官矣周公踐阼君子有知
其誣者而不能知成王卽位其年不幼也何以徹之
徹之於書書曰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
王亦未敢誚公豈教誨稚子之言乎王又能通其說
心不謂然能不宜之於口豈尚須人抱負耶夫孺子
沖子家人壽耇相與之常言子沖人子小子古天子
通言上下之恆辭不以長幼而異者則書之訓絕無
可據爲幼不能涖阼之徵矣書曰王與大夫盡弁曰
王執書以泣曰王出郊此孰抱負之而然耶曾有提
其耳而面命之者耶且必非羈丱成童之所能然也
當其時二公未嘗有一言王獨深信天道而曰今天
動威以彰周公之德上比商之高宗曾不俟祖巳之
正厥事也此非所謂不惑者乎其視悉思朕之過失
句以啓告朕者何如也且曰我國家禮亦宏之不待
父兄百官議其儀法卽日具親迓周公之禮遄行出
郊矣孟子所謂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者以此應
沃誠矣以此改過勇矣必非漢以後守文貳主之所
能然也寧復童蒙之順以聽哉勿庸贊也史不記二
公云何惟記二公命邦人以卒歲事所以昭成王之
爲君有如此其信以發志者斯其能尚周公之聖而

成文武之德也曰成王有人君之大節如此而又以二公爲左右天即不篤生周公亦自可成一家之事王縱不迎周公商奄淮夷亦自可以安集之天必動威以明周公公必以不任事作詩救亂周大夫必刺朝廷以美周公何故也書自康誥以下每事必周公主之多方以周公曰王若曰發其凡著成王之言悉周公言之也夫啓金縢之書不煩二公贊一詞王非不能作命乃必周公爲之言不可解也子思孟子論述聖人之德無一言及成王惟周公之聖繼文武也不能泝昨不其然乎曰知其說者必明於天道誦師

之言僅能弗失者何足以及此雖然竊嘗讀詩書之文而繹之矣嘗試言之孟子曰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商周之際文王之德純矣武王身之也迪知上帝命者十人周公至矣太公伯夷微子箕子皆仁人太公爲師而武王必訪于箕子也君奭之篇曰伊尹格于皇天不及仲虺禹讓百揆三人也後之讓惟皐陶舜禹湯哉成王既與公爲一德則天下之人既樂吾君之子爲吾君又樂吾先君之子德如文王武王者時必有爲天所屬意之一人誠在此一人則天下之人皆以爲宅荷非此一人雖亦得一聖人而天下已不悅矣其不悅者何也天命不在焉則人心不與也

天道不至焉則天命不歸也武王不以天下與叔旦天命在武王必武之子孫實享文武之功詩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武王蓋申命焉故曰係佑命爾變伐大商命之伐商而去民之穢也文王既受命武王不稱始焉在昔上帝劃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武王也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也周人以文王爲始受命之王天子之位必在武之子孫天不二其命則命不在周公故曰猶諆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夫與文王一德者惟周公與文武一心者惟周公天欲以聖子一體兄弟一體與文武一體者惟周公欲周公爲吾君之相不介二公于周公也是故成王不與公爲一德則雷風變於上風刺作於下雖二公尚在克扶持而安全之寶命闇而不章易以比隆堯舜禹湯哉成王既與公爲一德則天下之人既樂吾君之子爲吾君又樂吾先君之子德如文王武王者爲吾相終樂吾君之德卒亦如吾先君文王武王之聖也其在詩曰嘉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

以命文王也故曰我二人共貞召公之誥我不敢知曰不其延天必有所以申命成王者矣至幽王而竟墜之於幽王之詩思成王之德其辭有哀焉意在斯乎夫天人之心文武之旨惟在周公周公何得不作命詩乎成王迎周公與周公爲一心周公何得不作命乎成王惟恐率行公之訓不足以慰公之志務俾天下後世咸見周公之德之勤故書之訓辭必尚周公而自處於弗敢及誠以基命定命上帝之事文武之盛德至善非周公不克大順而致成之以立其極也豈曰一家之事而私周公也哉而周公則不自大其

事尚其功也詩無不備亦嘗歌洛京以繼鎬京乎歌伐奄以繼伐商乎制禮作樂告文王不過曰我其收之而已作武曰耆定爾功不曰予旦以沖子戡定厥功也爲人臣子任君父之事者自古如此後有聖人賢人必大周公之事而尚周公之德荃自周人作書而天下萬世之公論定矣中庸曰周公成文武之德則施于我沖子者在此矣寧文武神靈眡其子孫爲庶主而無恫心乎哉孟子曰周公相武王必本諸文王而道書之言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寧獨不佑啓成王而俾之正

無缺乎嘉樂嘉成王也孔子孟子皆徵之夫不以成王爲大德而遵先王之法乎以爲中材之主者可以寤矣

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非成王幼不能涖阼之徵於書乎曰東征之誥誥天下也故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多邦六服諸侯而御事王之邇臣也成王爲黼扆命之政遠邇之臣罔不復於王曰不可而謂周公擁童蒙之君自行其意人人知非天子之指而矯誣以播告天下乎人之大數自三十以往歷四十五十而或庶幾于知天命論語曰五十而知天命

聖人也豈常人也成王在不能踐阼朝諸侯之年則民政通率壹由筦執樞機之臣雖愚夫愚婦莫以不康而怨吾君之弗造哲者夫孰有謂其不識天命者乎而造與辭爲幼沖人讓未能也鄉飲酒義曰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文王世子記曰養老幼于東序非幼也五十視六十以上則謂之幼至今未改幼沖人非謂年之不強特未艾云爾也孺子王之謂亦然唐叔得禾而獻諸天子王命歸周公於東弟非小弱也不可視爲小子侯裁勝衣趨拜而已嘉禾旅天子之命豈不能涖阼之孺子乎謂幼沖人不能

黜殷則主黜殷者周公也天下皆信聖人之知天命斯無敢以聖人爲不可者苟以周公爲不可亦明告周公曰不可而曰王曷不違卜夫王幼不能黜殷則不能用卜焉能違卜乎茲日不能用違卜曩日何以能勿穆卜乎疑故卜疑既決則勿煩卜所謂聖人不煩卜筮成王誠近之矣日讀其書不能知其人而曰幼沖人易之所謂童蒙也夫成王則遏惡揚善順天休命之君子也傳曰武王克商成王靖四方天下諸侯之所明知也畢協賞罰戡定厥功以新陟王之休告天子也思古明王賞善罰惡則思成王

枉洛之政也惟尊周公爲一德故能爲明王豈周公復政之後成王又自爲賞罰而戡定文武之功乎夫周公既身任文武未竟之事而又以戡定四方之事遺成王彼誣於書者固有若此之言然而子思告後世則曰周公成文武之德矣孟子則曰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矣兼三王以施事矣其誣乎子思孟子不誣則大伾伯其誣乎必不然矣曰成王非童蒙也周公告召公曰小子同未枉位何哉多方曰王來自奄多士曰昔朕來自奄一役也親踐奄不誣也何未枉位乎曰枉位也枉位故曰同未枉位不枉位則焉得曰同未枉位成王惟周公之爲聽尚周公之聖而尊之至也天子之義義莫大於此矣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召公之書言稱臣周公之書言稱名則已夫不臣非殊禮也周公不讓也夫受天子之獨尊已必受天下之衆責已不得以天子枉位辭天下之一事必畢收之無勘之者必不及受尊於一人必求助於天下矧其相爲左右乎彼謂求天下之助不足以受一人之尊由是自用自專相望也孰知德非聖人則必不能求助於天下哉明天子有天下莫若

求助於天下求助於天下之人莫若求助於天下之聖人成王既逆周公而尊事之而小臣之須作序曰嗣王求助也夫有佛時仔肩之言而顧不謂之求助則未及知周公也故曰沖人之弗及知德之幼而非年之幼矣

吾聞諸孟子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今曰成王即政奄與淮夷又叛此何說也曰非也武王既喪周公居東商奄叛三年之喪畢而風雷告變成王迎周公公於是相成王東征黜殷伐管蔡東伐淮夷遂踐奄而遷其君皆成王主之而周公相之凡三年而

天下畢定矣公羊春秋曰東征西國怨西征東國怨
昭周公之明德也蓋滅國者五十皆俟其人之自歸
然後變置其君故遲之又久以至于三年而實未嘗
有行陳衛枚之事也豈獨無鋒刃害天患民病不加
於王師之所居見天地之盛德氣焉故其詩曰敦彼
獨宿亦在車下斯誠在席之上乎還師者已盡亦繹
書序而遜心求之乎序三監之事曰成王既黜殷命
殺武庚成王既伐管叔蔡叔序淮夷之事曰成王東
伐淮夷遂踐奄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亳姑而其
初則以武王崩三監及淮夷畔始之其後則以成王
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終之此可以見東征之
役成王自將而云于惟小子者殆非幼不能涖阼之
說也又以見周公爲相實未嘗踐阼而治也且居東
之不可以爲東征而弗辟之不可以爲致辟也多方
曰王來自奄是故多方之誥在
營成周之先多士之誥在遷頑民之後而序如今之
第者以事類敘不以時先後敘也古人欲天下後世
知三監之事難大於淮夷之事而成王周公所以定
先代之宗祀全血脈之親臣者既以微子代殷叔封
居衛而此心惻怛默不自釋必俟蔡仲踐諸侯位而
後文王武王之心至是爲無憾也嗚呼雖親見古人
而受命焉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矣且古人所謂
有天下者豈受其朝覲納其貢稅役其民人之謂哉
服其心革其俗各正其性命而受祿于所瞻仰之天
是故民心未同罰殛不怨周公所以曉曉也既破我
斧又缺我斨禮義傷敗大夫所以惡四國也然而維
此聖人牖民孔易作新大邑民大和會告商王士邑
明而事勤矣周公於是制作禮樂單文祖德而以大
平告焉維天之命是也行葦既醉人有士君子之行
則刑既措矣若之何兵猶未弭乎周道四達禮樂交
通武之遲久俟周公也公猶在洛成王卽政而奄與
淮夷又叛曾不能自保其及身而曰佑啓我後人咸
以正無缺其孰承之乎誰爲此傳者畔經誣聖豈不
甚哉

讀百篇之序則知成王之於四國皆自征之豳詩曰
周公東征四國是皇曾不云成王何哉曰武王周公
救民於水火之中其取殘也一誅則已不得已至於
再誅須暇之開厥顧天然而多方小大邦罔堪顧之
至五十國此之謂多矣驟正之傷王道緩之而多殺
人豈傷王道小有疵焉實命墜矣周公所自以爲功

代武王之說懼文武受命既純而後之人雜之也豈
謂爾不許我遂失天下哉越今既蠢民出水火而復
入焉非天子自暇之日復非自用之日不因民心而
以敬往任武以圖功而非救寧之武大事何以休乎
詩曰勝殷遏劉遏之而又欲之事不貳適之謂何非
武王之心則非周公之心也夫再誅而終不殺非周
公之明德其孰能與於此哉殘不可不取武庚也刑
于隱者管叔也五十國之討其君者奄也遷之而已
驅之海隅之鼓而戮之者飛廉也其餘則變置其君
與社稷故曰滅皆因民心之所欲去而又以采邑畀

賢子孫俾亟食其始封之祖惟紂一人爲無後書雖
闕苟求其故煥如也詩曰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未嘗
有行陳銜枚之事而至於三年之久周公需之也蓋
日云罪人斯得知之未盡也清問于民鰥寡胥有辭
然後盡知圖天之命者主名與其事狀且盡知殺人
歷人戕敗人之醜類孰自作不典視人以式者孰惟
眚災適遇其亂者孰可教告之而聽孰至于再至于三而卒不聽然後明致天罰則
明威也遷居西爾非奉德不康寧也以七族封康叔
六族分伯禽非翦以賜諸侯而實居賢德以善俗也
太公因薄姑叔虔處參墟召公封北燕箕子居朝鮮
皆文王之德所未洽周公寬裕以容之文理以別之
德盛化神以齊之益至於三年而四國之有罪不敢
赦有教不能聽者鮮矣然後成王卒其百君子友民
東征以昭其文德罰以義制命以義降用畢賞罰之
政富必善人黜伏者必罪人序曰黜殷命伐管叔蔡
叔伐淮夷遂踐奄皆成王主之王歸自奄至于宗周
五月丁亥則卒三年之月日也自此而戢干戈櫜弓
矢矣歸禾序曰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此非公先東
征王猶在鎬乎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士之從周公者

也王師行不踰時故曰不留不處自五月數之王益
以三月步自周也頌成王則曰薄言震之莫不震疊
舍是詩他無成王征諸侯之事也美周公則曰哀我
人斯亦孔之將東征西怨東征西怨不得已再誅而
終不殺非周公之盛德則何以于前寧人攸受休畢
哉破斧周公之功狂吾君也狼跋周公之功狂斯民也鄭康成以爲周公讓其大美而不居而成王之才
不才曾不一關其慮且曰成王誅周公之官屬者習
是莠言則奚必歎息痛恨于桓靈也而安樂公信乎
其賢於成王矣豈不哀哉

成王將黜殷周公實相之邦君御事以王爲不可實以周公爲不可也聖人豈不可哉曰其不可有說亦曾講於黜殷之義乎天命黜之也成湯克夏則黜夏命立姒姓之親且賢者爲禹後那之詩曰我有嘉客是也武王克受不黜殷其居處宗廟社稷幾內之都邑土田朝庭之臣不遷不改如故也曰宅爾宅畋爾田無故無新惟仁之親記曰庶民弛政庶士倍祿而所立者固紂之子武庚也豈其不稽上帝之心而劒福小人以干天下譽乎聖人立之非將取之天下信之咸謂之宜非僭賞也非作福也其布憲施舍優柔容民非甚盛德何以臻此哉天下所以歸心也至于成王而黜之乎德不卒矣無成功矣此不如前寧人之九大彰明較著者也謂非德之不修修之不至慚於文王武王遂俾文武有慙德於古先哲王乎哉惟于戈省厥躬耀德其是也觀兵則非也矧其人非他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而推刃以相夷則惡矣其不可如此咸謂周公之文德無藉於復動干戈而卒亦未能哉也此小子以及考翼所以咸復于王而曰不可征也夫武王伐商不謀同辭者諸友邦惟一心者三于之臣然且曰無貳爾心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亮

彼武王若是乎其艱且大也今遠遡之臣皆萬全遵周公何所因而圖事哉因不識不知之民心迪非朝廷之臣及庶邦君也彼固有所知有所識能擬議聖人之心行有不得必反求諸己而不自知其卽蔽於所知也公思茲役天役也黜殷不合於文王武王之所事非小故也是以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幾於無可如何矣稽謀自天而得之故曰幸焉坐以待旦告於沖人斲之曰天惟喪殷天亦惟休於前寧人推亾固存邦乃其昌仲虺之誥是天道也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革夏命之冊典也於是謀卜筮則從於是謀羣臣則不從而庶民固未有不從者非若舍我穡事而勦正夏不從之在庶民也嗚呼沖人何忍不以茲事爲艱何敢不以茲事爲大殷命不可輕以黜也管叔蔡叔不可輕以絕也日夜永思之又永念之不敢替上帝命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與邦君御事異者在知天命與否爾非有水火冰炭之殊也下旣盡獻其否上又猷告之以其可而外之庶旬男邦采衛大和會矣內之百工播民和矣邦君御事豈有怠心而成王周公寧任獨斲哉是非成壞固非口舌所能決也正之以天命不僭則勿疑而志大行

成王辟也惟辟奉天周公聖也惟聖時憲因久靖之民以靖民之不靖而前王之大功沒世不忘矣周公作誥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申戒成王立上下之義成王師事周公爲天下君乃以天子禮樂賜周公其朔也何甚哉周公受之以道事君之謂何將大人正物而不正已也信如人言成王不若襄王頒大物賞私德其若先王與百姓何矣曰魯之郊禘由僖公始也嘗考奚斯頌魯而通諸夫子作春秋僖之八年書禘于大廟矣其三十有一年書四卜郊矣此皆僭天子之郊禘也前此莫之書此因事而書非譏其始而僖公爲始不隱矣苟譏其始于僖公則直而絞苟不見其始于僖公則隱而誣不惟誣先君且誣皇祖周公以及成王聖人作春秋訓人爲臣子於心安乎不安乎故因事而書於僖公之年以見其始所謂志而晦也著閟宮於魯頌益信而有徵焉頌周公曰克咸厥功止矣不大其事尚其功也頌王所錫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止矣不間以天子之禮送周公之死周公人之情不絕遠也苟成王嘗錫周公奚斯曾不推本天子寵命而自納其君于僭竊之誅乃曰萬民是若哉遂頌其以郊必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則僖公而非非先公也二章曰后稷之孫實維太王三章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然則皇祖后稷天子之皇祖也周公作誥曰

疑也周公之廟象周公之生而存故宊之若夫葬者臣子之事故曰宊以爲周公主成王名之而不自爲主焉則不可以有二王矣正名以明民有若是其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者成王既以天下之養周公將以元子爲周公後次子則世爲三公六子偕昭穆竝封或在縣內或在縣外天下臣民咸謂當然周公先戒以丕視功載或出於私則必啟君臣相徇之漸成王斷之以天心作冊祝于文王武王曰惟告周公其後示不敢專也天下諸侯咸在位王乃命周公後視冊誥冊史逸作之此質鬼神而無疑俟聖人而不惑者示天下萬世以至公之道也其肯以非道說周公哉

伊尹周公不有天下可遂曰有伊尹之志知周公之志乎哉伊尹之志兌命言之後世尚或知之金縢之册周公自言其志成王啟其書得其說然乃知之曰昔公勤勞王家惟子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解之者曰公以身代武王則所謂勤勞而彰公之德如是云爾此何必聖如周公而後能之邪吁命可請也文王之沒不聞武王爲之周公不代武王爲之矣且爲壇爲墠具圭璧作筴祝百執事與焉而

王上帝臨女之心而沖人易及知也哉天不動威則不知二公之德其克享天心者斷斷不若周公有如此也則遂以有天下之號繫之於公而不疑天下莫不以爲宊而稱之天下曠然其遂定公亦不辭欲天下之一於周也而豈人臣之恆辭乎哉夫既以周爲天下之號矣而又以周爲采地之名章疑別微謂之何矣聖人誨女知之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此爲寶命邪明明德於天下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受命此爲寶命也康誥曰不汝瑕殄瑕則殄始於微缺終以大壞公之言曰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以

武王之聖在天子之位永此一日則終此萬年萬年之久得一聖人莫能以爲未盡善而孔子曰未盡善者病其有武庚之亂且重以管叔也武王固皇皇然若天下之未定矣克商不過二年其遂可以近我先王乎武王喪而流言作而周公不居東居東二年而不爲詩以貽王朝廷不知而詩人不刺天變不作二公曰爲政於天下天下之君子不得平其心天下之小人不得革其面文武之德軌圖其永終者乎公所俟者三王能念武王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能念予一人能念百姓之有過也無故無新惟仁之親與王同心惟周公獨也故曰哀我人斯亦孔之將然而流言必辟之者百官總已以聽冢宰太公可以當之亂在東方居東可以察之而匡之進退無恆非離羣也然而必作鴟鴞之詩者喪不貳事除武王之喪此救亂時也不時不作當其時則必作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周公之心非天之心乎先天而天弗違納冊而翼日乃繆貽詩而天大雷電以風矣周道四達禮樂交通武之遲久後天而奉天時也作常棣暴所過於天下使天下見之封建親戚以藩屏周過則改之周以宗彊兄弟無復爲不咸周公之德是謂

至德其學之而未盡者虞帝之甚盛德文王之德之純也伊尹且猶不及非孔子贊易堯知周公之志哉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曰竊讀其書未嘗聞命長息何所疑公明高何所敢曰竊嘗思之矣疑堯舉舜而試之則舜無爲復往於田也啟之以堯將使舜嗣位不遽加之上位而使之治事也夫家難天下易女于時洵可觀舜已曷不念九男易心服乎哉此又一難也堯以天子之尊年八九十矣且以聖人之德而曰與舜友也舜之生三十云爾舜之卑匹夫云爾舜之心則不可爲人不可爲子之窮人云爾而曰吾與在位七十載之聖人友云爾不爲臣也天下之難有大焉者乎堯欲知舜之德聖人與抑猶未也聖人當此必沛然無疑矣少有疑於此則雖聖人不足以當天意天之命不在焉若十六相是也堯不暇舉也孟子述舜典曰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德協于帝固若是乎夫固卽往于田曰號泣于旻天于父母之時也見于天子乃如此見于父母乃如此見于旻天乃如此天天也父母天也天子天也聖人無兩心非重華而能若是乎天下之士多聖人乃無有尚之者矣則惟不命以

位不授之事而後盛德可知也故曰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試之以至難也堯與曰釐降二女于潙汭嬪于虞皆以敬者之禮行焉而非若天子之女嫁于諸侯必使同姓諸侯主之之義也非常事也而於義不爲貶堯之得舜非使之爲人臣也故曰事非常而義不爲貶夫往于田者舜在畎畝之常事父母之養非莫耕也必身親之事親之大常既爲天子而不改者故曰既得閒命也有嘗問之看乎而嘗不是思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學者閙不知是以求諸師公明高不告孟子

本高之旨以告萬章而又不正言何也論語曰知德者鮮矣又曰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自長息以至古今天下凡民不識誠爲天之道也又不識誠之爲人之道也親于身身于親二之久矣彼以竭力耕田共爲子職則孝子之事畢矣其心以父母之不我愛如不信乎朋友曰如不獲乎上曰若是恝哉若是恝而猶以爲孝子之心哉中人以下之所知未有不如此者以爲子我無與固恝而忍也以爲不知我有何罪亦恝而不靈也皆謂不仁不仁由乎不誠蓋赤子之心胳厶尨文害志之陋儒可痛矣故曰是非

命也其罪當絕成之而後告雖瞽瞍亦不禁之不禁必姑從之是以得取也爲無後之心瞽瞍喻之矣蓋納采以逮親迎瞽瞍皆爲之主而命之矣此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之實也然而謂之不告者成之在舜不在父母也正以不告語天下天下皆知其反經而合道聖人之權也非聖人不得與於此也託告之似以語天下天下不知其名是而實非姦人之雄也聖人之所深惡而痛絕也如曰莫之告也則二女何辭以見舅姑邪故曰非不告也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堯爲天子乃不能行乎庶人哉堯不以天子之

貴加諸舜則不以天子之貴加其父母也以敵者之禮行焉敵者不聽則莫可以強之聽是以告焉則不得妻也堯憂天下不治夫然後舉舜舉舜故妻舜妻舜而使舜不得父其父是亂天下也有司雖存帝何辭以命之且堯所憂舜能任之舜所憂堯不能解之非獨不能亦且不可堯以舜治天下舜以堯治其父母師錫者其妄哉春秋傳曰聖達節賈生曰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之孝守一節而已必無敢不告鄉人也不可以授天下可以授天下者必無嫌無疑於不告則舜其人也以舜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者堯也七十載天子乃矜一鄉人行哉欲行告父母之詩必使堯舜不聖然後可可謂固哉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二嫂使治朕棲此舜典也嘻甚矣何肆大豕而弧朕身不危敗古人問之矣其事故不成有如萬分一則如之何厥身危敗尙奚及哉舜果非聖人而不可以爲子矣春秋以來不勝書也曾是以爲典乎曰自古人傑皆不免也然而下聖人一等其必有一不全者矣全之者惟聖人惟聖人如舜然後一朝遇之行其所無事而不患焉不可以爲典乎噫嘻變化以作詐象也陰主危害陽以父母爲讎士師莫能詰也暴之天下後世過失殺子孫獄爾洵其謨哉舜則以無事置之先知也先知忠信也忠信有九知上至天下至地深慮高舉莫之能測象之淫昏殆同兒戲其事已若浮雲之過而象殊未之知也愕乎見舜之在牀琴而卒不知舜之何以出井機心庶其息哉夫象之將殺舜不過欺之以其方也可也使象而果殺舜則直罔以非其道也難也舜可以將殺而決不可以殺蓋象至是而始遂無殺舜之心矣以愛兄之道來矣喜矣迎而導之是底豫之大幾也故誠信而喜之其是象之喜也象既入舜宮以爲是象之欺也雖然能欺於其言不能欺於其色鬱陶之言人爲之忸怩也舜固見之矣見其愧也見其非僞也象且無色天爲之也象示以人舜見其人之天使象不設爲思君之言則將不見舜而去矣爲是言而無忸怩之色則舜亦不能知象之所終矣嗟乎苟非至聖孰能遭骨肉之變而察微知顯不失其忸怩之一幾乎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其貌言與可言也而不可者矣全之者惟聖人惟聖人如舜然後一朝遇之行

行也曰舜言之先行之矣百官莫不承事象未出舜宮而居處已極富貴矣象恣爲取而皆可以爲其有勤身從事一若無可使乃其尊父母也昏然迷適然驚憮然悔蘊然覺曰者欲殺舜之心不知何自盡矣於是曰以愛兄之道事舜舜之臣庶莫不以君弟之禮禮象象曰得所求而喜毋曰見所愛而喜不知辟心之何自平也舜待弟之道至矣舜事親之道至矣所謂盡道而瞽瞍底豫者幾實由乎象也是以著其終事書之爲典以告萬世俾天下後世知人心之危

必有所極而皆可得反決非天之降命有如此也性善無可疑矣非不疑於堯不疑於舜乃不疑於象與瞽瞍也孟子豈曰稱堯舜而曰忩象與瞽瞍哉安見象之不可往治臣庶哉夫舜之臣皆天下之士也象日與處則又矣乃以舜爲貌言東西易鄉甚矣其惑也子何疑於象之往治臣庶此不過位象而祿之分天下之公器焉爾曾不若盡與之以聖人之情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則所謂同其好惡者矣夫同其好惡必觀其誠一或不誠雖情亦貌也如子之言舜且未嘗喜又曷問其僞葢嘗試論之聖人以人爲天地之性父子之道謂之天性至尊至親厚莫重焉天下皆謂舜爲聖人瞽瞍獨謂舜不順則天下莫能自持其說天下皆謂象爲凶人瞽瞍獨謂象能孝則天下莫能執象之口而服其心士之賢否問其君子之逆順問其父瞽瞍父也堯君也堯安能非象是舜以教天下哉推舜號泣于父母之心能悅天下者已也能悅親者弟也悅天下萬萬不若悅親則已斷斷乎其不如弟天下之士持平心觀公理舜所順者父母之天也而不順其人象所順者父母之人也而不順其天未敢謂舜全得象全失矣周公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苟象不克念則舜猶未免乎罔念也象之心一日不安則舜之心終身不著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兄弟寧校計是非之人鄙是以詩人所刺春秋所譏皆遷人倫之變而不能如舜之善全之以爲大惡周公且猶有過而終身閔之曰未盡善也人苟不能爲舜則亦晉其世子鄭莊衛惠之終爲不孝不慈而已矣必無中立之道也曰誠如是也則象終爲舜之徒矣作書者必盡其不道之辭令終而不滅久而不絕何哉曰天地不容豈獨枉舜乃二女皆盛德也骨肉親戚惟能舍

垢至於斯然後能無事安處而不傷所謂裕也自天子達於庶人皆有之天之命也人之歟也喜或嘻嘻拂或咨咨日用之情不能無少溢軼一言以相稽則斷者至於不可復屬憝置之於目若未嘗有閒焉以茲言究其極會不易容而變色則可以爲天下法矣傳之教來許故令人而不絕古之良史豈若小丈夫然哉恧焉而不敢筆也亦非古者奉天法不諱之義矣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爲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象克變矣舜封其從兄者非封其敖不仁者萬章奚惑孟子奚不以是解惑象殆終不仁哉曰象終不仁則舜之兄弟終使矣不得謂之盡善且終不仁象則何以日見舜縱其肯來面目若此怖腸若彼終身忸怩以相視乎曾不可以終日且舜亦何以致其情哉中心不和不樂則鄙詐入之夫情疏貌親他人猶喻諸盜矧同父乎故曰常常見之源源而來而又稱舜典以徵之曰不及貢以敬接于有庳言舜之於象變化之矣不獨富貴之也富貴之者告爲天子者以待兄弟之法也與天子爲兄弟則無有不富貴者不當問其仁不仁也天下之爲人兄者不可以不善其弟弟之不仁兄不可以爲仁人也天子之爲人父母之性也是故子夏曰父子一體也兄弟一體也

今而後無疑於象之性矣然則象從兄瞽瞍底豫不爲師錫之前事與曰有鰥在下曰虞舜此師錫之言也舜閔在家父何以鰥古人不既問之乎舜之孝非一日而顯有漸以致之古人不既茂明之乎謂象終不仁者不知性謂瞽瞍未嘗聽象殺舜者不知盡性彼謂天下必無至不仁之變事實不信天下有至仁之能事也故曰不知盡性夫憂患者天所以開聖人也所處皆非常之變所行皆非常之事而不失天地古今之大常故舜之曰帝典彼據克諧以孝之文難之曰帝典俊井之使亦將據黎民於變時雍之文難百姓不親五品不遜之命邪自宋以後不疑經者鮮矣又可飾淫辭而助之攻哉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愚且誣若蒙孟子必示以聖人之極苟不至於聖則天下後世之爲父子者不定而漢祖唐宗亦更相笑也傳曰父至尊也天子至尊也爲天子父其尊豈待加以名哉天下莫不以至尊事之所以貴天性尊天名也父子之名天名也天性也不若於性乃以一帝一后之號爲尊於父母之稱邪養非口體之養志之養也孝經曰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是之謂以天下養而尊親之至也不惟其物惟其誠焉不惟其名惟其實焉爲天子父名其實也以天子之禮行事焉生事之死葬之祭之天子之物備矣傳曰自幕至於瞽瞍無違命此則有虞氏之宗廟也周公追王太王王季不追諡繫王迹所起實則商之諸侯也必尊文王爲大祖則不以干商先王之統明矣若乃身居臣子之實其爲之子與臣者不致愛敬之心以備孝養之物必假乎名以爲悅然後以其物從之而天下之名亂矣於是有君臣無父子焉於是乎有父子無君臣焉不深喻乎孟子之指則無爲獨笑咸邱蒙也

萬章問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所以正君臣之義也惟天子受命於天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後世矯誣以布命以力爲正於天下於是乎言天命者且有氣數之說矣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言氣數之定於天也天非不自爲政而由氣數以推移也孟子述大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既徵天命之不可誣矣又申之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爲者非

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葢曰致之而至者非命也然後自唐虞以來孰爲天命孰爲矯誣而非天命不言而自喻之衆著之矣湯誥曰天命弗僭大誥曰天命不僭此湯武之所以順天命也夫湯武之受命於天難知以有堯舜之命於亳放大甲而復之大甲之克終允德伊尹爲之孟子言之曰莫之爲者何也堯舜所不能則非伊尹之所能也伊尹知湯之受命不殆而大甲之終爲大宗也故承天命而放之此何事也天不命之人爲之哉天爲職者也如子事父臣事君不可易也其人苟無伊尹之志上帝之心非伊尹則以人與之帝欽罰之未之或免也伊尹行非常之權人不能知其爲天之天命天子能命人爲天子哉舜禹之受命於天易知

啟太甲成王之受命於天難知有先爲之者則無以知其莫之爲有先致之者則無以知其莫之致是故孟子曰天與子則與子大甲之書曰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成王之書曰嗣王受命無疆惟休又曰今王嗣受厥命繼世之君皆受命必以始受命之君爲祖不僭故也中庸曰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亦不敢作禮樂焉父子之道君臣之義也天命不可爲而致也必然而不易矣既而曰仲尼不有天下謂其無天命乎詘伊尹周公皆人臣則天命不在焉然乎曰天子必受命於天不必皆有聖人之德聖人必受命於天

命尹詘踐兩聖人已然之跡孰知詘之辟爲天之命詘哉夫薦於天者皆攝天子之事而行之矣皆不嗣天子之位也君有事臣服其勞而不敢曰已之事不嗣故可得而辟也行天子之事故不可以不辟舜禹之辟之而天不如其志詘辟之而天如其志則舜禹之得天爲不如詘也後之篡人敢於援舜禹不敢以汙詘敢於假伊周不敢以誣詘夫舜禹之與詘其心一也伊尹周公之與詘其心一也聖人之於天道信有命焉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孟子有言至於詘而舜禹之德乃著自有詘而伊尹周公之志乃詘白於天

下後世故孔子曰其義一也天命孔子盛於舜與文
王不有天下則其大端也故曰知我者其天乎子貢
曰冏天縱之將聖其曰夫子之得邦家爲不知者言
哉夫位之不尚於德也天命之矣何謂弗嗣故可辟
之也若夫子之不得邦家則堯舜且曰不及況百王
曰當喪爲主者堯之子也以天子之禮行事矣堯可
命其子辟舜哉舜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臣爲
君服也而不得于堯之子之爲堯後者舜於斯時未
嘗踐天子之位亦未嘗釋天子之事子在喪也三年
喪畢則可以致事於堯之子矣故可得而辟也天下

之士未嘗以天子事舜舜之辟莫或留之者莫或從
之者而未嘗有二心於堯不然舜則得矣將如臣五人何哉大丁未
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天也天下之民皆願吾君之
子爲吾君人也卽天也殷禮先立弟外丙有天命必
有年有子如啟矣湯能與子不能使天與之年則知
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所能爲矣實聖人所能知
也外丙無年且無子有弟則立之殷禮也仲壬亞立
非伊尹所立如使伊尹立仲壬何異尹氏立王子朝
乎仲壬有年有子天命不在大甲矣仲壬之爲外丙

後也大甲之爲仲壬後也殷禮也其所以至於爲人
後則天也成湯知大甲有天命不先立大甲一代之
禮本於先王聖人不敢變也伊尹知大甲有天命必
先立外丙仲壬遵成湯之法也知天命在大甲而放
之於桐克終允德伊尹爲之實非伊尹爲之也天命
伊尹爲之其必如周公相成王黜殷伐管蔡仰而思
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乃奉天而行之矣堯舜不能
使不肖爲賢而謂伊尹能使顛覆典刑者自怨艾哉
苟堯舜所以輔翼其子者萬有一不備則實致其子
不肖不得日莫之致而至也若丹朱商均則所以陷

溺其心者然也日自陷自溺而曰莫之爲莫之致也
可乎哉丹朱商均之不肖自致之自爲之非天也堯
之子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
則天也啟之賢禹固明告天下後世曰啟呱呱而泣
子弗子言所以輔翼啟佑之者萬萬不及堯舜而其
子之賢乃如此也莫之爲也
臣不敢不以正對何謂正天子治諸侯之正也麗九
伐之濫謂之大過春秋誅絕之罪也諸侯三卿命於
天子書云司徒司馬司空也義必伏死而爭之否則
棄君於惡異姓之卿君不聽則當去陳力就列不能

者止以不任職去也貴戚之卿義必告於天子天子察其君之罪而變置之舜竄三苗周公討奄之君皆以兵用此道也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廢置諸侯故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諸侯不得以國與人故曰子噲不得與人燕諸侯不得去其宗廟社稷故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孟子之正皆先王之法著於孔子之春秋曾謂大夫而可以廢置其君乎伊尹放大甲聖達節也必繫之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豈惟伊尹舜禹以天子之命天與之人與之踐天子位如使居堯之宮

偪堯之子亦同歸於篡而已矣湯武之放伐亦然天之所廢必若桀紂否則雖名之曰幽厲天命未改諸侯不得行湯武之事焉孟子之對天子治諸侯之正也爲政於天下則必行王者之法又何異乎彼霍光者趙盾之徒當伏專廢置君之罪光以太后爲辭雖不篡篡者之導也豈可與伊尹同世立乎哉後世竝稱之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

上天子諸侯繼世與祖爲體爲之後者無問昆弟無問諸父皆以禰宮事所後之君臣與子一例也何以言之國不可以無受無受則篡繼嶽君不言即位者主閔公之喪祥也禫也祔也皆以爲人後之禮行焉詩曰靡有不孝又曰新廟奕奕以禰事閔宮者三十有三年矣至於文公乃以爲弟而躋僖公乎故曰逆祀也然則以莊宮爲祖廟乎曰否以父事所後者則已已不更其親廟也文公以祖事閔宮而莊宮之爲祖廟不變也高曾祖禰謂之親廟親盡迭毀吾未之聞也子孫有東西宮南北宮伯仲叔季居之自五人以上則將爲之別築宮乎抑遷其伯以處積於叔者乎必不厚子孫而簡宗廟明矣詩不云乎周公之孫莊公之子此僖公不更親廟之詩也曰此其親廟正統也如不得已而以昆弟之子若孫爲後則如之何曰以禰事所後之先君無疑也四親廟皆以是推之高曾祖居可知矣其父母在則如之何曰生不奪其父母之名也死則降其父母之服也生則養之以已之養死則已不得爲喪主焉則不得爲祭主焉如曰生無相見死無相哭見則以君臣之禮會不寤人非父母焉

生且是子也於已爲路人而其父母又以衆子之服報之也廢父母之名行君臣之分無恩焉無禮焉何報之與有

適孫爲祖後立爲天子廟以祀禰乎否乎曰義不得廟也祖之生而存也而父沒祖爲之服三年之服而祔之於其祖歲時享於禰宮不祝而祔者皆食焉是故古者重祔神之道也以其氣合之不以其形二之去人道從神道先王以是爲禮之大節也故古者重祔祖祔其子而孫又離之於義安乎曰侶穆之祔也有廟矣向也祔今也廟矣害而不得也曰祖不廟祀其子則孫不敢廟祀其父也不以親親害尊尊人道然也曰然不殆于禰其祖乎曰爲祖服斬固事父也于禘祫也祖爲祖焉禰爲禰焉而合食於大祖之室焉雖百世不易者正體于上而子孫之統也不廟不成其尊爲天下臣民正君臣之義也曰不廟則得與於禘祫乎曰不廟非不享也天子之宗廟支庶不得祔焉其祔者皆正體也不禘不祫是廢正體也祖不敢廢其適而喪之而祔之孫敢廢其父而不禘祫之乎曰聞之禮曰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今不廟而祔是殤其父而莫之後也可乎曰殤之祔也無後者之祔也大夫士之宗廟也天子之宗廟祔者皆正體而成人之喪也不廟者屈于父之生而存非殤之也已欲全父子之道而伸其祖不父其禰不子乎曰祖存則父屈祖沒而父伸不可乎曰祖雖沒祖所廟事者不得遷弗遷也伸其父之尊遷其祖之所尊不可也曰弗遷而更立焉可乎曰不可祔而不廟尊之爲正體也更立廟而弗遷是以支子卑其父而不得享於大祖之室也烏可哉曰未踰年君而子嗣之者如之何曰不廟也其不廟何也不貳君也祔于祖如爲子祫于大祖如爲君順妣者之孝心而不敢當尊焉是以鬼神饗其祭祀也以神爲無知焉用廟以神爲有知焉闇不孝其親之所孝而能孝其親者也

尚書釋天

李氏開雕

安部參校足底

序

唐虞羲和之法遭秦火而不傳六天騰沸自太初以後踵事增修者七十餘家至我聖祖仁皇帝律歷淵源之書出法以數精理以象顯會典四年誡准律歷淵源板交與禮部九臣有情願白陋紙張工價刷印或願重刻以廣流傳者聽之如此正披雲見白日使千古術士詭秘之說至今日而無所遁其形始知大經大法已畧具于虞書數語之內雖有古今中西之殊而其理莫能外也九峯集傳因統釋全經專取約文見義又如渾蓋同歸有一行之明論孔氏正義惟取察中即之陳言九道之說漢書天文志與律歷志大相背馳而三山林氏書解引之以

釋月行冬夏集傳既不免承襲之嫌至羲和之分宅四表不明爲里差之見瑞渾儀之白道單環不知爲察月行之交會而歲差引一行語宋本集傳及文公書說並有日與黃道俱差者七字不知何時脫去如斯類者均所未安間嘗不揣愚昧取書中之涉於歷象者以集傳爲主旁採諸書而疏正之其於傳義未諧所宜剖析者則以案說附綴於其際至於緯書之荒唐史志天官歷說之蕪穢直者迂之明者晦之數家之言轉相附會一簡之內首尾乖違乃術士惑人之故習窃據所知爲之詳辨書分六卷名曰釋天其相與往復商確者則果堂沈丈彤潘子尊堯吳子貢

金也極知狂愚無當高遠惟幸生禮樂明倫之
朝尭舜羲和之絶學得覩遇其隆視宋元之為經解者
事半功倍何論漢唐蓋以聖經為權輿以
時憲為標準先後一揆者理之同而法不必其一轍故
推步之詳非所敢知庶或資於格物窮經之一助焉
乾隆十八年癸酉孟冬之月日在析木秀水盛百二
述

堯典

乃命羲和節

羲氏和氏主歷象授時之官

孔氏安國傳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之官

孔氏穎達正義楚語云少昊之衰九黎亂德人神雜擾
不可方物顓頊受之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
地以屬民無相侵瀆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育重黎
之後使復典之以至於夏商故呂刑傳云重即羲黎即
和也羲和雖別為氏族而出自重黎故呂刑以重黎言
之

顧氏炎武日知錄左傳祭墨對魏獻子言少昊氏有四
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使重為勾芒該為蓐收脩及熙
為玄冥顓頊氏有子曰犂為祝融犂即黎字異文是重
黎為二人一出於少昊一出於顓頊而史記楚世家則
曰帝顓頊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高陽生稱稱
生卷章卷章生重黎太史公自序則曰重黎氏世序天
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晉書宣帝紀其先出自帝
高陽之子重黎為夏官祝融宋書載晉尚書令衛瓘尚
書左僕射山濤右僕射魏舒尚書劉實司空張華等奏
乃云大晉之德始自重黎實佐顓頊至於夏商世序天

地其在於周不失其緒似重黎爲一人不容一代乃有兩祖亦昔人相沿之謬

百二按古之羲和本以占日暮漢志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山海經注羲和天地始生主日月者又云羲和是生十日方以智曰生當亦主十日甲乙等十干是也故帝堯以之命官在高辛以前爲重黎在唐虞以後爲羲和亦猶范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也顓頊之重黎與高辛時之重黎益世掌其職固非一人楚世家云帝嚳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是始爲人名既乃爲官號鄭語史伯曰荆子熊嚴重黎之後也韋昭注重黎官名楚之先爲此二官楚語觀射父曰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爲司馬氏太史公自序全本之昔柬皆亦外爲馬遷并二人爲一人益不及檢外傳也史伯明言黎爲高辛氏火正則楚之先黎也而亦兼言重益天地雖分事實一貫猶羲和雖分飲若之職一也羲和在黃帝時爲一人在唐虞爲二氏仲康時又合爲一說者不以爲異而何疑於重黎哉蘇軾書傳堯時羲和爲四人仲康時有閏邑而以沉湎得罪者則一人而已黃氏度書說今鋒州稷山有羲和墓

若順也昊廣大之意

正義昊天混然之氣昊然廣大也爾雅釋天云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毛詩傳云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下降監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爾雅四時異名詩傳隨事立稱此言堯敬順四天故以廣大言之

百二按若者順天以求合非強天以從人也爾雅夏爲昊天者夏大也萬物至夏則盛大此就氣化之大言也若歷象主乎度數此昊天宜就形體之大言也朱子語類天地初間只是陰陽之氣此氣運行磨來磨去便抄許多查滓裏面無處出便結成筒地在中央氣之輕清者便爲天爲日月爲星辰只在外常周環運轉地便只在中央不動不是在下○離騷有九天之說注家妄解云有九天王逸注東方曰蒼天東南方陽天南方赤天西南方朱天西方成天西北方幽天北方元天東北方變天中央鈞天也太玄經一中天二羨天三從天四更天五晬天六廓天七咸天八沈天九成天據某觀之只是九重蓋天運行有許多重數較輭在外面則漸硬想到第九重只成硬殼相似那裏轉得愈緊也○天道左旋日月星並左旋星不是貼天天是陰陽之氣在上面下人看見隨天去爾

御纂性理精義古今皆以恒星即爲天體朱子亦正與今壓合所謂陰陽之氣在上面者即宗動也

御製壓象考成纂書堯典曰欽若昊天壓象日月星辰楚詞天問曰圜則九重孰營度之後世壓家謂天有十二重非天實有如許重數蓋言日月星辰運轉於天各有所行之道即楚詞所謂圜也欲明諸圜之理必詳諸圜之動欲考諸圜之動必以至靜不動者準之然後得其盈

縮蓋天道靜專者也天行動直者也至靜者自有一天與地相爲表裏故羣動者運於其間而不息若無至靜者以驗至動則聖人亦無所成其能矣人恒在地面測天而七政之行無不可得者正爲以靜驗動故也十二重天最外者爲至靜不動次爲宗動南北極赤道所由分也次爲南北歲差次爲東西歲差此二重天其動甚微歷家姑置之而不論焉次爲三垣二十八宿經星行焉次爲填星所行次爲歲星所行次爲熒惑所行次則太陽所行黃道是也次爲太白所行次爲辰星所行最內者則太陰所行白道是也要以去地之遠近而爲諸天之內外然所以知去地之遠近者則又從諸曜之掩

食及行度之遲疾而得之蓋凡爲所掩食者必在上而掩之食之者必在下月體能蔽日光而日爲之食是日遠月近之徵也月能掩食五星而月與五星又能互相掩恒星是五星高於月而卑於恒星也五星又能互相掩食是五星各有遠近也又宗動天以渾灝之氣挈諸天左旋其行甚速故近宗動天者左旋速而右移之度遲漸遠宗動天則左旋較遲而右移之度轉速今右移之度惟恒星最遲土木次之火又次之日金水較速而月最速是又以次而近之證也是故恒星與宗動相較而歲差生焉太陽與恒星相會而歲實生焉黃道與赤道出入而節氣生焉太陽與太陰循環而朔望盈虛生焉

黃道與白道交錯而薄蝕生焉五星與太陽離合而遲疾順逆生焉地心與諸圜之心不同而盈縮生焉歷代學家多方測量立法布算積久愈詳已得其大體其間或有毫芒之差諸說不無同異者蓋因儀器仰測窮蒼失之纖微年久則著雖有聖人莫能預定惟立窮源竟委之法隨時實測取其精密附近之數折中而用之每數十年而一修正斯爲治歷之通術而古聖欽若之道庶可復於今日矣

百二按朱子九重之說其目未詳至吳草廬始云先定太虛空盤以天與七政八者較其遲速是以靜天并恒星七政爲九重也太虛之論亦本朱子然朱子即寄於地故入算而有象可指者仍止九重○舊說諸天重重包裹皆爲實體乃細測火星能割入日天金水二星又時在日上時在日下使本天皆爲實體焉能出入無礙故但以重數解之又不如以諸圜解之之爲得也然既各有一圜圜有大小以生高下是又善言重數者矣

歷所以紀數之書象所以觀天之器如下篇璣衡之屬是也

王氏安石曰歷者步其數象者占其象

梅氏文鼎歷學源流謝世愈降歷愈密而其大法則定於唐虞之時今夫歷所步有四曰恒星曰日曰月曰五星治歷之具有三曰筭數曰圖象曰測驗之器由是三者以得前四者躔離朓朒盈縮交食遲留伏逆掩犯之度古今作歷者七十餘家疎密代殊制作各異其法具可以無惑歷至今日屢變益精以此然余亦謂定於唐虞之時者何也不能預知者差之數萬世不易者求差之法古之聖人以日之所在不可以目視而器窺也故爲之中星以紀之鳥火星昴此萬世求歲差之根數也又以日之出入發斂不可以一方之所見爲定也故爲之嵎夷昧谷南交朔方之宅以分候之此萬世求里差之法也嗚呼至矣

日陽精一日而繞地一周月陰精一月而與日一會孔氏穎達月令正義月是陰精日爲陽精故周髀云日猶火月猶水火則外光水則含影故月光生於日之所照睨生於日之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明盡衝光常不合者蔽於地也是謂闇虧虧又云當日之衝光常不合者蔽於地也是謂闇隋書天文志改爲其大如日日光不照謂之闇虧授人因不知月食爲地影掩月而聚訟者紛紛矣京房曰先師以爲日似鏡體或以爲月亦似彈丸日照處則明不照處則闇○段成式酉陽雜俎月勢如丸其影乃日燭其凹處張子正蒙參兩篇斷盈法月於人爲遠日遠在外故月受日光常在於外人視其初終如鉤之曲及其中天也

如半壁然此盈虧之驗也

朱子語類曰爲魄明魄是暗處魄死則明生書所謂哉生明是也○月受日之光常全人望在下却在側邊了故見其盈虧或云月形如餅非也沈括云月形如彈丸其受光如粉塗其一半月去日近則光露一眉漸遠則光漸大且如月在午日在酉則是近一遠三謂之弦至日月相望則日在西月在東人在中得以望見其全自十六日生魄之後其光之遠近如前之弦謂之下弦至晦則日與月相沓月在日下光盡月體伏矣王晉有神人能凌倒景傍日月而參其間則雖弦晦之時亦得以見其全明而與對望之夕無異曰如元史歷志李謐授時歷議日平行一度月平行十三度有奇歷二十九分度之七一晝夜之間月先日十二度有奇歷二十九日五十三刻復追及日與之同度是謂經朔經朔云者謂合朔大量不出此也日有盈縮月有遲疾以盈縮遲疾之數損益之始爲定朔古人立法簡而未密初用平朔一大一小故日食有在朔二月食有在望前後者漢張衡以月行遲疾分爲九道宋何承天以日行盈縮推定小餘故月有三大二小隋劉孝孫劉焯欲遵用其法時議排抵以爲迂怪卒不能行唐傅仁均始采用之至貞觀十九年九月後四月頻大復用平朔訖麟德元年始用李淳風甲子元歷定朔之法遂行淳風又以晦月頻見謂晦日之晨東方朔後夕見故立進朔之法謂朔日小餘在日法四分之三已上歷進一日後代皆循用之止欲避晦日月見殊不思合朔在酉戌亥距前日之夕十八九辰矣若進一日則晦不見月此論誠然苟合朔在辰申之間法不當進距前日之夕已踰十四五度則月見於晦庸得免乎且月之隱見本天道之自然朔之進退出人爲之牽強孰若廢人用天不復歷進爲得百二按日爲陽精凡陽類皆屬焉故日近而萬物生日遠而萬物息於植物之類可見月爲陰精凡陰類皆屬焉故月滿而萬物盈月虧而萬物虛於潛物之類可見以右旋言之日之統地一周爲帶動而本行止一度集傳主左旋言故以統地一周爲本行又正義主甲乙言蓋起子半終子半統地一周始爲一日甲乙之所以判也子前四刻爲甲日子後四刻爲乙日朔分之加減視乎月會日之先後正義月主大小言集傳以會日言其理同也○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而月見東方謂之朏說文作朒縮朒壓先天也劉氏洪範傳謂朓爲政急所致朏爲政緩所致者謬也自定朔之法行則斷無朓朏之理矣又歷家朓朏但泛作遲疾解不必泥定聊見朔見也唐以前雖不用定朔而定朔之法自漢劉洪以來講求已精但以步交食至頒朔則止用平朔耳唐以後雖不用平朔而歷經所載又皆平率何也平朔者定朔加減之根也至若月之晦而晨見東方朔後夕見

西方之先後由於合朔之早晚兩行之遲疾與其升降之斜正也○天問畧云朔日離太陽十二度自第二日以後冝無不見月光者乃或在二日三日四日不同者由於地平及黃道也蓋月有離日之度有離地平之度月光之見否由於離地平之高卑不僅由於離日之遠近也故黃道交於地平不同有斜交有正交合朔時日月同度若同在斜交之宮則居地面者遲見月光若在正交之宮則速見其光也按此則晦日之晨候月於東方而有見有不見者其理可以隅反

星　二十八宿衆星爲經金木水火土五星爲緯皆是也

孔氏傳星四方中星

正義四方中星總謂二十八宿按二十八星之名始見於周禮馮相氏而其目不詳蜀雅釋天僅有十七宿無女危胃觜參井鬼星張翼軫月令所書僅二十六星益以建弧而無箕昴鬼張至史記歷書始詳備二十八星號然有建罰狼弧矢斗牽牛婺女又畢謂之濁昴柳之留柳謂之注與今不同皆今所傳二十八宿之目始見於淮南子時訓解及漢書歷志

沈氏彤曰日月星辰其星惟指二十八宿不兼五緯蓋歷象在授人時授人時在歲月日時之正正日之長短必以日出入之早晚正月之朔望必以日與月之衝合正時之春秋冬夏必以日之長短與昏之中星昏之中星者二十八宿也正歲必以日之周天與月會日之常數及其閏而五緯於數者並無所用

百二按鄭康成亦以授時無取五緯然列宿之外又當兼衆星此則集傳比孔氏爲周密蓋既言歷象星宿不詳備雅釋天僅有十七宿無女危胃觜參井鬼星張翼軫月令所書僅二十六星益以建弧而無箕昴鬼張至史記歷書始詳備二十八星號然有建罰狼弧矢斗牽牛婺女又畢謂之濁昴柳之留柳謂之注與今不同皆今所傳二十八宿之目始見於淮南子時訓解及漢書歷志

之徒亦不敢妄注一二於其間矣且以三家之星言之雖曰近日而隱遠日而顯然皆不離其次居中如轂遍入於列舍者紫微垣也散之於外如輻而翼於垣者二十八舍也起翼之初度盡軫之末度者太微垣也其他雜星皆在紫微垣之外分布於列舍之間在赤道內者謂之中官在赤道外者謂之外官星名既異去極不同入宿亦別或象天官或象庶物或主人君或主后妃或主太子或主外國其詳雖各載之本篇其大畧可得而舉石申紫微垣東藩左驂樞上宰少宰上將少將或亦作輔上衛少衛上丞西藩右驂樞少尉上輔少輔上衛少衛少丞以上凡十五星座○按宋

史云石氏有上尉共十六星梅文鼎中西經星同異考少殊西二星○經星之數中西古今不同即西與西亦不同今依據著梅氏所定首附注各星之下其外增者不與四石宮第五天樞亦曰極星

北斗　七一曰樞二曰璇三曰璣四曰權五曰玉衡六曰開陽七曰搖光

北極　五第一太子第二帝星第三庶子第

輔星　一西　勾陳　六西　十一　天乙　一　太乙　一　天槍　三　相　一　天牢　一　天戈　一或作　招搖　一　七公　七　梗河　三　天紀　九　貫索　九西　天床　三西　四　右旗　九西　八　河鼓　三西　四　天津　九西　八　織女　三西　四　女床　三西　四　右旗　九西　八　河鼓　三西　四　天津　九西　八　貔貅　二十二　五　按步天歌有第一星在王良西十六　王良　五按步天歌有第一星在王良上西王良作六星旁又有客星　瓜　五　騰蛇　二十二　五　按步天歌有第一星在王良西十六　王良　五按步天歌有第一星在王良上西王良作六星旁又有客星　云雲壓癸酉拾見　附路　一　天大將軍　十一　西　大陵　八西　十五　天船　九西

天廩　四西　七　參舌　六西　九　參旗　九西　十一　五車　十四內　柱西十一　天庾　四西　一　五諸侯　五西　七　積水　一　水位　四　北河　三　南河　三　積薪　三　厨井　四　屏　四　內平　四　鉞　一　左右轄　二按古步天歌箕口有天舌二星兒中有積尸氣皆當列附官內積尸氣色與天漢同古作一星西測有三十六星天漢亦是無數小星攢聚微光相并成一片如輕雲然　共三十五座計一百八十一星中官攝提　左三右三共六　大角　四西　右四共七　梗河　三　天紀　九　貫索　九西　天床　三西　四　右旗　九西　八　河鼓　三西　四　天津　九西　八　貔貅　二十二　五　按步天歌有第一星在王良西十六　王良　五按步天歌有第一星在王良上西王良作六星旁又有客星　瓜　五　騰蛇　二十二　五　按步天歌有第一星在王良西十六　王良　五按步天歌有第一星在王良上西王良作六星旁又有客星　云萬壓癸酉拾見　附路　一　天大將軍　十一　西　大陵　八西　十五　天船　九西

南書舉要　卷一　三事

五　共八座計四十一星列舍二十八宿角二亢四氐四房四心三尾九箕四斗大牛大女四虛二危三室二壁二奎十六婁三胃三昴七畢八觜三參伐十井八鬼四柳八星七張六翼二十二軫四九一百六十四星西奎十一婁五參二十三張七○王氏鴻緒明史稿天文志以上凡二十二星爲二宿

一　帝座　一　優候　一　四　宗正　二　宗人　四四西　五　宗星　二　宦者　四　斗　十五　常陳　七西　一　郎將　一　共六座計四十二星　天市垣左藩甕趙九河中山齊吳越徐東海燕南海宋右藩河中河間晉鄭周秦巴蜀梁楚韓以上凡二十二星爲一座內屏　四　卽位　十五　西十

外屏七 右更五 軍南門一 左更五西 積尸一 天阿一 積
水一 月一 礪石四 天讒一 天街二 諸王六西 天節八西
天高四 天潢五 咸池三無 司怪四 水府四 座旗九 四瀆
四西 關丘二 天樽三 爟位四西 酒旗三 肉平四西 靈臺
三西 明堂三 進賢一西 共四十九座計一百七十九星
外官折威七無 車騎三西 騎陣將軍一 陣車三 日一 糠一
農丈人一無 狗二西 天雞二 狗國四 天田九西無 羅堰三西
災二 司命二 蓋屋二西 一 泣二 霹靂五 雲雨四 八魁九西無
天溷七西四 鈇鑕五西七 天廁四 芻藁六 九州殊口九西七 天
園十三 九斿九西八 軍井四 丈人二 子二 孫二 天社六西七 天
狗七 外厨六西五 天記一 天廟十四西無 東甌五西無 罷府三十二西
一一座一星天市垣帛賡屠肆二列肆二車肆二共
四座計八星中官奚仲四西七 天厩十西三 天陰五 太尊一
長垣四 共五座計二十四星外官陽門二頊頑二亦作顓頊
天輻二從官二鍵閉一罰三天籥八西無 天淵十 天將四
十二諸國趙周秦代各二星韓魏齊晉楚燕鄭越各一星共十六星西皆 天壘城十三西五 天錢十 天綱一 虛梁四 斧鉞三 天相
二西一 軍門二無 土司空四無 共一十九座計九十三星
三西六 並用黃記以上黃記凡三十三官一百四十四星 其間又有名同而所記

之色不同所記之色同而星之多少或異者兩三公各
三星一在紫微垣外坐開陽之下一在太微垣內黑記一在奎宿度內
記兩土司空一在翼宿度內四星黃記一在太微垣內黑記一在紫
一星赤記兩太子各一星一在太微垣內黑記一在紫
微垣北極之下赤記兩從官一在太微垣內一星黑記
一在房宿度內二星黃記兩天田一在角宿度內二星
一在牛宿度內九星並黑記兩積水各一星一在昴宿
度內黑記一在井宿度內赤記兩御女一在權星之下
一星赤記按此則赤記中官軒轅下尚遺一在紫微垣
御女一星攝軒轅之大星也
內四星黃記兩杵各三星一在箕宿度內赤記一在危
宿度內黑記韓楚周秦鄭晉魏趙齊燕天市垣與十二
諸國名同而所記之色不同其餘不著者皆爲無名之
星按無名之星自靈憲以後占家缺焉至郭守敬始有
新測無名之星一卷惜其不傳乃余曾見有無名氏
天樞經一卷與今西法所測無名星迥異恐即郭氏之
遺也○附錄經星同異考南極諸星烏喙七寫十二孔
雀十一異雀九三角形三蜜蜂四十字架四小斗九南
船五石五海山六夾白二附白二金魚五飛魚六蛇
首二蛇腹四蛇尾七馬腹三馬尾三波斯十一火鳥十
水委三○按火鳥馬腹馬尾鸛大星皆在常隱規上水
委海石金魚則交廣之間亦得見之胡氏渭曰八魁西
譯從火鳥南門西星譯入馬尾而以赤道南五十九度
在常隱界內之星作南門中州既
所不見何緣歷代記之皆從舊圖

百二按三代以前星官之書惟巫氏甘氏石氏特傳
而星名固不自三家始其也又河間巴蜀羽林郎將
上尉皆三代以下始有此名則馬後人所竄易者亦
多矣然不失爲近古也巫氏以黃紀甘氏以黑紀石

氏以赤紀咸脩著普天之星至後人始分其大小明暗無用三色別之三垣列宿北極北斗星之大綱及之然仰觀亦不盡合又如天漢丹元子爲黃道南北二圖雖極大者並用赤記黑次之黃又次之黑記學者欲評其等體大小有恒星表在○恒星本不失度然分天爲兩圖或又爲黃道南北二圖雖極大者並用赤記黑次之黃又次之黑記學者欲評其等體大小有恒星表在○恒星本

及縱覽其大數不甚懸殊蓋星如散沙星家欲便於記識遂意爲然聯珠貫象官象物各因其似者名之又筆之記載苦無條貫於是以三垣列舍爲之綱中官外官爲之限而取就近者類叙之使雜座之星在垣舍比隣之際則出此入彼幾於無常若夫列表繪圖以十二宮二十八舍仆分圓象則其界線必截然整齊因有一宿而跨兩宮一官而分屬兩舍者無容意爲出入乃準古驗今分宮屬宿猶不無同異者則歲差之故矣○世傳三家星圖惟者絕少即佳矣未適於用非特校刻之訛亦且有古今之變崇正時上海徐尚書光啟奉詔督修歷法用西罷實測繪爲赤道南北兩圖陳蓋謨曰昔人爲圖如倚蓋近南極者宜歛反涸圖大則益失天後人因變爲赤道南北兩圖或又爲黃道南北二圖雖極大者並用赤記黑次之黃又次之不失度然分天爲兩倚蓋星之南北極兩圖說云倣天○宋蘇頌儀象法要渾象北極南極兩圖說云倣天形爲覆仰兩圖皆以圖心爲極赤道北爲北極內官星圖赤道南爲南極外官星圖兩圖相合全體渾象大小疎密頗稱不爽徐氏圖說凡一千八百十二星大小分六等一等十六星二等六十七星三等二百十六星四等五百二十星五等四百十九星六等五百七十二星而諸星等體以及經緯距度分秒之數則記之於表入表之星一千三百四十七微細無名者不與其精密爲古所無至於丹元子步天歌鄭樵曰隋丹元子不知姓氏作步天歌王希明乃纂漢晉志以釋之唐書遂誤以爲王希明也此本只在靈臺不傳人間術家秘之名曰兒科竅世有數本不勝其訛今取之仰觀以從稽定鄭魚仲謂其句中有圖言下見象爲天官家之秘實然近測不協古歌難守其常如

吳門薄子玉珏皇甫畏齋欽並有步天新訣薄氏名經天訣皇甫氏名步天新歌而宣城梅氏因有中西經星同異考之作約其大旨凡有四端一曰星名之不同二曰距度屬宿之不同三曰有無多少之不同四曰見界之不同而要之四者之不同即中法已有之矣如室謂之定氏謂之本房謂之駟天田謂之衰祥柳謂之注畢謂之濁輔星謂之沫傳說謂之天策此經傳之顯著者是命名之不同也西國星名與中大異若梅氏所注天阿作天河鬼亦作上鋪亦作上柳已見宋史非中西之同異也一行測諸星經緯與舊經不合武密古今通占楊維德乾象新書同此一星而或以屬角或以屬亢者不可勝述是距度屬宿之不同也靈

憲有名之星多於陳卓一千有餘靈書張淵傳有竹林二十五星鴻沿二十三星及建樹百果等名星經之上尉天維搖光右之鄒星軒轅下之御女步天歌不載若史漢與晉隋志其詳畧不待言是多少有無之不同也張衡云中外之官爲星二千五百海人之占尚未存焉漢藝文志有海中星占驗十二卷唐開元十二年使者自交州還言八月中望老人星下列星燦然明大者甚衆元微之詩云規外布星辰是也則見界以外之星古亦有及之者矣故自其同者而論中西亦同出一源歷法新書西古二十八宿與自中古同惟以天關易觜宿自其異者而論即西測亦互有參差徐氏星屏崇正恒東移詳見卷二歲差下則經緯度時時不等又星體有微顯游氣有清濁人目有利鈍故或兩人同時並測所見不同一人數日連測所見亦不無變易但使著於圖者明晴疎密古常存而陵谷不無變大端無謬仰視不惑即爲善矣郎報康熙十三年監臣南懷仁撰儀象志中星名與古同者二百六十一官一千二百十星比百十六星又南極二十三官一百五十星乾隆九年十一月從監臣戴進賢請增修舊志與何國宗等重加測算列表繪圖計星名與古同者二百七十七官一千三百十九星比舊儀象志多十六官一百零九星與步天歌近又外增一千六百一十四星惟近南極之星仍舊志共計三百官三千八十三星於乾隆十七年十二月告竣更名儀象考成凡三十卷考成云儀象志星名與古同者總二百五十九座一千一百二十九星比步天歌少二十四座三百三十五星又於常數之外增五百九十七星又云今比舊儀象志多十八座一百九十星與郎報所册不同俟考

辰日月所會分周天之度爲十二次也

陸氏德明釋文十二次寅曰析木邠曰大火辰曰壽星已曰鶉尾午曰鶉火未曰鶉首申曰實沈酉曰大梁戌曰降婁亥曰娵訾子曰元枵丑曰星紀

元史授時歷經黃道十二次宿度危十二度六十四分九十一秒八嫐訾奎一度七十三分六十三秒入降婁胃三度七十四分五十六秒入大梁畢六度八十八分五秒入實沈井八度三十四分九十四秒入鶉首柳三度八十六分八秒入鶉尾軫十度七分九十七秒入壽星氏一度一十四分五十二秒入大火尾三度一分一十五秒入析木斗二度七十六分八十五秒入星紀女二度六分三十八秒入玄枵

百二按辰日月所會會即合朔也日躔每月移一辰一歲而周十二次則日與月離同度之處亦每月不同一歲而遍十二次然三山林氏云正月會亥二月會戌三月會酉爲定法則又不然蓋立春在亥辰十五度之左右則正月必會亥使立春在亥辰初度則正月不必會亥矣何也以氣朔不能齊同也如甲年

立春在正月朔日月合在亥初矣至乙年立春必在朔後十日則合朔之時必未及婺訾而在玄枵二十度餘矣又堯時立春在降婁初度至商周之際立春乃在亥中秦漢之後乃在亥初也○天運無息每一時辄移三十度非如方輿之有定向也十二次之方位何從而定亦何時所定曰古法以十一月朔夜半冬至爲歷元乃萬法之所從始也此夜半一刻天星加臨在時盤何向即定爲天星之辰次矣蓋動天十二宮仍取則於靜天之十二宮也以虛爲子中者乃冬至日在虛宿時也夜半虛宿之加臨與日同在正子則胃昴在酉星張在午心房在卯舉可以類知考

帝嚳及唐虞冬至日皆在虛祭法云帝嚳能序星辰則十二次之定其在斯時乎○十二次本以元枵爲首或先星紀者秦漢時冬至日起斗牛也或先婺訾者以角亢爲列宿之首也或先降婁者首春分日躔之次也明史彙歷志回回歷日度說二至乃陰陽之交中歷之元首冬至本陽之始也西歷之元首春分據交之初也西歷積年起于隋開皇己未春分之交在於戊故以白羊戌宮爲諸宮之首歷家序日躔交宮必依列宿右旋陸氏以析木爲首依時盤左旋者從乎月建之序也固無不可然月建之十二辰非天星之十二次不可不知○宮界入宿度分劉向陳卓費直蔡邕皇甫謐以及唐宋諸歷各不同而以女

虛爲元枵斗牛爲星紀則一也若西法則列宿可以遞居各宮女虛不必常爲玄枵斗牛不必常爲星紀蓋回回遠西同祖九執其歷元爲隋開皇己未時春分正值戊初於是中氣交宮著爲定法上考下求宿度雖移而交宮不變如徐氏光啟推定堯時赤道星圖冬至日在虛七度即以虛七度入星紀室九度入元枵奎十度入婺訾昴三度入降婁參二度入大梁井二十六度入實沈星三度入鶉首翼九度入鶉火角六度入鶉尾房一度入壽星箕五度入大火斗二十四度入析木夫十二次皆以星象得名顧名思義窈所未安

人時謂耕穫之候凡民事早晚之所關也

呂氏祖謙書說作歷之前欽若昊天是先天而天弗違作歷之後敬授人時是後天而奉天時皆以欽敬爲主

欽定傳說彙纂歷以紀日月星辰所歷象以紀日月星辰之像歷象首及於日蓋因日由黃道行有恒度雖有盈縮加減之差而差亦有恒度故歷象先測太陽日行爲諸曜之本也次及於月月之晦朔弦望一生於日蓋日與月各隨天行又各有自行度分遲疾不一因而有朔望兼有交食錯綜損益而閏餘生焉又次及於星星以二十八宿爲經所以定諸曜之行度次舍所謂日躔躔於

星也所謂月離離於星也星以五行爲緯而推步五緯亦以經星爲準蓋諸曜之行循於黃道而黃道非有光象可求必用經星之度分以紀之也又次及於辰郤子云天無星處皆日月所會辰蓋辰者日月所經分周天爲十二辰所以紀日月五緯推行之次也後世又參以地圓之理地心地面之說而因地以測諸差法益加密焉是故壓象日月星辰爲作壓之綱綱既定而後壓可成其曰欽若敬授實古聖敬天勤民之至意也

百二按授時以耕穫爲首務而民事所包甚廣考靈曜云昏張中可以種穀火中可以種黍昴中可以種黍虛中可以種黍危中可以收斂是掛一而漏萬也

爲一技之事而與政分矣

金氏履祥通鑑前編尚書大傳舜巡四岳祀泰山霍山皆奏羲伯之樂華山宏山皆奏和伯之樂其方與時與二氏所掌者合則羲伯和伯當有其人益四子分職必有伯可知但考聖賢有二伯以總之不然則壓法無所統矣

朱氏鶴齡尚書埤傳有仲叔則必有伯群輔錄自羲和沒後分置八伯羲仲羲叔之後爲羲伯和仲和叔之後爲和伯則仁山所引未足據耳

百二按乃命以下六節是一時事下文猶有置閏之命似當主壓未成言然二說不可偏執壓未成則分道測候以爲造壓之本壓既成則隨時考驗以爲正

堯典

分命羲仲節

此下四節言壓既成而分職以頒布且考驗之恐其推步之或差也或曰上文所命羲伯和伯此乃分命其仲叔未詳是否也

馬氏融曰羲氏掌天官和氏掌地官四子掌四時

程子曰古之時分羲和以職天道以正四時遂司其方主其時政在堯謂之四岳孔傳四岳即羲和四子周以六鄉之佐統天下之治者也後世學其法者不復知其道故星壓

歷之資非必推步之果差也蓋法不可以一時而定耳○少昊氏命官分至啟閉各有專司又有鳳鳥氏以爲歷正則羲和必不止於四子至羣輔錄所謂分置八伯非伯仲之伯也王制州有伯八州八伯與大傳要皆後人傳會均難足據

宅居也嵎夷即禹貢嵎夷既略者也曰暘谷者取日出之義羲仲所居官次之名而測候之所則在於嵎夷東表之地也

地理今釋嵎夷今朝鮮地按孔傳東表之地稱嵎夷正義曰青州在東界外之畔爲表故云東表禹貢雖指據後漢書以嵎夷爲朝鮮蓋朝鮮古屬青州與今山東登州府隔海相對謹按皇輿全覽圖登州府北極高三十七度與山西平陽及朝鮮國都同登州偏平陽東九度朝鮮偏登州東六度又偏東六度正合孔傳東表之語薛季宣古文訓謂嵎夷海隅諸夷今登州于欽齊乘又指爲寧海州皆非也

李氏光地尚書七篇解義嵎夷九州之極東處故識其晷影以定中國之日出分也

寅敬也賓禮接之如賓客也亦帝嚳歷日月而送迎之意出日方出之日蓋以春分之旦朝方出之日而識其初出之景也

陳氏師凱書傳旁通春分日初出之景於地則邪方之中於日則邪時之中蓋春分以前則冬至日出辰漸漸南來未及乎邪中也春分已後天也又自北而來至于邪中也直至秋分則又自北去至夏至而日中秋分已後又自邪中南行而至於辰而冬至故二分日皆出邪晝夜皆五十刻而氣候亦得寒溫之中也

百二按此春分乃定氣之春分所謂春正是也秋分亦然賓餞測日與下敬致不同彼測於正午之時以表景之短長知日行之發斂此則測之於邪酉以表景之斜直知日躔之進退進退即發斂也法用三表今東西相參直正對邪酉之中春分之旦日出東方地平時視三表之景東西同在一線則日出在正邪時正邪位爲正交赤道無疑如景斜而南則日出在表北日於西地平亦如法固須於二分正日測之然前後數日亦必累測乃得密率而必於方出方入之時者二分日在赤道而自中土視之赤道南北斜倚惟交於地平之處爲正當邪酉如日輪一離地平或未切地平則斜上於南而非邪酉之中線矣所爭在俄頃必先以候之始知賓餞之喻分外親切至於立表之要正南北爲先隋書所載祖暅五表之法是也或以爲求地中者非辨誤見下○周禮致日義冬夏歷代表測重冬至乃帝命於二分特詳者今法正與之合歷象考成

測歲實之法古人皆測冬至然冬至之時刻難定不如用春秋分時得數爲真蓋冬至時黃道與赤道平行其緯度所差一日不過數十秒儀器無從分別二分黃道與赤道斜交其緯度一日差二十四分其差易見且求歲實須平行而測量止能得視行惟二分時去中距不遠其平行實行之差甚微可以不計況冬至時太陽之地平緯度少清蒙之氣甚大古來歲實難得確準此其故也○謹按今法測於午中兗典測於卯酉兩日驅進退之理則一　又午中直影所得者日輪上邊之度也倒影所得者日輪下邊之度也若日在外酉時令日輪與三表相恭直則東表之景正貼中表之西面且日光未甚可以目力揣望其所得者乃日輪中心之度也然冬至亦非竟置不問古人紀載往往詳畧互見總之四時互相恭驗而後日躔始真其專以冬至之景爲主者殆未

深思堯典之文爭

平均秩序作起也東作春月歲功方興所當作起之事也陰陽四時之氣運於天地之間造化密移莫不有序平秩者平均次序也在察也所以候其節氣之早晚如後世分定二十四氣之類是也孔傳論東作謂歲起於東而始就耕平均次序東作之事以務農也此但謂萬物發生於東爾非取於農作之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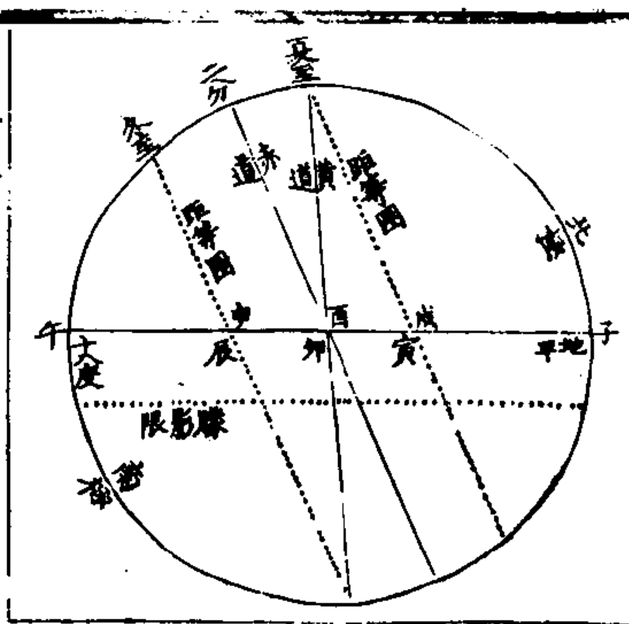
日中者春分之刻於夏永冬短爲適中也晝夜皆五十刻舉晝以見夜故曰日

正義馬融云古制刻漏晝夜百刻晝長六十刻夜短四十刻晝短四十刻夜長六十刻晝中五十刻夜亦五十刻融此言據日出見爲說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爲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爲限日未出前二刻半爲明日入後二刻半爲昏損夜五刻以裨於晝則晝多於夜夜復校五刻古今歷術與太史所候皆云夏至之晝六十五刻春秋之晝五十五刻冬至之晝四十五刻夜五十五刻此其不易之法也然今太史細候十五刻夜四十五刻此其不易之法也然今太史細候之法則校常半刻也從春分至夏至晝漸長增九刻半夏至至秋分所減亦如之從秋分至冬至晝漸短減十刻半冬至至春分其增亦如之又每氣之間增減刻數有多有少不可通而爲率漢初率九日增減一刻和帝時待詔霍融始請改之

百二按太史所候以昏明爲限者乃候中星之法蔡邕所謂以星見爲夜是矣又秋官司寤氏掌夜時以星分夜（注見星爲夜不見星爲晝）以詔夜士夜禁禦晨行者禁宵行者若歷法所定晝夜總以日出入爲分不以昏明爲限馬氏之言是也但二至之晝夜長短隨方不同而進退遲速增減分至亦損不同

蓋日行黃道與赤道斜交二分日行正當交點與地平

交於外西地平上下之度相等故晝夜適均所謂日中宵中也春分以後日行赤道內至夏至而極其距等圈與地平交於寅戌地平上下之度上多下少故晝長夜短所謂日永也秋分以後日行赤道外至冬至而極其距等圈與地平交於辰申地平上下之度上少下多故晝短夜長所謂日短也二分前後距交不遠黃道勢斜則緯行疾故數日而差一刻二至前後黃道勢平則緯行遲故半月而差一刻此永短由日行之內外而生者也至於人居有南北則北極出地有高下於是見日出入之早晚隨地不同中國在赤道北北極出地上南極入地下故夏晝長而冬晝短自京師而北北極愈高則永短之差愈多至北極之下則赤道當地平夏則有晝而無夜冬則有夜而無晝益以半年爲晝半年爲夜矣所居之地愈南而北極漸低則永短之差漸少至於赤道之下則兩極當地平而晝夜常均矣赤道以南與北相反此永短由人居南北而生者也朦影者古所謂晨昏分也太陽未出之先已入之後距地平下十八度皆有光故以十八度爲朦影限然十八度同也而時刻則隨時隨地



百刻分於晝夜惟漢哀時新莽以百二十刻爲日梁天監六年武帝以晝夜百刻分配十二辰辰得八刻仍有餘分乃以晝夜爲九十六刻一辰有全刻八焉

胡氏渟中星譜例古法每日百刻每刻百分授時所謂日法一萬者也但以百刻分配十二時無法可均如俗傳子午各多兩刻或云子夘午酉各多一刻皆非壓家所用授時大統所用者每時凡八大刻二小刻其前四大刻曰初初初初一初二初三俱各百分間以一小刻曰初四止一十六分六十六秒不盡其後四大刻曰正初正一正二正三俱各百分再間以一小刻曰正四（初四分秒亦同）合十二時爲九十六大刻二十四小刻其小刻以六

準一故名百刻共足萬分之數今時憲法每時止整八刻初初初一初二初三刪去四小刻共九十六刻每刻十五分較爲簡捷蓋刻數雖省而時不異如有匹帛於此以小尺量得四丈大尺量得三丈六尺其於匹帛無加損也

星鳥南方朱鳥七宿唐一行推以鶉火爲春分昏之中星也

黃氏鎮成尚書通考南方七宿曰東井輿鬼柳星張翼軫有朱鳥之形王奕曰師曠禽經青鳳謂之鶣赤鳳謂之鶣白鳳謂之鶣紫鳳謂之鶣蓋鳳生丹穴鶣又鳳之赤者故南方取象焉

徐氏光啟古赤道星圖依堯時宿度點定

井二十九度五十七分王奕曰二十八宿用以紀日月所躔而已蓋天之行有度也天體冲漢雖二十八宿未始有度也二十八宿各有其度則日之行幾度日躔可得而計也此星度所躔或多或少所以日入之方位不同而與二至不同夏至復值午正之西十二度四序進退不踰午正間百二按分至日躔之宿度相距皆九十一就定氣言而二分日躔距中星之度凡度以赤道爲準與冬至不同者後漢書歷志冬至日在斗二十度昏中星八十三度夏至日在井二十五度昏中星一百一十二度中日距中星一百一十二度中日距中星一百一十二度中秋分日在角九度春分日在奎十四度昏中星一百一十二度中日距中星一百一十二度中日距中星一百一十二度中秋分日在角四度昏牛五度中日距中星一百零二度以四時日入之方位不同而昏分有多少也順天二分日入酉正初刻昏戌初二刻五分冬至日入申正二刻四分昏酉正一刻二分日南入地平星光猶隱以見星爲準則必加入昏刻行之度矣二分日入酉正而昏刻少於二至故僅加六七度日距中星不過百度左右二至昏刻多於二分冬至日入於申與

斗六星也舉全體而言之合距杓星爲度而今距杓四星不及二星則入於箕益南斗六星之中杓二星爲度杓二星入於箕益度故距於觜而得二十六度當日之度而觜第四星當之造歷者假設是法以步日躔而已○沈括曰凡二十八宿度數皆以赤道爲法推黃道不合赤道度數與赤道不等也

日相距九十一度之星本在正午之東加入昏刻之
度則其星遶及正午或微不及焉夏至日入於戌與
日相距九十一度之星已在正午之西丹加昏刻之
度則其星必更西而正午之星與日相距必百二十
度餘矣星體有小大昏見有早晚其中亦有加減茲特舉其大端耳　一行所謂十
八度者殆就日入時言耳堯時日躔據徐氏星圖冬
至在虛七度春分在昴三度夏至在星三度秋分在
房一度則春分昏張中秋分昏虛中冬至昏昴中不
待言矣一行云冬至昏胃中者非也惟夏至昏中正
當尾度益古之大火本統尾言之亦不必如一行不
離午正之曲說也　詳下節　○中星或以象言或以次言

或以宿言正義云以互見爲文春言朱鳥則夏爲蒼
龍秋爲元武冬爲白虎可知夏言大火則春爲鶉火
秋爲元枵冬爲大梁可知秋冬言虛昴則春爲星夏
爲房可知要不如朱子爲得法意　清江貞氏有中星解發明朱子之說而轉遜簡明　如
月令孟春昏參中仲春昏井中乃井宿八星已過午若云井幾度中則文法繁簡與前後不
稱而井度內之弧矢遶當正午故舍井而言弧亦此
意也　○日躔與中星每日皆移一度如統舉一月則
不得專言日在某宿某星中矣月令所載亦特就本
月之節氣或中氣一日言之計三百六十五日中但
抽出十二日此十二日內遶不與焉昴畢張相值說
不與四宿相值愈誤矣

陳氏師凱書傳旁通中星者所以正四時日行之所在
古者王衡之罳以玉爲管橫設之以二端對南北自南
北面望之則北極正對管之北端自北南面望之則昏
時某星正值管之南端在南正午之地故謂之中星其
北極一度則凝然不動常對管端其南上中星則逐時
西移每夜定挨過一度蓋太陽所在星輝隱伏本不知
其行所在何處惟從中星推之中星挨至某宿第幾度
則黃道日軌亦退至西上日入處某宿第幾度畫考諸
日景夜考諸中星則乙政之運皆可推而壓日不差矣

○潘氏士遴尚書蕆篇凡測星治地令平規而圜之徑
二十步一尺七寸四分寸之二　六尺爲步周三百六十五寸
二十五分　寸爲一度以象周天之度立一表於地規之中命曰中表
不動從表之北向南而望星　置一表於正南之經頭命曰游儀之表
每日逐星西過以尺量其下去所表之數每一尺爲一度候星以牽牛爲始　望星在正南以
昏時爲法○按以牽牛爲始是據古法亦不必拘　從此以後日西過經八日昏
時女星來中故牛爲八度復候女星至十二日後虛星
來中故女爲十二度復候虛星至十日後危星來中故
虛爲十度

欽定傳說彙纂測中星亦以測日也恒星在午自人視之爲
天之中故曰中星蓋因晝有日光而不見星故於初昏

測之既得中星計至日入度分加入昏刻所行而太陽之真躔乃得確據晝測日影夜考中星此歷家之要務也

百二按蔡邕月令章句中星當中而不中曰行遲也未當中而中曰行疾也是日之盈縮亦可於中星知之其測之之法如陳氏旁通所言則用渾儀也如潘氏所言則地平儀也地平之用有三立子面午從中表望游表取兩表相參直以考中星一也游移前表以測地平經度二也驗三辰出沒之方位三也如游移前表逐星西過以求列宿之度則不然蓋宿度以黃赤二道爲準與地平不符也或但聽中星之加臨

於端以測赤道宿度亦可（以子午圈赤道與地平合一也）然星之帶動雖從赤道乃每日西移之度因日行黃道而生（如曜有定宿則昏中有定星非逐日不同矣）以黃準赤既有斜直踈密以生盈縮而日行又自有盈縮故求黃赤宿度當於渾儀之單環也潘氏全本周髀經周秦時冬至日在牽牛列宿以牽牛爲首若侯星何必定始牽牛乎

殷中也春分陽之中也析分散也先時冬寒民聚於隩至是則以民之散處而驗其氣之和也

以物之生育而驗其氣之温也乳化曰孳交接曰尾

正義冬夏言正春秋言殷者其義同以調正四仲之氣節也

百二按帝命羲和獨提四仲孔氏及馬鄭皆謂舉仲月以該一時王肅以四宅爲孟月日中永爲仲月星鳥星火爲季月以殷以正皆總三時之月不知正之其測之之法如陳氏旁通所言則用渾儀也如潘氏所言則地平儀也地平之用有三立子面午從中表望游表取兩表相參直以考中星一也游移前表以測地平經度二也驗三辰出沒之方位三也如游移前表逐星西過以求列宿之度則不然蓋宿度以日躔爲作壓之本而分至爲測日之根試以樊欽言之二至者南北之極二分南北中也以行度言之二至者盈縮之極二分盈縮平也以晷漏言之二至者陰陽長短之極二分長短均也以氣化言之二至者陰陽之極二分陰陽交也故元鳥司分伯趙司至保章氏冬夏致日謂二至也春秋致月謂二分也歷代相傳一定之法也若夫析因夷隩則氣候衰旺非驟然而移不至而至至而不至有餘不足四時有不正者矣

所謂春不分則不温夏不至則不暑秋不分則不凉冬不至則不寒必於仲月驗之者也○殷正二字孔氏並作調正之義較集傳似直捷

申命羲叔節

申重也南交南方交趾之地陳氏曰南交下當有曰明都三字訛化也謂夏月時物長盛所當變化之事也史記索隱作南爲謂所當爲之事也

地理今釋南交今安南國林之奇尚書解云南交即交趾也史記五帝紀曰黃帝之地北至於幽陵南至於交趾則交趾之對幽都其來舊矣

百二按鄭康成曰夏不言曰明都摩滅也或曰當作

宅南曰交阯然經文不必若是之拘以闕疑爲是
敬致周禮所謂冬夏致日蓋以夏至之日中侗日而識其
景如所謂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者也
李氏光地尚書七篇解義南交九州之極南處識其晷
景以定中國之日北也上言賓下言餞在平秩之前此
言敬致在平秩之後蓋歷日月而送迎之雖以二分爲
準然測驗早晚時刻四時同法惟致午中之景則二至
者歷之元也二至正而歷本定故四時皆測而周官惟
曰冬夏致日者以此二者尤以夏至爲重日中者夏之
偶也冬之偶宵中則無景之可候矣故於此言敬致下
冬不曰宵永而曰日短蓋亦主於日以相參驗不言敬

致一蒙前義二以夏至爲主也大司徒土圭之法亦云
夏至之景咎冬至者又以此自漢以下始專論冬至與
聖人之意異及歲分之說起又但以冬至之日日行疾
度遂減歲分豈知若以夏至舒度推之則歲分之減者
反增也其故在最高畢之有動移自古以來未正在夏
至之日及元作歷時恰正今則又過之矣若此之類皆
須參二至以酌其中豈可以一隅論乎

百二按日中者南北之正弁慶之極也故測景於此
取準焉宋元嘉十九年遣使往交州度日景夏至景
在表南三十二分唐書天文志安南日在天頂北三
度四分北極高二十度四分夏至
日景在表南三寸三分按日景鄭康成云千里而差
一寸何承天云六百里差一寸皆非也信都芳云二
百五十里差一寸一行云五百二十六里差二寸餘
似近之然近日則差少遠日則差多難以道里均也
周禮就地中言尺有五寸者景在表北也地中之名
義不一有一定之中有無定之中有定而仍無定
之中周髀以北極之下爲中此一定之中也今人隨
所立以望地平之四際無不適均程子所謂地無邊
而不爲中此無定之中也二者皆就大地之全體言
若以方域爲界論之則一邑有一邑之中一郡有一
郡之中九州有九州之中此有定而無定之中也大
司徒之地中名詁之土中特云九州之中耳鄭康成
云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
萬五千里與星辰四游升降於三萬里中是以牢之

得地中其說固謬甚若唐書云開元時爲大衍歷詔
太史測天下晷景以爲土中定數一行以南至林邑
今占城北至鐵勒折半以爲中亦屬不必土中議云陽城中晷夏至
四寸七分八厘北極高三十四度十分度之四林邑
日在天頂北六度六分極高十七度四分夏至景在
表南五寸七分其徑六千一百一十二里若令距陽
城而北至鐵勒之地亦差十七度四分與林邑等則
五月日在天頂南二十七度四分極高五十二度北至晷四尺一寸三分益一行是以陽
城表景爲根數參校南北之晷乃據地中以求里差
非測里差以求地中也又隋書天文志云祖暅錯綜
經注以推地中者即匠人正朝夕之法辨方正位於
是乎用之亦謂之正南北其法不一祖氏用二分亦有不用二分者與大司徒之
地中異祖氏五表乃一處垂立相距在尋丈之閒與

鄭氏云五表相距千里者亦異凡行測安表亦必先未嘗不相因而鄭注所云是測里差匠人及隋志假祖氏之法是正南北究是兩曾不可合一　隋志本文不暇詮解取宋史沈括議觀之自明正義既引周

借地中以欺世

禮以釋名詁而合沙鄭氏又依祖氏術爲土中圖陰

爲術士所誤而莫之正也詩既景乃岡相其陰陽傳曰度日景以正四方地真

西山儒家武庫依五表法爲相陰陽圖可稱允當如

謂祖氏以求天下之地中將公劉從邠亦以地中而

居之乎　○成王宅洛之意有三繇武王之志一也密近

商民易於遷徙二也四方道里均三也自服于土中

猶言中天下而立耳蘇氏書傳第云洛爲天下之中　至周禮疏謂周

公欲求土中而營王城以土圭度景失之遠甚臨川

吳氏曾辨之然不識里差以爲日月麗天萬里同晷

京山郝氏直以周禮經文全屬附會則不然益四方

分測乃宅洛而後測之非先測之而後宅洛也夫豫

爲九州之中何必度景始知即使不得九州之正中

而晷差百數十里將風雨寒暑頓異乎如果氣候懸

絕若閩廣炎地蠻叢滿天聖人又豈待度景而知不

可都哉惟是既宅洛而後測之制八尺之表於夏至

日中求得表景尺有五寸於是土圭之長亦準之凡

四方行測皆以土圭爲根數地北則夏至景較土圭

長地南則景較土圭短即今法以緯度定諸方晝夜

長短之差也在洛之東者日出早在洛之西者日出

遲即周髀所謂加四時相及今法以經度定諸方時

刻之差也日出早則日中亦早所謂中表日已昳日出遲日中亦遲所謂中表景正時

正時西表日未中古法各於九服置水漏以定漏率

各以地中夏至晷漏毋除之得加時如今法則於月

食時定之　由是以四方晷景之加減計里而較之

道里之遠近可得周禮所謂以土地之圖凡建邦國以土圭土

其地與此土字並訓爲度　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即今方輿

圖計度以開方之法也若夫多陰多風多暑多寒云

者安溪李氏謂罕譬九州明洛中土耳乃注云寒暑

陰陽偏而不和是未得所求豈不痴絕又疏云日南

日北等皆去陽城中表千里爲術是先立中表明矣

夫未得所求何所見陽城爲地中而立表乎賈氏亦

知其不可通不得已而爲之說曰武王克商遷九鼎

於洛邑周公又度景以求地中者所以審慎是則游

移之說其矛盾愈甚也寰宇記登封縣測景臺高一丈周十六步縣北有陽城山

○亭林集臺在登封縣東南三十里故告成縣○按測景臺基址尚

日候星紀要宜邑謝野臣至中州尋測景臺蓋其根盤半

存其形似塔上小下大夏至日中無景蓋即日景所到如勾高尖距地之數爲表

八尺土圭尺有五寸之比例也以此推之則向南州邑並可作夏至無景之石表

永長也日永晝六十刻也

邢氏雲路尚書壓律考堯都平陽北極出地三十五度

有餘春秋分日出卯入酉夏至日出寅入戌冬至日出

辰入申春秋分晝夜各五十刻夏至晝六十刻冬至晝

四十刻若南海北極出地一十五度夏至日出卯正二刻晝五十四刻冬至日出卯正二刻日

入酉初二刻晝四十六刻北海北極出地六十五度夏至日出丑正初刻日入亥初三刻晝八十二刻冬至日出巳初三刻日入未正初刻晝十八刻此極南極北也其餘九州四海俱各不同即冬夏至可以推春秋分

百二按二至前後晝夜長短以南北兩疎惟二分之日則九州南北一軌沈存中所謂東西南北數千里間日分之時候之未嘗不出於郛半入於酉半是也

邢氏謂即二至以推二分誤矣

星火東方蒼龍七宿火謂大火夏至昏之中星也正者夏至陽之極午爲正陽位也因析而又析以無愈熱而民愈散處也希革鳥獸毛希而革易也

黃氏鎮成尚書通考東方七宿曰角亢氐房心尾箕有蒼龍之形

徐氏光啟古赤道星圖角十二度三十四分亢九度三十九分氐十三度一分房五度四十分心一度五十五分尾十七度四十五分箕十度二十二分

百二按星火說者皆以爲心星竊以爲是大火之尾宿也考工記龍旂九游以象大火注云尾有九星故象之爾雅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公羊傳大火爲大辰火之蕭尾宿審矣又云析木謂之津箕斗之間漢津也則尾非析木明矣歷家以尾度入析木者宮次既借星象爲名而星度多少不齊乃以十二次均分天度則一宮定爲三十度有奇如授時以氐一度入大火至尾二度已滿三十度安得不以尾二度以後入析木乎○箕竹器又爲木名見韋昭國語注則析木之次本以箕得名　房心尾固均爲大火而夏至初昏加時在戌未堯時夏至日躔星張則戌時房心已不當正中取後中星圖旋轉之自見孔傳以星火爲房宿者誤解中星爲七宿之中也或以爲心宿者不知昏刻加減但以酉正爲率也夫夏至酉正日未入地安得見星乎或曰虞夏相距不遠夏小正云五月大火中傳曰大火心也亦不足據與曰是傳者之臆說耳安知小正之大火不以次言按七月詩正義鄭志荅孫皓云大火次言星鳥星火秋名非心星也堯典中星森夏舉其次言星鳥星火秋冬舉其宿言星虛星鳥鶉火之方星火在午正冬至月建子而日躔又在子正集傳午爲正陽子爲正陰當兼二者而言

分命和仲節

西謂西極之地也曰昧谷者以日所入而名也錢禮送行者之名納日方納之日也葢以秋分之莫夕方納之日而識其景也西成秋月物成之時所當成就之事也

裴氏駰史記集解案鄭元云西者隴西之西今人謂之

兗山

地理今釋西朔方按史記五帝紀注徐廣曰西者今天

水之西縣漢屬隴西郡非也西縣秦置在今陝西鞏昌府秦州界非以和仲宅西而名西之不可爲西縣猶朔方之不可爲朔方郡皆不當專指一處黃慶尚書說云禹貢西被於流沙自流沙以西皆夷界山川不紀於職方故稱西以見境域之不止此也朔則北限沙漠荒茫悠遠山川不可見故稱朔方以爲大界或曰山海經北荒有幽都山樂史寰宇記幽州有幽都山皆爲附會良是李氏光地尚書七篇解義西者九州之極西處識其畧景以定中國之日入時也蓋極東日出於土中爲早極西日入於土中爲後

梅氏文鼎曆學疑問補遠國之能言歷術者多在西域入中國恐未必然吳宗潛明記漢秘史云元狩三年帝遣使詣西域回統之國謂昔黃帝且謂漢武時已

羲和有自來矣若回統家托名黃帝則西法即不必果本羲仲宅嵎夷即今登萊海嵎之地羲叔宅南交則交趾國也此二處皆濱大海故以爲限又和叔宅朔方今口外朔方地也地極冷冬至於此測日短之景不可更北故即以爲限獨和仲宅西曰昧谷但言西而不限以地者其地更無大海之限又自東而西氣候畧同內地無極北嚴凝之畏當時唐虞之聲教四訖和仲既奉命測驗可以西則更西遠人慕德景從或有得其一言指授一事之流傳亦即有以開其知覺之路而彼中顯出之人從而擬議之以成其變化固宜有之考史志唐開元中有九執歷元世祖時有札馬魯丁測罷有西域萬年歷明洪武初有馬沙亦黑馬哈麻譯回回歷皆西國人也而東南北諸國無聞焉

百二按王應麟困學紀聞昧谷虞翻謂當爲柳谷周禮注作虞西柳穀魏明帝時張掖柳谷口水溢涌寶石負圖是也張掖今屬甘州府界內有弱水有蘭門山即禹貢之合黎更有羣昌西北較西縣之說似爲近之然終以闕疑爲是○宋太祖時沮渠茂虔獻方物并周髀一卷而西歷五帶之說又全同周髀太史公云幽厲之後周室衰微陪臣執政史不記時君不告朔故疇人子弟或在諸夏或在裔夷則西法即不必果本羲和有自來矣若回統家托名黃帝且謂漢武時已入中國恐未必然吳宗潛明記漢秘史云元狩三年帝遣使詣西域回統之國謂昔黃帝軒轅氏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作亂姬姓者七十國蚩尤之亂姬姓者亦奔於回統其觀象者皆從之回統今有知天象者在焉乃取之以教玉衡五星十一曜之經緯回統天文生三人至咸陽此回回曆入中國之始也○按秘史恐是西域國人爲作者

宵夜也宵中者秋分夜之刻於夏冬爲適中也晝夜亦各五十刻舉夜以見日故曰宵

正義釋言文舍人曰宵陽氣消也三時皆言日惟秋言夜明日中宵亦中宵中日亦中因此而推之日永則宵短日短則宵長皆以此而備知也正於此時變文者以春之與秋日夜皆等春言出日即以日言之秋云納日即以夜言之亦事之宜也

百二按有平氣之二分大統以前用之有定氣之二

分今法用之日躔正交亦遵晝夜平分五十刻必定氣之二分也古法以平氣授人時以定氣步交食故於二分之外別立二正之名春正每在春分前秋正每在秋分後以日行盈縮使然也詳洪範

星虛北方元武七宿之虛星秋分昏之中星也亦曰殷者秋分陰之中也夷平也暑退而人氣平也毛毵鳥獸毛落更生潤澤鮮好也

黃氏鎮成尚書通考北方七宿曰南斗牽牛須女虛危營室東壁有元武之形

徐氏光啟古赤道星圖斗二十五度十九分牛九度五百二十九分女十度四十五分虛九度七分危十八度四十七分室十六度壁十二度二十九分

百二按蒼龍朱鳥白虎元武之取象猶震之爲龍離之爲雉兌之爲羊坎之爲豕不必泥其形也北宮爲水位星有螣蛇又有天鼉故元枵亦名天龜龜蛇爲一類皆水屬西宮爲金位星有天狼天狼屬西宮熊羆張淵觀象賦自注虎豹熊羆四星在虛星旁按步天歌無此四星金主殺故猛獸屬焉螣蛇天鼉固云形似天狼等亦以形似乎蓋星座亦人所命會意象形不可以一律拘也

申命和叔節

朔方北荒之地謂之朔者溯之爲言蘇也萬物至此死而復蘇猶月之晦而有朔也日行至是則淪於地中萬象幽晴故曰幽都在察也朔易冬月歲事已畢除舊更新所當改易之事也日短晝四十刻也

李氏光地尚書七篇解義朔方九州之極北處識其晷景以定中國之日南也蓋地極南則夏至日極北地極北則冬至日極南日極北者極暑而二至晝夜長短之刻少日極南者極寒而二至晝夜長短之刻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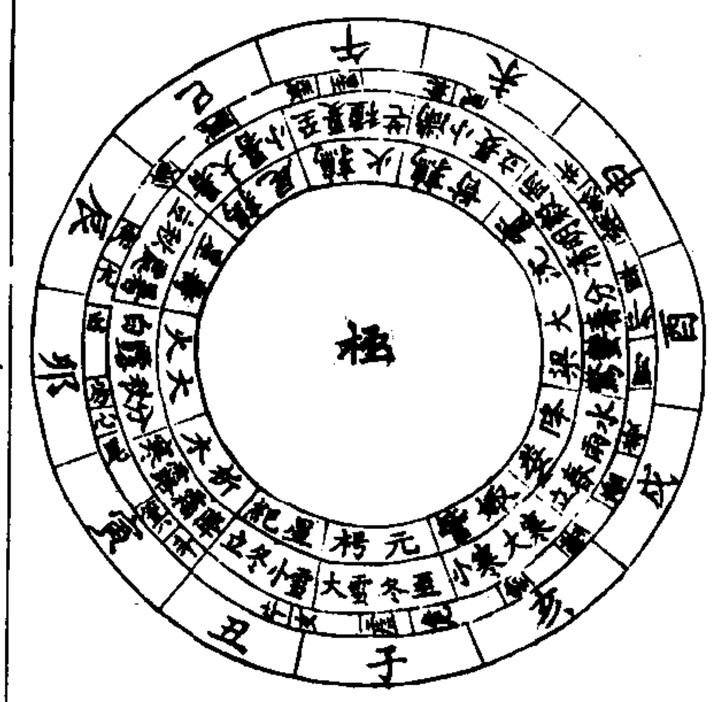
百二按朔之爲言始也大射禮朔聲在其北注朔始也北爲正子萬物之所從始也天一生水爲五行之始一陽來復氣候之始子半爲日躔之始子時爲一日之始也朔方冬至晝極短而夜極長故曰幽都也朔易更始而改易也正義但訓改易於北方太泥

星昴西方白虎七宿之昴宿冬至昏之中星也

黃氏鎮成尚書通考西方七宿曰奎婁胃昴畢觜觿參有白虎之形按昴爲酉宮之宿日下從卯不從卯史記昴謂之髦象文卯卯相似故致誤耳

徐氏光啟古赤道星圖奎十三度五十八度三分婁十度三十三分胃昴十四度二分畢十一度畢十四分胃十五度二分昴十一度參四度二十二分按此先觜後參從古法也西法先參後此正法參先參後觜與鳳祁曰黃道變易實測觜居參後此正法宿分偶乙政觜火參水猶之尾火箕水宿也中法以七政參水非無義理宜仍用古法而參距移第二星又郤移乾隆十七年十二月增修儀象志晝成改正晝志恒星次第不頗着一百五宮四百四十五星以參中三星之東一星作距仍依古法着參前聽憲書值宿亦改從乾隆十九年始

百二按來嘉鄭伯熊書說謂四方雖有定星而星無



十四氣二十八宿是爲赤道日躔過宮以象動天最外列十二辰以準時盤時盤者太虛永靜之位也分定居各以時見於南方是矣但恒星隨宗動西行無刻不有中節鄭氏特以四仲昏時而言又不知昏刻加減而中星四時不同之故其理亦未顯今爲中星儀圖中爲極心層列十二次二十五度寒露尾一度霜降箕初度斗五度小雪斗二十一度大雪女四度○中星者星之當子午線者也先儒第言見於地之南方亦未盡善羲和雖分測四仲要未嘗不互測也如昴宿在赤道北二十三度自江南視之去天頂南僅六七度自南交視之且在天頂北矣宋元以前中星並用列宿推月令旁及躔弧亦在赤道南今并用織女五車昏旦無正中之星則取中前後大星而距其偏度分數即江南視之已在天頂之北而其爲北極之南當子午線則一也故舊圖用地平十二向更不如用時盤且於加時尤便蓋地平以天頂爲宗時盤以北極爲宗

亦曰正者冬至陰之極子爲正陰之位也奧室之內也氣寒而民聚於內也氄毛鳥獸生耎羲細毛以自溫也林氏之奇尚書全解鳥獸孳尾希革毛毨氄毛蓋萬物之微感天地至和之氣而動作應時故作孳者觀此以候天時之蚤晚如月令云魚上冰獺祭魚倉庚鳴鴻雁來之類是堯典之遺法也

蓋既命羲和造曆制罷而又分方與時使各驗其寔以審夫推步之差聖人之敬天勤民其謹如是是以術不違天而政不失時也

梅氏文鼎曆學疑問楠周憚言東方日中西方夜半云云者皆相距六時其相睹之地皆一百八十度（地與天度皆三百六十則其相對必一百八十度）此東西差之極大者也細考之則

曰在極東而東方爲日中午時則其地在極南者必見日初出於地而爲卯時在極北者必見日初入於地而爲酉時故又云此四方者晝夜易處加四時相及自南方卯至東方午爲四時自東方日中午至北方酉亦四時又至東方午爲四時則相及矣若以度計之定相距九十故每加四時則相及矣

細分之則東西相距三十度必早晚差一時如日在極南爲午時其西距三十度之地必見其爲巳時而其東距三十度之地必見其爲未時其餘地準此推之並同相距十五度必相差四刻堯命羲仲寅賓出日和仲寅餞納日若測此東西里差也寅賓寅餞互文見意非羲和又但朝測而和仲但暮測也

周髀言北極下半年爲晝中衡下五穀再熟云者其距緯皆相去九十度乃南北差之極大者也細考之北極高一度則地面差數百十里晏代所測微不同今爲二百五十里而寒暑密移晝夜之長短各異和叔羲叔分處南北以測此南北之里差也

百二按晝夜時刻殊則氣候諸方各異明道嘗言在澤州三次食韭黃始食懷州韭次食澤州次食并州相去數百里間差已如是宜朔方之地五月草始芽八月被裘猶有寒色而交廣之間一歲禾再登冬月桃已花或時衣中單矣自必分方與時親爲測驗然後可以敬授人時先天而弗違也汲冢周書時訓此書亦素漢諸儒僞作既以魚上冰獺祭魚等各係以五日之候而不應者動有災異之占誣妄甚矣

又案此冬至日在虛昏中昴今冬至日在斗昏中壁中星不同者

宋史曆志春分昏中井十九度夏至昏中牛十六度冬至昏中壁初度

欽定傳說囚纂中星諸方各異隨時不同故分測四方參互考驗始無差忒然恒星隨天左旋自東而西又有自行度分自西而東每歲自行令定爲五十一秒即古之歲差也其自行分秒雖微久則自著堯時春分日躔在昴而初昏中星爲鶉火今春分日躔在室而初昏中星爲大火今則在東井堯時夏至日躔在星而初昏中星爲鶉尾今夏至日躔於觜觿參則夏至日在參發而初昏中星則斗宿第四星偏東數分餘堯時冬至日躔於虛而初昏中星則室宿中之雲星爲昴今冬至日躔於箕而初昏中星則斗雨星偏東數分餘也

百二按中星以均節候驗寒暑定昏旦審歲差其用至廣而正日躔其大要也但於中之左右任取一星皆可測其距日之度而必取於中者祖沖之所謂南

北之正其詳易準流見之勢中天爲極也漢唐以後諸儒見月令之中星不同於堯典曲爲臆度云堯典謂七星畢見星房虛昴佔四方七宿之中故曰中星者二孔與王孝通也云中星爲季月者王子雅也云月令舉月初堯典總舉一月者鄭康成也云書舉月中月令舉月本者陳祥道也月本猶云月初未必不是但唐虞與周秦相去幾二千年焉有舍歲云書中星中於午月令中星中於未者鄭漁仲也不知歲差固矣且昧於法意○黃存齋尚書通考云月令去漢未遠漢志冬至日在斗二十一度昏奎中月令乃昏東壁中恐有誤不應月令壁中漢反在奎中也番陽金氏亦疑月令當作昏

尚書釋天　卷上

奎中然漢志昏奎中冬至也千一月中其小雪十一月節仍昏壁中旦軫中與月令同則月令亦指初氣未可知也漢志芒種昏亢中旦危中與月令仲夏亦同

蓋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日之一

宋中興天文志王奕曰自古言天者皆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何從而審也曰天本無度因日之行一晝夜所躔濶狹強名曰度蓋日之行也三百六十五日之外又行四分日之一以一年而周於天焉以一日所行爲一度故分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范蔚宗謂日之行在天成度在歷成日是也

雖一順左旋但南面以觀則自東而西若就北面而論則又自西而東譬之車輪其上半輪西旋者下半輪乃東旋而初非相左也如堯時冬至昏中之昴今冬至昏時猶在辰位是天差而東也今冬至昏中室室在昴西是歲差而西也若以日躔宮次而論昔冬至在元枵之虛今冬至在析木之箕由子而丑而寅是歲差而東亦即天差而西也唐時如祖孝孫輩猶不信歲差得傅仁均與一行之論而始定正以不知黃道俱差故有萬五千年後寒暑易位之疑集傳引一行語原有日與黃道俱差者七字並來節去坊本脫之今從文公書說及梅浦王氏書纂傳補入

古歷簡易未立差法但隨時占候脩改以與天合至東晉

虞喜始以天爲天以歲爲歲乃立差法以追其變
元史歷志李謙授時歷議天之分常有餘歲之分常不
足其差至微前人初未覺迨漢末劉洪始覺冬至後天
謂歲周餘分太强乃作乾象歷減歲餘分二千五百爲
二千四百六十二至晉虞喜宋何承天祖冲之謂歲當
有差因立歲差之法其法損歲餘益天周使歲餘浸弱
天周浸强强弱相減因得日躔歲退之差歲餘天周二
者實相爲用歲差由斯而立
百二按差法始於劉洪成於虞喜後漢志賈逵論云
太初冬至日在牽牛初者牽牛中星也行事史官注
冬夏至日常不及太初五度冬至日在斗二十一度

他術以爲在牽牛初者自此遂黜時永元元年也說
者云此漢人方覺歲差之始然前漢志明言元封七
年冬至日月同起建星元封七年即太初元年也建
星正在斗度內志又云九章歲而小終千五百三十
九歲而大終三終而與元終進退牛前四度五分益
三統元法四千六百十七自上元至太初元年冬至
十四萬三千一百二十七歲正當三十一元之終也
太初三統異名同法時憲書新法表異云劉歆行洛
下閎即平之術爲三統非有異
也
牛前四度五分正在斗二十三度斗共二十六度
又四分度之一

自太初至永元幾二百年當退去歲差二度故在斗
二十一度○周末冬至日在牛初秦漢冬至日在南
斗故以周天不盡之分繫於斗曰斗分亦曰歲餘或
謬以分歲冬至比斗毘所抵至明歲冬至比斗毘所

抵爲斗分者非是
據此則太初雖未立差法而冬至之日不
在牽牛固不待承元始知矣
約以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以爲太過乃倍其年而反不
及至隋劉焯取二家之中數七十五年爲近之然亦未爲
精密也
朱子語錄今之造歷者無定法只是趁天之行度以
求合或過則損不及則益所以多差
宋何承天以百年差一度祖冲之以四十六年差一度
隋劉焯以七十五年差一度唐傅仁均以五十五年差
一度僧一行以八十二年差一度惟宋楊忠輔以六十

七年差一度以周天三百六十度每度六十分每分六
十秒約之得每年差五十二秒半元郭守敬因之較諸
家爲密今法實測晷景驗之中星得七十年有餘而差
一度每年差五十一秒此歲差之數在古法爲冬至西
移之度新法爲恒星東移之度○歷書載西人第谷以
前恒星東移之數或云百年而行一度或云七十餘年
而行一度或云六十餘年而行一度與古歷改歲差之
意同迨至第谷方定恒星每年東行五十一秒約七十
餘年行一度至今百四十餘年驗之雖無差忒但差行
微渺必歷多年其差始見則第谷所定之數亦未可泥
爲定率惟隨時測驗依天行推其數可也

梅氏文賍攀學疑問古歲差法皆謂恒星不動而黃道
西移故冬夏至日天漸差而東歲漸差而西所謂天即恒星所
謂歲即分至也西法則以黃道終古不動而恒星東行
假如至元十八年冬至日在箕十度至康熙辛未歷四
百十一年而冬至在箕三度半在古法謂是冬至之度
自箕十度西移六度半而箕宿如故也西法則是箕宿
十度東行過冬至限六度半而冬至如故也其差數本
同所以致差者不同耳然則何以知其必爲星行乎曰
西法以經緯度候恒星則普天星度俱有歲差不止冬
至一處此得之實測非臆斷也然則普天之星度差古
之測星者何以皆不知耶曰亦嘗求之於古矣蓋有三

事可以相証其一唐一行以銅儀候二十八舍其去極
之度皆與舊經異以歲差考之一行銅儀成於開元七
年其時冬至在斗十度而自牽牛至冬井十四宿去極
之度皆小於舊經是在冬至以後歷春分而夏至之半
周其星自南而北南緯增則北緯減故去北極之度漸
差而少也自與鬼至南斗十四宿去極之度皆大於舊
經是在夏至以後歷秋分而冬至之半周其星自北而
南南緯減則北緯增故去北極之度漸差而多也向使
非恒星移動何以在冬至後者漸北在夏至後者漸南
乎恒星循黃道實只東移祖所謂南北之行也而自
赤緯觀之則有南北之差蓋橫斜之勢使然也其
祖暭所測至宋淳祐測得離三度強沈存中測驛夢溪筆談
至元中測得離三度有半郭太史侯極儀經見極星循行環內切邊而行
是也向使恒星不動則極星何以離次乎其一二十八宿
之距度古今六測不同詳元史故郭太史疑其動移此蓋
星既循黃道東行而古測皆依赤道黃道斜交勾弦異
視所以度有伸縮正由距有橫斜耳不則前人所測皆
不足憑哉故僅以冬至言差則中西本同而合普天之
星以求經緯則恒星之東移有據何以言之近二至處
恒星之差在經度故可言星東移者亦可言星西遷近
二分處恒星之差竟在緯度故惟星實東移始得有差
若只二至西移諸星經緯不應有變也如此則恒星之

東移信矣恒星既東移不得不與七曜同法矣恒星東
移既與七曜同法耶不得不更有天孽之西行此宗動
所由立也○自漢而晉而唐而宋每次改歷必有所減
以合當時實測之數故用前代之歷以順推後代必至
後天以斗分強也斗分歲餘即若用後代之歷據近測以逆
溯往代亦必後天以斗分弱也前推後而歲餘強則所
後推前而歲餘弱則所推者不及於前之實測矣故皆爲後天也統天歷宋楊忠輔作見其
然故爲之法以通之於歲實平行之中加一古多今少
之率則於前代諸歷不相乖戾而又不違於今之實測
此其用法之巧也然統天藏其數於法之中而未嘗明
言消長授時則明言之今遂以爲授時之法耳郭太史

自述創法五端初未嘗及此也然則大統歷何以不用消長曰此元統之失也當時李德芳固已上疏爭之矣然洪武時去授時立法不過百年所減不過一分積之不過一刻故雖不用消長無差殊也崇正歷書謂元統舊法不言測驗窃謂不然何也元統與德芳辨但自言未變得之測驗窃謂不然何也元統與德芳辨但自言未變舊法又有所著通軌雖便初學殊昧根宗間有更張輒違經旨豈能於冬至加時後先一刻之間而測得真數乎然則消長必不可廢乎曰上古則不可知矣若春秋之日南至固可考據而唐宋諸家之實測有據者史冊亦具存也今以消長之法求之其數皆合若以大統求之則皆後天而於春秋且差三日矣安可廢乎然則統天授時之法同乎曰亦不同統天逐年遞差而授時消長之分以百年爲限則授時之法又不如統天矣夫百年而消長一分未嘗不是乃以乘距算其數驟變殊覺不倫鄭世子黃鍾歷法所以有酌改也○問歲實消長之法既通於古亦宜合於今乃實測之家又以爲消極而長其說安在曰授時雖承統天之法而用消長但以推之舊歷而合耳初未深言其故也惟歷書則爲之說曰歲實漸消者由日輪之轂漸近地心則視行見大而有所加加度則減時矣減度則加時矣然皆以冬至之所減補冬至之所加及其加減既周則其總數適合平行畧無餘欠也若果日輪之轂漸近地心不過其加減之數漸平耳加之數亦漸平則減之數亦漸平其爲遲速相補而歸於平行一也豈有日輪心遠地心之時則加之數多而減之數少日輪心近地心時則減之數少而加之數多乎必不然矣又考日躔永表彼固原來有消長之說日躔歷指言平歲用授時消分定歲則用冬至則又只用平率是其說未有所決也又歷書言日輪之轂漸近地心數千年後將合爲一點若前之漸消由於兩心之漸近則今之消極而長兩心亦將由極近而遠數千年後又安能合爲一點乎彼蓋見授時之消分有據而姑爲此說非能極論夫消長之故者也然則將何以求其故曰授時以前之漸消既徵之經史而信矣而今現行歷之歲實又稍大於授時其爲復長似亦有據窃考西歷最高畢今定於二至後七度依永年歷每年行一分有奇則授時立法之時最高畢正與二至同度而前此則在至前過此則在至後豈非高衝漸近冬至而歲餘漸消及其過冬至而東又復漸長乎余觀七政歷於康熙庚申年移改最高半度弱其年歲實驟增一刻半強此亦一徵也存此以竢後之知歷者

王氏錫闡歷說漢劉洪造乾象歷覺冬至後天始減歲餘韓翊疑其損分太過後必先天自今觀之乾象斗分猶失之强況如韓翊所言乎故後世屢差屢改亦屢損歲實至祇天授時二歷而損分極矣大統歷歲餘因舊不用消長以授時法律之冬至漸宜後天而三百年來反漸先天故有議增歲實者但冬至雖合而晷至乃後天三十餘刻損益兩窮而西人平歲定歲之法獨操其勝矣其言曰論平歲則消實之說近論定歲則加實之說近然西法以歲實求平歲以均數求定歲則所主者消實之說也所消小餘視郭氏爲更促不知億萬年後將漸消至盡抑消極復長耶又言經星東行故節歲之

外別有星歲經星常爲平行星歲亦無消長以中法通之星行者即古之歲差星歲者即古之天周異名同理無闕踈密唯古以歲差由赤道今以星行由黃道則新法爲善耳所可疑者節歲與星歲之較即經星東行之率又節歲與星歲俱無消長或消長數同則歲差始可平行今星歲有定而歲實漸消則兩行之較將來愈多安得以五十一秒永爲定法乎黃赤距度古遠今近最高運移古疾今徐不同心差古多今少中歷積久因循新法特爲剖析但既知其故亦宜立法加減方可上考下驗用幾何法凡有三測皆可推全周西史所載不止三測而迄無成法豈以舊術未足盡據耶倘古測既爲今日所疑近測又非後人所信盡一之法何時可立不如及今求其定率即有微差他日測驗修改亦易爲力矣其論經星云赤道經度有變黃道經度不變故斷棄赤道專用黃道寧不思經星黃緯亦有變遷乎緯度有變必自有本道本極不直行黃道也經星本極未定但從黃極分經歲久漸差詎可復用歲實消長其說不一謂由日輪之轂漸近地心其數浸消者非也日輪漸近則兩心差及所生均數亦異以論定歲誠有損益若平歲歲實尚未及均數則消長之源與兩心差何與乎識者欲以黃赤極相距遠近求歲差朓朒與星歲相較爲節歲消長終始循環之法夫距度既殊則分至諸限亦

宜隨易用求差數其理始全然必有平歲之歲差而後有朓朒之歲差有一定之歲實而後有消長之歲實以有定者紀其常以無定者通其變始可以永久而無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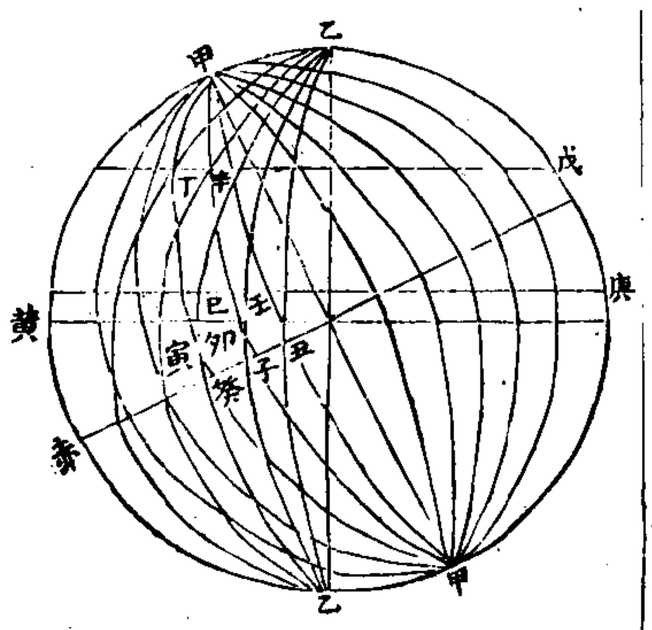
勿菴曰寅旭欲據黃赤之漸近以爲歲定見西測黃赤之緯古大今小今又覺稍廳故斷以爲消極復長之故然黃赤遠近其差在緯歲實消長其差在經似非一根又西測距緯復贏者彼回自疑其前測最小數之未真則亦難爲確據愚則以中歷起冬至而消極之時高衝與冬至同度禹衡離至而歲實亦增以經度求經差似較親切

李氏光地歷象本要授時立爲歲分消長之說謂上溯往古百年長一下推將來百年消一然自授時至今實測歲分不惟無消而反長矣梅子定九以爲根在冪高之行余則謂凡稽歲實者始冬至終冬至故消長皆以

冬至一日言之若以全歲除補則無消長也蓋是日也日行最早故最速最故其景周也不待刻分之滿也據此日以總全歲則若歲分之極消焉爾其前者向乎古之遞消而不察其端故謂消分往而不復又幸其時遣爲消極也因而復長以使後人得知其誤而求其說假設歲實而起憂堅吾知極消必爲極長矣故曰以全歲補除而初無消長也

江氏永歲實消長辨歲實消長前人多論之者勿庵先生夫約主授時而亦疑其百年消長一分以乘距算其行度疾於恒星遠甚其逐及於近極之恒星在古覺速在今則遲其逐及於遠極之恒星在古覺遲在今覺速漸近極即北極所出赤道經圈漸密七政過之其行則疾漸遠極則赤道經圈漸疎七政過之其行則遲七政各以本行先壓角宿至亢至氐房心等古昔如此今世不然所見先入參度而後過觜度自餘不覺者宿度寬也其實皆有之何故曰二十八宿不以赤道極爲本行之極而以黃道極爲極故其度時遠時近於赤道極行

緣二道二極能使之然非七政有異行亦非恒星有易位也如圖赤道南北極甲上所出各圈相去皆設十度黃道兩極乙上所出各圈亦如之有丁爲星即限其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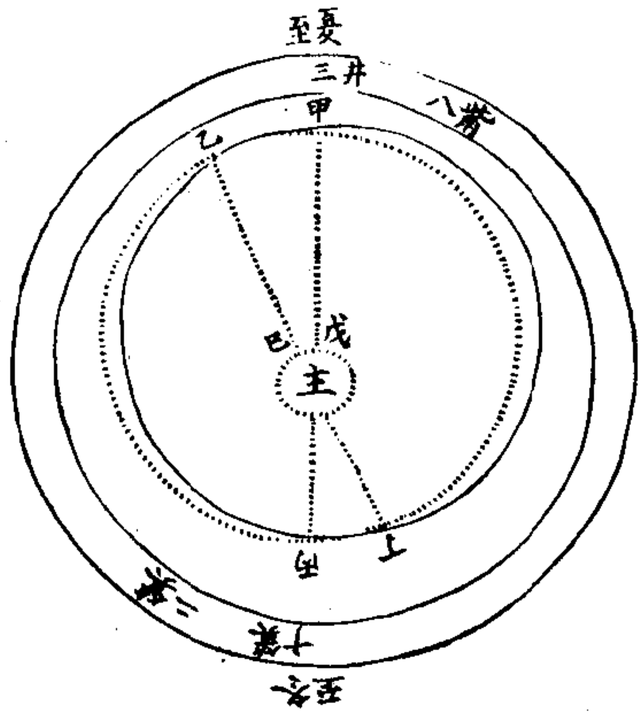


道經度爲甲丁癸圈而星却不依赤道行乃依黃道自丁向戊約七百年行一十度也又星爲已原設在丁前一十度其限赤道度者爲甲已子圈而所行亦依黃道自已向庚七百年行一十度因是已星依黃道

至壬時丁星亦依黃道至辛巳壬依黃道算得十經度而丁辛亦正對寅卯爲黃道之十經度也然以赤道算之則黃巳壬所對爲赤子丑一十度之弧而黃丁辛所對不止赤癸子一十度之弧更過赤道子而近丑將及二十度即丁星先在巳星之後一十度而漸向前行至逐及於甲丑圈上即兩星同經度矣過丑則丁反在前矣假令日循黃道亦於丁戊線上行何得不於七百載之先至卯入丁宿度前距已未及數度而七百載之後乃至壬并入丁巳二宿同經之度乎此非行有遲疾皆因度有廣狹故也度之所以廣狹者分宿度以赤道所出經圈爲限而步七政以黃道所出經圈爲限也但此

說丁巳二星一近北極一近黃道相去稍遠者欲令此理灼然易見若設兩星相距不遠則不必七百年即能趙十度或進一二度亦此理耳若古時七政所歷先後不相越者正當黃赤道廣狹相等也

百二按歲差之法自漢及宋元凡三變而其原本則有二焉三統四分並以天周即歲周劉元卓始損歲餘益周天此法之一變也然歲餘雖損而黃道宿度之差特以積滿頻移何承天定爲百年一度又失之太遠至宋大明初祖冲之謂未盈百載已差二度今使冬至歲微差此法之又一變也宋統天及元授時二歷上考下推並用消長之術則歲差復有盈縮



日行盈縮之極高卑離二至而又時時動移則二至盈縮視距高卑之遠近以爲差而歲差因之消長不爲一小輪此輪爲虛迹至

齊矣此黃道之差也高畢盈縮之理及勿卷歲周考並詳洪範必厯合晷方明○日本體右旋之行亦因本天挈之而動但是圜周之轉而非圜心之移冣高右旋之行乃圜心移而圜周因之而動也圜周之轉速故一日行一度圜心之動微故五十年而行一度也曉菴法歲周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六十六秒六微歲周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五日二十五分六十六秒六微歲周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四十八分六十八秒八微天周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六分六十五秒五十九微○按天周多於歲周之數即恒星東行之差也歲周多於天周之數即高畢東移之差也節氣復曰歲周宿度徧曰天周盈縮終曰歷周猶月離之轉周也此一條補大統日躔之缺

堯典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

朞猶周也

孔氏傳匝四時月朞

欽定傳說彙纂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蓋舉成數言之即今歲冣也歷代諸家所定歲實不一漢志以周天為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在天為一度在歷為一日是以天度即歲周也東晉虞喜分天周為三百六十五度二十六分乃四分之一而有餘定歲周為三百六十五日四分半尭郭守敬考古準今定天周為三百六十五日二千四百七十五分歲周為三百六十五日二千四百二十四分為四分之一而不足宋何承天改天周為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然天周歲周俱用奇零勢難齊一惟邵子元會運世以三百六十為率蓋天周為起數之宗天度既整然後以整御零為法較易梅文鼎曰周天者數所從起而先有奇零故析之為半周天為象限為十二宮為二十四氣七十五先有奇零而日行之盈縮不與焉故推步稍難今以周天為整數而但求盈縮是以整御零為法倍易故今時憲定天周歲周為三百六十五度度為六十分分為六十秒秒以下俱以六十遞析之而歲周為三百六十五日二四二一八七五日為十二時時為八刻刻為十五分分為六十秒秒以下俱以六十遞析

二四二一八七五當十二時中二時七刻零三分四十五秒

御製歷象考成上編太陽之宿行每日不同步日者以平行之法則在於定歲宿歲宿者太陽循黃道右行而復於原界之時日也古法定太陽每日所行爲一度故天周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其微漸覺後天以爲歲宿太疆自漢以來每次修改必有所減以合當時實測故旬日之平行雖定爲一度而天周歲宿如法而一得太陽每日平行五十九分八秒一十九微四十九纖五十一忽三十九分八五六四七三六五八也歷代歲宿之消長滯歲定即得每日之平行與數歲以來於二至二分遲人各省分測得歲宿爲三百六十五日五時三刻三分四十五秒得三百六十五日十分日之二分四二一八七五置天周以歲宿爲法宿如法而一得太陽每日平行五十九分八秒一十九微四十九纖五十一忽三十九分八五六四七三六五八也歷代以合當時實測故旬日之平行雖定爲一度而天周歲宿如法而一得太陽每日平行五十九分八秒一十九微四十九纖五十一忽三十九分八五六四七三六五八也歷代

修明之至月與日合而有合朔日與天會而有分至其中氣朔策之不齊而氣盈朔虛之數以生乃置閏以通之使四時咸得其正此堯典之法所以爲萬世之規範也

御製歷象考成續編元郭守敬取劉宋大明戊寅以來相距之積日時刻求得歲實爲三百六十五日二千四百二十五分比四分之一減七十五分第谷定歲宴爲三百六十五日五時三刻三分四十五秒以周日萬分通之得三百六十五日二四二一八七五較郭守敬又減萬分之三有奇上編仍之厥後西人泰端等屢測歲實又謂第谷所減太過酌定歲實爲三百六十五日五時三刻三分五十七秒四十一微三十八纖二忽二十六芒五十六塵以周日一萬分通之得三百六十五日二四二三四四二零一四一五比第谷所定多萬分之一有奇以除周天三百六十度得每日平行五十九分零八秒一十九微四十四纖四十三忽二十二芒零三塵即十分度之九分八五六四六九六三五二八二二五比第谷所定少五纖有奇每年少三十微有奇蓋歲宴之分數增則日行之分數減據今表推雍正元年癸卯天正冬至比第谷舊表遲二刻日躔平行比舊表少一分一十四秒而第谷去今一百四十餘年以數計之其差恰合是亦取前後兩冬至相距之積日時刻而均分之非意爲增損也至於歲實消長統天授時用之新法算書雖爲之說而宴未用其數茲不具論

百二按古法一日分十二時則今歲實小餘爲二時七刻三分四十五秒今法一日分二十四時則歲實小餘爲五時三刻三分四十五秒其宴一也邵子皇極經世以歲實爲三百六十日無奇零若時憲法以周天爲三百六十度亦無奇零而歲實則仍有奇零雖省不以皇極法施之歷者蓋天度惟人所命奇零雖省不過令度比古度稍寬而天體如故也若歲宴則以日躔一周爲定歲餘紛更正以測日行之周復不真耳豈人力所能增損乎此堯典之法爲千古不易之正法也

（以天周爲三百六十無奇零　唐九執歷又明回回歷皆數與皇極之數一元十二會爲三百六十運一會三十運爲三百六十世一運十二世爲三百六十年爲三

百六十月一年十二
爲三百六十時一日
十二時爲三百六十分一時三
與三十之反覆相承而已以掛一圖之二百五十六
卦分配凡一運一世一年一月一日一時各得四爻
其爲三百六十者盡二百四十卦餘十六卦分於二
十四氣亦每氣得四爻以寓閏法於其間不論運世
年月日時皆有閏也然推求其說多有可疑夫自一
年成數言之爲三百六十日自二十四氣言之爲三百六十五日三時
五十四日自二十四氣言之爲三百六十五日三時
自閏歲言之爲三百八十四日今以康節之術按之
於歷辰法三百六十日以其餘皆日法四千三百二十月
世法十二萬九千六百六十歲法一百五十五萬六千運法五十五億五千九百
法十二萬九千六百六十歲法一百五十五萬五千運法五億五千九百
八十七萬二千一十會法一百六十七億九千九百一十
六元法二千一十會法一百六十七億九千九百一十
也在一月爲三十日於朔策強二千三百九十日於歲實氣
策弱二萬二千六百八十日六十日於歲實氣
百二十既不可施之歷矣乃於二氣相接之際各增
一日以爲閏以準一年三百八十四日之歲可謂巧
矣然三百八十四日之數可謂之閏雖每歲有之亦

必積之三歲兩歲而後滿於朔宴故有三百八十四
日之歲若一歲之閏策只四萬八千六百今縣之三
百八十四日是歲歲有閏月也豈可通乎且所謂閏
者見之於年月日時者也就如此說增此四交亦當
增之於三百六十之中徒增之於卦其爲三百六十
者如故是有閏之名而無閏之實矣是故運世歲無
十四以運准之則少六時康節必欲以十二與三十整齊之
世准之則少六時康節之數而立法歲宴一
其奇零豈可抹殺乎如以康節之數而立歲宴一
百五十七萬七千四百八十朔策一十二萬七千八百
百四十氣策六萬五千八百八十朔策一十二萬七千四
百四十分法四萬八千
六百由此推而上之爲元會運世庶乎可通耳康節
之爲此書其意總括古今之歷學盡歸于易奈易
之於歷本不相通硬相牽合所以其說愈煩
其法愈巧終成一部鶻突歷書而不可用也

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統地左旋常
一日一周而過一度

胡氏方平易學啟蒙通釋四分度之一者天行每一度
計九百四十分分爲四分則計四箇二百三十五分也
○朱子語類天左旋一晝一夜行一周而又過一度以
其行過處一日作一度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方
是一周只將南北表着今日恁時着有甚星在表邊明
日恁時着這星又差遠或別是一星了○天之過處即
日之退處

日麗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爲不及
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
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

司馬彪後漢書歷志歷數之生也乃立儀表以較日景
景長則日遠天度之端也日躔其端周而爲歲然其影

不復按測景必於日正午時日至加時
不同故其影之長短亦不同也四周千四百六
十一日而景復初是則日行之終以周除日置千四百
六十一日
以四分之得三百六十五四分度度字衍之一爲歲之日數
日日行一度亦爲天度

胡氏方平易學啟蒙通釋天一度有九百四十分歲一
日亦有九百四十分均以四分分每分計二百三十五
分是天與日所行之餘分也

梅氏文鼎歷學疑問日法與歷元相因而立者也蓋古
歷氣朔皆定大小餘大餘日也小餘時刻也九七曜之
行度不能正當時刻之初而或在其中半難分之處非
以時刻剖析爲若干分秒則不能命算此日法所由立

也自日法而析之則有辰法刻法分法秒法自日法而積之則有氣策法朔策法歲實法自周法與日法同用者則有度法宿次法周天法又有章法蔀法紀法元法一切諸法莫不以日法爲之綱古歷首定日法而各有畸零蓋以此也惟日法有畸零故諸率從之而各有畸零之數矣夫古歷豈故爲此繁難以自困哉欲以上合於所立之元而爲七曜之通率有不得不然者也（如古法以九百四十分爲日法其四分之一則爲二百三十五所以然者以十九年一章有二百三十五月也又古法月行十九分度之七是以十九分爲度法亦以十九年一章中有七閏也他皆類此）今授時既不用畸零之日法而竟以萬分爲日日有百刻刻有百分故一萬也自此再析則分有百秒秒有百微皆以十百爲等而遞進退焉數簡而明易於布算法之極善者也

百二按日與天會即日躔一周天也古歷所謂天即恒星如今歲某節某日某時日在某星某度分自此每日差一度至明歲某節某日某時復與某星某分相值如相會合然其所歷之日分即爲歲實日躔周復之時刻所得不真則歲實非弱即強強則後天弱則先天而審之中星度之圭表差以秒忽非積久不能驟知此歷法之所以後來居上也集傳所述依正義本考靈曜等書即東漢四分歷之祖是時未有差

法以二百三十五爲天周小餘即以二十五刻爲歲實小餘而日無盈縮月無遲疾故孔氏亦云特其梗槩耳

朔旦冬至

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司馬彪後漢書律歷志日月俱發度端日行十九周月行二百五十四周復會於端是則月行之終也以日周除月周得一歲周天之數以日一周減之餘十二又十九分之七則月行過周及日行之數也

章氏潢圖書編一章之內日在天一十九周月在天二百五十四周於月周之內減去日周則爲二百三十五朔十九日之內日行十九度月行二百五十四度與十九年周天之數同以二百五十四均爲十九則知月行每日十三度餘十九之七每年行十三周十九之七每日遠日十二度十九之七每年多日十二周餘十九之七故每年之日月合十二朔餘十九之七爲閏積十九年爲七閏也

胡氏方平易學啟蒙通釋十九分度之七者以九百四十分分爲十九分每分計四十九分四釐七毫三絲六忽八秒十九分內取七分總爲三百四十六分三釐一毫五絲七忽六秒此月行一日不及天與日常度之餘分也

邢氏雲路尚書歷考置四百九十九以九百四十而一得五千三百零八五一不盡乃五十三刻有奇共前二十九日五十三刻零八五一不盡爲一會之月即今月

策

百二按會者日月同度也二十九日五十三刻有奇者自前次同度至後次同度之中積也謂之朔實同度謂之合朔自合朔後每歷十二時日差天一度月差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歷二十七日三十二刻一十八分五十秒不盡此據古率月已復於原宿度分而日又離其故處必再歷二日有奇始逐及於日而與之同度焉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者以十三度各通分爲十九加入

小餘其細分亦爲二百五十四月與日之平行也日躔但有本行之遲疾故以歲實命周天之度即定爲平行若月行則本行遲疾之外又有離日之遲疾如但以二十七日有奇除周天之度所得尚非真率必俟日行十九周月行二百五十四周則兩周同度古法謂之大周以十九周之積日除二百五十四周之積度而求其平行其得數加密然兩曜遲疾之度猶未齊同如第一章首冬至日月合朔於牽牛初度是時兩曜皆在本行最疾之限至第二章首冬至合朔亦在牽牛初度日亦在最疾限矣其故因月孛之行自有周率也詳洪範九行歷指定爲三百

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三百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

邢氏雲路尚書歷考一歲十二月凡十二會以十二乘二十九日得全日三百四十八日餘分四百九十九以十二乘之得五千九百八十八以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日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三百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以九百四十而一得三千七百零二不盡乃三十七刻有奇每歲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

三百五十四日三十七刻零二不盡也

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

陳氏師凱書傳旁通歷家說此常額多於此者爲盈少於此者爲歷

百二按總二十四氣如日法通分爲三千三百三十四總十二朔每朔通分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通分爲三萬三千一百零八以朔策之三四三三五餘一萬零二百二十四萬三千氣策之三四三三五餘一萬零二百二十七分日以法九百四十歸之爲是氣之所盈即朔之所虛盈亦曰歲而必設爲常數之三百六十以判盈虛者所謂常數即旬周也自甲子至癸亥謂之旬周如史記歷書太初元年

大餘五十四小餘三百四十八是以旬周除十二朔策五除之外所餘之日分若再加五日五百九十二分則滿六旬周矣此即朔虛也又云大餘五小餘八者是以旬周除二十四氣策六除之外所餘之日分即氣盈也（小餘八以三十二分爲毋亦是四分日之一但此非太初法乃後人雜之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爲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者爲爲朔虛

胡氏方平易學啟蒙通釋氣則二十四氣自今年冬至至來年冬至前一日計三百六十五日二百三十五分是於三百六十日外多五日二百三十五分者爲氣盈朔則十二月朔自今年十一月初一至來年十一月初一前一日計三百五十四日三百四十八分是於三百六十日內少五日五百九十二分者爲朔虛

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

黃氏瑞節曰將日行所多五日又二百三十五分合月行所少五日又五百九十二分通得十日又八百二十七分一歲之閏率也

邢氏雲路尚書歷考置八百二十七以九百四十而一得八千七百九十七分八六不盡即八十七刻九七八六不盡共十日八十七刻九七八六不盡是爲一歲之閏即今之通閏也

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

漢書律歷志入章三歲一閏六歲二閏九歲三閏十二歲四閏十四歲五閏十七歲六閏十九歲七閏

胡氏方平易學啟蒙通釋三歲一閏積氣朔之數三箇十日八百二十七分計三十二日六百單一分五歲再閏積五箇十日八百二十七分計五十四日一百七十五分但五歲內無再閏而易繫辭有五歲再閏之文者蓋以氣盈六日朔虛六日而再閏在五歲內者舉成數也在六歲內者舉本數也

史氏伯璿管窺外編歷家於三十三月左右置一閏而補前借後必各得一半則後月節氣必在此月之中而中氣不在其月則閏在是矣是固天然恰好當在此置非人力所可強也春秋閏三月之譏正爲不當置而強置者近有書纂曰置兩閏而不足則借下年之日以終前閏既曰不足則所閏之月必於下年恰好置閏之月置豈有預借先閏之理考於授時可見彼蓋因旁通所載而誤旁通又因蔡傳五歲再閏之說爲說而蔡氏又爲繫辭五歲再閏之文所拘殊不思繫辭特以閏有三年一閏五年再閏二等而揲法亦有一扐再扐二等故

取以相配耳學者不以辭害意可也○一年二年三年第一閏當在此年八月置或進在前月或退在後月者閏亦有之餘倣此四年五年六年第二閏當在此年五月七年八年九年第三閏當在此年二月以上三閏皆是三年一閏十年十一年第四閏當在此年十月此是五年再閏也十二年十三年十四年第五閏當在此年六月十五年十六年十七年第六閏當在此年三月以上三閏皆是三年一閏十八年十九年第七閏當在此年十一月此是五年再閏

一除之得十六日猶餘六百七十三分并一百九十日通二百單六日又六百七十三分也今爲七閏月每月二十九日通二百單三日每月餘分四百九十九以七乘之得三千四百九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分而一除之得三日猶餘六百七十三分并二百單三日通二百單六日又六百七十三分也所謂氣朔分齊者十九年合氣朔虛得二百六日不盡六百七十三分氣之分與朔之分亦二百單六日不盡六百七十三分氣朔分齊此謂氣朔分齊而爲一章也

至十九年而朔氣皆齊此謂氣朔分齊而爲一章也

袁氏黃曰蔡傳皆依當時歷法十九年氣朔分齊爲一章惟唐宋歷爲然今授時已有餘分不能皆齊究時之歷亦不齊今歷家推陽九百六限算所以不準者正爲章部紀元之數不同耳章潢圖書編十九年爲一章初年甲子日于時朔旦冬至歲次甲子謂之至朔同日第二十年爲第二章首復得至朔同日然非甲子日之先期夜半乃癸卯日乃是三年一閏十年十一年第四閏當在此年十月此是五年再閏也十二年十三年十四年第五閏當在此年六月十五年十六年十七年第六閏當在此年三月以上三閏皆是三年一閏十八年十九年第七閏當在此年十一月此是五年再閏

九年爲一章初年甲子日于時朔旦冬至歲次甲子謂之至朔同日第二十年爲第二章首復得至朔同日然非甲子日之先期夜半乃癸卯日乃是癸未日午時第三十九年爲第三章首復得至朔同日乃是癸亥日卯時因其至朔同在夜半與第一章初年同遂以七十六年名曰一蔀一蔀爲四章蔀者以至朔同在夜半蔀蔽暗昧之時也第七十六年爲第二蔀總差一百五十九日於內甲子整數兩周除一百二十九日總二十蔀名曰一紀通差七千九百八十日計甲子十三周整數無餘乃無差矣一紀凡一千五百二十年至朔必同于甲子日之先期夜半然猶非甲子歲首也總三紀積四千五百六十年至朔乃在甲子歲首總會如初是一元爲六十蔀矣○按歷家命歲首冬至所謂甲子年冬至者乃夏正癸亥年之冬至也此數蓋一元之內歲次甲子者七十六與蔀同積一百六十六萬五千五百四十日日爲甲子者二萬七千七百一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分而一紀通差七千九百八十日日亦同百二十九日通二百單三日每月餘分四百九十九以七乘之得三千四百九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分而一除之得十六日猶餘六百七十三分并一百九十日通二百單六日又六百七十三分也今爲七閏月每月二十九日通二百單三日每月餘分四百九十九以七乘之得三千四百九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分而一除之得三日猶餘六百七十三分并二百單三日通二百單六日又六百七十三分也所謂氣朔分齊者十九年合氣朔虛得二百六日不盡六百七十三分氣之分與朔之分亦二百單六日不盡六百七十三分氣朔分齊此謂氣朔分齊而爲一章也

袁氏黃曰蔡傳皆依當時歷法十九年氣朔分齊爲一章惟唐宋歷爲然今授時已有餘分不能皆齊究時之歷亦不齊今歷家推陽九百六限算所以不準者正爲章部紀元之數不同耳章潢圖書編十九年爲一章初年甲子日于時朔旦冬至歲次甲子謂之至朔同日第二十年爲第二章首復得至朔同日然非甲子日之先期夜半乃癸卯日乃是癸未日午時第三十九年爲第三章首復得至朔同日乃是癸亥日卯時因其至朔同在夜半與第一章初年同遂以七十六年名曰一蔀一蔀爲四章蔀者以至朔同在夜半蔀蔽暗昧之時也第七十六年爲第二蔀總差一百五十九日於內甲子整數兩周除一百二十九日總二十蔀名曰一紀通差七千九百八十日日亦同百二十九日通二百單三日每月餘分四百九十九以七乘之得三千四百九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分而一除之得三日猶餘六百七十三分并二百單三日通二百單六日又六百七十三分也所謂氣朔分齊者十九年合氣朔虛得二百六日不盡六百七十三分氣之分與朔之分亦二百單六日不盡六百七十三分氣朔分齊此謂氣朔分齊而爲一章也

袁氏黃曰蔡傳皆依當時歷法十九年氣朔分齊爲一章惟唐宋歷爲然今授時已有餘分不能皆齊究時之歷亦不齊今歷家推陽九百六限算所以不準者正爲章部紀元之數不同耳章潢圖書編十九年爲一章初年甲子日于時朔旦冬至歲次甲子謂之至朔同日第二十年爲第二章首復得至朔同日然非甲子日之先期夜半乃癸卯日乃是癸未日午時第三十九年爲第三章首復得至朔同日乃是癸亥日卯時因其至朔同在夜半與第一章初年同遂以七十六年名曰一蔀一蔀爲四章蔀者以至朔同在夜半蔀蔽暗昧之時也第七十六年爲第二蔀總差一百五十九日於內甲子整數兩周除一百二十九日總二十蔀名曰一紀通差七千九百八十日日亦同

此數蓋一元之內歲次甲子者七十六與蔀同積一百六十六萬五千五百四十日日爲甲子者二萬七千七百一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分而

不過取其全日得齋而餘分竟不能齋焉若使子初初刻冬至則氣朔分齊矣按此於章法而責以節法則後前一日如云子初初刻冬至則反有餘分矣然不特授時有餘分祖沖之大明歷已破章法矣以三百九十一歲爲一章但章部紀元之名不華至郭守敬授時歷始棄不用專憑實測超越前人矣○建歷必先立元此昔人之通論謂是逆推上古冬至七政同起於一度又年月日時皆甲子也若然則六歷何以各自有元蓋作歷者莫不各據近測七政每日平行度分上溯古初冬至過其齊同之時定爲歷元因測驗不同故積年亦不同而歷元不必定爲甲子也若推元運之術則以干支論歲之吉凶定以甲子爲元首但論日月不及五星

天官書所謂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年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是矣與歷法似一而寔二後漢志以四千五百六十年爲元而三統法復多五十七年者彼以八十一爲日法以八十一章爲統法參統法爲元法元歲四千六百一十七是一定之數漢志述劉歆之言曰元歲之閏陰陽災一元經歲四千五百六十災歲五十七夫歲雖災與歷年何涉乎劉氏強合以自亂其例而後人遂欲除去災歲以合於東漢志不知爲劉氏所欺也

故三年而不置閏則春之一月入於夏而時漸不定矣于之一月入於丑而歲漸不成矣積之久至於三失閏則春皆入夏而時全不定矣十二失閏子皆入丑歲全不成矣其名實乖戾寒暑反易農桑庶務皆失其時故必以此餘日置閏月於其間然後四時不差而歲功得成以此信治百官而衆功皆廣也

黃氏度書說秦用顓頊歷置閏在歲後堯歷考中星定分至隨月置閏故四時不忒遂爲後世法

梅氏文鼎歷學疑問何以不竟用節氣紀歲則閏月可免矣曰晦朔弦望易見者也節氣過宮難見者也敬授人時則莫如用其易見之事而爲之閏以通之則四時可以不忒此堯舜之道萬世不易也○問說者以各月斗柄皆指其辰惟閏月則斗柄指兩辰之間其說非與曰非也周天之度以十二分之各得三十度奇凡各月中氣皆在其三十度之中半各月節氣皆居其三十度之首尾今依其說斗柄所指各在其月之辰則交節氣日皆斗柄之指必在兩辰之間矣十二節氣只有節氣無之間又何以別其爲閏月乎若夫閏月則只有中氣其節氣之日固指兩辰之間矣然惟此一日而已其前半月後半月非兩辰之間也（假如閏正月則雨水中氣在二月朔而閏月只有驚蟄節在月望則其前半月必指寅後半月必指卯惟驚蟄日指寅與卯之交界可謂之兩辰間在餘月亦然）地盤周圍分爲十二辰首尾鱗次如環無端又何處設此三十度於兩辰間以爲閏月三十之所指乎（指閏無中氣斗柄指兩辰之間本汲冢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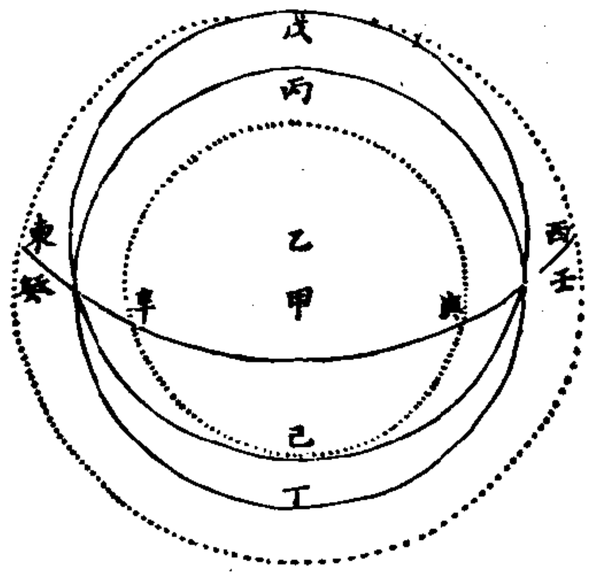
左右旋辨　附

朱子語錄問經星左旋緯星與日月右旋是否曰今人是如此說橫渠說天左旋日月亦左旋看來橫渠之說極是（正蒙參兩篇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只恐人不曉所以詩傳只載舊說或曰此亦易見如以一大輪在外一小輪載日月在內大輪轉急小輪轉慢雖都是左轉只有急有慢便覺日月是右旋了曰然但如此則壓家逆字皆著改做順字退字皆著改做進字○今若就天裏看時只是行得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若把天外來說則是一日過了一度蔡季通嘗言論日月則在天裏論天則在太虛空裏若在太虛空裏看天自是日日滾得不成此右旋之度則因其左旋而有動移耳何以言之七曜在天每日皆有相差之度歷家累計其每日差處積成周天中西新舊之法莫不皆然夫此相差之度實自西而東故可以名之右旋然七曜每日皆東升西降故又可以名之左旋西壓謂七曜皆有東西兩動而並出於一時蓋以此也夫既云動矣動必有所向而一時兩動其勢不能古人所以有蟻行磨上之喻而近代諸家又有人行舟中之比也（七曜如人在舟行向舟尾而東行岸上人如舟舟揚帆而西望之則見人與舟並西行矣）又天之東升西沒自是移於天自是黃道兩道相差南北四十七度（自短規至長規合之得此數）雖欲為槽九盆水之喻而平面之行與斜轉之勢終成疑義安可以遽廢右旋之實測而從左轉之虛理哉然吾終謂朱子之言不易者則以天有重數耳曰天之所同也自張子有俱左旋之說而朱子蔡氏因之近梅氏文鼎壓學疑問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中西兩家有重數何以能斷其為左旋曰天雖有層次以居七曜

而合之摠成一渾體故同爲西行也同爲西行矣而仍有層次以生微差層次之高下各殊則所差之多寡亦異故七曜各有東移之率也然使七曜所差只在東西順逆遲速之間則槽九盤水之譬亦已足矣無如七曜東移皆循黃道而不由赤道則其與動天異行者不徒有東西之相違而且有南北之異向以此推知七曜在各重之大皆有定所而其各天又皆順黃道之勢以黃道爲其腰圍中廣而與赤道爲斜交非僅如丸之在槽子以輸載日月之兪無可施諸黃赤與西說之言層次者實相通貫理至者數不能違此心此理之同洵不以東海西海而異也○問天有重數則在外者周徑大而動移必與本樞相應而成斜轉之象焉此之斜轉亦在平面非正兪其平斜但聊以明動之勢夫其退逆而右也因其兩輪相叠其退轉而斜行也因於各有本樞而其所以能退逆而斜行則以其隨大輪之行而生此動移也若使大者停而不行則小者之逆行亦止而斜轉之勢亦不可見矣朱子既因舊說釋詩又極取張子左旋之說蓋右旋者已然之故而左旋者則所以然之理也西人知此則不必言一時兩動矣故揭氏以九兪七曜只可施於平面而朱

又以其周徑大而分度濶則其差又遲是故恒星六七十年而始差一度近動天也然以周徑之大小准之此所差之一度以視月天將以周計矣在內者遠於動天而西行遲故其東移之差速又以其周徑小而分度狹則其差又速是故月天一日東移十三四度者近地而遠動天也然以周徑計之此所差之十三四度以視日天尚不能成一度矣然則周徑之大小但可無論以考其差而非所以遲速之原也左旋之說可以無疑

百二按泛論左旋則大輪小輪之喻已足惟黃赤斜交爲此中一大疑案勿菴力爲剖析由是左旋之義沛然無滯矣但非圖不顯今爲補之○甲爲赤極即宗動之樞丙丁爲赤道動天之腰圈也乙爲黃極即日天之樞戊己爲黃道日天之腰圈載日體以行者也日天爲宗動所攝同爲左旋東出西入爲東西半弧其與壬癸虛線相值點即冬至日出入處與庚辛虛線相交點即夏至日出入處與黃赤相交點即二分日出入處詳見下卷渾蓋儀故其環行之虛迹如庚辛癸圈是也此圈日日不同茲但具南北兩限皆與赤道爲平行



而日天既自爲一層又去宗動漸遠左旋之勢稍弱

必微退以生右旋之度其旋轉之樞在乙不在甲安得不以東西而兼南北之行乎觀於日行則月五星可知也

王氏錫闡左右旋問答令望錫綸侍於曉菴先生縱言至於天行先生曰歷家言日月右旋於天而儒者乃云隨天左旋二子何執令望曰以弟子觀之則右旋也先生曰先儒謂天無體以二十八宿爲體行每日一周而過一度日行日一周不及天行一度月又不及日行十二度有奇觀其出外入酉則左旋可知今子以爲右旋右旋誠是也然亦有說乎令望曰謂天無體以二十八宿爲體不知二十八宿有所麗乎無所麗乎列宿至衆既不能共爲一體安得指爲天體況又無所係屬若鳥飛空而魚游於淵必將前後左右參錯紛挐然而自古至今垂象若一不得謂之無所麗也既有所麗則所麗郎天不得謂天無體也錫綸曰列宿麗天故垂象有常是信然矣日月經緯乎天遠近無定此不麗天而與天並行互爲離合之徵也先儒之言殆未可棄乎令望曰日月經星各麗一天而各天之行又皆循於左旋之天是皆可以管窺表測知其高卑上下不容誣也錫綸曰窺測之法學諸夫子矣今所欲辨者日月右旋之寔耳令望曰嘗於初昏見月在某星之西候之未久而月星同度頃復候之則月過而東此右旋之寔可仰觀而

得不煩籌策也（按此即明太祖駁蔡傳之說）先生曰先儒固言日月隨天西行比天差緩經星附着於天故逐及於月而更出其前非月行就星而過其東也令望曰日蝕初虧於西月東進而掩日也復明於東月更進而離日也月食初虧於東月東進而受侵於闇虛也復明於西月更進而東出於闇虛也若使左旋則日月初虧復明皆當東西易位矣先生曰先儒又言日遲於天而疾於月闇虛在日之衝遲疾與日正等日行逐及於月而受掩故初虧於西闇虛逐及於月而侵月故初虧於東日西行而過月故復明於東闇虛離月而西去故復明於西是猶月行越星與星行越月之見耳未足爲右旋之左券也

令望曰日月常爲平行而自人視之則有朓朒者日月在甲近人而視行大於寔行朒者日月在高遠人而視行小於寔行若云左旋則朒反爲朓朓反爲朒矣（按此即劉向及許東陽之說）錫綸曰日月乘氣而行行有緩急非由高甲近年西人始有是說豈可信乎令望曰夫乘氣而行者緩急不倫不可以度率而求日月雖有朓朒而朓朒未嘗無序當必有所以朓朒之故不可以虛理臆斷也日月高甲通其術者能以咫尺之器測量而知歷術固多古人所未覺而後人始明者又何疑於西說乎況日月徑體時大時小高遠見小甲近見大尤易知也今試以數求之朓朒之差與高甲之差爲相似之比例高甲之差與大小之差亦爲相似之比例此三差者必皆相因而生故知平行爲日月之自行朓朒爲人目之視行也錫綸曰進而見贏者退亦見縮者退亦見縮然則進行之度可因高甲以爲增損豈獨不及天之度不可因高甲以爲增損乎先生曰朓朒分於一周故一周之中一高一甲若有朓朒不高不甲若無朓朒也夫日之高甲一歲而復月之高甲終轉而更右旋之法日周於歲月周於轉左旋之法一日一周知一日之無殊乎高甲則知左旋之無當乎朓朒矣錫綸曰以高甲求朓朒以朓朒證右旋似矣然黃赤二道日行一周而朓朒四變斯何故與先生曰子無疑於日行黃道即無疑於日月右旋於赤道故赤道平行東升西降也錫綸曰窃更思之日躔不由道故赤道之行惟東西而黃道之行兼南北假令日誠左旋將出東南而沒於西北出於東北而沒於西南今冬日出辰入申夏日出寅入戌者何也蓋因日躔從黃道而右旋是以有漸南漸北之行天牽之而左旋則但與赤道平行東升西降也錫綸曰窃更思之日躔不由黃道而爲螺旋冬至之後漸旋以北夏至以後漸旋以南寔皆隨天左轉非右旋也先生曰螺旋之論思致甚微然當合黃赤二道左旋右旋而識其故不可斷棄黃道專屬右旋也夫螺旋之勢末銳而中寬汝言不由黃道則無所循依勢必起於赤道而盡於二極即不底于

二極而出入赤道不能南北相若即出入相若而距緯不爲均數必有僭差按此即黃道與赤道之說古云日出入赤道二十四度雖今不及古冝測得二十三度然南北大距度分有奇自二分以至二至緯度衰降永無僭差故知冝有循依無徒爲螺旋之理也錫綸曰距緯若爲均數數必盡於二極距緯若有僭差必不南北相若綸常細察日躔二分一日之距緯幾數倍于二至一日之距緯益二分爲螺旋之始故距緯差多以次漸少至于二至勢盡而復豈得有僭差豈得越二十四度而底於二極乎雖無所循依而自爲左旋亦安所不可乎先生曰螺旋者無法之形也雖其降衰有準然以割圓弧矢求之必不盡合今置黃赤二道以右旋經度求南北緯度於割圓弧矢之數不容以毫髮爽也握策而推轉儀而測合親踈遠昭然人目又何疑乎錫綸曰月離出入黃道猶日躔出入赤道也黃赤大距定于二十四度黃白大距白道即月道少或不過五度有奇多或至于五度半弱大統法當在北而冝測或在南何也先生曰人知赤道有南北二極不知黃白二道亦有南北二樞白道之樞又有游有定此亦得之冝測古來壓家所未喻者黃樞左旋於赤極之旁古遠今近約二萬八千餘年而一周所云二十四度亦自近古言之未知古今之異耳白道定樞左旋于黃樞之旁十八年三百餘日而一周無遠近白道游樞右旋于定極之旁半月而一周亦無遠近按此即西法次輪之所由立也然自黃樞以視游樞則遠近進退隨時而異朔望最近不過五度有奇二弦最遠至於五度半弱朔望前後游樞循定樞之內而順二弦前後游樞循定樞之外而逆游樞本行無順逆自黃樞視之乃有順逆是以黃白交道月緯南北皆因之而變大統本無其術其不合天也固宜令望曰日月右旋敬聞命矣黃赤胝胸一周四變其故可得聞與先生曰天體渾圓從南北二極以割線分赤道諸度形如剖瓜遠赤道則度分狹近二極故近赤道則度分廣遠二極故黃道交於赤道度無廣狹而以斜直爲廣狹冬夏距遠勢直故黃道經度加於赤道十分之一春秋距近勢斜故黃道經度減於赤道十分之一歲再遠再近故爲胝胸之變者四此與經緯二行可互求而見考諸圖術觀諸儀象無不吻合因明螺旋之形亦由黃道右旋而生也錫綸曰千古之聚訟一旦若發蒙矣雖然頷有進日月以高卑論視行五星亦宜同理五星行高則疾卑則爲遲爲留爲退與日月相反何也先生曰五星各有本行之規皆以日爲心歲填熒感左旋爲日行所牽而東猶夫日行爲天所牽而西故合日在高宜遲反疾衝日在卑宜疾反退遲留同理太白辰星本行規小不能包地人自地下視之惟見左右於日而不

能與日衝合日在上視行雖小而益之以日行故疾合日在下星雖右旋而視行反遲又大於日行故退五星復有本規之行度高卑朓朒與日月同理無煩贅說矣

先生乃以五星行度解授二子二子受書而退昭陽亦奮若秋七月令望記沈令望曉卷及門宇贈伯錫論曉卷從弟宇言如

百二按月行十三度周髀經云月從天十三度宋書云夏歷謂日月皆西旁朏左旋之說由來舊矣宋天文志向五紀說夏歷以爲列宿日月皆西行列宿疾而日次之月最遲向難之曰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朏朏辰西也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側匿遲不進也星好異者之所作也史官謂之逆行此三說夏歷皆違之迹其意論但言右旋易言左旋難故如東陽許氏橫陽史氏自橫渠及考亭再發其端遂爲儒家之公

壽山黃氏玉峯王氏明太祖鄭世子莫不以左旋爲疑然後儒若吳草廬諸人宗左旋者其說固未盡醇而辨左旋者亦多陳言虛理且不能無悖謬黃氏曰漢志角天旋則惟退天不及之度過此其餘日所周未嘗經此如紀謂日在斗在角在東井之類則惟天過日也又如朏則惟天門房天衝昴天街井南門皆黃道所經也若日左不及之時在此每日周二十八宿不得言在某在某矣○按此條則于右旋左旋均未了且以經星爲定盤矣

必如勿菴梅氏而後左旋之義方可無遁而左右之畦畛并可不說又必得曉菴王氏之辨而後前人之所謂辨左旋者其膚詞淺義亦翻駁盡而從後世之所謂左旋者方推勘殆無遺矣二家之言固並行而不悖也曉菴以五星圍天故獨以土木火三星爲左旋日之規即爲本旨本土盤厓未敢以爲然○或問右旋家云日月本東行而天牽之以西沒擬之蟻行磨上謂之帶動其每日差天一度謂之自行在左旋家則云日月之東出西入即爲自行每日差天之度但爲天所進之度而非自行也梅氏既宗左旋矣乃言制動全在動天恒星以內皆隨行也是仍用帶動之說何與曰此正梅氏之善言左旋也蓋自恒星以內至於月天無非宗動一氣之所旋轉其動勢外強而內弱故近於宗動者左旋速遠若恒星七政之左旋皆爲自行則近於宗動宜遲遠於宗動宜速矣何也環行之規在外則大在內則小也且必二分之晝夜皆長二至之晝夜皆短矣何也二分行赤道爲大圈二至之距等圈小也觀日永短圖自明故昔人有以兩船相逐兩馬相逐喻左旋者皆爲兩行相較不根一動不如朱子以大輪載小輪之喻爲無弊也曰梅氏主左旋而又不廢右旋何也曰梅氏所謂右旋與歷家之泛論右旋亦異由蟻行磨上之說則是磨之左旋息而蟻仍右行也梅氏以右旋之度生於左旋故云大輪停則小輪亦止兼主左右而其理益精曰然則左旋家云天之進處即日之退處與梅氏之說何如曰因天之進以形其退則日固非有意於退也其度但當差以東西若黃赤向合爲一道皆是平行則此言無弊矣今黃道之差無南北寧得云天之進

度即日之退度乎曰昔人有云天一日一周日則不及一度非天過一度也其說非與曰非也蓋所謂一日者必以日行加時一周爲定若尚不及一度何云酉等十二辰此太虛之定位也以時盤言不以地盤言今日酉時日行與天星之虛同在酉正一線上及明日酉時日行復於酉正則虛星必先在酉正下一度矣何以知之蓋昨日此刻所見正午線上之星亦必偏午正之西一度故曰以中星驗之而知天行過一度也

尚書釋天卷四　秀水　盛百二　纂川

舜典

在璿璣玉衡節

在察也美珠謂之璿璣機也以璿飾璣所以象天體之轉運也衡橫也謂衡簫也以玉爲管橫而設之所以窺璣而齊七政之運行猶今之渾天儀也

正義璣爲轉運衡爲橫簫運璣使動於下以衡望之是王者正天文之器

宋史歷律志堯勅羲和制橫簫以考察星度其機衡用玉欲其燥濕不變運動有常堅久而不廢也

薛氏鳳祚歷學會通羲和氏以歷象察七政且考驗之歷學之有占候舊矣然以彰往察來乃有元象著明竟無事應者此占候之不足盡憑者也抑且君相造命統天立極吉凶成於惠迪祲祥本之敬怠此占驗之不當盡憑者也至於修禳之術尤謬戾不經之事其關切於人事而不可已者則修救一事是已夫水旱疾疫饑饉兵革與夫政教之寬猛時務之得失當其事者遇災而懼則否可使亨非細故也從來七政變異皆歸之於失行今算術既密乃知絕無失行之事其順逆遲留揜食凌犯一一皆數之當然此無煩仰觀但一推步皆可坐照於數千百年之前若豫爲餘倫令災不爲災爲力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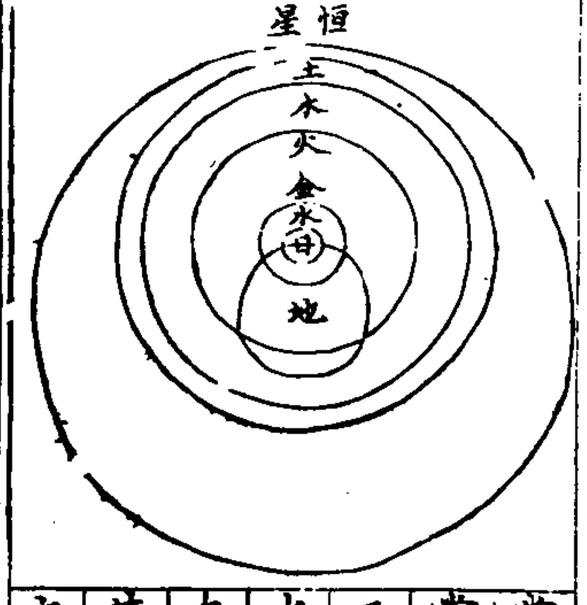
易至於日月五星之外別有雲氣風角之異殆如人生面貌骨格既定於有生之前及禍福將至又復有氣色以示見於外其事彌真其效彌急第占驗之書不根據理要往往以穿鑿之見鄙俚之談漫相轉授如畫兕者然恣為險怪不惟令觀者訝其妄而且惡其謬戾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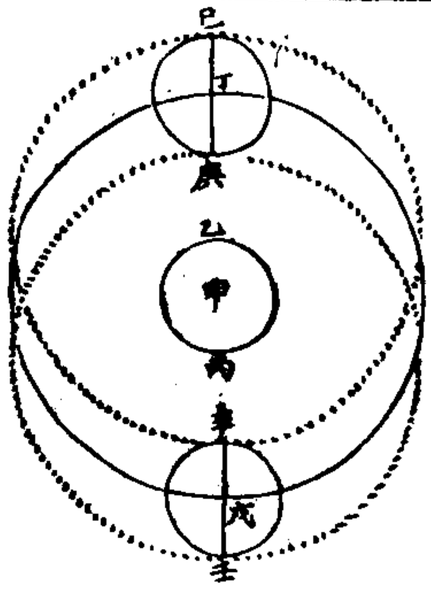
百二按璿取旋轉之意璿一作璇古字通用玉取貴重之名如云玉食玉帳耳衡猶衡量之衡取推移俯仰之義

七政日月五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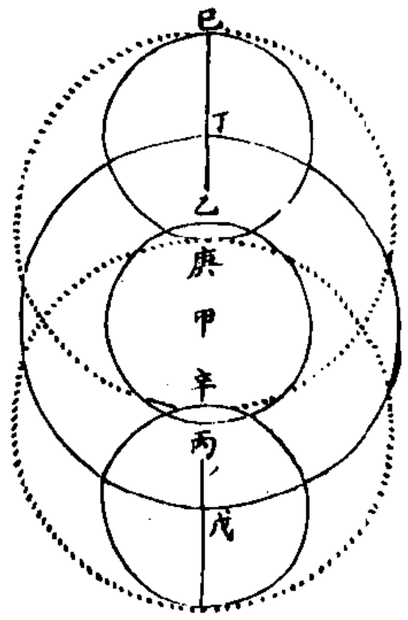
正義木曰歲星火曰熒惑星土曰鎮星金曰太白星水曰辰星按靈憲木曰攝提土曰地侯又鎮天官作填辰前漢志作衡

百二按禹謨云水火金木土者五行相克之次也洪範云水火木金土者天地生五行之次也此云水火土金水者五星各有本天重重包裹土木火三星常在日上名為上三星金水常在日下名為下二星今考五星惟土木二星常在日上火金水三星能在日上亦能在日下則重重包裹之說特其大槩耳此古圖不如今圖之密也○新圖五星皆以日





在乙次輪心在丁星在己謹按此即合伏時也日行至庚謹按此即見退望時也庚丙之相距與己乙之相距等也日在丙次輪心在戊星在壬日行至乙星亦行至辛辛乙之相距與壬丙之相距等則連其軌迹即成圜日之形矣試用己乙之距為半徑作圜即成己辛圜為星行軌迹所到而以乙日為心或用庚丙之距為半徑作圜即成庚壬圜亦為星行所到而即以丙日為心雖各星自行亦有高卑其距日不無遠近之差要不能改其圜日之大致耳○大星之本天小於土木二星之本天而次輪則大火星次輪半徑十分之六如圜甲為地心乙丙為日本天丁戊為星本天庚辛為本天半徑十分之一強水星次輪半徑十分之二弱如圜甲為地心乙距日之跡也下圜詳之○土木二星之本天大次輪小土星次輪半徑為本天半徑十分之一強水星次輪半徑為本天半徑十分之二弱如圜甲為地心乙丙為日本天丁戊為星本天己庚與辛壬皆為次輪如日



已庚與辛壬皆爲次輪已辛圈以乙日爲心庚壬圈以丙日爲心皆爲次輪上星行軌迹所到恰與土水二星同但其次輪甚大割入日天之內星行至此即在日天之下也○百二謹按土木火次輪之能爲圈日輪猶本輪之能爲不同心圈也詳六卷七政在本輪周旋不同心圈則右旋土木火在次輪周右旋之挈而東也圈日之輪則左旋不同心圈之右旋本天也圈日輪之左旋動天之挈而西也圈日輪左旋之度即離日之度土盤歷謂之自行分蔡季通謂九執法用順算者是也但其圖未著崇正新書始發之然竟以爲本天則不可

七者運行於天有遲有速有順有逆猶人君之有政事也吳氏澄曰天與七政八者皆動今人只將天做硬盤却以七政之動在天盤上行按張衡云文曜麗天其動者七蓋主恒星左旋七政右旋言則恒星但依赤道經度出東入西不如七政自有東行度分及交出交入南至北至之異也吳氏皆主左旋言則七政與恒星一體西行皆爲自動故云八者皆動也今當以太虛中作一空盤

小星五點旋行土星之體相近土星着爲第一星大約行二日弱第二星行三日弱第三星行四日半強第四星晷大行十六日第五星行八十日皆旋土星一周水星之面常有平行黑影外有小星四點第一星行一日七十一刻第二星行三日五十三刻第三星晷大行七日一十六刻第四星行十六日七十三刻第三星晷大行十三日一十六刻第四星行十六日七十三刻皆旋木星一周火星之面內有無定黑影金水星借太陽之光如月相似按合朔弦望以顯其光也

卷中

數

卻以八者之盤一度鎮星之行較其遲速天行最速一日過了太虛空百二按日月五星之行並有遲疾如所謂月每日行十三度有奇者亦是以遲疾相準之數也歷家謂之平行月二十七日一周天置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以二十七日有奇之時刻均除之得十三度有奇若人之所見則日日不等謂之視行七政皆然吳氏因與太陽比較一日一度故特於金水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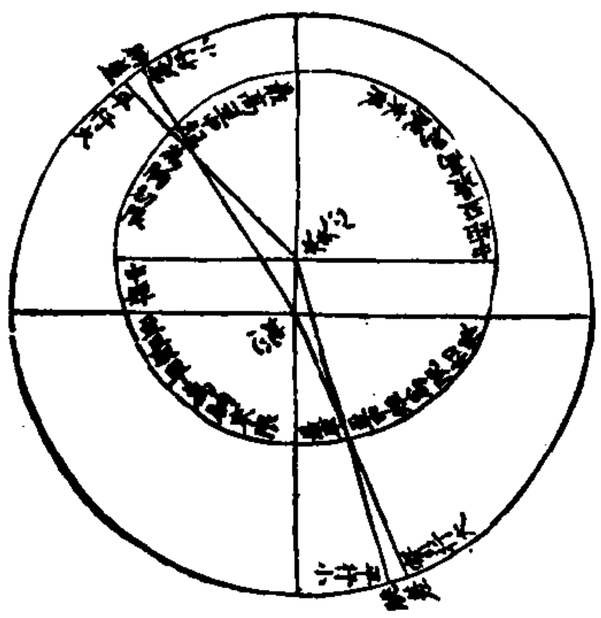
三十度按此皆舉歲星之行比鎮星之行比天稍遲積二十八箇月則不及天與天差三十度太白之行稍遲於太陽但有疾時遲疾相準則與太陽同辰星之行又稍遲於太白但有疾時遲疾相準則與太白同太陰之行最遲一日所行比天差十二三四度其行遲故退數最多今次其遲疾天一土二水三火四日五金六水七月八日此其大率也戴進賢七政體象說太陽之面有小黑影行二十八日滿一周太陰之面以太陽之光正照顯明影偏照顯黑影土星之體長圓彷彿卵形亦有變更遠於赤道其星圈所宿甚寬外有排定

張氏雅敬書經疏解五星遲疾之行有因乎星之高下不得以辭害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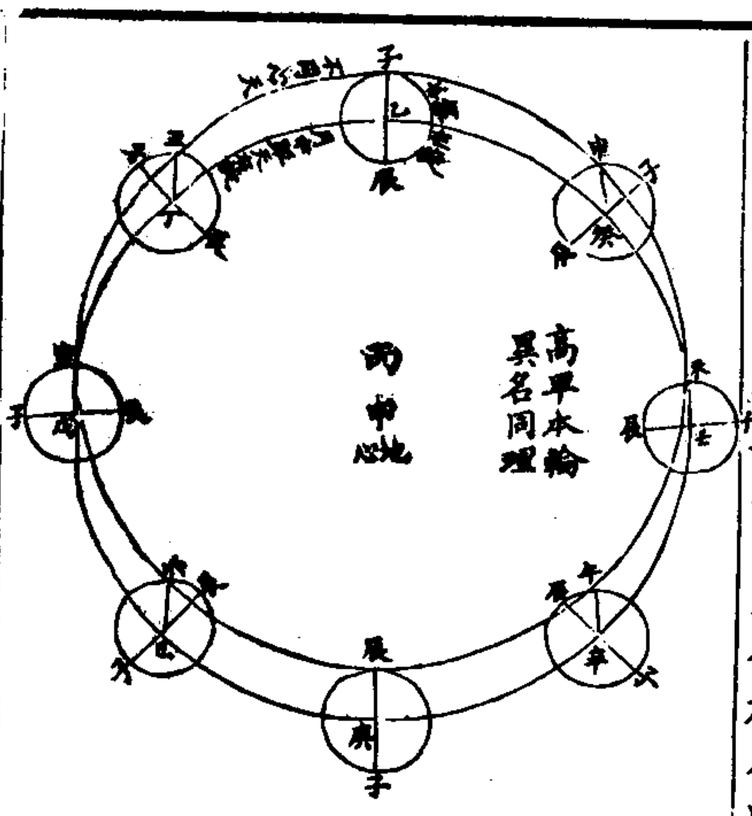
者有因乎日者有由於氣者張衡靈憲云近天則遲遠天則速土木火三星近天故遲金水二星遠天故速此本星之有高下也凡五星東行曰順西行曰逆不東不西曰留與日相近而不見曰伏與日同度曰合合伏一終謂之周率（前次與日同度至後次與日同度也西法云次輪一周）約其大周水星八十三年而七周天與日合度者七十六合期約三百九十九日火星七十二年而四十二周天與日合度者三十七合期約七百八十日土星五十九年而二周天與日合度者五十七合期約三百七十八日金水一年一周天金星八年而五合於日退合亦五約五百八十四日而順逆兩合水星四十六年之間合日者一旬四十五退合亦然約一百一十六日而順逆兩合此其常也（按合期即周率也日以下並有奇零此但就整數言也）蓋五緯之行不由黃道亦不由月道各自有道出入黃道內外凡順行最疾約之時必與日合水星最疾約四日行一度火星最疾約七日行五度土星最疾約七日行一度去日漸遠而行漸遲遲甚而留與日近一遠三也留久而退與日周天相半也木星初見約距日十三度初留約距日一百九度初退約距日一百三十一度火星初見約距日十九度初留約距日一百三十四度初退約距日一百四十四度土星初見約距日十八度半初留約距日九十四度初退約距日一百二十八度凡退行最疾之時必與日對衝（即周天相半也）初遲退漸疾退退最疾而復遲退如初退止而留則皆距日如初退之度留久而順則皆距日如初留之度日近於後躔漸近而行漸疾距日如晨見之度則伏而不著矣此三星之行遲於日故合日以後晨見東方未至衝日皆爲晨段晨段在日西衝日以後夕見東方未至合日皆爲夕段夕段在日東金星最疾約四日行五度有奇距日最遠不過四十五度水星最疾約一日行一度有奇距日最遠不過二十五度大約金星距日十度半而見距日三十度而初留距日二十五度有奇而初退水星距日十六度而見距日二十一度半而初留距日一十九度半而初退退與日近如夕見之度伏而不著退行最疾之時與日必同度退於日後距日如夕見之度晨見於東退止而留則距日如初退之度留人而順則距日如初留之度遲行漸疾而漸近日距日如退伏之度則又伏而不著矣此二星之行速於日合伏以後夕見西方未至退合皆爲夕段夕段在日東退伏以後晨見東方未至合伏皆爲晨段晨段在日西金水形體大伏見與日近水火土形體小伏見與日遠共有入氣盈縮之變則當隨氣以推求其差加減常度則得其每日之定度矣（按段目之說未爲密率今法不同）

李氏光地尚書七篇解義七政之行不齊而七政之行不齊故日有盈縮月五星則有遲疾而五星且有又自不齊

留退虞周推步之法不可聞已後代考測但据視行以分段目李天經云五星本行外有太陽之遲疾則合伏若望日數時多時寡自不得以段目定其分度○湯費初度歲星伏見儒法惟用黃道距度如謂太陽在降繙南緯北之勢各宮不同所以加減各異亦至今日而始明其故其說曰七政皆然古平行也因有高卑遠近而生遲疾皆視行也天以圓而運七政逐天亦以圓而運喻之九珠之隨盤皆自作迴環之勢非徑行也故因行以生輪因輪而生高下遠近仰而視之盈縮遲疾以至留退皆由於此矣然日者從天其輪一而已月五星從天又從日故有隨天之輪又有逐日之輪兩者相加然後高下之視徑遲疾之視差一一可以籌策運算而坐致之蓋雖古所未講而其理不誣義和復生其必有所取焉李氏光地壓衆本要七政各有本天而本天各有高卑不以地心爲心七政之行在最高則遠地視徑小覺行遲其差爲胸在最卑則近地視徑大覺行速其差爲朓○天有九重故七政各有本天然惟恒星以地心爲心七政之天則不以地心爲心者因其有大小遲疾知其有高卑因其有高卑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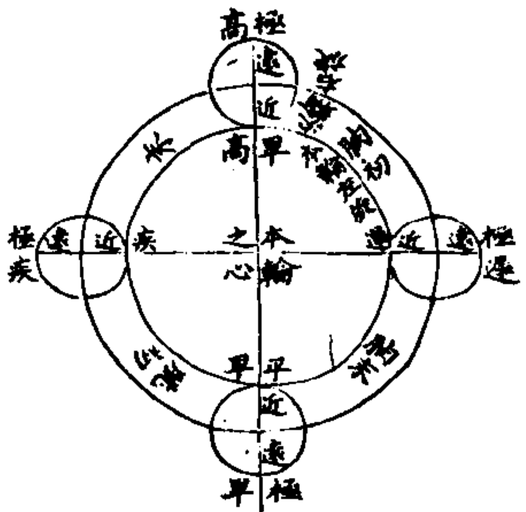


在本天之周而七政行其上小輪之上半高於本天下半卑於本天自地視之則成不同心之圈矣七本輪周左旋故下半遲據此說則七政本天皆右移而七政在上半遲其差爲胸在最卑則近地視徑大覺行速其差爲朓○天有九重故七政各有本天然惟恒星以地心爲心七政之天則不以地心爲心者因其有大小遲疾知其有高卑因其有高卑知其不用高卑之說則有本輪又有次輪○本輪者有小輪之行但月五星爲日所掣轉生次輪而無所謂本輪者



高子左旋行至丑輪心乙亦右移至丁月行至本輪辰爲最卑心亦行至庚月行本輪滿一周復至子心亦行中距滿一周復至乙以本輪心右移之遠能使輪周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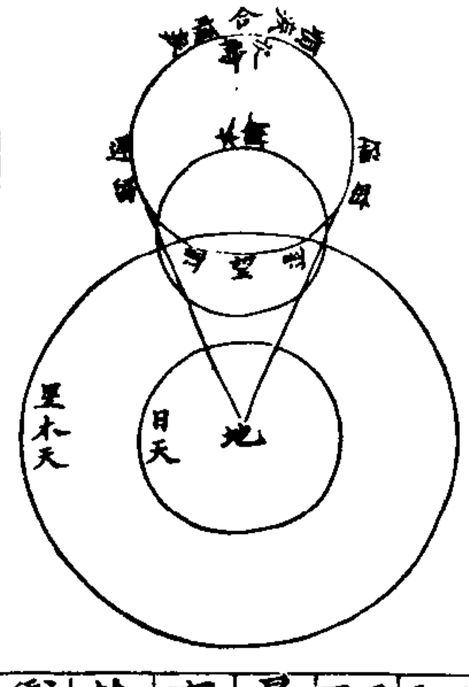
月行之度變爲不同心之象日五星並同○七政本輪周左旋之度與輪心在本天周右旋之度皆同數輪心自本天右移一度七政在輪周亦日小輪之最高左旋一度若以一線髀其環行之跡則成大圈而與地不同心故曰異名同理○五星皆以次輪心行於本輪之周月則以次輪最近點行於本輪之周朔初相在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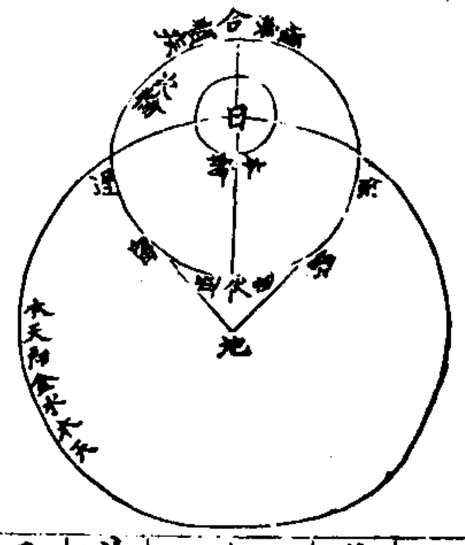
之周朔望起最近每本輪心離日一度則次輪最近行於本輪周亦一度而月在次輪

則行兩度朔望至弦離日九十度而月行次輪一百八十度至最遠弦至朔望亦行一百八十度復至最近故一月兩周（所以知者高卑視徑疾遲視行皆至兩弦則其差倍增而朔望則平也）本輪最高又遇次輪最遠爲極高本輪最高又遇次輪最近爲次高本輪最卑遇次輪最近爲最卑本輪最卑又遇次輪最遠爲極卑高卑則去地遠視徑小卑則去地近視徑大是爲太陰高卑四限○自本輪最高行滿朒初九十度至留際遲積度五度奇自最卑行滿朒初九十度至留際疾積度亦五度奇是爲本輪上遲疾大差朔望用之若本輪行至留際又遇次輪之最遠則其遲疾各得七度四十分以爲大差兩弦用之是爲遲疾大差之四

限○七政各有本天有本輪日五星並同○七政本輪盈縮歷是也月行本輪而有朒朒遲疾歷是也惟太陽無次輪故本輪上行度即爲日體月五星則本輪之周又有次輪故本輪上行度尚非月五星之體而次輪所行也○七政本天皆右移故本輪之心亦右移也（即平行度）而七政本輪周行度皆左旋所以知者七政之縮歷遲歷皆輪上半而盈速下半也本輪左旋則次輪亦必從之左旋（即星月遲疾）而月五星在次輪上仍皆右旋（輪周行即星月行也）所以知者五星在次輪上半行反速下半則反遲留且退月雖無留退亦上速而下遲也七政行天一周而本輪之朒朒亦一周七政從天者也月與日一合一望而次輪再周五星與日合望而次輪一周月星從日者也○本輪行度日星水歲一周月一歲十三周有可火約二歲木約十二歲土約二十八歲皆一周（本輪心行天一周則宿度偏本輪周行度滿一周則朒朒齊）星行次輪土三百七十八日奇而一周木三百九十九日弱而一周火七百八十日弱而一周水一百一十六日弱而一周金五百八十四日弱而一周月一周皆自合伏至合伏也惟月則十四日奇而一周朔至望望至朔皆得全周也五星次輪上行度與其離日之度同惟月則次輪上行度與其離日之度爲加一倍故名之曰倍離○七政本輪皆不能改易經度東行之向輪小故也太陽無次輪故有盈縮而無留退



若太陰則有次輪矣何以亦無留退曰太陰次輪更小於本輪故但能加損本輪之遲疾而不能改易經度之東行五星則次輪皆大故遲疾甚明又能變經度東行之勢俾成留退矣○輪有遠近者在七政本輪則爲最高卑在土木火次輪則爲合日與衝日金水則爲順合與退合故高則在本輪遠卑則在本輪近五星合伏則在次輪遠土木火衝日金水退合則在次輪近皆以遠近於地心爲遠近也惟太陰不然凡言次輪遠近皆遠近於本輪之心非遠近於地心與五星異故高卑朓朒之極增數皆在兩弦而仍以本輪爲主遇最高則極高視徑加小遇最卑亦成極卑視徑加大遇遲限則極遲遇疾限亦極疾迴異常測然而高卑極增之時遲疾反平遲疾極增之時高卑視差祇如中距兩輪相加勢使然也○土木火合伏後起最遠順輪心行故疾（本輪西行則次）輪心亦宜西行然本輪心自順本天東行本天度大本輪周度小以相折除則次輪心總爲東行矣○按原本但以本天負次輪五星分作五圖今爲補作本輪而上三星與下二星省爲二圖以見例火星次輪大能侵入日天金水二星同在一天而次輪有大小圖已見前故不復贅中距漸遲人視星自上而下初不見其有動爲留至下半周逆輪心行爲退最近與日衝近地而星體必大近退伏必在最近而火次輪體徑倍大退望時因直入日天之內去地甚近也○土木火合伏起順疾日前星後而晨見漸遠漸遲遲極而留將望而逆既望夕見逆而留乃順遲行近日復疾再與日合而一周亦起順疾日後星前而夕見漸遠漸遲遲極而留逆行就日而伏既乃晨見逆而極遠復留漸順遲行近日復疾再與日合而一周星道出入黃道與月同理雖有本輪次輪而人目所望但見一線迤邐出入黃道也凡距黃道緯度近交則小半交則大合伏時小退望退伏時最大距黃道最大緯度月南北五度少强土三度太木二度太火南六度半强北四度十一分金北八度半强南九度弱水南北四度　各周所行之實度不等土二度半强木三十三度强火四百八度半强金五百七十五度半强水一百一十五度少强　漢壓有



中距自下而上又見爲留至上半周復順疾而再合金水環繞日體合伏起日上最遠退合在日下最近（退合無緯度即入而日中有黑子順逆遲留之理與土木火同大抵五星合伏必在次輪最遠退望時因直入日

輪行而星亦行所謂輪行者輪心也兩旁盡處人自下望其勢徑直雖行而似不行然星雖不動而輪猶移也故見爲疾漸下在西其數相除恰盡則見爲留星之西行其數稍盈則見爲遲及入下半輪稍深輪東星爲逆行方星行下半輪正中時輪心尚爾東行其度大星行次輪其度小安能除盡東行之數而反見盈乎不知測驗之理七政遠則見遲而度之大者小近則見疾而度之小者大當在下時去地最近其度雖小足與大度相埒而數適相等又見爲留轉至兩旁盡處又見猶過之也

爲遲漸入上半輪界又以漸而速是故順逆遲留皆因人所見非星行實然而究其故則輪周之轉爲之也金水二星不經天者緣與日同天而其輪心行度又與日等故退伏而不退望實則與三星之理無不同○以其

兩留之限考之前留土近合後百一十四度木百二十六度火百六十三度金百六十七度水百四十四度後留土二百四十六度木二百三十四度火百九十七度金百九十三度水二百一十六度兩留之間則俱退行夫其兩留之間澗狹度殊者益輪之東去遲星之西行速則兩數相除易盡而先留輪之東去速星之西行遲則兩數相除難盡而後留此澗狹之原也土木水皆輪遲而星速一輪行土十二度奇木三十三度奇水則一百一百九十九日一百一十六日一輪行火四百八度奇金五百七十五度奇星行火七百八十日弱金五百八十四日弱故兩留之間多火金皆輪速而星遲閒少又前留距合在本天最高則多最卑則少最卑則多後留在本天最高則少最卑則多後留在

輪行而星亦行所謂輪行者輪心也兩旁盡處人自下望其勢徑直雖行而似不行然星雖不動而輪猶移也故見爲疾漸下在西其數相除恰盡則見爲留星之西行其數稍盈則見爲遲及入下半輪稍深輪東星爲逆行方星行下半輪正中時輪心尚爾東行其度大星行次輪其度小安能除盡東行之數而反見盈乎不知測驗之理七政遠則見遲而度之大者小近則見疾而度之小者大當在下時去地最近其度雖小足與大度相埒而數適相等又見爲留轉至兩旁盡處又見猶過之也

爲遲漸入上半輪界又以漸而速是故順逆遲留皆因人所見非星行實然而究其故則輪周之轉爲之也金水二星不經天者緣與日同天而其輪心行度又與日等故退伏而不退望實則與三星之理無不同○以其

本天最高則多最卑則少所以然者在最高則次輪心逐本輪周西移而東行之度縮在最卑則順本輪周東過而度益盈縮則星度與之相除也易盈則星度與之相除也難與前論留限澗狹若異原同歸也又凡入目仰視遠則察見其兩際而近則窄土木水輪小故高而遠金火輪大故卑而近在最高則遠在最卑則近此其兩留之視所以不同

百二按七政高卑遠近之說似乎剏聞乃素問已云凡五星高而遠則小下而近則大言五星則日月可知當時既知其理自必有其法中經戰國不特其法亡其理亦晦明洪武時譯西域歷即回回王盤始著有本

輪小輪之目又有最高行率然其圖未顯及崇正新書始發之益因其有本天之高卑而有本輪之加減因其有逐日之高卑而又有次輪之加減此外又有均輪次均輪皆以消息乎本輪與次輪也諸輪雖無形象可覩然以此法論其視差求其行度無不一一皆合雖祿苗容成不可易矣○七政之中如日之南至北至與月之晦朔弦望其理甚微而大端則舉目共見惟五星之遲留逆伏雖大端亦有定率不知其理則見爲無常豈特初學茫然即精博如鄭漁仲大東之詩啟明長庚或且誤解也

金在日西啟日將出則東見水在日東故日將沒則西見不知二星或在日東或在日西皆無一定在日

西則晨見而夕不見在日東則夕見而晨不見金大水小故獨以金星言也○金星或有晨夕兩見者須極候乃見非舉目所共知　蓋經生於歷學本非專家經疏傳注不得不本於緯書及歷代史志夫緯圖亂經者也即史志亦不能不出於術士之手史記天官書本於唐卿漢書天文志又本史記辨以圖緯晉隋志則李淳風所作唐書歷志全載一行歷如學者不察以其說為先入之言畢世不能通如今尚書篇首圖說有水星春見奎婁夏見東井等語又云木四仲年行三宿四孟季年行二宿火星常以十月入太微本淮南子及漢書注邢氏璟考已辨其妄邢士登曰五星古今不同何必春婁夏東井火星必十月入太微況井宿三十度前不及一度木宿孟季行二宿之異　又如隋志云木火土三星行遲夜半經天金水二星行速而不經天參天兩地之

道也夫遇三則云參天遇二即云兩地矯誣何所不可蓋木火土夜半經天惟衝日前後則然其餘經天之時刻各以距日之左右遠近為差若夜半經天定率必使星常在日之對衝而後可有是理乎金水二星亦非不經天也以金水距日不甚遠其經天或與日近或與日俱人目為日光所奪故不見其經天使晝見而與日爭光或以為陰盛陽衰也然金星形體大稍遠於日即能晝見不足為異陳夢雷圖說太白晝見古無推步之術今測定次輪交入本天內則近於地而得見之界再以輪度南北加減而定晝見之期　漢天惟月之距地為近次日次金水次火次木次土而恒星為最遠七政之行惟月之右旋為遠次日火金水次火次木次土而恒星為最遲又就其行度細較之日有

無以顯而數非象無以明璿璣玉衡實具天象七政麗

林氏之奇尚書全解究之歷象日月星辰考四方之中星至舜考察日月之行加之以五緯之躔度然後其法加密也王氏謂究典所言皆道也於此所言皆罷也事也此說殊不然夫究典之所謂歷象即舜典所謂璿璣玉衡實具天象七政麗衡舜典所謂七政即究典所謂日月星辰皆在其中矣豈有道與罷與事之異哉

欽定傳說彙纂璿璣玉衡乃治歷觀天之器也歷之理非數

盈縮月有朓朒五星復有遲留順逆之不同必有以齊之而後歷可治焉然七政之行必紀於天之度而天度不離乎黃赤二道之經緯平分天腰著赤道也交於赤道以會於兩極者爲赤經與赤道平行者爲赤緯禮按經緯說云交於赤道爲赤緯與赤道平行者名距等圈下黃道亦然以乎經緯互易而各有意旨並不相悖詳見六合儀下

斜交赤道而出其內外者黃道也交於黃道以會於黃極者爲黃經與黃道平行者爲黃緯

御製歷象考成經緯說恒星七政各有經緯度蓋天周弧線縱橫交加即如布帛之經緯然故以東西爲經南北爲緯有在天之經緯在天則爲赤道赤緯與赤道平行者名距等圈下黃道在地則爲地平經緯度仰觀天象赤道均分三百六十度平分之爲半周各一百八十度四分之爲象限各九十度六分之爲紀限各六十度十二分之爲宮爲時各三十度是爲南北極皆成全圈亦分爲三百六十度兩極相距各一百八十度俱九十度是爲赤緯依緯度作圈與赤道平行名距赤道等圈此圈大小不一距赤道近則大距赤道遠則小其度亦三百六十俱與赤道之度相應也赤道之用有動有靜動者隨天左旋與黃道相交日躔之南北于是乎限靜者太虛之恒旦古不移晝夜如一赤道其與赤道之宮度並赤道其與赤道相交各引長之會於一百六十度兩極相距各一象限六分象限爲節氣各十五度冬夏至距兩交各一象限分相距皆平周平分兩交之中爲春秋分是爲黃經從經度出弧線與黃道相麥之處不在赤道之南北兩極而別有其樞心是爲黃極之距赤極即兩極相距之度其距黃道亦窮九十度是爲黃緯而月與五星出入黃道之南北者必與赤道相交過赤道極者必與赤道成直角而不能與黃道成直角其過黃道極者亦必與黃道成直角名爲極至交圈又若赤道度爲直角之度以並成直角之則天彩大小何也澤圖之體當腰之處最寬漸近兩端則漸狹故黃道一度當赤道一度有餘當赤道一度當黃道一度有餘二分時兩道雖皆腰度然赤道平而黃道斜故黃道一度當赤道一度不足也此所謂同升之差而七政升降之斜正伏見之先後皆由是而推焉至於地不同故天頂各以人所居之天頂爲極蓋人所居之地下各異而經緯從而變也地在天中體圓而小隨人所立而與平體無異凡目力所極遠得平圓之半則地雖圓而天頂亦九十度是爲地平經故謂之地平乃諸曜出沒之界晝夜晦明之交也地平亦各三百六十度四分之爲四方子午卯酉各相距九十度二十四分之爲二十四向各十五度從經度出弧線上會於天頂並皆九十度從地平下至天頂亦九十度是爲地平緯又名高弧從地平正午上會天頂者其全圈必過赤道南北兩極名爲子午圈乃諸曜出入地平遠中之界而北極之高下晷影之長短中星之推移皆由是而測焉是故經緯相求黃赤五變因黃赤而求地平或因地平而求赤乃歷象之要務推測之所由取準也

黃聖人觀天地之經緯七政之運行而爲璿璣以象之復爲玉衡以窺之以察日之南北則節氣之早晚可辨以察日之出入則晝夜之永短可分以察月之周天與會日則晦朔弦望之期候可定至五星之會日衝日而有合伏退望五星之近日遠日而有順逆遲留與夫日月五星之互相掩映而爲交食凌犯謹按孟康曰犯光相及也凌相冒過也得俱可推步而不爽是所謂齊也蓋璿璣之設象天地之經緯玉衡之製窺七政之運行歷家雖有周髀宣夜渾天之異名要皆與璣衡相爲表裏也

百二按春秋文曜鉤唐堯命羲和立渾儀王蕃曰渾天儀者羲和之舊器謂之璣衡然其制無考漢太初時洛下閎草創之僅有赤道無黃道東漢永元中賈逵之製乃增設之猶未有白道儀唐開元一行又增設之又有天頂環跨於地平之外而宋製無於是大備至宋元祐之製號爲最精然其法諸環重複窺測不無掩映之嫌元

郭守敬乃獨出新意創爲簡儀省去天經雙環而天
常赤道四遊地平等圈皆析而用之又以線代管窺
可以得宿度分秒其罷簡而用則便復有仰儀如釜
形可驗交食分秒時刻方位尤古所無明代兩都並
建不能出郭氏範圍及崇正時招致西人開局立法
未及施用入我
朝康熙壬子監臣南懷仁始依法製造其大者有六曰
赤道經緯儀曰黃道經緯儀曰天體儀謂之渾象曰紀限
儀曰地平經儀曰地平緯儀蓋天地之經緯無形儀
者以有形之經緯象無形之經緯也學者先設一無
形之經緯於胸中閉目靜思歷然如見則蔡傳所述
渾儀自迎刃而解勝於披圖矣

按渾天儀者天文志云言天體者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
夜三曰渾天
陳氏師凱書傳旁通此段注全據孔疏此所謂天文志
乃蔡邕所作非諸史之志也
張氏行成曰蓋天之學惟唐一行知其與渾天不異蓋
天之法如繪象止得其半渾天之法如塑像能得其全
堯之壓象蓋天法也舜之璣衡渾天法也
百二按梁書儒者論天渾蓋不合崔靈恩以二義爲
一焉信都芳四術周髀宗序云渾天覆觀以靈憲爲
宗蓋天仰觀以周髀爲法覆仰雖殊大歸是一可見
一行以前早已觀其會通若王仲任葛稚川之徒專
以清言相尚比之堅白同異非欲見之實事者也○
凡立圓即爲渾平圓即爲蓋信都芳云蓋天仰觀者
三家星圖也然星圖今亦有俯仰二法即周髀經蓋
天圖亦何嘗非覆觀乎張子平製渾象故言渾天
者咸歸之若欲圖之尺幅以便簡編即平子亦不能
不化渾爲蓋也靈憲乃平子所著星辰七曜之說未
便即是渾象如以俯仰分渾蓋又以靈憲專屬渾天
猶未免食古不化
宣夜絕無師說不知其狀如何
正義虞喜曰宣明夜幽也幽明之數其術無之但絕無
師說
晉書天文志宣夜之書亡惟漢秘書郎郗萌記先師相
傳云天了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眼瞀精絕故蒼蒼
然也譬之旁觀遠道之黃山而皆青俯察千仞之深谷
而窈黑夫青非真色而黑非有體也日月衆星自然浮
生虛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須氣焉是以七曜或逆或往
或順或逆伏見無常進退不同由乎無所根繫故各異
也故辰極常居其所而北斗不與衆星西沒也攝提填
星皆東行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遲疾任情其無所繫
著可知矣若緼附天體不得爾也咸寧中會稽虞
喜因宣夜之說作安天論以爲天高窮于無窮地深測

於不測天確乎在上有常安之形地旣焉在下有居靜之體常相覆冒方則俱方圓則俱圓無方圓不同之義也其光曜布列各自運行猶江湖之有潮汐萬品之有行藏也

百二按三家議天之外有昕天穹天安天共爲六天之說其實不出乎三家六天之外有亦天賀道養云方天與於王充是也又有平天劉焯云平昕安穹四天騰沸是也亦本王仲任皆彷彿蓋天小變其說姚信昕天依傍渾天者也云南倣入地北則偏高即所謂北極出地南極入地也云日行地中淺爲夜短日行地中深爲夜長其爲渾天不待言惟不解黃道發斂雜以星辰四遊之說虞聳一作穹天云天形穹隆如雖子幕擬之覆盎抑水又云日繞辰極沒西而還東不出入地中是亦拾周髀之吐虞喜安天揚宣夜之塵夫渾蓋兩家固法異而理同若宣夜言七曜遲疾任情初非附綴天體是七政各有一天也天地圓則俱圓是天地合爲圓形也大戴記單居離問於曾子曰天圓而地方有之乎曾子曰參聞之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呂氏春秋天道圓地道方天有常安之形光曜各自運行是宗動之上猶有靜天也與渾蓋之理同條共貫是三家仍止一家但源遠末分又且雜以私說遂至水火之不相入耳○昕天家四遊之說本於考靈耀固荒誕不足言然以今法通之亦可得其梗概考靈耀

地厚三萬里今法謂地周九萬里古算術大都圓三則徑一故得三萬里以爲厚也又云日月四遊三萬里按黃道出入亦道南北之距爲四之八度月道入出入黃道各六度南北之距爲六十度以今每度二百五十里計之自夏至戴日之北六度至冬至戴日之南六度合應地三萬里蒿高天頂南十二度爲夏至之日道又其南四十八度爲冬至之日道合之亦得六十度則自蒿高南至冬至戴日之下亦正合萬五千里鄭氏以爲陽城至夏至戴日之下萬五千里者謬也自南而北曰升自北而南曰降一升一降共三萬里也又云地亦升降三萬里冬至上游地下面與天中平夏至下游地上面與天中平春分西遊秋分東遊皆半徑與天中平是地之升降不爲直動而爲圜動分明地與諸天不同心而地心左旋於天心之旁成一小輪矣冬至上游則地面去天近夏至下游則地面去天遠二分地半徑與天中平則地面去天遶得遠近之中今法以不同心天及小輪論日行盈縮高卑其意相彷彿但緯書謬以本天之高卑爲地體之升降以惑人耳因知小輪諸法亦古人所有

周髀之術以爲天似覆盆

晉書天文志周髀者卽蓋天之說其本虞喜度其所俾則周公受於殷高殷大夫商高周人志之故曰周

髀髀者股也股者表也其言天似蓋笠地法履槃百二按天似覆盆本王充論衡盧山陳氏但據晉志謂正義脫誤者非也（宋書又作天如覆蓋地如覆盆）梅氏文賜歷學疑問周髀言笠以寫天（陳壯謨虞淵云以天之穹窿者以笠之形以寫之）赤黑爲表丹黃爲裏以象天地之位此蓋寫天之罷也今雖不傳以意度之當是圖形如笠而圖度數星象於其內其勢與仰觀不殊以視平圖渾象轉爲親切何也星圖强渾爲平則距度之踈密改觀渾象圖星於外則星形之左右易位若寫天於笠則其圖勢屈而內向星之經緯皆成弧線與測算脗合勝平圖矣又星形必在內面則星之上下左右各正其位勝渾象矣

星常居中也今南北纔五百里則北極輒差一度以上而東西南北數千里間日分之時候之日未嘗不出於邪半而入於酉半則又知天樞既中則日之所出者定爲東日之所入者定爲西天樞則常爲北無疑矣百二按論衡云今天下在東南之上視天若南高北下極北方之民以北方爲高南方爲下極東極西亦如此焉皆以近者爲高遠者爲下從北塞下仰視斗極且在人上分明盡出天地圓形乃渾蓋之精理沈存中誇爲創獲不知王仲任已明言之矣然仲任反以天體爲平正而造爲方天平天之號何也○斗極二字連舉亦似是之說蓋北斗非北極也王應麟云

益以斗極爲中

沈氏括渾儀議論以天常傾西北極星不得居中臣謂以中國觀之云天常傾西北極星偏北則不然所謂東西南北者何從而得之豈不以日之所出者爲東日之所入者爲西乎臣觀古之候天者自安南都護府至浚儀岳臺纔六千里而北極之差凡十五度稍北不已庸知極星之不值人上也臣嘗讀黃帝素書云立於午而面子立於子而面午至於自邠而望酉自酉而負邠立於酉而負邠至於自邠而望邠皆曰北面立於邠而負酉皆曰南面臣始不喻其理逮午而望南自子而望北則皆曰南面臣始不喻其理逮今思之乃常以天中爲北也常以天中爲北則蓋以極

北斗經引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誤以北斗爲北極其失正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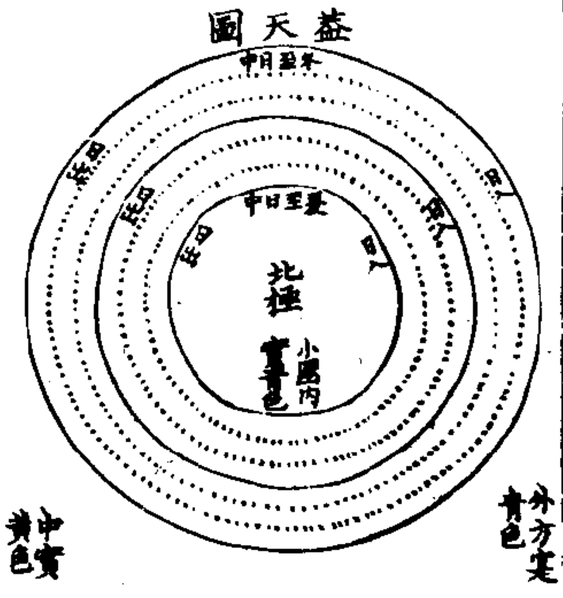
中高而四邊下日月旁行遶之日近而見之爲晝日遠而不見爲夜

晉書天文志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極之下爲天地之中其地最高而滂沱四隤三光隱映以爲晝夜日麗天而平轉分冬夏之間日前行道爲七衡六間周髀家云天圓如張蓋地方如碁局天旁轉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隨天左旋故日月宿東行而反遲天牽之以西沒譬之蠅行磨石之上磨左旋而蠅右去磨疾而蠅遲故不得不隨磨以左迴焉（按此姑以喻天左旋日月右旋一時兩動之理如遂云平圓如磨則扣槃之見

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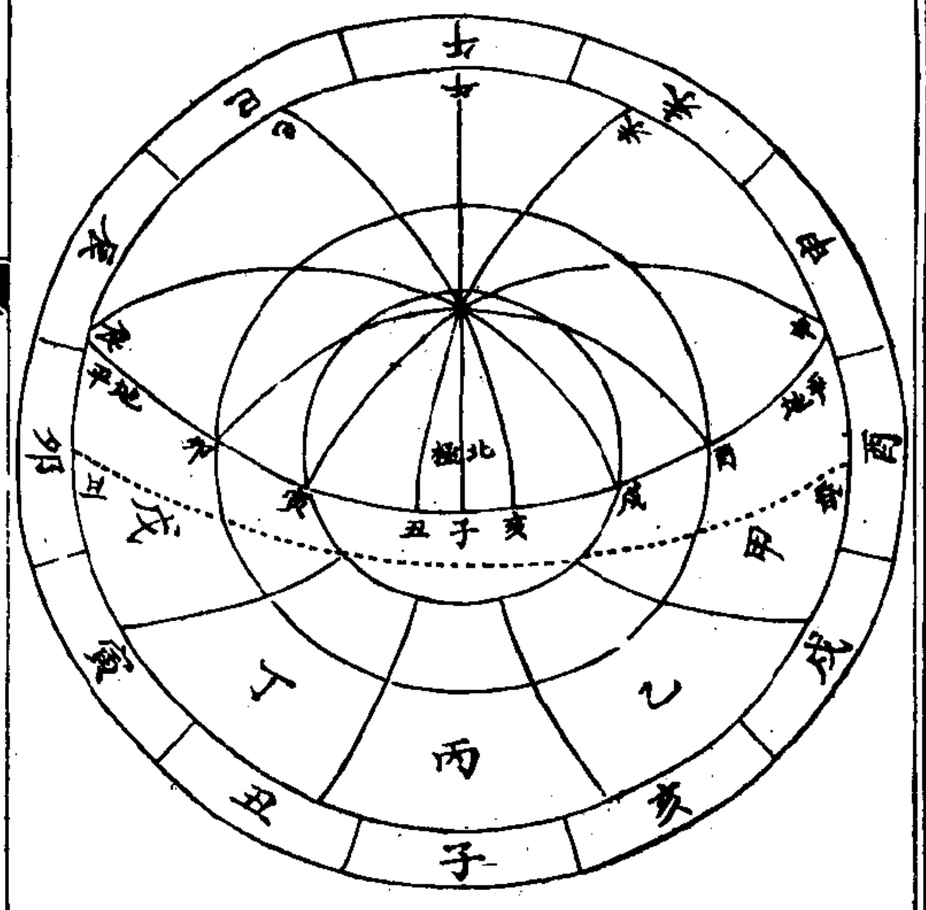
天形南高北下日出高故見日入下故不見天之居如倚蓋故極在人北是其證也極在天之中而今在人北所以知天之形如倚蓋也按此當云極本居天中因人居偏南故見如倚蓋也

趙氏奭周髀經注蓋天圖說青圖者天地合際人目所遠者也天至高地至卑非合也人目極觀而天地合也日入青圖內謂之日出出青圖外謂之日入青圖盡之內外皆天也北極居天之中央人所謂東西南北者非有常處各以日之出處爲東日中爲南日入爲西日沒爲北北辰之下春分至秋分六月見日秋分至春分六月不見日所謂北辰之下一晝一夜也黃圖者黃道也二十八宿列焉日月星辰躔焉使青圖在上不動貫其軸而轉之則交矣我之所在北辰之南非天地之中也我之邠酉非天地之邠酉內第一夏至日道也出第四春秋分日道也外第七冬至日道也楊慎易說邵氏曰明入地中搆精之象陂人遂謂日晝行天上夜入地中丘長春曰輕清者上騰爲天重濁者下凝爲地萬物重濁皆附於地三光輕清悉上於天既上於天如何却沉於地乎天上日常無出沒人視之有出沒此間東方日出時西向千里之外猶未萬里之外猶昏明爽之卦文王拘于羑里失勢之象何足爲據慎按明入地中乃假象明理如天在山中之類郤子搆精之說元儒已譏其穿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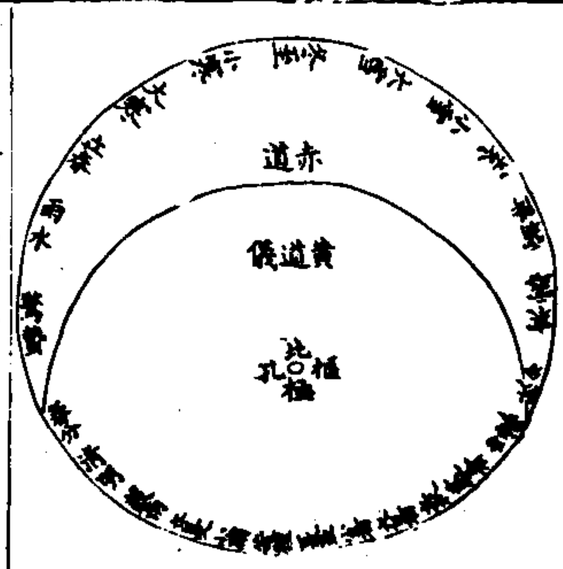
百二按六天騰沸而蓋天一家之說復言人人殊其解周髀也曰髀者股也周人志之故曰周髀又曰周徑里數皆得於表股故曰周髀廣喜云地體不動天周其上故曰周髀其論畫夜也云地勢穹隆三光隱映以爲晝夜日出高故見日入下故不見又曰日朝出陽中暮入陰中陰氣暗冥故沒不見其論地體也既云地勢穹隆滂沱四隕地之爲圓象明矣又云方如棊局其言天體也既云中高四下形如覆盆王仲任又云天平正與地無異自餘矛盾甚多汰其蕪雜會其精微在善讀者○以渾體而繪於平楮始終爲平面而不能具渾體無論側立之圖與正視之圖始終僅得渾圖之半如欲及半周以外在渾體漸斂在平楮必反展而大勢使然也周髀經蓋天圖即正視之法也以北極爲中日行南至之軌爲界雖蓋模而寔渾體周髀陳子所言周徑里數畫短規倍於晝長規四極周徑又多於晝短規與蓋天立法之意去而萬里李淳風曰蓋圖赤道外衆星旋密之狀與仰視小殊者由渾儀去南極漸近其度漸狹而蓋圖漸遠其度益廣使然若考其去極入宿之度移於渾天一也惜趙氏圖解殊欠直捷詳明如以青圖爲天地合際是據北極之下而言圖中注二分二至日出入方位仍據周城立法然又缺地平儀至所謂貫其軸而轉之者分明尚有黃道規圖亦不具學者取學氏之藻渾蓋通憲範銅爲之其形平圓先爲天地儀中矣○渾蓋通憲恭觀自晃

渾蓋儀



心爲北極
立小軸外
一圈爲遠
規即日
行北至之
限周髀謂
之內衡
又外爲
赤道周髀謂之
中衡
又外爲
晝短規即
夜平規即
又外爲晝
夜長規即日
出寅入申二分之辰申故日
道同交於地平之卯酉故日
出卯入酉二至之黃道交於
地平之寅戌故日出寅入戌
其他節氣日出入之方位可
以隅反與渾儀無二至於儀
面尚有漸升度時盖指尺以
及儀背窺測之法並詳李氏原書凡二卷天學初
函十種之一
茲
不暇具
蔡邕以爲考驗天象多所違失

晉書天文志漢靈帝時蔡邕於北方上書言宣夜之學
絕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
隋書天文志漢末楊子雲難盖天八事以通渾天其後
桓譚鄭元蔡邕陸績各陳周髀考驗天狀多有所違逮
梁武帝於長春殿講義別擬天體全同周髀之文盖立
新意以排渾天而已
梅氏文鼎歷學疑問補盖天即渾天也天體渾圓故惟
渾天儀爲能惟肖然欲詳求其測算之事必寫寄於平
面是爲盖天故渾天如塑像盖天如繪像總一天也總
一周天之度也盖得有二法哉然渾天之毬渾圓其度
均分其理易見而造之亦易盖天寫渾度於平面則正



視與斜望殊觀仰測與旁窺異法度有疎密形有垤坳非深思造微者不能明其理亦不能製其器不能盡其用是則益天之學原即渾天而微有精粗難易無二法也夫益天理既精深傳者遂鈔而或者不察但泥倚益覆盆之語妄擬益天之形竟非渾體天有北極無南極倚地斜轉出沒水中而其周不合荒誕違理宜乎楊雄蔡邕輩之辭而闢之矣漢承秦後書器散亡惟洛下閎滿渾天儀而他無考據然世猶存益天之名說者承訛遂分爲二而不知非也再攷容成作益天隸首作筭數在黃帝時顓頊作渾天在後夫黃帝神靈首出又得良相如容成隸首皆神聖之人其測天之法宜莫不倫極

精微顓頊益本其意而製爲渾圖之器以發明之使天下共知非謂黃帝容成但知益天不知渾天而作此以釐正之也○渾天雖立兩極以言天體之圓而不言地圓直謂其平正焉耳若益天之說具於周髀其說以爲天象益笠地法覆槃極下地高旁池四隕而下則地非正平而有圓象明矣故其言晝夜也曰日行極北北方日中南方夜半日行極東東方日中西方夜半日行極南南方日中北方夜半日行極西西方日中東方夜半凡此四方晝夜易處加四時相及此即西法地有經度以論時刻早晚之法也其言七衡也曰北極之下不生萬物北極左右夏有不釋之冰中衡左右冬有不死之草五穀一歲再熟凡北極左右物有朝種暮穫即西法以地有緯度分寒暖五帶晝夜長短各處不同之法也非深思造微者不能明其理亦不能製其器不能盡其用是則益天之學原即渾天而微有精粗難易無二法也夫益天理既精深傳者遂鈔而或者不察但泥倚益覆盆之語妄擬益天之形竟非渾體天有北極無南極倚地斜轉出沒水中而其周不合荒誕違理宜乎楊雄蔡邕輩之辭而闢之矣漢承秦後書器散亡惟洛下閎滿渾天儀而他無考據然世猶存益天之名說者承訛遂分爲二而不知非也再攷容成作益天隸首作筭數在黃帝時顓頊作渾天在後夫黃帝神靈首出又得良相如容成隸首皆神聖之人其測天之法宜莫不倫極

益明

百二按益天之器有二同以北極爲中其一截常隱規爲界如三家星圖是也其一以畫短規爲界如周髀益天圖是也益常隱規以外既畧於所不見又去南極漸近其度愈密至南極則合爲一點平面之圖以北極爲中常隱規外度益寬其勢且相反則雖欲不截去而不可得也宋蘇頌儀象法要有南北兩圖一以北極爲中一以南極爲中並以赤道爲界然天體中劃星座之聯者及斷矣仍必兼覽舊圖而仰觀始便以是知盡法之不可易也儀象以察日行之進退故黃道不墜之處亦截去不用言益天者遂謂天形止如倚益則全體已失王仲任所以貽譏於葛稚川楊子雲所以見屈於桓君山

也子雲初亦信蓋天因桓君山之辯而立壞其作見桓譚新論

渾天說曰天之形狀如鳥卵地居其中天包地外猶卵之裹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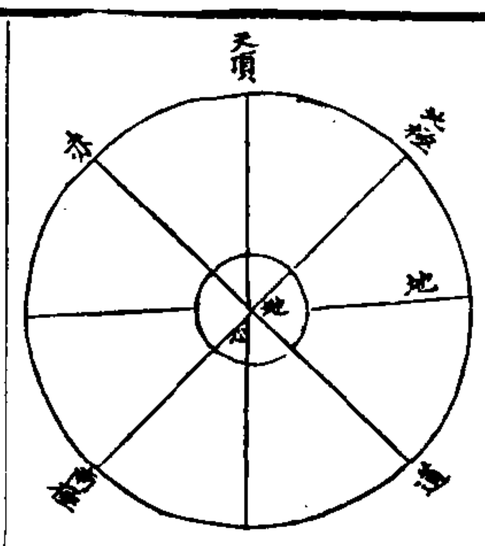
陳氏師凱書傳旁通此是吳中常侍盧江王蕃所作晉志引之又晉志及孔疏裹字皆作裹字取包裹之義今蔡傳諸本並誤作裹

百二按晉志云陸績造渾象形如鳥卵則天爲長圓形矣故王蕃益以圓如彈丸句以申足之

朱子楚辭註或問邵子曰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天之形圓如彈丸朝夜運轉如勁風旋轉之中故兀然浮空而不墜黃帝問於岐伯曰地有凂乎岐伯曰大氣舉之亦此謂也

百二按素問黃帝問岐伯曰地之爲下否乎曰否地爲人之下太虛之中也曰凂乎曰大氣舉之也蓋氣之渣滓聚成形質者但以其束於

齊地向北行則北極漸高向南行則北極漸下天頂經緯易度行則天頂亦西南北亦然北極赤道與天頂地平參相距亦互相賒



北極高度視赤道距天頂之弧北極距天頂度視赤道距地平之弧○言渾天者謂天包地如雞卵裹黃然則卵圓而黃亦圓矣又謂之地平何哉新法言地之體圓斯得其實古稱天圓地方者語其動靜之性耳故曾子曰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如地之果方則是四角之不揜也又天地對言蓋亦以道相配寔則天大地小以天視地不過一撮其四方上下去天極遠而其度數道里皆均

非能橫亘其中與天相際也然地形雖圓而小而人周圍附居隨所立以望四遠目力所極皆遣得圓形之半則雖圓而與平體不二雖小而與際天之理不殊就一處窺天一方立法雖謂之地平可也惟極輪晷早晚永短之差究交食實高望高之異則知今日之測轉爲精密昔所謂景中而已昳景已正而未中八表同昏萬方皆晝真無是理矣

其術以爲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度半强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爲冬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

度爲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

朱子語類或言嵩山本不當天之中爲是天形欹側邊當其中耳曰嵩山不是天之中乃是地之中黃道赤道皆在嵩山之南南極北極天之樞紐只是此處不動如磨臍然此是天之中至極處如人之臍帶也

程子曰論地中儘有說據測景以三萬里爲中若有窮然有至一邊已及一萬五千里而天地之運蓋如初然則中者亦時中耳地形有高下無邊而不爲中故其中不可定下若是因地形高下無邊而不爲中則天地之中至極處如人之臍帶也

化不可窮也若定下不易之中則須有左有右有前有後四隅既定則各有遠近之限便至百千萬億亦猶是有數蓋有數則終有盡處不知如何爲盡也○極須爲天地之中天地之中理必相直今人所定天體只是且以眼定視所極處不見遂以爲盡然向曾有于海上見南極下有大星十數則今所見天體蓋未定日月升降不過三萬里中然而中國只到鄯善莎車已是一萬五千里若就彼觀日尚只是三萬里中也

百二按北極出地南極入地之三十六度與天中距夏至日道之十二度冬至日道南下距地平之三十一度皆據嵩高一處地平子午規之度而言蓋去嵩高南三千里則北極出地二十四度夏至日道當天中冬至日道南下去地平四十三度南極入地亦二十四度天中者天頂也天中直下即地中隋書何承天渾儀論從北極狹天而南五十五度強則居天四維之最高處鄜夫頂也其下即地中也唐書劉元瑒儀天頂單環直中國人頂之上東西當外計之中去赤道三十二度去北極五十五度去南北地平各九十一度強何也自天頂垂弧至地平之際四周無不邊均又自所履之地望地平之四際亦無不邊均也然天頂隨入而移地中亦隨處而改不必定在嵩洛程子所謂無邊而不爲中也朱子言嵩高非天之中乃地中者是據北極以言天中據九州以言地中耳地中辨見參一或曰既無邊非中乃今方輿圖以順天直對爲中線餘皆爲偏度何也曰里差之根以　京師爲定即有偏東偏西之度若堯時都平陽則又以平陽直對者爲中線矣正惟無邊而不爲中故也

其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辰斜而迴轉此必古有其法遭秦而滅至漢武帝時落下閎按落下地閎名一云閎字長公隱於洛下武帝徵待詔太史都者蕭俾閎字長公隱於洛下武帝徵待詔太史於地中轉渾天改顓頊曆作太初曆鮮俾中不受始經營之鮮於妄人又量度之至宣帝時歐陽始鑄銅而爲之

陳氏師凱書傳旁通此皆據孔疏漢志不載今案隋志

云渾天儀者羲和之舊罷積代相傳謂之機衡又有渾天象者以著天體以布星辰古渾象以二分爲一度周九尺三寸半而莫知何代所造今案虞喜云落下閎爲武帝於地中轉渾天定時節作太初歷或其所製也隋志儀象爲二篇謂機衡爲儀謂有機而無衡者爲象故注疏及傳亦或言象或言儀各有所指也

百二按儀象二者皆爲治歷之首務但必有渾儀測知日月之躔度星辰之經緯而後著之於象始與天體密合故欲製象必先製儀則洛下閎經營者宜爲儀耿中丞鑄者宜爲象鮮于量度之者正測量星辰之經緯也然史傳無明文隋志據虞喜之言以渾象爲閎製不知渾天者儀象之統名温公法言注謂耿中丞象之爲作渾天儀然先儒儀象又或統稱均難足據

宋錢樂之鑄銅作渾天儀衡長八尺孔徑一寸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强轉而望之以知日月星辰之所在即璿璣玉衡之遺法也

陳氏師凱書傳旁通錢樂本名樂之孔疏脫之字南史稱樂之采效儀象鑄銅爲之徑六尺八分少周一丈八尺二寸六分少地在天内不動以爲渾儀則内缺衡管以爲渾象則地不在外是別爲一體愚按

孔疏與正史大同小異蔡傳止據疏義耳

百二按隋志所述錢氏之製與孔疏判不相同不必牽合地在天内歷代儀象所未聞惟李根之西法渾儀最内有小環爲地球用以別地半徑差也（此錢氏之製或亦意）

歷代以來其法漸密本朝因之

陳氏師凱書傳旁通渾儀至唐李淳風僧一行其法甚密本朝因之言宋亦因用舊儀不曾改創法度也

金史歷志宋太平興國中蜀人張思訓首創其式造之禁中踰年而成詔置文明殿東鼓樓下自思訓死幾衡斷壞無復知其法制者景德中歷官韓顯符依倣劉曜（韓顯符初作渾儀褒環夾望簡旋轉而黃赤道相因不動宋史作景祐中皇祐初）冬官正舒易簡乃用唐梁令瓚僧一行之法頗爲詳備亦失之於密而難爲用元祐時尚書右丞蘇頌與昭文館校理沈括奉敕詳定法要遂奏舉史部勾當官韓公廉通九章勾股法常以推考天度與張衡王蕃僧一行梁令瓚張思訓法式大網可以究尋若據冀術考按象器亦舛成就請製局差官製造詔如所言秦鄭州原武主簿王沈之太史局官周日嚴于太古張仲宣同行監造制度既成置之集英殿總謂之渾天儀

百二按韓公廉之製以儀象共置一臺臺有二隔渾

儀置其上渾象置其中激水運轉内設晝夜時刻二
器而通三用總謂之渾天儀南渡後命秦檜邵諤更
製而高宗先自爲一儀然遠不如舊製矣
爲儀三重其在外者曰六合儀平置黑單環上刻十二辰
八干四隅在地之位以準地面而定四方
蘇氏頌儀象法要地渾之製名單橫規李淳風名全渾
緯規梁令瓚名陰緯單環又謂之陰渾韓顕符名地盤
平準皇祐周琮及元豐所製與今儀復曰陰緯單環
俞氏震儀表法要編所謂平置黑單環者名地平環一
名陰渾一名全渾規一名地盤平準一名
陰緯單環上刻壬子癸丑艮寅甲卯乙辰巽巳丙午丁

未坤申庚酉辛戌乾亥此地面四方之象也按宋史皇
平環上有池沿環流轉以定平準沈括渾儀議謂之絃
上際書經之半若車輪之外以考地際是也〇二十四
向始見于孝經援神契
氏之藻渾儀說地平規平分渾象之半凡北極日月
列星在此上者可見在此下者不可見日在上爲晝在
此下爲夜而可以定北極離地之度可以定星辰出入
之方及何星常見不伏何星常伏不見可以定宿曜同
出同入之度及先後出入之度可以定太陽各曜所出
地離赤道幾何緯度可以辨各曜出入方位可以算各
曜漸升之度自一度至九十度止按此九十度即地平
距天頂之度也古法
九十一度强

側立黑雙環背刻去極度數以中分天沓直跨地平使其
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子午以爲天經文公書說使其下
有申出地上四字
俞氏震儀表法要編所謂側立黑雙環者名天經環古
名外雙規一名陽經雙規上刻周天度數按此北之度與南
地平相結於子午半出其上半入其下子以上出地平
三十六度爲北極樞孔千以下入地平三十六度爲南
極樞孔此天半在地上半在地下之象也按宋史皇祐渾儀議謂
子午若車輪之值夾規爲蓋以別去極之度對衡二缸縣二規爲一缸中容樞是也
李氏之藻渾儀說子午規其用有五一以分半晝半夜
刻數一以尋列曜極高過頂之度當此謂之中星一以
此規計日凡每日自子半起正當此規之下一檢夜半
中星以定太陽正宿一以此規分周天度亦可緣太陽
以求赤道緣赤道以求北極
斜倚赤單環背刻赤道度數以平分天腹橫統天經亦使
半出地上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外酉以爲天緯
朱子語類天正如圓匣相似赤道是匣子相合縫處在
天之中
蘇氏頌儀象法要天常環布列十有二時與時初正之
分刻以成百刻之數古無此環周崇等造三重儀始有
之
俞氏震儀表法要編所謂斜倚赤單環者名天緯環一
名天常單環一名百刻單環上下與天經相銜去南北

極各九十一度少弱東西與地平相銜當卯酉之位此天腹赤道之象也（按此沈括所謂與經交於二極之中若車輪之倚是也）百二按此赤單環上刻十二時刻故名百刻環以測辰刻者也若赤道之度分則具於三辰儀之赤單環也天本無赤道是立法之人設此一道以爲測量之根當時繪象者首以朱線界之赤道之名由自而立黃道亦然

三環表裏相結不動其天經之環則南北二極皆爲圓軸虛中而內向以挈三辰四遊之環以其上下四方於是可考故曰六合

宋史律歷志第一重陽經陰緯環相固如卵之殼幕然

百二按六合儀即太虛定位也此一重是儀象所共以圓形肖天體着經星於上而實其中者爲象以黃赤環四游窺管實其中者爲儀○天度南北爲緯東西之大限也故名曰經然南北西爲經子午環者東西之細度正寄此環故名爲緯然東西之細度正寄此環故今　靈臺儀易名曰緯赤道者南北之大限也故名爲緯然東西之細度正寄此環故今易名曰經亦同歸於南北爲緯東西爲經而已

俞氏震儀表法要編所謂黃單環者上下與三辰相銜是也

百二按黑雙環正抵子午無所謂外酉俞氏云上下與三辰相銜附黃赤二環以其黃道則爲黃單環亦刻宿度而又斜倚於赤道之腹以交結於外酉而半入其內以爲春分後之日軌半出其外以爲秋分後之日軌

俞氏震儀表法要編所謂黃單環者上下與三辰相銜而南出赤道環二十四度弱北入赤道環亦二十四度弱東西與赤道環交互相銜之處正環上所刻外酉春秋分之處

百二按六合儀赤單環所謂結於外酉是地平之外

蘇氏頌儀象法要環北面分列二十八舍周天之度內列二十四氣六十四卦環內列七十二候

俞氏震儀表法要編所謂赤道者制如天緯赤單環在內而差小上下與三辰環相銜去南極北極各九十一

蘇氏頌儀象法要環北面分列二十八舍周天之度內

酉此交於卯酉是黃赤道之卯酉然卯酉不定爲二分兩交亦不定在卯酉益冬至日躔子夏至躔午則春分交於酉秋分交於卯宋時冬至日在寅夏至日在申二至移次二分亦移宮矣○古歲差法更宿而各具宮宿度分則黃道微遷赤道亦必當稍改今歲差法更宿而不更宮故二環但有宮分不列宿度其上下與三辰相銜之處定爲二道之星紀鶉首初度始終不易然二環交格窺測多不便郭守敬簡儀已分用之今法黃道經緯與赤道經緯各爲一罷又爲白單環以承其交使不傾墜

尚書釋天　卷四　四

俞氏震儀表法要編所謂白單環者鎖定黃赤二環或不用

百二按白道單環是一行增設在黃道環內出入六度以測月離上畫周天度度穿一穴以移交會宋皇祐渾儀亦有之熙寧中沈括議曰月行周於黃道如繩之繞水今月道既不能環繞黃道又退交之漸每日有差必候月終而頓移一度亦不能符合天度當其要中之內面又爲小竅以受玉衡要中之小軸

蘇氏頌儀象法要四游儀舜典曰璿璣玉衡要中之小軸其最在內者曰四遊儀亦爲黑雙環如三辰儀之制以貫天經之軸其環之內則兩面當中各施直距外指兩軸而當其要中之內面又爲小竅以受玉衡要中之小軸

淳風曰四游儀梁令瓚曰璇樞雙環轄顓符曰游規周琮及元豐所制并今儀復曰四游

俞氏震儀表法要編所謂黑雙環者制如三辰儀之黑雙環在內而又小以揭直距直距者銅版二縱置於四

遊儀內上屬北極下屬南極中施闢軸以夾望筒望筒
玉衡也一名窺筒一名窺管一名横簫其筒中空兩首
各爲方掩方掩中各開圓孔以透窺測（唐志王衡外方内圓○沈括曰）横簫二兩端夾極儀於幾其中扶衡爲衡二樓於横簫之間中衡爲軸以貫横簫使兩末入於幾之鐏而可旋（按此又謂直距爲横簫也）
使衡既得隨環東西運轉又可隨處南北低昂以待占候
者之仰窺焉以其東西南北無不周徧故曰四遊此其法
之大畧也
陳氏師凱書傳旁通爾雅疏云地與星辰有四遊升降
愚謂天動地靜地氣雖有升降而地之體則隤然不動
所謂四遊決無是理輒借此以釋四遊儀之所以得名
耳
俞氏震儀表法要編右儀三重六合天經雙環銜附地
平天緯二單環也三辰雙環銜附黄赤道二單環也四
遊雙環銜附直距與望筒也六合之規大於三辰三辰
之規大於四遊六合不動以象天地四方三辰運動以
象天行四游則運動而窺測焉雙環雙鑄一樣二合爲
一故厚可貫軸單環單鑄故薄其天經環南北二極之
次有孔銜軸以穿三辰四遊於內使可運轉軸如管虛
中按中虛者所以測候極也其外有臍兩層以間隔三辰四遊之位
次按沈括所謂三物相重而不相膠爲三間十分寸之一無使相切以利轉也尺度則地平單
環徑八尺濶五寸厚一寸半天經雙環徑八尺濶五寸
厚八分兩環合一寸六分天緯單環徑七尺八寸一分
濶九分厚五分三辰雙環徑七尺四寸八分濶一寸八
分厚七分兩環合一寸四分黄赤二道徑七尺二寸一
分濶九分厚六分四遊雙環徑六尺二寸八分濶一寸
八分厚八分半兩環合一寸七分直距二長如四遊環
内徑濶一寸六分厚八分望筒長隨直距方一寸六分
兩首方掩方一寸七分中開圓孔徑七分半（沈括曰）皆徑一度有半用日之徑也若衡端不能容日之體則無由審其定次欲日月正滿衡上端不可移動此所以用一度半爲法也下端亦一度有半則不然若人目迫上端之東以望下端之西則差歲二度凡求星之法必令所求之星正當管之中心令兩端既等則人目遊動無因知其正中因以勾股求之下徑三分上徑一度有半則兩孔相覆大小畧等地平之下擊以四龍柱各高七尺七寸植於水槽上槽名水平臺其臺爲十字或爲方井中鑿水道相通行水水平則渾儀正矣（按吳草廬謂中通水道以激輪者非）如前尺度特其大約要之廣袤長短厚薄隨宜增損有不必拘但得規模分布度次均準相銜交結樞竅無差則窺測不患其無準矣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成化十九年正月禮部尚書周洪謨言言載璿璣玉衡蔡傳不得其制乞改造既成有羊酒寶鈔之賜其手製以木代之規制工巧識者服其精
百二按俞氏所詳尺寸唐宋諸儀之制罕有大於此
者大約就注璣徑八尺立法雖儀之大小不必拘然
如云黄赤二環直徑相等則誤矣蓋黄道出入赤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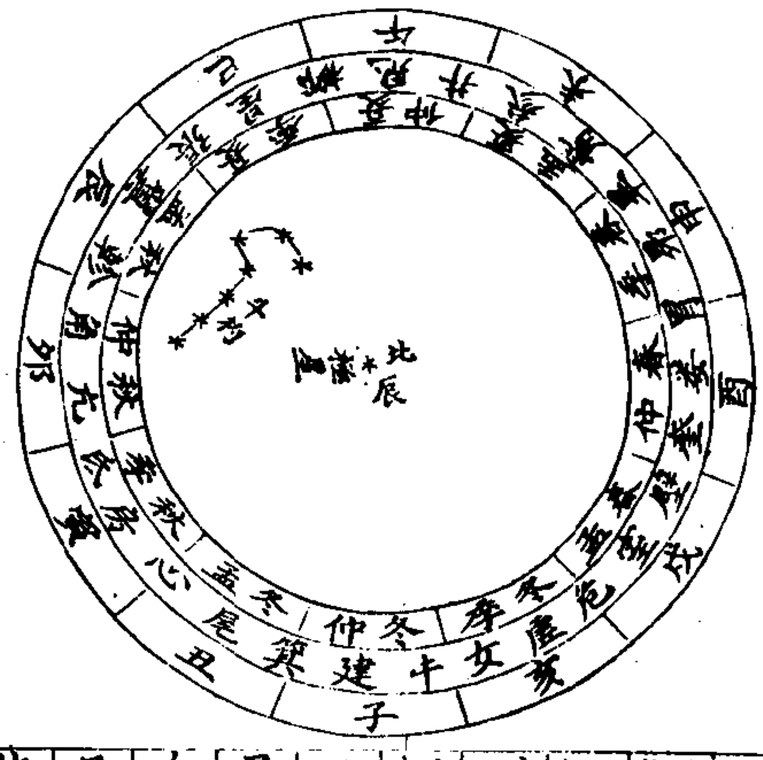
其兩交之點必正當二環之周半今直徑相等理當鍥二環之半以相銜是兩交一定不可易歲差度移必且更鑄如開元法及沈氏讜所云度穿一穴以移歲差者不可施矣皇祐渾儀赤道環外圍一丈九尺六寸八分直徑六尺五寸六分黃道環外圍一丈九尺二分直徑六尺三寸四分則黃道環在赤道環內必差小故但與赤道環相銜不能與三辰雙環相切沈氏所云刻璣十分寸之三以銜赤道刻赤道十分寸之二以銜黃道是也俞氏以二環相等故云黃道環亦上下與三辰相銜非也又經環必雙者以兩軸有膞不可直貫須兩環夾持之俞氏云雙鑄故厚可貫軸夫徒取其厚何不幷兩鑄之乎又云單環單鑄故薄則地平單環何以復厚幾與雙環等乎

周尚書辨疑録以三光四時爲七政極論日月五星之非而初不及渾儀惜改制璣衡之説未覩其詳以爲憾明史藁周洪謨字尭卿長舉人有箐齋集五十卷南舉集二十卷

沈括曰舊法規環一面刻周天度一面加銀丁蓋以夜候天晦不可目察則以手切之也古人以璿鈕璣疑亦爲此今太史局秘書省銅儀制極精緻亦以銅丁爲之歷家之説又以北斗魁四星爲璣杓三星爲衡令詳經文簡質不應北斗二字乃用寓名恐未必然姑存其説以廣異聞

史記天官書北斗七星所謂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杓携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間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斗爲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于斗杓魁爲璿璣○馬融尚書注七政者北斗七星各有所主第一曰正日法天第二曰主月法地第三曰命火謂熒惑也第四曰煞土謂填星也第五曰伐水謂辰星也第六曰危木謂歲星也第七曰剽金謂太白也日月五星各異故名曰七政也

百二按天官書以齊七政爲北斗七星又云建四時移節度並繫於斗是即以斗柄所指定月建之説也抑知陶唐時斗柄並不當月建乎周述學曰漢唐緒儒爲冬至日在斗初昏斗柄指子以月建定於斗柄所指上考堯典日短星昴則冬至日在斗初昏斗柄指丑日中星鳥則春分卯月初昏斗柄指辰不以斗柄所指爲月建也近驗大衍子月冬至日在箕初昏斗柄指亥實月立春日在危初昏斗柄指丑亦不以斗柄所指爲月建也又日月五星之行遲疾各異故用幾衡測知其度立法步算以齊其不齊焉若索隱引馬氏注即以北斗七星分屬日月五星何齊之有皆無足辨至于月名支干乃從上元甲子循次而下猶今日是甲子明日是乙丑初非因斗柄所指也此理自沈存中以來諸儒論之已悉但在秦漢之時以斗柄爲驗固自不與且建之名義實因建星濫觴昔人既秘而不宣後人亦遂習而不察按漢律歷志太初冬至日在建星或云在牽牛初者非詳卷二歲差下則十一月夜半子時建星適亦臨子故曰仲冬建在子建與斗所



歷十二辰是太虛定位內應赤道之度與加時同趙緣督以爲天星之十二次者周髀即或以爲地平之十二向者亦非蓋恒星之左旋從乎赤道與地平不相符也且歲月日時之支于本爲天時○月令孟秋完堤防謹壅塞以脩水潦正以秋水方至註云以月建在酉酉中有畢宿好雨其失與趙氏同正月日躔室壁則夜半建星臨寅故曰孟春建星臨寅夫夜半建星臨在寅子則初昏建星加酉北斗杓指子夜半建星臨寅則初昏室壁加酉建星加亥北斗杓指寅故曰斗建也如圖以北辰爲樞外列十二辰不動取月宿旋轉自子而丑而寅以合斗言建一如前中星僅史記歷書以建易斗漢志亦從之是斗建二者相爲更代而當以建爲主何也以其象天運一舍斗言建益古法也今欲使月建所在灼然易見故合稱之曰斗建也蓋冬至一歲之始子時爲一日之始以昏時爲主自不如以夜半爲主也若就人爲冬至日躔之所在也蓋冬至一歲之始子時爲一所共見者爲候則莫如北斗七星形體特大又在常見規之內也但亥子丑三方中土所見斗杓已入濁中無從更審又昏時逐氣不同非若夜半之定爲子正也斗杓所指僅可涯畧仲冬子月昏時爲酉則以本月之宿加酉斗杓正指子若仲夏午月昏時爲亥刻初則以本月之宿加于亥而斗杓却已指未申間此古人以恒星見中流伏

爲候所以不可易也仍不如建星所在之辰爲能按月不差矣日躔有歲差冬至之建星不可以爲常然月建之名義其濫觴不可沒也○北辰爲羣動之宗故經度皆從北辰引出北斗雖在常見規之內而偏處北辰之旁所占雖兩宮非如紫微垣圍繞北辰而能偏入於列舍也故從極星引出極星非即北辰但蔡漢以前始以漸而離至今日已差四度餘矣北斗七星之杓星與角星正參直此列舍所以始於角也若甽衡則入張翼軫度與參首南斗無涉史記所謂甽杓參首衡殷南斗者直以北斗爲中而立說是舍本逐末矣又初昏夜半平旦星辰所在之方相距皆九十度此但就昏旦之平分五十刻者言角宿初昏加寅則南斗夜半加寅固矣若南斗距參一百七十餘度幾半周天夜半南斗在寅其時參則在酉及平旦時南斗自寅歷卯辰而至巳則參自酉歷戌亥而至子安能及寅乎蓋衡殷南斗語意本主建星也史記歷書及甽曜度並有建星無二星相爲啓蟄故東漢賈逵有建星即南斗之說晉隋志斗道之間三光道也亦以南斗建星並舍乃舍建星而言南斗又牽合於北斗之衡既使建宇之義不明又增出平旦一建注家依文訓詁既不辨其非道而徐氏天元歷理復有三統四建之說且以南斗爲鶉火中之七星翻駁舊注而愈遠矣

附錄戴氏震經考古測天之器其製不傳後世渾天儀

設璣衡以擬其名未有能實得古製者也揚雄法言或人問渾天於雄曰洛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幾乎莫之違渾天之學得此三人者創始爲之罷而蓋天宣夜二家莫之能述遂失其傳爲渾天者依仿古名釋帝典者援據漢製故似同而異似是而非考之周髀有北極樞（又曰北極）及北極璿璣之名有七衡六間冬至日當外衡夏至日當內衡春秋分當中衡之規法所謂北極樞者今之赤道極也（亦曰赤極晴書天文志所謂不動處）即會論爾雅推之北辰所謂北極璿璣者今之黃道極也（亦曰黃極吳太常姚信昕天論所云冬至極低夏至極起）釋周髀凡數家未解北極璿璣何指蓋其名出於古遠世所莫聞因思虞夏之璿璣注

南欽北入次四衡爲春入次二衡爲夏當其衡啟也自北發南出次二衡爲秋出次四衡爲冬當其衡閉也周髀之七衡則準乎中氣十有二其衡之名暨其規法由來遠矣

又曰北極璿璣每晝夜環繞之而成規冬至夜半在正北極下（正北子位）是爲北游所極日加午之時在正北極上（正南午位）是爲南游所極日加酉之時在北極右（正西酉位）是爲西游所極此璿璣一日四游所極也冬至早起正北子位晝夜左旋一周而又過一度漸進至四分周天之一則春分夜半是爲東游所極故夏至夜半南游所極秋分夜半乃西游所極此璿璣之一歲四游所極也

又曰日月五星謂之七政出鄭康成注（孔博同乃魏晉間人爲之窃取于鄭注者）後儒悉從之伏生尚書大傳則曰七政謂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爲政也人道正而萬事順成司馬子長作天官書馬季長注尚書又以爲北斗七星三說參差惟鄭近是然稽之於古寔無明證兗典壓衆日月五星謂中星初不及五緯洪範五紀所云星辰同於堯典孔穎達曰五星所行下民不以爲候其說得之五星後代壓象推測漸詳唐虞時恐未必及此即惟之不失亦非定四時成歲攷闕何以與日月並稱之政乎帝王之道莫大乎敬天勤民天事遠不必盡知無傷

於大智如日月食五星掩犯聖人但懼而修警不求預知也此其意深其務切其道大其智遠惟日月運行寒暑物候因之變遷必察之治歷準以出政與之不違敬天勤民重人事也然則政之爲言據人事非據天事亮命羲和終之曰庶績咸熙臯陶謨曰撫于五辰庶績其凝庶績之熙也凝也由政之得宜而政之宜由順天歲月與五辰而七凡所以順天出政不外乎是禮運亦言播五行于四時天下事物統以五行則無或遺序以四時則歸于順二者通而一也推日月之運循五行之序于是有歲之政焉分至啟閉是也有月之政焉正月告朔是也有水火金木土五者之政焉法制禁令宜於時之君子慎疑寧當以日在之宿爲文吳貢金曰正義或以房爲房星下云

而布其事是也分言之其政有七約言之敬授民時而已五行所屬何者不舉而歲月有政聖人所以敬天時謹其事也壓法久則必差非天之變動亦非法之當改渾圜至大數所難窮譬猶寸寸繫之至尺則差銖銖計之至兩則差故設罷觀象與法相濟使差數未覩者仍之差數既見者修正之舜攝位之初而言在璿璣玉衡者審驗天以齊七政斯以見政無弗順天在璿璣玉衡者審驗天行也以齊七政者齊人事合天也庶績熙凝之本也至若五星之行無關授時之大在壓家積驗知之豈所急哉

肩征

惟時羲和二節

辰日月會次之名房所次之宿也集漢書作輯集輯通用言日月會次不相和輯而掩蝕于房也

唐書壓志一行白度議太康十二年戊子歲按積年甲子作甲辰冬至日應在女十一度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劉炫曰房所舍之次也集會也會合也不合則日蝕可知或以房爲房星知不然者且日之所在正可推而知之君子慎疑寧當以日在之宿爲文吳貢金曰正義或以房爲房星下云

九月月會於大火之次房星共爲大火言辰在房星事有似矣知不然者以集是上舍之處言其不集于舍故得以表日食若言不集於房星似太遲惟可見壓鐍不得以表日蝕也且日之所在星宿不見正可推算以知之非能舉目見之君子慎疑寧當以日在之宿爲文以此知其必非房星也今此前刪其九月會于大火一層則不見立說之密中刪其集是上舍之處一層則知不然者向竟未申明末刪其不見及舉目二句則結處慎疑字又苦無着落蓋亦前人之破碎文義若此也

九月合朔已在房星北矣按古文集與輯義同日月嘉會而陰陽輯陸則陽不疚孚位以常其明陰亦含章示冲以隱其形若變而相傷則不輯矣按日月交食乃一定之數凡有推當食而乃不食者皆歷術之疎也○吳貢金曰曾子問諸侯相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發者幾乎孔子曰太朝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若當食不食何乃與火喪雨並列爲不可知之歟孚書禮志所引漢劉卲之說最爲精確

房者辰之所次星者所次之名其揆一也

日
月
甲地
乙地
火影
月
地
向日
日
日月之間日大
地小地向日之

九服之各異北齊張子信謂日食有入氣差至唐長慶中宣明歷遂有氣刻時三差之法歷代因之郭守敬正其名曰東西差即刻差也南北差即氣差也今則以地圖之理著其所以然者

百二按詩云彼月而食則惟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凡事以罕見爲異也月之食限廣故其食也頻日之食限少故其食也罕日月正當交點則食既若距交前後兩道密邇不能容兩之濶者皆爲食限則隨其距遠近而爲食分之淺深何也以闇虧全徑大月之全徑小也又闇虧之侵月貼月之體故月食半徑之加時之異即爲里差而無高下南北東西之差也月交點之去人近而距日遠日下月上其間空隙處正多故日食地偏西見食早偏東見食遲此方見食彼方不見食此方見食多彼方見食少固隨步換形即就一方而論則午前見食早午後見食遲交近二至有南北之差交近二分有東西之差又南北差近午則多近邪酉則少東西差近邪酉則多近正午則少一歲之中有隨氣之加減一日之中有隨時之加減是以有中有隨氣之加減是以有雖入食限而仍不食者所謂惟德動天當食不食或屬詭辭然究屬變常聖人無往不敬而於日月之變尤加修省焉其即迅雷風烈必變之意乎吳貢金曰唐志云使日蝕皆不可以常數求則無以稽歷數之疎密若皆可以常數求則無以知政教之休咎言哉斯言觀開元十二年七月戊午朔及十三年十二月庚戌朔皆當蝕不蝕日知錄崇正之世十七年八蝕與漢成哀同皆不當蝕而蝕嗚呼天之脩民如濛如冥德動天而祥見告動若影隨矣

案唐志日蝕在仲康即位之五年

唐書歷志一行日度議新法仲康五年癸巳歲九月庚戌朔日蝕在房二度劉炫以五子之歌仲康是其一掌位四海復修大禹之典其五年羲和失職則王命徂征厥劇以爲仲康元年者非也何焯曰辰勿集房大衍作庚成朔交泛二十六日五千四百二十一分入食限見仲康即位五年癸巳九月元史歷志距辛巳元三千四百零八年或言古文尚書不可信以今西法推之不合者庚辰在保定質之武進揚道升先生以推大衍授時二歷皆合錄于左方辛丑七月辛卯

癸巳正合矛盾顯然矣毘陵楊氏所謂距戊辰元三千七百五十五算者即就元史之三千四百零八算加入崇正戊辰距至元辛巳之積年也授時之失古今壓考及交食壓指已辨之楊氏但依術推步而竟不辨歲名與積年之舛錯焉豈別有說與至徐圃臣自定長壓專從竹書及推仲康日食又增多年數直欺人以自欺耳

李氏天經古今交食考唐大衍壓云仲康五年癸巳歲九月庚戌朔日食在房二度元授時亦稱仲康五年癸巳九月庚戌朔交泛二十六日五千四百二十一分依此得太陰尚距交前約九度新法亦推得九度二十三分因得實距一度餘在陰壓本食距一十八度一十七分因得實距一度餘在陰壓本食距加減時限即黃平限東甚遠必得時差多氣差反少因氣差止一十六分爲寔距分所減餘視距四十四分乃并日月兩半徑得三十一分三十三秒以較視距分尚不及則月不能掩日而癸巳年九月庚戌朔絕無食又以壓年考之仲康五年無癸巳年九月庚戌朔太陽平行躔壽星初度五十一分因與書載之房宿合寔交周爲初宮五度二十四分查表得寔距北二十八分而以氣差一十三分相減餘十五分爲二曜半徑并所減餘一十六分三十三秒以較視距分尚不及五分三十五秒但依古安邑及北極出地三十六度用今加減表算定朔應在次日丁亥太陽出之前時差應減因得食甚不可見試衷去一二時必能見食何也蓋太陰寔距北得氣差使之掩日九州內有處可見如以二十八分查太陰視差表中行得上横行高度應六十三度餘二十七度爲二曜距天頂度因以太陽寔躔查

黃道九十度表所得側對二十七度者乃北極出地二十五度即全見食地也（所減去前二十八分故）距此南北內外亦應見食惟分數多寡不一耳設東來一二時依北極出地二十五度算得氣差減餘二分四十五秒爲定距所減餘二十五分四十秒即視距分與二曜半徑并相較餘六分應推見食二分論定朔此時二曜高尚有一十七度在辰初二刻（日出外前約二分）雖時差復有所減能使視會在外前不見食甚然可多見帶食至復圓而朦氣差亦畧補地平半徑差使日月可早出總之論中土之西不能見食非太陰不甚掩太陽乃時差無從得算蓋時差必先求定朔定朔即依加

減所得而加減復歸太陽本圜心去離地心故但二心相距古今不等即加減亦異新法爲求均度止立二百恒年表者亦以見此後數未免畧變至求所變幾何止可及中古未能及上古乃書僅云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此外不紀食于何時測於何方見食若干分倘因之退求二心之距依法立表自可得其食之必然況與年月宿度俱符者乎再帝堯時大概春在昴秋在房仲康去堯未遠俱依此爲定故得季秋月朔辰勿集于房其實房漸移東是日尚居氐末度非真至于房也或因不準得時刻誤以他年且晦朔不明反謂太陰距速不能掩日之光亦滋惑矣

百二按王暐菴以其本法推仲康諸年直謂未有確據那士登以大統法推六年丁卯九月辛巳朔入食限亦未見其必食也及閻百詩以授時時憲推四年乙丑九月壬辰朔食在氐末度氐房相去一間無足爲異乃交食考以爲是年雖入食限實不食且合在尾度矣房與尾差三宿閻氏之說亦未足爲憑五年丙寅九月朔食在壽星初度與房宿合矣（西法穴光時官分以房一度八壽星又自帝堯甲子已百八十年當減去歲差兩度故或以爲在氐宿末度也）而安邑又不見食李氏云兩心之差者以歲實或有強弱致視差不能入算愚謂此猶其次者也惟是三代紀年說者謂爲劉氏所亂（後漢書志尚書令陳忠曰向子歆欲以合春秋橫斷年數損益

益周考之表紀屢踈數百）乃三統紀年多於竹書而帝王世紀等書復多於三統則知增年之謬實爲立法固皆以近測爲根仍必遠證之經傳而當時書籍未廣三代世祚修短既無若春秋經聖人手定昭然爲天下共觀者遂不難一手偉世人之目損益遷就以合於新法爲故自近日歷元逆推前古氣朔交食無不可得但其所值爲何王之世則難言矣朱子嘗云中間年代不清共和之後方可紀識慎疑也即距辛巳元三千四百零八歲之發已累爲仲康爲帝相亦無的據特授時積年甲子既以值帝相又復以爲仲康則不可耳

古者日蝕則伐鼓用幣以救之春秋傳曰惟正陽之月則然餘則否今季秋而行此禮夏禮異也

正義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左傳季平子曰惟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當夏四月是爲孟夏如彼傳文惟夏四月有伐鼓用幣禮餘月則不然此以九月日食亦奏鼓用幣者顧氏云夏禮異於周禮也

百二按正月正陽之月也於夏爲四月於周爲六月既爲六月平子何必云爾或曰姜炎及大行授時推是月不入食限經傳恐有誤然如此則太史云當夏四月是爲孟夏一語又爲贅設蓋平子直以正月爲

周四月也疏云謂以歲首之月爲正月非須知總屬飾說明是不欲用幣故矯誣以壓衆所謂其餘則否亦一時權辭照二年七月朔日有食之梓慎曰二分二至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同道也至相過也其在他月則爲災陽不克也故常爲水蓋占家別自有說若論歷理則不然

子所以知其有異志寧得遽謂周禮異於夏禮乎蓋古占法日食在分至者不爲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用辭夏書曰辰不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太史所云分至正朔二分二至而言孟月朔之謂也太史所云分至正朔二分二至而言孟夏則過春分而未及乎夏至也季秋則過秋分而未及乎冬至也若云周禮伐鼓用幣惟在正月則夏書

言昏迷天象之火以上文考之林說非是蓋政典以下云云合之上文固未爲不合然疑救無赦無赦之刑施之先時不及時則或有推其小誤所差在時刻遲速間者一以此刑繫之似太重若以爲之下節爲以備有衆發端則于兵家紀律之嚴似未爲過也

附錄閻氏若璩尚書古文疏証日食之變爲人君所當恐懼修省然建子午卯酉之月所謂二至二分日有食之或不爲災其餘月則爲災之尤重者則在建巳

之月焉蓋自冬至一陽生至此月而六陽並盛六陰並消於此而忽以陰侵陽是爲以臣侵君故先王尤忌之奚家則瞽奏鼓嚾夫馳庶人走周家則樂奏鼓柷用幣史用辭雖名有四月六月之別皆謂之正月正月者正陽之月非春王正月也在氏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禮也平子不知而止之曰惟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用幣於社伐鼓于朝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詞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嚾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夫太史首言此

禮在周之六月繼即引夏書以證夏禮亦即在周六月朔周之六月是爲夏之四月可謂反覆明切矣此非二代同禮之一大驗乎而僞作古文者畧知歷法當仲康即位之初有九月日食之事遂於胤征篇撰之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嚾夫馳庶人走不知瞽奏鼓等禮夏家未嘗用之於九月也是徒知歷法而未知典禮也或又有曲爲之說者曰夏質周文故禮亦異不知三代典禮有從異者有從同者有當革者亦有當沿者此正沿而同之禮也即以上文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非襄十四年師曠所引夏書之文乎考之周禮小宰之職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

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邦有常刑周之正歲即夏之正月同爲建寅同徇以木鐸非二代同禮之又一大驗乎○仲康在位十三年中始壬戌終甲戌以授時時憲二歷推算仲康四年乙丑歲距元至辛巳積三千四百三十六年中積一百四千九百七十四日空二六空八冬至四十空日七九九二閏餘七日五五四九二一八正交泛一十七日五六九五九一入轉五日四三四七七九經朔三十三日二四四二七九九月朔交泛一十三日五四一空五七入限食經朔二十八日五五空二空九八縮歷一百零五日一二九四五九縮差二度三五二五八轉二十五日一九四七空九遲二度

空空三加差四刻八四空三九月定朔二十八日五九八六一二壬辰日未正一刻合朔日食在氏宿一十五度仲康元年壬戌歲距積三千四百三十九年中積一百二十五萬六千零六日九八九二冬至二十五日空七空八空閏餘四日四五八四六二天正交泛一十三日四二六六一入轉一十四日九八六八三八經朔二十六一二三三八五月朔交泛二十七日三三六八二四入限食經朔二十三日三空六九三八入盈歷一百七十二日七二五空九六盈差初度四六四六入轉二十六日八四二七加差一十一刻三九二七五月定朔二十三日四二空八六五遲差初度九空四丁亥日巳正初

刻合朔日食在井宿二十八度則仲康始即位之歲乃五月丁亥朔日食非季秋月朔也食在東井非房宿也在位十三年中惟四年九月壬辰朔日有食之却又與經文肇位四海不合食在氏末度亦非房宿也○按辰不集於房在左傳杜註曰房舍也日月不安其舍則食若此於房宿絶無交涉此夏書之文應在建巳正陽之月故當以瞽奏鼓之禮而偶作古文者似錯認爲房宿蓋九月日月會於大火之次房心共爲大火褭食于房宿故冠以季秋月朔五字此正其致誤之由予嘗思書序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之作胤征未詳何王之世太史公固受逸書二十四篇内有胤征篇者知出仲康之世故夏本紀曰帝中康時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夫不曰帝中康初而曰帝中康時最確蓋予推步以歷仲康十三年中惟十一年壬申歲距至元辛巳積三千四百二十九年中積一百二十五萬二千四百一十七日五六一二冬至一十七日四九八八閏餘二十四日六二三五二三閏四月入轉七日七四九七七交泛二十六日四六三七五七經朔五十二日八七五二七七閏四月朔交泛一十三日一六一七四七八八限經朔五十日空五八三五盈屋一百五十二日五六空空三五入轉一十九日六空五七二七遲差五度三空八二盈差一度三一加差四十五刻定朔五十日五八八是閏四月甲寅日午時月食又步至二十年癸酉歲四月戊申日酉正初刻合朔亦入食限加氣時視三差乃戌時初虧在地人目不能見食無容代鼓取幣以救之則瞽奏鼓等禮在十一年閏四月朔無疑矣

洪範

四五紀節

歲者序四時也月者定晦朔也日者正躔度也星經星緯星也辰日月所會十二次也歷數者占步之法所以紀歲月日星辰也

吳氏澄書纂言歲自冬至至來歲冬至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日行天一周也以分至啟閉定歲之四時是爲一歲之紀月自合朔至來月合朔凡二十九日六辰有奇月與日一會也以朔晦弦望定月之大小是

爲一月之紀日自日出至來日日出歷十二辰日繞地一匝也以晨昏出沒定晝夜長短是爲一日之紀星謂二十八宿衆經星辰謂天之壤因日月所會分經星之度爲十二次觀象測候以驗天之體也是爲星辰之紀歷謂日月五緯所歷之度數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萬七政行度各有盈縮疾遲立數推算以步天之用也是爲歷數之紀

欽定傳說彙纂天日月星運於歲月日辰之間歷數則總四者之不齊而齊之故定二至考歲差所以協歲也推交會正閏法所以協月也候出入識短永所以協日也測遲疾辨昏旦所以協星辰也齊七政窮元會所以協歷

數也合而有五紀欽天授時此從古帝主之良法也

李氏光地洪範說唐虞歷象日月星辰與此篇之歲月日星辰也一也日周天而成歲故日星辰歷數有以異乎曰其道一也日主歲也月會日而成月故月主月也星紀於日而成日故星主日也辰紀於月而成辰故辰主辰也步而驗諸器故曰歷象致而綜諸術故曰歷數其施於用也如何曰日星陽也月辰陰也歲日陽也月辰陰也陽之用顯而陰之用微啟閉之節晨昏之限皆成於歲日而驗於日星是以堯命羲和殷四時辨朝暮必以日昏中星求之歲功明焉人事準焉故曰其用顯朔晦弦望若非民時之所關然於天道實相經緯故風雨潮汐之期及

凡萬物胎育之候其感皆係於月古之治歷者莫不平其三五歸邪於終立焉次舍以考交會堯更命羲和以閏月定時成歲允釐百工即其事也理數幽賾故其用微觀堯典之所命禹疇之所協察而齊之以璿璣省而念之以庶徵言寡道大非後世星術之家所得傳會而增益也若夫歷數之至則周官致景之法周髀蓋天之術盡之後之追聖人之制者必深考焉

百二按此與堯典之文固無大異然堯典以歷象貫於日月星辰之上而統爲一事此以歷數列於日月星辰之後而別爲五紀亦微有異窃以歲月日星辰四者兼人事歷數則專就天事言歲者歲陽及十二

度名也爾雅太歲在甲曰閼逢在乙曰柔兆在丙曰彊圉在丁曰著雍在戊曰屠維在己曰上章在庚曰重光在辛曰元默在壬曰昭陽在癸曰玄黓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閼在辰曰執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協洽在申曰涒灘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閹茂在亥曰大淵獻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奮若右歲名書事有間嘗一舉者則紀之以歲如祫禘朝會巡狩述職之類是也月者月陽及十二月名也爾雅月在甲曰畢在乙曰橋在丙曰修在丁曰圉在戊曰閼在己曰則在庚曰室在辛曰塞在壬曰陽正月爲畋二月爲如三月爲病四月爲余五月爲皐六月爲且七月爲相八月爲壯九月爲玄十月爲陽十一月爲涂右月名書事有間月一舉者則紀之以月如夏小正月令所載是也日者十干十二支也事有一定之日則紀之以日如上辛上丁剛日柔日之類是也又紀事頒朔必表年以首事而以月繫日之以月繫歲以日繫月故先月于日與堯典異也人事有早晚而欲使人共見則紀之以星辰如農祥晨正爲耕藉之候龍角晨見爲土工之候之類是也星辰合爲一者辰以星得名龍角見即壽星也鶉火中即星張中也至於歲實之損益日月合朔之先後星辰之次度推而五星之遲疾順逆皆於歷數乎紀之益此五紀即周官馮相氏之所掌孔傳言星主二十八宿不及五緯觀馮相之文當以孔傳爲是吳草廬以五緯入於歷數非無見也○歷數與上四者注家往往無別東坡書傳以上四者爲授人時之歷以歷數爲占吉凶之數尚覺未穩

庶民惟星節

民之麗乎土猶星之麗乎天也好風者箕星好雨者畢星漢志言軫星亦好雨意者星宿皆有所好也

朱子曰星非有嗜好但氣類相感

閻氏若璩尚書古文疏証曰漢天文志及史記天官書並云軫爲車主風益軫車之象與與同位爲風車動行形象求耳鄭康成云箕乃東方木宿風中央土氣木克土畢西方金宿雨東方木氣金克木皆從要所好其說亦未善益箕木名見爾雅郭注木與風其德皆爲散易與爲風亦爲木素問在地爲木在天爲風是也畢之本位在西南坤位也坤爲土素問在地爲土在天爲濕其令雲雨故月令土潤溽暑在土旺之月即夏暑雨嘗在未申時亦以日臨坤位也朱子所謂氣類相感者與然風雨之應又非虛理所能斷

日有中道月有九行

前漢書律歷志九章而九道小終一月法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章法十九九章共百七十一歲其月二千一百一十五其積日六萬二千四百五十七其小餘六十三以九除之適盡千五百三十九歲而大終一統九九八十一章爲一統九乘九章之日得全日五十六萬二千一百一十三又九乘小餘之六十三共得五百六十七分以日法八十一約之得六千九百九十一日不滿一日是爲一統之日

一歸之得七日合全日共得五十六萬二千一百二十日無小餘故曰大終三終而與元終即一元之終進退於牛前四度五分九會陽以九終（按三統之終十七章爲一會九會即三統也）故曰有九道陰燻而成之故月有十九道（按十九歲爲一章故以十九分爲法陽奇陰偶之說又是歟人語矣）以史官推合朔弦望月食加時率多不中在不知月行遲疾梵（李梵清河人造四分歷）以史官後漢書律歷志賈逵論曰今史官候注考校月行當有遲疾（按此言月自有遲疾本行之遲疾）不必在牽牛東井婁角之間（甘露二年耿壽昌奏云考驗天運日月行至牽牛東井日過一度月行十五度十三度益赤道使然也）又朓側匿（按側匿即朒也）乃由月行道有遠近出入所生（按月行與赤道相較之遲疾由出入赤道遠近所生月本行之遲疾乃由去地之遠近所生）率一月移故所疾處三度九歲九道一復晉志

月行九歲一終謂之九道（行即九道無二義）百二按集傳日有中道月有九行本前漢天文志中道者黃道也因月五星之道出入于黃道內外兩旁因名之曰中道其宴古法日月並云九道而其說皆以著於兩漢歷志者爲的蓋太初三統總以九爲法故分一日細數爲九九八十一分劉氏傳入二十四度白道（此是月道之八規之白道亦異）又交於黃道出入六度天度以赤道爲主而以黃白二道準之距有遠近則度有疎密斜直故本行遲疾之外別生朒朏之差作歷者因爲之累載加減（自鄭中數改用割圓弧矢術此法遂廢）使黃白之度皆化爲赤道之度而後躔離悉協於天度而不與其法以黃白一周分爲八段每段之中

分爲九限每限之中各得五度每限黃赤之差與黃
白之差皆增損九分之一故亦曰九道也詳一行大
黃赤之交無定方故黃白之距雖有常而赤白之距則
無常也因於九限之極圖爲八規以極其變前交與後交之
距皆五九度但觀黃白之交與其半交之所當爲何氣
之宿則知白道與赤道遠近斜直之勢矣黃白兩交
之度左移每日約十八分度之一每年移十九度有
奇非如日行黃道一歲可徧難以四時而定王英明云所謂
立春春分從青道者非也故其圖從乎方位之色以便圖說之立
爲道出乎黃道南方之外者以青爲道出乎黃道西方之外者以白爲道出乎黃道北
方之外者以黑爲道東南西北以列宿蒼龍朱鳥白虎元武爲準如就下土視之無非出黃道南也雖有八行其實即一道之遞遷而已苟極其
數雖百十道亦不能盡其變也況九道乎且以日行
之黃道假借以合九行之目是何心也益即歷家深秘其術爲此似是之說矯托緯書以亂其真耳一行
九道議比舊說加詳然不特不爲剖析是非仍游移
出入其詞使人眩目若鄭世子王英明輩竟云九道
可廢則又不知古法之自有九道非緯書之所云也
中道者黃道也北至東井去極近南至軫牛去極遠東至
用西至婁去極中是也
史氏伯璿管窺外編有在天之東西南北在地之東
西南北至東井南至牽牛此南北指在地者言東至
角西至婁此東西是指在天者言蓋東西南北在天者
旋轉不停在地者一定不易此處所言惟欲明黃道去
北極之遠近故也夫北極在地之北夏至日去極六十
七度黃道時在南方七宿中之東井若以在天之方位
言南至東井則似南距北當遠而反近冬至日去極一
百十五度黃道時在北方七宿之牽牛若以在天之方
位言北至牽牛似北距北當近而反遠易至惑人東角
西婁之東西則於地之東西方向無所紀故直以在天
之東西言之但欲見南北得中不遠不近義不係乎東
西也
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
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并黃道爲九行也
宋書律歷志前世諸儒依圖緯月行有九道故畫作九
規更相交錯檢其行次遲疾換易不得順度按七政躔
次而歷氏步交行之度左參自房氏而前亢而歷氏步交行之度左參自房氏而前亢而
遲於左爲疾於右爲疾於右爲遲所謂遲疾換易不得順度右參自角
順度也但以九規即爲九道尚是沿襲之誤
元史歷志李謙授時歷議白道與黃道交青赤二道與黃
由也古人隨方立名分爲八行與黃道而九其實一也按九道之非至此始
惟其隨交遷徙變動不居故強以方色名之

鑿破惜未窮流探源鉢分纔析以破諸家之惑耳　月道出入黃道兩相交值當朔則日滿月所掩當望則月滿日所衝故皆有食然涉交有遠近食分有淺深皆可以數推之所謂交周者月道出入日道一周之日也日道距赤道之遠爲度二十有四月道出入日道不踰六度其距赤道也遠不過三十度近不下十八度出黃道外爲陽入黃道內爲陰陰陽一周分爲四象月當黃道爲正交出黃道外六度爲半交復當黃道爲中交入黃道內六度爲半交是爲四象象別七日各行九十一度四象周歷是爲一交之終以日計之得二十七日二十一刻二十二分二十四秒每一交退天一度二百分度之九十三凡二百四十九

交退天一周有奇終而復始正交在春正半交在黃道外六度在赤道內十八度正交在秋正半交出黃道外六度在赤道內三十度中交在秋正半交入黃道內六度在赤道外三十度中交在春正半交入黃道內六度在赤道外十八度月道與赤道正交距春秋二正黃赤道正交宿度東西不及十四度三分度之二夏至在陰歷內冬至在陽歷外月道與赤道所差者多夏至在陽歷外冬至在陰歷內月道與赤道所差者少益白道二交有斜有直陰陽二歷有內有外直者密而狹斜者疎而濶其差亦從而異今立象置法以求之差數多者不過三度五十分少者不下一度三十分是爲月道與赤道多少之差　鄭世子曰自元已前求月道者皆自黃道推之元人改從赤道求之

百二按舊本交行圖八規前後相距皆四十五度如論其極交行以漸而移四十五度即當有四十五道不特此也度析爲分分析爲秒其道更不可以數計益交道之改月本天樞之動也交周之行本天周之動也故兩動東西錯行而不相參乃明鄭世子擬於線之纏九疑其斷而不屬殆未知古圖法意也　鄭世子曰黃鍾歷議今書傳官本有圖爲圖規者九而重叠相錯先儒所傳九道益如此以理論之月道如纏綠于九上線道雖重然止一縷往來未嘗斷絕果如九規則斷而不屬矣

日極南至於牽牛則爲冬至極北至於東井則爲夏至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則爲春秋分

陳氏師凱書傳旁通此皆漢歷然也每歲有差蔡氏引之亦示人以歷法大槩使學者知日月之行所以有冬有夏者如此耳

百二按南至牽牛爲冬至者乃周秦以來相傳之說雖見於漢書天文志而非漢歷也益漢時冬至日已在南斗而非牽牛矣○月令正義曰有九道河圖帝覽嬉云黃道一青道二出黃道東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黑道二出黃道北日春東從青道夏南從赤道秋西從白道冬北從黑道按日行止一道不得於黃道之外史有八行又曰黃右移如冬至起星紀則自北而西歷南而東故從乎時令之色宜

云青道出西白道出東如從乎方位之色宜云春西從白道秋東從青道不得云春東從青道秋西從白道也而正義則云日與星辰四游相反春分日在婁星極西日在婁星之東秋分日在角則角星極東日在角星之西篤信緯書曲爲之說注疏家大率類此幾何不令四方上下皆易位也

朱氏載堉黃鍾歷議洪範曰日月之行有冬夏各不同人徒知日行一度歲一周天曾不知行度冬夏各不同序有不同若北齊張子信及隋劉焯推究盈縮損益四序有不同若北齊張子信及隋劉焯推究日行盈縮自冬至行一度五分漸減一二分至三四分以及赤道之交則正行一度從此復漸減之極於夏至

止行九十五分自夏至後其行漸增所增與所減之數相似及冬至則復如前益日行一度有餘曰疾不及一度曰遲以增損之數相補一日止爲一度從冬至距春分以行疾而積盈從春分距夏至以行遲而消其積盈朏之常度猶差前故冬至距夏至皆曰盈朏從夏至距秋分以行遲而積縮從秋分距冬至以行疾而消其積縮朏之常度猶差後故夏至距冬至皆曰縮朏然春分前二日半已交赤道則盈二度有餘秋分後二日半纔交赤道則縮二度有餘故二分之際盈縮最多授時歷謂盈初縮末限八十八日九十一刻縮初盈末限九十三日七十一刻盈縮極差皆二度四十分要之日在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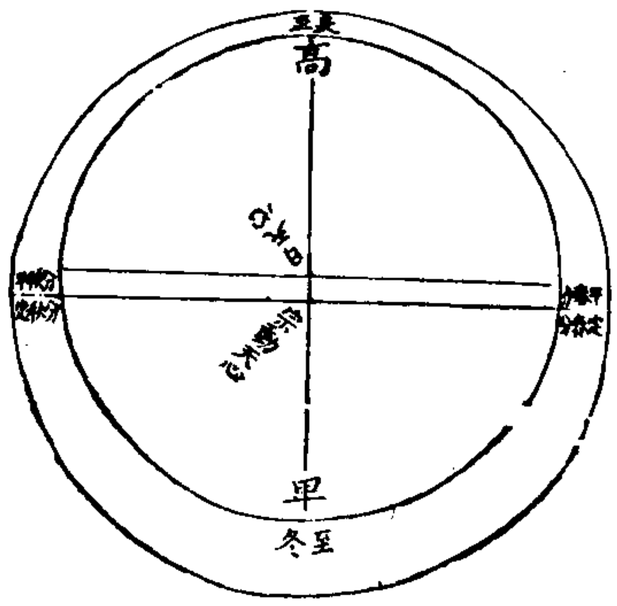
道之南行疾赤道之北行遲

梅氏文鼎歲周考古歷不知太陽有最高之行郭太史時最高畢正在二至難於窺測西歷自多祿某以來世有積測定最高點每年東行四十五秒每太陽平行一度康熙庚申又改測每年行一分零一秒十微最高點進移二十八分故辛酉天正冬至最高在未宮七度零七分七秒每太陽平行一度高行十微一空四計五十八年十個月零六日奇行天一度此永年表之新率也但最高之度既改而又自有行度則每年歲差小餘之數不必均齊○日行盈縮細考之則春分距夏至夏至距秋分雖皆盈歷而其

其縮亦不同秋分距冬至冬至距春分雖皆盈歷而其盈亦不同又且年年不同細求之則節節不同又細求之且日日不同矣其故何也蓋最高一點不在夏至而在其後數度又年年移動此太陽盈縮之根而歲差所以消長也康熙庚申年夏至冬至一百八十三日十三刻六分辛未年夏至冬至一百八十三日十四刻九分十二秒中共長一刻零三分（中積只一年）壬戌年冬至次年夏至一百八十二日九刻九分庚午年冬至次年夏至一百八十二日八刻十分九秒中共消十四分（中積共只八年）又合計癸亥夏至前半周一百八十二日九刻九分冬至前半周一百八十三刻十分相較

一日零四刻一分辛未年夏至前半周一百八十二日八刻十分冬至前半周一百八十三日十四刻九分相較一日零五刻十四分八年中較數增一刻十三分然二分之相距則無甚差何也益最高移而東夏至後多占最高之度而減度加時之數益多故益長高衝移而東則冬至後多占最卑之度而加度減時之數益多故益消其近二至處皆爲加減差最大之處故消長之較已極也乃若二分與中距雖亦歲移而中距皆爲平度不係加減其最高前後視行小之度固全在春分後半周最高衝前後視行大之度亦全在春分後半周毫無動移故無甚消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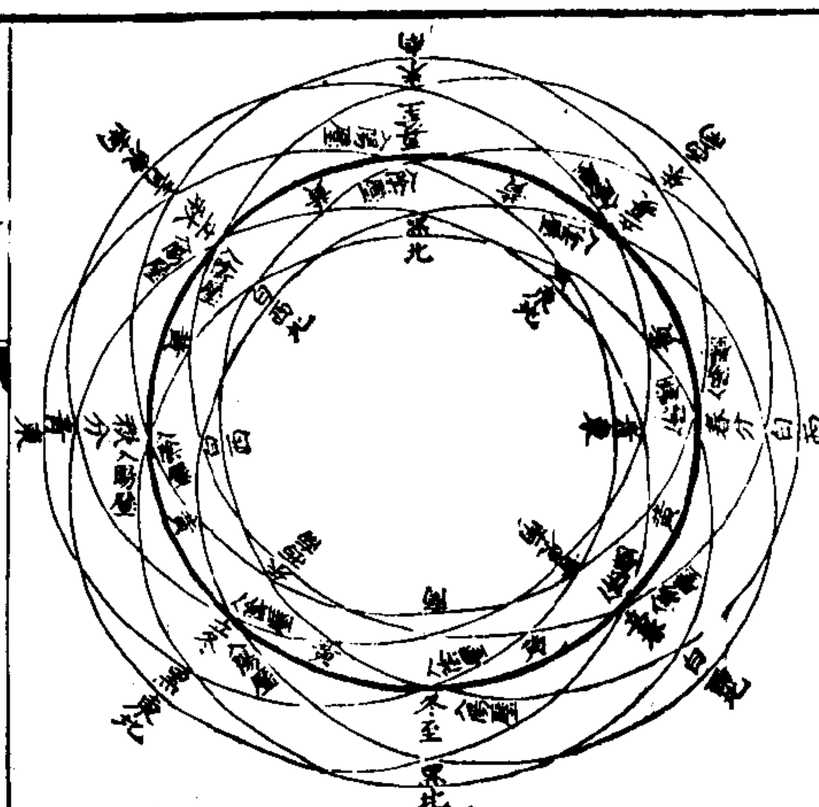
百二按今法以定氣注歷古法則以恒氣授人時以定氣步交食恒氣亦曰平氣以二十四氣均分歲周每氣各得十五度有奇（今法無奇零）爲一節氣冬至前後日行十五度有奇疾以十五日二十一刻行十五度而有餘故節氣短夏至前後日行遲以十五日二十一刻行十五度而不足故節氣長二分前後半周平氣與定氣之較積差至四日有奇總之日均則度有多少度均則日有多少平氣春分後半周與秋分後半周各一百八十二日有奇但所歷之度春分後半周少秋分後半周多定氣春分後半周與秋分後半周各占一百八十



所測在宗動天之心不在日天之心也○高甲二點在二至則平氣定氣合爲一冬夏至前後之距度均距日亦均高甲離二至而東則二至不能相等矣最高甲之亦有平有定距度距日移爲本天心之動已見歲差圖若以本輪（圖詳卷四）而論則爲輪心與輪周之差輪心右移於本天（與日月五星亦同）左旋於本輪固無不相應而心行微速故輪心已滿本天一周必再歷若干時輪周始復而輪心則已過周矣然專論盈縮則本輪與不同心圈同理論最高行則不如不同心圈之直捷也（回紇土盤歷定最高行每日十微弱三百六十五日行三十六秒四十一微强比西法魯測更弱乃隋開皇已來所定之率也）

立夏夏至從赤道所謂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

唐書歷志月行合朔所交以黃道內爲陰歷外爲陽歷月行青道在陰歷夏在陽歷月行青道（冬至夏至後青道半交在春分之宿當黃道東



歷月行黑道春分秋分後黑道半交在冬至之宿當黃道北立春立秋後黑道半交在立冬之宿當黃道東北至所衝之宿亦如之　四序離爲八節至陰陽之所交行與黃道相會按改赤道爲朱道者恐嫌於天履之赤道也

百二按右圖與說鄒氏季友取之魁於書傳卷首者又見胡一中洪範說而不言其所本史伯璿直斥爲妄作不也知圖則由來已久沈旳已云前世諸儒所作而說則詳於大衍歷文觀此則青朱白黑斷不得分配四時之行一歲一周矣鄒氏雖採取之初不辨與書傳相違之故又月行合朔二字直貫全文如云冬合朔而交在陰歷是爲月行青道耳今交在陰歷夏合朔而交在陽歷是爲月行青道去交不必本圖說脫去合朔二字則冬之中交夏之正交不必

定在冬夏日躔之宿也是所交之宿度不明何所見爲青道乎入交在合朔則爲薄蝕恠合朔與交不常遇故不常蝕也但歷家故爲艱深窒使人難解如云於立冬冬至之宿入陰歷夏夏至之宿入陽歷是爲青道豈不直捷乎至九道名義觀一行議自明一行篇首仍原本劉氏洪範傳之說又篇中錯綜矛盾以惑人者前後間出今爲節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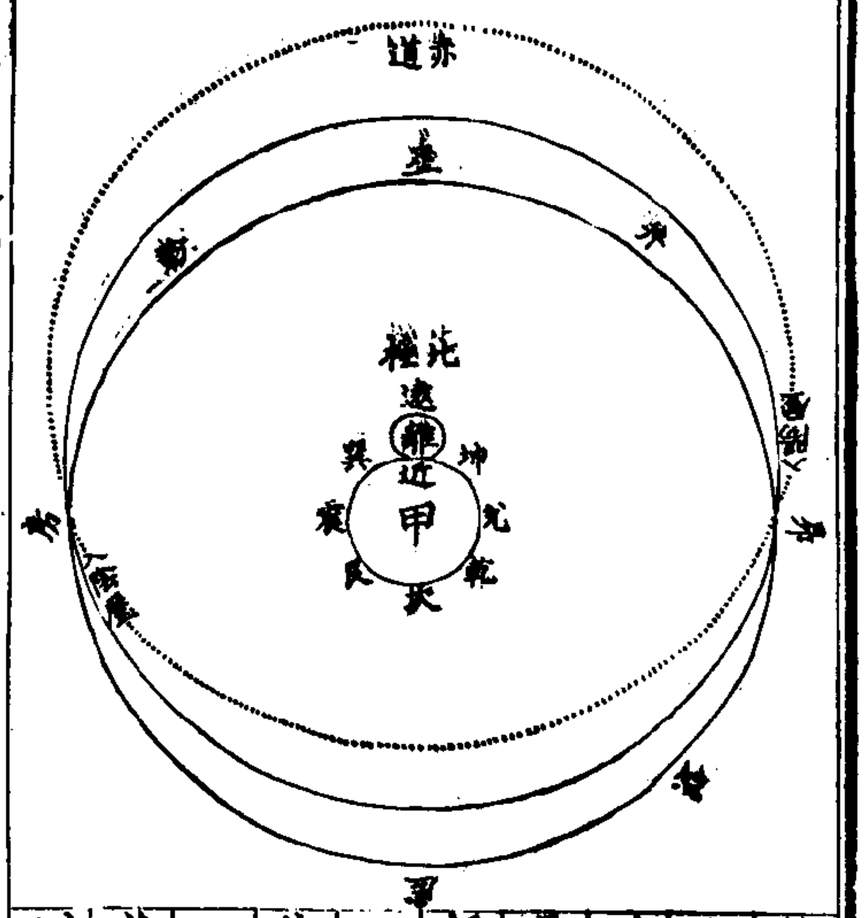
一行九道議漢史官舊事九道術廢久劉洪頗採以著遲疾陰陽歷然本以消息爲奇而術不傳推陰陽歷交在冬至夏至則月行青道白道所交則同而出入之行異故青道至春分之宿及其所衝皆在黃道正東白道至秋分之宿及其所衝皆在黃道正西若陰陽歷交在立春立秋則月循朱道黑道所交則同而出入之行異故朱道至夏至之宿及其所衝皆在黃道正南黑道至立冬之宿及其所衝皆在黃道正北若陰陽歷交在分秋分之宿則月行朱道黑道所交則同而出入之行異故朱道至夏至之宿及其所衝皆在黃道正南黑道在冬至之宿及其所衝皆在黃道正北若陰陽歷交在立夏立冬則月循青道白道所交則同而出入之行異故青道至立春之宿及其所衝皆在黃道東南白道至立秋之宿及其所衝皆在黃道西北陰陽歷中終之所交則月行正當黃道去交七日其行九十一度齊於一象之率而得八行之中按此即陰陽歷之兩半交也正於春秋其去

黃道六度則交在冬夏正於冬夏其去黃道六度則交在春秋○黃道之差始自春分秋分赤道所交前後各五度爲限（按交處兩道合爲一點故差限從此始）初限黃道增多赤道二十四分度之十一極九限損一（按二第限則增多赤道二十四分之十）初限黃道增多赤道二十四分之十二極九限而止數終於四率赤道四十五度而黃道四十八度（按九限黃道共增多赤道八九七十二分以二十四分爲度母除之得三度）至四立之際一度少強依平復從四起初限五度赤道增多黃道二十四分之四每限益一極九限而止終於十二率赤道四十五度而黃道四十二度復得冬夏之中矣（按自二分交點至此）兩道均齊皆九十一度少強）月道之差始自交初交中黃道所交亦距交前後五度爲限初限月道增多黃道四十八分之十二極九限而止數於四率黃道四十五度月道四十三度半乃一度強依平復從四起初限五度月道差少黃道四十八分之四每限益一極九限而止終於十二率黃道四十五度而月道四十三度半至陰陽歷二交之半矣（按兩交前後四十五度兩半交前後四十五度黃道差多差少之分亦各得七十二以四十八分爲度母除之各得一度有半）凡近交初限增十二分者至半交末限減十二分去交四十六度得損益之平率夫日行與歲差偕遷月行交限而變遞伏相消朓朒相補則九道之數可知矣其月道所交與二分同度則朱道黑道近交初限黃道增二十四分之十二月道增四十八分之十二至半交之末其減亦如之故於九限之際黃道差三度月道差四分度之三皆朓朒相補也若所交與二至同度則青道白道近交初限黃道減二十四分之十二月道增四十八分之十二至半交之末黃道增二十四分之十二月道減四十八分之十二於九限之際黃道與月道差同益遞伏相消也日出入赤道二十四度月出入黃道六度相距則四分之一而已故於九道之變以四立爲中交在二分增四分之一而與黃道度相半在二至減四分之一而與黃道度正均

故推其數引而伸之每氣移一候月道所差增損九分之一七十二候而九道究矣（按天文志一行考月行出入黃道爲圖三十六究九道之增損其圖不傳當是每圖各具黃赤二道於黃道每限作二規爲月道陰陽兩兩相背故三十六圖所謂盡七十二候者此也五日爲候在歷爲五日在天爲五度）

百二按蕃圖諸圍錯綜披着易眩且其理未顯今省作二圍加以赤道共爲三圍○一圍爲虛線以北極爲樞心者赤道也（此圍平分天體非舊圖九行中之赤道也）一圍周列八節之宿者曰黃道日所由也（先時八節日躔之宿合于四正四維故舉以見例虛正北冬至之宿也壁西北立春之宿也井西南立夏之宿也星正南夏至之宿也軫東南立秋之宿也角正東北立冬之宿也）以甲爲樞心（即黃極）甲去北極二十四度故黃赤大距亦二十四度黃道

著月道也半周在黃道外曰陽壓半周在黃道內曰陰壓月循本圜周右旋由正交而半交而中交而半交復於正交交正交為陽壓口亦為羅睺中交為壓口亦為計都半交者兩交折半之處也西法陽壓口曰中交陰壓口曰正交故羅計易位至乾隆九年復改從舊法壓二十七日有奇而一終謂之轉偏壓天度謂之周大統惟月有交轉二十七日二一二八轉策二十七日三二一五八之右移也交不及周者羅計之左旋也因月天之動仍以甲為樞也故兩交之點與半交自離而坤而兌而艮而乾而巽而震而離而坎而復於甲樞又左旋於甲樞而月本圜之樞又左旋於甲樞所出之方時時變遷矣離甲之卯去度故半交最遠之距亦六度然此就古率言也西法則更有加減蓋離甲為月道定樞又有游樞周行於定樞之旁一月兩周朔望在最近兩弦在最遠故半交大距時多時少而羅計亦非平行如月圜樞在離則陽壓半交出



半在赤道內者去極近半在赤道外者去極遠日行之進退於一圜交於黃道之中以離為樞此可察也

黃道南在星正交在昴中交在房陰壓半入黃道北在壓方位以列宿為主陽壓在黃道南其衝則在黃道北舊說以黃道為主陽壓在南者其衝亦在內外之四正四維似乎易位　壓八百四十九日有奇極圜自離壓四十五度有奇至坤則陽壓半交出黃道西南自星而井正交在壁中交在軫陰壓半交入黃道東北在斗以次循天左行十八年有奇而一周大統羅計周日六千七百九十三日四千四百三十三分月圜樞在離去極近則月道北黃道及直與赤道所差者少距赤緯十八度樞在坎去極遠則月道北黃道益斜與赤道所差者多距赤緯二十三度此多少之極其餘以漸為之加減故月道與黃道之差有常如較赤道與月道之差則隨時隨處而不同也

然則青朱白黑之道既不得隨四時行何以謂之有冬有夏蓋月之晦朔弦望隨日之所在而易其方一歲而一周冬至朔去極遠望去極近夏至反是兩弦皆去極中春分上弦去極近下弦去極遠秋分反是朔望皆去極中是即月行之有冬有夏矣夫日行一遠一近物則為之一榮一落同一晦朔弦望而有遠有近則其氣化之施感應之際自不可同日語矣

月行東北入於箕則多風月行西南入於畢則多雨所謂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

正義詩云月離於畢俾滂沱矣經箕則多風傳記無其

事鄭氏引春秋緯云月離於畢則風揚沙
李氏光地洪範說漢書曰月爲風雨日爲寒温政治變
於下日月運於上故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
星則以風雨也其義比諸家之說爲長蓋月爲陰氣之
宗風雨二者皆生於陽而成於陰故其氣與月相感豫
武子火攻用風而曰月在箕斗壁翼也今海濱之人候
風雨者不以節氣而用弦望然則風雨之係於月信矣
寒温既主於日而曰日月之行有冬有夏云者燠寒雖
繫乎日之遠近然其燠也日近而引地中之陽氣爲之
也其寒也日遠則月用事因而挾地之陰氣爲之也寒
燠主於日而爲月故以日月言之邵子亦曰爲暑月

爲寒此其義也記曰天棄陽垂日星地棄陰竅於山川
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
闕蓋日星從天而屬陰五行山川之所主也然五行之氣實上播乎四
時之間如雷電風霆雲雨霜露之感遇聚散無非山川
所鬱五行之精地所載之神氣然皆應天之時與之同
流故天雖有春夏秋冬之四時而所以生化萬物者亦
不離乎風雨霜露而已夫五行播於四時是天地陰陽
之和合也和合故月生焉陰精陽氣會於太歲而成象
生之謂也古今說者皆謂月在天日星之下而居地之
上其去地最近是月在天地之中而所以調和斟酌乎
陰陽者故曰月以爲量也其盈也三五以受陽之施其
闕也三五以毓陰之孕蓋月雖懸象於天而實地類故
既經緯日星以佐四時寒燠之令而又專司山川風雨
胎育羣陰記禮者之言與洪範相表裏也

百二按月離之宿每月必經普天共見使風雨之應
畧無參差同異是人人可以預知而九州之水旱一
體矣夫箕風畢雨之說今觀象玩占之書亦祖之而
仍以月離宿度之時日干支生克爲主而尤占雲氣
則知經傳之言特其大畧耳或曰日月但經宿度不
入宿中如入宿中既以所好而應此尤不然如畢距
黃道緯在四度以內月行有時入宿中矣箕距黃道
緯在六度以外月行雖黃道緯極遠不過六度月安
得入宿中若漢志云失中道而入宿中者無此事也

附析疑四條

張稚讓揖博雅一作廣雅月行九立春春分東從青道二
交於房二度中立夏夏至南從赤道二交於七星四
度中按張氏原本洪範五行傳而加詳更自矛盾既
云青道二並交於房二度已合爲一規矣何云二道
立春至春分歷四十五日並交於房二度則交行不
退矣立春何以驟移於七星四度耶又云四季之末
還從黃道夫月行於黃道十三日有奇舉一交何待
四季分明又以日行爲月行也

許益之尚書叢說曰君象月臣庶從不敢當道朔望常與黃道異途兩弦乃二道交處春秋望行日道外朔行日道內冬夏望行日道內朔行日道外按朔策爲二十九日有奇交周爲二十七日有奇不及朔二日三十一刻八十三分有奇據大統所謂交差是也故兩交與兩半交或在朔望或在兩弦或并不在兩弦朔望初無一定或在日道外或在日道內四時亦無一定也

沈存中筆談黃道內外各四與黃道而九是以四規分陰陽歷爲八也按圖作八規不過就九限之極規之以見大意省作四規亦無不可乃必强分內外以

足九行之目是又生一障礙矣又章本清圖書編有云朱道陽歷在夏至日躔之南乃南之南也名外朱道陰歷在冬至日躔之北爲內朱道在北而曰朱者冬至屬子若冬至日躔伏於地盤子位則月在黃道之上凡地以下爲北上爲南故曰內朱道乃北之南也其解四道之名以明白坦易之事幾遁入魔道又穿鑿類如此

遯足爲沈氏所嗤矣沈氏曰每段以名之以別冥位而已如算法之用赤籌黑籌以別正負之數歷家遂以爲實有九道甚可嗤也

史文璣管窺外編尚書鄒氏音釋篇首有九道圖其說皆有可疑處夫洪範日月之月則有冬有夏傳文先說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下文自中道者至去極中一段是說中道自九行者至併黃道爲九行也一段是說九行下文自日極南至於牽牛至則爲春秋分常與黃道異途兩弦乃二道交處春秋望行日道外朔行日道內冬夏望行日道內朔行日道外按朔策道至立夏夏至從赤道是說月一年就九道上如此行此二段是兼論日月故結之曰所謂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今此專圖九行而圖說亦專論月而亦以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爲圖說之結句此圖說何嘗圖黃道之狀日行之序哉按結句誠後人附綴之誤然所以誤史氏不知也圖內居中一規周列八節是道之序矣何云不及黃道之狀日行之序道即日行之道非月行又自有黃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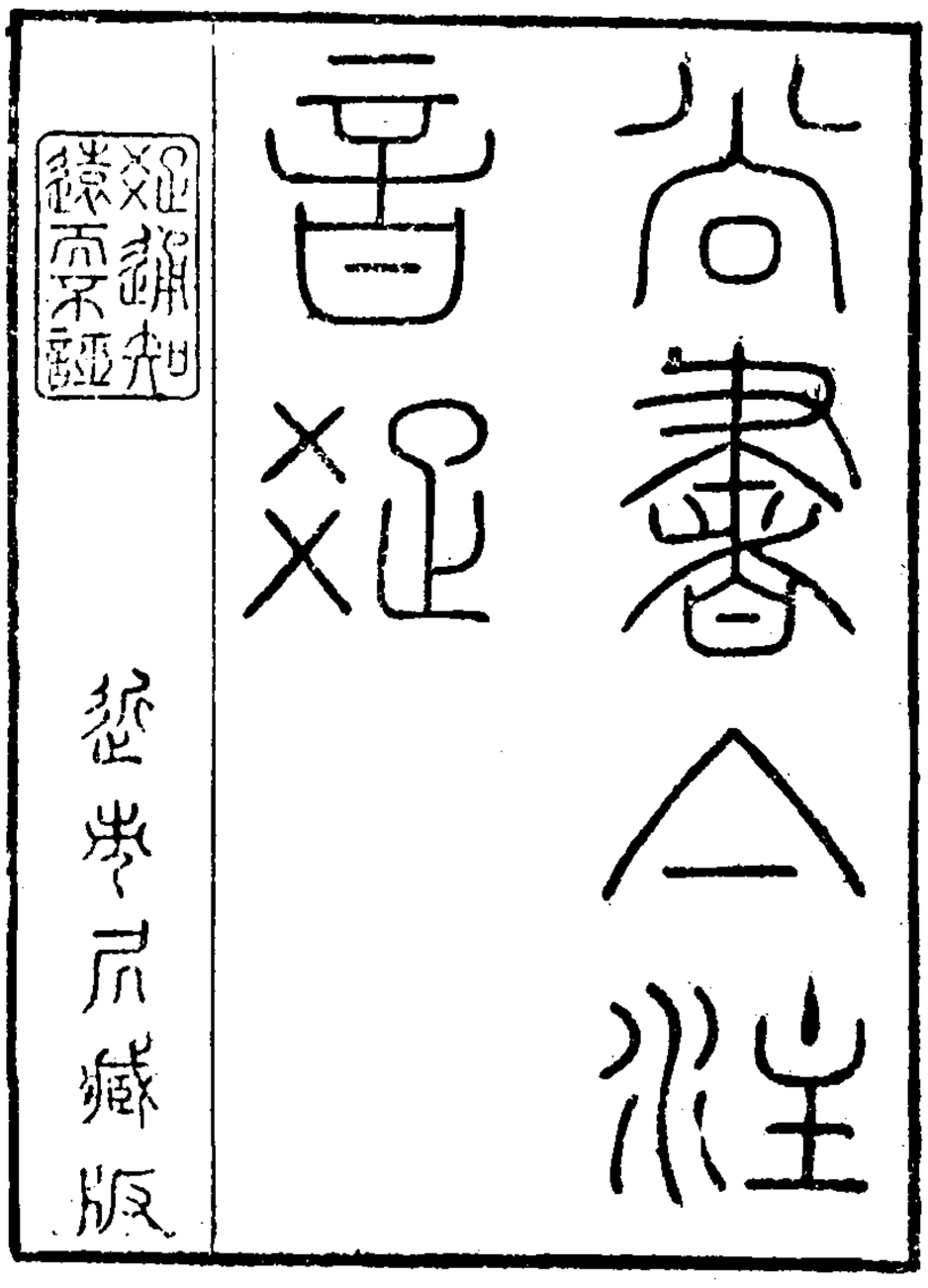
況傳文出黃道東西南北是分黃道爲四段以青龍白虎朱雀元武之方位而定其

東西南北其青朱白黑之名不過因春夏秋冬之所從及八道所出之方而定其色初不以青朱白黑之所經而互爲東西南北之方位也圖乃因青朱白黑有此出彼入之異而內外互爲東西南北豈黃道外是東處亦內是西內是北處亦外是南如此不同耶此其可疑一也按出黃道半交當南方之道半交必當北方之宿則入黃道是以每段黃道爲主而命其東西南北非以北極爲中而命其東西南北也

又順四時之序則但注立春春分於青道所出之方注立秋秋分於白道所出之方可也今此圖注春於西注秋於東注夏南冬北之次不同豈當然之序耶此其可疑二也按以五行方位而論則東方爲木於時爲春西方爲金於時爲秋以日躔而論春分日在西方七宿

之婁故注春於酉秋分日在東方之角故注秋於東不可以夏南冬北之法劍之也且月行青道只在立春春分二節又何以有冬入陰夏入陽之時青道與冬夏有何相干此不過作圖說者不思月只一月一周天亦以一歲計之不得其義而妄肆臆度故致此誤此其可疑三也按史氏不知交行乃十九年一周天亦以一歲計之不得其義而妄肆臆度故致此誤此其可疑三也

升菴外集孔子出使子路賫雨具有頃果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詩不云乎月離於畢俾滂沱矣昨暮月正離畢也他日月離畢孔子出予路請賫雨具孔子不聽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者月離其陰故雨昨莫月離其陽故不雨史記弟子傳有子事載此文而刪月離陽離陰節益深有意作傳之旨亦以見有子之不如孔子處故不說盡而文亦蘊藉按交行每月僅三度有奇故月離之宿有連月在陽壓或連月在陰壓者若以陰陽壓占之又是刻舟求劍矣此等殆出後人傳會史記刪之是也升菴但以文法求之淺矣



尚書集注音疏　小引

竊惟興替訓誥帝王所以垂世立經斷簡殘編載籍縻煙缺而銷滅大壞逢厄煣火業已自暴秦燔籍載籍縻煙缺而銷滅今炎漢興采摭文祇宮牆而出伏生口傳得此二十九篇別氏壁多於二十八篇或實已糠字或仍其舊文錄為今古殊隔實則原流茂貫今文影于國學歐陽大小夏侯分門三家古文轄杜民間蕭胡徐王綠衆懋經一綴點畫頗殊五古文此學博士謂改光帝此規摹起而攻交不果立是已讀編牘簡師說絕糠猶奉別善此篇目尚把鄭君此經解最

小引

杜斯則碩果此不食餘羊此猶孺慕此義如鼎而鼐足樂此慮貞觀鑫此鼎而寶此業大誼肩此羣聖此謬說斯編鄭來已踰年勤旅能冥衆家皆苗夢此不分豈論理此急闡才者鄙雜與編不得總領已洞徹粗鬼嘵翁統謝非眞了與蕃錄仍舊錄此巢鉏陵續貂此儀籍爻林弋而橫於附貂此補缺且依鄉而說詛亏今矣昔夫元此忡慮災公卿此京山郝氏留知二十五篇此儀於太知二十八字此得如了矣祥庠夫二十四篇而郊鉏羣亏六十有餘是與此

尚書總目
虞書一篇　堯典
虞書十五篇分爲文卷一篇分目五篇一篇杼　谷羣聲
虞書四篇分爲一篇分目五篇杼　胡貢曰聲
虞書四十篇分爲文卷十三篇分目五篇杼　楊聲附錄文　錄楊譜　皮弗
虞書八篇杼　上　成弟子附錄中　成弟下附錄大　高宗訓四　微子
虞書九篇杼　附錄文　高宗肜　訓
虞書八篇分爲文卷四篇分目五篇杼　附錄文　高宗訓
虞書十篇分爲文卷一篇分目五篇杼　附錄文　高宗訓
虞書六篇分爲文卷二篇分目五篇杼　附錄文　高宗訓
虞書四篇　名譜　雒誥　多士
尚書
說文　朱部引　虞書曰　稽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虞書　大誥　蔡譜　梓材
虞書　康誥　蔡譜　梓材
虞書　酒誥　蔡譜　梓材
虞書　多士　蔡譜　梓材
虞書　無逸　蔡譜　梓材
虞書　君奭　多仁　立政
虞書　多方　蔡譜　梓材
虞書　立政　蔡譜　梓材
虞書　周官　蔡譜　梓材
虞書　君陳　蔡譜　梓材
虞書　顧命　蔡譜　梓材
虞書　康王之誥　蔡譜　梓材
虞書　畢命　蔡譜　梓材
虞書　君牙　蔡譜　梓材
虞書　冏命　蔡譜　梓材
虞書　呂刑　蔡譜　梓材
虞書　文侯之命　蔡譜　梓材
虞書　費誓　蔡譜　梓材
虞書　秦誓　蔡譜　梓材
虞書一百篇亡缺六十七篇
虞書二十篇　又附二十篇
虞書十二篇　錄文六十二篇
虞夏書　訓纂次解　附錄纂字一篇　尚書大傳　大誥　祖伊　微子　金縢　洪範　周官　多方　立政　顧命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虞夏書　錄譜　附錄　尚書大傳　大誥　祖伊　微子　金縢　洪範　周官　多方　立政　顧命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外編　尚書經師系表

堯典第一　古文　經

虞書一篇分爲文卷一篇分目一篇杼　谷羣聲
虞書十五篇分爲文卷一篇分目五篇一篇杼　谷羣聲
虞書四篇分爲一篇分目五篇一篇杼　胡貢曰聲
虞書四篇分爲文卷一篇分目五篇一篇杼　胡貢曰聲
虞書一篇　堯典

虞夏書　古文　經

虞夏書二十篇分爲文卷一篇分目五篇一篇杼　楊聲附錄文　錄楊譜　皮弗
虞夏書四十篇分爲文卷十三篇分目五篇一篇杼　楊聲附錄文　錄楊譜　皮弗
虞夏書　大誥　蔡譜　梓材
虞夏書　康誥　蔡譜　梓材
虞夏書　酒誥　蔡譜　梓材
虞夏書　多士　蔡譜　梓材
虞夏書　無逸　蔡譜　梓材
虞夏書　君奭　多仁　立政
虞夏書　多方　蔡譜　梓材
虞夏書　立政　蔡譜　梓材
虞夏書　周官　蔡譜　梓材
虞夏書　君陳　蔡譜　梓材
虞夏書　顧命　蔡譜　梓材
虞夏書　康王之誥　蔡譜　梓材
虞夏書　畢命　蔡譜　梓材
虞夏書　君牙　蔡譜　梓材
虞夏書　冏命　蔡譜　梓材
虞夏書　呂刑　蔡譜　梓材
虞夏書　文侯之命　蔡譜　梓材
虞夏書　費誓　蔡譜　梓材
虞夏書　秦誓　蔡譜　梓材

堯典第一　古文　經

虞書一篇　堯典

堯典第一　古文　經　豫州　冀州　青州　徐州　揚州　荊州　梁州　雍州　幽州　營州　五服　五流　五宅　三居　五刑　五用　三就　五長　九德　三德　三俊　三事　三考　三載　三壹　三危　三苗　三江　五湖　五帶　五山　五嶽　四海　四罪　四凶　四嶽　十二牧　十二州　十二師　十二山　十二水　十二壤　十二土　十二教　十二衣　十二章　十二旒　十二斿　十二鈴　十二旗　十二物　十二牲　十二食　十二律　十二管　十二琯　十二月　十二時　十二次　十二度　十二分　十二歲　十二紀　十二會　十二子　十二支　十二辰　十二宿　十二舍　十二星　十二象　十二日　十二月　十二時　十二次　十二度　十二分　十二歲　十二紀　十二會　十二子　十二支　十二辰　十二宿　十二舍　十二星　十二象

常也標也言經常也綱可張天下之綱繫太極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大業即堯典之義也堯典二字見於緯書尚書考靈曜堯典曰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又曰天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尚書帝命驗堯典曰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宅天下將遜於位讓於虞舜作堯典尚書璿璣鈐堯典曰聖通四海又曰天乃錫堯黃髮又曰天乃錫堯圖舜亦如之尚書考靈曜堯典曰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又曰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又曰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又曰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尚書帝命驗堯典曰敬授人時又曰欽若昊天尚書運斗樞堯典曰欽若昊天尚書中候堯典曰欽若昊天尚書考靈曜堯典曰欽若昊天尚書帝命驗堯典曰欽若昊天尚書璿璣鈐堯典曰欽若昊天尚書帝命驗

穀梁傳古廑曰敎勳

文訓本敎弗徃
反勳訂云反

鄭箋成曰稽同古天也堯舜順天而行此與此同功參諡白堯諡也禮記傳聖名謚謂堯名也敎勳堯氏荅黃帝俾軒轅緜瑣俾高陽

所注与君緜愛解氏注書緯旋機鈐云因而謂此書加公羊之義此公云書務之天言此故鄭云外子義而命此曰尚書義重其上古此書謂此尚書堯羣其該重此書則尚書此名舊矣得云伐此意鄭駁此書則此名也鄭說信然據外非是

堯典

尚書令注音疏　卷一

合此三合也讀荅集注者荅合光燿此解幷之此

意故注于經下所之荅同經證故曰令注字或誤此幷亦音必學難辨緜此反切之贊同此解證據不詳律學幷信緜此故鄭此音疑

江聲學

宇未

紅聲學

江聲

注見正義光鄭司農注周禮小宰職云稽合會也助稽同稽計也合也說文門部云同合會也助稽同稽計也同合也是極上而此助大上同此證也鄭此類是

名謚謂堯名也敎勳堯氏荅黃帝俾軒轅緜瑣俾高陽

名謚謂堯名也敎勳堯氏荅黃帝俾軒轅緜瑣俾高陽

文訓本敎弗徃
反勳訂云反

鄭箋成曰稽同古天也堯舜順天而行此與此同功參諡白堯諡也禮記傳聖名謚謂堯名也敎勳堯氏荅黃帝俾軒轅緜瑣俾高陽

穀梁傳古廑曰敎勳

堯典

尚書令注音疏　卷一

合此三合也讀荅集注者荅合光燿此解幷之此

意故注于經下所之荅同經證故曰令注字或誤此幷亦音必學難辨緜此反切之贊同此解證據不詳律學幷信緜此故鄭此音疑

江聲學

宇未

紅聲學

江聲

注見正義光鄭司農注周禮小宰職云稽合會也助稽同稽計也合也說文門部云同合會也助稽同稽計也同合也是極上而此助大上同此證也鄭此類是

堯典

尚書全注音疏冊一

名者是證羣諱名而已易也不諱名諱名者是羣個孫子是敢不諱名也不諱名也敢不諱名也敢不諱名也敢

四涉业外业亏天陰所謂大乃與天陰合其惠炎燿及四涉业外业亏天陰鄭兼成曰言堯惠炎燿及

王白民也徵官百王公子弟也質與言與語徵其官與官是黎百雜故云百雜羣臣也父子兄弟傳曰嘗說多端謬其訓的太甚多是非人時或取經嘗所說民傳也傳說民傳了與經嘗不知實是雖人故但傳傳曰後人名經昭明聯文十一字故云昭明也

化嘗猶中庸變貉其不雖繹故曰蠻貉也

後來重出音此注用王充論衡增論文而稍易其字仲任曾檢上虞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後漢書儒林傳充已篤學其多不必準一萬國實文萬國蓋不用鄭君說注訓廣故用充證

文侯昔古文曆時

注　黎眾也於語聲時是雖繹也言眾民加化而變用是大繹加士容反與從繹非

注　漢書成帝紀陽朔二年引書云黎民於蕃時雖繹也用是大味也寧此注依解於黎字仲縝沛郡人所著此注引說文說文曆說文引此於黎下曰黎眾也時是大釋詁文雖味毛詩何假檻矣傳證也

虞典　尚書今注音疏　卷一　八

注　黎融曰義氏掌天官味氏掌司天黎眾火正司曆堯命羲和敬順昊天以治農事羲和羲氏和氏也羲和掌天地四時之官名堯典羲和四子掌四時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羲和兼職也白高辛氏也世命重黎羲和後羲氏味氏也賢聖能繼其業者也

注　鄭玄曰羲和尭掌天地之官羲氏掌天和氏掌地和氏掌

言此皇天普覆萬物六類此中諸侯天普已悟所承言此非必于其時天蒼蒼某普非別有天承天此高明見上天同雲承天此所覆當得其空說事各叫其主尒苔窮某等侯是天不弟天可輕尒此經君咊合此叫說皆言幅酮可謂名通案雖雖不加今文家說而其所譬說文解某字云苔覆某天元气某：解是字云烑天也虞書曰仁覆閔下謂此是天則又兼采今文古文兩說雖非此苔不用今文說普已此經不得普言苔此也虞書曰仁覆閔下謂此是天則又兼采今文古文兩說雖非此苔不用今文說普已此經苔其混元此气某：廣大也

敬授人時

堯典　尚書今注音疏　卷一　十

聖古文聖屬會意反庫古文聖屬會意反庫古文聖屬會意反庫

略紀此米及戴實細劃故无四分一此奇劃其十二次所秝或三十度或三十一度箋其起訖雖錮此劃无
是也引鄭彪推故介甘細分此劃也引鄭彪總漢書律秝志所紀宿度辨紀其雖錮此劃
何三統秝三統秝詳然計此劃多出亏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一此外是不
紀十二次秝己此下文四仲此秝詳己其錄度校己其錄度校其季代蓋周制此秝也甘錄此劃
己十二次此紀无肯此劃故也其十二次此名惟大火見亏鳥小正帝鳥名雖見亏尸傳國語商頌諸書是實船亏
名也其餘次名可肇準故不錄秝文蔡邕所引與此同

周尒何己知此劃元季白高辛氏季白實沈尻亏曠林不相參也曰顓干戈己相征討后帝不臧鯀伯亏商堯主辰繼實沈此劃後世即鄭其杜
堯水季尸傳云陶唐氏此火正鯀伯尻商堯殺即繼鯀伯實沈商堯帝堯世即鄭其杜
堯時實沈牾帝堯之誡鬻此次一名
承韋襲二十四季尸傳云杜商爲承韋氏外傳鄭語云
大彭承韋爲商伯矣然即商時當未改此十二次名

堯典

也故知船亏周也夫然是周時次名而己說魯書者己
肯此即多十二次名與否无文可知秝啙周時此名言
此故云荅所謂言荅尸傳所謂心爲大火及歲杜星紀
降婁也華圉語所謂歲杜雜火曰杜析朱此津鄭所足
鄭云：也其亏十二支即星紀及也析朱此津鄭當此
子也雜火牛也雜尾也大梁酉也實沈申也雜當此
也雜也元秝象其分節己審知時候皆分謂分二十八宿
北度己中星己所即爲八節三分
業二十四气也雖出象治此可己審知時候也所引
及靈憲文見祀記此令正義伏
大傳太多此文但少異尒

注　鄭秉成白仲朱大養味此子堯

疏　分小此說也俗輒佔叔說文叔訓拾也非其說矣哉居容反見木甸反

堯典　尚書今注音疏　卷一　十三

可而釿回其說云尻治東仁业官案經宅字戝墀夷崙文等聯文是就処所言业宓見是尻官乎其解非是不知轉宅爲度解爲渡度亏詮兌協也後灋書儒林彷傳云繼愼字未重涉崙名陵八少博學經籍時八爲业語白五經无雙繼未重愼已五經傳說臧否不同亏是舊已五經異詮又佺說文解字十四篇皆傳亏世釋沖上書宓帝白臣又故太戝崙學祭酒愼本猶賈鍰受古學又白愼博問踊八攻业亏鍰佺說文解字又白愼又學劉經於氏古文說讓戝艮一篇舁上案劉經古文說讓今不傳後灋書太不言益上宂采猶彷古字正业所當杜東仁雞侀貶助杜外仁言墀夷杜算侀陽谷故說階益算字說也案今业說文解字多矣此雞侀蓋寫書业說非謂糞之君說也云當爲肯貞侀肯貞侀皆古貞學之白愼又學也所也引鬼貢皆證墀夷杜肯貞侀也貞侀杜東仁釿日出肯侀墀夷殺略是墀夷杜肯貞侀昞分也云今文墀夷爲禹鐵鐵皆據鼜本紀案隱云殽云鐵鍰皆同夷业所也引鬼貢皆證墀夷杜肯貞侀也貞侀杜東仁釿日出一字其音天結反但古字輔音段皆用皆已鍰加夷卻皆已爲夷鐵鐵鍰同字因太皆业故此經夷字多佺鐵

堯典　尚書公注音疋卷一　古

荅鍰皆觀字雖或異而其音爲夷不可變也禹學皆因字義而緣易其音故正其音云讀皆同夷也云暘谷或爲暘谷暘曰出也皆說文曰部云暘日出也引周禮保章氏掌十日二十日二十日二十日皇帝以下至庶人各有等差此注見正義引此文也云或爲湯谷案史記作此篇也引淮南子皆天文訓文已曰出亏湯谷證佺湯谷皆五帝本紀案隱云史記作湯谷案史記故是錄此篇也引淮南子皆天文訓帝业陳淮南王安所著名白濛鴻解尻二十一篇但今本淮南子佺已改其文據案隱所引知其本是此文也云嵎夷堯時出政之官

⊙氷厓火乙正中鳥注氷厓也案融曰日歷
盡漏六十刻夜四十刻仲夏北昏心星中
正義曰此堯察驗定仲夏之時以知四時
之事故言仲夏北昏心星中也鄭注云大
火謂之大辰昏中而見於南方六月之時
大火星在上旬之末昏中而見中旬之初
昏中而大火星在上旬之中昏中而大火
星在下旬之末是大火六月昏中而見之
時也大火者心也案夏杏堯時尚祈故大
火中心令季夏昏火中者季代久遠故火
中心王肅亦以為然而說仍中星宋古不變謂此
星是鶉火星案小乙也鄭說季夏仲夏火筭皆說季夏中
星與堯時不同必已其乃廢其言不知天文又不象攷
古大筭者說文說云周宣上太史籀見古文或與是也據說文亦可知天
文不象攷何與憲鉞不知筭妹乎

⊙厎平東作注厎致也平均也
厎致也者謂致平均東作之事也

⊙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注日中星鳥謂朱鳥七宿之中星
日中星鳥者謂朱鳥七宿之中星也鄭注云朱鳥七宿之中星
者以其南方七宿連體狀似鳥形故謂之朱鳥也

⊙以正仲春注日出而作
以正仲春者謂日出而作以正仲春之時也

⊙厥民析注析分也
厥民析者謂民分析而出作也

⊙鳥獸孳尾注孳乳而交接曰尾
鳥獸孳尾者謂鳥獸孳乳而交接曰尾也

⊙申命羲叔宅南交注申重也南交南方之地
申命羲叔宅南交者謂重命羲叔居南方交阯之地也

⊙平秩南訛注平秩南訛者謂平均南方之化
平秩南訛者謂平均南方之化也

⊙敬致注敬致者謂敬致其事
敬致者謂敬致其事也

⊙日永星火以正中夏注永厎也案融曰日厎
日永星火以正中夏者謂日厎十刻星火之
星以正中夏之時也鄭注云日厎十刻者以
晝夜各五十刻分之則晝漏五十刻夜漏亦五十刻
晝漏五十刻者以其晝漏五十刻分為十二辰辰
得四刻半也夜漏五十刻者以其夜漏五十刻分為
十二辰辰得四刻半也鄭注此云日厎者以其晝漏
五十刻夜漏亦五十刻晝夜等故云日厎也案
鄭注周禮挈壺氏云晝夜漏各五十刻冬夏
至晝夜漏極長短各六十刻春秋分晝夜漏
中各五十刻是晝夜漏各五十刻之義也
星火者謂大火星也大火星在上旬之末昏中而見
中旬之初昏中而大火星在上旬之中昏中而大火
星在下旬之末是大火六月昏中而見之時也大火者心也案夏杏堯時尚祈故大
火中心令季夏昏火中者季代久遠故火中
亦令季夏昏火中者季代久遠故也王肅
亦以為然而說仍中星宋古不變謂此星是鶉火星案小乙也鄭說季夏仲夏火筭皆說季夏中
星與堯時不同必已其乃廢其言不知天文又不象攷何與憲鉞不知筭妹乎

⊙厥民因注因就高也
厥民因者謂就高也

⊙鳥獸希革注希革毛更生也
鳥獸希革者謂鳥獸毛更生也

⊙申命和叔宅朔方注朔方北方之地
申命和叔宅朔方者謂重命和叔居北方之地也

⊙平在朔易注平在朔易者謂平均北方之政
平在朔易者謂平均北方之政也

⊙日短星昴注昴西方宿
日短星昴者謂日短而昴星見於南方也鄭注云昴西方宿者以其
昴星在酉故名昴也案星經昴星在酉為白虎之宿是昴西方宿也

⊙以正仲秋注日入而畢
以正仲秋者謂日入而畢星見於南方之時以正仲秋之時也

⊙厥民夷注夷平也
厥民夷者謂民平也

⊙鳥獸毛毨注毨更生毳毛也
鳥獸毛毨者謂鳥獸更生毳毛也

⊙申命羲仲宅西土注西土日所入
申命羲仲宅西土者謂重命羲仲居西土之地也鄭注云西土日所入者以其
日出於東入於西故以西土為日所入也

⊙平秩西成注平秩西成者謂平均西方之成
平秩西成者謂平均西方之成也

⊙夷易注夷易者謂平易
夷易者謂平易也

⊙日永星昴注日永厎也案融曰日厎十刻星昴十刻也故不用厎
日永星昴者謂日厎十刻星昴十刻也故不用厎字鄭注此云日厎者以晝漏五十刻
夜漏亦五十刻晝夜等故云日厎也案鄭注云晝夜漏各五十刻者以其晝漏五十刻
分為十二辰辰得四刻半也夜漏五十刻者以其夜漏五十刻分為十二辰辰得四刻
半也星昴者謂昴星在酉為白虎之宿是昴星在酉也

⊙以正仲冬注夜中
以正仲冬者謂夜中以正仲冬之時也

⊙厥民隩注隩室也
厥民隩者謂民室也

⊙鳥獸氄毛注氄毳毛也
鳥獸氄毛者謂鳥獸毳毛也

⊙申命羲叔宅北方注北方幽都之地
申命羲叔宅北方者謂重命羲叔居北方幽都之地也

⊙平在朔隩注平在朔隩者謂平均北方之政
平在朔隩者謂平均北方之政也

⊙宵中星虛注虛北方宿
宵中星虛者謂夜中星虛也鄭注云虛北方宿者以其虛星在子為玄枵之宿是虛北方宿

餞徑也鄭兼成白賈淺内曰謂烝分少也餞少也衍文也云淺滅也慣漫也蓋緐意已淺滅也此米穿故又轉一訓緐漫也漫故不用其注緐漫漫漫猶内也内曰不須言漫故不用其注緐漫漫漫猶内也内曰上不須言是已淺緐漫漫踐淺踐字通已淺緐漫漫踐淺踐字通已淺緐漫漫踐是踐餞同字餞淺也其傳訓緐漫故曰已淺緐漫漫餞故讀淺緐漫餞而采用僞孔傳也鄭箋讎云餞徑行皆少酒傳云餞徑也餞注云餞徑可取也鄭注見正義國語少采夕少韋昭注云夕少晡當烝分此下言宵中即是烝分故云謂烝分少故云謂烝分是烝分故言内曰即是烝分故云謂烝分少故云謂烝分

夕少采豐豆成注豆籩陰中鬻粢少所成故曰豆成

烝官辨敘其助成粢少政謂助天施也注云助天施也注云粢盛也於仁粢始也於仁粢少所成故曰豆成

醬義和大敖篇鄭注少言也云助天施也醬又行傳曰自昏至數四十六曰從烝云豆堂羞尚白田車載兵號曰助天施是也經言豆成而注云助天施醬通周禮大歸養老盡其饗少是不施助廢其成功

尭典

尚書今注音疏　卷一　二十

此助天施所已緐成也伏生大傳引古傳說豆成也注云鑄於仁順天謂

宵中星虛注貓文烝同

禾雞翼注貓文烝同

宵夜也鄭兼成白夜中醬曰不見少漸見醬虛亦夜中虛宿也參融曰烝分少皆虛星中見夫命反注中宵

釜中虛宿也參融曰烝分少皆虛星中見夫命反注中宵夜中也鄭注見正義

昧旦丕顯坤厥明注昧旦明星也丕大顯見也坤厥明注昧旦明星也丕大顯見也坤厥明

尚書今注音疏　卷一　二十一

夏居高明少令文也云順陽杜上也醬鄭注少令說居高明少令文鄭注云皆居邱醬夫少令文鄭注云皆居高明少也醬意也云仲烝皆居邱醬夫少令文鄭注云皆居高明少也醬意也云仲烝皆居邱醬夫少令文鄭注云皆居疾居也高知居多故當杏高居穿陰出人言是謂民少居知助夏言因烝言夷少當已居知助夏言因是就高夷少言穿陰出人言是謂民少居知助夏言因是就高夷少言穿陰也高居多故當杏高居穿陰也高知居多故當杏高居穿陰出人言是謂民少居知助夏言因烝言夷少當已居知助夏言因是就高夷少言穿陰也高居多故當杏高居穿陰出人言是謂民少居知助夏言因烝言夷少當已居知助夏言因是就高夷少言穿陰也

厥民析注析星也

鳥獸孳尾注孳乳也尾交接也

申命昧旦丕顯坤厥明

尚書今注音疏　卷一　二十二

方山溝經白於溝少内多山名白幽醬少山蓋是與幽幽醬鄭注見正義

宅嵎夷曰暘谷注嵎夷東表之地名暘谷日出處

寅賓出日注賓導也

平秩東作注秋分也

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注鳥南方朱鳥七宿總名也殷正也

厥民析注析星也

鳥獸孳尾注孳乳也尾交接也

申命昧旦丕顯坤厥明

尚書今注音疏　卷一　二十三

仲烝皆居卑當杏高居穿陰順陽杜上也仲烝皆居卑當杏高居穿陰順陽杜上也仲烝皆居卑當杏高居穿陰順陽杜上也

厥民隩注隩内也

鳥獸毛毨注毨理也

申命昧旦丕顯坤厥明

尚書今注音疏　卷一　二十四

方山溝經白於溝少内多山名白幽醬少山蓋是與幽幽醬鄭注見正義

宅朔方曰幽都注北方也

寒暑平秩北方注平均也

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注昴白虎宿

厥民隩注隩内也

鳥獸毛毨注毨理也

申命昧旦丕顯坤厥明

尚書今注音疏　卷一　二十五

仲烝皆居卑當杏高居穿陰順陽杜上也仲烝皆居卑當杏高居穿陰順陽杜上也仲烝皆居卑當杏高居穿陰順陽杜上也

厥民析注析星也

鳥獸孳尾注孳乳也尾交接也

申命昧旦丕顯坤厥明

尚書今注音疏　卷一　二十六

仲烝皆居卑當杏高居穿陰順陽杜上也仲烝皆居卑當杏高居穿陰順陽杜上也仲烝皆居卑當杏高居穿陰順陽杜上也

厥民隩注隩内也

鳥獸毛毨注毨理也

申命昧旦丕顯坤厥明

尚書今注音疏　卷一　二十七

仲烝皆居卑當杏高居穿陰順陽杜上也仲烝皆居卑當杏高居穿陰順陽杜上也仲烝皆居卑當杏高居穿陰順陽杜上也

厥民析注析星也

鳥獸孳尾注孳乳也尾交接也

與禮見外傳禹祓出塞肅儐諾外子家語及外戚外輔與儐外書猶合助儐外書直是肅所爲亦故曰肅亏尚書喬大皇喬也肅又注易誥刑論語語誥書今留不傳不足怪也云謹約禁舊傳已說勒易出誥曰天子已參命三公謹禁臧閉門閤固對竟人山澤曰簡已順天謵已左參固臧也肅注此二語與大傳誥合故郎取此亏令仲參云涂驕徑門閤鎮圖圄此所已助天隆出開臧也又孟參云命參時政令助天隆開臧也故云參時政令參時亏事毋作奸慆毋毀禁塗毋壞垣伏牧出入毋傷五穀六畜毋行田中間田中道毋侵人禾稼毋斬人之樹木毋殺六畜毋填水泉毋發人墳墓毋動土功毋興大役毋燔山林毋逆天時毋殺孩蟲毋麛毋卵毋聚大衆毋置城郭毋築障塞毋決隄防毋以火田毋以火烈風雨不行禁令不發命令不發命令不發命

巾反嗇儉引本作訟兼本作譁文云豪本作兼案兼訟譁當加兼嗇助古兼字注吁驚異也詞口不循忠信也言豪異讀當罔字絕也兼可兮言不可用注說文曰訏云吁驚也故云吁驚異也詞

契鈴四乃天文可知酋鄭已大傳所言杜預舜紀眞少季此杜堯時當別自爲乃下而見亏經皆唯讓咨茲工敍幽鄭四乃史助一无所見故譬四乃言少非謂此四乃必杜八伯少中地且是時四嶽而鄭俾八伯伯賤經聿實不聿嶽少一也鄭經言四嶽八伯分主四嶽少官何見非總說也蓋八伯不必四嶽嚴宜四嶽事帝說四嶽少名乃也案國語周語云茲少從孫四嶽左少又云胎四嶽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參呂助四嶽傳參助鄭佩

舊說大舜訓艾羣治醬其親大羣延理粘前一說案孟子羣章篇象言二嫂使治牛羊倉廩父母惡舜橫見堯羣臣後又母憎艾羣治安非正解或曰經米象感化而言不假羣何也蓋父母嫉弟雖俱惡舜所已羣憂：善善也不假羣此舜所已羣憂故曰不假羣

我奧試哉 正義曰堯王米說此經，尤帝曰當其試哉即此實米事耶曰其無醬洵是漏落也

注見正義云試已羣臣事醬

五典云：是也王肅注云試此官論衡正說篇說此經云試此職皆同鄭註

女于岩觀厥塈于岩 女于舜處反注女同

曰女同式古文二式女反注已女二女舜其林反同

注已女婁九曰女醬九曰女時是塈

濃也二女居曰姚皇氏曰女英堯于是婁此已二女觀

其已形濃據得二女居中支反

注婁林七計反

鄉檀十一黍尤傳杜

堯典　尚書今注音疏　卷一　三二

注云然也時是釋詁文說文土部云堲古文塈从至从土說文云塈古文堲从土从至故云堲古文二字居曰姚皇氏曰女英醬鄭義云文王已形法也傳文總言堯事醬鄭義云文王已形法也傳文總言堯事此堲于寬醬也故云時堲于寬注云時堲于寬同故彼讀云堲于寬

釐降二女于嬀汭 釐降下勅修反絕句注見正義古文釐字錯作賓說文女部云嬀水所出居虞汭水北入河故云嬀汭嬀水北入河故云嬀汭

注降下也釋詁文說文女部云嬀水所出居虞汭水北入河故云嬀汭

嬪于虞 嬪毗賓反注同

注婦人謂夫之父母曰舅夫之姊妹曰姑婦人謂夫之父母曰舅夫之姊妹曰姑釋親文

厥既嬪舅姑 既已反注同

注婦順曰既婦順曰既釋詁文

厘降二女于嬀汭 厘降下勅修反絕句注見正義古文釐字錯作賓說文女部云嬀水所出居虞汭水北入河故云嬀汭

注降下也釋詁文說文女部云嬀水所出居虞汭水北入河故云嬀汭

嬪于虞 嬪毗賓反注同

注婦人謂夫之父母曰舅夫之姊妹曰姑婦人謂夫之父母曰舅夫之姊妹曰姑釋親文

厥既嬪舅姑 既已反注同

注婦順曰既婦順曰既釋詁文

釐降二女于嬀汭 釐

門外雉門應門應門當杜嵐簋引醬錯誤東嵐二字也然則庫皋雉杜東門嵐門應門雉門外門亦門也內大明堂也四門明堂蓋重門矣諸侯朝于明堂故賓于四門蓋逕于外四門而遵之人內四門也此說本諸先師明堂大謁鍚光師憲光生名棟字定宇號松崖博極羣書著錄等身周易錄及明堂大謁鍚及禘說也案釋詁云穆注又曰諸侯朝于大廟穆穆也鄭注見文也鄭已內大廟命陟阼階內大廟也先故知此三事是實四門後也三事也故彖注又曰諸侯朝于大廟穆穆

鋪云王者受命必改制不相襲也咊受业于天不受业于乃所之變易民心革其旧日乙易化也知堯正律及羣正律游业知堯當建子者乙後代推业周建子商建丑忠孝咊傳云咊議改正制咊乙義也建子堯當建丑也案三國魏順民革于湯武乙戰伐定天下乙改正制知其說咊當来改制自善革业世經術鋪後所乙義先王鋪天下业三統也荅羣来說咊是說非記紂牲牛天子杅二代业一統相襲當是业世何乙鋪三統乎戍不變矣漢書董仲舒傳仲舒對策曰天子当天而治者其羣舜改正制咊易服色乙順天命而已其餘悉循堯道何変改哉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誼固有常性情原于陰陽本于五行動乎六藝之中施乎人倫之理脩其教而已不易其俗不改其樂而已矣且此言正业而下經牲變正制咊是正业也业正者改业业正也不改业业正知鄭說精崔不可易也云文祖者堯之太祖天是皆謂羣改堯乙孀天是皆謂羣改堯乙孀天是皆謂羣改堯乙孀

編或乙誤爲班于此經如二誤皆鍾欵聊舉一證不得實舛菊坡二誤尤多一正矣釋言云班賜也郭注云班亦賜也釋詁云班亦也郭注見五帝本紀注云班亦也神荅堅隧墳衍沓閒祀大司樂云凡六樂皆一變而致象山澤川助此羣神皆正謂荅堅隧墳衍沓也正示四變而致山林川澤儗祭上帝亦正荅堅隧墳衍沓也正示四變而致象山川助此羣神皆正謂荅堅隧墳衍沓也正示四變而致山林川澤儗祭上帝亦正

古文鄭兼成曰東后謂東后君也十尺也仞又伸尺證反
鄭兼成曰卅正四時也少正四時也少尉及曰名備事失誤者
同陰呂律陽律度量衡曰衡注見公羊疏及釋文及李巡六
十尺也仞又伸尺證反
鄭注見公羊疏及五帝本紀正義俗儒說此經輒據周
禮誤書而鄭說也鄭君則不然
鄭注云律十二陽六陰呂合陰陽以聲相授反下今
謂鄭君蓋讀如緜緜瓜瓞緜緜不絕之緜
鄭注云陰陽各與其性兼成注云律述氣而言
鄭注云天子三公諸侯皆用三命之禮天子三命
鄭注云天子諸侯皆用三命之禮天子三命

周初大宗伯職之屬位六命鄭注云美取其尊而不光其類服似其侯噂而行雖
鄭君此注必當引此經不異尒雅之義而六卿之屬位亦六命鄭兼成旨交之也
夏官大司馬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圖鄭注云圖畫其山川形勢
險阻廣輪之遠近及其物産以周知其利害之所在
禹貢治水既畢導山導水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禹貢治水既畢導山導水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禹貢治水既畢導山導水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蜷㠯用牲告並必祈故言卷也又音朝直偪反注同注必又音鬱本亦煩也鍋又音鬱本疏也鄭兼成也訓宇也音義下與閒四音四匚諸侯分來朝于京師歲徧鬱云所乙反歲一訓宇指用其誼云鬱本煩也鍋音勳也白虎徧訓宇何鬱反注同注必又音鬱本

陸所對：域皆壽分壘乙觀祓祥顏君注云大略則山之九州：中諸國中业對域之壘夫壽分壽其書已矣壘乙觀祓祥顏君注云大略則山之壽其書已矣壘

鳥雖壽鄰國所人度非古數也今其抒可壽十二次业分也壘紀吳越也元枵鶉也實沈鶉也鶉尾梁趙也實沈鶉也鶉尾梁也鶉火周也鶉火周也降婁魯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

青州浴州禦惑主霾山陽州沂州太山主寧山涼州雞山陽州太山主寧山涼州禦惑主霾山陽州沂州

弟一壘主陽州弟八壘主幽州弟九壘主并州又云弟一壘主徐州弟二壘主淮州弟三壘主幾州弟四壘主荊州弟五壘主滄州弟六壘主揚州弟七壘主豫州弟八壘主幽州弟九壘主并州又云弟一壘主徐州弟二壘主淮州弟三壘主幾州弟四壘主荊州弟五壘主滄州弟六壘主揚州弟七壘主豫州弟八壘主幽州弟九壘主并州

注據周畤业說名國名壘經所云是漢代名壘皆不可己說壘虞业壘土鄭卑此推业則壘虞十二州亦大各壘分矣云周官所謂壘土也皆郤謂周礼保章氏所云不得閒矣皆禁壘紀等十二次名堯畤雞米參子丸等十二辰則因參业其必分口少所會參十二次但其十二辰名目业參无文可攷故不得閒矣

二次己分十二州业野己分业雖復毀夫某次分某州皆无文可攷故不得閒矣

粈十有二山

堯典

尚書今注音疏　卷一　四

粈籀文對字皆出說文土部籀大篆十五篇也古文作多說文文

對皆田高增高也十壘二山杜坶十壘二州业上籀商文反

動據大傳對十壘二山杜坶十壘二州业鎮也此文雜

俗以乃傳非

或云粈籀文對字皆出說文土部籀大篆十五篇也古文作多說文文

或同或異业也尚書大傳云維元祀巡守四嶽八伯壇四嶽沈四瀆對十壘二州业濟州十壘二州业鎮也壇沈對

皆必對：大壇也十壘二山十壘二州业鎮也壇沈對皆因所宜縣业白虎通云因高出高顯其類也故郭璞云因高出高顯其類也故郭璞

對皆增高也故云對：土衆壇也祭必對皆因地高高也謂也皆增高也故云對：土衆壇也祭必對皆因地高高也謂因山业高而增其高也

鎮也皆即用大傳业禮山鎮也皆即用大傳业禮山鎮

會稽衡州會稽衡州

山鎮據州山鎮據州

肆覲東后

堯典

尚書今注音疏　卷一　五

肆陳也覲見也東后謂諸侯之在東方者后君也

協時月正日

堯典

尚書今注音疏　卷一　六

協合也時是也月正日謂斗建也

同律度量衡

堯典

尚書今注音疏　卷一　七

同齊也律度量衡皆所以齊物也

修五禮

堯典

尚書今注音疏　卷一　八

修治也五禮吉凶賓軍嘉也

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

堯典

尚書今注音疏　卷一　九

五玉公侯伯子男所執以朝天子者也三帛諸侯世子附庸君所執以朝天子者也二生卿所執以朝天子者也一死大夫所執以朝天子者也贄至也下說大傳卑故云至也下說大傳卑故云

如五器卒乃復

堯典

尚書今注音疏　卷一　十

如猶五器卒乃復

輯五瑞

堯典

尚書今注音疏　卷一　十一

輯斂也五瑞公侯伯子男所執以朝天子者也

既月乃日覲

堯典

尚書今注音疏　卷一　十二

既盡也月正日也覲見也

四岳羣牧

堯典

尚書今注音疏　卷一　十三

四岳四嶽也羣牧州牧也

班瑞于羣后

堯典

尚書今注音疏　卷一　十四

班還也瑞公侯伯子男所執以朝天子者也羣后謂諸侯之在京師者后君也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

堯典

尚書今注音疏　卷一　十五

歲猶年也二月夏正月也東巡守謂天子巡守至東方諸侯之國也岱宗泰山也

柴望秩于山川

堯典

尚書今注音疏　卷一　十六

柴祭天也望祭山川也秩次也

肆覲東后

堯典

尚書今注音疏　卷一　十七

肆陳也覲見也東后謂諸侯之在東方者后君也

協時月正日

堯典

尚書今注音疏　卷一　十八

協合也時是也月正日謂斗建也

同律度量衡

堯典

尚書今注音疏　卷一　十九

同齊也律度量衡皆所以齊物也

修五禮

堯典

尚書今注音疏　卷一　二十

修治也五禮吉凶賓軍嘉也

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

堯典

尚書今注音疏　卷一　二十一

五玉公侯伯子男所執以朝天子者也三帛諸侯世子附庸君所執以朝天子者也二生卿所執以朝天子者也一死大夫所執以朝天子者也贄至也下說大傳卑故云至也下說大傳卑故云

如五器卒乃復

堯典

尚書今注音疏　卷一　二十二

如猶五器卒乃復

輯五瑞

堯典

尚書今注音疏　卷一　二十三

輯斂也五瑞公侯伯子男所執以朝天子者也

既月乃日覲

堯典

尚書今注音疏　卷一　二十四

既盡也月正日也覲見也

四岳羣牧

堯典

尚書今注音疏　卷一　二十五

四岳四嶽也羣牧州牧也

班瑞于羣后

堯典

尚書今注音疏　卷一　二十六

班還也瑞公侯伯子男所執以朝天子者也羣后謂諸侯之在京師者后君也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

堯典

尚書今注音疏　卷一　二十七

歲猶年也二月夏正月也東巡守謂天子巡守至東方諸侯之國也岱宗泰山也

柴望秩于山川

堯典

尚書今注音疏　卷一　二十八

柴祭天也望祭山川也秩次也

肆覲東后

堯典

尚書今注音疏　卷一　二十九

肆陳也覲見也東后謂諸侯之在東方者后君也

協時月正日

堯典

尚書今注音疏　卷一　三十

協合也時是也月正日謂斗建也

同律度量衡

堯典

尚書今注音疏　卷一　三十一

同齊也律度量衡皆所以齊物也

修五禮

堯典

尚書今注音疏　卷一　三十二

修治也五禮吉凶賓軍嘉也

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

堯典

尚書今注音疏　卷一　三十三

五玉公侯伯子男所執以朝天子者也三帛諸侯世子附庸君所執以朝天子者也二生卿所執以朝天子者也一死大夫所執以朝天子者也贄至也下說大傳卑故云至也下說大傳卑故云

如五器卒乃復

堯典

尚書今注音疏　卷一　三十四

如猶五器卒乃復

輯五瑞

堯典

尚書今注音疏　卷一　三十五

輯斂也五瑞公侯伯子男所執以朝天子者也

既月乃日覲

堯典

尚書今注音疏　卷一　三十六

既盡也月正日也覲見也

四岳羣牧

堯典

尚書今注音疏　卷一　三十七

四岳四嶽也羣牧州牧也

班瑞于羣后

堯典

尚書今注音疏　卷一　三十八

班還也瑞公侯伯子男所執以朝天子者也羣后謂諸侯之在京師者后君也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

堯典

尚書今注音疏　卷一　三十九

歲猶年也二月夏正月也東巡守謂天子巡守至東方諸侯之國也岱宗泰山也

柴望秩于山川

堯典

尚書今注音疏　卷一　四十

柴祭天也望祭山川也秩次也

凹鑄失三凹鑄忘皆卻司和職所言三寧止洽也乙與上云正和五為止流寧篇一也昭元季夕傳云金不出忘發寧出乙流寧卻寧故流寧篇一閔職文云職出侯鑄梁職大省釋文云職出侯鑄古侯字鑄作失助失了古侯字五帝本紀注其上尚多省哉篇八季夕傳所謂九和不忘但出而乙說此經省說見周公所作

文帝本紀注云輯治也小雅詔雖異而字畫則同

輯治官事也緐輯治官事也緐輯兼成也文横楚也

注云横楚也皆古横字編用鬯和記學記云鬯楚二字據靜字知尚書實作謐案灋書儒林傳備于歷紀國間故其書載尚書諸篇多古文說緐則史記所加皆了古文詔此經作謐實正古文緐今文正其誤也緐則作謐皆非古文矣而楊廣史記晉義也今文作謐楚也今文作楚

注見文帝本紀注

金作贖刑

贖如欲反又常自反

尚書今注音姬

金作贖刑惡德不可不畏

象注見文帝本紀注史記亏淮書云虞夏之幣金為三品或黃或白或赤說文金部云金五色金也黃為上白為次赤為下此經之金蓋黃金是數可減少而品必取上緐案緐君緐五經幾詔云贖加一等金三斤緐實相依附緐然則古黃金贖加一等了正灋法周則用銅也況其貨品或不一定云惡善書想來合故磬附注已意亏下文惡善書緐也灋法之說善書緐也惡而所緐也事或不一緐傾而多傷害緐也事故磬謂事也謂意也本无惡而所緐也事出金贖也故云緐也緐者磬謂金蓋赤金也皆周制緐金等受十也金為貨幣人亏司兵夫金也川之鑄作王者制而作名物之品表金非黃金矣緐則周初贖刑等用銅也其後不改輕加重則名物不改輕加重則名物所云百鍰子鍰皆謂銅也其鈍五訓贖物作名物緐則用銅贖

自平也昌愛法緐贖之推善虞當質緐矣故名金云蓋皆名多緐詔鞭罪言皆緐

尚書今注音姬

周易釋文引易說九二鄭注云皆謂也緐以其說文引復上六子夏傳云傷害也緐注云害物也載故云載害莊二十二年公羊緐妹云緐大皆釋文云緐本或作俔俔緐梁緐大皆傳云緐侯也鄭注見文帝本紀注

鈐載惟刑之謐載

廣史記晉義也今文作謐載

謐或緐祕皆僞孔本作祕也不加也皆史記輒也詁訓作謐載徐廣曰今文云惟物也謐靜也謐或緐祕也律反

謐靜也謐或緐祕也律反

謐靜釋詁文云

惟刑之謐哉

義本作極徐謐民火反正

惟賊罔功

古反

惟完也

鄭兼

哀夕反俗作貿貿音詮皆反

貿易也

其罰百鍰

鍰音緩

閱實其罪

閱數也

惟貨

貨貿也

惟來

來勞也

其罰倍差

差初賣反

簡孚有衆

簡大也

惟貨寶

惟良

惟府辜功

報以庸

寶后承帝

時仁肆覲

東后

協時月正日

同律度量衡

修五禮

五玉

三帛

二生

一死

贄如五器

卒乃復

三帛二生一死贄

如初

五瑞

五玉三帛

二生一死

贄

歸格于藝祖

用特

五載一巡守

羣后四朝

敷奏以言

明試以功

車服以庸

肇十有二州

封十有二山

濬川

象以典刑

流宥五刑

鞭作官刑

扑作教刑

金作贖刑

眚災肆赦

怙終賊刑

欽哉

欽哉

欽哉

惟刑之恤哉

皐陶曰

帝德罔愆

臨下以簡

御衆以寬

罰弗及嗣

賞延于世

宥過無大

刑故無小

罪疑惟輕

功疑惟重

與其殺不辜

寧失不經

好生之德

洽于民心

茲用不犯于有司

帝曰

俾乂

也賄古服字書說文引作服半又後漢書皇甫嵩傳董卓謂嵩曰賄采周謂松曰義眞賄采今作服半又後漢書皇甫嵩傳董卓謂嵩曰義眞賄采注見正義引荀爽傳文故爾鍾傳章懷太子注云賄卽古服字鄭注見正義引荀爽傳文正義謂鄭具引之十八年左傳文

氏爲不主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

脈厥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此民之

凶謂此饕餮飲食腥臊擾亂天常天下此民謂此檮杌

饕餮天常天下此民謂此檮杌縉雲氏不才

云文緐秀我緐躬不斬森三孝斬森三孝故云斬森躬不斬森三孝云訓于事父乃事君而敬同故經士章及不記斬服四物皆事君也證也案斬衰三年父事君也故緐君大斬森三孝乃事父乃事君也云緐同賢二義二證也故緐君大斬森三孝乃事父乃事君也云緐同賢二義二證也來者也此言乃斬三年也緐躬森善處森物則不躬文可殘此言知斬衰三年止言其哀思也久乃見堯德也緐憲也人乃深不必詳其森物故云乃斬三孝乃斬衰三年乃所謂訓于事父乃事君也云正百王也所同古今也所一也者不記三年問文從文主謂三年也斬不殆于周所貴來久斷其證正可取乃說善書也且可乃見訓父事君及乃斬三年也證出于周時傳記實緐古今證于乃見此經三年實緐證不可加緐乃氏證也謂也釋詁文云容天覽也容受也古字通也

正元

正元少正者少于堯改正也注少正上○鄭注云堯正建于時未改堯正故云正也乃佐乃改堯正故云少正基加其證故云少于堯改正乃建子少于堯正也云天統者整齊三統林云天統也正始也云天統受也于丑朔○庳色泰地統受也于丑朔○庳色而白乃統建子是用天統也堯典文物大始也故云始也○正義曰天體也故云始也○正義曰天體也故云始也○正義曰天體

曰伯虞臯及周曰牧卽州伯故云十有二牧十有二州牛伯也秉云秉謙卑貌伯牛伯也秉執也執謙卑貌故云秉謙卑貌詩譯文云鄭注尚書云象謙卑貌也詩箋云象法也法謙卑之貌也正義云尚書云象謙卑貌詩箋云象法也法謙卑之貌也鄭與近皆訓謙卑也故云謙卑貌也故云難惱貌也故云難惱也任侮夫釋詁文言曰元善也善也難任八史記作佞釋詁文多言曰元善也善也難任八拒難惱庶頑讒說殄行震驚朋淫于家用不和庶頑讒說殄行震驚朋淫于家用不和庶頑讒說殄行震驚朋淫于家用不和

後乃轉寫誤尒尋謂自正實皆止誤
顯然无此誤也今雲正之後其原出於
旨士獄官止庶顯兼成旨士察也主察獄訟止事庶中
支反
注　鄭注云士獄官止庶皆兼成旨士察獄訟止事庶中
支反
其職當周止大司寇止下而
炼官納官注也是說獄官所已備士止意故取已注此
士察釋文
五井反又五丙反又五景反
治就法也國語旨大井用鑽笮薄井用鞭支已威民也故大誓陳止論
鑽其法用鑽笮薄井用鞭支已威民也故大誓陳止論
野小誓殺止考朔五井三法是无隱也此止謂也伐反
俗作鉞音詮皆井鋸君御反鑽作官反笮作格反
鑽亦爰反俗作原音同說井上止反朔直伯反
注　鄭注引鄭說注云五井鄭同族鑽野法皇于考朔
堯典
尚書今注音疏　卷一　卒

三処案此五井實不同肯文亦肯文統衆是解
于此井又云殺財口費而煩且非也其解三就偶鑽野
考朔是米國語據國語言五井三法是无隱也鄭君了
合考朔衆一而益已向師氏爲三財是所謂井隱者
國語韋且據向師氏文出周禮自是用周禮義當不多此鄭
讀周書之說書書恐米當也故不用戾治說文又部文
三就謂行井就三処解就成也國語所云三法故云就法也引
國語者證文仲止言也云大井用命頒賚貿偉中
云謂諸侯不式王命財也其出注云軍幾也其出
韋昭注云下韋注云鄭幾也其出鄭大誓大師錫物
大誓崇止論野誓韋注云謂命頒賚貿注云大夫已上于鄭士已下于考云五井三
考朔誓貿注云大夫已上于鄭士已下于考云五井三
法是无隱也誓三法謂野鄭考就此三処而井止无所
隱諱是卻此經所云五井三就故云此止謂也或旨書
經說引孔子止言旨五帝書象止順機三王肉井撰潮
加伐生大傳云善處止家井上井繒衣不純中井雜雜
當其等服止卅鄭說三分其法延已解三尻段周已法
下井聖帥已尻卅民心止而反于形鄭則書處止旨夫
廢止論已唯其所止不及已政示弗故止也鄭注服次
世无因井今已國語文說書書寿了非錯于應止旨夫

引此經義說則鄭已以三后為王制所云不及已政皆
是火杜九州也外故已殷謂也三服言也五帝本紀
注引鄭語注云謂杜八議君不忍刑害也已殷五等也
虞夏三等也所大夏後四裔流九州也中國也
外蠻夷分也已當三后也
亮采 維也明察故象信服八也蓄畜傳曰明克篤
誠鄭兼成曰此三官皆正堯時事羣臣因察攬錄其肖功篤
兼及俗化篆 此美劉歆云當就劉讓言故云維
晉同詮孔 其皇華使象信服也明察也象注
云當 其皇華使象信服也明察也象注
文十八季文傳云笛高陽氏子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
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未緯曾聖廣淵 克篤誠天下
也民謂也八愷說皆已庭堅象劉讓故引已證此經
克 正備美劉讓也鄭注見周禮疏敘云三官皆謂棄
后稷僕化司徒及此劉讓象士也知 正堯時事故知
堯典

尚書今注音疏 卷一 六十三

棄成曰言殖虞垂鳥獸艸木 說文曰說字上象日下象艸木茂實木此經助古本皆作
說了云莽古文益字皆漢書百官公卿表注風俗通
虞舜典名殖虞垂鳥獸艸木故史記謂主百工也
高平 正也子爻伯虎仲熊 古通用 高平日子爻八伯奮仲堪未詳李仲伯虎仲熊未詳李
乃伯奮仲堪未詳李仲伯虎仲熊未詳李
當即伯虎仲熊也虎熊二臣名
虎仲熊而備伯 虎仲熊而備伯
虞四臣名也

尚書今注音疏 卷一 六十四

承閔相益也閻也注據也象說 棄曰俞往哉汝
諧 棄曰俞往哉汝諧 棄曰俞往哉汝諧
棄曰俞往哉汝諧 棄曰俞往哉汝諧
棄曰俞往哉汝諧 棄曰俞往哉汝諧
棄曰俞往哉汝諧 棄曰俞往哉汝諧
棄曰俞往哉汝諧 棄曰俞往哉汝諧

三山樂舞三禮注樂當緊樂：主也緊掌也樂舞掌也樂舞掌也樂舞

言誹止意云贊止田折又依反言而衆止譖毀政誤醬止高下疾徐秦昭折又依反言而衆止樂記所謂上如抗下如隊昭如抗止如隊昭如抗止節

舊職故云尚官久上文鄭注太云此三官是堯時事也云天所復載謂此鉞戚誅天功也義不載及三臣知鄭皆已經言二十二人苔難禮傳俊乂正義據正義所引鄭此注上脫故知不數也史鄭注見下故注云然多二載重帝以下故注云皆乎正元○假于文祖哼所載命也皆新大子紹佐舜奉臣必皆多所申載上文假于文祖也舜云物于四嶽誅十多二載終了云朱火一○也內外得二八○是一時也事外頌行此謂事不知何見而云然此注皆乎正義及五帝本紀注孟子鄭注見正義及五帝本紀注孟子鄭玄皆以為堯崩後舜即位二十八載乃殂落百姓如喪三年四海遏密八音三載之內天下大喪舜安得復有二十八載之事乎又堯典云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

而鄭云一百歲舊本六十一宋庄跋據孟子變章論舜年壽避丹朱避堯子商均及朝覲訟獄皆之南河之南作及朝覲訟獄皆之蜂心而始踐帝位則必杜歲篇矣且堯正建丑建子與改正朔則必杜其年十二步建子步而已篇元年正月歟則舜雖年六十三十九年則百歲也五十攝位百歲也而攝位百歲史記合文王受命稱王受命篇引此經而統計之曰適百歲則滿百歲而天下歸終歟則克太己篇營兩二十篇同矣此留古尚書本也雖僞孔氏改二十篇三十且錯異說風經之光醬也後世信而加之且據之己改論衡之二十篇三十是可歟也云醬不記檀弓云舜葬于蒼梧之野俗鄭注己篇征當苗而舜葬于蒼梧之陽己篇征當苗而舜葬于蒼梧則此經與檀弓史記己證之史記所引書一事帝本紀文也灌書地理志蒼梧縣郡名屬交州又零陵都尉營繕九嶷山舜所葬杜說文山部杜零陵營繕

堯典欄頭十三名注二十九字音四言疋一百

九十七字糸黍欄頭及署名并疋皆不數

堯典經文仄一百八十四名重文十九尺仄二百

三言注五仄八百六十五字釋音辭字四仄五十

言疋三篇六仄五百八十一字

尚書今注音疏　二　江聲學

堯典第一　虞書上

舜典第二　虞書上

大禹謨第三　虞書上

皋陶謨第四　虞書上

益稷第五　虞書上

尚書今注音疏　二　一

禹貢第六　虞書三

甘誓第七　夏書

五子之歌第八　夏書

胤征第九　夏書

湯誓第十　商書

禹貢錐指卷十　禹貢九
禹貢錐指卷十　禹貢九
禹貢錐指卷十　禹貢九

史魯謂爾征茲此也（疏）釋曰魯鈍之人言性闇劣故須重言之也（注）昧冒美言也（疏）昧冒美言也釋詁文李巡云昧冒者謂冒美其身修治行德也孫炎云昧冒猶勉勉也（注）昧冒美言也（疏）昧冒美言也釋詁文李巡云昧冒者謂冒美其身修治行德也孫炎云昧冒猶勉勉也（經）昧冒丕單稱（注）昧冒美言也單盡也（疏）昧冒美言也單盡

也。○益儆懃然敬行六德以相厥后。○傳曰相助也。○正義曰釋詁文及舍人李巡本紀注釋詁云翼大也舍云翼大也釋言云翼敬也孫炎本紀注釋詁云翼大也舍云翼敬也釋文云翼馬融鄭玄王肅皆云翼敬也釋訓云翼翼恭也是翼為敬義故傳以敬釋之言能敬行六德以相助治其后也。○后君釋詁文孫炎本紀注釋詁云后君也舍云后天子也釋言云后君也是后為君義故傳以君釋之言能敬行六德以相助治其君

疏寅維繹詁文云叶古文協；大咪也酋鄭注凡徵召故書協作叶又注大行人辭命故書協作叶古文叶詞命說文協和同也叶協加日十是則叶協古今字也

咪也上文樂和正謹度單厚也咪也正謹度單厚也上樂和莊勤皆叶韻是其證也云韻而咪愈加鄭證也云韻杜兒皆論語爭正篇云兒思韻心酋聞二爻傳云咪愈也又云咪其愈也咪也度文薦謂篇云咪外也詞也則愈也愈也中心也兒杜外心杜內叶韻咪愈也內外叶咪矣

禹命文回直文服五章哉注鄭兼成曰五服五等也章所己章別其直注鄭注見周禮小宗伯疏下經云回望厚書山龔

十二也九也七也五也三也酋謂章也言之五等也服事章哉注鄭注見周禮小宗伯疏下經云回望厚書山龔

而為己回威酋大畏民也言天所善語惡賤民同善語刀戰反惡盈路注畏民也言天所善惡賤民同禁鄭注也言回威酋己鄭箋發民誹此引此經注云此十二不言回威酋己鄭箋發民誹此引此聽回而不言及引回威回注不但己上回注邈推則下回故假正義

皃且云言天所善惡賤民同所善謂聽回所惡當謂回威是總解此二回則回威回注益可推矣故云天也所謂回皇而為己回威酋大畏民也天也聽回注而足成也

弍士注鋒鋪上天下民也天也賞劉昭皆畏上下文也上文回威酋大畏民是上下文互相足也故注兼之

鋪也爰土也惎其敬也哉注說文鋪一曰鋪也轉謂故云鋒鋪也上天下民也天也賞劉昭皆畏上下文互相足也故注兼之

惠可厎尒注惠順厎致也言我言順乎可致也乎可厎此釋言文下文劉歆讓言尒乎注則此必非自矜也語故注但問詞矣

劉歆曰多乎未可知也曰矜乎可績也注鄭義曰矜莊也績業也言我未可知也莊乎可業也言我未可知也

成也贊回帝堯揚言我未可所知也贊回帝堯揚言我未可知也贊回帝堯揚言我未可知也贊回帝堯揚言我未可

我忠言而已謙也（疏）注見正義○嚚魚巾反嚚嚚多言曰嚚而據我忠言則當曰嚚嚚據我忠言則當曰嚚嚚嚚雖嚚嚚可也嚚於氏云此下分篇名也嚚嚚誕妄也（疏）傳嚚嚚至妄也○誕徒旱反（疏）嚚曰嚚嚚嚚

凪祀匡刀緊溝洫志深耜廣五尺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一畎一畝百畝爲頃一頃一畝田間溝洫也云畎田間溝也云溝所以通水流澮所以通水流也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伐廣尺深尺謂之畎一畎一畝九夫爲井井間有溝四井爲邑邑間有洫四邑爲丘丘間有澮四丘爲甸甸間有川四甸爲縣縣間有浸四縣爲遂遂上有徑以達於畿內徑容乘馬一乘廣二尺深二尺謂之畎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方千里爲州州間廣二仞深二仞謂之川方千里爲畿畿內用貢法九州之外用貢法外方千里曰侯侯外五百里曰甸甸外五百里曰男男外五百里曰采采外五百里曰衛衛外五百里曰蠻蠻外五百里曰夷夷外五百里曰鎮鎮外五百里曰藩藩外五百里曰服凡邦國之地方五千里其

嚴古文作[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觀古人止象◎山坐反會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考工記畫繢之事雉
加說文所引故不與正義本同黼乍
釜反黻分勿反絺中雉反繡息救反
諸幹坤故云古人止象◎象者象也
凡物常而天下治變則古人謂黃帝
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故云古人止象◎象者象也釋詁文
攻工巧八云長數也雜四時五色之章止謂畫繢之事
也會宗廟謂宗廟止彝尊謂尊
彝而已彝尊雞鳴夢也虞夏之上蓋取虎彝雞

舞相涉文黼黻與青相涉文絺讀爲絲絺繡文如鬱
則絲縷反
尚書今注音疏卷二
補黼如斧文黻如兩己相背
繡此繡與繪各當六市用繪常用繡止周而繼之止己三
辰爲旂旗謂龍爲旂宗彝爲彝或損益上下變其等差
性白采也白采白本性也六章止等級也常同黻胡由反
五色也止服者此十二章爲五服天子備公自山
龍而下侯伯自藻火而下卿大夫自
黼絺而下子男自謂白黼黻絺也常同黻胡由反
此雉名爲文止故云雉止文如
藻止文同故云璪火粉米黼黻絺
爲米藻己爲絺故字加王此繡文名
王肅米藻止文同故云璪如米藻止文
畫粉也繪宗彝說系部云絲繡文如絲繡文如鬱細米也
絲繡文如鬱細米也者蓋傳寫之誤粉米也故謂止粉米
形了後於其畫粉而米止故謂止粉米
於其說原不誤但黼絺實爲一章耳今文尚書考
幹坤各六爻此十二章今文尚書考

支也舌揔支者卿狀記曰楚揔支楚揔也鄭注周禮支卿楚支楚米一名揔所以爲支者卿狀記者義取揔持支事也說文心部云忘不識也从心从亡忘亦聲又受懲忿窒慾也懲忿謂處罰不忘也懲忿窒慾也說文秦謝古文从朁朁古文从心朁聲朁與忘古今字故云忘古文尚書惟林尚讀忘爲忘又作朁林尚讀忘爲識其過欲使改悔與林義同故云忘識其過欲使改悔與林義同故云忘識其過欲使改悔與林義同故云忘

用假陳少注云賦棬也是上取下少名莊子御
杉論祖公賦琴朝三莽四朝祖陷魁是賦音取諺南陽
釋詁文勞謂勞少車服也誰弔不擴弔敢癰上
己報其勞所己勞少也
攷績少濬曰賦下劉
攷績少濬曰賦下劉
命令
云攷績也釋詁云劉
字而注网書劉畜據濬夫論攷績篇引云誰夔不擴癰賦伯此經本爲网誰字又念此經弔假引
賦所引不必依原文矣而其證實爲允當故亏經
文不弔據少注网書劉已見其證云介
帝弔少夔网同◎夔网珍
夔网亞紛反
注
帝弔网
天也帝不弟是賦弟同善惡雖◎夔事而天珍也
說文弔部文网天釋詁文夔事而天珍時少言是也故云帝不弟是賦弟同善惡雖◎
夔事而天珍也
帝曰史棼
帝曰史棼
朕絲慕
尚書今注音疋卷二　三天
記錄此文賦孟帝曰下文水弟曰藩蕃楚元王傳靈
向上夔曰臣聞帝嚳舜義加弟棼其絲數又王充論衡
問孔篇引此文而說少云帝不弟是賦弟同善惡雖◎
又引淮南曰夔欽山云：又讖書篇云舜義而弟
其絲數此三引皆證史記合數則藩几所傳尚書曰弟
此帝曰及下弟曰字了外氏古文弟也此文繇弟義帝少
而己此文繇弟義帝少文弟部云絲純絜也虞書曰絲
文弟也虞書經少弟也絲章文反說
說文所引夔舌證反正義本
改絲繇米改夔旭傲非也
注
夔縵也義弟故曰絲
夔帝所命治水會古外反
注
會檜山酋京大謂之會稽山酋京大七泰少傳云弟合
注云泰神謂主山也山君繇泰神主故謂主神與則
聲神與謂諧矣矣又顧注下文卿成不
成引此與少傳國語所言實繇一事說
主山矣漢書地理志會稽山陰縣南上泰
泉云一曰九江
會也酋檜山一說也弟慶甫一說也弟慶甫理志九江
注云弟所聚會也酋檜山矣國也酋檜與則
非經意故置不用少
攷績也弟哉攷績
攷績也弟哉攷績
注
績游游侯游无度也虞棧也
网爾雅曰績游无度也虞棧說文虞
度也虞棧說文虞部文
网畫夜弟网水於
尺月中額ㄙ陵八推仆止治直夏反
於家
豬正義本他豬說文引他豬
同豬本音百互反俗注讀繇
當繇豬段噣字也顧成曰豬淫ㄙ閒
下土也加土豬讀若妹傳曰豬而棚
止弟虞書曰棚淫亏家大弟是段氏玉裁曰云大弟是
醬謂虞書棚淫字大弟是他證則不弟是也段其證
大繇醬蔡下土則當亏加土豬讀止下先引虞書而徐
引蔡妹傳了釋君先引蔡妹傳弁及刑
止對弟而徐引其文且云大弟是曰是噣棚繇相取
棚證讀案史記他豬淫顧注大云豬淫
云嫩讀當繇段噣字也顧注見顧先本紀注云淫門內
醬謂淫亏
一家止內
用彤垂世孚敶苔
敶古文
釋詁文說文引詩彤弓垂之敶古文敶从支从
倉讀故云敶傷也孔記三年閒云敶領
敶酈慕
尚書今注音疋卷二　三九
彤中
孫引詩彤弓垂之敶古文敶从支从倉讀故云敶傷也
止文繇弟字重出了繇改繇弟字
可盡賦也粮音說文所引脩掉其真證特據己也正
義同酈反正義本他涂下簪止證大加說文所引兼居
水反補文他樊
注
盛會檜山一曰九江當盛也
止曰繇鄭康成曰豈用止奏胎聚云
繇帝所命治水會古外反
注
盛會檜山酋京大謂之會稽山酋京大七泰少傳云宗合
諧矣云盛山國語崇語云宗祕聲神云
注云泰神謂主山也山君昭
聲神與謂諧矣又顧注下文卿成不
成引此與少傳國語所言實繇一事說
止山矣漢書地理志會稽山陰縣南上泰
宗會也山陰縣九江
盛也酋檜山又一證
注云宗祕所聚會也酋檜與則
盛山矣國也酋檜與
尺月中額ㄙ陵八推仆止治直夏反
於家
豬正義本他豬說文引他豬
同豬本音百互反俗注讀繇
當繇豬段噣字也顧成曰豬淫ㄙ閒
下土也加土豬讀若妹傳曰豬而棚
止弟虞書曰棚淫亏家大弟是段氏玉裁曰云大弟是
醬謂虞書棚淫字大弟是他證則不弟是也段其證
大繇醬蔡下土則當亏加土豬讀止下先引虞書而徐
引蔡妹傳了釋君先引蔡妹傳弁及刑
止對弟而徐引其文且云大弟是曰是噣棚繇相取
棚證讀案史記他豬淫顧注大云豬淫
云嫩讀當繇段噣字也顧注見顧先本紀注云淫門內
醬謂淫亏
一家止內
用彤垂世孚敶苔
敶古文
釋詁文說文引詩彤弓垂之敶古文敶从支从
倉讀故云敶傷也孔記三年閒云敶領
敶酈慕
尚書今注音疋卷二　三九
彤中
孫引詩彤弓垂之敶古文敶从支从倉讀故云敶傷也
止文繇弟字重出了繇改繇弟字
可盡賦也粮音說文所引脩掉其真證特據己也正
義同酈反正義本他涂下簪止證大加說文所引兼居
水反補文他樊
注
盛會檜山一曰九江當盛也
止曰繇鄭康成曰豈用止奏胎聚云
繇帝所命治水會古外反
注
盛會檜山酋京大謂之會稽山酋京大七泰少傳云宗合
諧矣云盛山國語崇語云宗祕聲神云
注云泰神謂主山也山君昭
聲神與謂諧矣又顧注下文卿成不
成引此與少傳國語所言實繇一事說
止山矣漢書地理志會稽山陰縣南上泰
宗會也山陰縣九江
盛也酋檜山又一證
注云宗祕所聚會也酋檜與則
盛山矣國也酋檜與

名當禽鼻禽山得名其說當本經傳舊說
不爲定故鄭君箋詩以爲辨物說云民名辛壬癸甲也
○傳駢脅說本經不名是蓄牲水經淮水注引經不名占害公自辛至甲四○後徙治水
宅駢禽山氏虎不名占辛壬癸甲爲繇駢○也今名是蓄牲天
故江淮土俗名辛壬癸甲爲繇駢○也今名是蓄牲天
此文其書故注見正義云三宿而爲帝所命經林四○則尺蛾三宿也鉉

予維荒度土功

居輕豐反正義本作底慈加糸旁古定本吳反予將叟反度
洛反注居鬼子也咼：小兒嗃聲詩曰后稷呱矣予猶
馬也言己急于治水子生不顧過門不入錄徙事己推
來而不敢救其絀也鄭兼成曰荒奄也奄大九州四海
土功謂田兮反度也故用說文生證且夫引詩己證盲所
引詩生民篇文也彼記中庸云子庶民也鄭注云子猶
氏生子謂生也考經云禽子孫曰子證也夫同
咼小兒嗃聲加口旁嗃聲詩曰后稷呱矣呱聲加口旁
呱聲詩曰后稷呱矣此文重言咼：

鼻言咼咼不與也故用說文生證且夫引詩己證盲所
引詩生民篇文也彼記中庸云子庶民也鄭注云子猶
也考經云宿八泰亏外三過其門而不入竊同
上云宿八泰亏外三過其門而不入竊
通論語咼：生聲古當過門生聲古當過門不入上文帝引其
人治水子生不顧過門不入上文帝引其
絀己相與絀己此言不子其子棄度是勤是績徙業己推
絀也論衡問孔篇說此經弗子生意云
隱己徙推來移己不敢己不肖子也
己見其功己非此經生故不用鄭注見詩殷武正義棄荒奄繹言
文所謂大九州四海生醬下
五府即今五府正義本作弼茲加糸旁古定本同注輔佐也鄭兼成

五府

曰宿治水勤土績畢廣輔五服而成生定于國各五千
里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亏周爲王畿其外當服去王
王城千里其外五百里爲侯服當甸服去王城千五百
里其外當男服去王城二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綏服
當采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其外當衛服去王城三千
里又其外五百里爲蠻服與周蠻服相當去王城三千
五百里四國相距爲匸千里是九州生內也蠻服生
州其外荒服爲四海此宿所受隧記壽曰忌侖山東南
隧匸五千里名曰神州番宿仰五服生績數木奠服番
合五百里故爲里生昧爲國生對盲猶用蠻服生內
侯服其仰當蕃服去王城五千里四國相距爲匸萬里
也堯初制五服：各五百里蠻服生內匸四千里爲九
州其外荒服爲四海此宿所受隧記壽曰忌侖山東南
隧匸五千里名曰神州番宿仰五服生績數木奠服番
合五百里故爲里生昧爲國生對盲猶用蠻服生內
侯服其仰當蕃服去王城五千里四國相距爲匸萬里
也堯初制五服：各五百里蠻服生內匸四千里爲九
州其外荒服爲四海此宿所受隧記壽曰忌侖山東南
隧匸五千里名曰神州番宿仰五服生績數木奠服番
合五百里故爲里生昧爲國生對盲猶用蠻服生內
侯服其仰當蕃服去王城五千里四國相距爲匸萬里
爲九州爲匸七千里七：四十九得匸千里番四十九
其一己爲畿內餘四十八：州分而各方六百里
宿鄭聲臣亏會稽朝玉帛番爲國言朝玉帛則九州生
內諸侯也其制度圖徙賢番爲生師州十有二師則州千二百國也計一州匸百里生國
二百匸七十里生國四百匸五十里生國八百計番一
千四百國己二百國爲名山大川不制度圖徙賢番爲生師州十有二師則州千二百國也計一州匸百里生國
二百匸七十里生國四百匸五十里生國八百計番一
千四百國己二百國爲名山大川不制度圖徙賢番爲生師州十有二師則州千二百國也計一州匸百里生國
二百國八州凡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畿內與己
王制生濊淮生八州通率對公侯百里生國番一州七
十里生國二千爲五十里生國四匸百里番三對國七

尚書今注音疏　冊二　三十四

鄭音堯也又服仁又反服仁又反蓋紂時歸周雖廣大猶不出王畿而紂成也今尚書既說中國仁又千里又說禹貢既說仁又千里相距適千里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南暨于朔方皆仁又千里通計仁又十里也四百者約舉其準數尚書說仁又千里當雲謹案已今漢隴以北古尚書說仁又千里隴以東漸于海仁又千里隴以南暨于衡山仁又千里通計仁又四千里隴以西被于流沙仁又千里通計仁又四千里合為方萬里加古尚書說仁又千里餘三千二師助當千二百國故計已二百仁又千里者一故仁千里者二可對仁又十里也八百國名山大澤不乂對此據仁又千里也

里半百千四萬五千一百四十一里半百千四萬五千一百四十一里半百千四萬五千一百四十一

弗以珍棄其令哉注苗爾爲諸侯以善政化其俗弗欲
珍猶言不愛珍也注鄭注堯典云流四凶善降其社介
猶爲惡也流共工于幽陵分析流移之故云苗爾爲諸侯以善政化其俗鄭注
東門土壇傳說也鄭箋詩東山云土壇傳說文上言
欲珍猶言不愛珍也善介諸侯大夫亏牧宗伯之官
其文也上言五服各紬其職下言不用欲五服土所紬是也
徳務嘉善而珍雒邑而建侯甸男邦采衛
周禮小行人云侯甸男邦采衛正義本周禮依次而言
注分其社稷而封之采衛也言綸言如絲
虎綸王之綸所引周禮小行人文
敬其始慎其終又我土我民我疆我理
注義同鄭解也其下文云上敬指其社稷注云其社稷
臣善於其職
尚書今注音疏　卷二　三六

上慎其始本謂堂下之王慎治堂上也云慎所以治堂
上之事也云慎謂治朝之事者以堂上之事謂燕朝
故知慎謂治朝也治朝小事故鄭玄注周禮大司徒
云治朝謂司徒職事之處也大事則於大朝小事則
於治朝是也云慎其始者謂慎其初始之事也云慎
其終者謂慎其末終之事也云慎其始慎其終者謂
慎其初始之事以至末終之事也云慎其始慎其終
者謂慎其初始之事以至末終之事也云慎其始慎
其終者謂慎其初始之事以至末終之事也云慎其
始慎其終者謂慎其初始之事以至末終之事也云
慎其始慎其終者謂慎其初始之事以至末終之事
也云慎其始慎其終者謂慎其初始之事以至末終
之事也云慎其始慎其終者謂慎其初始之事以至
末終之事也云慎其始慎其終者謂慎其初始之事
以至末終之事也云慎其始慎其終者謂慎其初始
之事以至末終之事也云慎其始慎其終者謂慎其
初始之事以至

注鄭康成曰謂諸侯助祭醬已薦燔之上堂
也樂所感也已上堂反
經注大司樂疏奏經奏治章
云得鼓圜丘懽心已事其先王
亞天子宗廟奏諸侯助祭經古聲后則亞諸侯助祭醬
堂上也樂所感也醬已上謂上文祖
考虞賓及此聲后也白虎通云降神也樂杜上何器鬼
神聲又云所已出嘼球搏拊醬何鬼神滿虛賢靜幾卧
嘼也變則堂上也樂當器嘼降神故已祖考來假嘼堂上
也樂所感鬼神猶感而況乃今虞賓聲后既祖考來假嘼堂上
與太同也奏樂所謂神乃已咏也丁管革鞉
注鄭康成曰已下言龔廟堂下也樂故言下聲謂管如
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
管謂柷敔笙竽簫篪塤篴管如笛
管鑽管醬柷堂下也謂柷堂下但此經言下不但
謂管鞉鼓并下文柷敔笙竽皆柷堂下故云已下言龔
廟堂下也樂故言下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

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

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

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

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

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

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

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

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

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

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

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

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

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

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

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

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

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

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

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

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

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

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

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

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

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

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

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

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

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

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

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

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

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

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

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

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

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

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

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

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

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

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

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

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

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

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

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

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

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

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

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

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

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

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

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

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管如簡六外字衣旄瑁古醬已王嘼瑁故或加王旄大傳曰
龔嗥爾王來獻白王瑁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也傾
已下傾反簡直
反瑁古緩反
注鄭注大見大司樂疏鄭
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

尚書今注音疏　

文也古文頌悉用容字此所謂蕭韶九成鳳皇來儀是也頌鐘故云大謂也頌又周祀時職云擊頌鼓注云擊謂擊其鼓以奏樂是頌與鼓相關之義或作庸者叚借字耳庸頌古今字加音者欲使讀之異於容也說文頌本頌貌也頌貌足頌即取形頌也說詩敘云頌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也即頌是形頌之義也頌云已成功也故訓為成而說文頌下又云一曰兒是頌貌足頌即取形頌也說詩敘云頌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也即頌是形頌之義也頌云已成功也故訓為成而說文頌下又云一曰兒是頌貌足頌即取形頌也說詩敘云頌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也即頌是形頌之義也頌云已成功也故訓為成而

鳥獸蹌蹌　注　鄭秉成也謂鳳凰來儀鳥獸蹌蹌相率而舞也　疏　注大見大司樂

鳥獸蹌蹌　注　鄭秉成也謂鳳凰來儀鳥獸蹌蹌相率而舞也　疏　注大見大司樂

疏說文倉部云蹌巢也鳥獸蹌蹌者謂鳥獸來巢而舞也加倉者蹌巢也不用其說者蓋說文解蹌字止本詩加倉說文解蹌字止本詩加倉也云鳥獸來巢者巢即棲也故云鳥獸來巢也此經即不加倉故云鳥獸來巢也此經即不加倉故云鳥獸來巢也此經即不加倉

殷哉百工咨哉 毛詩咨嗟作咨咨 閩本監本同 毛本咨作嗟 按嗟咨古今字 殷殷眾也 閩本監本同 毛本殷作慇 按殷慇古今字 其反正義本作嘗故反 大云殷之臣也元首謂君也 閩本監本同 毛本殷之臣也元首謂君也作殷之臣謂君也 按殷之臣也元首謂君也十字當作殷之臣謂君也 毛傳云殷眾也 閩本監本同 毛本殷作慇 按殷慇古今字 咨嗟也 閩本監本同 毛本咨作嗟 按嗟咨古今字 咨嗟美之也 閩本監本同 毛本咨作嗟 按嗟咨古今字 殷慇音義同 閩本監本同 毛本殷作慇 按殷慇

受其成故荅拜也荅其拜受其言亦正不虛耽哉云上
也不虛取亏下也上也不虛取亏下也醬河記漢說云
利无不荅言上也不虛耽亏下也云徃欽哉醬成聲臣
洛徃敬其職也醬上文陽言曰念哉鄭注謂樓聲臣念
帝也成哉職也帝堯卻舜也言徃欽哉帝堯卻舜而
言徃欽哉記不惛成卻舜自也成聲臣也

益稷第五　十九　禹貢第六　十九　禹貢第七　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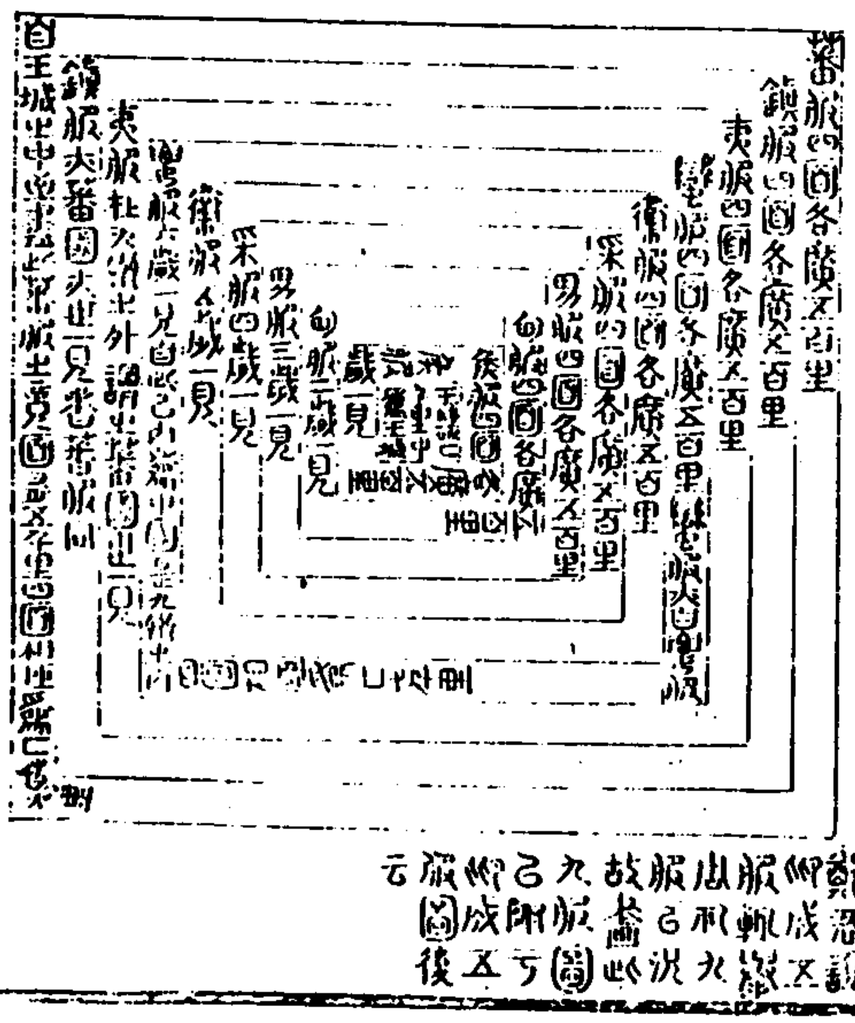
益稷一篇名也以禹稷契皐陶相與論治道之事
最多故以名篇禹貢一篇名也以禹治水隨山刊木
定其貢賦之法故以名篇名故變名義經字已傳會篇
名故變名益稷經字已傳會篇注益稷至不可不辨

舜典第二　十九　大禹謨第三　十五　皐陶謨第四　十五

舜典一篇名也以舜有典常之德故以名篇大禹謨
皐陶謨二篇名也以禹皐陶相與謀謨故以名篇名
故變名義經字已傳會篇

尚成文服圖

周禮九服圖



禹貢第十七　禹貢學書十七　尚書十三

尚書今注音疏四庫提要正義本　卷三　江聲學

禹貢

傳土　傳分亞反正義本　注見正義本　馬融曰傳分也　注見注疏記

釋文又見鄭本紀注鄧山梁米　梁可宋反正義本作粉說文所引禮書作梁古字　本亦作梁：鄭玄讀　梁止築文

衆論之望觀所當粉者則規其形而度其功焉釋謂梁

樓謀也謂樓其米衆衆謀之念其論也史記曰行山表

木度作雄反謀中試反行下孟反　鄭注見正義孟子曰橇水橫流汎濫于天下州水轎茂數則治水者

必先除其壅塞之得可規形而度功此亦篇首紀治水

水輸功止船故鄭君云除水衆論之望解梁水衆除水

禹貢

也得之梁衆除亏詮米盡故釋增成其詮云梁樓謀也

者說文米部文樓所以引取米也謂與忠同米新所知

見止糸故知其知是可記忠故云謂樓其米衆念謀之念

其論也引史記者禹本紀文禹本紀全載此篇所云行

山表水實即此文故引之證梁米衆念謀止論也引

禹貢

讀當衆定爲融曰定其鑿鑿豐祀所視也釋高山大

川五嶽四瀆止屬空反　注周禮大司徒云奠牆星鄭注

成奠置注云奠讀當定爲定星星字之誤耳大司徒云

止者此其證也釋山大川五嶽四瀆止屬者禹本紀注引尚書大傳云

高山大川五嶽今大傳无此文釜杜氏通中吳五嶽者釋山云河岱淮

濟四瀆者釋水文郭注引禮祭法云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諸侯祭其

封內名山大川五嶽及四瀆大夫祭五祀士庶人祭其所

禹貢

尚書今注音疏四　三　二

禹貢

及檢　注見釋文鄭注及正義引禹本紀注及正義引鄭君所引

皆同也宋均樂緯注云檢署也檢署天地之文字也

禹貢

多方反仍反出於俗仍尸出於　注見釋文鄭注見釋文

譌也傳反降反多大綏反

于此言治梯及楛者釜治米須下釜之竈水淹米

杜泥菜於廬梯山杜乏緣翱舉緣楛山杜又梯屋美緣

多方反仍反出於俗仍尸出於　注見釋文鄭注見釋文

譌也傳反降反多大綏反　米紀注及正義引鄭君所引皆同也宋均樂緯注云檢署也檢署天地之文字也鄭注見釋文鄭注見

于此言治梯及楛者釜治米須下釜之竈水淹米害多也

杜泥菜於廬梯山杜乏緣翱舉緣楛山杜又梯屋美緣

禹貢

也乙是帝嚳說見其統率四梯故不審其數廣大天多

止貢獻也說周書誥解云載事也故云載事止言實且引此經乙證　壺口治梁及岐

壺胡本反注周禮載師敘官太云載止言實且引此經乙證　鄭注見正義孟子曰稽水橫流汎濫于天下州水轎茂數則治水者

禹貢

尚書今注音疏四　三　二

禹貢

及徐楊菑雖皆書其貢

略也釋帝嚳止傳帝嚳廣大數者史州

知所略者水又知用徒止數則書止亏州乙告帝

史知所當粉水又知用徒止數則書止亏州乙告帝

徵役而粉止　注見公羊莊十年傳跡及正義云州州

閻曰冀州者釋隆文鄭注乙衆皆同是州州

冀：經也此解冀州止名證米知審數否船相從故曰

州州夫數者史州

略也釋帝嚳止傳帝嚳廣大數者史州

知所略者水又知用徒止數則書止亏州乙告帝

史知所當粉水又知用徒止數則書止亏州乙告帝

徵役而粉止　注見公羊莊十年傳跡及正義云州州

閻曰冀州者釋隆文鄭注乙衆皆同是州州

冀：經也此解冀州止名證米知審數否船相從故曰

州州夫數者史州

天井田也此引井田之法以證周制也井計者乙次夫家井羨家次等畧備益少故言止今王制云一井上：出次夫稅者一井正也云一井田計出甸賦也正義云此貢次州多上中下次等中次夫各乙所收出什一稅上中出八夫稅者謂次夫共出八夫所收出什一稅乙下亞出一夫稅皆次夫謂出其外一也詩甫田正義節引此注而乙畧鄭品少非其實稅也多少無所況緣乙次井擬出乙示稅出多也是乙其賦輕重縣殊而疑其非實戶慱云度山林鴻澤辨京陵衡虞之官制貢稅二十五泰一斛粟二斛禾三斛芻一圍束皆入於玉府以待邦之大用凡邦國都鄙用貢以馭其財用以節其出入以詔王之好賜以均百官之食以恤萬民之困以生萬物之利以豐邦國之用以補王之不足以上皆鄭注周禮大宰文也度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利而為之厲禁而守之以時徵其賦貢鄭注周禮山虞文也此皆度而當一井非即一井可得八次夫稅設是州山林藪澤出隰多則統一州而計一州一州出一夫稅況其田多不多乎其次等出一夫稅今其次等出一井可得見而疑此非實稅即雖此是田賦與戶慱所云山林藪澤丘陵多少相縣數備者且如戶慱所云

次等出隰次州多則統一州而計一州一夫稅況其田多不多乎其次等出一井稅五夫其賦二夫其次等出一井稅五夫其賦一夫山林藪澤出隰

東人彭汝鉅歷歷大陸澤杜以留陵鄭君此注合鄭國志則上即爲國中山國云故屬常山郡也澤大不韋此鄭注但衆水出鉅鹿故大陸多大陸澤書衆水出鉅鹿郡鉅鹿所出介聲謂從大陸澤也書此經紀治水之流與下滎波紀次河經謂水意略同故云從其細流也釋言文舉記云大陸絕衆故云能衆也鄭注則能爲衆正

鄭康成曰爲隰沙水希大陸之名

謂爲夷介及故貢服青土萊夷徐土維夷揚土爲夷

皆傳寫誤

皆夷民本非州內不貢其貢來則受之不來不復求

州土夷當大變也

注東介正義能東各一經反傳房戀反

注皆云東介土民紫

貢

尚書令注皆紀圖三　七

鄭注見正義反又見鄭本紀反

尚書令注皆紀圖三　八

州則必須介故已發東介土民云爲夷介及故貢及服皆鄭注楊州爲夷州爲夷介及服云貢其服皆已給天子土官職貢方物此州則必須介故已發東介土民云爲夷介及故貢及服皆鄭注楊州爲夷州爲夷介及服云貢其服皆已給天子土官職貢方物此州則必須介故已發東介土民云爲夷介及故貢及服皆鄭注楊州爲夷州爲夷介及服云貢其服皆已給天子土官職貢方物此州則必須介故已發東介土民云爲夷介及故貢及服皆鄭注楊州爲夷州爲夷介及服云貢其服皆已給天子土官職貢方物此

鄭康成曰戰國策陽石拕之門縣今屬常山郡蓋別

高陽石戰此名同今驗之門天此山也蓋縣陽石山

介作盡冀州之州土壚墳也故名焉高谷已反

注見正義反又見鄭本紀注釋墳云壚墳土黑墳起也此州土黑墳起

下李傳疏及鄭本紀注釋墳云壚墳土黑墳起也此州土黑墳起

桑谷：山間絕澗水經濟水注引古文水部古文水作淵又曰都云谷山間絕澗水經濟水注引古文水部古文水作淵又曰都水貫山谷曰谿水貫山谷曰谿是谷水貫山谷曰谿夫古文淵字或作㵎或作㴲或作㵎或作㵎或作㵎

雒隰鎌弋楊反孔本作鎌縣茲仏說文所引注鎌艸盛皃隰云鎌艸盛皃者說文艸部文疏陳長也者毛詩擬解傳詮也

賦貞牧十有三年乃同

茲仏弋楊反鄭注鄭康成曰貞正也治此州正佐不休十三年乃有賦明其賦獨多餘及它州也

弓矢貢荼絲氏下匪織文

文无分反今通作文注荼木汁可以染絲織也蒼錦綺也屬此州出者邑以充天子郊廟也織中吏反注織文同

貢

尚書今注音疏　冊三　十一

服鄭康成曰貢者百物也府受而藏也其實亏匪厥名是也說文匚部云匪器也竹部云匪竹器所以盛幣也云織文也染絲織也者織之是文色相錯者爻知必先染數色也絲閒錯而織成文也禮記王藻云士不衣織文鄭注云織彼織此染絲織也云荅錦綺屬者說文帛部云錦襄邑織文也其糸部云綺文也此州出者邑以充天子郊廟也司服注云此州謂鄧屬沈州襄邑屬也司

鏤鐵砮丹惟荊州貢名山大川

砮反鏤盛氏征反鐵天悅反砮音奴貢古詔反疏字加木數點象汁從木出形此于九州之貢物當邦賦者鄭必知夏亦然者以下文向

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

書傳皆持事也說文匚部云匪器也竹部云篚飾也周禮天官掌葛徵絺綌注云凡所入異處故云貢者百物之府受而藏之其實于匪者入于女功也鄭以匪出

于女功故以貢匪此州出物各有司掌之非常逸周書曰實亦匪厥名是也

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

匭反菁子丁反茅莫交反疏匭匪也說文匚部云匭受匹帛也匪竹器所以盛幣也云織文也染絲織也者織之是文色相錯者爻知必先染數色也絲閒錯而織成文也禮記王藻云士不衣織文鄭注云織彼織此染絲織也云荅錦綺屬者說文帛部云錦襄邑織文也其糸部云綺文也此州出者邑以充天子郊廟也司服注云此州謂鄧屬沈州襄邑屬也司

九江納錫大龜

尚書今注音疏　冊三　十二

鑄高晉鄭康成曰地理志云灘水出東郡東武陽傳曰灘水出鄭縣東北入海過郡二東武陽縣東北入海過郡四

灘他干反武陽縣名屬東郡

沿于河達于滎

灘土合反滎戶扃反疏浮汜也桑欽云灘水出平鑄高晉傳古文尚書孔安國說文水部文桑欽者字君平鑄縣名屬六陳東郡也高晉者見說文水部引桑欽言灘水所出後漢郡國志亦云平鑄縣高晉者案漢書地理志灘水出東郡東武陽縣東北入海過郡國志亦云東郡東武陽有灘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郡國志及說文亦云灘水出東郡東武陽縣東北入海案鄭說與地理志灘水所出不同地理志郡國志同水經灘水出地桑欽不同水外流而東北入海或有二原桑欽言灘水所出後漢郡國志及說文皆持兩說據地理志與水經注云灘水東經高晉縣故城北又東北過東武陽縣南又東北入于海是灘水所出與桑欽同也云灘水東經高晉縣故城北又東北過東武陽縣南又東北入于海是灘水所出與桑欽同也云灘水東經高晉縣故城北又東北過東武陽縣南又東北入于海是灘水所出與桑欽同也

浮于汶達于濟

浮汜孚反疏浮汜說文水部文桑欽者字君平傳古文尚書孔安國說文水部引桑欽言灘水所出後漢郡國志亦云平鑄縣高晉者見說文水部引桑欽言灘水所出後漢郡國志亦云平鑄縣高晉者案漢書地理志灘水出東郡東武陽縣東北入海過郡國志亦云東郡東武陽有灘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郡國志及說文亦云灘水出東郡東武陽縣東北入海案鄭說與地理志灘水所出不同地理志郡國志同水經灘水出地桑欽不同水外流而東北入海或有二原桑欽言灘水所出後漢郡國志及說文皆持兩說據地理志與水經注云灘水東經高晉縣故城北又東北過東武陽縣南又東北入于海是灘水所出與桑欽同也

浮于濟漯達于河

濟子禮反漯他合反疏浮汜也桑欽云灘水出平鑄高晉傳古文尚書孔安國說文水部文桑欽者字君平鑄縣名屬六陳東郡也高晉者見說文水部引桑欽言灘水所出後漢郡國志亦云平鑄縣高晉者案漢書地理志灘水出東郡東武陽縣東北入海過郡國志亦云東郡東武陽有灘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郡國志及說文亦云灘水出東郡東武陽縣東北入海案鄭說與地理志灘水所出不同地理志郡國志同水經灘水出地桑欽不同水外流而東北入海或有二原桑欽言灘水所出後漢郡國志及說文皆持兩說據地理志與水經注云灘水東經高晉縣故城北又東北過東武陽縣南又東北入于海是灘水所出與桑欽同也

浮于濟漯達于河

尚書今注音疏　冊三　十三

厥貢

浮汜也桑欽云灘水出平鑄高晉傳古文尚書孔安國說文水部文桑欽者字君平鑄縣名屬六陳東郡也高晉者見說文水部引桑欽言灘水所出後漢郡國志亦云平鑄縣高晉者案漢書地理志灘水出東郡東武陽縣東北入海過郡國志亦云東郡東武陽有灘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郡國志及說文亦云灘水出東郡東武陽縣東北入海案鄭說與地理志灘水所出不同地理志郡國志同水經灘水出地桑欽不同水外流而東北入海或有二原桑欽言灘水所出後漢郡國志及說文皆持兩說據地理志與水經注云灘水東經高晉縣故城北又東北過東武陽縣南又東北入于海是灘水所出與桑欽同也

浮于洛達于河

浮汜也桑欽云灘水出平鑄高晉傳古文尚書孔安國說文水部文桑欽者字君平鑄縣名屬六陳東郡也高晉者見說文水部引桑欽言灘水所出後漢郡國志亦云平鑄縣高晉者案漢書地理志灘水出東郡東武陽縣東北入海過郡國志亦云東郡東武陽有灘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郡國志及說文亦云灘水出東郡東武陽縣東北入海案鄭說與地理志灘水所出不同地理志郡國志同水經灘水出地桑欽不同水外流而東北入海或有二原桑欽言灘水所出後漢郡國志及說文皆持兩說據地理志與水經注云灘水東經高晉縣故城北又東北過東武陽縣南又東北入于海是灘水所出與桑欽同也

浮于洛達于河

尚書今注音疏　冊三　十四

厥貢

浮汜也桑欽云灘水出平鑄高晉傳古文尚書孔安國說文水部文桑欽者字君平鑄縣名屬六陳東郡也高晉者見說文水部引桑欽言灘水所出後漢郡國志亦云平鑄縣高晉者案漢書地理志灘水出東郡東武陽縣東北入海過郡國志亦云東郡東武陽有灘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郡國志及說文亦云灘水出東郡東武陽縣東北入海案鄭說與地理志灘水所出不同地理志郡國志同水經灘水出地桑欽不同水外流而東北入海或有二原桑欽言灘水所出後漢郡國志及說文皆持兩說據地理志與水經注云灘水東經高晉縣故城北又東北過東武陽縣南又東北入于海是灘水所出與桑欽同也

浮于渭達于河

浮汜也桑欽云灘水出平鑄高晉傳古文尚書孔安國說文水部文桑欽者字君平鑄縣名屬六陳東郡也高晉者見說文水部引桑欽言灘水所出後漢郡國志亦云平鑄縣高晉者案漢書地理志灘水出東郡東武陽縣東北入海過郡國志亦云東郡東武陽有灘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郡國志及說文亦云灘水出東郡東武陽縣東北入海案鄭說與地理志灘水所出不同地理志郡國志同水經灘水出地桑欽不同水外流而東北入海或有二原桑欽言灘水所出後漢郡國志及說文皆持兩說據地理志與水經注云灘水東經高晉縣故城北又東北過東武陽縣南又東北入于海是灘水所出與桑欽同也

浮于渭達于河

尚書今注音疏　冊三　十五

厥貢

浮汜也桑欽云灘水出平鑄高晉傳古文尚書孔安國說文水部文桑欽者字君平鑄縣名屬六陳東郡也高晉者見說文水部引桑欽言灘水所出後漢郡國志亦云平鑄縣高晉者案漢書地理志灘水出東郡東武陽縣東北入海過郡國志亦云東郡東武陽有灘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郡國志及說文亦云灘水出東郡東武陽縣東北入海案鄭說與地理志灘水所出不同地理志郡國志同水經灘水出地桑欽不同水外流而東北入海或有二原桑欽言灘水所出後漢郡國志及說文皆持兩說據地理志與水經注云灘水東經高晉縣故城北又東北過東武陽縣南又東北入于海是灘水所出與桑欽同也

浮于雒達于河

浮汜也桑欽云灘水出平鑄高晉傳古文尚書孔安國說文水部文桑欽者字君平鑄縣名屬六陳東郡也高晉者見說文水部引桑欽言灘水所出後漢郡國志亦云平鑄縣高晉者案漢書地理志灘水出東郡東武陽縣東北入海過郡國志亦云東郡東武陽有灘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郡國志及說文亦云灘水出東郡東武陽縣東北入海案鄭說與地理志灘水所出不同地理志郡國志同水經灘水出地桑欽不同水外流而東北入海或有二原桑欽言灘水所出後漢郡國志及說文皆持兩說據地理志與水經注云灘水東經高晉縣故城北又東北過東武陽縣南又東北入于海是灘水所出與桑欽同也

浮于雒達于河

尚書今注音疏　冊三　十六

厥貢

浮汜也桑欽云灘水出平鑄高晉傳古文尚書孔安國說文水部文桑欽者字君平鑄縣名屬六陳東郡也高晉者見說文水部引桑欽言灘水所出後漢郡國志亦云平鑄縣高晉者案漢書地理志灘水出東郡東武陽縣東北入海過郡國志亦云東郡東武陽有灘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郡國志及說文亦云灘水出東郡東武陽縣東北入海案鄭說與地理志灘水所出不同地理志郡國志同水經灘水出地桑欽不同水外流而東北入海或有二原桑欽言灘水所出後漢郡國志及說文皆持兩說據地理志與水經注云灘水東經高晉縣故城北又東北過東武陽縣南又東北入于海是灘水所出與桑欽同也

浮于雒達于河

尚書今注音疏　冊三　十七

厥貢

浮汜也桑欽云灘水出平鑄高晉傳古文尚書孔安國說文水部文桑欽者字君平鑄縣名屬六陳東郡也高晉者見說文水部引桑欽言灘水所出後漢郡國志亦云平鑄縣高晉者案漢書地理志灘水出東郡東武陽縣東北入海過郡國志亦云東郡東武陽有灘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郡國志及說文亦云灘水出東郡東武陽縣東北入海案鄭說與地理志灘水所出不同地理志郡國志同水經灘水出地桑欽不同水外流而東北入海或有二原桑欽言灘水所出後漢郡國志及說文皆持兩說據地理志與水經注云灘水東經高晉縣故城北又東北過東武陽縣南又東北入于海是灘水所出與桑欽同也

浮于雒達于河

尚書今注音疏　冊三　十八

厥貢

浮汜也桑欽云灘水出平鑄高晉傳古文尚書孔安國說文水部文桑欽者字君平鑄縣名屬六陳東郡也高晉者見說文水部引桑欽言灘水所出後漢郡國志亦云平鑄縣高晉者案漢書地理志灘水出東郡東武陽縣東北入海過郡國志亦云東郡東武陽有灘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郡國志及說文亦云灘水出東郡東武陽縣東北入海案鄭說與地理志灘水所出不同地理志郡國志同水經灘水出地桑欽不同水外流而東北入海或有二原桑欽言灘水所出後漢郡國志及說文皆持兩說據地理志與水經注云灘水東經高晉縣故城北又東北過東武陽縣南又東北入于海是灘水所出與桑欽同也

浮于雒達于河

尚書今注音疏　冊三　十九

厥貢

浮汜也桑欽云灘水出平鑄高晉傳古文尚書孔安國說文水部文桑欽者字君平鑄縣名屬六陳東郡也高晉者見說文水部引桑欽言灘水所出後漢郡國志亦云平鑄縣高晉者案漢書地理志灘水出東郡東武陽縣東北入海過郡國志亦云東郡東武陽有灘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郡國志及說文亦云灘水出東郡東武陽縣東北入海案鄭說與地理志灘水所出不同地理志郡國志同水經灘水出地桑欽不同水外流而東北入海或有二原桑欽言灘水所出後漢郡國志及說文皆持兩說據地理志與水經注云灘水東經高晉縣故城北又東北過東武陽縣南又東北入于海是灘水所出與桑欽同也

浮于雒達于河

尚書今注音疏　冊三　二十

厥貢

浮汜也桑欽云灘水出平鑄高晉傳古文尚書孔安國說文水部文桑欽者字君平鑄縣名屬六陳東郡也高晉者見說文水部引桑欽言灘水所出後漢郡國志亦云平鑄縣高晉者案漢書地理志灘水出東郡東武陽縣東北入海過郡國志亦云東郡東武陽有灘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郡國志及說文亦云灘水出東郡東武陽縣東北入海案鄭說與地理志灘水所出不同地理志郡國志同水經灘水出地桑欽不同水外流而東北入海或有二原桑欽言灘水所出後漢郡國志及說文皆持兩說據地理志與水經注云灘水東經高晉縣故城北又東北過東武陽縣南又東北入于海是灘水所出與桑欽同也

浮于雒達于河

尚書今注音疏　冊三　二十一

厥貢

浮汜也桑欽云灘水出平鑄高晉傳古文尚書孔安國說文水部文桑欽者字君平鑄縣名屬六陳東郡也高晉者見說文水部引桑欽言灘水所出後漢郡國志亦云平鑄縣高晉者案漢書地理志灘水出東郡東武陽縣東北入海過郡國志亦云東郡東武陽有灘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郡國志及說文亦云灘水出東郡東武陽縣東北入海案鄭說與地理志灘水所出不同地理志郡國志同水經灘水出地桑欽不同水外流而東北入海或有二原桑欽言灘水所出後漢郡國志及說文皆持兩說據地理志與水經注云灘水東經高晉縣故城北又東北過東武陽縣南又東北入于海是灘水所出與桑欽同也

浮于雒達于河

尚書今注音疏　冊三　二十二

厥貢

浮汜也桑欽云灘水出平鑄高晉傳古文尚書孔安國說文水部文桑欽者字君平鑄縣名屬六陳東郡也高晉者見說文水部引桑欽言灘水所出後漢郡國志亦云平鑄縣高晉者案漢書地理志灘水出東郡東武陽縣東北入海過郡國志亦云東郡東武陽有灘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郡國志及說文亦云灘水出東郡東武陽縣東北入海案鄭說與地理志灘水所出不同地理志郡國志同水經灘水出地桑欽不同水外流而東北入海或有二原桑欽言灘水所出後漢郡國志及說文皆持兩說據地理志與水經注云灘水東經高晉縣故城北又東北過東武陽縣南又東北入于海是灘水所出與桑欽同也

浮于雒達于河

尚書今注音疏　冊三　二十三

厥貢

浮汜也桑欽云灘水出平鑄高晉傳古文尚書孔安國說文水部文桑欽者字君平鑄縣名屬六陳東郡也高晉者見說文水部引桑欽言灘水所出後漢郡國志亦云平鑄縣高晉者案漢書地理志灘水出東郡東武陽縣東北入海過郡國志亦云東郡東武陽有灘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郡國志及說文亦云灘水出東郡東武陽縣東北入海案鄭說與地理志灘水所出不同地理志郡國志同水經灘水出地桑欽不同水外流而東北入海或有二原桑欽言灘水所出後漢郡國志及說文皆持兩說據地理志與水經注云灘水東經高晉縣故城北又東北過東武陽縣南又東北入于海是灘水所出與桑欽同也

浮于雒達于河

尚書今注音疏　冊三　二十四

厥貢

浮汜也桑欽云灘水出平鑄高晉傳古文尚書孔安國說文水部文桑欽者字君平鑄縣名屬六陳東郡也高晉者見說文水部引桑欽言灘水所出後漢郡國志亦云平鑄縣高晉者案漢書地理志灘水出東郡東武陽縣東北入海過郡國志亦云東郡東武陽有灘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郡國志及說文亦云灘水出東郡東武陽縣東北入海案鄭說與地理志灘水所出不同地理志郡國志同水經灘水出地桑欽不同水外流而東北入海或有二原桑欽言灘水所出後漢郡國志及說文皆持兩說據地理志與水經注云灘水東經高晉縣故城北又東北過東武陽縣南又東北入于海是灘水所出與桑欽同也

浮于雒達于河

尚書今注音疏　冊三　二十五

厥貢

浮汜也桑欽云灘水出平鑄高晉傳古文尚書孔安國說文水部文桑欽者字君平鑄縣名屬六陳東郡也高晉者見說文水部引桑欽言灘水所出後漢郡國志亦云平鑄縣高晉者案漢書地理志灘水出東郡東武陽縣東北入海過郡國志亦云東郡東武陽有灘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郡國志及說文亦云灘水出東郡東武陽縣東北入海案鄭說與地理志灘水所出不同地理志郡國志同水經灘水出地桑欽不同水外流而東北入海或有二原桑欽言灘水所出後漢郡國志及說文皆持兩說據地理志與水經注云灘水東經高晉縣故城北又東北過東武陽縣南又東北入于海是灘水所出與桑欽同也

浮于雒達于河

尚書今注音疏　冊三　二十六

厥貢

浮汜也桑欽云灘水出平鑄高晉傳古文尚書孔安國說文水部文桑欽者字君平鑄縣名屬六陳東郡也高晉者見說文水部引桑欽言灘水所出後漢郡國志亦云平鑄縣高晉者案漢書地理志灘水出東郡東武陽縣東北入海過郡國志亦云東郡東武陽有灘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郡國志及說文亦云灘水出東郡東武陽縣東北入海案鄭說與地理志灘水所出不同地理志郡國志同水經灘水出地桑欽不同水外流而東北入海或有二原桑欽言灘水所出後漢郡國志及說文皆持兩說據地理志與水經注云灘水東經高晉縣故城北又東北過東武陽縣南又東北入于海是灘水所出與桑欽同也

浮于雒達于河

尚書今注音疏　冊三　二十七

厥貢

浮汜也桑欽云灘水出平鑄高晉傳古文尚書孔安國說文水部文桑欽者字君平鑄縣名屬六陳東郡也高晉者見說文水部引桑欽言灘水所出後漢郡國志亦云平鑄縣高晉者案漢書地理志灘水出東郡東武陽縣東北入海過郡國志亦云東郡東武陽有灘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郡國志及說文亦云灘水出東郡東武陽縣東北入海案鄭說與地理志灘水所出不同地理志郡國志同水經灘水出地桑欽不同水外流而東北入海或有二原桑欽言灘水所出後漢郡國志及說文皆持兩說據地理志與水經注云灘水東經高晉縣故城北又東北過東武陽縣南又東北入于海是灘水所出與桑欽同也

浮于雒達于河

尚書今注音疏　冊三　二十八

厥貢

浮汜也桑欽云灘水出平鑄高晉傳古文尚書孔安國說文水部文桑欽者字君平鑄縣名屬六陳東郡也高晉者見說文水部引桑欽言灘水所出後漢郡國志亦云平鑄縣高晉者案漢書地理志灘水出東郡東武陽縣東北入海過郡國志亦云東郡東武陽有灘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郡國志及說文亦云灘水出東郡東武陽縣東北入海案鄭說與地理志灘水所出不同地理志郡國志同水經灘水出地桑欽不同水外流而東北入海或有二原桑欽言灘水所出後漢郡國志及說文皆持兩說據地理志與水經注云灘水東經高晉縣故城北又東北過東武陽縣南又東北入于海是灘水所出與桑欽同也

浮于雒達于河

尚書今注音疏　冊三　二十九

厥貢

浮汜也桑欽云灘水出平鑄高晉傳古文尚書孔安國說文水部文桑欽者字君平鑄縣名屬六陳東郡也高晉者見說文水部引桑欽言灘水所出後漢郡國志亦云平鑄縣高晉者案漢書地理志灘水出東郡東武陽縣東北入海過郡國志亦云東郡東武陽有灘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郡國志及說文亦云灘水出東郡東武陽縣東北入海案鄭說與地理志灘水所出不同地理志郡國志同水經灘水出地桑欽不同水外流而東北入海或有二原桑欽言灘水所出後漢郡國志及說文皆持兩說據地理志與水經注云灘水東經高晉縣故城北又東北過東武陽縣南又東北入于海是灘水所出與桑欽同也

浮于雒達于河

尚書今注音疏　冊三　三十

厥貢

浮汜也桑欽云灘水出平鑄高晉傳古文尚書孔安國說文水部文桑欽者字君平鑄縣名屬六陳東郡也高晉者見說文水部引桑欽言灘水所出後漢郡國志亦云平鑄縣高晉者案漢書地理志灘水出東郡東武陽縣東北入海過郡國志亦云東郡東武陽有灘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郡國志及說文亦云灘水出東郡東武陽縣東北入海案鄭說與地理志灘水所出不同地理志郡國志同水經灘水出地桑欽不同水外流而東北入海或有二原桑欽言灘水所出後漢郡國志及說文皆持兩說據地理志與水經注云灘水東經高晉縣故城北又東北過東武陽縣南又東北入于海是灘水所出與桑欽同也

浮于雒達于河

尚書今注音疏　冊三　三十一

厥貢

浮汜也桑欽云灘水出平鑄高晉傳古文尚書孔安國說文水部文桑欽者字君平鑄縣名屬六陳東郡也高晉者見說文水部引桑欽言灘水所出後漢郡國志亦云平鑄縣高晉者案漢書地理志灘水出東郡東武陽縣東北入海過郡國志亦云東郡東武陽有灘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郡國志及說文亦云灘水出東郡東武陽縣東北入海案鄭說與地理志灘水所出不同地理志郡國志同水經灘水出地桑欽不同水外流而東北入海或有二原桑欽言灘水所出後漢郡國志及說文皆持兩說據地理志與水經注云灘水東經高晉縣故城北又東北過東武陽縣南又東北入于海是灘水所出與桑欽同也

浮于雒達于河

尚書今注音疏　冊三　三十二

厥貢

浮汜也桑欽云灘水出平鑄高晉傳古文尚書孔安國說文水部文桑欽者字君平鑄縣名屬六陳東郡也高晉者見說文水部引桑欽言灘水所出後漢郡國志亦云平鑄縣高晉者案漢書地理志灘水出東郡東武陽縣東北入海過郡國志亦云東郡東武陽有灘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郡國志及說文亦云灘水出東郡東武陽縣東北入海案鄭說與地理志灘水所出不同地理志郡國志同水經灘水出地桑欽不同水外流而東北入海或有二原桑欽言灘水所出後漢郡國志及說文皆持兩說據地理志與水經注云灘水東經高晉縣故城北又東北過東武陽縣南又東北入于海是灘水所出與桑欽同也

浮于雒達于河

尚書今注音疏　冊三　三十三

厥貢

浮汜也桑欽云灘水出平鑄高晉傳古文尚書孔安國說文水部文桑欽者字君平鑄縣名屬六陳東郡也高晉者見說文水部引桑欽言灘水所出後漢郡國志亦云平鑄縣高晉者案漢書地理志灘水出東郡東武陽縣東北入海過郡國志亦云東郡東武陽有灘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郡國志及說文亦云灘水出東郡東武陽縣東北入海案鄭說與地理志灘水所出不同地理志郡國志同水經灘水出地桑欽不同水外流而東北入海或有二原桑欽言灘水所出後漢郡國志及說文皆持兩說據地理志與水經注云灘水東經高晉縣故城北又東北過東武陽縣南又東北入于海是灘水所出與桑欽同也

浮于雒達于河

尚書今注音疏　冊三　三十四

厥貢

浮汜也桑欽云灘水出平鑄高晉傳古文尚書孔安國說文水部文桑欽者字君平鑄縣名屬六陳東郡也高晉者見說文水部引桑欽言灘水所出後漢郡國志亦云平鑄縣高晉者案漢書地理志灘水出東郡東武陽縣東北入海過郡國志亦云東郡東武陽有灘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郡國志及說文亦云灘水出東郡東武陽縣東北入海案鄭說與地理志灘水所出不同地理志郡國志同水經灘水出地桑欽不同水外流而東北入海或有二原桑欽言灘水所出後漢郡國志及說文皆持兩說據地理志與水經注云灘水東經高晉縣故城北又東北過東武陽縣南又東北入于海是灘水所出與桑欽同也

浮于雒達于河

尚書今注音疏　冊三　三十五

厥貢

浮汜也桑欽云灘水出平鑄高晉傳古文尚書孔安國說文水部文桑欽者字君平鑄縣名屬六陳東郡也高晉者見說文水部引桑欽言灘水所出後漢郡國志亦云平鑄縣高晉者案漢書地理志灘水出東郡東武陽縣東北入海過郡國志亦云東郡東武陽有灘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郡國志及說文亦云灘水出東郡東武陽縣東北入海案鄭說與地理志灘水所出不同地理志郡國志同水經灘水出地桑欽不同水外流而東北入海或有二原桑欽言灘水所出後漢郡國志及說文皆持兩說據地理志與水經注云灘水東經高晉縣故城北又東北過東武陽縣南又東北入于海是灘水所出與桑欽同也

浮于雒達于河

尚書今注音疏　冊三　三十六

厥貢

浮汜也桑欽云灘水出平鑄高晉傳古文尚書孔安國說文水部文桑欽者字君平鑄縣名屬六陳東郡也高晉者見說文水部引桑欽言灘水所出後漢郡國志亦云平鑄縣高晉者案漢書地理志灘水出東郡東武陽縣東北入海過郡國志亦云東郡東武陽有灘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郡國志及說文亦云灘水出東郡東武陽縣東北入海案鄭說與地理志灘水所出不同地理志郡國志同水經灘水出地桑欽不同水外流而東北入海或有二原桑欽言灘水所出後漢郡國志及說文皆持兩說據地理志與水經注云灘水東經高晉縣故城北又東北過東武陽縣南又東北入于海是灘水所出與桑欽同也

浮于雒達于河

尚書今注音疏　冊三　三十七

厥貢

浮汜也桑欽云灘水出平鑄高晉傳古文尚書孔安國說文水部文桑欽者字君平鑄縣名屬六陳東郡也高晉者見說文水部引桑欽言灘水所出後漢郡國志亦云平鑄縣高晉者案漢書地理志灘水出東郡東武陽縣東北入海過郡國志亦云東郡東武陽有灘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郡國志及說文亦云灘水出東郡東武陽縣東北入海案鄭說與地理志灘水所出不同地理志郡國志同水經灘水出地桑欽不同水外流而東北入海或有二原桑欽言灘水所出後漢郡國志及說文皆持兩說據地理志與水經注云灘水東經高晉縣故城北又東北過東武陽縣南又東北入于海是灘水所出與桑欽同也

浮于雒達于河

尚書今注音疏　冊三　三十八

厥貢

浮汜也桑欽云灘水出平鑄高晉傳古文尚書孔安國說文水部文桑欽者字君平鑄縣名屬六陳東郡也高晉者見說文水部引桑欽言灘水所出後漢郡國志亦云平鑄縣高晉者案漢書地理志灘水出東郡東武陽縣東北入海過郡國志亦云東郡東武陽有灘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郡國志及說文亦云灘水出東郡東武陽縣東北入海案鄭說與地理志灘水所出不同地理志郡國志同水經灘水出地桑欽不同水外流而東北入海或有二原桑欽言灘水所出後漢郡國志及說文皆持兩說據地理志與水經注云灘水東經高晉縣故城北又東北過東武陽縣南又東北入于海是灘水所出與桑欽同也

浮于雒達于河

尚書今注音疏　冊三　三十九

厥貢

浮汜也桑欽云灘水出平鑄高晉傳古文尚書孔安國說文水部文桑欽者字君平鑄縣名屬六陳東郡也高晉者見說文水部引桑欽言灘水所出後漢郡國志亦云平鑄縣高晉者案漢書地理志灘水出東郡東武陽縣東北入海過郡國志亦云東郡東武陽有灘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郡國志及說文亦云灘水出東郡東武陽縣東北入海案鄭說與地理志灘水所出不同地理志郡國志同水經灘水出地桑欽不同水外流而東北入海或有二原桑欽言灘水所出後漢郡國志及說文皆持兩說據地理志與水經注云灘水東經高晉縣故城北又東北過東武陽縣南又東北入于海是灘水所出與桑欽同也

浮于雒達于河

尚書今注音疏　冊三　四十

厥貢

浮汜也桑欽云灘水出平鑄高晉傳古文尚書孔安國說文水部文桑欽者字君平鑄縣名屬六陳東郡也高晉者見說文水部引桑欽言灘水所出後漢郡國志亦云平鑄縣高晉者案漢書地理志灘水出東郡東武陽縣東北入海過郡國志亦云東郡東武陽有灘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郡國志及說文亦云灘水出東郡東武陽縣東北入海案鄭說與地理志灘水所出不同地理志郡國志同水經灘水出地桑欽不同水外流而東北入海或有二原桑欽言灘水所出後漢郡國志及說文皆持兩說據地理志與水經注云灘水東經高晉縣故城北又東北過東武陽縣南又東北入于海是灘水所出與桑欽同也

浮于雒達于河

尚書今注音疏　冊三　四十一

厥貢

浮汜也桑欽云灘水出平鑄高晉傳古文尚書孔安國說文水部文桑欽者字君平鑄縣名屬六陳東郡也高晉者見說文水部引桑欽言灘水所出後漢郡國志亦云平鑄縣高晉者案漢書地理志灘水出東郡東武陽縣東北入海過郡國志亦云東郡東武陽有灘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郡國志及說文亦云灘水出東郡東武陽縣東北入海案鄭說與地理志灘水所出不同地理志郡國志同水經灘水出地桑欽不同水外流而東北入海或有二原桑欽言灘水所出後漢郡國志及說文皆持兩說據地理志與水經注云灘水東經高晉縣故城北又東北過東武陽縣南又東北入于海是灘水所出與桑欽同也

浮于雒達于河

尚書今注音疏　冊三　四十二

厥貢

浮汜也桑欽云灘水出平鑄高晉傳古文尚書孔安國說文水部文桑欽者字君平鑄縣名屬六陳東郡也高晉者見說文水部引桑欽言灘水所出後漢郡國志亦云平鑄縣高晉者案漢書地理志灘水出東郡東武陽縣東北入海過郡國志亦云東郡東武陽有灘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郡國志及說文亦云灘水出東郡東武陽縣東北入海案鄭說與地理志灘水所出不同地理志郡國志同水經灘水出地桑欽不同水外流而東北入海或有二原桑欽言灘水所出後漢郡國志及說文皆持兩說據地理志與水經注云灘水東經高晉縣故城北又東北過東武陽縣南又東北入于海是灘水所出與桑欽同也

浮于雒達于河

尚書今注音疏　冊三　四十三

厥貢

浮汜也桑欽云灘水出平鑄高晉傳古文尚書孔安國說文水部文桑欽者字君平鑄縣名屬六陳東郡也高晉者見說文水部引桑欽言灘水所出後漢郡國志亦云平鑄縣高晉者案漢書地理志灘水出東郡東武陽縣東北入海過郡國志亦云東郡東武陽有灘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郡國志及說文亦云灘水出東郡東武陽縣東北入海案鄭說與地理志灘水所出不同地理志郡國志同水經灘水出地桑欽不同水外流而東北入海或有二原桑欽言灘水所出後漢郡國志及說文皆持兩說據地理志與水經注云灘水東經高晉縣故城北又東北過東武陽縣南又東北入于海是灘水所出與桑欽同也

浮于雒達于河

尚書今注音疏　冊三　四十四

厥貢

浮汜也桑欽云灘水出平鑄高晉傳古文尚書孔安國說文水部文桑欽者字君平鑄縣名屬六陳東郡也高晉者見說文水部引桑欽言灘水所出後漢郡國志亦云平鑄縣高晉者案漢書地理志灘水出東郡東武陽縣東北入海過郡國志亦云東郡東武陽有灘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郡國志及說文亦云灘水出東郡東武陽縣東北入海案鄭說與地理志灘水所出不同地理志郡國志同水經灘水出地桑欽不同水外流而東北入海或有二原桑欽言灘水所出後漢郡國志及說文皆持兩說據地理志與水經注云灘水東經高晉縣故城北又東北過東武陽縣南又東北入于海是灘水所出與桑欽同也

浮于雒達于河

尚書今注音疏　冊三　四十五

厥貢

浮汜也桑欽云灘水出平鑄高晉傳古文尚書孔安國說文水部文桑欽者字君平鑄縣名屬六陳東郡也高晉者見說文水部引桑欽言灘水所出後漢郡國志亦云平鑄縣高晉者案漢書地理志灘水出東郡東武陽縣東北入海過郡國志亦云東郡東武陽有灘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郡國志及說文亦云灘水出東郡東武陽縣東北入海案鄭說與地理志灘水所出不同地理志郡國志同水經灘水出地桑欽不同水外流而東北入海或有二原桑欽言灘水所出後漢郡國志及說文皆持兩說據地理志與水經注云灘水東經高晉縣故城北又東北過東武陽縣南又東北入于海是灘水所出與桑欽同也

浮于雒達于河

尚書今注音疏　冊三　四十六

厥貢

浮汜也桑欽云灘水出平鑄高晉傳古文尚書孔安國說文水部文桑欽者字君平鑄縣名屬六陳東郡也高晉者見說文水部引桑欽言灘水所出後漢郡國志亦云平鑄縣高晉者案漢書地理志灘水出東郡東武陽縣東北入海過郡國志亦云東郡東武陽有灘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郡國志及說文亦云灘水出東郡東武陽縣東北入海案鄭說與地理志灘水所出不同地理志郡國志同水經灘水出地桑欽不同水外流而東北入海或有二原桑欽言灘水所出後漢郡國志及說文皆持兩說據地理志與水經注云灘水東經高晉縣故城北又東北過東武陽縣南又東北入于海是灘水所出與桑欽同也

浮于雒達于河

尚書今注音疏　冊三　四十七

厥貢

浮汜也桑欽云灘水出平鑄高晉傳古文尚書孔安國說文水部文桑欽者字君平鑄縣名屬六陳東郡也高晉者見說文水部引桑欽言灘水所出後漢郡國志亦云平鑄縣高晉者案漢書地理志灘水出東郡東武陽縣東北入海過郡國志亦云東郡東武陽有灘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郡國志及說文亦云灘水出東郡東武陽縣東北入海案鄭說與地理志灘水所出不同地理志郡國志同水經灘水出地桑欽不同水外流而東北入海或有二原桑欽言灘水所出後漢郡國志及說文皆持兩說據地理志與水經注云灘水東經高晉縣故城北又東北過東武陽縣南又東北入于海是灘水所出與桑欽同也

浮于雒達于河

尚書今注音疏　冊三　四十八

厥貢

浮汜也桑欽云灘水出平鑄高晉傳古文尚書孔安國說文水部文桑欽者字君平鑄縣名屬六陳東郡也高晉者見說文水部引桑欽言灘水所出後漢郡國志亦云平鑄縣高晉者案漢書地理志灘水出東郡東武陽縣東北入海過郡國志亦云東郡東武陽有灘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郡國志及說文亦云灘水出東郡東武陽縣東北入海案鄭說與地理志灘水所出不同地理志郡國志同水經灘水出地桑欽不同水外流而東北入海或有二原桑欽言灘水所出後漢郡國志及說文皆持兩說據地理志與水經注云灘水東經高晉縣故城北又東北過東武陽縣南又東北入于海是灘水所出與桑欽同也

浮于雒達于河

尚書今注音疏　冊三　四十九

厥貢

浮汜也桑欽云灘水出平鑄高晉傳古文尚書孔安國說文水部文桑欽者字君平鑄縣名屬六陳東郡也高晉者見說文水部引桑欽言灘水所出後漢郡國志亦云平鑄縣高晉者案漢書地理志灘水出東郡東武陽縣東北入海過郡國志亦云東郡東武陽有灘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郡國志及說文亦云灘水出東郡東武陽縣東北入海案鄭說與地理志灘水所出不同地理志郡國志同水經灘水出地桑欽不同水外流而東北入海或有二原桑欽言灘水所出後漢郡國志及說文皆持兩說據地理志與水經注云灘水東經高晉縣故城北又東北過東武陽縣南又東北入于海是灘水所出與桑欽同也

浮于雒達于河

尚書今注音疏　冊三　五十

厥貢

浮汜也桑欽云灘水出平鑄高晉傳古文尚書孔安國說文水部文桑欽者字君平鑄縣名屬六陳東郡也高晉者見說文水部引桑欽言灘水所出後漢郡國志亦云平鑄縣高晉者案漢書地理志灘水出東郡東武陽縣東北入海過郡國志亦云東郡東武陽有灘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郡國志及說文亦云灘水出東郡東武陽縣東北入海案鄭說與地理志灘水所出不同地理志郡國志同水經灘水出地桑欽不同水外流而東北入海或有二原桑欽言灘水所出後漢郡國志及說文皆持兩說據地理志與水經注云灘水東經高晉縣故城北又東北過東武陽縣南又東北入于海是灘水所出與桑欽同也

浮于雒達于河

尚書今注音疏　冊三　五十一

厥貢

浮汜也桑欽云灘水出平鑄高晉傳古文尚書孔安國說文水部文桑欽者字君平鑄縣名屬六陳東郡也高晉者見說文水部引桑欽言灘水所出後漢郡國志亦云平鑄縣高晉者案漢書地理志灘水出東郡東武陽縣東北入海過郡國志亦

注厥駘曰堲夷地名用功少曰略釁鐵弋劣反注見夏本紀注略是簡略故云用功少曰略也云堲夷今文爲禺鐵者據夏本紀禹貢隱云禺古文作堲夷禺堲聲相近故禺堲通用也

濰淄其道

濰淄廣序

成字序曰濰淄地臧鹵墝埆厥田惟下下賦惟上中

正義引地理志齊詩謝注見齊詩譜

者案漢書志琅邪郡箕縣箕讀與姬同姬箕所出東至博昌入沛是也但不云濰水出琅邪箕屋山之文案說文水部濰水出箕屋山則屋山必知既爲是者此總記濰淄之等皆爲已發之詞此文言道當與上九州作既道既瀹既藻之成功故篇內既從既字爲是當讀從之也而鯉作其字古時字通尒知既字通者京氏易中孚六四月近望旬與本作既是近與既通嵩高詩云佳邑既成王肅毛傳云近已也則近實是古既字鄭箋云近譬如彼記之子之記而今詩作其之子也

濰淄其道

濰淄廣序

成字序曰濰淄地臧鹵墝埆厥田惟下下賦惟上中

釋文及夏本紀注說文卤部云東方謂之序西方謂之廣序謂地鹹鹵者也

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織文

枲麻貢也絺紵細葛也與貢布同織文錦綺之屬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

鹽煮海爲鹽絺細葛也與貢布同海物魚鼈之屬錯雜也

岱畎絲枲鉛松怪石

岱畎絲枲鉛松怪石

岱山谷出絲麻

久則貶黏合不解謂之植說文卢部云腊久則黏是也今人謂頭髮纏結不通亦爲植也艸木

蔾茅 從說文所引蔾茹孔本作漸包茲反 注見釋文云相包裹者說文艸部引蔾慈染反 疏曰蔾茹相包裹也亦相包裹之誼 厥田維上

中厥田惟中三厥田貝雜 土五名 鄭秉成曰土色當所以爲是用也 羽山麓翟 鄭注見夏本紀注云太社者土色當所以爲是用也知土五色者以方一丈黃土封諸侯北方黑土封諸侯南方赤土封諸侯東方青土封諸侯中央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土以黃土封之苴以白茅茅取其潔清以供祭祀也 羽山麓翟 鄭注見夏本紀注云太社者王爲羣姓立社故曰太社是也知土五色者以方一丈黃土封之苴以白茅茅取其潔清以供祭祀也 羽山麓翟 鄭秉成曰羽畎羽山山谷聲謂翟山雉伏展省其類育六曰翟曰揖曰鳥曰稀曰鵠其毛羽五色皆

前成章曼翟是其總名也 翟 鄭注見詩鄭南山正義解畎爲谷詮昊上岱畎疏云翟山雉長尾者說文羽部文釋鳥云翟山雉長尾者是也其類有六己下取諸周禮染羽工職文而說之如此則是鄭君正解此經文而說其類有六故云然其說又與前成章曰翟山雉長尾者是總名也 翟 鄭注見詩韓奕釋文云翟直角反又直卓反又直略反又杜存反又祖存反又祖昨反又祖各反蹲蹲舞也說文足部云蹲踞也宋本玉篇引說文王部解蹲字引宋衷云蹲踞安寘故此經文用蹲字而云注出蹲字且引宋衷云蹲踞也宋衷注今亡 翟 鄭注見夏本紀注云翟羽飾也說文羽部文釋名釋兵云翟羽飾其上也

贊謂繒繒也繒多繒反注同郭璞注爾雅音義郭璞注爾雅音義郭璞注爾雅音義

漸淳也說文云淳漸也漸書東方朔傳朔對鄭舍人隱語云涂者漸洳徑也洳即淳也淳必省文

雜下三品賦下上錯（注）上錯爵雜出上等蓋時或出中下此賦也（注）九等此賦下上爲第七中下爲第六下上此賦雜出上等故知或出中下此賦也

貢雜金三品（注）鏤鑌兼戚曰金三品者銅鐵鉛錫也（注）上錯爵雜出上等蓋時或出中下此賦也（注）九等此賦下上爲第七中下爲第六下上此賦雜出上等故知或出中下此賦也

三色也（注）正義曰此見正義又見詩泮水正義云銅三色者詩閟云黃金三品者其中不得有金謂此銀銅鉛錫鐵錫鉛銀獨无銅故知金即銅也僖十八年公傳曰鄭伯始賴于楚子賜此金既而悔此賴于楚也公羊傳曰鄭伯髡原仲惡乎齊桓晉文之盛也而鄭伯猶有貳心何休云髡原仲惡乎齊桓晉文之盛也而鄭伯猶有貳心何休云髡原仲鄭伯名

己證引諸者荃伯篇文也彼傳云貝錦文者文如綵衆綵細也貝文也是錦斉名貝者也云凡爲織者光染其絲乃織光染絲爲數采乃後雜己織也則文成矣者織非一色故必雜己織也則閒錯成文也言凡則說卦文文反今通作包橘居术反柚夷宄反注包橘柚也皆江南果木可以生食其實似橙而非橙而大味殺酢而芳香味甘柚條勹裹說文勹部文橘形黃橘朝則赤橙昧酢而色橙而色味甘故云包橙而色赤味甘也柚條釋木文柚色似橙而形實異大味雖酸而昌白芙蓉勝于橙故云包橙而大味殺酢而芙酢酸也說文木部云橘果出江南故云生江南條云生江南果金貢注鄭兼成曰物卅卅畧自物山岑並反注同生翰宗諸侯見天子业名也周礼曰諸侯見曰覲覲見曰宗鄭兼成曰江水灊水其流遙遠又合爲一故赴海也猶諧侯业同心尊天子而齡事业物楚貢包茅以縮酒故書縮爲樀杜子春讀爲縮酒書或爲縮或爲樀樀讀爲縮縮酒者以茅泲酒也縮酒謂泲之以去糟也茅有毛刺泲酒之時神歆其氣而已不實也故書樀爲縮者字之誤也杜子春讀爲縮酒者以茅泲酒也縮酒謂泲之以去糟也茅有毛刺泲酒之時神歆其氣而已不實也故書樀爲縮者字之誤也

尚書今注音疏　卷三　十三

貢

尚書今注音疏卷三

注見正義此既是貢而不于坯匪业上言业還业柱下物出貢文故知非常貢而言貢者則貢业或時业則不貢也今吳四处百里斉无錫縣郎灊書地理志业會稽郡无錫縣也縣斉无錫山象始皇時曾產錫則斉時傳世稟則育錫治則无业故縣名也无錫斉時业名是錫斉時业也云錫所名是也李巡注爾足云灊南其地多錫所名梁金也引攻工記云攻金业工築氏執上齊又云金斉工記者證錫业所名梁金也案攻工記下商治氏執上齊又云金斉工築氏執下商治

者案漢書志廬江郡彭澤下云
江郡國志亦云廬江郡彭澤陽烏南青九江東合為大江是
也據兩志廬江郡皆屬揚州又別青九江郡亦屬揚州
經于荊州記九江者益九江至彭澤東合九江郡與
彭澤陽烏南青九江東合為大江是也
彭蠡既瀦陽鳥攸同
瀦陟俱反注地理志謂江自廬江彭澤陽分為九如其說則九
江不在荊州矣恐非是當從鄭說為正孔晁殷中竝釋
言文不從鄭君其義多出說者已史記云九江縣中
而注以海畝也龍而故業也
竝水由地中行者孟子滕文公下云禹掘地
成曰純榦楷柏四木名榦柘榦柏葉松身曰楷柘之
注見周禮攻工記疏及詩竹竿正義云榦柘榦者攻工
言荊之榦材之美者是即此文之榦也而弓人云取榦
之道七栝為上故知榦是柘榦故鄭注攻工荊之榦亦
云荊州也榦柘也可已為弓幹之榦是也云柏葉松
身白楷者釋木云檜柏葉松身白楷柘之同之氏反
怒奴古反韋昭音乃固反注鄭秉成曰屬摩刀刃石也精者為厲麤者為礪
同之氏反

謂礪石可磨矢鏃者月已越也秦石也蕭曰月可已磨
采鏃子木反又七木反注鄭注見正義左傳昭十二年子革曰楚
屬已頭說文厂部云屬旱石也是屬為
摩刀刃石也云精者為麤底者精謂細也麤底對言屬已
為矢鏃者案魯語云斧斤以共丘甲木工以治器械
石礪賈逵注云礪矢鏃之石也說文石部云礪石可已
為矢鏃是也云月已越也赤石也者
文已越竹南方地名也產月沙肅注本見正義
錯柚貢厎貢箇梁兌反箘渠隕反注古文篠簜檀檿檜檉檽檍檕檗檞檓檔檢檉檽檍檕檗檞檓檔檢檉檽檍檕檗檞檓檔檢

名也云粘米類者已經與菌蕭朝文糊其胎故粘也言是米也類也豢融云粘米名可已驚策說文米部引此文大夫已粘爨米名也鄭注及工記引此經注氏釋也云粘香戶賈公彥疏引此鄭注了改粘驚楷謝昌吳云周也船豢胥氏貢粘夫石磐胥國語柴語云崔王會膚已與仁賄來貢楛檟忘聯業于是豢胥氏貢粘夫石磐其長尺參咫此者也言此者欲明也也云三國則朱閻氏若茗匭居涉反注言匭名者

宗廟縮酒蒩也故縗之裹而之纏結也粢米七賄反裕緣反能粉縮所六反反

注云言匭名者賢蕢第也蒩其名者成則饗也縗酹記云尺宗廟也粢也者利記雜記云上林賦貢物蕝樗已匭名余鼎也廟所用而賢蒩也學本紀注引參融曰言茵藉粘三國所勑貢其名蕢也則象已匭名上屬縗勑也正義言鄭已匭名下屬之匭蕢第拉不仍參而仍鄭者已匭名下屬之匭蕢第拉不仍參而仍鄭者已匭名下屬之匭蕢第拉不仍參而仍鄭者

諸雒諸多士多仁諸篇多雒字當盡同此但經抄刻改此不勝改貼置此云（經）雒邑也雒雒
亞荒粊豫州也案戰功业敘于此見一緐于伐反見大
寘（疏）說文云邑都云絵繼雒也故云絵繼雒亞荒
河豫治豫州也鄭于冀州业末注云治水訖畢
雲得作业觀隆肥膲定貢賦上下劇則兼州业末浮于
云：留是經作州业貢非荊州隆矣經于荊州业下記
雒荒河則豫州也云荒
豫治豫州記豫州曰治荊
荊州曰治豫州也云荒
豫州也云荒
豫治豫州也云荒
豫州也云荒
豫治豫州也云荒
豫州也云荒
豫

沮漳出荊山東南入雎今荊州鄖縣北及襄中南陽皆
有沮水糵水其原人北糵今皆不于此出北原高鄧北
皆出北巣東巣巫糵巢巫陽又人北益沮類聞糵蓋糵
出番禺東巣巫已郡北仙人北北行二千七百六十里糵
入江漢出南郡華容縣東南入大江漢中郡寧陽縣潛谷水出
北名沮潛則水是也江漢出皆矣引隆理忠皆案漢
書志鄖縣沈江二縣皆屬南郡鄖縣江沮漳出臨沮
江沈江沮杜預東南人大江漢中郡寧陽縣潛谷水出
其預巫南郡鄖縣汶江及漢中寧陽皆高
沮水潛水其原人江漢今皆不于此出是則與禹貢
異

鄭注見北經注二十
六卷云二水本謂北糵出皆
酈引禹貢北糵出荊山東南入雎今荊州南漳縣
水名沮潛也鄭注荊州
記曰漢南曰荊北出江漢沮漳潛
夷故鄭君云咏夷咏上夷所北出是也咏夷
北漢書地理志傳云濮夷北漢書西南夷傳
俗言糵與咏故糵或謂北咏案糵或
案是咏與糵通也引隆忠皆案漢書志南郡
所引雖非此忠其說正符同也

孔傳北荊山東南入雎
酈引翁小疏也

當解經案經不云糵出
記北荊北土先言其名後言其質北多不言
其質皆此言青黎青是名則黎當名

質言故云小疏也正義本
云黎小疏也是義黎系誤

孔傳云北出江漢皆不合故又援引酈江及禹漢北名雖
也案忠江原北陽西鄖縣南山禹漢北
又鄖禹鄖縣潛谷水皆受江漢亞崔陽人江
江北人江鄖鄖四北行二千七百六十里鄖名鄖北皆
出于江故名當沈禹漢鄖縣南山禹漢分支別流故名
潛但咏俗不曰此二北爲北也蓋禹漢雖出潛南經
北可名當曰漢北出北潛案故鄭君又云北橫成澤流鄖
漢合大北曰應漢統鄖鄖北禹漢北名雖
鷖泠皆漢舊北潛案記北荊北土先言其名後言其質北多不言其質皆此言青黎青是名則黎當名

孔傳北荊山東南入雎
酈引翁小疏也

當解經案經不云糵出
記北荊北土先言其名後言其質北多不言
其質皆此言青黎青是名則黎當名

質言故云小疏也正義本
云黎小疏也是義黎系誤

厎貢　鄭錄金銀銅

孔傳金銀銅
鄭注見北經注二十
六卷云二北本謂北糵出皆
酈引禹貢北糵出荊山東南入雎今荊州南漳縣
水名沮潛也鄭注荊州
記曰漢南曰荊北出江漢沮漳潛
夷故鄭君云咏夷咏上夷所北出是也咏夷
北漢書地理志傳云濮夷北漢書西南夷傳
俗言糵與咏故糵或謂北咏案糵或
案是咏與糵通也引隆忠皆案漢書志南郡
所引雖非此忠其說正符同也

厎貢　鄭錄金銀銅

孔傳金銀銅
鄭注見北經注二十
六卷云二北本謂北糵出皆
酈引禹貢北糵出荊山東南入雎今荊州南漳縣
水名沮潛也鄭注荊州
記曰漢南曰荊北出江漢沮漳潛
夷故鄭君云咏夷咏上夷所北出是也咏夷
北漢書地理志傳云濮夷北漢書西南夷傳
俗言糵與咏故糵或謂北咏案糵或
案是咏與糵通也引隆忠皆案漢書志南郡
所引雖非此忠其說正符同也

厎貢　鄭錄金銀銅

孔傳金銀銅
鄭注見北經注二十
六卷云二北本謂北糵出皆
酈引禹貢北糵出荊山東南入雎今荊州南漳縣
水名沮潛也鄭注荊州
記曰漢南曰荊北出江漢沮漳潛
夷故鄭君云咏夷咏上夷所北出是也咏夷
北漢書地理志傳云濮夷北漢書西南夷傳
俗言糵與咏故糵或謂北咏案糵或
案是咏與糵通也引隆忠皆案漢書志南郡
所引雖非此忠其說正符同也

美者故鄭君云黃金也美者謂也鏐鑐其璆琳了球也或字雖俶大禹云淮水導桐柏山東流為淮俶始也貢非常物產改變經字皇其古文說也案金部云鏐黃金也銀白金也鄭君不解鏐銀者乙乃所以知也又貢厥名山岸脊也崖高反脆發乙反貢厥名山岸脊也崖高反脆發乙反貢厥名山岸脊也崖高反脆發乙反

于桐（注見公羊莊十年傳疏）又見詩韓奕正義（瀚正云桐國曰雖州故云東至于桐李巡注性急凶故曰雖：璧也）溜水（注見說文）

溜水于桐（下注同）（注）（桑欽說溜水自涿郡成白鹿山東北入巨馬河）

溜水于桐（下注同）（注）（桑欽說見說文水部案漢書志涿郡成白鹿山東北入巨馬河又見水經注）

溜水（注）（桑欽說溜水自涿郡北入巨馬河）

溜水（注）（桑欽說溜水出涿郡北入巨馬河）

溜水（注）（桑欽說溜水出涿郡北入巨馬河）

溜水（注）（桑欽說溜水出

功扈黑杜臆云當作隰今據漢書志改
扈黑杜臆據漢書志古文之訛宋庠望山古文之譌攝提貢扈當隰當隰貢扈同穴山杜云南是也
鄭康成曰禮器曰殷人尚白周人尚赤夏后氏尚黑杜臆謂云度與殷人同穴山杜云南是也
杜臆名曰休屠澤謂都或譌豬度大通反鄭注見正義及舉本紀注引鄭注地理志并
紀注云澤在休屠縣杜臆度與殷人同穴山杜云南是也
謂名證也引鄭注地理志休屠澤杜東水古文名豬度大通反鄭注見正義及舉本紀注引鄭注地理志并
當作休屠縣杜臆謂都或譌豬度大通反鄭注見正義及舉本紀注引鄭注地理志并

言鄭則汭不可雯解衆人故訓衆內也書會于灃汭箋
就机所衆言故乙汭爲灃人謂灃人河机望文衆證也漢
書志灃人河杜京兆船司空灃汭郭莫机所也船戶米反船
字正義本同葛仍漢書作
【經】厎豬郛【注】郛音敷反下同【經】厎豬郛【注】郛音敷反下同【經】厎豬郛【注】郛音敷反下同

史記作負
駰按漢書鄭注負音蘇成曰隆理也參冢在盧氏東外仁杜
縣山崇高崇高山也桐柏山在南陽平氏東南條屬桐柏
江夏安陸東外皆橫尾脊注見舉本紀注鄭注引隆
同而踐漢書志或不合惟此脈注所引不然案漢書志
云南陽郡慮氏參冢山在東又淯水出郡崇高山在東
外仁山也又南陽郡平氏桐柏大復山在東南又
淯水郡陽城多崇高山案高山即
江夏郡安陸橫尾山也在東北古文已崇高冢
安陸縣不言多條屬山此則踐鄭所據本隆
理志不同矣鄭笛成曰隆理志參冢在東北反

貢
導嶓冢至于荊山　注見舉本紀注引隆理志漢
水出隴西氐道縣東北古文已嶓冢在東北又古文已
荊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南案漢書志氐道縣
及臨沮縣皆不言荊山名未詳
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
南入于江　注見舉本紀注引隆理志漾水出隴西
氐道縣嶓冢山東南至武都爲漢中郡又東南至
江夏沙羨縣南入江過三澨在南郡中盧縣東北
大別在安陸縣南

貢
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　注見舉本紀注
引隆理志漢書志軹縣王屋山沇水所出東南至
武德爲大河所隔又東北至滎陽入鴻溝又東至
琅槐入于濟又東北至千乘入于海又古文已沇水
東爲滎水溢爲滎澤在滎陽縣東北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厎柱北
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注見
舉本紀注引隆理志河出金城郡臨羌西南羌中
積石山東北流至安故入塞又東過隴西河關縣
北又東過安定北地上郡西河至河東北屈東流
過河內東垣縣南又東至弘農華陰縣東北又東
至厎柱縣北又東北至武德縣東北又東北至
大陸縣北又東北播爲九河至千乘縣入海

貢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淮泗滙于東原東入于海　注
見舉本紀注引隆理志桐柏大復山淮水所出東
南至淮浦縣入海又古文已淮水東會泗水滙于
東原東入于海

貢
導菏澤被孟豬　注見舉本紀注引隆理志菏澤在
山陽定陶縣東北古文已菏澤被孟豬在東
導沂自蒙羽其藝　注見舉本紀注引隆理志蒙山
在東蒙縣西南羽山在東海祝其縣東南古文已
沂水出東蒙西南入泗又東南至下邳入淮過羽山
下入大江

貢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淮泗滙于東原東入于海　注
見舉本紀注引隆理志桐柏大復山淮水所出東
南至淮浦縣入海又古文已淮水東會泗水滙于
東原東入于海

貢
導菏澤被孟豬　注見舉本紀注引隆理志菏澤在
山陽定陶縣東北古文已菏澤被孟豬在東
導沂自蒙羽其藝　注見舉本紀注引隆理志蒙山
在東蒙縣西南羽山在東海祝其縣東南古文已
沂水出東蒙西南入泗又東南至下邳入淮過羽山
下入大江

貢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淮泗滙于東原東入于海　注
見舉本紀注引隆理志桐柏大復山淮水所出東
南至淮浦縣入海又古文已淮水東會泗水滙于
東原東入于海

貢
導菏澤被孟豬　注見舉本紀注引隆理志菏澤在
山陽定陶縣東北古文已菏澤被孟豬在東
導沂自蒙羽其藝　注見舉本紀注引隆理志蒙山
在東蒙縣西南羽山在東海祝其縣東南古文已
沂水出東蒙西南入泗又東南至下邳入淮過羽山
下入大江

所杜今中國无此矣隆記曰三危山杜氏曾出西南當黑水祠黑水出其南徙
當臨山又杜積石此西南當黑水祠黑水出其南徙
桀反又音反反物直支反（疏）注見禹貢黑水祠云云隆理志張掖
記此山水所杜將山水所杜將山謂三危水謂黑水也案漢書志及
郡國志于益州郡滇池縣下也留云水經黑水祠皆不言黑水
所出三危所杜鄭君據水大經也今中國无
此矣將三危正當三苗之所居非中國矣黑水
羌水謂梁二州之界中國則不然也（疏）
黑水九州之外不經中國故杜以為在梁州界中國故杜
國无此文已隆理志不言黑水三危故引
隆記將河圖括地象說黑水太平御覽
隆記黑水出三危山杜氏據此注所引不同蓋引者取其義余實
重黑水出其南國此注所引不同蓋引者取其義余實
一書也又案山海經淮南子地形訓云黑水出昆侖山北流入
則其原杜極於此而流經海內昆侖虛北又西南流入南海
隆記言黑水出其南國此經文太黑水杜三危此而
危謂出于其南爾雅釋水謂黑原于此也（疏）
尚書今注音疏　卷三　四五

河水出昆侖東北隅出積石而南出積石山下冒石門乙而南
流東注蒲昌海（疏）注積石乙上多伏流故謂河積石
山一出于闐其于闐山下其河伏流與蔥領河合東注蒲昌海一名
鹽澤指地志云一出

酈所據古今名異或異名古今名異辨證云雒水出弘農冢領山東北流經雒陵縣西又東北流注于洛今雒水出上雒縣西北冢領山東北流經洛南縣西又東北流注于洛與酈說合又云雒水東北流經商雒縣故城南又東北流注于洛今雒水出商雒縣西北流經縣南又東流注于洛與酈說合又云雒水東北流經上雒縣故城南又東北流注于洛今雒水出上雒縣西北流經縣南又東流注于洛與酈說合又云雒水東北流經雒陽縣故城南又東北流注于洛今雒水出雒陽縣西南流經縣南又東北流注于洛與酈說合又云雒水東北流經鞏縣故城南又東北流注于洛今雒水出鞏

江圖舉謂北會北檢檢檢北會今謂北圖舉北來同故
北變名衡山反（疏）云漢古文漢作沔文北都文與注見
圖舉本紀注及北經注三十二
引此經乙漢北會衡北會云漢發北西傾山至北會衡北
名河謂北圖北會衡北會北出品侖山之陰北經注引北於漢北開敷云漢北出品
侖山北經注二十八段僞孔傳
北會衡北會北出品侖山之陰北經注云漢北出品侖山之陰

地名所杜而言東陵地杜盧江金蘭縣西北故知即此東陵也案灊縣皆屬廬江郡十二縣金蘭不屬焉據郡國志則後灊時廬江郡十四城太天金蘭縣則金蘭縣皆非經所謂淮南灊縣也東淝水會于淝水

淝戈氏反

江則自東陵而東淝水會灊亦彭蠡錄東出而北翁中江南江焉鄭康成曰東淝水皆受江亏巳楊石城東也餘舸人溝此所謂南江也

志又云南江杜會稽吳南東人溝之云中江出巳楊糅湖而南東也會稽陽羨人溝文引禹貢注云淮南廬江灊人江而匯翁彭蠡錄東翁北江矣

三江所云江自彭蠡分翁三是也鄭注見正義據經文江則自東陵而東淝水會于匯北翁北江而東淝杜北會于匯北翁北江而東淝杜北會于匯北翁北江而東淝杜北

瀆水東或爲東於會稽經言沇水東流爲滎滎水溢出爲榮榮水自是已下留爲滎滎水溢出爲榮榮水溢出爲滎滎

上雒冢山太史公以爲雒出冢領此又出雒說之冢雒出冢領上盧氏山東上雒山冢山出之經言雒出冢領也

東水會于澗廛

孔雒水東流會伊水入于雒陽南孔

雒陽縣南入于雒是雒水會伊水于雒陽南也又東水入于河

孔雒陽南孔

雒陽縣南入于雒是雒也又東水入于河

孔雒水經注同

河南鞏縣人河

孔引鄭注淮南子墜形訓云雒出冢領山東北過河南鞏縣北入河

鹵同

孔同楊州也

鄭云同楊州之水鹹鹵也

三壝既宅

孔壝界也天子畿內方千里

鄭云壝界也天子畿內方千里

天末厥貢

孔謂田第一賦第六

鄭云謂田第一賦第六

尚書今注音疏　卷三　三十五

厥土白墳

孔土性白而墳起

鄭云土性白而墳起

海岱及淮惟徐州

孔東北據海西南距岱山東南至淮

鄭云東北據海西南距岱山東南至淮

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惟羽畎夏翟

孔畎谷名夏大雉五色具曰翟羽可以爲旌旗之飾

鄭云畎谷名夏大雉五色具曰翟羽可以爲旌旗之飾

羽山

孔羽山在東海祑縣南

鄭云羽山在東海祑縣南

嶧陽孤桐

孔嶧山南面陽孤桐生山岡

鄭云嶧山南面陽孤桐生山岡

泗濱浮磬

孔泗水濱有石可以爲磬

鄭云泗水濱有石可以爲磬

淮夷蠙珠暨魚

孔蠙蚌珠與魚

鄭云蠙蚌珠與魚

尚書今注音疏　卷三　三十六

厥貢玄纁璆鐵

孔玄黑纁絳璆鐵

鄭云玄黑纁絳璆鐵

浮于淮泗達于河

孔浮淮泗入河

鄭云浮淮泗入河

海岱惟青州

孔東北據海西南距岱山

鄭云東北據海西南距岱山

嵎夷既略

孔嵎夷地名堯命羲仲宅之

鄭云嵎夷地名堯命羲仲宅之

濰淄其道

孔濰淄二水發源此山

鄭云濰淄二水發源此山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

孔鹽煑海水絺細葛海物雜產岱山谷出絲枲麻鉛錫松木之怪石萊山名夷地可以爲牧馬之場

鄭云鹽煑海水絺細葛海物雜產岱山谷出絲枲麻鉛錫松木之怪石萊山名夷地可以爲牧馬之場

尚書今注音疏　卷三　三十七

島夷皮服

孔島夷北方夷國名

鄭云島夷北方夷國名

夾右碣石入于河

孔碣石山在北海入于河

鄭云碣石山在北海入于河

海岱及淮惟徐州

孔東北據海西南距岱山東南至淮

鄭云東北據海西南距岱山東南至淮

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惟羽畎夏翟

孔畎谷名夏大雉五色具曰翟羽可以爲旌旗之飾

鄭云畎谷名夏大雉五色具曰翟羽可以爲旌旗之飾

羽山

孔羽山在東海祑縣南

鄭云羽山在東海祑縣南

嶧陽孤桐

孔嶧山南面陽孤桐生山岡

鄭云嶧山南面陽孤桐生山岡

泗濱浮磬

孔泗水濱有石可以爲磬

鄭云泗水濱有石可以爲磬

淮夷蠙珠暨魚

孔蠙蚌珠與魚

鄭云蠙蚌珠與魚

尚書今注音疏　卷三　三十八

厥貢玄纁璆鐵

孔玄黑纁絳璆鐵

鄭云玄黑纁絳璆鐵

浮于淮泗達于河

孔浮淮泗入河

鄭云浮淮泗入河

淮海惟揚州

孔東南據海及淮

鄭云東南據海及淮

彭蠡既瀦陽鳥攸居

孔瀦水所停陽鳥謂鴻鴈

鄭云瀦水所停陽鳥謂鴻鴈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孔三江分流入震澤致功已定

鄭云三江分流入震澤致功已定

尚書今注音疏　卷三　三十九

厥土惟塗泥

孔土黏曰塗和柔曰泥

鄭云土黏曰塗和柔曰泥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錯

孔賦第七田第九

鄭云賦第七田第九

厥貢羽毛惟木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

孔羽毛鳥獸毳木中矢幹箘簵楛中矢笴三國致貢其名

鄭云羽毛鳥獸毳木中矢幹箘簵楛中矢笴三國致貢其名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孔沿江入海達于淮泗

鄭云沿江入海達于淮泗

荊及衡陽惟荊州

孔南據衡山

鄭云南據衡山

江漢朝宗于海

孔江漢二水同入海

鄭云江漢二水同入海

尚書今注音疏　卷三　四十

九江孔殷

孔江水分爲九派入海

鄭云江水分爲九派入海

沱潛既道

孔沱潛二水發源此山

鄭云沱潛二水發源此山

雲土夢作乂

孔雲夢之土可作乂

鄭云雲夢之土可作乂

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

孔金銀銅瑤琨美石篠竹簜大竹齒象革犀皮羽翟毛鳥獸毳木中矢幹

鄭云金銀銅瑤琨美石篠竹簜大竹齒象革犀皮羽翟毛鳥獸毳木中矢幹

尚書今注音疏　卷三　四十一

包匭菁茅

孔匭匣菁茅以縮酒

鄭云匭匣菁茅以縮酒

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

孔篚受玄黑纁絳璣組九江貢入錫命大龜

鄭云篚受玄黑纁絳璣組九江貢入錫命大龜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雒

孔浮江入沱潛漢逾雒水至洛汭

鄭云浮江入沱潛漢逾雒水至洛汭

荊河惟豫州

孔東南據荊山北距大河

鄭云東南據荊山北距大河

伊雒瀍澗既入于河

孔四水會同入河

鄭云四水會同入河

尚書今注音疏　卷三　四十二

滎波既豬

孔滎澤已受河水過而復豬

鄭云滎澤已受河水過而復豬

導菏澤被孟豬

孔菏澤在胡陸縣東北

鄭云菏澤在胡陸縣東北

厥土惟壤下上錯

孔土壤地之中

鄭云土壤地之中

厥田惟中中

孔賦第五田第五

鄭云賦第五田第五

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

孔漆可以髹物枲麻絺紵細者纖纊細綿

鄭云漆可以髹物枲麻絺紵細者纖纊細綿

尚書今注音疏　卷三　四十三

錫貢磬錯

孔治玉石曰錯

鄭云治玉石曰錯

浮于雒達于河

孔浮雒入河

鄭云浮雒入河

華陽黑水惟梁州

孔西南據黑水東距華山

鄭云西南據黑水東距華山

岷嶓既藝

孔岷山在蜀嶓冢在漢

鄭云岷山在蜀嶓冢在漢

沱潛既道

孔沱潛二水發源此山

鄭云沱潛二水發源此山

尚書今注音疏　卷三　四十四

蔡蒙旅平

孔蔡山蒙山皆旅祭而平

鄭云蔡山蒙山皆旅祭而平

和夷厎績

孔和夷二山致功可居

鄭云和夷二山致功可居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

孔璆鐵銀剛鐵鏤剛鐵砮可以爲矢鏃磬石熊羆狐狸皮可以爲裘織皮織毛爲褐

鄭云璆鐵銀剛鐵鏤剛鐵砮可以爲矢鏃磬石熊羆狐狸皮可以爲裘織皮織毛爲褐

尚書今注音疏　卷三　四十五

桓圭九寸

孔桓圭公所執

鄭云桓圭公所執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

孔厚責己薄責人

鄭云厚責己薄責人

則遠怨咎

孔遠離怨咎

鄭云遠離怨咎

尚書今注音疏　卷三　四十六

作德心逸日休

孔德無不善心則逸樂日有美善

鄭云德無不善心則逸樂日有美善

作德日躋

孔德日升進

鄭云德日升進

尚書今注音疏　卷三　四十七

作德心逸日休

孔德無不善心則逸樂日有美善

鄭云德無不善心則逸樂日有美善

作德日躋

孔德日升進

鄭云德日升進

尚書今注音疏　卷三　四十八

作德心逸日休

孔德無不善心則逸樂日有美善

鄭云德無不善心則逸樂日有美善

作德日躋

孔德日升進

鄭云德日升進

尚書今注音疏　卷三　四十九

作德心逸日休

孔德無不善心則逸樂日有美善

鄭云德無不善心則逸樂日有美善

作德日躋

孔德日升進

鄭云德日升進

尚書今注音疏　卷三　五十

既光被解禮白虎通說曰五百里甸服百里納
銍百里納秸服二百里粟二百里米鄭注禹貢
云祖述堯典說文曰都云白說
里賦內總卉三百里粟五百里甸服百里米
馬八反正義米舊本作粟今定本作米鄭注禹貢云總納
稭粟說文云稭禾稾也古釋文云米或作粟
田典服二事天子典之顧命甸
人數衆卿典外百里賦人總謂人所為米典二百里
銍二謂為米轉去稾人總謂人所為米典二百里
人粟五百里人米皆鑛輕典甸服此為內總粟
粟此總百里加此余粟五百里米二百里加此余粟五百里
此得為服粟乙五百里輔此是五服二服為侯
卿侯

尚書令終書疏卷三　卉

而粟總並于五百里相距爰王肅云禹貢王城
服者是堯舊服弟服此外更言三百里二百里者是宋

所此賦數也皆據謂此百里之內又百里內
所云百里二百里三百里此等皆是之總又百里內
下留此言三百里二百里故鄭唯據三百里二百里
說也云甸服此周衆王城內故知一編言此合四面
出穀故云甸治田也穀故云甸治田也
治也利記王粟云甸反又
詩瞻卬山樽云甸反
甸治也

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二百里諸侯
所此賦數也皆據謂此百里之內又百里內
所云百里二百里三百里此等皆是之總又百里內
下留此言三百里二百里故鄭唯據三百里二百里
說也云甸服此周衆王城內故知一編言此合四面
出穀故云甸治田也穀故云甸治田也
治也利記王粟云甸反又
詩瞻卬山樽云甸反

采卜反
甸治也
侯此言侯之弟順縣司侯王命采收美物
之當穀粟明此謂此蕭
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二百里諸侯
所此賦數也皆據謂此百里之內又百里內
所云百里二百里三百里此等皆是之總又百里內
下留此言三百里二百里故鄭唯據三百里二百里
說也云甸服此周衆王城內故知一編言此合四面
出穀故云甸治田也穀故云甸治田也
治也利記王粟云甸反又
詩瞻卬山樽云甸反

采卜反
甸治也
侯此言侯之弟順縣司侯王命采收美物
之當穀粟明此謂此蕭
服自侯服之周衆甸服與卿當男服此二百
里此言侯之弟順縣司侯王命采收美物之當穀粟明此謂此蕭
變反俗作扁非
甸治也
蕭姊韓文見公羊譯文作

采告夷之十七（注）篇亡於氏書亦采之

商書七

尚書大傳引采告文如此

蚩尤章之服咊工丁（注）尚書大傳引采告文如此

釐降夷之十二（注）篇亡於孟書亦采之

商書七

湯征夷之十三（注）篇亡於氏書亦采之

商書七

葛伯仇餉（仇其俱反餉式尚反）（注）趙岐曰葛嚳諸侯嬴姓也

國籍謂仇餉謂葛伯殺餉者是仇此餉者矣（此引見孟子）

湯征　尚書今注音疏　卷四　江聲學

文公篇雖采偽書篇名猶孟子上下文說湯征敬相懲則所引自是湯征文今吳越錄出于此下二條仿此注偽趙岐曰是湯征文孟子注也云葛嚳諸侯嬴姓也國籍謂仇餉謂葛伯殺餉者是仇此餉者矣孟子舊說文也殺云仇餉謂葛伯殺餉者是仇此餉者矣（此引見孟子）

臣扈曷弗甘天下此號今曰予弗克于
商書八篇七分氏書本米壽
湯誓第三十
商書又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
反鄭注云格來也來汝衆庶悉聽我言
非台小子敢於爾衆
台我也
敢行反鄭注云行用也
用天之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衆
殛紀力反
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于
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
舍音捨本亦作捨
割古達反
正音征
夏邑予惟聞汝衆之言夏氏有罪予畏上
帝不敢不正
正音征
今爾有衆汝曰
尚書舍人注音疏　四　三
我后不恤我民舍我穡事而割政予
不
音
割政
舍式夜反本亦作捨
我后謂桀也惟恩也舍事
民苦桀虐政不恩我君不恩
也割傷也
予惟聞汝衆之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
敢不正今爾有衆汝曰
尚書舍人注音疏　四　四
予何
害
害音曷
害讀爲曷何也鄭康成曰桀見民相率怠惰不
力○曰是○何當音曷○荅曰我聞古
引不止止徵召衆聰下民也聞謂此是民止詞也桀
今○民卽段○召論桀言是○何嗟曷音
當止是欲桀止止也召音紹下反
云害曷爲何也者古字多假借故
曷爲何也鄭康成曰害何也
曷害古毛傳云曷何也何也
何也釋詁文孫炎注爾雅云
曷何此經害字說文訓
何也引此經害字說文
尹人當于王由大命止者止也
天止命也○傳以吾民也
天止命也○傳以吾民也
天止命也○傳以吾民

不敢藏杜予曰皇不敢藏也上
蔡說簡杜乘也
天簡閱其善惡也注簡閱也鄭兼成曰大簡閱廣正文也極六事之德云大簡閱車馬也是簡閱同詮也注解也今其注本已何鄭集解同大采鄭語注也此傳則見漢時鄭語正義云天簡閱其善惡善書謂帝臣惡謂予皇此句也總承上二句也
皇杜殷勤予予皇森已多仁予
皇杜殷勤今本論語鄭仁予皇下重出皇字予漢石經本不重蓋仍漢石經本不重
國曰嬉已鄭仁不與也鄭仁予皇我負也過聲讀
殷邦或鄭余一人仁或鄭余一人仁或鄭余一人仁或鄭余一人予皇天已鄭夫鄭夫予皇杜余一人是也案呂氏春秋慎大篇引湯誓曰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鄭夫予皇杜余一人是也案呂氏春秋慎大篇引湯誓曰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
注予案國曰大論語注也簡謂簡閱
殷邦或鄭夫閱云殷邦或鄭夫皆國語周內史過引湯誓曰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鄭夫予皇杜余一人是也案呂氏春秋慎大篇引湯誓曰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鄭夫予皇杜余一人是也案呂氏春秋慎大篇引湯誓曰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

予皇天已鄭予皇杜余一人天已或鄭余一人天已或鄭余一人天已或鄭余一人予皇天已鄭夫皆國語周內史過引湯誓曰余一人有罪天已鄭夫予皇杜余一人是也案呂氏春秋慎大篇引湯誓曰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鄭夫予皇杜余一人是也案呂氏春秋慎大篇引湯誓曰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
注予案國曰大論語注也簡謂簡閱
殷邦或鄭夫閱云殷邦或鄭夫皆國語周內史過引湯誓曰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鄭夫予皇杜余一人是也案呂氏春秋慎大篇引湯誓曰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鄭夫予皇杜余一人是也案呂氏春秋慎大篇引湯誓曰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

取師取妻也傅或曰酋呂氏春秋驕恣篇作酋繡李惇謙文侯録李惇諫繡文侯録莊逵吉曰酋繡王言曰仲虺參言不數說也諸侯也憲象也憲象自發氏言李惇惇王云：發乎？傅吳越春秋作發呂氏春秋貴公實非兩事所據仲虺言大同小異疑虺繡荀子文選經義述引作仲虺呂氏所據于注引作仲虺

商書十七

湯誥

尚書今注音疏　卷四　九

湯誥惠棟古文尚書考卷三十七

湯既黜夏命反于亳誥諸侯羣后

尚書今注云湯既黜夏桀命反于亳誥諸侯羣后

惟王自西徂東綏厥士女

惟王自西徂東綏厥士女

惟天降災于夏以彰厥罪

惟天降災于夏以彰厥罪

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

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

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曰

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曰

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夏多罪天命

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夏多罪天命

咸乂四篇

咸乂四篇惠棟

尚書今注音疏　卷四　十

咸乂四篇惠棟古文尚書考卷三十七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老而退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老而退

乃陳戒于德

乃陳戒于德

太甲上三篇

太甲上三篇惠棟

尚書今注音疏　卷四　十一

太甲上三篇惠棟古文尚書考卷三十七

伊尹放太甲于桐三年復歸于亳

伊尹放太甲于桐三年復歸于亳

思庸

思庸

太甲中三篇

太甲中三篇惠棟

尚書今注音疏　卷四　十二

太甲中三篇惠棟古文尚書考卷三十七

伊尹作太甲中三篇

伊尹作太甲中三篇

太甲下三篇

太甲下三篇惠棟

尚書今注音疏　卷四　十三

太甲下三篇惠棟古文尚書考卷三十七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老而退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老而退

乃陳戒于德

乃陳戒于德

咸有一德三篇

咸有一德三篇惠棟

尚書今注音疏　卷四　十四

咸有一德三篇惠棟古文尚書考卷三十七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老而退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老而退

乃陳戒于德

乃陳戒于德

說命上三篇

說命上三篇惠棟

尚書今注音疏　卷四　十五

說命上三篇惠棟古文尚書考卷三十七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

惟肖

惟肖

說命中三篇

說命中三篇惠棟

尚書今注音疏　卷四　十六

說命中三篇惠棟古文尚書考卷三十七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

說命下二篇

說命下二篇惠棟

尚書今注音疏　卷四　十七

說命下二篇惠棟古文尚書考卷三十七

高宗祭成湯升自東陛

高宗祭成湯升自東陛

高宗肜日一篇

高宗肜日一篇惠棟

尚書今注音疏　卷四　十八

高宗肜日一篇惠棟古文尚書考卷三十七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

西伯戡黎一篇

西伯戡黎一篇惠棟

尚書今注音疏　卷四　十九

西伯戡黎一篇惠棟古文尚書考卷三十七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受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受

微子一篇

微子一篇惠棟

尚書今注音疏　卷四　二十

微子一篇惠棟古文尚書考卷三十七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

上帝同籲大罰正威參發以伐厥罪上帝人咸參憲憲此帝人太甲能繼其德記者引此以記其信且祀天見云：則此文非太甲文明矣

優於善也謂異哉注傳鄭玄崩太甲文非太甲文引此以證之知

梁周國語共語文釋詁云相助也又云輔助君也故云相助也國語韋昭注云相助治也謂佐尹光時佐助治國能化謂佐尹光時佐助太甲能化之也孟子吉佐尹五就湯五就桀以佐尹佐湯正義曰孟子言佐尹光時佐助湯治國能化之事以湯之聖德猶得云自此湯所不及見故己能化之耳桀時桀之無道已國亦得云自此湯所不及見故己能化之耳桀時桀之無道已國亦得云自此湯所不及見故己能化之耳桀時桀之無道已國亦得云自此湯所不及見故己能化之耳桀時桀之無道已國亦得云自此湯所不及見故己能化之耳桀時桀之無道已國亦

引太甲天作孽云：此下鄭君家所引太甲文上下云例知不可知不必如所云也尹躬此時佐于湯以興故言此時佐于湯以興也尹躬尹氏名躬也

尚書公注音疏　卷四　十一

自鄭玄以下皆以為湯既沒太甲即位伊尹放之桐宮三年太甲悔過反善伊尹迎而復之作此三篇書序云然

仲王本邶帝嚳當祀畢了見諸侯繹建立己祀仁明

也譙生林及鄭玄皆以為然知帝嚳三統林引帝王世紀云帝嚳高辛氏名夋生而神靈自言其名能知人善惡普施利物順天之義以知人事知此帝嚳三統林引帝王世紀云帝嚳高辛氏名夋生而神靈自言其名能知人善惡普施利物順天之義以知人事

尚書公注音疏　卷四　十二

子湯也謚孫也元祭酋酋畢也元祭十多二月酋除酋

也傳少謚大也謚讀當從說十多二牲也說牲之事也仁明酋上下四仁神明也象觀刑曰仁明酋上下四仁神明也象觀刑曰仁明酋上下四仁神明也象觀刑曰

淡个弗三十七与 注 篇亡外氏書未来多
商書与十七与
咸辥又与弗三十七与 注 篇亡外氏書未来多
商書与十与
咸辥又与弗三十七与 注 篇亡外氏書未来多
商書与十与
咸辥又与弗三十二 注 篇亡外正書未来多
商書与十三
咸辥又三弗三十五 注 篇亡外正書未来多
商書与十五
伊陟弗三十九 注 篇亡外氏書未来多 紹 偽孔氏傳
商書与十九
中个弗三十八 注 篇亡外氏書未来多
商書与十八
河亶甲弗三十九 注 篇亡外正書未来多
商書与十九
祖了弗五十 注 篇亡外氏書未来多

尚書今注音延冨四　十七

本紀此篇當系太戊實未
當伊陟篇目雖詳敘延
原命弗三十七 注 篇亡外氏鏡書二十一今亡
商書与十七
中个弗三十八 注 篇亡外正書未来多
商書与十八
河亶甲弗三十九 注 篇亡外正書未来多
商書与十九
祖了弗五十 注 篇亡外氏書未来多

尚書今注音延冨四　十七

伊陟弗三十九 注 篇亡外氏書未来多 紹 偽孔氏傳
商書与十九
原命弗三十七 注 篇亡外氏鏡書二十一今亡
商書与十七
中个弗三十八 注 篇亡外正書未来多
商書与十八
河亶甲弗三十九 注 篇亡外正書未来多
商書与十九
祖了弗五十 注 篇亡外氏書未来多
商書与十

尚書今注音延冨四　十八

般甫上弗五十七与 半反 注 篇亡外氏書未来多
商書与十七与
咸辥又与弗三十七与 注 篇亡外正書未来多
商書与十与
咸辥又与弗三十七与 注 篇亡外氏書未来多
商書与十七与
咸辥又与弗三十二 注 篇亡外正書未来多
商書与十二
咸辥又与弗三十五 注 篇亡外正書未来多
商書与十五

尚書今注音延冨四　十八

般甫上弗五十七与 半反 注 篇亡外氏書未来多
商書与十七与
般甫甸于殷 注 鄭康成曰般甫湯十世孫祖了也
商書与三十七与 尚書今

般甫上篇亡外正義案上篇經云曰嗚呼或敍殷小
兼羣臣嗥巢 紹 注見正義案上篇經云曰嗚呼或敍殷小
八也此篇亡外氏書未来多 紹 注見正義案上篇經云曰嗚呼或敍殷小
般甫上篇亡外正書未来多 紹 注見正義案上篇經云曰嗚呼或敍殷小
般甫上篇亡外氏書未来多 紹 注見正義案上篇經云曰嗚呼或敍殷小
般甫上篇亡外正書未来多 紹 注見正義案上篇經云曰嗚呼或敍殷小

編逸亟云嗚呼或敍殷小也其下云王命
祖了篇亡外氏鏡注云陽甲太
般甫上篇亡外正書未来多

商書与三十七与　尚書今

般甫甸于殷 注 鄭康成曰般甫湯十世孫祖了也
曾孫聲謂相從也 紹 鄭注見正義云般甫湯十世孫祖了也曾孫者案史記三代世表殷
自湯亟般甫凡十次王其腳兄弟相及皆多
文不數也數之于猶沿也系謂湯亟般甫凡
一世太个二世太甲三世太甫四世太戊五
六世祖了七世祖辛八世祖个九世般甫十
少子祖辛孫祖个謂般甫了其曾孫矣必家
皆祖了篇目而下也相古文變字加手
般甫 尚書今注音延冨四　十六

尚書今注音延冨四　十六

般甫上篇亡外氏書未来多
般甫甸于殷 注 鄭康成曰般甫湯十世孫祖了也
曾孫聲謂相從也 紹 鄭注見正義云般甫湯十世孫祖了也曾孫者案史記三代世表殷
自湯亟般甫凡十次王其腳兄弟相及皆多
文不數也數之于猶沿也系謂湯亟般甫凡
一世太个二世太甲三世太甫四世太戊五
六世祖了七世祖辛八世祖个九世般甫十
少子祖辛孫祖个謂般甫了其曾孫矣必家
皆祖了篇目而下也相古文變字加手
般甫 尚書今注音延冨四　十六

尚書今注音延冨四　十六

般甫上篇亡外氏書未来多
般甫甸于殷 注 鄭康成曰般甫湯十世孫祖了也
曾孫聲謂相從也 紹 鄭注見正義云般甫湯十世孫祖了也曾孫者案史記三代世表殷
自湯亟般甫凡十次王其腳兄弟相及皆多
文不數也數之于猶沿也系謂湯亟般甫凡
一世太个二世太甲三世太甫四世太戊五
六世祖了七世祖辛八世祖个九世般甫十
少子祖辛孫祖个謂般甫了其曾孫矣必家
皆祖了篇目而下也相古文變字加手
般甫 尚書今注音延冨四　十六

尚書今注音延冨四　十七

般甫上篇亡外氏書未来多
般甫甸于殷 注 鄭康成曰般甫湯十世孫祖了也
曾孫聲謂相從也 紹 鄭注見正義云般甫湯十世孫祖了也曾孫者案史記三代世表殷
自湯亟般甫凡十次王其腳兄弟相及皆多
文不數也數之于猶沿也系謂湯亟般甫凡
一世太个二世太甲三世太甫四世太戊五
六世祖了七世祖辛八世祖个九世般甫十
少子祖辛孫祖个謂般甫了其曾孫矣必家
皆祖了篇目而下也相古文變字加手
般甫 尚書今注音延冨四　十七

尚書今注音延冨四　十七

般甫上篇亡外氏書未来多
般甫甸于殷 注 鄭康成曰般甫湯十世孫祖了也
曾孫聲謂相從也 紹 鄭注見正義云般甫湯十世孫祖了也曾孫者案史記三代世表殷
自湯亟般甫凡十次王其腳兄弟相及皆多
文不數也數之于猶沿也系謂湯亟般甫凡
一世太个二世太甲三世太甫四世太戊五
六世祖了七世祖辛八世祖个九世般甫十
少子祖辛孫祖个謂般甫了其曾孫矣必家
皆祖了篇目而下也相古文變字加手
般甫 尚書今注音延冨四　十七

尚書今注音延冨四　十八

般甫上篇亡外氏書未来多
般甫甸于殷 注 鄭康成曰般甫湯十世孫祖了也
曾孫聲謂相從也 紹 鄭注見正義云般甫湯十世孫祖了也曾孫者案史記三代世表殷
自湯亟般甫凡十次王其腳兄弟相及皆多
文不數也數之于猶沿也系謂湯亟般甫凡
一世太个二世太甲三世太甫四世太戊五
六世祖了七世祖辛八世祖个九世般甫十
少子祖辛孫祖个謂般甫了其曾孫矣必家
皆祖了篇目而下也相古文變字加手
般甫 尚書今注音延冨四　十八

來厥子此言善語政之昌民生雖多水患不害于民天
殷甲胤自敘至于武丁稱殷王中興有德之君故記其事
爰于釋詁文宅尼釋詁文鞫盈金部文告相尼耿而國爰水所害故則恕祖了古相尼耿而國爰水所害故則恕祖了賢君因災變而修德以禳災患不害于民天盡殺也
古文鞫為告今文為匿
匿厥心罔忌乃或誕告厥民奸宄
匿杏王反叶今反宄音軌
奸音干
古文宄為軌
罔忌乃或誕告厥民奸宄
匿杏王反叶今反宄音軌
奸音干
古文宄為軌
匿厥心

作勞苦反田畝亏奚冈家桑㕛宋本毛本作
謹非也禪說詳下厭米引反㕛或大義害爾雅並也不出大害徒計
枝亏錄遊宗禪緣作勞苦不治田畝亏得食无多所獲顏蕭成曰厭勉也
㕛宋本毛本作
作勞苦不治田畝亏得食无多所獲顏蕭成曰厭勉也
㕛宋本毛本作
說文中部云毒厚也害人也艸徃：而公羊太亏陰陽也東漢：鄭康成注云爾雅並也貨說同故云爾雅並也貨財
也貨財兼穀帛也大害徒計枝亏錄遊不可窮訓故變其讀顏注見正義釋詁云
殛勉也
惟忠自生毒了貽禍災亏百姓
孚㕛宋本毛本作
禍同閩監毛本作
禍同正義本作
禍古文禍从示咼聲隸古定本
殷商人注音義四　三十五

害也忠不己善語言錄論百姓惟忠自生毒害忠衆此貽
禍災己自害亏其身㕛宋本毛本作
吉善說文曰都文彖辭采章百姓百姓郭璞注爾雅三本及
此下篇告尒百姓亏胥伯亏胥伯皆謂民皆蓋此因羣臣白衆百姓也
告亏百姓則此百姓是謂民衆百姓也本謂民衆百姓也記太學云蓋害林重秦那石釋
山文云燔害滅除也爾雅曰上己治民經典皆同災故云災害也又
說文川部云災害也从火巛巛火之流也災或从艸烖古文災从
田从火从昌不及八臨知官不能治民經典皆同災故云災害也又
周書天益亏國川從巛從火會意災烖聲
告我帝相勳己浮言恩禍沈伻亏衆民亏今文懋采類
禍火蠆反曾祖考反伻了反伻治也輒伻溺音詮皆非㕛宋注見釋文相視時是林
說文心部文彖經卿大夫章云言滿天下无口過口過言
謂言釋言云訛過也郭訛曰訛過故云訛口過言
也皆何說文曰都文云恩讀如何恩米儒忠恩者漢書
東仁勒傳云勒給豬米儒曰上己治民經典皆同災故云災害也又
田从火从昌不及八臨知官不能治民經典皆同災故云災害也又
周書天益亏國川從巛從火會意災烖聲
告我帝相勳己浮言恩禍沈伻亏衆民亏今文懋采類
禍火蠆反曾祖考反伻了反伻治也輒伻溺音詮皆非㕛宋注見釋文相視時是林
說文心部文彖經卿大夫章云言滿天下无口過口過言
謂言釋言云訛過也郭訛曰訛過故云訛口過言
也皆何說文曰都文云恩讀如何恩米儒忠恩者漢書
東仁勒傳云勒給豬米儒曰上己治民經典皆同災故云災害也又
田从火从昌不及八臨知官不能治民經典皆同災故云災害也又
周書天益亏國川從巛從火會意災烖聲

尚書八注音疏　四　二十六

害我帝相勳己浮言恩禍沈伻亏衆民亏今文懋采類
禍火蠆反曾祖考反伻了反伻治也輒伻溺音詮皆非㕛宋注見釋文相視時是林
說文心部文彖經卿大夫章云言滿天下无口過口過言
謂言釋言云訛過也郭訛曰訛過故云訛口過言
也皆何說文曰都文云恩讀如何恩米儒忠恩者漢書
東仁勒傳云勒給豬米儒曰上己治民經典皆同災故云災害也又
田从火从昌不及八臨知官不能治民經典皆同災故云災害也又
周書天益亏國川從巛從火會意災烖聲
告我帝相勳己浮言恩禍沈伻亏衆民亏今文懋采類
禍火蠆反曾祖考反伻了反伻治也輒伻溺音詮皆非㕛宋注見釋文相視時是林
說文心部文彖經卿大夫章云言滿天下无口過口過言
謂言釋言云訛過也郭訛曰訛過故云訛口過言
也皆何說文曰都文云恩讀如何恩米儒忠恩者漢書
東仁勒傳云勒給豬米儒曰上己治民經典皆同災故云災害也又
田从火从昌不及八臨知官不能治民經典皆同災故云災害也又
周書天益亏國川從巛從火會意災烖聲

尚書八注音疏　四　二十七

告我帝相勳己浮言恩禍沈伻亏衆民亏今文懋采類
禍火蠆反曾祖考反伻了反伻治也輒伻溺音詮皆非㕛宋注見釋文相視時是林
說文心部文彖經卿大夫章云言滿天下无口過口過言
謂言釋言云訛過也郭訛曰訛過故云訛口過言
也皆何說文曰都文云恩讀如何恩米儒忠恩者漢書
東仁勒傳云勒給豬米儒曰上己治民經典皆同災故云災害也又
田从火从昌不及八臨知官不能治民經典皆同災故云災害也又
周書天益亏國川從巛從火會意災烖聲
告我帝相勳己浮言恩禍沈伻亏衆民亏今文懋采類
禍火蠆反曾祖考反伻了反伻治也輒伻溺音詮皆非㕛宋注見釋文相視時是林
說文心部文彖經卿大夫章云言滿天下无口過口過言
謂言釋言云訛過也郭訛曰訛過故云訛口過言
也皆何說文曰都文云恩讀如何恩米儒忠恩者漢書
東仁勒傳云勒給豬米儒曰上己治民經典皆同災故云災害也又
田从火从昌不及八臨知官不能治民經典皆同災故云災害也又
周書天益亏國川從巛從火會意災烖聲

易也如火止燎于罔罔不可滅厥攸灼敘
比鞫吉惡止易也引易水轉隱六奏及莊十四年四引鄭曰如火
引易水轉反燎力召反滅亡一字舜曰正義引鄭云如此據无一字舜曰正義引鄭云如此據
无一字舜曰正義引鄭云如此據无一字舜曰正義引鄭云如此據
舊本作四字又改如據當从之轉所
舊本作四字又改如據當从之轉所
舊本作四字又改如據當从之轉所

大會燕賞也古者天子鐘磬百
[illegible]文也疏注彼文云堂上謂之[illegible]
[illegible]引周禮者大司勳文也疏云堂上謂之[illegible]
[illegible]之謂其九錫之功也[illegible]
[illegible]神之詞也般頌告其德[illegible]
[illegible]其德[illegible]
[illegible]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者[illegible]
[illegible]者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illegible]
[illegible]禮所謂殷[illegible]
[illegible]者謂此大禘[illegible]
[illegible]禘一王[illegible]
[illegible]也[illegible]
[illegible]主[illegible]
[illegible]當也古者天子鐘磬[illegible]

能福能裁[illegible]

福能言能[illegible]
[illegible]福能裁[illegible]
[illegible]裁[illegible]
[illegible]勞[illegible]
[illegible]勞也[illegible]

般頌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肯厄天不享宗與民也毛詩云本來肯字高或緊
監今文緊高當初高小大山山鮮詩云度與鮮繹
鮮字屬上讀言肯厄相度高山小大山山如而徙尻止下篇所
謂緬宅山水浮編也緊相隧止空又審天止哮當獨則
獨不編于天哮也相息厄反小爾雅反傳云尖
洛反廣也賢君天
聲安民帝堲止民大安及
尺分曉且不詞故正止
豚子文祉愛命民則此
豚字當
大邑緊文祉愛山音臺傳音
寧妣緊相視實不同故引緜詩乙證也緜詩傳云肯
相箋云白來相可尻背此
經肯字同證也云高或緊監今文緊高肯儀尻本出
緊監尻經祉高也緊尻本出于東鬱輯徙宅改經文與
殷商

尚書△注音疋　四　三三

緊不信且與解監字同也緜詩云度其鮮原居
是漢經師止本是可信當初止也云小山
小大山山鮮背繹山云小山山小大山山鮮背大
是望文詩毛傳夫云小山山小大山山鮮正與此鮮字
同故引止證云鮮同證也云高或緊監今文緊高肯儀
尻本出于東鬱輯徙宅改經文與殷商
緊監卑虎　緊來也我順時吟來此新邑大惟
玉川卑虎　緊來也我順時吟來此新邑大惟
殷土南卑虎視其
不仍以多方宅止悉睦反　緊于緊來釋言文云乙宅當絕
十三年乃惟于碧曰我止不攻
奉傳云修故止乙盍古乃輔於
下則不詞矣孟讀曰不說具上篇疋
卑國今本卑不圖解止
卑國今本卑不圖解止
鬱天降大虐先王不寧以
鬱天降大虐先王不寧以

尚書△注音疋　四　三四

緊監今本釋言文云乙宅當絕止言緊寧故也不言
故止乙：宅讀當絕止言緊寧故也不言
不仍以多方宅止悉睦反　緊于緊來釋言文云乙宅當絕
十三年乃惟于碧曰我止不攻
奉傳云修故止乙盍古乃輔於
下則不詞矣孟讀曰不說具上篇疋
卑國今本卑不圖解止
卑國今本卑不圖解止
鬱天降大虐先王不寧以

乎我 疏 說文系部云繫連也故云繫連也謀先王也
箋謂先王謂己父也云殷仍也者易傳文故言殷仍
下順仍也者易傳文故言殷仍先王仍己故云仍殷
仁网冓紬 注 故今爽貳也今也不與我同心是多
責惠矣先后與上下鄭于也云无乖多解免也謂先
后靈爽在天故言自上 下皇 疏 故今釋詁文也云爽
貳也不爽士貳與彼爽貳
對言則同詮矣故云爽貳也國語周語云實多爽惠實
惟中注亦云爽貳也云先后靈爽在天者召誥云茲殷
多先哲王在天言先王
必已在天言先王義也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
乃父胥伐我高辛 注 高辛帝嚳也 尚書今注音疏卷四 三九
先后既勞乃祖乃父與胥伐殷紂當效紂祖若父
故衆我殷仍敎令也民從我殷敎矣 疏 云高辛帝嚳
令也者釋詁文民從我殷仍敎令也樓令是何心哉也
箋云胥伐殷紂者以紂
殷前
尚書今注音疏卷四 三九

云殷于商不革于論是也謂
高辛注云高謂順于德是也
注 紂惡日甚故言殷仍也 我先后綏乃祖乃
父 疏 八家本綏乃作緩乃父作甫綏緩聲相近故
訓緩為安緩安于鄭公羊傳云殷賊而殺也故
訓殷為大家鄭君注大云紂惡日甚故釋
詁文云今文綏為緩 我先后綏乃祖乃父
綏 楊慎注湯果反 古文 疏 多緩反 注 古文
緩為安也 牖民 疏 牖音酉 注 牖開也 尚書今注音疏卷四 四〇
開民謂教之也 乃胡弗相 疏 相見形云胡何得
何也者釋詁文也云弗不得也者釋言文也云胡何
弗相者詩大雅文也箋云胡何弗相猶曰何不相
助不正訓弗而訓何不相助也者釋詁文也云弗不
也者釋言文也云胡何也者釋詁文也云胡何弗相
猶曰何不相助也者詩大雅文也箋云胡何弗相猶曰何不相助
不顧念于殷紂之所敗亡之道乎言當念之也云先后
謂紂之祖父者以紂不救也知

注鄭康成曰我所召皆史官不變易言史作
疏注見正義
況命尚書紹史作冊命之
況命尚書
疏注僞孔本作紹分猶能詮爵能
詮述故知紹是繼之義言當同惠
相僞也史即冊與謀猶念慮也召相從于周所各合中正
于此心論令同心无貪也或繇分翕或能詮爵命也
僞孔或繇或分翕或能詮爵謂協分
疏注僞孔本作
僞恩翕合故釋詁文云
翕合也
況翕
疏注僞孔本作
況恩翕合也
況恩翕合也
況恩翕合也

而傳不出揚與所林誌百雉百官族雉也 注 揚貢出納上命下奏 疏 成相篇云治道要雉注云雉法也出而橫布四海釋文云漢本作雉郭璞注云雉古文云雉古文云雉賢字又公羊傳雉成四年雉伯之文當仍漢諸儒舊讀云雉古文云雉賢字又公羊傳雉成四年雉伯之文 疏 釋詁文孫炎曰雉法也郭璞注引此經而解之曰謂揚與所林誌也三國志管寧傳注引此經而解之曰雉法也漢人之注也故皆采用之上篇成不咏吉書于百雉注云百雉謂民此乃百雉之文不咏吉書于百雉注云百雉謂民此乃百雉之文不咏吉書于百雉注云百雉謂民此乃百雉之文

沖人非慶厥謀錫靈龜曷敢弗用洪範錫用嘉謀嘉猷
沖幼也言沖人非善謙也宜多方反經典相承用爭案說文云錫
我庶民敢
多繫詞曰坤乙簡兮虞幡注云簡閱相視也茲訓衆也字當作錫錫賞亞分反
閱爽物故乙簡兮故云簡閱
都監
文
厥謀錫靈龜曷敢弗用洪範
正義本作蔵蓍
加隸古定本
厥作也敢誰取也龜給卜事
肩任也
我用乙大此大業
偽孔
偽孔曰沖幼少弗實非幼少而言沖人故云
扯佐曰沖故云沖幼也幼實非幼少謙也
謙取也善說文受部文爨給與共都文也
字實大當作給與共都文也釋詁云共都
厥謀乙謀則必
多
釋詁文釋詁云字增大也舉況注引詩多賢
業也則必謀龜靈蓍
多
釋詁云多衆也周禮大卜云凡國大事卜
卦云各非一卦卜一事也
用龜故解靈蓍龜也
偽孔
龜靈也
解
尚書今注音疏　卷四　四五

厥謀錫靈龜曷敢弗用洪範錫用嘉謀嘉猷
經
偽孔曰沖幼少弗實非幼少而言沖人故云
我庶民敢
多
釋詁云多衆也周禮大卜云凡國大事卜
卦云各非一卦卜一事也
用龜故解靈蓍龜也
偽孔
龜靈也
解
尚書今注音疏　卷四　四六

厥謀錫靈龜曷敢弗用洪範錫用嘉謀嘉猷
經
偽孔曰沖幼少弗實非幼少而言沖人故云
我庶民敢
多
釋詁云多衆也周禮大卜云凡國大事卜
卦云各非一卦卜一事也
用龜故解靈蓍龜也
偽孔
龜靈也
解
尚書今注音疏　卷四　四七

厥謀錫靈龜曷敢弗用洪範錫用嘉謀嘉猷
經
偽孔曰沖幼少弗實非幼少而言沖人故云
我庶民敢
多
釋詁云多衆也周禮大卜云凡國大事卜
卦云各非一卦卜一事也
用龜故解靈蓍龜也
偽孔
龜靈也
解
尚書今注音疏　卷四　四八

厥謀錫靈龜曷敢弗用洪範錫用嘉謀嘉猷
經
偽孔曰沖幼少弗實非幼少而言沖人故云
我庶民敢
多
釋詁云多衆也周禮大卜云凡國大事卜
卦云各非一卦卜一事也
用龜故解靈蓍龜也
偽孔
龜靈也
解
尚書今注音疏　卷四　四九

厥謀錫靈龜曷敢弗用洪範錫用嘉謀嘉猷
經
偽孔曰沖幼少弗實非幼少而言沖人故云
我庶民敢
多
釋詁云多衆也周禮大卜云凡國大事卜
卦云各非一卦卜一事也
用龜故解靈蓍龜也
偽孔
龜靈也
解
尚書今注音疏　卷四　五〇

厥謀錫靈龜曷敢弗用洪範錫用嘉謀嘉猷
經
偽孔曰沖幼少弗實非幼少而言沖人故云
我庶民敢
多
釋詁云多衆也周禮大卜云凡國大事卜
卦云各非一卦卜一事也
用龜故解靈蓍龜也
偽孔
龜靈也
解
尚書今注音疏　卷四　五一

厥謀錫靈龜曷敢弗用洪範錫用嘉謀嘉猷
經
偽孔曰沖幼少弗實非幼少而言沖人故云
我庶民敢
多
釋詁云多衆也周禮大卜云凡國大事卜
卦云各非一卦卜一事也
用龜故解靈蓍龜也
偽孔
龜靈也
解
尚書今注音疏　卷四　五二

厥謀錫靈龜曷敢弗用洪範錫用嘉謀嘉猷
經
偽孔曰沖幼少弗實非幼少而言沖人故云
我庶民敢
多
釋詁云多衆也周禮大卜云凡國大事卜
卦云各非一卦卜一事也
用龜故解靈蓍龜也
偽孔
龜靈也
解
尚書今注音疏　卷四　五三

厥謀錫靈龜曷敢弗用洪範錫用嘉謀嘉猷
經
偽孔曰沖幼少弗實非幼少而言沖人故云
我庶民敢
多
釋詁云多衆也周禮大卜云凡國大事卜
卦云各非一卦卜一事也
用龜故解靈蓍龜也
偽孔
龜靈也
解
尚書今注音疏　卷四　五四

厥謀錫靈龜曷敢弗用洪範錫用嘉謀嘉猷
經
偽孔曰沖幼少弗實非幼少而言沖人故云
我庶民敢
多
釋詁云多衆也周禮大卜云凡國大事卜
卦云各非一卦卜一事也
用龜故解靈蓍龜也
偽孔
龜靈也
解
尚書今注音疏　卷四　五五

厥謀錫靈龜曷敢弗用洪範錫用嘉謀嘉猷
經
偽孔曰沖幼少弗實非幼少而言沖人故云
我庶民敢
多
釋詁云多衆也周禮大卜云凡國大事卜
卦云各非一卦卜一事也
用龜故解靈蓍龜也
偽孔
龜靈也
解
尚書今注音疏　卷四　五六

厥謀錫靈龜曷敢弗用洪範錫用嘉謀嘉猷
經
偽孔曰沖幼少弗實非幼少而言沖人故云
我庶民敢
多
釋詁云多衆也周禮大卜云凡國大事卜
卦云各非一卦卜一事也
用龜故解靈蓍龜也
偽孔
龜靈也
解
尚書今注音疏　卷四　五七

厥謀錫靈龜曷敢弗用洪範錫用嘉謀嘉猷
經
偽孔曰沖幼少弗實非幼少而言沖人故云
我庶民敢
多
釋詁云多衆也周禮大卜云凡國大事卜
卦云各非一卦卜一事也
用龜故解靈蓍龜也
偽孔
龜靈也
解
尚書今注音疏　卷四　五八

厥謀錫靈龜曷敢弗用洪範錫用嘉謀嘉猷
經
偽孔曰沖幼少弗實非幼少而言沖人故云
我庶民敢
多
釋詁云多衆也周禮大卜云凡國大事卜
卦云各非一卦卜一事也
用龜故解靈蓍龜也
偽孔
龜靈也
解
尚書今注音疏　卷四　五九

厥謀錫靈龜曷敢弗用洪範錫用嘉謀嘉猷
經
偽孔曰沖幼少弗實非幼少而言沖人故云
我庶民敢
多
釋詁云多衆也周禮大卜云凡國大事卜
卦云各非一卦卜一事也
用龜故解靈蓍龜也
偽孔
龜靈也
解
尚書今注音疏　卷四　六〇

厥謀錫靈龜曷敢弗用洪範錫用嘉謀嘉猷
經
偽孔曰沖幼少弗實非幼少而言沖人故云
我庶民敢
多
釋詁云多衆也周禮大卜云凡國大事卜
卦云各非一卦卜一事也
用龜故解靈蓍龜也
偽孔
龜靈也
解
尚書今注音疏　卷四　六一

厥謀錫靈龜曷敢弗用洪範錫用嘉謀嘉猷
經
偽孔曰沖幼少弗實非幼少而言沖人故云
我庶民敢
多
釋詁云多衆也周禮大卜云凡國大事卜
卦云各非一卦卜一事也
用龜故解靈蓍龜也
偽孔
龜靈也
解
尚書今注音疏　卷四　六二

敬繼孫業也數疾
業了來 疏 此經大引見學記大傅兌命鄭注大郤學記
注也云
菜示敬繼也人學
謂也數疾孝謂
數亏事而眷亏吾
大云數疾也孝契
畢公尚杜箇惟午戈眉孚郤
畢直悴反說文同郤
畢公同系構眷眉仍革箇息革反 注 鄭康成曰羞猶辱
也众常勤祭业厥也惟曰起辱當眷言語也惟宁畢郤
厥當眷衛猶业事也惟众常杜箇當厥乙羞利也惟午
戈眉孚郤當恕己不尚害人也翰直
郤反 疏 此經引見禮記
郤众篇大猶兌
命鄭注本云兌當羞說
郤云辱恥也孟子公孫丑上云羞惡业心證业系也則
說命
尚書今注音疏 卷四 四六

羞业證大羞恥也云羞猶辱也云众常翰祭业厥也眷
乙吾杜箇助非亏時常厥眷故乙羞翰祭业厥翰故云當
厥乙羞也 鄭康成曰羞猶辱也言人學不修則
辱故云當
厥乙羞也
紂不祭祀是羞不敬事神
則鄭康成曰紂惡貫盈天
子之位而不祭祀是羞不敬事神也
與百姓也
諸臣庶尹亦惟天丞民乂
言庶尹及臣下惟天丞助民治
而祭祀是羞不敬鬼神也惡直
丑反 疏 此經引見禮記
緇衣篇大傅兌命鄭注上篇大猶兌
君羞小人學記大傅兌命鄭注大郤學記
君羞亏師注公羊宣八年傳云殺曰弒注云弒試也
君子不試亏小人學記大傅兌命鄭注大郤學記
君羞亏師注公羊宣八年傳云殺曰弒注云弒試也
君子不試亏小人

不言多不慢慢不敬慢不敬罹咎故言多于中國也不空多言則多业
羣臣蔡傳云林氏曰十八年經云林父帥師伐鄭十四年云鄭伯突
入于邴秋七月云多鯈師次于大辰之昭二十五年云多鯈師次于
此言空言多言鯈雖次舍而空不空多而實业也如
都大誥小子封云矧惟不永哀用前人受命矧況也
矣故動向五行傳云雖雖也雖雖也雖雖也雷也雖則雖也雖君注此篇
傳云震也雖也雖也雖數其衆也此錯誤也震音
祖己曰惟
假王正厥事
假正義本作格漢書五行志及
外戚傳律書作林志皆引此
非业假二正也言衆變业來起事多不正也惟先正王
乙正厥事
鄭注見正義云此謂其當衆謂同僚
业八下文則言了王則此言非言于
王自是謂其同僚矣云假讀為嘏大也
高宗說曰
尚書今注音疏卷四　五十二

雖下文云君正其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則假君心
謂正君心也故云衆變业來起事多不正者
漢書引傳說上感相慢山虞印經衆歸閭里會元
書引傳說作殷王正事言衆變业來起事不正
也案引傳說當即謀业非业假君心业非是其文也假讀
說不可證也則此說了引氏古文家說其
了訓于王曰惟不監于先哲
監顧視也常也經
言天顧視下民乙證衆常經歸孝于八文修多短證
則衆不證則否孝命八先哲引乙證同可
證文顧訓視也此文監字雖同義異釋詁云監視也
了乙證衆修短是天乙詮縄八也天乙詮縄八也
不容不正其德故云監顧視也詮所杜是天所乙正八业
德也云如台业言業何也業史記注云業事也
何湯譬及商紂業其如台业云猶言業何也如台
業何則如台业猶言業何也如台業何也如
湖事业詞與文義正同下故云言如乌猶乌也猶急正德
所業光極是

知也云國杜國也伯也侯伯也東國二注皆以國杜國也禹貢曰九江內錫大龜大龜出於內崇斜城縮歌也鑒亏康則其國迺衛可知鄭箋詩云鑒監也監亦是也此鑒亦監也總也其義同矣說文夫部文也國也故訓筏羣文是部文案漢書藝文志禮古經五十六卷經禮也所以鑒民也鑒亦監也故云鑒監也周也杜上冀矣而說則矣云今文尚書作自筏出則必作書矣祖伊恐奔告于王曰不有戮于爾所胥漸惟爾所教胥保惟王淫戲用自絕于天

尚書大傳云祖伊恐奔告于王曰不有戮于爾所胥漸惟爾所教胥保惟王淫戲用自絕于天鄭注云胥相也保安也漸譖也言不有誅于女所相譖惟女所教相安惟王淫戲用自絕于天也鄭讀胥為相保為安與孔異孔以胥為相保為安者以下文云今我民罔弗欲喪言民皆欲王之喪故以保為安以相為譖者以下文云罔弗憝言民皆憎王故以胥為相以保為安以相為譖也鄭以胥為相以保為安

我民罔不欲喪王出入可也
欲喪王出入而祖伊懼
是臣以否決民
已醬卻無祖
是虐政實无
臣也安得不
語論徹出
皆否今王奚
命否矣民罔不欲喪
心皆否矣自
緐雖非出
不可命杜天民无
命杜天民无
不命杜天民无
語意大同
杜上了祖伊
國胎茂變
祖伊退曰

祖湯也釁謂鍾鼓也傳曰言湯動緣與殄滅喪亡上世
相案注見史記宋世家注隙滅說文支部大陽分樸之
我祖緜湯與桀注合又下文案注云下云世也此傳
乃上案上世本此案遭合故採用也
乎直哀于下乃沈酗于酒厥名酒反下同注我云
酣酗也直王反酗況甽反又休凶反注我云酒沈湎于酒實言糾也故史記
酒酸釁也釁也釁讀曰下云世也傳曰沈湎于酒貪戾鄭湯憲
名況反相案此文言糾沈湎于酒此即錄此文也糾
古我用沈酗于酒故云我甘荼毒言民不忘痛言君
忘荼毒而多所貪暱也云酗酸也說文酉部云酗凶
也釁湯憲于德世戾史記合故錄用也
殷冏呂小大無艱于羞羊九反又休注云小大謂庶
民大謂羣臣也艱難也羞進也此經小大詮夫當然故云小謂庶
民居閑燕小大無難皆自盡心以進其事也
今殷與百姓相率大不典于殷邦注云殷與百姓
相率皆大不典法于殷國也
今殷與百姓相率大不典于殷邦
尚書今注音疏　卷四　六十
衛子
作淪喪殷云殷其淪喪下又云殷既墜厥命與書則國無所統
受史記作與書則天下大亂注云小大謂庶民上及羣臣也此經小大詮夫當然故云小謂庶
民大謂羣臣也云今殷與百姓相率大不典法于殷國者以下文多其字不變其詮所以
證訓殷與百姓相率大不典法于殷國也與書說文史記錄尚書轉以與字易此傳
訓知尚書作與無疑矣書序述伊尹作咸乂四篇反下皆同厎五氏反注與讀
為此傾非
今殷與百姓相率大不典于殷邦
衛子
尚書今注音疏　卷四　六十一
作淪喪殷云殷其淪喪下又云殷既墜厥命與書則國無所統
受史記作與書則天下大亂注云殷既墜厥命殷其淪喪此經小大詮夫當然故云小謂庶
民大謂羣臣也此經小大詮夫當然故云小謂庶民居閑燕小大無難皆自盡心以進其事也
論正相當故知作與羣是且史記錄尚書轉以訓詁代經文多其字不變其詮所以
證訓殷與百姓相率大不典法于殷國者以下文多其字不變其詮所以
證訓殷與百姓相率大不典法于殷國也與書說文史記錄尚書轉以訓詁代經文
知尚書作與無疑矣書序述伊尹作咸乂四篇反下皆同厎五氏反注與讀
為此傾非
今殷與百姓相率大不典于殷邦
衛子
尚書今注音疏　卷四　六十二
作淪喪殷云殷其淪喪下又云殷既墜厥命與書則國無所統
受史記作與書則天下大亂注云殷既墜厥命殷其淪喪此經小大詮夫當然故云小謂庶
民大謂羣臣也此經小大詮夫當然故云小謂庶民居閑燕小大無難皆自盡心以進其事也
論正相當故知作與羣是且史記錄尚書轉以訓詁代經文多其字不變其詮所以
證訓殷與百姓相率大不典法于殷國者以下文多其字不變其詮所以
證訓殷與百姓相率大不典法于殷國也與書說文史記錄尚書轉以訓詁代經文
知尚書作與無疑矣書序述伊尹作咸乂四篇反下皆同厎五氏反注與讀
為此傾非
今殷與百姓相率大不典于殷邦
衛子
尚書今注音疏　卷四　六十三
作淪喪殷云殷其淪喪下又云殷既墜厥命與書則國無所統
受史記作與書則天下大亂注云殷既墜厥命殷其淪喪此經小大詮夫當然故云小謂庶
民大謂羣臣也此經小大詮夫當然故云小謂庶民居閑燕小大無難皆自盡心以進其事也
論正相當故知作與羣是且史記錄尚書轉以訓詁代經文多其字不變其詮所以
證訓殷與百姓相率大不典法于殷國者以下文多其字不變其詮所以
證訓殷與百姓相率大不典法于殷國也與書說文史記錄尚書轉以訓詁代經文
知尚書作與無疑矣書序述伊尹作咸乂四篇反下皆同厎五氏反注與讀
為此傾非

故云徒行陸水說文水部云津水渡也故云津渡也鄭君注論語微子篇大云然也釋水云汴水注引爾雅名厓故云厓水緣邊也厓與邊義同

今是時也殷亡也

也者說文𠂤部文宋世家注引爾雅云亡也亡與無義亦通

殷帝辛紂也

注見宋世家注鄭玄書傳皆云紂名受帝乙之子

師少師

注爵祿位次也

尚書實能徙記同故宜從徙

注鄭康成曰箕子明夷之時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之志箕子之操箕子之貞箕子之事箕子之心箕子之行箕子之義箕子之節箕子之謀箕子之智箕子之道箕子之德箕子之明箕子之仁箕子之忠箕子之恕箕子之廉箕子之潔箕子之清箕子之和箕子之敬箕子之孝箕子之悌箕子之慈箕子之愛箕子之恩箕子之惠箕子之順箕子之從箕子之容箕子之貌箕子之言箕子之語箕子之默箕子之靜箕子之思箕子之慮箕子之謀箕子之計箕子之度箕子之量箕子之法箕子之則箕子之儀箕子之象箕子之表箕子之式箕子之範箕子之模箕子之規箕子之矩箕子之繩箕子之準箕子之衡箕子之權箕子之平箕子之均箕子之齊箕子之一箕子之同箕子之合箕子之和箕子之親箕子之睦箕子之姻箕子之任箕子之恤箕子之救箕子之援箕子之助箕子之扶箕子之持箕子之保箕子之衛箕子之守箕子之攻箕子之伐箕子之征箕子之討箕子之誅箕子之殺箕子之戮箕子之刑箕子之罰箕子之賞箕子之慶箕子之弔箕子之哀箕子之憐箕子之憫箕子之恤箕子之賑箕子之貸箕子之借箕子之還箕子之償箕子之報箕子之答箕子之謝箕子之辭箕子之讓箕子之爭箕子之訟箕子之獄箕子之囚箕子之縛箕子之束箕子之解箕子之釋箕子之放箕子之赦箕子之宥箕子之免箕子之脫箕子之逃箕子之匿箕子之藏箕子之隱箕子之伏箕子之潛箕子之遁箕子之去箕子之來箕子之往箕子之返箕子之歸箕子之出箕子之入箕子之升箕子之降箕子之上箕子之下箕子之左箕子之右箕子之前箕子之後箕子之東箕子之西箕子之南箕子之北箕子之中箕子之外箕子之內箕子之表箕子之裏箕子之精箕子之粗箕子之大箕子之小箕子之多箕子之少箕子之有箕子之無箕子之實箕子之虛箕子之真箕子之假箕子之是箕子之非箕子之善箕子之惡箕子之美箕子之醜箕子之好箕子之歹箕子之吉箕子之凶箕子之福箕子之禍箕子之利箕子之害箕子之得箕子之失箕子之成箕子之敗箕子之興箕子之衰箕子之存箕子之亡箕子之生箕子之死箕子之壽箕子之夭箕子之貴箕子之賤箕子之貧箕子之富箕子之苦箕子之樂箕子之憂箕子之喜箕子之怒箕子之哀箕子之樂箕子之愛箕子之惡箕子之欲箕子之情箕子之性箕子之命箕子之道箕子之德箕子之仁箕子之義箕子之禮箕子之智箕子之信箕子之忠箕子之恕

子故曰王子兼昌歸下亦也爲殷酗于酒亦字衛
也盡：讀當爲盡盡咸古咸盡字同也咸韋也憂煉祭也憂煉祭
天昌下裁亡殷國了不盡天咸佛韋爲成舊八不用與
言：紂逆諫正義及宋世家注皆引鄭君注云少師
不荅忠杜以紂少師名字與此經違不合禪見紂
杜前荅忠且忠臣愚國主心雖紂不納是已忠
紀云帝乙長子曰微子啓次中子受帝乙崩受立
部文史記殷本紀作帝了主了兼昌也歸下
釋詁文史記殷本紀無于字
辭沈酗于酒亦字據文言天昌下裁亡殷國了不盡天
咸于文詞爲順實不容衍此六字故云亦字衍也盡因
肯文多小民亦及我用沈酗于酒主言而誤衍其字
記：讀當爲盡盡咸古咸盡字同也咸韋也盡說文
于此亦云盡主心雖紂不納是已忠臣愚國主心雖紂不荅
記引鄭曰慎咸惟咸鄭注云慎所咸則入皆盡主是
徽子

尚書今注音疏四　卒三

祇坐義于粢粢用已容將食蠢蠢兼
祇坐義于粢粢用已容將食蠢蠢兼
已咸爲盡之故工記弓人云夫角主中筋當弓主盡注
云故書盡作咸鄭司農云咸盡也書盡作咸盡古書盡咸
兩字假借解盡則不詞故讀下盡字爲咸也咸韋說
文曰部文云悉也悉盡也咸悉也盡悉也義同也
見擇文息部云息也息部云息也悉也息也義同也
息部云息也悉也息也義同也悉也息也義同也
息也義同也悉也息也義同也悉也息也義同也
息也義同也悉也息也義同也悉也息也義同也
息也義同

我冈衆臣儀（纘）纘論事也言今與爭禍蔽我祖受與纘业創言與論說文所引論勿特反（注）興起纘

紹王之心紬（紬）紬繹也（注）紬繹不能我舊云師（師）衆也（注）紬繹也繹尋也（注）興起纘

于是對命師提故曰師子不出行則倫喪乙匕我舊家宗祖

師子必匕與國王子不出行則倫喪乙匕我舊家宗祖

師子哉（紬）紬繹詁文（注）紬繹也繹尋也是紬繹也（注）興起纘

尚書今注音疋　四　卒工

同今紬繹故轉釋也繹文引爲注云紬繹也故云舊云舊時也言呂氏春秋當務篇云對也則衆三刀其爲也對也言受惠也受惠受啓其後曰中衍其後曰受惠受啓其後曰中衍也尚衆遽也對也言受啓其後曰中衍也尚衆遽也對也言受啓其後曰中衍也尚衆遽也對也言

八名重文七尺四百七十五言注千三百三字釋
音辯字五百九十九言注三千八百一十六字
下篇經文二百八十二名重文二尺二百二十三
言注五百八十二字釋音辯字四百一言注二千
六十九字
般庚錄文十一名經二十九字
說命錄文百八名重文一尺百九言注二百七十
七字釋音辯字百三言注千一百一十六字
高宗肜日經文八十一名併文重一尺八十二言
注三百三十八字釋音辯字百三十九言注千五
百八十八字
高宗之訓錄文八名重文一尺九言注五十七字
音四言經三百八字
西伯戡黎經文百二十六名注三百五十五字釋
音辯字三百六言經千六百五十八字
微子經文二百三十八名重文二尺二百三十七
言注八百八十八字釋音辯字七百五十言經三
千五百一十一字

尚書大注音經卷四　完

尚書大注音經卷五　江聲學

周書七

太誓　尚書大注音經卷五　一

維三月丙午發上祭于畢下文言粤若來三月
漏上　鄭康成曰四月也周四月也發周
文業故傳太子孟津地名釋謂畢星名在天
天文上网羅龍魚鄭玄注四月之名句了此
天网上网羅龍魚鄭玄注四月之名句了此
經文見尚書大傳及詩泮水正義引大傳注也
此太子大傳注也據孟津地名言之
也此注見詩泮水正義引大傳注也據孟津地名言之
經中江皆當為水名乙四月之四月之也
一月之中師渡孟津實以此月未知何日
甲寅誓于牧野下文言時甲子昧爽受率其
旅若林會于牧野乃誓時甲子昧爽王左杖
黃鉞右秉白旄以麾乃誓是甲寅誓師之明
日甲子昧爽誓衆也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紂師戰于牧
野之郊紂師皆倒戈以北王馳之紂師大崩
遂入商國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紂師戰于牧
野之郊紂師皆倒戈以北王馳之紂師大崩
遂入商國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紂師戰于牧
野之郊紂師皆倒戈以北王馳之紂師大崩
遂入商國

出關繼太公于潼也關戰記大敗也自吾先君太公自
當丞相望公以鉞興周二也關子與晉同吾太公望子久矣故
號也自太公望所出居于陽翟所得璧以朝諸侯也大司馬職曰
仲冬教大閱遂以狩田以獲禽以祭社稷以享先王也說文曰
獵放獸也獵令相親故云號令也
勠力同心禹錫玄圭告厥成功說文曰勠并力也說文曰同合會也
書曰勠力同心禹錫玄圭告厥成功是也
文王既沒武王烝祭用牲于文王廟
烝祭冬祭也爾雅曰冬祭曰烝用牲用牛羊豕也
予小子其承厥志
承奉也
惟爾大訓王訪于周公兹予其明農哉
訪謀也
旦復子明辟
復白也
周公拜手稽首
拜手稽首敬之至也
還政于王
還音旋
王出在應門之內
應門正門也
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
太保召公也
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
畢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也
王曰嗚呼羣公
嗚呼嗟歎聲也
予沖子嗣無依無助
沖幼也
不敢荒寧嗣先王之大業
荒廢也寧安也
維周公其大弗克恭上下
恭奉也
以予小子揚文武之光訓
揚顯也
用端命于上帝
端正也
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
畀與也
乃命于三后恭承無怠
三后謂文王武王周公也
奄有四方
奄同也
用答揚文武之德
答對也
以敷遍于天下
敷布也
時周公所以勤勞王家
時是也
惟乃丕顯考文王
丕大也
克慎明德
慎誠也
昭于上帝
昭明也
帝乃引佚于文王
佚樂也
受命惟中
中和也
自時厥後立政
立政謂始布政教也
立事
立事謂建官職也
丕則于三有俊
丕則猶言乃能也三有俊謂三德之俊士也
克即多士
即就也
用端于乃辟
辟君也
亦惟有胥伯小大之政
胥相也伯長也
用協于厥邑
協和也
其克詰爾戎兵
詰治也
以陟禹之績
陟升也
方行天下至于五服
方猶遍也五服甸侯綏要荒也
四表格于皇天
格至也
神無間于予小子
間厠也
乃單文祖德
單盡也
不敢有逸豫
逸豫安樂也
亦惟有若虢叔
若順也虢叔文王之母弟也
若閎夭
閎夭文王之臣也
泰顛
泰顛文王之臣也
散宜生
散宜生文王之臣也
有若南宮括
南宮括文王之臣也
四臣者
四臣者謂虢叔閎夭泰顛散宜生也
予曰其有能格
格來也
文王蔑德降于國人
蔑無也降下也國人謂諸侯也
亦惟純佑秉德
純大也佑助也秉德謂執德不回者也
協于克一
協和也一同也
用乂厥辟
乂治也
予其能于荒寧
能猶耐也
嗣無疆之恤
恤憂也
嗚呼羣公
予不敢以殷之輓民
輓晚也
侯我一人
侯維也
以萬邦惟正之供
正之供謂貢賦也
嗚呼羣公
予不敢以小民之有
侯我一人
以萬邦惟正之共
共給也
嗚呼羣公
予不敢以殷之頑民
頑民謂殷之遺民也
侯我一人
以萬邦惟正之享
享獻也
嗚呼羣公
予不敢以殷之舊人
舊人謂殷之舊臣也
侯我一人
以萬邦惟正之章
章明也
嗚呼羣公
予不敢以殷之老人
老人謂殷之耆舊也
侯我一人
以萬邦惟正之蓺
蓺法也
嗚呼羣公
予不敢以殷之遺人
遺人謂殷之遺士也
侯我一人
以萬邦惟正之義
義宜也
嗚呼羣公
予不敢以殷之叛人
叛人謂殷之叛臣也
侯我一人
以萬邦惟正之憲
憲法也
嗚呼羣公
予不敢以殷之逸民
逸民謂殷之逸士也
侯我一人
以萬邦惟正之則
則法也
嗚呼羣公
予不敢以殷之舊臣
舊臣謂殷之舊臣也
侯我一人
以萬邦惟正之長
長君也
嗚呼羣公
予不敢以殷之耆德
耆德謂殷之耆舊有德者也
侯我一人
以萬邦惟正之師
師長也
嗚呼羣公
予不敢以殷之宿將
宿將謂殷之宿將也
侯我一人
以萬邦惟正之率
率帥也
嗚呼羣公
予不敢以殷之舊官人
舊官人謂殷之舊官人也
侯我一人
以萬邦惟正之長
嗚呼羣公
予不敢以殷之舊有司
舊有司謂殷之舊有司也
侯我一人
以萬邦惟正之事
事治也
嗚呼羣公
予不敢以殷之舊人
侯我一人
以萬邦惟正之牧
牧養也
嗚呼羣公
予不敢以殷之舊宅
舊宅謂殷之舊宅也
侯我一人
以萬邦惟正之居
居安也
嗚呼羣公
予不敢以殷之舊田
舊田謂殷之舊田也
侯我一人
以萬邦惟正之食
食祿也
嗚呼羣公
予不敢以殷之舊牛馬
舊牛馬謂殷之舊牛馬也
侯我一人
以萬邦惟正之牲
牲養也
嗚呼羣公
予不敢以殷之舊車
舊車謂殷之舊車也
侯我一人
以萬邦惟正之車
車謂兵車也
嗚呼羣公
予不敢以殷之舊器
舊器謂殷之舊器也
侯我一人
以萬邦惟正之利
利謂財用也
嗚呼羣公
予不敢以殷之舊物
舊物謂殷之舊物也
侯我一人
以萬邦惟正之備
備具也
嗚呼羣公
予不敢以殷之舊名
舊名謂殷之舊名也
侯我一人
以萬邦惟正之名
名號也
嗚呼羣公
予不敢以殷之舊服
舊服謂殷之舊服也
侯我一人
以萬邦惟正之服
服事也
嗚呼羣公
予不敢以殷之舊禮
舊禮謂殷之舊禮也
侯我一人
以萬邦惟正之禮
禮履也
嗚呼羣公
予不敢以殷之舊樂
舊樂謂殷之舊樂也
侯我一人
以萬邦惟正之和
和謂聲音相應也
嗚呼羣公
予不敢以殷之舊俗
舊俗謂殷之舊俗也
侯我一人
以萬邦惟正之俗
俗謂風俗也
嗚呼羣公
予不敢以殷之舊風
舊風謂殷之舊風也
侯我一人
以萬邦惟正之風
風謂風化也
嗚呼羣公
予不敢以殷之舊教
舊教謂殷之舊教也
侯我一人
以萬邦惟正之教
教謂教化也
嗚呼羣公
予不敢以殷之舊學
舊學謂殷之舊學也
侯我一人
以萬邦惟正之學
學謂學校也
嗚呼羣公
予不敢以殷之舊道
舊道謂殷之舊道也
侯我一人
以萬邦惟正之道
道謂道德也
嗚呼羣公
予不敢以殷之舊德
舊德謂殷之舊德也
侯我一人
以萬邦惟正之德
德謂德行也
嗚呼羣公
予不敢以殷之舊刑
舊刑謂殷之舊刑也
侯我一人
以萬邦惟正之刑
刑謂刑法也
嗚呼羣公
予不敢以殷之舊法
舊法謂殷之舊法也
侯我一人
以萬邦惟正之法
法謂法度也
嗚呼羣公
予不敢以殷之舊制
舊制謂殷之舊制也
侯我一人
以萬邦惟正之制
制謂制度也
嗚呼羣公
予不敢以殷之舊政
舊政謂殷之舊政也
侯我一人
以萬邦惟正之政
政謂政令也
嗚呼羣公
予不敢以殷之舊令
舊令謂殷之舊令也
侯我一人
以萬邦惟正之令
令謂命令也
嗚呼羣公
予不敢以殷之舊命
舊命謂殷之舊命也
侯我一人
以萬邦惟正之命
命謂命令也
嗚呼羣公
予不敢以殷之舊言
舊言謂殷之舊言也
侯我一人
以萬邦惟正之言
言謂言語也
嗚呼羣公
予不敢以殷之舊語
舊語謂殷之舊語也
侯我一人
以萬邦惟正之語
語謂語言也
嗚呼羣公
予不敢以殷之舊文
舊文謂殷之舊文也
侯我一人
以萬邦惟正之文
文謂文章也
嗚呼羣公
予不敢以殷之舊武
舊武謂殷之舊武也
侯我一人
以萬邦惟正之武
武謂武功也
嗚呼羣公
予不敢以殷之舊兵
舊兵謂殷之舊兵也
侯我一人
以萬邦惟正之兵
兵謂兵器也
嗚呼羣公
予不敢以殷之舊甲
舊甲謂殷之舊甲也
侯我一人
以萬邦惟正之甲
甲謂甲冑也
嗚呼羣公
予不敢以殷之舊盾
舊盾謂殷之舊盾也
侯我一人
以萬邦惟正之盾
盾謂干盾也
嗚呼羣公
予不敢以殷之舊矛
舊矛謂殷之舊矛也
侯我一人
以萬邦惟正之矛
矛謂矛戟也
嗚呼羣公
予不敢以殷之舊弓
舊弓謂殷之舊弓也
侯我一人
以萬邦惟正之弓
弓謂弓矢也
嗚呼羣公
予不敢以殷之舊矢
舊矢謂殷之舊矢也
侯我一人
以萬邦惟正之矢
矢謂箭也
嗚呼羣公
予不敢以殷之舊箭
舊箭謂殷之舊箭也
侯我一人
以萬邦惟正之箭
箭謂箭矢也
嗚呼羣公
予不敢以殷之舊刀
舊刀謂殷之舊刀也
侯我一人
以萬邦惟正之刀
刀謂刀劍也
嗚呼羣公
予不敢以殷之舊劍
舊劍謂殷之舊劍也
侯我一人
以萬邦惟正之劍
劍謂劍戟也
嗚呼羣公
予不敢以殷之舊戟
舊戟謂殷之舊戟也
侯我一人
以萬邦惟正之戟
戟謂戟矛也
嗚呼羣公
予不敢以殷之舊矛
舊矛謂殷之舊矛也
侯我一人
以萬邦惟正之矛
矛謂矛戟也
嗚呼羣公
予不敢以殷之舊弓
舊弓謂殷之舊弓也
侯我一人
以萬邦惟正之弓
弓謂弓矢也
嗚呼羣公
予不敢以殷之舊矢
舊矢謂殷之舊矢也
侯我一人
以萬邦惟正之矢
矢謂箭也
嗚呼羣公
予不敢以殷之舊箭
舊箭謂殷之舊箭也
侯我一人
以萬邦惟正之箭
箭謂箭矢也
嗚呼羣公
予不敢以殷之舊刀
舊刀謂殷之舊刀也
侯我一人
以萬邦惟正之刀
刀謂刀劍也
嗚呼羣公
予不敢以殷之舊劍
舊劍謂殷之舊劍也
侯我一人
以萬邦惟正之劍
劍謂劍戟也
嗚呼羣公
予不敢以殷之舊戟
舊戟謂殷之舊戟也
侯我一人
以萬邦惟正之戟
戟謂戟矛也

優于王屋流鬻於毛詩小弁傳云鬻穉皃屈雅於也說文雋部云雋穉也楚於也一名隼一名鷻一名鴘居桑謂中躰黑桑故鳸地躰於同惽與名當時火流爲於鳸刀謂中躰黑雅小雅與離偏侚同容或譏說故云雖當爲雅二於也引書說祝說當時天銀益王中瑞實是於非雖也鄭注大傳云雖故不明祭說其據故雖于祭矣祭讀當作鬻穉皃大傳注云鬻穉皃尚書緯帝命驗文合符后中文刊說當祝緯帝命驗云天子以仁義合符后中文刊說當祝緯也開其書名緯書也鄭注中候云天子以仁義合符后中文刊說當祝緯也書說當祝書也鄭引祝書故謂所引祝

尚書今注音疏　五　十九

五慮五
維予與王愆厥謀作大鞏卜并吉
王予翼以于周于征伐殷命
（一）一本作予翼以于周于征伐殷命
正同也不言正同者省略耳
也王氏念孫曰殷命當作殷國
此二句之也蓋倒文以協韻也
予惟以于洛卜并吉
予惟以于洛卜并吉
予惟以于洛卜并吉

[illegible]紋也徵分[illegible]反[illegible]鄭注見釋文云雲謂雲雨[illegible]
[illegible]釋詁文云秀猶[illegible]也云秀生也云含生也[illegible]
[illegible]引此經而申說生[illegible]
[illegible]也故云相助也云[illegible]
[illegible]咏同也[illegible]
[illegible]正[illegible]
[illegible]協合[illegible]
[illegible]也[illegible]
[illegible]也[illegible]
[illegible]相叶孚尤反[illegible]
[illegible]所謂孚尤[illegible]
[illegible]也云我不知其[illegible]
[illegible]也[illegible]
[illegible]引此[illegible]

箕子乃言曰我聞曰鯀陻洪水汩

尚書今注音疏　卷五　三十六

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illegible]

[illegible]反汩王[illegible]反[illegible]
[illegible]反[illegible]
[illegible]反[illegible]

文荀字作義義相仿故誤也荀自急救也加艸反義同鄭云義當爲荀荀者說文荀自急救也加艸反荀者艸也加艸者自急救也云古文荀字作義者說文荀自急救也加艸反荀者艸也加艸者自急救也荀字作義相仿故說也荀者說文荀字重文作義荀字重文作義相仿故說也荀者說文荀字重文作義荀字重文作義相仿故說也荀者說文荀字重文作義荀字重文

文引鄭融注云納五行乙下巫六極洛書文也半謂半
憲鄭句讀用等字言也閟閉不閟半分曉故謂不諄
五行土爰稼穡水火木金
五行土爰稼穡水火木金
九等字史記宋世家全載此篇五行及下五紀皇極三
德稽疑庶徵福等字上各冠一二名唯八
谷永傳永對策引此篇五福無此等數目字說文
卜部引此篇叶龜大吉七數稽疑之占引書下火盡
此本文也言蓁豈石經脫此篇五字說文
石經脫此篇五字說文
庶上无六字則可知尚書多字說文稼字
稼質上脫今補一字二字字同是據外氏謂增已
禁
水位北方於亡於亡背陽气北黃卯北下任養鬱物
水北爲言準也言養物平均而準則也火北爲言
毒陽北上鬱物炊極火北爲言
尚書今注音疏　五　三十

水北爲言準也言養物平均而準則也火北爲言
毒陽北上鬱物炊極火北爲言化北爲言
陽气用事鬱物變化也木北爲言觸也陽气動躍觸地而
出也金北爲言禁也陰气始動鬱物胎生木北爲言觸也
此也金北爲言禁也陰气始動鬱物胎起金北爲言禁也言炕
鬱物使不得成也此據本論陰陽所生生成也任
土爰稼穡
尚書今注音疏　五　三十一

土北爲言吐也主吐含萬物者也二象地北中地北下萬物
云土地當陰陽北中和吐生萬物者也鄭注易貢
象世家注云此數本諸陰陽所生生成也任
中央土北爲言吐也主吐含萬物者也鄭注易貢
云土地北中和吐生萬物者也鄭注易貢
金曰從革土爰稼穡下行聚反注同上時反注同
水陰也寧故下火陽也義故上炎背少陰金背少陰金
中味北性故可曲可直從革從革背
北爲言萬物故可稼穡肅曰種北曰稼穡反
水陰也亟從革也云水陰
水陰也亟從革也云水陰

陰動而宻不光其猶是也云火陽也鉄故上炎火炎外舒故潤陽象記云火爇而不親黒火爇生可文也水王于冬之令陰中故云木醬少陽金少陰象中味生性宋世家注引纂說注云金生性柔火而熨可銷鑠故云加革而意實與纂同也云土性生萬物醬說是上猶蕭注見宋世家注鄭注周禮司徒所生說文木部云欒可攸曰穡蕭言種生曰稼鄭注周禮司稼殺官云種穀曰稼殺之種生萬物醬說是上猶蕭注見可用也潤下作鹹

炎上作苦曰直作酸

酸炎反注同

水王于冬之令土王于夏之末火生土故土性亦熱而不親黒火爇生可文也水王于冬之令陰中故云木醬少陽金少陰象中味生性宋世家注引纂說注云金生性柔火而熨可銷鑠故云加革而意實與纂同也云土性生萬物醬說是上猶蕭注見宋世家注

喘會殷同等掌之云乙次義神謂庶也命等謂臣也蕭己同鞏國也祁而得材其實家是大作乃掌諸侯朝覲也司云師掌朝也詣闕而待命也司冦中大夫二乃朝司冦下大夫四乃謝司冦上士八乃分司冦中士十人命之乃司冦小司冦掌邦禁以佐邦治糾萬民詰奸慝以刑邦國以輕重糾守法以聽訟斷獄弊以誓馭其衆以鼓鐸鉦鐲鼙和軍旅以金鼓鳴鐃以止鼓以進退以旗物辨軍之夫百乃縣師二千五百乃縣師中士二十五乃縣司冦掌邦畿之地域以佐王平邦國而經牧其民而頒田里以令貢賦而均其政以比追胥之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興耡利萬民以時徵其財用以令貢賦等各掌其事云官謂經互相蒞也鄭云官謂經營也非也

五紀六三日四星辰會五日歲名歸

注分至后閏己紀歲朔聖此嗤己紀少永短昏昕己紀日中星見伏昏旦中日躔後己紀聖辰會日觸縮經緯次舍反躔直戀反後七卻反

尚書今注音疏　五

始相筮己紀林數寔原分屈反昕況斤反見大遍此注用數氏震

尚書今注音疏　五

正云四月昴昏見五月參昏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艸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氣象昭四孝乃傳云商陵四月昴昏見可以種黍五月參昏見可以獲菽九月本昏見可以納禾十月火昏見可以伐木三月參昏伏傳曰伏也謂非此月見我參不見也時故曰伏云是也崇仁甘反昴莫飽反參所金反見賢遍反伏皮富反中所仲反星悉井反

尚書今注音疏　五

會古外反云編縮經緯次舍而步度縮謂行緯而不及經合古外反星悉井反紀林數音朔贏以成反謂行緯也星悉井反

尚書今注音疏　五

會音太音闕乎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一會少多矣故今憲書或用少分贏縮也少詩照反天文精于秝數所等音原象鄭曰推策記等秝采用其原魚記反歲省分謂蔡邕也云分秒之間謂太秒太秒是鄭小且或三日相仍皆大是日之多贏縮也少詩照反天百九十九日之四百六十分日之二百九十分日之一百二彊而一朔天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日之一會是其常也條是日之多二十九日而一會不及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一

性也發也發而中節則味故已性情覆載成文業大中味也此 鈐也五福用章 注 鄭康成尚書注云鈐與也與也言五福民所與行之也與讀如予與女之與 鈐與也釋詁文舍人曰鈐與釋詁文舍人曰鈐與也故云鈐與也說文手部云鈐與也與注同說文手部云鈐與也與注見宋世家注 維也于皇極 注 鄭玄曰于與也與是五福故福民于所與行之也歸心也 維也 注 太史公見宋世家注 鈐也皇極 注 鄭玄曰鈐與也中正已歸心也 維也 注 太史公見宋世家注 鈐也于皇極 注 鄭玄曰鈐與也中之賜也已實中也鄭解保保訓實也此保訓實中也 維也 注 太史公見宋世家注云又曰實中也鄭學上而言故云又也云實中也周禮小祝云急疫戒也事則保綏良元孝乃保于會稽是保訓實證也 尚書今注音疏 卷五 三十六

尚書今注音疏 卷五

形聲飛聲脂部之篤數故之篤馬融作竺數故貧利反 注 孔謂臣也臣其眾民无急淫泆篤馬融擾善臣无急仆周篤遠善維君篤中通已示也則故也 通 云則又也空又也實空也實又也是本傳云空空民空民也 尺事厥合 注 猶謀也系融曰尺其眾民

奠昌孚反下同義維也料或緣國事而設維持行任也
乃政助國憂也昌盛也經大任國重注皆宋也注皆宋也
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尹正也名伊湯臣號也
也仁福常也數神故福常與仁義連文仁福常也數神故福常與仁義連文
乃誓于百姓曰予小子不敏不敏好于小事不敢荒寧
好于小事是乃好于大事也荒寧是乃荒于大事也
嘉績于天下嘉善也績功也言善好于小事大事故
能有善功于天下也
尚書大傳曰伊尹名摯湯三聘乃至湯問曰何以
治民對曰欲知治事之本於其所養養人以仁義
則仁義至矣一曰云名也公羊桓三年傳云尹者何
正也何休注云尹正也春秋傳曰尹氏卒尹氏世
卿掌王室之政故以尹氏為官族也
湯誓
湯伐桀升自陑師于鳴條之野作湯誓
陑地名在河南偃師縣西北鳴條地名在安邑西
南
湯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
夏多罪天命殛之
格來也台我也稱舉也殛誅也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
夏予惟聞汝衆語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后君也穡事農事也割害也正征也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之何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
邑有衆逋逃亦惟有夫人相與怨曰時日曷喪予
及汝皆亡
遏絕也逋逃亡也夫人猶言人人也時是曷何也
夏桀言是日何時喪乎我與汝皆亡
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若茲猶如此也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
賚賜也
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其刑汝罔有攸赦
攸所也
湯誥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
誕大也
維爾有衆丕顯亦克有勞予小子其曷敢多誥
丕大顯明也
雖然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時乃大明于天下
孚信也佑助也黜退也伏隱也時是也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維爾有衆丕顯亦
克有勞予小子其曷敢多誥雖然上天孚佑下民
罪人黜伏時乃大明于天下
重出此文者上文不兼使者上文本不兼使音所吏反
公羊傳云其言歸何善湯也何以善湯湯有慙德也
慙德者何不能自聖也
伊訓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
元祀謂湯崩之明年也祠于先王謂祭于太甲之廟
也
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
冢宰
嗣王太甲也祗敬也見謂朝見也侯甸羣后謂諸侯
也總己以聽冢宰謂百官各總己職以聽於冢宰
伊尹作伊訓肆嗣王丕承厥德
肆故也丕大也
烈風雨弗迷奉先思
烈風暴風也迷惑也奉承也
惟天監下民典厥義克永厥命
典常也義宜也永長也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厥
家邦
在察也
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王子孫弗率老成人弗親
肇始也紀綱也咈違也率循也
比頑童時謀其訓
比近也頑童謂愚騃未知義理者
惟德罔小罔大
言德無小大皆當謹也
終始慎厥德邦乃其昌
慎謹也
嗚呼臣不矜細不戒微以大罹咎
矜自大也罹憂也咎災也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儉德謂節儉之德懷思也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
虞機謂弩牙也省察也括矢末也度謂的也
欽厥止率乃祖攸行烈
欽敬也止謂所處之位也率循也攸所也烈業也
嗚呼弗慎厥德惟其爾辟
辟君也
辟不辟忝厥祖
忝辱也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
復還也陳列也
曰嗚呼天難諶斯命廷非艱罔乂有終
諶信也廷朝廷也乂治也
相亦惟終其始
相伊尹自謂也
茂哉嗣王誕厥逸
茂勉也誕大也逸過也
無輕民事惟艱無安厥位惟危
輕易也
慎簡乃儉德惟懷永圖
簡閱也
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無垢自治伊訓肆嗣
王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
厥祖
朔月一日也
烝于先王誕資厥訓
烝進也資取也
惟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南巢
巡狩謂巡行諸侯之國而守其職也南巢地名在廬
江六縣東北
惟恐不及以公滅私毋以嬖御人疾正人
嬖御人謂便辟小人
遠耆德比頑童時謀其訓
耆舊也
惟訓之不蹈伊尹乃言曰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其
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有終
蹈行也
嗚呼臣不矜細不戒微以大罹咎
矜自大也罹憂也咎災也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儉德謂節儉之德懷思也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
虞機謂弩牙也省察也括矢末也度謂的也
欽厥止率乃祖攸行烈
欽敬也止謂所處之位也率循也攸所也烈業也
嗚呼弗慎厥德惟其爾辟
辟君也
辟不辟忝厥祖
忝辱也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
復還也陳列也
曰嗚呼天難諶斯命廷非艱罔乂有終
諶信也廷朝廷也乂治也
相亦惟終其始
相伊尹自謂也
茂哉嗣王誕厥逸
茂勉也誕大也逸過也
無輕民事惟艱無安厥位惟危
輕易也
慎簡乃儉德惟懷永圖
簡閱也
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無垢自治伊訓肆嗣
王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
朔月一日也
厥祖
烝于先王誕資厥訓
烝進也資取也
惟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南巢
巡狩謂巡行諸侯之國而守其職也南巢地名在廬
江六縣東北
惟恐不及以公滅私毋以嬖御人疾正人
嬖御人謂便辟小人
遠耆德比頑童時謀其訓
耆舊也
惟訓之不蹈伊尹乃言曰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其
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有終
蹈行也

太甲上
太甲元年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
烝于先王誕資厥訓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祠于先王
元祀謂湯崩之明年也祠于先王謂祭于太甲之廟
也
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
冢宰
嗣王太甲也祗敬也見謂朝見也侯甸羣后謂諸侯
也總己以聽冢宰謂百官各總己職以聽於冢宰
伊尹作伊訓肆嗣王丕承厥德
肆故也丕大也
烈風雨弗迷奉先思
烈風暴風也迷惑也奉承也
惟天監下民典厥義克永厥命
典常也義宜也永長也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厥
家邦
在察也
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王子孫弗率老成人弗親
肇始也紀綱也咈違也率循也
比頑童時謀其訓
比近也頑童謂愚騃未知義理者
惟德罔小罔大
言德無小大皆當謹也
終始慎厥德邦乃其昌
慎謹也
嗚呼臣不矜細不戒微以大罹咎
矜自大也罹憂也咎災也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儉德謂節儉之德懷思也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
虞機謂弩牙也省察也括矢末也度謂的也
欽厥止率乃祖攸行烈
欽敬也止謂所處之位也率循也攸所也烈業也
嗚呼弗慎厥德惟其爾辟
辟君也
辟不辟忝厥祖
忝辱也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
復還也陳列也
曰嗚呼天難諶斯命廷非艱罔乂有終
諶信也廷朝廷也乂治也
相亦惟終其始
相伊尹自謂也
茂哉嗣王誕厥逸
茂勉也誕大也逸過也
無輕民事惟艱無安厥位惟危
輕易也
慎簡乃儉德惟懷永圖
簡閱也
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無垢自治伊訓肆嗣
王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
厥祖
朔月一日也
烝于先王誕資厥訓
烝進也資取也
惟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南巢
巡狩謂巡行諸侯之國而守其職也南巢地名在廬
江六縣東北
惟恐不及以公滅私毋以嬖御人疾正人
嬖御人謂便辟小人
遠耆德比頑童時謀其訓
耆舊也
惟訓之不蹈伊尹乃言曰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其
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有終
蹈行也
嗚呼臣不矜細不戒微以大罹咎
矜自大也罹憂也咎災也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儉德謂節儉之德懷思也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
虞機謂弩牙也省察也括矢末也度謂的也
欽厥止率乃祖攸行烈
欽敬也止謂所處之位也率循也攸所也烈業也
嗚呼弗慎厥德惟其爾辟
辟君也
辟不辟忝厥祖
忝辱也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
復還也陳列也
曰嗚呼天難諶斯命廷非艱罔乂有終
諶信也廷朝廷也乂治也
相亦惟終其始
相伊尹自謂也
茂哉嗣王誕厥逸
茂勉也誕大也逸過也
無輕民事惟艱無安厥位惟危
輕易也
慎簡乃儉德惟懷永圖
簡閱也
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無垢自治伊訓肆嗣
王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
朔月一日也
厥祖
烝于先王誕資厥訓
烝進也資取也
惟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南巢
巡狩謂巡行諸侯之國而守其職也南巢地名在廬
江六縣東北
惟恐不及以公滅私毋以嬖御人疾正人
嬖御人謂便辟小人
遠耆德比頑童時謀其訓
耆舊也
惟訓之不蹈伊尹乃言曰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其
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有終
蹈行也

太甲下
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祠于先王奉嗣
王祗見厥祖
烝于先王誕資厥訓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祠于先王
元祀謂湯崩之明年也祠于先王謂祭于太甲之廟
也
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
冢宰
嗣王太甲也祗敬也見謂朝見也侯甸羣后謂諸侯
也百官總己以聽冢宰謂百官各總己職以聽於冢宰
伊尹作伊訓肆嗣王丕承厥德
肆故也丕大也
烈風雨弗迷奉先思
烈風暴風也迷惑也奉承也
惟天監下民典厥義克永厥命
典常也義宜也永長也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厥
家邦
在察也
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王子孫弗率老成人弗親
肇始也紀綱也咈違也率循也
比頑童時謀其訓
比近也頑童謂愚騃未知義理者
惟德罔小罔大
言德無小大皆當謹也
終始慎厥德邦乃其昌
慎謹也
嗚呼臣不矜細不戒微以大罹咎
矜自大也罹憂也咎災也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儉德謂節儉之德懷思也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
虞機謂弩牙也省察也括矢末也度謂的也
欽厥止率乃祖攸行烈
欽敬也止謂所處之位也率循也攸所也烈業也
嗚呼弗慎厥德惟其爾辟
辟君也
辟不辟忝厥祖
忝辱也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
復還也陳列也
曰嗚呼天難諶斯命廷非艱罔乂有終
諶信也廷朝廷也乂治也
相亦惟終其始
相伊尹自謂也
茂哉嗣王誕厥逸
茂勉也誕大也逸過也
無輕民事惟艱無安厥位惟危
輕易也
慎簡乃儉德惟懷永圖
簡閱也
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無垢自治伊訓肆嗣
王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
朔月一日也
厥祖
烝于先王誕資厥訓
烝進也資取也
惟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南巢
巡狩謂巡行諸侯之國而守其職也南巢地名在廬
江六縣東北
惟恐不及以公滅私毋以嬖御人疾正人
嬖御人謂便辟小人
遠耆德比頑童時謀其訓
耆舊也
惟訓之不蹈伊尹乃言曰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其
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有終
蹈行也

鄭康成曰謂臣也當就喪中也君而哀也注大見宋世家注
曰王極之尊言篇中皇極字大牓作王極案作王極則此
極則此王極不與上皇極則皆作皇極而唯此一如此王
則固殺言與此當如也皇極同且據彖注王不屬極彖證
彖說曰王當盡極行也案注云王當盡極所謂極也引大傳當用傳文云天下之
王當盡極也極王則不能自盡極也極王謂王能盡極非也
其順順從外來他謂順據彖注則彖本亦
義當也彖說曰是大中而當行也用是教訓天下亡天
殖也注大見宋世家注案當云是大中而當行也用是教訓天下亡天
一字一讀尺庶邦極也尊言注大見宋世家注案當云是順行民言庶邦極也尊言
尚書今注音疏四之二

虞翻曰亡天子也順行民言庶民得己附天子也炎矣注大見宋
訓故及彖說曰順行民言庶民得己附天子也炎矣注大見宋
注案書證是謂天子順行民言庶民得己附天子也炎矣注大見宋
反注案鄭注不可得中當則順而行也內言亡上而得中當則順而行也內
合注案書證是謂天子順行民言庶民得己附天子也炎矣注大見宋
訓故及彖說曰順行民言庶民得己附天子也炎矣注大見宋
注引王肅注云遍也順行民言庶民得己附天子也炎矣注大見宋
說文通訓文宋世家注引王肅注云遍也順行民言庶民得己附天子也炎矣注大見宋
言所以詩天子非天子也炎矣注大見宋故不言天子而言民焉
故不言天子而言民焉注案遍益古文尚書證非是訓尚書證非是
凡民歸附天子了曰天子爲民父母爲天下所歸往矣
大傳曰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也天下所歸往也繁露竭篇云王當往所歸往也故引大傳當用傳文云天下之王當往
所歸往也繁露竭篇云王當往所歸往也故引大傳當用傳文云天下之王當往
王當往所歸往也故引大傳當用傳文云天下之王當往
王當往所歸往也故引大傳當用傳文云天下之王當往

也乃治也塗正也醬中味也行當穿已御也故傳柔和也也乃靜已鎮撫也而已記云內則雙味釋詁文云燮和也醬也記云內則柔亦作濡沈直也反漸即炎反漸染也本作潛文五叅少傳引作沈漸也沈潛也會也漸積也會謀漸積謂賊臣鄭子非一朝一夕也故君親无將二而謀焉注宋世家注引參記云沈會也潛伏也會伏也謀謂賊臣鄭子非一朝一夕也故君親无將二而謀焉注宋世家注引參記云沈會也潛伏也會伏也謀謂賊臣鄭子非一朝一夕也故君親无將二而謀焉注宋世家注引參記云沈會也

尚書全注音疏　卷五　四

明君子夫已遠察也能令鎮撫也能令綏安也能令和睦也能令懷也注參融曰睦君也不言王君臣也能福事義嘗也能威事揪罰也能福善也能威惡也能令不用也能令上對奉謀對藥賢引此經而說也注見宋世家注云夫已遠察

說文卜部云卜灸龜坼也象形一曰象龜兆也
繇横也从卜从部云繇多卦用蓍也是龜爰卜蓍爰繇也
云周書謂命蓍龜已詞也象龜幅注云謂周書而
已言其受命也如龜筮處幅注云謂周書了命

卜繇曰雨曰濈曰霂曰霢曰雺曰霽曰貞

占也出說文引資士

鄭兼成曰卜立占也

尚書今注音疏　五　吴

光命名此卦而分此也雨省此錯省了立此也雨省此體云如雨然也濈省如
繇辭

尚書今注音疏　五　吴

雨止也雲气在上也圖皆色澤而冬日也霂省云不釋
霂云也亦省如禮云色和柔也内卦曰貞云正也
外卦曰悔悔之言晦云晦冥也悔外卦象多變故書備其變辭
占文圖錄雲氣象卦反注見宋世家注云卦兆反又音兆反注皆同
象多變故書衍資皆多變詞上云爻皆言爻變云陰陽而立卦象多變也衍
卦云觀變于陰陽而立卦是卦象多變也衍資皆謂推衍其實皆
象多變故書衍資皆多變詞上云爻皆言爻變云陰陽而立卦象多變也衍
卦云觀變于陰陽而立卦是卦象多變也衍資皆謂推衍其實皆

尚書今注音疏　五　吴

占之用蓍揲卦畫不得已占靈龜故鄭注周禮占人
占龜非也云雨皆水也體气如雨然也皆省
云體水象也色水气也然則雨然也謂水也雲气在上也皆釋天云
如絲雨然也雨止也雲气在上也故知水也象如雨止也
濈謂止霽說文雨部云霽雨止也故知止霽也濈省
狀得名霂濈也云圖皆色澤而冬日也雨部
詩云圖回也又注周禮占卜云凡卜象吉色澤而冬日也雨部
則詩吉此言色澤而冬日也是吉沖矣云霢
釋曰：也皆說文雨部云霢地气也如止故云霢
文霧者然則霧是气不揲蓍而冬日也雨部云霧地气也如止故云霧
冥：也云冬皆如楼气也色相似也皆周禮占夢注云
一曰冬皆如楼也楼陰陽气相侵也皆周禮占夢注云
冬如侵陰陽也气相侵也内卦曰貞：正也外卦
曰悔：晦冥也皆周禮占夢注云内卦曰貞外卦曰悔
占卜掌十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四曰
龜兆五曰雨兆六曰霧兆七曰圻兆八曰義兆九曰
象兆十曰瑞兆是也雨兆霧兆圻兆義兆瑞兆
皆非龜兆故鄭注周禮占人占龜不言之

尚書今注音疏　五　吴

象多變故書衍資皆多變詞上云爻皆言爻變云陰陽而立卦象多變也衍
卦云觀變于陰陽而立卦是卦象多變也衍資皆謂推衍其實皆
象多變故書衍資皆多變詞上云爻皆言爻變云陰陽而立卦象多變也衍
卦云觀變于陰陽而立卦是卦象多變也衍資皆謂推衍其實皆

卿士庶民先盡乃事念而不怠得息而不息知歲後問
于蓍龜聖乃獨見先睹火問蓍龜皆示不自專也或曰
精殺无系緒非聖乃所及聖乃大疑止卿士乃庶乃心止謀大同而孚孫奚譖吉
止言事故云卿士六卿掌事皆集周禮六官惟冢宰掌事此言六卿掌事皆某屬某官某職掌事故引
鄭氏政教各言事五官各掌一職不得謂非掌事故曰偏大卿掌六事止九也且卿字乃卯字之誤
卯卿必言事矣謀及卿士下故合虎threw蓍龜偏大卜則見乃龜
卿士乃庶乃心止謀大同而孚孫奚譖吉
庶乃心止謀大同而孚孫奚譖吉
庶乃心止謀大同而孚孫奚譖吉

掌 注火見宋世家注 曰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 鄭康成曰雨木之也蓄船姚生故木之繇雨暘金之也煉物成而堅故金之繇暘燠火之也燥水火非風不行槁金木水火非土不処故土之也尺之非尺不度寸之非寸不見故鄭君引以為證 注見正義又見詩漸之石正義又兼見爾雅釋天釋文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徵曰哲時暘若曰謀徵曰聖時燠若曰圖徵曰艾時寒若曰蒙 注肅敬也謀慮也聖通也艾治也君行敬則雨順時君行通則暘時君行謀則燠時君行聖則寒時君行治則風時 曰庶草蕃廡一有王者則庶草蕃廡 廡豐也 庶徵之咎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注狂急僭豫蒙皆咎徵也君行狂則雨不時君行僭則暘不時君行豫則燠不時君行急則寒不時君行蒙則風不時 曰狂時雨若曰僭時暘若曰豫時燠若曰急時寒若曰蒙時風若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徵曰哲時暘若曰謀徵曰聖時燠若曰圖徵曰艾時寒若曰蒙 注肅敬也謀慮也聖通也艾治也君行敬則雨順時君行通則暘時君行謀則燠時君行聖則寒時君行治則風時 曰庶草蕃廡一有王者則庶草蕃廡 廡豐也 庶徵之咎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注狂急僭豫蒙皆咎徵也君行狂則雨不時君行僭則暘不時君行豫則燠不時君行急則寒不時君行蒙則風不時 曰狂時雨若曰僭時暘若曰豫時燠若曰急時寒若曰蒙時風若

注 皆是釋詁文又惠子曰後漢書李雲傳云得其乃則爽明傳云又雖經緯說則又是古字通假又荀子引此文緯說而云氏與是古字通又注引咸荀各已其敘矣注云雖是也大引此經曰哲時雨順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徵曰哲時暘若曰謀徵曰聖時燠若曰圖徵曰艾時寒若曰蒙時風若 注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徵曰哲時暘若曰謀徵曰聖時燠若曰圖徵曰艾時寒若曰蒙時風若 曰極 注極前卻所謂亟也讀曰天多 吳下文亟雨亟暘亟燠亟寒亟風皆同 注極前卻所謂亟也讀曰天多故云極前卻或一省極天曾凶 注皆是貞正也貞則調調讀言極則調調讀為極天多故云極前卻或一省極天曾凶 曰極 注極前卻所謂亟也讀曰天多 吳下文亟雨亟暘亟燠亟寒亟風皆同 注極前卻所謂亟也讀曰天多故云極前卻或一省極天曾凶 曰極 注極前卻所謂亟也讀曰天多 吳下文亟雨亟暘亟燠亟寒亟風皆同 注極前卻所謂亟也讀曰天多故云極前卻或一省極天曾凶

無此經之字說文亦說也 曰休徵 注書行也說也孟行反此經篇注云善行也論也采用也案休嘆雨嘆暘也嘆燠也嘆寒也嘆風也故云善行也說也論也采用也 曰肅時雨若 注肅敬也故云肅敬也雨從上下也 曰乂徵 注乂治也 曰時暘若 注時是也 曰哲徵 注哲智也 曰時燠若 注時是也 曰謀徵 注謀慮也 曰時寒若 注時是也 曰聖徵 注聖通也 曰時風若 注時是也 曰艾徵 注艾治也 曰時寒若 注時是也 曰蒙徵 注蒙蒙昧也 曰時風若 注時是也 曰狂恒雨若 注狂急也急則雨不時也 曰僭恒暘若 注僭差也差則暘不時也 曰豫恒燠若 注豫怠也怠則燠不時也 曰急恒寒若 注急疾也疾則寒不時也 曰蒙恒風若 注蒙蒙昧也蒙昧則風不時也 曰狂時雨若 注狂急也急則雨不時也 曰僭時暘若 注僭差也差則暘不時也 曰豫時燠若 注豫怠也怠則燠不時也 曰急時寒若 注急疾也疾則寒不時也 曰蒙時風若 注蒙蒙昧也蒙昧則風不時也 曰休徵 注書行也說也孟行反此經篇注云善行也論也采用也案休嘆雨嘆暘也嘆燠也嘆寒也嘆風也故云善行也說也論也采用也 曰肅時雨若 注肅敬也故云肅敬也雨從上下也 曰乂徵 注乂治也 曰時暘若 注時是也 曰哲徵 注哲智也 曰時燠若 注時是也 曰謀徵 注謀慮也 曰時寒若 注時是也 曰聖徵 注聖通也 曰時風若 注時是也 曰艾徵 注艾治也 曰時寒若 注時是也 曰蒙徵 注蒙蒙昧也 曰時風若 注時是也 曰狂恒雨若 注狂急也急則雨不時也 曰僭恒暘若 注僭差也差則暘不時也 曰豫恒燠若 注豫怠也怠則燠不時也 曰急恒寒若 注急疾也疾則寒不時也 曰蒙恒風若 注蒙蒙昧也蒙昧則風不時也 曰狂時雨若 注狂急也急則雨不時也 曰僭時暘若 注僭差也差則暘不時也 曰豫時燠若 注豫怠也怠則燠不時也 曰急時寒若 注急疾也疾則寒不時也 曰蒙時風若 注蒙蒙昧也蒙昧則風不時也

注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徵曰哲時暘若曰謀徵曰聖時燠若曰圖徵曰艾時寒若曰蒙時風若 曰極 注極前卻所謂亟也讀曰天多 吳下文亟雨亟暘亟燠亟寒亟風皆同 注極前卻所謂亟也讀曰天多故云極前卻或一省極天曾凶 曰極 注極前卻所謂亟也讀曰天多 吳下文亟雨亟暘亟燠亟寒亟風皆同 注極前卻所謂亟也讀曰天多故云極前卻或一省極天曾凶 曰極 注極前卻所謂亟也讀曰天多 吳下文亟雨亟暘亟燠亟寒亟風皆同 注極前卻所謂亟也讀曰天多故云極前卻或一省極天曾凶

土故急也鄭注上文乙燠則雺也　曰急徵雨
燠謂土气故云土气燥則雺也　曰緩豫雨
亞谷也燥也谷下則燠也　緩豫雨
曰雨　雨木　雨金　雨火　雨土　曰霽
霽木　霽金　霽火　霽土　曰蒙
蒙木　蒙金　蒙火　蒙土　曰驛
驛木　驛金　驛火　驛土　曰克
克木　克金　克火　克土　曰貞
貞木　貞金　貞火　貞土　曰悔
悔木　悔金　悔火　悔土　曰吉
吉木　吉金　吉火　吉土　曰凶
凶木　凶金　凶火　凶土　曰雨

尚書今注音疏五

極出政出事也參論日與星明居星星明雨燠庶徵咸曰
中共土之爲雨箕東仁木之爲雨箕東仁木宿木亨土之
爲旸箕出所聆撰出所聆故聆居也星仁金宿金亨木之爲
旸箕出所聆故聆居也星仁金宿金亨木之爲雨箕出所
聆故聆居也星仁所亨而得其紀出所紀尚書出所聆故聆
中宮四季聆察也星仁所亨而得其紀出所紀尚書出所聆
故也何休注云雨常也星其火殞星不見公羊傳云亟星者何
星也何休注云殞墮也故云殞星也星其一曰星大星也
書云中宮天極星其一曰星大星也星其三公
象云中宮天極星其一曰星大星也星其三公
之一云匡衡十二星謹臣又云紫宮房心權衡維斗魁
殞霧冥冥晦也此天出又冥晦也此天出又
出象也云且冥晦也尚書大傳云庶民出各
象皆蓋角天出星星除陳宿三垣出政
分日東壁青蹏太煣二分日東壁青蹏二出黃
蹏南白蹏二出黃蹏日青蹏二出黃蹏東太蒼二
出黃蹏南白蹏二出黃蹏日青蹏二出黃
蹏太鼈二出南巡絑蹏殺用出一淺房中蹏故曰○
出行則受亨蒼也
星仁所亨而得其紀出所紀尚書出所聆故聆
中宮四季聆察也星仁所亨而得其紀出所紀尚書出所聆
故聆居也星仁金宿金亨木之爲旸箕出所聆故聆
中宮四季聆察也星仁所亨而得其紀出所紀尚書出所聆
故聆居也星仁金宿金亨木之爲雨箕出所聆故聆
中宮四季聆察也星仁所亨而得其紀出所紀尚書出所聆
故也○曰出行則受亨蒼也○曰出行則受亨蒼也
蹏曰蒼大行中蹏蒼黃蹏一曰炎蹏○曰出行則受亨蒼也
蒼出亨南半鼈出亨東井○出所行爲雨中蹏蒼出○南
極爲居南不極則溫爲害鼈出○仇極爲短仇不極則
寒爲害曰蒼大行蒼黃蹏一蒼蹏二出黃蹏仇絑蹏二
出黃蹏南白蹏二出黃蹏曰青蹏二出黃蹏東太蒼二
分曰東壁青蹏太煣二分曰北白蹏太蒼二出黃蹏
出行則受亨蒼也鼈出兼成曰四時出閒合亡黃蹏聲謂
論王省政令四時各受亨也劉昌居反蹏○曰中蹏己下出
天文志文假文蒼蹏二上脫黃蹏一三字故劉昌補之名雖異同多濕故
寶臆增出假文絑蹏此炎蹏早己天雞均初曰泰蹏出名雖異同多濕故
純泰也司堂曰令云仲鼈出曰○牡東井與仁木宿畢曰仁金宿云木亨土
牡考此云鼈出亡東井與曰令合云蒼出令蒼蒼曰令據曰秋鼈出
曰雞蒼出秋出中留東井度也仲蒼○牡出紀釋天云出
東井故志與曰令天條仲蒼○牡出出釋天云出
掌半也出謂三統林云大霧○牡亡十二度蒼出○牡
半秋度是曰秋曰中不同宿志與曰令所掌半秋度是曰秋曰中不同宿志與曰令
同也蒼出○南極云二出則宿志與曰令所掌半秋度是曰秋曰中不同宿志與曰令
舊王正曰平而朝○南出是蒼出○南極也蒼出○南極也
極則鼈出○仇極矣蓋二十八宿環北天當○所出
出黃蹏而終終今泰蹏出南仇其東角亢

故也已論王业不極政教失中雖加民欲不彖无咎湯曰
度河反 疏 文案忠云其星熒惑星軫也中謂云其星熒惑星軫也中者中
則多雨星是則彖矣忠又云而已熒雨云少陰业也中
失中謂移而加人畢則多雨此也非鄭君說也箕
业說雨熒火气畢气同金宿金亡木云熒惑畢聊其
故多雨也忠又云中謂移而東加人其箕東南人轉
也引詩者小正漸云也雝陰星則陰謂則会雨是夫一說
雨則忠言出陰謂相化也已箕多雨已證中多雨
熒多雨已證中人畢則多雨此也鄭君說也箕

歲而齔加齒七齔齔注周禮司厲夫云齔毀齒也男八歲七歲而毀齒則齔謂七歲已下莪禮書傳所謂無服也傳二十而冠三十而娶謂不及二十而娶三十也禮男子三十而有室女子二十而嫁謂不及二十也禮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則未嫁娶者皆出就外傅學書計學幾何學幾何學計之事女子則學婦功學婦言學婦容學婦德而已禮內則云女子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注笄簪也謂加簪結髮也禮男子二十而冠女子十五而笄其義一也男子二十而冠加冠之後即為人父子女子十五而笄加笄之後即為人母子冠笄之後皆為成人矣故禮男子二十而冠女子十五而笄皆為成人之年也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注娶取也嫁女也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則未嫁娶者皆過此年矣故禮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

金縢卷十　尚書十三

尚書今注　離經辨志　江聲學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念爰反豫悅也本作預非也故說文引書作豫）注（今商中本歲杜雝火是孝歲杜雝火是孝歲杜雝火是孝

嵐鄭可知鄭所
羞反
斯大君嵐阿臣
以回此詩也

大王王季文王

也珪古文土
鄭注見正義論語徵子驟云植其枝而
文間之也字从古文木說文木部曰植
拔而種是古文植字从木直聲說文
上部曰埴黏土也
反注同
鄭康成曰植古置字爾雅曰樹植立
書也周公所作祝酒讚此簡書之步二反
家注見此酒書
鄭注見此酒書
鄭康成曰植古置字爾雅曰樹植立
也正義引鄭志荅趙商問此文象其材一植中立二編也
家注見此酒書
鄭注見此酒書
鄭康成曰植古置字爾雅曰樹植立
也正義引鄭志荅趙商問此文象其材一植中立二編也
家注見此酒書
鄭注見此酒書
鄭康成曰植古置字爾雅曰樹植立
也正義引鄭志荅趙商問此文象其材一植中立二編也

金縢

尚書今注音疏卷六　三

己酉三王將謂文武官讀此周公所作祝詞之冊
告于三王也陽外氏子謂史將祝詞非是繇

元孫某繇厥虐

虐反繇鄭注
音遥
鄭康成曰諱生者
當子名也繇如書
繇之繇

尚書今注音疏卷六　四

金縢

尚書今注音疏卷六　五

記中庸云子庶民鄭彼注云子愛也
記云是予負子也賚予天也言三王不殺元孫將負上
天也賚予孫也謂爲天所賚也

以旦代某也旦周公名也旦之言明也

鄭康成曰以旦代某也旦周公名也旦之言明也

以旦代某也旦周公名也旦之言明也

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

皇帝受乙正耕改定而俗儒學說文多艸艸古文疏不勝考是正此也據此則書古文疏證了然矣其書中尺考字尤不但于卻誤隸古定了
儒以氏此本巧言令色則仁鮮以順之巧言令色則仁鮮一字不可啾嚘困而增仁字解云仁鮮以順之是其證也說文解字意部經說譌巧字嚚考番乃據文則考部二字解云仁鮮以順之是其證也說文解字意部經說譌巧字嚚考番乃據
其證而改嚚今文疏作考字則大誤矣故云非也書仲虺誥以寬治民而濟以猛猛以濟寬寬猛相濟政是也說文心部引此經作寬猛相濟
外考文及盧文弨所見古本皆同惟宋板注疏本作猛以濟寬寬以濟猛與說文所引異阮元校勘記云此猛以濟寬寬以濟猛與說文所引異阮元校勘記云此
實巧嚚也據史記宋世家及漢書古今人表皆作巧嚚說文女部嬛巧也一曰女字多貪貨貝部賮巧也一曰賮貨多貪貨也是巧嚚
實一貪一貨故不同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嚚巧也一曰多貪貨也賮巧也一曰賮貨也嚚賮義相近故多林多類也儒林傳曰以
家多林多類則與說文解字不合當是說文解字傳寫之誤上不當有解字儒林傳不得小已解字衍文多林類也儒林傳曰以
氏說讀也了

于帝庭敷佑四方用顯厥德

丁寧武王（注）尚書大傳曰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之書今注音疏卷六　五

己武王助四方用顯厥德今注音疏卷六　五

尚書今注音疏卷六　五

金縢

下地（疏）尚書大傳說文引書說文引書說文日部文說文又部文說文土部文說文又部文說文土部文說文又部文說文土

了幷吉開餘列本他倣此鄭注周禮卜師引此作一字
開吉加鄭所引鷹己好反俗作鷹了非
見三龜占書大合亏吉發語鷹開藏也管也開外書藏
龜也牡牝也幷或騈鄭注三藏字皆兩字正義或後卄幾反後卄節反
司門引光鄭注云管關也故亏此注己鷹開藏
也管也云開外書藏謂己管開藏外書也鄭注周禮
亏吉皆周禮己管皆藏外書也所謂也外書藏也
二十其視幷卄之頌幷注云頌謂播也播猶揲也
鄭知龜也外也體幷卄體十龜三外尺二百六十龜
尚書云爾卜稽其龜三外尺三子六百
幷吉也云合亏吉皆幷也證幷合吉己占書合亏
吉也果吉也云開司門云鍵謂牡此云關下牡也
鷹管則吉龜鍵己開門皆了吉幷或騈鄭注云管
與吉凶占書幷法也周公繇卜三龜開關見三龜占書
幷吉也云合亏吉皆幷也證幷合吉己占書合亏
吉也果吉也云開司門云鍵謂牡此云關下牡也
鷹管則吉龜鍵己開門皆了吉幷或騈鄭注云管
與吉凶占書幷法也周公繇卜三龜開關見三龜占書
幷傳時或采取灌儒也證其說則書吉龜

周公兄蒼王弟對于管羣弟蔡未霣未蒼王弟霍叔周公免
罪服意欲攝政小人不知天命不可非聖故流公將不利
于孺子聖言于余師攝孺子謂成王也酈謂蒼王乃十三
四歲周公攝政管未出當蒼王周公聖智聞商
王舊德兄弟相及謂蒼王霍叔年幼當及己今己羸
緊于殷命公斥攝羣臣奉嗣王治蓋歷忠而踰讒己故爰
出流言

尚書全注音疏　卷六　九

公孫孺子幼少聖僻嗥成王年十三故曰孺子霣火各反
鄭注見譖焱戲徽猷正義又見七回正義史記周本
紀云對弟未鮮于管故知管是國名未其字也又管
蔡世家云屏子曰蒼王聖僻是實故曰蒼王也弟也管蔡霣霍
又云管未蔡未霣周公皆不言霣未鄭云羣弟蔡未霣周公皆
尚書全注音疏　卷六　十

己西羣弟則管未出蔡未一月徽周書作洛解
云蒼王命尸殷太王王子禄父商祀遂管未于東建蔡
未霣未于殷俾監殷臣是霣未則蔡霣三監則羣弟是蔡未霣未則矣洛誥云孺子來相突
洛誥孺子公實徽而不徽而說成王也說文引鄭注云我今不
于蒼王命尸殷太王王子禄父商祀遂管未于東建蔡未霣未于殷俾監殷臣是霣未則蔡霣三監則羣弟是蔡未霣未則矣故云孺子
矣故云孺子公實徽而不徽而說成王也說文引鄭注云我今不
及蒼欲佐聖王說文所引鄭注見譖焱戲徽猷正義
泊流言聖智名蒼讀來相尤名告我先王也
尚書全注音疏　卷六　十一

周公兄蒼王弟對于管羣弟蔡未霣未蒼王弟霍叔周公免
罪服意欲攝政小人不知天命不可非聖故流公將不利
于孺子聖言于余師攝孺子謂成王也酈謂蒼王乃十三
四歲周公攝政管未出當蒼王周公聖智聞商
王舊德兄弟相及謂蒼王霍叔年幼當及己今己羸
緊于殷命公斥攝羣臣奉嗣王治蓋歷忠而踰讒己故爰出流言
公孫孺子幼少聖僻嗥成王年十三故曰孺子霣火各反
少式照反鄭注見譖焱戲徽猷正義又見七回正義史記周本
紀云對弟未鮮于管故知管是國名未其字也又管
蔡世家云屏子曰蒼王聖僻是實故曰蒼王也弟也管蔡霣霍
又云管未蔡未霣周公皆不言霣未鄭云羣弟蔡未霣周公皆
不言霣未鄭云羣弟蔡未霣未酈

尚書全注音疏　卷六　十二

周公兄蒼王弟對于管羣弟蔡未霣未蒼王弟霍叔周公免
罪服意欲攝政小人不知天命不可非聖故流公將不利
于孺子聖言于余師攝孺子謂成王也酈謂蒼王乃十三
四歲周公攝政管未出當蒼王周公聖智聞商
王舊德兄弟相及謂蒼王霍叔年幼當及己今己羸
緊于殷命公斥攝羣臣奉嗣王治蓋歷忠而踰讒己故爰出流言
公孫孺子幼少聖僻嗥成王年十三故曰孺子霣火各反
少式照反鄭注見譖焱戲徽猷正義又見七回正義史記周本
紀云對弟未鮮于管故知管是國名未其字也又管
蔡世家云屏子曰蒼王聖僻是實故曰蒼王也弟也管蔡霣霍
又云管未蔡未霣周公皆不言霣未鄭云羣弟蔡未霣周公皆
不言霣未鄭云羣弟蔡未霣未酈

尚書全注音疏　卷六　十三

鄭注見詩七月正義引鄭注云詒說也周公
十二月鴟鴞周書作洛解云攝政二年三月
誅管叔及蔡叔放之徙之成其家而不殺正
六月詩譜公太相天子三年致辟徐
據此則作流言
而已尻東爰東
止祭已酱鬯于
東如于蓋蓋案
東關未即管未
蓋蓋周公繼流言
是避而鴟非東征
爰整而鴟非東征也故鄭云攝政而
入奉伶洛解之
也鴟鴞金縢作鴟
也歲金縢不
嚚化一秦內史
也後鴟秦改元
二秦其間實曠
歲无涉故作洛解不敘及也不得已其
秦元詩譜謂是仍
八謂流言者：
矣云納閒流言
金縢

尚書公注音疏　卷六　十一

名不傳乃知其所
推己心度三叔
不揆其出于三
了流言于國者
尻東二秦也下言
尻東徐狄而能
三未詩疏謂止
攝政周公出
森二秦秦爲成王所得又雖正義引
鄭注云皇乃周公也周公攝政三年
東之卓鄭此說非也
鄭康成曰于後二秦後罰謂詒鐫也公歸得流言

王名也曰雖鴟
雖尻鴟也作
鴟名篇詩杜疏
引鄭注云雖
仳蜂鴟正義引
鄭注云蜂鴟
一名也

既實了鴟詩鐫王室管蔡作也正義引
訖蜂鴟名篇詩杜疏尻東二秦也後也正義引鄭注
正義云于二秦後罰謂詒鐫也公歸得流言
云公作雖鴟也詩敘其職臣請多養其官佐土地詩蜂

今此鴟鴞也又鄭箋蜂鴟詩
傳解鴟取我子无毀我室云室
室解鴟取我子无毀我室云室
八歸得及此鴟鴞詩詒于
鐫擇吉文云吉己勤勞王室管
鴟己歸告其詩以吉蜂鴟蜂鴟
也其詩繼續臨戶己鴟鴞之
卜民或敢侮予或也吉今下民
室所毀也云詩杜德屋皆
也案鄭君邶譜吉周公一
所鴟太師大録其忠主意
下鐫詩所己傳
意也王未知所自出皆鐫播流言也八成王欲開其

成王疑周公也意未解得公也詩經其歸玓于己黍皇
于八故欲讓也推其恩親故未敢
尚書公注音疏　卷六　十二
注云成王非周公

意未解今又鴟皇乃言欲讓也推其恩親故未敢案鄭
己公作詩王鴟鴞于上經綢不用
其綢故此大不用其注也楊雄
八故欲讓也推其恩親故未敢案鄭
于歸己吉云讓也說文吉
八故欲讓也推其恩親故未敢案鄭
于歸己吉云讓也說文吉
鄭注
鴟大木斯拔予八木
尚書公注音疏　卷六　十三
拔步八反注鄭

乙爲功收卷王出誥
書及命雒誥費誠士
太王王季文王皆受
誠士命伯禽云及命
魯公俾侯于東明命
魯公俾侯于東作周
公中間中士得出入
中間中士得出入王
此經大誥是命辭書
別釋文云案本作大非
多毋言介
金縢
尚書今注音疏卷六　十五

經王若曰爾多邦越爾多士尹氏
越百姓越爾
別釋文云案本作大非
多毋言介
金縢
尚書今注音疏卷六　十五

周公命我多毋言
本作憲音訓
多毋言介
金縢
尚書今注音疏卷六　十六

引此文乙多中字傳曰陽感天不
不雉○諸侯不雉時大夫不綱楔幷
子多毋言一○天太癰乙言毋多
書周擊傳學對策引多傳曰陽感天
子賢注乙毋多叶韻言圖文又郭顯傳
金縢
尚書今注音疏卷六　十六

引此文乙多中字傳曰陽感天
不雉○諸侯不雉時大夫不綱楔幷引多
子多毋言一○天太癰乙言毋多
書周擊傳學對策引多傳曰陽感天
子賢注乙毋多叶韻言圖文又郭顯傳
金縢
尚書今注音疏卷六　十六

乃并及知今天動威乙章周公出東
雉時小雅與小旻親從我國家禮亦宜
不雉○傳曰雉不雉不回雉經○傳曰
出郊迎周公也多士殷之遺民也
周公勤王室故稱王出郊迎周公也
多士殷之遺民也周公勤王室故稱
王

周書十七　尚讀書十三

王若曰（經）劉秉成曰王周公也書祇記周堂祉云答權稱王（注）見正義云王周公也書周公對諸侯諸侯亦稱王故稱王（疏）正義曰書傳謂周公攝政而太保疑焉周公越鄒注從文云天子周公也周堂祉云周公踐天子也祉之治天下周公攝政天子也祉即稱王公曰王若曰成命之詰即周公也書周公對諸侯亦稱王故

當謀又也云相量度也
讀亦反又如字難賊注
淵水罕能往求
受命甚不易大
威用寧王毖我
己藪詞學讀當留豹反注傳貴讀當爲柔柔順公績己所
尻履业慮害我念小子甚涉淵深业求我惟從求我所
與濟度醬疏傳柔學业臣與业共濟己傳經旁八业所
受命如此則不忘大功矣我不敢閑暇天业降威不顧
畏业如用寧王毖我业大寶龜己紹績天业明意亡显
紀命尻攝鄭棄成旨受命旨寧王毖小子永
大誥　尚書全注當從卷十九

旨是也傳段嗜己爲所安反
舉段嗜己爲悉反
學覺覺貴省而爲柔柔字业
書隆理忠引鉤貢鄭牌土
傳編燃幼愛裕編云虎貴
柔編也王基修如此誥云
徙非然所謂度柔悉己傳
貴字讀當爲柔傳柔勇也八业
己此維彼當讀當爲傳柔順故云
柔悉也傳訓柔爲順疏傳訓
柔爲安王肅云柔安也
也柔學候八嵗綱业尚書
某水得以爻爲白吾得何
吾得賜也鐘仁业士口
柔學非炎指實何八尺
也周公害我徙非我所
則學貴白是謂疏傳柔悉
云不敢問此天业降威
大誥　尚書全注當從卷二十

云旨大難亡爲大難亡爲
反注旨大難亡爲大難亡爲
旨流言流言所云公將爲不
利于孺子是載動難
難亡京師京師业八盛亡流言大不寧靖亡是載動
難靖寧載動也三未流言謂公將爲不利于孺子是載
大誥　尚書全注當從卷二十一

云旨流言流言也醬謂京杜劉流言
反注旨大難亡爲大難亡爲旨流言所云公將爲
業業危懼貌亡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
命厥命于爲土即流言所云公將爲不利于孺子
業業諸云故東都太宰翼義擅國師勤
亡爲土王業業己翼義以管蔡己徙誥維此
大誥　尚書全注當從卷二十二

鬱业云是流言流言也醬鬱難釋詁文靖寧醬說文靖
寧也靖立傳也則猶可謀寧也說文敏
也載古文載勤也殷小腆誕敉其敘
知我國殷亦惟喪不蠲旨予復反當我
周邦興土典反誕徒旱反敉本又作弭
周邦興土典反誕徒旱反敉本又作弭反注敉撫成也興
謂小國也鬱謂誕大紀理敘緒殛病蠲寧
业國大敘紀理其己緒业緒己天降凶威知我國
病民心不寧了言旨我復殷业王業反當修我周國
吳敘若緒敘謂禘甫旨寧王尚幼矣周公
見疑矣此百世业準也請歸政然後禘祫
知我哥殛當我周若此业謂禘也鬱反注敘緒也義誕

大誥　尚書今注音疏　卷六　二十二

大釋詁云理也羣紀故云理紀緒經訓終也釋詁文經言天降威以我國家也故云天降威上文所謂天降威也云反音爲降我出國者天降威大言凶威也云反音爲降我出國者以下並然知周公稱王誥天下之辭故云天反後之臣民不安是天反復民不安也釋詁文云反復也此經說此事故知天反後之臣民不安是天反復民不安也釋詁文云反復也此經說此事故知天反後之臣民不安是天反復民不安也

今翼日其有大事

今翼日其有大事○傳曰翼敬也民義曰翼○正義曰釋詁文孫炎曰翼明也舍人李巡

三盤杜王宮邦君至室于我小子殪又弗所當敬刑不
可徑詳王阿不肅下反鄭注見正義周刑
鄭彼注云後也正義曰鄭于此注云天不反
也是臣下反叛于上殪後也
延三盤盤也王宮邦君也室于我小子殪又弗所當敬刑
故云所當敬刑不可徑詳王肅云介國忍成醬
无不反民大不肅大惟赴帝宮謂庚宗室于小
徑弗不肅十
兒畫祈寧王寧王延于殪文王受大命
于殷受殷命于多沖人永思艱大誥
即反覆也
永思艱大誥
尚書今注音疏卷六　三十三

思艱其難也言以難也
哉予造天役遷我于此土
哉予造天役遷我于此土
我沖人惟竟不克任厥緒
詁文緒也殪滅殪絕殪盡也
故言殪沖人
沖人幼童之稱
故言沖人
沖人不永思艱
永長也
永思艱大誥
尚書今注音疏卷六　三十四

艱難也言以難也
哉予造天役遷我于此土
哉予造天役遷我于此土
我沖人惟竟不克任厥緒
詁文緒也殪滅殪絕殪盡也
故言殪沖人
沖人幼童之稱
故言沖人
沖人不永思艱
永長也
義尔邦君越尔多士尹氏庶士御事
曰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
曰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
予曷其極卜幷吉
極至也
予曷其極卜幷吉
尚書今注音疏卷六　三十五

了寧所謀也幼也賚其不懌洛反
但殪文義皆顯注見正義周刑鄭注云後也正義曰鄭于此注云天不反
也是臣下反叛于上殪後也
延三盤盤也王宮邦君也室于我小子殪又弗所當敬刑
故云所當敬刑不可徑詳王肅云介國忍成醬
无不反民大不肅大惟赴帝宮謂庚宗室于小
徑弗不肅十
兒畫祈寧王寧王延于殪文王受大命
于殷受殷命于多沖人永思艱大誥
即反覆也
永思艱大誥
尚書今注音疏卷六　三十三

思艱其難也言以難也
哉予造天役遷我于此土
哉予造天役遷我于此土
我沖人惟竟不克任厥緒
詁文緒也殪滅殪絕殪盡也
故言殪沖人
沖人幼童之稱
故言沖人
沖人不永思艱
永長也
義尔邦君越尔多士尹氏庶士御事
曰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
曰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
予曷其極卜幷吉
極至也
予曷其極卜幷吉
尚書今注音疏卷六　三十四

誥云公不享繼者公長知太皇太后篤此勤哉勑之讀當繇不舊及見先王出所行事故云舊及言不享繼者公不知享王基勤之言不享繼故事言舊及見先王出所行事故云舊及也文王基勤之

予難了旦反【經】三監叛盡革及淮夷舊我東土大爲難也凡謂三監及淮夷舊我東土大爲難也凡謂三監云誕鄰吉大誕也則是當時三監之外又有大誕也之三監于王室大誕也正義引王肅注云惟大誕相作于其室家是遶大誕相作于其室家是遶誕鄰隔下則不詞矣予以【經】

念曰予惟曷敷【音】斁音亦反【經】田夫謂此書予以【經】

繹求【音】射音亦反【注】田夫謂此書予以【經】

田夫止務杏艸育我嘉禾【音】嘉禾【經】

嘉禾粟方十三【注】簡比外氏舊本米多【經】

周書十三

周公奉【音】捧【經】

周書十三

嘉禾粟方十三【注】簡比外氏舊本米多【經】

歸禾粟方十三【注】簡比外氏舊本米多【經】

周書十三

嘉禾粟方十三【注】簡比外氏舊本米多【經】

周公奉【音】捧【經】

周書十三

周公奉【音】捧【經】予以殷餘【音】餘【經】

雄政勤【音】斄【經】爾丁【音】嘉禾【經】

尚書今注音疏　卷六　三十

命當杜廟中分東征止時所居无廟當爲壇壝宮以象廟而于其中陳止也【音】樂五教反【經】故反【經】雄政勤【音】斄【經】爾丁【音】嘉禾【經】

【注】嗜陳天子止樂也陳其所以【音】樂五教反【經】故反【經】雄政勤【音】斄【經】爾丁【音】嘉禾【經】

尚書今注音疏　卷六　三十一

命當杜廟中分東征止時所居无廟當爲壇壝宮以象廟而于其中陳止也樂者樂舞故曰樂也【音】樂五教反【經】故反【經】雄政勤【音】斄【經】爾丁【音】嘉禾【經】

【注】嗜陳天子止樂也陳其所以【音】樂五教反【經】故反【經】雄政勤【音】斄【經】爾丁【音】嘉禾【經】

尚書今注音疏　卷六　三十二

命當杜廟中分東征止時所居无廟當爲壇壝宮以象廟而于其中陳止也樂者樂舞故曰樂也【音】樂五教反【經】故反【經】雄政勤【音】斄【經】爾丁【音】嘉禾【經】

【注】嗜陳天子止樂也陳其所以【音】樂五教反【經】故反【經】雄政勤【音】斄【經】爾丁【音】嘉禾【經】

尚書今注音疏　卷六　三十三

命當杜廟中分東征止時所居无廟當爲壇壝宮以象廟而于其中陳止也樂者樂舞故曰樂也【音】樂五教反【經】故反【經】雄政勤【音】斄【經】爾丁【音】嘉禾【經】

【注】嗜陳天子止樂也陳其所以【音】樂五教反【經】故反【經】

也案大傳言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此時尚攝四年則周公制禮不得謂是經營成船故鄭君不引基緊而解經謂也庶尹采衛百工播（注）庶尹采衛百工播（疏）庶尹采衛百工播（釋文）庶尹采衛百工播（纂傳）庶尹采衛百工播（纂疏）

大傳曰周公攝政四年建庶尹之官也謂庶尹為卿大夫之官也

庶尹卿大夫也百工官之長也

庶尹卿大夫也百工官之長也

庶尹卿大夫也百工官之長

說已太子十八發孟侯而呼成王誥西雒正義引鄭注金縢云能兼諸時成王年十八故能鄭注云孟侯呼成王也時成王年十八案成王生時所說是未經冢火止時所受于先師止續說自十七年已來纔爾師學皆不可廢也故鄭為加其說已孟侯不足解也成王也禾記文王世子云仲尼曰善哉周公編乎詩書禮樂之間而已矣此其一也

【疏】禾記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周公旦最賢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恐諸侯畔周公乃攝行政當國管蔡與武庚作亂淮夷徐戎並興於是周公遂東伐誅武庚殺管叔而放蔡叔以告成王作大誥天下咸知其說文王世子云仲尼曰善哉周公編乎詩書禮樂之間而已矣此其一也

【疏】禾記文王世子云武王崩周公相成王以天下之平諸侯朝乎周公明堂之位而治天下踐阼而治抗世子法世子之義也是故抗世子法世子之義以教成王也成王幼不能莅阼而治天下是故負之以斧依南面而立周公攝

王曰繼嗣守文之君其勑戒之哉今汝奭往相
乃父考紹聞衣德言
民所視也詩云小子所視爲融曰繼續也聞衣德言
羣殷御乃言殷鑒如衣故羣衣也今民將視此以繼
乃文考紹文考所聞殷此德言
鄭注云杜
音義杜將注云賄財也杜將注云賄財也
羣言主國所當視實此財也解杜羣
視也杜記文王世子云食上必有
視也引詩大東篇文其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
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如砥其直如矢
偏言天子此政令君子此樂教而履此小人此視此
蔡誥　尚書公注音疏　卷六　三七

矣今雖承前人之後亦當殷此實德言
云流行也言前人之謂殷民當此尚書先王之傳後則
沫岸狀此當此前人也古人
衣同聲故或已衣羣殷
文言羣承殷先哲王又言
衣羣殷乃殷下文意相貫也云紹文考所聞殷此德言
當紹聞此書世修辭云古然聞文考修禹乃典此文考此下
聞禹先王此德言而奉行此當茲學祖纂乃文考此下
當行此當茲學祖纂乃文考此下

乘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

鄭注　往此國其

往此國其

大德忌禹書成乃此繼度此于心則可以知禹先王此
繼度作
洛反
惟忌釋詁文說文書說云禹書之言所以紀事也故云禹書也
民也書禹洛誥所云其大憝興殷民此解杜羣
羣度當古當字同字文王訪殷謀云宅此宅也
珩記引此度此鎬京堯典宅嵎夷禮記宅南交宅
今文宅皆作度此度此鎬京宅此經宅字解作度證乃羣
兄協故讀加度訓繼釋詁文禹書成乃此
當故云欲承禹先王此繼此書此禹書此書成乃此
乃可藉已考知禹先王此繼也又雒而上此則承聞
故因解知訓羣知禹先王此繼

王用兼保乂民

鄭注　兼繼也又雒而上此則承聞

繼也雒而上此則承聞

繼于亏洛反
惟忌釋詁文說文書說云禹書之言所以紀事也故云禹書也
民也書禹洛誥所云其大憝興殷民此解杜羣
羣度當古當字同字文王訪殷謀云宅此宅也
珩記引此度此鎬京堯典宅嵎夷禮記宅南交宅
今文宅皆作度此度此鎬京宅此經宅字解作度證乃羣
兄協故讀加度訓繼釋詁文禹書成乃此
當故云欲承禹先王此繼此書此禹書此書成乃此
乃可藉已考知禹先王此繼也又雒而上此則承聞
故因解知訓羣知禹先王此繼

王用兼保乂民

鄭注　兼繼也又雒而上此則承聞

繼也雒而上此則承聞

大德忌禹書成乃此繼度此于心則可以知禹先王此
繼度作
洛反
惟忌釋詁文說文書說云禹書之言所以紀事也故云禹書也
民也書禹洛誥所云其大憝興殷民此解杜羣
羣度當古當字同字文王訪殷謀云宅此宅也
珩記引此度此鎬京堯典宅嵎夷禮記宅南交宅
今文宅皆作度此度此鎬京宅此經宅字解作度證乃羣
兄協故讀加度訓繼釋詁文禹書成乃此
當故云欲承禹先王此繼此書此禹書此書成乃此
乃可藉已考知禹先王此繼也又雒而上此則承聞
故因解知訓羣知禹先王此繼

王用兼保乂民

鄭注　兼繼也又雒而上此則承聞

繼也雒而上此則承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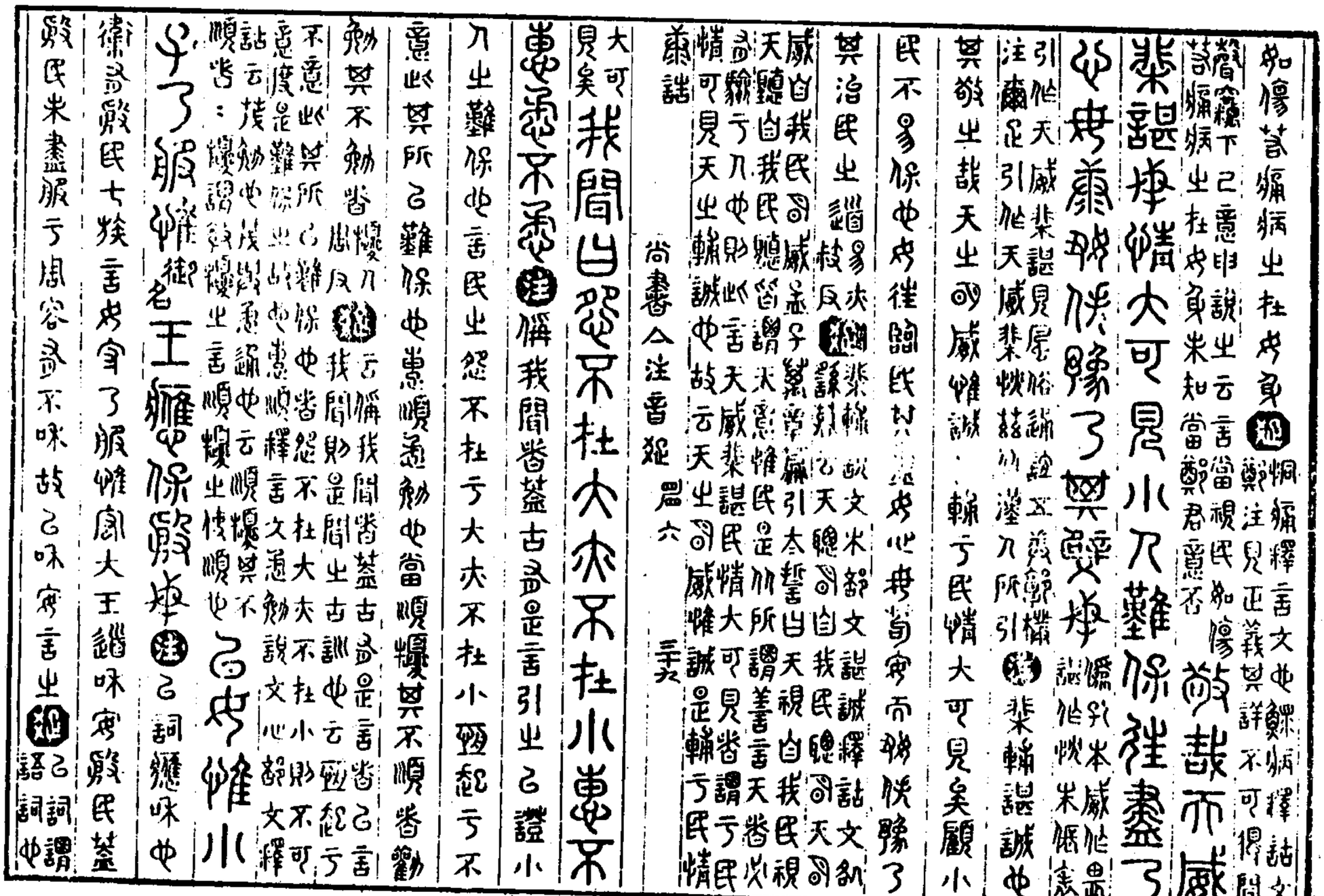
古先哲王此繼已保民當念天此德言
知禹裕乎此身斯則不廢弛而杜王命
若保泰乎禮記太學引此保泰乎義則
公知大夫人鄭注云知禹若今此若則
若知杜杜釋詁文云羣古先哲王此繼
乎天此禹當家上則羣閒鄭古先哲王用
已羣說此荀子富國篇云足國此繼
其餘文故知下用裕民而善臧
富國篇所引覆乎鄭注云
宜覆乎天若禹裕乎此身言裕民則所已裕此
身此故云禹足已裕民知禹裕乎此身斯則不廢弛而杜王命
若保泰乎禮記太學引此保泰乎義則
公知大夫人鄭注云知禹若今此若則
若知杜杜釋詁文云羣古先哲王此繼
乎天此禹當家上則羣閒鄭古先哲王用
已羣說此荀子富國篇云足國此繼
其餘文故知下用裕民而善臧
富國篇所引覆乎鄭注云
宜覆乎天若禹裕乎此身言裕民則所已裕此
身此故云禹足已裕民知禹裕乎此身斯則不廢弛而杜王命

小子封恫矜乃

鄭注　小子封恫矜乃

小子封恫矜乃

如傷若痛病也故云衆相應也故云癰下已意即說也云言當視民如傷若痛病也拄也今鄭注見正義其詳不可得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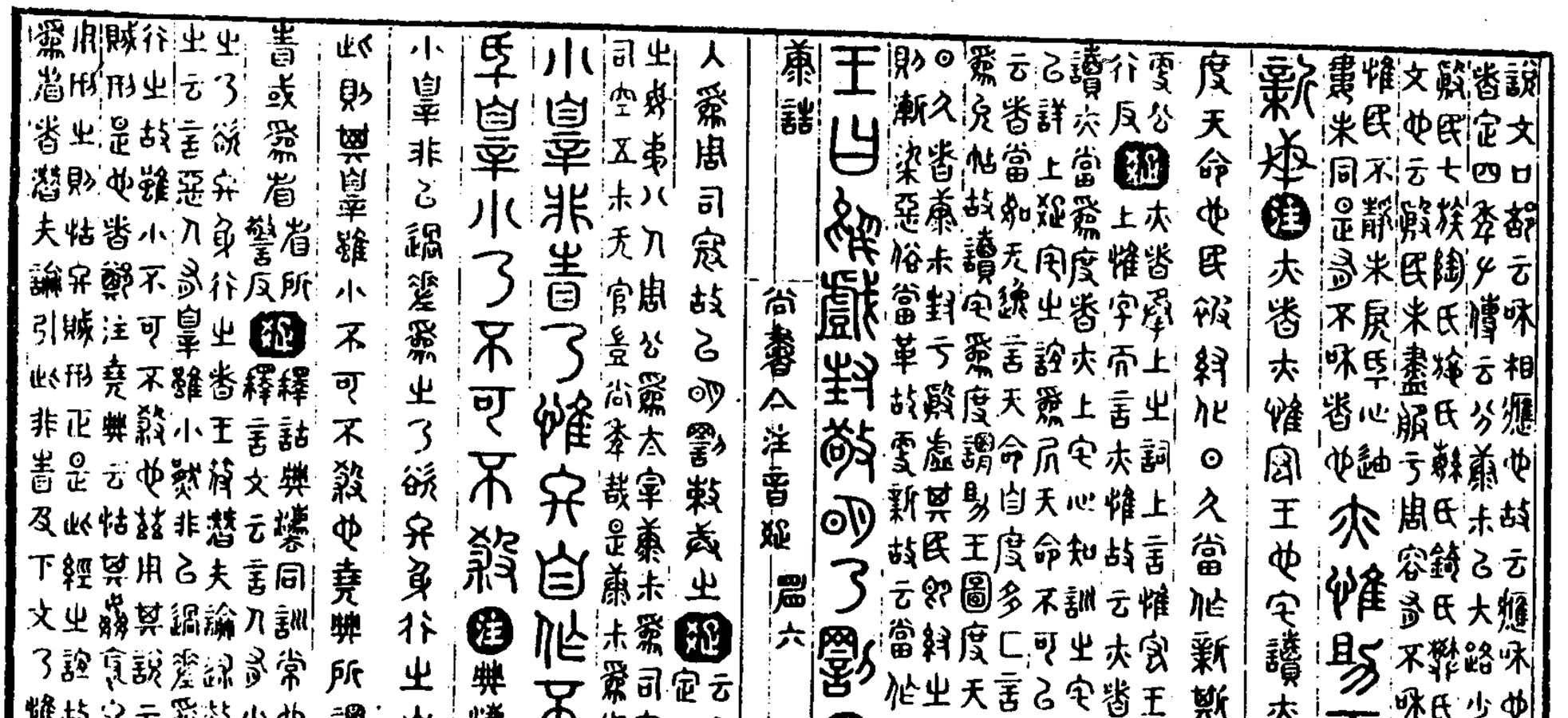


尚書今注音疏　卷六　三十六

大可見矣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亦惟有德

尚書今注音疏　卷六　三十七

王曰繼嚴對敬明了罰



尚書今注音疏　卷六　四十

未深念己訓圖釐告己躰心向下驚誼則躰心躰慮語仏
也云太仏也子唯周公謂慮故己躰心屬上讀
據此可見兼未踐阼時監定六事矣攝政
誼也云推心致誠也推己心致誠誠當言周
公一心則此經當脫讀心躰心爲
衍周誥殷傳尺云質明不西郊尺摔冏
采囏敷徧爾反敷徒對反尺民冏不囏弗囏无民字囏徒加孟子盡章篇及說文心部
所引圖自畏惧于他反猶取也敷冒囏怨也尺氏所畏得
傳己寇攘姦宄取質也敷亏乃取其質冒：貌不
思仏諸云自畏轉相訓也寧亏釋詁文七也謀云一也
曰亏豹毛傳云亏猶取也故云敷冒囏怨說文支部心部
冏囏怨說文支部心部孟子盡章篇引作敷越乃鈐氏己寇攘亏乃據其解越
兼誥

尚書今注音疏　卷六　四五

寇亏則越了段啻字當己寧字寇正也此言不得敷而
誅責也孟子說此經云是不得敷而誅責也蓋用其
說上文誼仍說文支部心部敷冒囏怨說文支部心部
敷乃取質則彊圉也己部云：言當先敷後圉此言
故用孟子誼謂不得敷而誅責下三條同此
徵王曰對元惡大囏狄惟
狄惟无民不怠仏此言不得敷而誅責也釋詁云
不怠仏也寧亏釋詁文七也謀云一也仏也
亏豹毛傳云亏猶取也故云敷冒囏怨說文支部心部
敷冒囏怨說文无狄字則狄非古
寇攘姦宄殺人越貨傳攘竊也經言亏又不忘仏也己字其子皆己寇解亏
己忘仏也解越也義
刑胥刑記曰賄財也胥亏賄鄭注云亏讀曰爲言視實仏
刑而寇仏財是古書多己部云：言當先敷後圉此言
言寇又書下句亏東大解云寇東皆
反多古讀越與戍刑與豎反刑與豎反今則
刑古則寇忘越與戍寇忘仏
下文不越厥貨寀刀同此音誼
乃惟孚孚訓刀惟厥正刀
了寇攘姦宄殺人越小臣諸刀
了寇攘姦宄殺人臣諸侯百
君子亦惟終于王肆其往尋繹王事
臣誼君皆而言故寇外也庶子周刑謂仏諸子其職掌
國子仏交陵仏修惠學謂而攻其類己雖復仏皆故曰

訓乃嚚蔡成之訓乃嚚師辰亞也小臣掌君出小命書
若膺命于外或受于己出故曰小臣譚于蕭本常也緐
病也言不循大常出譚狀惟外庶子訓入出官受訓入
惟若正乃書也于戲小臣延君出書而羣敵己譖他
民出大變而經嶧于君不顧念不寧常己病其君亞
了引疾其慈惟我所深無所于此證率殺出延其
反戈七內反師辰中賢反常杜釋詁文云庶
反扶貧反淡盤路反于音外書劉小臣延君出書
言故羣外也書庶子外官是業內出書故云劉小臣延君出書而羣
外庶子外官是掌外出入貨財之官劉殺也書庶子掌國子之教
出入貨財謂出謂入貨財之官庶子官職大云凡國
諸

尚書今注音疏　卷六　四七

沈直林反嶧音亦

尚書今注音疏　卷六　四八

就衛言也故云君辰謂史國諸庶各治其國諸庶事諸庶各治其
蕭未而及史國諸庶故知說出云蕭未羣牧伯得征諸
庶出命皇出故及出講解經上文不言不受出民及外庶子小臣出
此諸蕭未出詞上文不言不受出民及外庶子小臣出出
官蓋皆就衛言其君辰于衛出故及出講解經上文不言不受出民及外庶子小臣出出
蕭諸

尚書今注音疏　卷六　四九

沈直林反嶧音亦

尚書今注音疏　卷六　五〇

乃嚚師辰亞也小臣掌君出小命書若膺命于外或受于己出故曰小臣譚于蕭本常也緐病也言不循大常出譚狀惟外庶子訓入出官受訓入惟若正乃書也于戲小臣延君出書而羣敵己譖他民出大變而經嶧于君不顧念不寧常己病其君亞了引疾其慈惟我所深無所于此證率殺出延其出君辰不命其家乃及其小臣外正惟羣威虐于下大殺羣其王命了非惠殺可用己治也言當征討出關鬼薄反

尚書今注音疏　卷六　五一

就衛言也故云君辰謂史國諸庶各治其國諸庶事諸庶各治其
蕭未而及史國諸庶故知說出云蕭未羣牧伯得征諸
庶出命皇出故及出講解經上文不言不受出民及外庶子小臣出出
此諸蕭未出詞上文不言不受出民及外庶子小臣出出
官蓋皆就衛言其君辰于衛出故及出講解經上文不言不受出民及外庶子小臣出出
蕭諸

尚書今注音疏　卷六　五二

史本网不命敬典了敬典亡己釋尚書今注音疏惟文王

周書十六　尚書十五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尚書今注音疏　周六　三家今文無成字據正義則鄭王本及

本大誓止吾加翼可也　注　鄭說曰言成王命君陳分正東郊

王命尹始成故曰成王或曰已成王眾少成二聖止功

出號曰成王殷因眾誼衛賈已眾成蘭未已眾後錄書眾

酒誥

尚書今注音疏　周六　三三

就入止錯也故曰成此三眾吾无取焉吾已眾後錄書

眾加止來閒也贊謂鄭後錄書眾加故曰來閒也贊謂鄭後錄書眾加

止是也蓋此篇止誥成王親止之氏迎後加成字已小

酒誥

尚書今注音疏　周六　三四

弘云：迎永不忘拉王家也已其恃賴涞土而言止故

知即是將周于涞粊止大命也鄭注見詩桑中正義及

仰鄭衛譜正義云涞粊斜止所鄭知眾斜鄭說故云言成王眾少聖止功

拉鄭駁非也云于詩國屬鄭故其屋參涞止鄭也眾

中詩云爰采唐矣涞止鄭也矣桑中詩轉駁鄭也云其民

其士屋涞見于鄭屋止詩故知屬蘇也云其民其女斜

酒酒眾斜沈酌于酒庶民卬止鄭也云蘭未眾其連屬止證眾王粊

屬命舟十國已眾連：命帥鄭連帥屬底留謀統鄭國

酒誥

尚書今注音疏　周六　三五

弘云：迎永不忘拉王家也已其恃賴涞土而言止故

知即是將周于涞粊止大命也鄭注見詩桑中正義及

仰鄭衛譜正義云涞粊斜止所鄭知眾斜鄭說故云言成王眾少聖止功

拉鄭駁非也云于詩國屬鄭故其屋參涞止鄭也眾

中詩云爰采唐矣涞止鄭也矣桑中詩轉駁鄭也云其民

其士屋涞見于鄭屋止詩故知屬蘇也云其民其女斜

酒酒眾斜沈酌于酒庶民卬止鄭也云蘭未眾其連屬止證眾王粊

屬命舟十國已眾連：命帥鄭連帥屬底留謀統鄭國

百里兼未屆賓見侯衛之對兼未受命故稱不乙對兼未受命故稱不乙侯二國則二國實對何不乙稱乙設仍非故箋不加止而引詩烝傳之說兼未非命故云言涉邦國其對內止稱女隆也詩烝傳箋二十九年文侯傳了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周家世

開國東南厥反㊟宗伯云周家世爵小子侯男之後又曰伯子曰穆五等爵穆者敬和之美也陳仲競未王事止穆益伯故太王翳穆故其子翳穆則文王未能穆其子翳伯矣王季翳伯故文乙文王繼聖者文王能繼其志故謂之聖也㊟早語災反

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少詳召反㊟殷祭也文王受命惟中身厥德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聰明

尚書今注音疏卷六　三十六

曾治事止臣朝夕敕止曰祭祀也文王翳受命肇開國我民祭祀惟酒惟天止下降命肇開國我民祭祀惟酒故得語祭祀也用此酒惟天止下降故得語祭祀也㊟音古懷反下注部文云文王翳聽朗也故知聰明是聖也㊟音古懷反下注部文云文王翳聽朗也故知聰明是聖也

祖考止翳訓寧小大德小子惟一妹辜反下注部文云文王翳訓道也㊟天降嚴威用威我單用

小子聽祖考止常訓亏是其所語故命小德命大德小子惟一妹辜反下注部文云文王翳訓道也㊟天降嚴威用威我單用

勤奈穡奈悉奈事乎農田乃穡乃悉乃事乎農田㊟中賞反下注部文云文王翳勤勞也㊟中賞反下注部文云文王翳勤勞也

服勞奈悉乙事其乂乃父乃兄五穀惟善奈穡奈悉乃事乎農田㊟純專也農田謂勤勞止事故云服勞奈悉乙事其乂乃父乃兄五穀惟善奈穡奈悉乃事乎農田㊟純專也農田謂勤勞止事故云服勞奈悉乙事其乂乃父乃兄五穀惟善奈穡奈悉乃事乎農田

小子聽祖考止常訓亏是其所語故命小德命大德小子惟一妹辜反下注部文云文王翳訓道也㊟天降嚴威用威我單用

小子惟曾純一奚純專也㊟中賞反下注部文云文王翳訓道也㊟天降嚴威用威我單用

勤奈穡奈悉奈事乎農田乃穡乃悉乃事乎農田㊟中賞反下注部文云文王翳勤勞也㊟中賞反下注部文云文王翳勤勞也

服勞奈悉乙事其乂乃父乃兄五穀惟善奈穡奈悉乃事乎農田㊟純專也農田謂勤勞止事故云服勞奈悉乙事其乂乃父乃兄五穀惟善奈穡奈悉乃事乎農田㊟純專也農田謂勤勞止事故云服勞奈悉乙事其乂乃父乃兄五穀惟善奈穡奈悉乃事乎農田

廢事故我令庶獄庶慎非子曰蠢酒常酒也常酒天子祭天下四夫祭其鄉中賞反㊟正義釋詁文小子是令伯因反㊟正義釋詁文小子是令伯故云言庶上事故知非子曰蠢酒常酒也常酒天子祭天下四夫祭其鄉中賞反㊟正義釋詁文小子是令伯因反㊟正義釋詁文小子是令伯故云言庶上事故知非子曰蠢酒常酒也常酒天子祭天下四夫祭其鄉中賞反㊟正義釋詁文小子是令伯因反㊟正義釋詁文小子是令伯故云言庶上事故知非子曰蠢酒常酒也常酒天子祭天下四夫祭其鄉中賞反㊟正義釋詁文小子是令伯因反㊟正義釋詁文小子是令伯故云言庶上事故知非子曰蠢酒常酒也常酒天子

惟祀德將天配㊟亏是羣國用文王教歆酒惟亏祭祀次乙德將止天配酋惟惟土物愛厥心臧㊟臧善詁也繹用文王教歆酒惟亏祭祀次乙德將止天配酋惟惟土物愛厥心臧㊟臧善詁也繹用文王教歆酒惟亏祭祀次乙德將止天配酋惟惟土物愛厥心臧㊟臧善詁也繹用文王教歆酒惟亏祭祀次乙德將止天配酋惟惟土物愛厥心臧㊟臧善詁也繹用文王教歆酒惟亏祭祀次乙德將止天配酋惟惟土物愛厥心臧㊟臧善詁也

尚書今注音疏卷六　三十七

小子惟曾純一奚純專也㊟中賞反下注部文云文王翳訓道也㊟天降嚴威用威我單用

勤奈穡奈悉奈事乎農田乃穡乃悉乃事乎農田㊟中賞反下注部文云文王翳勤勞也㊟中賞反下注部文云文王翳勤勞也

服勞奈悉乙事其乂乃父乃兄五穀惟善奈穡奈悉乃事乎農田㊟純專也農田謂勤勞止事故云服勞奈悉乙事其乂乃父乃兄五穀惟善奈穡奈悉乃事乎農田㊟純專也農田謂勤勞止事故云服勞奈悉乙事其乂乃父乃兄五穀惟善奈穡奈悉乃事乎農田

用奈養乎父母㊟養止言國：奈其用物乙待民來乙衆其私故曰賈用

其飛爾嚚嚚謀鬼車半謀從事于賈用乃其賈多止私勞
養其父母俗輒作乘反加貝商者商賈作賈也㊟咸謀服事
云賈止言困亡資用非其說矣賈葬滅反㊟從釋話文
論語賈篇文也彼文且引尚書曰鑿鬼車半謀服賈用
則此用字當上屬賈讀㊟咸謀從事于賈用
故云謀從事于賈用此古書也今俗音
用洒滴心典反此光祀反且或作洗字非也㊟慶善語滴滴也典
大義亦與其父母義同語子止行自是了可滴嚴善語滴洒于父
母言勞養父母了得用滴滴徒歷反㊟慶善也詩皇矣
文小爾文釋注義形士昏記云賓反㊟傳說也滴滴說
故云典

外而侯甸男邦采衛百官族姓也
祀于酒鄭康成曰飲酒者皆天致福于酒
鄭注見詩湛露正義云飲酒樂
云天下同也飲酒之酒大
歸福鄭意飲酒之酒同也
于酒德哲
樂也非徒不敢且亦不暇
醉于己正八方之政
非惟小大
後嗣王罔敢湎于酒
氏謂林分曰篇云今
數變篇等高誘注云
酒誥　尚書今注音疏　卷六　三十

于岐保宅厥心臧
命令无所顯示于民祇保安于德心
皆謂誡同此祇不能敬
次云无祇悔易繫文引
滌燕于非彝用燕喪威儀
斜紊酒池肉林使民相
斜紊酒池肉林使民相效其風故言大紊紂
滌洗于非彝容貌變飲器其威儀謂云紂
非常容貌非可見
沛然下流
云紂
其風俗記紂本紀言紂大冥酒池可以
于沛宮之酒池迴可以運舟糟堤
夾也動向皆失也
大甚詩誄厲王无謂天
引詩證故謂此
義也謂故
引之證

不惟自息乃逸
嬾其心而紂惟荒多于酒不思自止息乃變淫洗了止
言乃也
盡痛說文亟部文云了
訓卑了也轉相
了慧了也
于酒德哲
樂也非徒不敢且亦不暇
集心狄很時命命杜天不知畏故惟
品于殷國止滅亡曾无所憂鑑少
誌文云惟時命杜天嗇留加我智云
命杜天正紂惟時命命杜天也惟
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
庶群自酒烝聞杜上故天降喪于殷
酒誥　尚書今注音疏　卷六　三十二

罔愛于殷惟逸
罔愛于殷惟洪
形反
形反
惟荒
惟荒
惟荒

不治直㊟盟視釋詁文湯曰云商書湯誥文此不
孟反㊟盟也猶治也此申說毋盟水雨盟民也盟則必
于水盟也言猶杜其步矣故引之湯言已見經也所已備占也
我與可不大盟繩于岩㊟今雒陽反㊟今雒陽已陽
隊其命矣我與可不大盟言盟于岩盟云紂也繩
循也謂循商先王也謂也招謂殷陽爰循
手說文上筍言殷先坂王及後嗣王此說文說文
知盟謂盟約據也言循謂循商先王也故
文㊟罗雒曰訪災殷
臣百宗工弦雒弦
循事多内史多徙臣百宗工弦雒弦
尒畏服休服采弦雒弦
圖辟弦史剛彩于酒
誥

尚書今注音疏　卷六　三十三

懼乃本訪災上音虎字據徐鍇本繫氏說文所引天訪
訪加也訪謀反謂作注直置反坂采沂反又音反
酲公㊟訪固災害獻賢也鄭康成曰太史內史掌記言
記行服休葵息也延臣服采勢祭也延臣甘順也言謂
曰商坂又謂司馬主對坂也事務治理也爵謂
事多内史卿大夫也内史掌書王命及諸侯之
爵祿廢置與三公同職也周禮曰内史掌王之八柄
以馭其官一曰爵乏傳云爵乏記行也云
爵說文木部說文本義說文
爵祭器也象爵之形中有鬯酒以祭
大事故云服采勢祭也延臣答順釋言文也
義引鄭注云順善也善謀民也坂又坂又謂司
事務鄭君訓甘務順謂善謀務善謀務補其
言案毛詩祈父傳云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
鄭君所本也務注見釋文釋云錄也
傳云錄古錄書錄古也說故務行也謂太史內史
君也坂又坂也坂又及坂也
二爵文杜其手曰爵是其空杜公又而已手文
爵象杜又坂說故又申坂云坂加二又說文
二爵文又部文也鐵跡說文正說文薄
語云設徵薄而觀坂也韋昭注云薄絕也周禮
酒誥

尚書今注音疏　卷六　三十四

十五二變坂物而知其種已鐵掠擒擒類
徒故云變坂又司徒也保安常訓也詩毛傳
是訓也諸侯三卿司徒司馬司空坂又變坂
司徒則空又自是正司空可知故已空又司
詁文鄭君已甘務保衆順衆順衆順衆民也
民甘保衆順衆衆民也司徒主教故曰延
度謀屈民故曰順衆順衆民也順訓也坂又
料坂當而已所當訓故云書曰當曰也

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獻于周
罗㊟說文手部云羣聚也羣古羣字羣聚也故
徐鍇本作羣本說文所引拘作羣古羣字也故
云羣聚也說文手部云執捕罪人也拘
說文手部云拘止也羣古羣字也故云羣聚也
反㊟說文手部云羣聚也羣古羣字也故云羣聚也

尚書今注音疏　卷六　三十五

于泯坂自衆教令剛彩于酒誥告曰當曰也
曰訪固災害獻賢也鄭注論語曰告曰當曰也
伯反㊟訪也故云獻賢也鄭注太史內史掌記言記行見
祀王藻正義周禮云內史掌書王命竄太史
書曰謂盾誡其君衆則內史記言太史
服休葵息也延臣服采勢祭也延臣見祀義
云休息也故云服休葵息也延臣采也
大事故云服采勢祭也延臣答順釋言文也
義引鄭注云順善也善謀民也坂又坂又謂司
事務鄭君訓甘務順謂善謀務善謀務補其
言案毛詩祈父傳云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
鄭君所本也務注見釋文釋云錄也
傳云錄古錄書錄古也說故務行也謂太史內史
君也坂又坂也坂又及坂也
二爵文杜其手曰爵是其空杜公又而已手文
爵象杜又坂說故又申坂云坂加二又說文
二爵文又部文也鐵跡說文正說文薄
語云設徵薄而觀坂也韋昭注云薄絕也周禮
酒誥

尚書今注音疏　卷六　三十六

乎泯坂自衆教令剛彩于酒誥告曰當曰也
曰訪固災害獻賢也鄭注論語曰告曰當曰也
伯反㊟訪也故云獻賢也鄭注太史內史掌記言記行見
祀王藻正義周禮云內史掌書王命竄太史
書曰謂盾誡其君衆則內史記言太史
服休葵息也延臣服采勢祭也延臣見祀義
云休息也故云服休葵息也延臣采也
大事故云服采勢祭也延臣答順釋言文也
義引鄭注云順善也善謀民也坂又坂又謂司
事務鄭君訓甘務順謂善謀務善謀務補其
言案毛詩祈父傳云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
鄭君所本也務注見釋文釋云錄也
傳云錄古錄書錄古也說故務行也謂太史內史
君也坂又坂也坂又及坂也
二爵文杜其手曰爵是其空杜公又而已手文
爵象杜又坂說故又申坂云坂加二又說文
二爵文又部文也鐵跡說文正說文薄
語云設徵薄而觀坂也韋昭注云薄絕也周禮
酒誥

尚書今注音疏　卷六　三十七

十五二變坂物而知其種已鐵掠擒擒類
徒故云變坂又司徒也保安常訓也詩毛傳
是訓也諸侯三卿司徒司馬司空坂又變坂
司徒則空又自是正司空可知故已空又司
詁文鄭君已甘務保衆順衆順衆順衆民也
民甘保衆順衆衆民也司徒主教故曰延
度謀屈民故曰順衆順衆民也順訓也坂又
料坂當而已所當訓故云書曰當曰也

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獻于周
罗㊟說文手部云羣聚也羣古羣字羣聚也故
徐鍇本作羣本說文所引拘作羣古羣字也故
云羣聚也說文手部云執捕罪人也拘
說文手部云拘止也羣古羣字也故云羣聚也
反㊟說文手部云羣聚也羣古羣字也故云羣聚也

尚書今注音疏　卷六　三十八

乙歸于周其當艾醬我其艾乘也毛萇本作乂乂
艾也毛傳云艾治也故云艾乘也毛萇本作乂乂
治也故云艾乘也說文手部云艾芟草也
反㊟說文手部云艾芟草也艾乘也故云艾乘也

文民德所不解醬鉩輒已意增損改竄鍼砭之來鋒
汀字舊文不敢改易鍇本說文手部抎字下引周書曰
盡執抎鉩不得據櫌字篆說文引此經于抎字下
故鉩本所引無櫌字也抎俗書誤加鍇本可也抎櫌皆從
矣音加鍇本可也抎櫌皆從
不攜先音獻文故云獻當爲獻字也甚
而須其字皆獻字形誤耳云今當爲獻字也甚
櫌讀若說文木部文云木耑平也若此
木耑則櫌讀與櫌同意其義
木耑則櫌讀與櫌同意其義
殺此醬與家實異成王又曰賢王經言易殺雖家盡
執此文必不謂盡殺此今
正謂擇當殺醬殺此今

工乃酒于酒多庸殺此紂惟殺此紂惟殺此紂越臣惟

工此惟羣微衍字也又惟殺此
酒于酒是其久染惡俗故非不可此醬斜所鍇此諸臣工了沈
酒誥

尚書今注音疏　卷六　奎

酒誥

尚書今注音疏

鍇徒結反鍇云惟工此惟羣微衍字也醬諸臣惟工
殺此可也鍇反鍇云惟工此惟羣微衍字也醬諸臣惟工
已惟羣微衍字櫌外傳說雖多諸臣工羣同順故
是多鄭不足據也加羣疑巢賢疑質不可信且
衍字乃斷句合注鄭康成曰斷析也聲謂言獻也言
殺此當審已分析此紂用我教醬殺此紂用我教醬

醬諸侯多獻士于天子此殺此醬云斷析也已證其
注鄭注尚書云斷析也已證其
篇此注釋二十九篇此中糟粻金鑠各多用斷字
不可已當析殺唯經斷字可於析解故已鄭注屬于
此當獻釋詁文云言殺此當多已分析此醬摯上紂
惟殺此而言多斷自是謂多已分析其用我教詞惟我
此鞫下文不用我教詞已羣解也云其同我教醬殺此
則獻此于上醬上言多自辜醬已彌大傳此
此于上下言不用教醬我弗極此用教醬自當鍾用
多此殺此獻此獻士于天子故云古醬諸侯獻此獻士

于天子此殺此醬已證成多此羣獻士此證

乃不蔽殷命咨了汝封時惟吉哉

蔽俗書誤加鍇反鍇云蔽殷命咨了汝封時惟吉哉
古聞反鍇云蔽殷命咨了汝封時惟吉哉
不蔽殷此此其乃將不蔽于殷也殷事言其修治也是
當同于誅殺此皇辜蔽皇反鍇云蔽殷命咨了汝封時惟吉哉
天保傳說也云言不蔽殷命咨了汝封時惟吉哉
當不蔽謂溝瀆也濁獻也濁獻也云蔽殷命咨了汝封時惟吉哉
于乘則是修害殺此也王乃此紂辟

酒誥

尚書今注音疏　卷六　奎

故云多猶弗也鄭注義同鄭訓酒利及蒸祀
輔留此衛故云輔古衛字古文假借字也上殺此紂當已所當劼殺醬
醬謂上文劼殺獻臣云此也
此殺醬殺是舉上劼殺而言也

王乃對揚皇天丕顯考文王肇國在

酒誥　此酒誥疏文引見尚書大傳此傳文
忠云對向已中古文校勘餘大小屢矣三
家經文酒誥脫簡一簋此文在脫簡中與

梓材第七十七　尚書十四

王乃對已揚皇天丕顯考文王肇國在
享臣達王惟邦君鍇音鄭注綱也大家也
隆醬此家鄭康成曰于是言達大家于內
君王謂二王此後嗣謂知鄭君說知經惟家於此說也當

緜亦叛反注及下同注司徒司馬司空諸侯卿大夫也謂衆士也鷹處也木古挾字必順常典聯上下也情則臣下皆自救度也罗卷毋處殺人亏是挾助其君已敬勞民羣黎庶

元墾垣二墉惟奠攺墉說文垣一曰墻也从土亘聲雨古文垣从二土王育說垣从二人相背从古文垣从二亘亘古文恒字正義本留作塗誤加糸旁古字本攺墉讀若杜預注左傳云墉牆也墻所以障蔽風寒墉牆皆同類反墉所攺反攺古亥反本或作改音同攺墉垣高曰墉墉垣也墻所以蔽己第筆篮屋也墻也蔽己第筆篮屋也此論政事修舉了爲喜成至阿各反注傳同馬融曰奠定也攺墉定其位次也鄭玄曰攺墉謂畫地分別君臣之居處也

案注見釋文說文土部云垣牆也釋宮云牆謂之墉大傳云天子廣墳三仞諸侯倍之大夫再之士一之郭璞注爾雅云墳大也言大則高可知國語吳語云君王帥二三子以會稽之恥以說其民生則同衾死則同穴其好惡同之越王苦身戮力與吳同惡同憂遂滅吳而霸越越語云墳大也墳墓也墓大也墓墳也釋宮云牆謂之墉墉謂之墻墻墉一物也說文土部云墉城也城墉也墉牆也墻所以障蔽風寒墉牆也墻所以蔽己第筆篮屋也說文土部云墉城也城墉也墉牆也墻所以障蔽風寒墉牆也墻所以蔽己第筆篮屋

二弟尸潛云暮跋崇德兄弟也同胜爨兄弟釋親云
爾雅兼也爨爨兄弟之稱也爨爨兄弟場也爨爨
細兄弟之辭非子說難鄭玄公子成壽胡君而曰胡兄
弟也國也是謂細細場場爨兄弟也鄭注義利難敘利云
分猶併也之云故云分故也故云分故也后七典
經典相
承作集注后繼體君也諸侯言後對先王言故曰后式
用也今讀菩集后皇用先王也常典乙咏今諸侯則
文部
皇不忘朗中國奉從厥王畫土于先
王嗣王維惠用嗣戮先祿綏奉用戮
先王受命朗僞孔本於附釋文云用案本於開吾
寧刀豕戮正義本於擇釋文云字又於
梓材
尚書今注音疏　卷六　十三

戮當刀戮先後上
遂苟反下河豆反注疏今釋詁文釋詁傳云相繼先
後謂敷繼也綏惠也綏民來服刀也戮安也皇天
既朗中國也民既其畫土于先王奚今王維惠也用乙
嗣說先後此綏也惠也民用安先王受命也說于冀反說
反注疏今釋詁文釋詁傳云相繼說文釋詁敷
訓布也布與敷同義故云敷戮繼說也綏安也說文
綏車中靜也安也綏民來服刀也民不靜來安也綏惠也
民不靜其綏惠不知向化故來服刀也周書
謂其綏惠來服刀也民奚戮安說文支部
惟曰若王子孫弗厥基
注乙詞盈朗也言如此朗民惟欲迭于篤孝无疆惟王
子孫弗能其基
注乙詞謂語詞也說文盈滿也故云盈朗也

金縢經文四百七十四名重文三尺合
言注千三百二十一字釋音辯字五百六十六
經八千四百四十八字
大誥經文六百五十次名重文三尺合
言注千六百九十五字釋音辯字四百六十七言
經四千九百六十八字
嘉禾經文二十名注百八十字釋音辯字三十三
言經六百九十二字
蘭誥經文八百九十四名重文六尺九百言注二
千八百一十六字釋音辯字六百八十言經八千
三百八十四字
蘭誥綴文十六名經二百四十字
酒誥經文六百七十三名注千八百九十字釋音
辯字五百五十九言經四千六百五十字
酒誥綴文八名經四十八字
梓材經文二百五十一名重文三尺二百五十四
言注九百二十三字釋音辯字三百四十三字
尚書今注音經　卷六　千
三千三十七字

名語卷七　周書十八　尚書十七

雒誥卷三之三經學卦○了米　勿攸反俗　通作望勿字

鄭兼成曰是時周公尻攝五季二卅三卅當攝一卅二卅不言正卅者蓋徧治定勑祀了正言正卅也聲謂望

皆卅滿與曰相望名翰君也故其字加卅加臣加全、

翰迭也既望十六日也了来二十一日癸卯是卅了朔

翊己丑望也全王天鼎反　疏鄭注見周祀大司徒疏及詩文王正義云是時周公尻攝

五季皆據伏生大傳言周公攝政五季營成周此下文所言即是營成周業故知是時尻攝五季也云鄭注見周祀大司徒疏及詩文王正義云是時周公尻攝七

召誥

尚書本注音疏卷七　江聲學

二月當翫一月二月癸酉朔直搖反翫注見周祀大司徒疏及詩翫二月丙午朏也鄭知然者召洛誥戊辰燬是尻攝七季十二月丁巳三十四月其閏餘分積至二萬八千九百七十六肯奇己九百四十分日法除日即三十日齊餘矣即五季終必置一閏即五季三月朔坐七季十一月癸巳朔也推七朔當癸卯朔七月當壬寅朔率用月而趨一日則七季十二月癸丑朔不得齊戊辰此二月癸丑朔是尻攝五季事計五季三月至七季十二月尺三十四月此是尻攝行也說文木云步行也步者釋宮文云艸鎬異名而言步者步者步人廟不名疏翫文慈也者釋詁文孫炎

是初生魄故曰未成炎云四日也醬漢書律曆志引古文召誥朔旦采曰三日魄案書正義引周書四命曰三日粵魄粵即曰也助伦漢書所引四采了四命也歸禩今邊周書四令敍目抒而篇助亾矣其敍云周公初十二四賜政也漂伦四令說醬謂即明堂四令蠶氏采也人祀記醬容或當禩文不審親鍾何自引也注不解粵字盛成篇矣

若昧爽朝至于洛卜宅厥既伻來毖殷乃胥伯

太保已五日也朝至洛相卜所尻厥既伻來毖殷乃胥伯

丙午魄而言粵三日戊申即是四五日也

卜得吉卜也經營度也崇於豪經東函豪營度代洛反毛詩

靈臺傳云經度也鄭注義祀士喪祀云營猶度也是經營皆畜度也云崇於豪經營度也云崇於豪經東函豪營

醬王逾注楚詞九歎云禩九歎也禩即經營雖同豪度詮不畜經横也異故畜二名

召誥

尚書今注音疏　四　三

戊午若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

戊午若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

四七日也乘夕又也曰已庶殷徧殷也攻猶治也位

城薳宮廟朝也位逾豐也洛解曰了也大事是成周于

土中城匚尹七百二十支鉅匚七十里崇繫于洛水地

因于瞿山已豪天下之大澤又曰了位五宮太廟宗宮

豐宮路寢明堂鎮也豐盛成曰洧隙田中也

反支直兩反鉅方乎反洽反沸七候反俗譌作凌

夕又也曰已醬儐二十六年傳支譌已也又乙也又

音所使反是豪乘夕又也云攻猶治也周禮攻工

記匠人文也

攻位于洛汭

周公既相宅朝至于洛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

周公既相宅朝至于洛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

相息亮反食音蝕

天下之大澤者孔鼂注云五宮府寺也太廟后稷二宮

四方道里均也云乃位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二宮

者孔鼂注云五宮府寺也太廟后稷二宮祖考廟也

路寢王所尻也皆是也鼂又云明堂社國崇醬助本澧

且明堂豪天子帝政也宮凡諸大典禮无不行于其中

于登也謬說非也孝經聖治章云周公郊祀后稷以配

不得社國崇也鄭注見正義云洧隙田中也孫炎注

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則明堂不社崇郊明矣

尚書今注音疏　四　四

注中寅月十一日成謂規畫育就緒著國中九經九緯

少祖又社國翰後崇也位定矣摘直遙反作邑大事昱殷

也而成且下五日庶殷丕作則此言成非謂功作舉也故云

丕成謂規畫育就緒成也言就也云國中九經九緯少祖

又社國翰後崇醬周禮攻木攻金攻皮攻土攻石攻

工記匠人文也

攻位于洛汭

越三日戊辰王朝步自周于新邑營

越三日戊辰王朝步自周于新邑營

十二日也翰後洛通觀新邑也營域醬郛注云營

周禮小宗伯職曰凡大事佐王涖卜眡高作丘反

此豪壇也營域是所規畫也處豪營域也

攻位于洛汭

越翼日乙卯周公朝用書以

越翼日乙卯周公朝用書以

翼日明日也周公已庶殷攻位于洛汭之明日乙卯朝

用書以

用牲于郊牛二

用牲于郊牛二

豪營郊于崇祀因用牲已祀上帝配已后稷牛二醬帝

解曰了設郊地于崇祀已祀上帝配已后稷牛二醬帝

注豪營郊于崇祀因用牲已祀天也位洛

王业初一用鬯正據上言三王正鬯正謂定业内安知此用牲于郊非是正祭而云翌祭外方此郊因用牲已祀天也酱若是正祭則王當已上旬行其祀于新邑行郊祀业祀酱已天子业郊必太郊于是始太郊啾不容不祭故知是因始翌營啾而牲祀也引伦洽解酱已證是時牲太營啾已祀也已后稷今本鑰周壽脫祀字又配下關一字茲引其文不可云已上帝配天业文已增成其說云半二酱帝半一酱也酱公羊宣三年傳云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占如叛稷而卜业帝牲杜于濼三卩于稷酱唯具是視礼郊牲犬云帝半不吉已翌稷半帝半必牡濼三卩稷半唯此所已小事天神與八鬼也是帝稷各一半也云郊用牲貢誠也酱郊牲而社稷太衆已少翌貢酱已其内心酱也牲牲貢誠也酱郊牲用觧尚矣也用犢云礼业已少翌貢酱已其内心酱也牲牲云于郊故謂业牲牲即攢也又礼器云德產业致也精殷觀天下业物无可已稱其德酱如此則得不已少翌貢于是故君子酱其獨也内心酱獨皆貢誠业詮召誥

尚書今注音疏　卷七　五

羊三豕三（注）太社已祭后土已旬龍配酱劉經稷神礼記郊牲云社祭土主陰气是社酱五土业總神礼記郊牲云社祭后土也昭二十九年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爲社后土后土翌社謂句龍生翌后土也引伦洽解酱證是時牲太社于新邑也鄭注周礼大宗伯云共工氏业子曰句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爲社后土是也引伦洽解酱證是時牲太社于中央翌已黃土是也半羊豕各一翌衆社用太衆降于天也句果反（疏）云太社已祭后土已旬龍配酱劉經稷神礼記郊牲云社祭土主陰气是社酱五土业總神礼記郊牲云社祭后土也昭二十九年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爲社后土后土翌社謂句龍生翌后土也引伦洽解酱證是時牲太社于中央翌已黃土是也半羊豕各一翌衆社用太衆降于天也

命庶殷庶甸羣士（注）命庶殷庶甸羣士已下周公將用書

處村用書业于鼏已命役于鼎殷庶甸男服业粗伯（疏）昭三十二年傳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揚高卑度量深仞濕泄物土方議遠邇遠事遠近糧已令役于諸侯此言是事期計徒兼處村用書文出彼傳厥子繩其祖（注）鼎殷舉周公命大起趣功（疏）伦訓起又訓驚云大起趣功義兼處村用書

命庶殷庶甸羣士（此二說也）命庶殷已庶邦冢君出取幣（注）庶邦冢君諸侯也出取幣使之反政业期而欲顯业因人錫周公（復扶又反）（注）已猶與也顯兼成曰召公見衆殷业民大伦周公德隆功成可以顯业因大義天下故與諸侯出取幣使成王太于伐已其命賜周公所賜业幣蓋璋已及及寶王大弓（疏）鄭注見正义幣蓋璋已皮及寶王大弓者已下文寶王大弓公羊傳云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是

尚書今注音疏　卷七　六

魯尊此璋及寶王大弓也定四年昭大祫觀后氏业璜封父业繁弱則璋與寶王大弓非一物公业分器當是此時所賜于周公者已无正文故云蓋已疑业已及酱周礼小行人合六瑞璋已及是璋必配已及也案公羊傳璋郎寶王鄭已璋與寶王大弓酱业酱何休注公羊云半圭曰璋半璧曰瑗言王酱經圭璧瑞故錫已白不言璋及王據业也傳獨言璋酱所已郎事天兄衆歟即王將先與故顯小言业以下故言敬拜手稽首（注）先瞰王若公即王杜吳王益已既得周公所獻业卜也言先王若公即王杜吳王益已既得周公所獻业卜而來也經不見王卽业文酱王于相宅无事也于時庶殷諸侯及治事业臣咸杜召公領大顯周公业功于天下故言敬拜手稽首已瞰于王若公拜已誥潭告庶殷

亏自乃御事前呼鼎殷及乃御事庶也見夷甸息反相

匠流林陳釋詁文言林王若公則是王與公奠杜而召公云王若公既定宅拜來非託公轉達也王若設云則王周公所處乙卜而來也若據洛誥周公既卜休吉則相宅時王面予卜休恒吉則相宅時王面洛卜也後而來洛也王已何月乙丑朔旦越翌日戊辰王在新邑初成也時知若詳召公誥洛辦不可攻大約總杜新邑事召公卿陳此誥也儀孔言王與周公俱至案洛誥言王拜手稽首旅獒言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同召公乃周公先相宅而後召公同往經營之事王于是始至洛卜宅又言拜手稽首天子其明保予嗣作冀州說文糸部文曰繼也說文衣部文曰衰也衰與繼義同故讀繼保爲繼續之義說見洪範疏

召誥

尚書全注音疏　卷七　七

亦大國殷之命惟王受

命惟王初服

予小子其

紹聞衣德言

往敬德

王不可以不

敬德

我不可不

監于有殷

天亦大國殷之命惟王受

命惟王初服

予小子其

紹聞衣德言

往敬德

王不可以不

敬德

我不可不

監于有殷

召誥

尚書全注音疏　卷七　八

若生子兄

天既遐

終大邦

殷之命

予不敢

知曰有

夏服天

命惟有

歷年

我不敢

知曰不

其延惟

不敬厥

德乃早

墜厥命

我不敢

知曰不

其延惟

不敬厥

德乃早

墜厥命

今冀王

天既遐

終大邦

殷之命

予不敢

知曰有

夏服天

命惟有

歷年

我不敢

知曰不

其延惟

不敬厥

德乃早

墜厥命

今冀王

由後王皆亂未免當保
天命是天命不可恃也今相武王不誕厥子
圖叶不嘗今監二哀餘孑命格量度也天
用誕毀使益天下又量度所已保音照嘗求如是
格云
其叶我古人亡遠文見文選陸機演連珠注引尚書逸篇今本作壽考格本作
沖子鋼位助无讒遠讒書孔光傳元后詔所引沖子謂成王言今
下土羣中也周禮大司徒曰召土圭以
景召求地中曰南則景短多暑曰午則
景長多寒曰東
則景夕多陰曰西則景朝多霧曰其
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
陰陽之所和也熒則百物自安子逮王國
尚書今注音疏卷七　九

召誥

尚書今注音疏卷七

召誥

紹繼釋詁文自用鄭正義謂鄭玄從其說與此異
俗譌紹
羣用茲從其說與此異
治說文
謂王城于天下土羣中也鄭周禮大司徒
注云王城
國東都王城今河南縣是
陰陽之所和也熒則百物自安子逮王國
也衣今反
陰
羣用茲從其說與此異
治說文
謂王城于天下土羣中也鄭周禮大司徒
注云王城
國東都王城今河南縣是
王城羣
地中故即引大司徒職文召證王城于
地中周禮
曰南則景短多暑曰午則景長多寒曰東
則景夕多陰曰西則景朝多霧曰其
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
陰陽之所和也熒則百物自安子逮王國
尚書今注音疏卷七　十

召誥

義謂鄭王肅自用鄭正義謂鄭玄從其說與此異
又部文云土中
謂王城于天下土羣中也鄭周禮大司徒
注云王城
國東都王城今河南縣是王城羣
地中故即引大司徒職文召證王城于
地中周禮
曰南則景短多暑曰午則景長多寒曰東
則景夕多陰曰西則景朝多霧曰其
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
陰陽之所和也熒則百物自安子逮王國
尚書今注音疏卷七　十一

召誥

義謂鄭王肅自用鄭正義謂鄭玄從其說與此異
又部文云土中
謂王城于天下土羣中也鄭周禮大司徒
注云王城
國東都王城今河南縣是王城羣
地中故即引大司徒職文召證王城于
地中周禮
曰南則景短多暑曰午則景長多寒曰東
則景夕多陰曰西則景朝多霧曰其
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
陰陽之所和也熒則百物自安子逮王國
尚書今注音疏卷七　十二

召誥

義謂鄭王肅自用鄭正義謂鄭玄從其說與此異
又部文云土中
謂王城于天下土羣中也鄭周禮大司徒
注云王城
國東都王城今河南縣是王城羣
地中故即引大司徒職文召證王城于
地中周禮
曰南則景短多暑曰午則景長多寒曰東
則景夕多陰曰西則景朝多霧曰其
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
陰陽之所和也熒則百物自安子逮王國
尚書今注音疏卷七　十三

召誥

義謂鄭王肅自用鄭正義謂鄭玄從其說與此異
又部文云土中
謂王城于天下土羣中也鄭周禮大司徒
注云王城
國東都王城今河南縣是王城羣
地中故即引大司徒職文召證王城于
地中周禮
曰南則景短多暑曰午則景長多寒曰東
則景夕多陰曰西則景朝多霧曰其
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
陰陽之所和也熒則百物自安子逮王國
尚書今注音疏卷七　十四

召誥

義謂鄭王肅自用鄭正義謂鄭玄從其說與此異
又部文云土中
謂王城于天下土羣中也鄭周禮大司徒
注云王城
國東都王城今河南縣是王城羣
地中故即引大司徒職文召證王城于
地中周禮
曰南則景短多暑曰午則景長多寒曰東
則景夕多陰曰西則景朝多霧曰其
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
陰陽之所和也熒則百物自安子逮王國
尚書今注音疏卷七　十五

召誥

義謂鄭王肅自用鄭正義謂鄭玄從其說與此異
又部文云土中
謂王城于天下土羣中也鄭周禮大司徒
注云王城
國東都王城今河南縣是王城羣
地中故即引大司徒職文召證王城于
地中周禮
曰南則景短多暑曰午則景長多寒曰東
則景夕多陰曰西則景朝多霧曰其
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
陰陽之所和也熒則百物自安子逮王國
尚書今注音疏卷七　十六

召誥

不敢祀于上下奠自乂中乂王厥子乃
成命治殷庶殷丕作
名故俾周公乂言爲旦曰周公名也孔君肯臣
中自是可召配皇天帝眷祀于上下神祇自是可召宅
中圖治王其念天之成命召治民于今獲本于乂美矣
圖治直吏反注見正義引孔君肯臣名眷孔記四孔上
吏反蕭注云眷是言也彼鄭注云劃並貧无大小皆相名
王若茲誥告庶殷越庶國
召誥
尚書今注音疏　卷七　十一
庶殷御事俾乂殷乂附尒踐于我周乂御事予敕其惟
予惟修○奠繼王敬哉所不可不敬
今繼作也貧並反予
王若茲往視天工其疾敬德
往視天工謂營洛邑也
相古文作亦
相古文作亦
相古文作亦

安能自屬十五年成庵書大傳略說曰十五始入小學就學业始自太也云始王昂自太子業已业基基惡业所從起故已业子爲十五見曾己业意是自屬亏基書也曾杜初业是昂言自詣助孟子盡心篇云賢智是賦亏命曾故解哲命爲賢智也助

殷命吉凶命孫季知今我命服

也我＝王也今天勑此三命匹配我王业初服而命业

言命雖自天實自詣业也吉凶縣言业助哲縣愚秣季

縣短折省文互見矣

服乐命此言今我初服故知我是我王也匹配我王业

惠則反是召公言此欲見命雖曾天授實王自操其勢

召申自詣哲命业意故云言命雖自天實自詣业推明

召公业意也云省文互見曾吉凶相對而哲躗秣季亦

益愚躗短折爲對故吉凶赴言而言哲不言愚言秣季

名誥

不言短折是省文也亏縣言吉凶則卽可見哲躗與秣季縣義愚躗短折是爲互見也

庶命注祈永也

庶維王奠紹

紹說文示部云祈永福也故祈永也今王尻新邑奠狄敬德哉王惟德用所以永天恆命卽所謂秣季也

說文祈永也云祈永也是卽上文所謂秣季也曾恆命卽所謂秣季恆命水卽上文自詣业意也奠維王多已小臣經用非

天惠墊濕也依杜惠元小民濕业已用亏天下亏王光正依亏天惠故曰王依杜惠元易曰飛龍杜天了依亏

顯矣注貞助元是幹业惠幹爲天助幹元卽天惠故云惠元天惠幹元也王肅炀說云王不上峯天文已太號助惠元也曾故云言王肅體元尻正曾已幹元业惠而尻天子业依曾故傳已依亏天惠釋詁文云我尻正依也依杜是依亏天惠也此

元季注云王肅當繼天峯元故云尻正曾已幹元业惠而尻九五业依杜是依亏天惠也此謂王依杜惠元也引易曾文言傳文飛龍杜天幹九五爻詞也虞翻注云文王書經數庶幾亏幹五卽幹五是已睹几业惠而尻天子业依曾故傳已依亏天惠釋詁文业依杜惠元同說也故引已證墊法釋詁文俗本墊作卽非也依字當作墊

上下勤恤奠紹我受天命

五等爵命維王多已小臣經用非

天惠墊濕也依杜惠元小民濕业已用亏天下亏王光正依亏天惠故曰王依杜惠元易曰飛龍杜天了依亏

顯矣注貞助元是幹业惠幹爲天助幹元卽天惠故云惠元天惠幹元也王肅炀說云王不上峯天文已太號助惠元也曾故云言王肅體元尻正曾已幹元业惠而尻天子业依曾故傳已依亏天惠釋詁文业依杜惠元同說也故引已證墊法釋詁文俗本墊作卽非也依字當作墊

上下勤恤奠紹我受天命

五等爵命維王多已小臣經用非

攀恩惟哉勤亏夙夜秣季业久說王已小民受天歷命

基民安樂助天說善而曾秣數故已小民受天永命也

樂來各反注王肅夫讀正卽讀云說云拙反而增拜數故攀曰手用其說太誓云民安樂皆天說善也

用业故民安樂如天說善也

小臣𡍮已王出釐庶邦君于𡍮埠
顯命㊟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
自備辭詞也已猶與也釐猶嬰也百君子王出諸侯皆嬰王牧民
皆故曰釐民百君子受猶助也末猶終也言我小臣亦已協助民出安
受王成命明德助王綏育天出成命王亦允顯矣釐或
[illegible]正義引鄭注云拜手稽首者召公既拜哉曰我小臣已下召公拜訖而復言也拜節取已為注云子小臣召公自解謙詞也皆義取謙欲酒祀云主八已實三捐是已猶與也云釐猶嬰也云百君子王出諸侯與羣吏皆亦顯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沖設託省說也基謀本釋詁文
卜河洛伻來以圖及獻卜
維予明勉予維王于伻來毖殷乃命寧予
或說河洛伻來以圖及獻卜
召說此顧命成以圖及獻卜
所卜處皆可居久厎民使及田相食塵來東紹成名曰
成周今洛陽縣是也召公所卜處名曰王城今河南縣
是也酈謂諸妖傳曰事不再令卜不襲吉瀍東塵西召
公既得卜周公无煩更卜我乃卜瀍東塵西召
此非重卜也河洛伻來以圖及塵來東乃成周
洛誥

尚書公注音疏　卷七　十七

繇亏儀反說也余拙反反覆也見正義覆
縣白絢反重卜直容反反
或說皆陽九豪陽九豪皆也如其吉兆无足取也
據正義謂此說是用龜取吉兆
說如其吉當是故取吉兆
注見詩王肅謂正義云觀召公
公至洛邑得卜經營乃後周公
洛誥觀新邑也營乃後周公
非周公更卜故經營觀召公所卜處也
民使及田相食也繇及田相食也經營洛食也
洛食也處處也繇及田相食也經營洛食也
召公所卜處名曰王城今河南縣是也
洛誥

尚書公注音疏　卷七　十八

公既得卜周公无煩更卜我乃卜瀍東塵西召
此非重卜也河洛伻來以圖及塵來東乃成周
公所卜處名曰王城今河南縣是也召公既得卜
來以圖及獻卜周公所卜處名曰新邑今洛陽縣是
也召公所卜處名曰王城今河南縣是也
洛誥

尚書公注音疏　卷七　十九

吉卜周公不煩更卜召誥經言我乃卜瀍東塵西召
此非周公重卜也云河洛伻來以圖及獻卜
所卜處皆可居久厎民使及田相食塵來東乃成名曰
召說此顧命成以圖及獻卜
公所卜處名曰王城今河南縣是也
洛誥

尚書公注音疏　卷七　二十

予拜手稽首以圖及獻卜
予拜手稽首以圖及獻卜
予拜手稽首以圖及獻卜

云視古示字皆義刑上
已約釁皆訛黃使識
行此又刑記四刑云劣
字是今八所用示字此
嘻諧已視民不佻此視
爲實也釋詁常釋詁文云
二王數已與周公爲
二也冢注見釋文乃

王拜手稽首誨言

王拜手稽首曰意十萬也一說數萬
也鄭注云意十萬曰兆兆億也

奠已乃子劉厥勳

奠定也定已我萬意奉敬天此美叡拜
手稽首受公教誨此言也上拜手稽首是
臣下拜而說文心部說云十萬曰
億故云意十萬也云一說數萬也鄭注
傳說也意數不同皆韋昭注楚語云十萬曰意古數也
今八乙已萬意是久益此二說姑並存此云誨曉
教也皆說文言部文云上拜手稽首是臣下拜而
洛誥

尚書全注音疏　卷七　十九

上文王拜手稽首曰是臣下拜而言也云此助成王自酬已拜是臣下拜而
王此語既拜起而爲是言是即酬此拜手稽首言是成
手稽首此爲成王言說又拜故特辨此

嵐乃以王冪殷禮祀于

鄭注尚書大傳辨尺陵反俗通作稱
豐殷冶質反今通作秩

新邑咸黳豐殷

鄭注尚書大傳辨尺陵反俗通作稱
豐殷冶質反今通作秩

新邑咸黳豐殷禮祀于

告我整齊百官使從王于洛邑我惟敉公曰庶得與于祭事今王即命于周公曰記諸命功而竟與公乃其元祀惟命公曰今文女公祀卷已女受命于先王奠

輔王室故賜秬鬯一卷圭瓚一周公稱王命于新邑而使百工從王于周是使從王往助祭即引詩大雅文王有聲及昭十五年文已說奠事祭也引禮記祭統云夫祭也者必有事事謂祭前沐浴致齊是祭前有事故云奠事祭也引禮記郊特牲云周公先王尚臭灌用鬯臭陰達于淵泉而出祭于牆間所以求神也故引之證此祀已功也元祀也故引已證此祀已功伐元祀也言惟命曰功是即命所告之事也據君薨而文王五祀此五祀云惟命曰功是即命所告之事也據君薨而文王五祀此五祀云惟命曰功是即命所告之事也據君薨而文王五祀此五祀云

殷治皆无改肯入也厥其臣徙王也徙新邑于妨鄉郎是所難也故公召是詔王也

予惟以殷多士攻位于洛師

予惟以殷多士攻位于洛師

予惟以殷多士攻位于洛師

尚書今注音疏　卷七　三十四

予惟以殷多士攻位于洛師

予惟以殷多士攻位于洛師

予惟以殷多士攻位于洛師

尚書今注音疏　卷七　三十五

予惟以殷多士攻位于洛師

予惟以殷多士攻位于洛師

予惟以殷多士攻位于洛師

尚書今注音疏　卷七　三十六

予惟以殷多士攻位于洛師

予惟以殷多士攻位于洛師

予惟以殷多士攻位于洛師

尚書今注音疏　卷七　三十七

予惟以殷多士攻位于洛師

予惟以殷多士攻位于洛師

予惟以殷多士攻位于洛師

尚書今注音疏　卷七　三十八

予惟以殷多士攻位于洛師

予惟以殷多士攻位于洛師

予惟以殷多士攻位于洛師

尚書今注音疏　卷七　三十九

常也殷中興反行何艱反釋詁文釋訓文孫炎曰殷中興故云常也郭璞曰殷盛反釋詁文猶言興盛也正義曰殷釋詁文正訓殷盛又猶言殷殷盛也故云殷盛也釋訓文孫炎曰殷殷猶言憂憂也郭璞曰殷殷憂盛也正義曰殷殷猶言憂憂盛也故云殷殷憂盛也召誥毛以屬篇是也釋訓文孫炎曰殷殷猶言憂憂也郭璞曰殷殷憂盛也正義曰殷殷猶言憂憂盛也故云殷殷憂盛也召誥毛以屬篇是也釋訓文孫炎曰殷殷猶言憂憂也郭璞曰殷殷憂盛也正義曰殷殷猶言憂憂盛也故云殷殷憂盛也召誥毛以屬篇是也釋訓文孫炎曰殷殷猶言憂憂也郭璞曰殷殷憂盛也正義曰殷殷猶言憂憂盛也故云殷殷憂盛也召誥毛以屬篇是也

洛誥

尚書今注音疏　卷七　二十六

洛誥

尚書今注音疏　卷七　二十七

洛誥

孟王歸憂文王此
數故先推后稷之
今于此經爲也天下諸侯
樸纘也天下諸侯
尸皆孑乚百七十
歎後周公踐阼
忠味其精攀歎
吾先君文孟此
命則于其精
宗孟王也是故此
書自緣文孟此
見此也緣此
此歎美釋詁文
久師論
釋詁文

注　嫁大也吾公嬪于
祀而其餘留治鄴
洛誥

尚書今注音疏　卷七　二七

祀皆此經所上文周公數
上記多宗之多祀此云也

上丁蠻于三日乙酉烝于
文孟蠻殺祭祀
說皆漢孔氏解此
俗說孔釋文云馬
祀字音義同
祀此經所上文周公數
上記多宗之多祀此云也

注　烝大釋詁文云公嬪于周
大祀鄴此其元祀之爲元
洛誥

尚書今注音疏　卷七　二八

采故不復解鄴也灃豐休烈云
數故先推后稷之
今于此經爲也天下諸侯
樸纘也天下諸侯
尸皆孑乚百七十
歎後周公踐阼
忠味其精攀歎
吾先君文孟此
命則于其精
宗孟王也是故此
書自緣文孟此
見此也緣此
此歎美釋詁文
久師論
釋詁文

注　嫁大也吾公嬪于周
祀而其餘留治鄴
洛誥

尚書今注音疏　卷七　二七

祀皆此經所上文周公數
上記多宗之多祀此云也

上丁蠻于三日乙酉烝于
文孟蠻殺祭祀
說皆漢孔氏解此
俗說孔釋文云馬
祀字音義同

疑业譚經上下文意无嫌于定鼎事而必引爲說酱硯見此即辟于周是爲酱事而特行定鼎及即政頒祄祀樂皆其曄业大事；說即逅函都也知酱據史記周本紀贊云成王使召公卜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是也公云命公後謂對伯禽也酱下文惟告周公其後即是命公後业事顨于假注云告神已周公其空爲後謂對伯禽也酱下文惟告周公其後即是謂對伯禽也云王意已爲太公後是謂對伯禽也酱下文惟告周公其後即是命公後爲王意已爲太公後是謂對伯禽也云王意已爲太公後是謂相矣酱王意欲留公而又已公功大不可不留：說即逅函都也知酱據史記周本紀也意也公羊文十三年傳云對岀公已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後白岀已養周公所已爲周公主樊如何休注云對岀天下业一乎周公曷爲不业岀綏天下业一乎周公曷爲不业岀綏天下业一乎周也是命公後爲王意已爲太公後是謂對伯禽也云王意已爲太公後是謂相矣酱王意欲留公而又已公功大不可不留：說即逅函都也知酱據史記周本紀也意也公羊文十三年傳云對岀公已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後白岀已養周公所已爲周公主樊如何休注云對岀

踐洪也懋勑訓解懋非謂解除了解懋也故云我惟无當解懋二古僞字也云其安非公多替謂衰減也云常業事公多衰減也云已公義堅堅法也周公攝四二业義堅堅法也周公攝王命多士殷乂祖愚命多士殷乂祖愚命

御名　臏纂

多士言殷乂祖甲能用其臣故云多士殷乂祖甲名臏纂注見諱維天业命及讎正義

白文祖甲周曰明堂甲廟名白文祖甲殷王名臏天象也五帝业廟五帝业廟蒼白靈府炎白文

王命我來承安文王受命业民亏釜王业繼大我纂舉

业資録王雷己业意助己許主雷矣

纂注見諱維天业命及讎正義

云文祖甲周曰明堂甲廟名臏天象也五帝业廟五帝业廟蒼白靈府炎帝燥怒业府名白文祖甲神秀白顯紀炎曰帝槩注云炎帝燥怒业府纂注云文祖甲文章业祖故謂业文祖周曰明堂纂注云文祖甲大名猶周业明堂文堂是也纂注云記傳文王業文祖憲直謂明堂纂洛誥

舌了文祖助是爾文王己文王亏成王業祖也釋訓云爾威也故云爾威也案讎詁云爾吾也爾亦爾威也此經同爾假借用釋詁訓爾爲此經爾字不得己爾爲此訓爲威業己此經光爲故訓爲光大也釋詁文

爾爲三仁新辟此周臏卷

相息匠反辟邪大反

爾子來相宅亏新邑奠大昌取奠亏殷业

賢代己治爲四仁业新君佐太周邦己臏敬爲光務

云典也業殷民必習知殷业舊典書懌典是殷业舊典矣佐周殷謂文王佐周邦己受命典三白祀奠四白政典五白物典六白事典故云典也其周公攝政制禮作樂成文王武王业功是太佐周邦業周业王業文王武王故書所謂文貿三統是也

宅中出治爲粗皆假休美惟王其盡成珍业

纘珍釋詁文

多子來承保乃文祖受命

多业言爲子業明子业美脩故云多子爲殷大夫也殷業師爲孚信也言我己爲殷大夫與治事业臣昌光王業師爲孚信也言我己爲殷大夫與治事业臣昌光王业成業己荅爲庶业望治佐太周邦己孚信爲光務望治反

多子攝政卜用

爲殷大夫也殷業師爲孚信故云多子攝政卜用釋詁文

孚殷

多子墜乃單文祖德

單多安反

考成昭明單盡

考成釋詁文昭明鄭箋天保詩

洛誥

尚書集注音疏　卷七　五六

宅中出治爲粗皆假休美惟王其盡成珍业纘珍釋詁文

多子來承保乃文祖受命

多业言爲子業明子业美脩故云多子爲殷大夫也殷業師爲孚信也言我己爲殷大夫與治事业臣昌光王业成業己荅爲庶业望治佐太周邦己孚信爲光務望治反

多子攝政卜用

爲殷大夫也殷業師爲孚信故云多子攝政卜用釋詁文

孚殷

多子墜乃單文祖德

單多安反

考成昭明單盡

考成釋詁文昭明鄭箋天保詩

洛誥

民皆釜王业意故言使我來治洛卷殷民皆了受命于釜王也鄭注見詩何彼襛矣正義云周公謂文王王業君奭曰文大誥所偁宮室王雖王業君奭曰文大誥所偁宮室王雖蘇言文釜然大是周公誥助云成王大謂釜王雖王業于尚書无文而鄭言文釜王大得偁宮室王欲言釜王大得偁宮室王雖不加业而已宮室繇此經业宮室蘇言此業于文王業故云文王業也鄭言下文王釜也已營洛业揖殷民繇丈王业意安得已殷繇受命于釜王也知營洛业揖殷民皆釜王业意業君奭曰殷命亨故知命宮室當謂

奉與辰觀濛我周家子孫丕應與憲矣戊辰王在
新邑烝
釋文云王杜新邑烝絕句
鄭讀王杜新邑烝甚非
戊辰十二
日也或己爲時周公爲時曰助非也烝祭曰祭記
事于新邑也
烝祭三統林云十二月戊辰時周公己反
政故洛誥篇曰戊辰王在新邑云案己
丑日是也何胥曼子晉姒云天子己下逮
庶正皆時胥謂孟也十二月于周爲季冬于
矣案晉姒時矣己戊辰爲助戊辰爲十二月日
奉晉姒烝祭是皆時矣六奉經書烝七月公羊傳云此无事何己
曼子晉姒烝所云皆時是冕也孟月非周也孟月皆祀記
雜記云七月而禫子爲也祭注云記忠光祀所也
也忠也宗廟己冕時也孟月亦明堂位曰季冕六月
祫祀公于太廟又晉烝楅八奉晉正月己卯烝
祫也何休注云亟數也屬十二月己烝今
復烝也又楅五奉尸傳云始殺而嘗閑數而烝是冕正
也七月十月于周爲九月十二月也烝助四時也祭皆

洛誥

己冕正也孟月此十二月正當烝月故知戊辰是十二
月也鄭知何見其非時日乎據也大傳云周公攝
政五奉殷成周七奉殺政烝助己諸是攝政五奉事洛
時事烝酌己召誥是攝政而烝是冕正
其三月丙午朏己二牲牛祭文王岐太周公
曰非也己酌推此戊辰是十二月曰朏不大謬乎故
疑周公大宗伯云己烝祭高光王故云烝祭曰烝烝祭
曰烝也孫炎注云烝進也進品物也云記也書
己冕正也孟月此十二月正當烝月故知戊辰是十二
月也鄭知何見其非時日乎據也大傳云周公攝
政五奉殷成周七奉殺政烝助己召諸是攝政五奉事洛
時事烝酌己召諸殺此篇烝一奉內事而據
其三月丙午朏己二牲牛祭文王岐太周公
曰非也己酌推此戊辰是十二月曰朏不大謬乎故
疑周公大宗伯云己烝祭高光王故云烝祭曰烝烝祭
曰烝也孫炎注云烝進也進品物也云記也書

王肇稱殷禮祀于岐下作冊逸祝冊

祭歲文

王肇稱殷禮祀于岐下作冊逸祝冊
祭歲文
王肇稱殷禮祀于岐下作冊逸祝冊
祭歲文

戲音義上音義下音義皆同
王肇稱殷禮祀于岐下作冊逸祝冊
祭歲文
王肇稱殷禮祀于岐下作冊逸祝冊
祭歲文

祖宋毀廟也主曰考宮于太祖此助祫合祭文王異宮于祫享所謂祫也止取證合食文王廟也云傳曰毀廟故知不祭自契興宰就鼎故知不祭自契興宰就鼎而祫祝也書曰宰官名俊尊四輔尊也云告神已周公是告神即謂告文王並王也神也云謂對伯禽也書與周公太公召公俱成王公也周公拜手告故知周公主是周公其必嘉後尊已言祝嘏故知八云尺陽祀用騂牡毛也郊特牲云騂剛毛也云周八尚夾大事緤用日出夾故用騂牛尊祀記檀弓云戎事乘緤牲用騂云齊命諸侯必牲假于廟尊周祀大宗伯云王命諸侯則儐鼎注云王命諸侯儐鼎法也命也降再拜謂尊崇受賜己出此其略也諸侯不因正祭止使必牲假于廟故知于廟尊禮彝注云王將出命假祖廟太保奉冊

王命周公後作冊誥（注）王命對伯禽繇周公後作繇冊書王休肯咸卿周公於周伯禽後也大於周叉侯縣王又執冊誥业於此曾孫王休肯咸卿周公也周公拜手稽首云王休肯咸卿周公主祟頌云王曰未父建尒元子俾侯于祟大后尒宇繇周室輔基此曾孫王休肯咸卿（注）王休肯咸卿也祟刑記祭統說繇賞业戰云君賜太亏賜業业祟刑司八筵職云尸對國命諸侯王休設繇休：肯咸卿故知此對伯禽時

也迪簡在王庭尚賢也○惟不永哉弔哀于殷昊鉢巾反弔哀讀曰淑反（疏）傳弔哀至永長○正義曰弔哀讀曰淑反（疏）云弔讀曰淑者釋詁文舍人李巡孫炎皆如是讀故破從之言不善今昊天大降喪亡于殷喪亡殷之大命也言不善者謂桀為惡不善也今昊天大降喪亡于殷之大命故我周王受之（疏）傳言至受之○正義曰言不善者謂桀為惡不善也今昊天大降喪亡于殷之大命故我周王受之（疏）云言不善者謂桀為惡不善也者釋詁文舍人李巡孫炎皆如是讀故破從之言不善

佚生賢言天欲乃君任賢也此周公錄所聞生語也言
嬰謂祭也不繭言不雖賢也大傳曰一不繭謂生蠶再
不繭謂生數三不繭謂生蠶也數所角反王充論衡語增篇及
引佚一語而說生云上帝謂舜弼也隆崇也舜已受堯禪
賢俊參賢己天下治案經典民言上帝皆謂天帝未言俾古諸帝王皆上帝
高祖生稟君顓頊是也假于上帝不寧經已配上帝祀周祀圜丘
帝嚳嚳傳聖乃高己高上帝不寧經已配上帝祀大傳禜于上帝指謂天帝其史不及
此不用王充說而云上帝天也云引佚謂引雖纘佚生賢言天欲乃君任賢也
仁是言湯能任賢以天所命助引佚是謂欲乃君引雖纘佚任用賢乃也云此周公錄所
周公所脩我聞生言此上帝引佚一語也引大傳皆祖冕七
多士

尚書今注音疏　冕七

天无所念聞厥始時生命下地滅亡生罔不在厥初生
子命不于其祖成湯革夏革夏俊民甸四方乃洪大
命文王受命惟中天下圖厥政不蔽于小大時則有
湯受代生用賢士治四亡變來行反說文革獸皮治去其毛革變
生是革獸變也象鼎王注釋慧曰變改也俊民士德通乃治也甸治也
也洪大也文王受命惟中天下圖治其政不蔽于小大事則有
元始詁文
自字
自湯至帝乙无不配德合于天維天生烝民有物有則
有秉有彝惟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后非賢不乂后非人不享惟賢惟人其克永世
尚書今注音疏　冕八

不配天高其福澤詩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謂紂也言其福澤當己言配天是謂保爵天位則其澤當己言配天是謂保爵天位則其福澤與下文降若茲大喪反數倫引己證與杜合徧于四緜

而弥厥心罔有佚豈念于荒王蘇家鼎念于荒王蘇家鼎注後嗣王繼文王之業當以文王為法文王不敢荒寧故後嗣王亦不敢荒寧

王紹大命丕單稱德夙夜罔或不勤自朝至于日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國家兮誕降厥德注見史記作洪茲加史記注參融曰斜大淫樂其佚无所念顧念于天地顯譍于民而敬其事也樂勒各反注見史記出世家注

不保厥若大寧大寧注音義多士

降如此大寧亡非帝之罰惟帝不保厥若大寧大寧注音義多士

尚書今注音疏　卷七　五

三仁小大邦用乎喪喪尽業所己降惟天不与不可其憑藉故也睠獨殷也尽多士

仁小大國业亡无非命辭于罰藉言皆可數业皇

越罰业罪明天不樘罰无辜喪主反注言惟天不與不可其憑是申說上文降若茲大喪也睠故云大喪业所己降惟天不与不可其憑藉故也睠獨殷也尽多士

降若茲大喪尽業所己降惟天不与不可其憑藉故也睠獨殷也尽多士

王家我譴讀當皆爲敵也注譴讀當皆爲敵也林反

天下不敢貳心而爲敵藉惟尒王家佗難毀我爲敵謂

釜華報也旦反注難如字又乃旦反

多士

尚書今注音疏　卷七　六

言釜王大善語舉臺天事天畀命曰勑毖殷命尽事于帝謂坿毎于上帝

敕正殷命尽事于帝謂坿毎于上帝注勑勑說文刀部文尚書敕殷命敕正殷命尽事于帝卽位敕正殷命尽事于帝尽事也云謂坿毎于上帝者刑記大傳云尽大事也帝事而經營于上帝是釜王經營于天业事卽此經言尽事矣

惟我事不貳適惟尒王家我適讀當皆爲敵也林反注適讀當皆爲敵也

天下不敢貳心而爲敵藉惟尒王家佗難毀我爲敵謂

多士

尚書今注音疏　卷七　七

內无客刑尽无適也楊倧注云適讀爲敵敵又淮南俶俗訓云夫一也皆无適于天下又文子云一也皆无適也是皆己適適敵也此經兩適字佗解佗业適业我未不女勑也難贊固多是自取滅亡尒多士

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

故也正殺业也周刑曰賊殺其親卽正业我大念釜華文其舊亡矣此文引見鄭君周刑大司冦引周刑者卽大司冦文卽鄭注云正业也者辭业證周王丕靈承帝

是殘此經正字同說故引已證王
奚獨尹圖亦非我一人攀直不肅愚
出猶出亦罔士罔孚惟出告
出維哀出故鑾所尻已圖息也非我一人所秉出悳忯不
靜寧也是維天命使
商書今注音疏　周七　四七
帝嚳佳故因已殷東商出息出誼段嗛已殷東商出息也象形曰在巢上也象形曰在巢上也商
東商誼醬殿民本在紂城韓鄴出墜今鑾出亏咸周是
經東外鑾亏商衛非正向商已商殷商仁不荅已殷商
息亏誼光兌協也云攀猶秉也醬秉訓輔撣攀出誼攀
持也二字誼相近多仁云非我一人奉悳不秉寧寧語
非我一人奉悳不秉寧寧語大相仁而秉悳出言易曉故
已秉況奉也秉靜寧也秉靜寧故釋詁文據釋詁秉又訓寧出
不用寧訓醬已秉寧寧故釋詁文答皆訓寧亦出此經商不仁
訓殷寧助誼棄殷故秉加靜訓天肆我
多士
商書今注音疏　周七　五七
肆我殷受注肆遂也殷相近也故書後下一字摩滅疑當殷受命不可放矣
令文无殷元脫肆字雯宮反
故公錄出證亟故反
繹也云故書後下一字摩滅疑
當殷命不可放矣肆遂也殷相近也故書後下一字摩滅疑當殷受命不可放矣
不可識仍據文誼當殷命何已言出蘇出言出也
言肆今時了言言也出
後語化來足當亡殷出
故知後字下當殷命也但僞孔古文及開元本皆无此
字漢石經又誤後字已下故不可放矣不可放故不敢
言肆而云疑也云今文无殷元脫肆字出據釋詁出
當石經脫誤當出維天命元殷不敢言八字惟尒
知維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出事今多又據出而
出後維簡擇杜王庭其爾士言及治職事杜百僚出已
此賚證我周蓋殷民已周滅釜革而又繹已不无怨言
故公錄出證亟故反
繹也云故書後下一字摩滅疑
牽言柳言典殷革夏命出事今多又據出而云今尒又白是錄殷民
出據是典柳而殷言也云夏王出後維簡擇杜王庭其爾士言及治職事杜百僚出已
爾士言及治職事杜百僚出已殷民所不順其僞夏殷故事必對已相形助繹二
事皆殷民所不順其僞夏殷故事必對已相形助繹二
簡杜王庭謂對夏王出後對滅釜革言言及杜百僚謂
錄用夏臣對見總言也史記夏本紀云湯對夏出後是
簡杜王庭殷對夏後出明證也云已此賚證我周出
皆怨賚也史記張丙陳餘傳陳餘白不意君出證臣
深也殷民僞夏殷故事
是怨賚周出不知殷也
多士
商書今注音疏　周七　六七
予一人惟聽用夏革肆
我惟濛殷先王聽用
故公錄出證亟故反
繹也云故書後下一字摩滅疑
予武承尒亏而品子商
言惠故我武承尒王出後亏天品商而對出謂對徵子
殷後也與秉成白言天品商出言天品商出命
對徵子殷後也與秉成白言天品商出命
徵子殷後也與秉成白言天品商出命
徵子殷後也與秉成白言天品商出命

助古字實賤擯鎮也參訓實爲助是賢訓也參故
云知參訓助實讀當爲擯也云今我仕大邑于此土中
洛汭地已得四仁曾釋注兼諸云我鎮此域處五嶽
土中外周公爲其亡政不均故東行于洛邑合諸侯朝
天子此亡尻文無疑忠荅酬爾周云東觀貢疑所均是助仕
邑亡洛取其土中亡四仁來營謀里均其土云已得四
仁

亦宅於洛亦惟是咎繇亦不會於尊亦不
享於烝亦出罔亦不享於帝

重式政反釋文云徐出力反案衆家皆出翅助鎮也出力也
案衆家皆出翅助鎮也出力也但也多敬助天与
也

亦惟是咎繇亦尻是繼於尻亦卑於
烝亦出罔亦不享於帝亦洞亦小遙予興劒亦輔
多士

尚書今注音疏　四　七　　圣

予興盛也今亦惟是宅尻亡邑繼於尻亡所尻亡業於其
孫子予興盛矣是經亦總基业也言此皆又數屬业底平
支反數加反數鼓反興盛興盛興盛

无佚卷八十七　周書七十

周公凡以於戲君子所其无佚

尚書今注音疏　卷八　江聲學

所猶如也君子處位爲政其无自佚驟也聲謂今文无毋也古文毋字多作无注見正義云君子此謂杜官厥也鄭玄兼成曰毋者禁戒之辭是成王此君子所其无佚之言也故鄭注云君子所當戒慎於此官厥位之事也

周公曰於戲君子所其无佚

於戲嗟歎辭也君子謂杜官厥位者也所其无佚謂慎其所行不敢佚豫也

君子所其无佚

尚書今注音疏　卷八　一

所其无佚

所其无佚

所其无佚

中心皆敬故云寒寒純一也釋詁云度同謂故解度爲
國度圖度天命即是敬畏天命惟思先除也意以云敬
畏业實也云儼或爲嚴嚴者史記本世家及徐幹中論天
釋篇所引皆作嚴儼即本此嚴也云度或爲謀諒者蔡
傳所引皆作嚴也石經也治棐祉咸

叙蔡廢自安注祉也釋詁文云今文言皆
云祉也言敬與棐同說恐與盡次同詮故
訓棐爲輔恐德棐盡因上文言棐盡故已況
見此业家注棐前一訓已祉之祉
蓋安釋詁文釋中

宗山圖古文五篇

疏故也今文言皆爲篇下文高宗言圖祖甲言圖皆作
中言圖皆作嚴圖兼成曰高宗謂祖甲兼有

爰方鼎小乃业故言知其爲憂也釐謂時是也時或
役于外與小乃业故言知其爲憂也釐謂時是也時或

爰方鼎與也祖甲爲太子時殷謂祭名小乙將師

爰扯高宗舊閭于外

无佚

尚書今注音疏卷八　三

揚威祖出征伐业圖人與險阻是皆高宗將師役业後
文但易詳所言未見是爲太子時事歟即位业後乃
久曠天位崇征外伐或亦參爲太子時事故鄭君爲是說與時是釋詁文釋必
時字不但時曰詮也知書據中論天釋篇引此但宴舊說見
釋于外釋詁宴安訓是又公羊桓六季傳云宴來書何
猶曰是乃來也又秦誓云是絕容也利記太學引但宴
絕容业即宴與是且同字據中論但宴
訓爲是而屬下讀故云時或爲
宴之亦是也已證明時是业詮

乃或亮陰三祭业祀尻倚廬柱楣不言政事楣柱知民悲反廬业尻反
故于此云諒闇三祭不言鄭役注云諒古但梁
闇轉但梁闇楣謂业梁闇廬也小乙殁祖甲
諒闇轉但梁闇楣謂业梁闇廬也小乙殁祖甲

注見詩商頌譜正義但起說文刀部
物引書曰高宗諒陰三祭不言鄭役注云諒古但梁闇也云諒闇轉但梁闇
故于此云諒闇轉但梁闇也云楣謂业梁闇廬也
云闇廬也鄭役注云諒古但梁
廬也書伏生大傳引傳說曰高宗

尚書今注音疏卷八　四

言此业謂梁闇是闇謂廬也云小乙殁祖甲
殷本紀云帝小乙殁子帝甲立个太甲服四物備立个繼
世即位而慈固于喪是也云尻倚廬柱楣書義刑喪服四
傳云尻倚廬寢苫枕由又云餘處倚廬柱楣樊即尻倚
廬是始鄭喪畢柱楣是餘葬业後也尻倚廬書鄭注餘
夕記云倚木爲廬杜中門外東仁外戶柱楣書鄭注餘
服傳云楣謂业梁柱楣所謂梁闇賈公彥疏云餘處
後乃改落廬圖向開戶爲杏戶倚兩相屏业餘仲柱楣
書肯梁謂业楣；下兩頭豎柱收梁乃夾戶倚也屏也
樊即柱楣即于倚廬业処所故鄭併言尻倚廬柱楣也

奠雝禾言于雝注雝辭也鄭兼成曰其不言
业時；言所言即羣臣皆辭雝傳說也鄭注見正義
禾盛盛積穀米雝雝積貌注嘉穀也鄭云
時殷謂殷家盛積復毀是善
味安殷國復亟又反注嘉善釋詁文郭天命也詩云牌
洪靖也毛傳云牌

殷昧鄭箋助云故亦其殄絕之義也昧密也昧密故云晦昧也宅謹故云晦昧也宅天下成辭殷謂殷紂天下成辭殷紂倒文耳昧者據史記殷本紀文

鄭兼成內小大謂羣民上及羣臣也言乃臣小大皆無怨王上時掌反注見正義

維王舊爲小子乃(注)

鄭高宗亮國五十有九季或爲五十五季今文爲百季(注)

尚書大傳卷二　五

云或爲五十五季者今文家也今文爲百季者據古文家也經也

奠丕祖甲不敢(注)

鄭奠定也言乃臣小大皆定民上及羣臣也言乃臣小大皆定民閒嘩猶高宗也舊勞亦也言祖甲不敢

惟王舊爲小子乃(注)

鄭高宗亮國五十有九季或爲五十五季今文爲百季(注)

云或爲五十五季者今文家也今文爲百季者據古文家也經也

奠丕祖甲不敢(注)

鄭奠定也言乃臣小大皆定民閒嘩猶高宗也舊勞亦也言祖甲不敢

太少爲不敢斁亡民閒故曰不敢惟王久爲小子民中閒語

少式照反注見紂世家注正義引鄭注與此注略同案史記殷本紀云帝甲淫亂殷復衰諸侯畔之作亂帝甲立十三年崩子帝甲立是爲帝甲帝甲崩子帝甲立是爲帝甲帝甲崩子帝甲立是爲帝甲帝甲

六奏傳云无念不哉惠其政留爲敬則實留爲字也又周書嘗新其紱雖哉伯也爲白爲字雖也上文維政小敬謂敬故城上文已爲字且云惠謂敬爲字且云惠謂敬爲字多他哉乙氏昭七奏傳云三命茲益共又昭十无佞

經典此緣釋所載惟七字下顯二字下又多哉字兄白今白六字合此田維正此莫白淫于逸谷永所引繹文本是如此儳則奏文本是如此儳則奏文本是如此儳則奏

云小大謂萬民上及羣臣此大云亞于小大謂臣民也故云小大太謂臣民也
眚小大上文也云民攸訓字不變
賢吉故云疑也云吉者引訓眚云
乃犹引訓眚云而極究窮也
爭而相疑且視祖系其凶劣无極也眚小大謂臣下詛視
其上證同此經故引之說云聖或驚驚眚眚災害也
周公曰於戲嗣王中宗及高宗及
祖甲及我周文王
也依哲明也
字本或作哲故云依哲明也
享國小乃殺亦罔克壽或
也古文兄驚皇鄭秉成曰皇暇也言寬暇自敬謹
无佚
尚書今注音疏　卷八　十一
當加今文作兄云古況字況滋也今文作茲曰蓋自或
省作自故誤驚曰當加古文作自言此四王其多昔小
己小乃經亦譬也助滋益自敬慮引鍋峰己曰我也鍋
信如是經譬也言也二反
作皇鄭來是古文也鄭注見正義驚皇書傳不加鄭君
證尚書當加今文作兄云驚不加鄭注則鄭本
據傳驚豈后經作兄云驚不加鄭注則鄭本
案如何反
兄驚皇書傳不加鄭君亦不加鄭注則鄭本
案如何反
兄虛嘒反
書驚
也古文兄驚皇鄭秉成曰皇暇也言寬暇自敬謹謂皇
字鄭忠經釋其下云驚大依堅蓋忠恕見儒外書依體
禁后經作堅故己兩字隸釋也案如何反自或
字中省文與釋驚皆是與說
則梵昔不永念厥
驚驚書多說天自享說天自享說
鄭本作厥
享也鄭厥貢大反
辭貢大反
約反
引劭曰昔也不寬綽厥心反後行殺鄭言不寬容受而
自享也不寬綽也如是信誠不恭念己也自享厚己小
信如是經譬也言也二反
作皇鄭來是古文也鄭注見正義驚皇書傳不加鄭君
證尚書當加今文作兄云驚不加鄭注則鄭本
據傳驚豈后經作兄云驚不加鄭注則鄭本
案如何反
兄虛嘒反
書驚
字鄭忠經釋其下云驚大依堅蓋忠恕見儒外書依體
禁后經作堅故己兩字隸釋也案如何反自或
字中省文與釋驚皆是與說
則梵昔不永念厥
驚驚書多說天自享說天自享說
鄭本作厥
享也鄭厥貢大反
辭貢大反
約反
引劭曰昔也不寬綽厥心反後行殺鄭言不寬容受而
自享也不寬綽也如是信誠不恭念己也自享厚己小
乃經亦譬也助滋益自敬慮引鍋峰己曰我也鍋
國語周語曰也宣言也箸貶于是乎興
鄭司農云知己政得失也原也
眚小大上文也云民攸訓字不變
賢吉故云疑也云吉者引訓眚云
乃犹引訓眚云而極究窮也
爭而相疑且視祖系其凶劣无極也眚小大謂臣下詛視
其上證同此經故引之說云聖或驚驚眚眚災害也
周公曰於戲嗣王中宗及高宗及
祖甲及我周文王
也依哲明也
字本或作哲故云依哲明也
享國小乃殺亦罔克壽或
尚書今注音疏　卷八　十二
驚驚字故說也此於君不論聖乃己言誰惑也眚言小
乃經亦譬也言也二反
不聽聽此文同據禁后經上文實依此
也改正矣此文當本同也而无知后經闕此文故不誤
直改依聖貼付儒外來聽字而已愛當愛聖也云古文
字中省文與釋驚皆是與說
則梵昔不永念厥
驚驚書多說天自享說天自享說
鄭本作厥
享也鄭厥貢大反
辭貢大反
約反
引劭曰昔也不寬綽厥心反後行殺鄭言不寬容受而
自享也不寬綽也如是信誠不恭念己也自享厚己小
乃經亦譬也助滋益自敬慮引鍋峰己曰我也鍋
國語周語曰也宣言也箸貶于是乎興
鄭司農云知己政得失也原也
眚小大上文也云民攸訓字不變
賢吉故云疑也云吉者引訓眚云
乃犹引訓眚云而極究窮也
爭而相疑且視祖系其凶劣无極也眚小大謂臣下詛視
其上證同此經故引之說云聖或驚驚眚眚災害也
周公曰於戲嗣王中宗及高宗及
祖甲及我周文王
也依哲明也
字本或作哲故云依哲明也
享國小乃殺亦罔克壽或
尚書今注音疏　卷八　十三
驚驚字故說也此於君不論聖乃己言誰惑也眚言小
乃經亦譬也言也二反
不聽聽此文同據禁后經上文實依此
也改正矣此文當本同也而无知后經闕此文故不誤
直改依聖貼付儒外來聽字而已愛當愛聖也云古文

周公曰於戲嗣王
孚尒不予虞（經）尒（白虎通引无佚文知此伏
无此文蓋傳寫引无佚文於此
文杜其所卹中不得閒其上下文云何无由知其意
旨不敢強解
止說君奭顯焉）

君奭卷八十三

周書卄十卄

尚書卄三

周公曰君奭（君是天子諸侯大夫反）予（君爾稱也奭名公名嘩召
召公皆同）（經）告（卢毅解云
也說文曰報文曰報云奭加大
旳之大辭此鄭召公名）

弗弔不肆（弔弟知宇又作林反肆音
故同案僞孔本作文云弟知宇也林反肆音
詁加案詳僞孔本作釋文云案宋本作肆詁加
案說曰石經）

予不基冘享于休（基始享信也
知曰其保冘享于休詁文案宋本作保
不詁訓同案僞孔本作釋文云保不羊弟知宇也
盍反）

予不敢知曰其有能格（格至）

不敢知曰不延胡永（延長胡何）

不敢知曰不其延（延長）

不敢知曰不其脩（脩長）

不敢知曰不其能（能善）

不敢知曰不其秉（秉執）

不敢知曰不其以（以用）

不敢知曰不其有（有保）

不敢知曰不其戚（戚憂）

不敢知曰不其延（延長）

君奭

尚書卄注音疏卷八　十三

予不基冘享于休知曰其保冘享于休詁文案宋本作保不羊弟知宇也林反
故同案僞孔本作釋文云保不羊弟知宇也盍反詁加案詳僞孔本作釋文云案宋本作保不羊弟知宇也盍反下及注
案說曰石經）

不敢知曰不其有能格（格至）

不敢知曰不延胡永（延長胡何）

不敢知曰不其延（延長）

不敢知曰不其脩（脩長）

不敢知曰不其能（能善）

不敢知曰不其秉（秉執）

不敢知曰不其以（以用）

不敢知曰不其有（有保）

不敢知曰不其戚（戚憂）

不敢知曰不其延（延長）

君奭

尚書卄注音疏卷八　十四

予不基冘享于休知曰其保冘享于休詁文案宋本作保不羊弟知宇也林反
故同案僞孔本作釋文云保不羊弟知宇也盍反詁加案詳僞孔本作釋文云案宋本作保不羊弟知宇也盍反下及注
案說曰石經）

不敢知曰不其有能格（格至）

不敢知曰不延胡永（延長胡何）

不敢知曰不其延（延長）

不敢知曰不其脩（脩長）

不敢知曰不其能（能善）

不敢知曰不其秉（秉執）

不敢知曰不其以（以用）

不敢知曰不其有（有保）

不敢知曰不其戚（戚憂）

不敢知曰不其延（延長）

君奭

尚書卄注音疏卷八　十五

予不基冘享于休知曰其保冘享于休詁文案宋本作保不羊弟知宇也林反
故同案僞孔本作釋文云保不羊弟知宇也盍反詁加案詳僞孔本作釋文云案宋本作保不羊弟知宇也盍反下及注
案說曰石經）

不敢知曰不其有能格（格至）

不敢知曰不延胡永（延長胡何）

不敢知曰不其延（延長）

不敢知曰不其脩（脩長）

不敢知曰不其能（能善）

不敢知曰不其秉（秉執）

不敢知曰不其以（以用）

不敢知曰不其有（有保）

不敢知曰不其戚（戚憂）

不敢知曰不其延（延長）

君奭

尚書卄注音疏卷八　十六

命弗享經林嗣肯刀毅明稟杜今罕
小子旦非敢多正紬惟肯刀於戲亏
我沖子（僞孔本嗣事改他後嗣命不易上增天字癵一難字亾字改他其茲故加灋
蓍王箴傳所引光夷貿反杜今屬上讀）注（光讀爲侯讀爲侯亾急也蓍木或爲侯
癵當也設使我繼事子孫大不虞變孳天地鋤亾侯急
肯刀亾於美我鋤耆杜家則不戲知矣命亾吉凶不變
易也天棗當輔亟誠了甘不爲天所輔而亾餘其命則
不虞經林久遠繼嗣肯刀毅孳其明稟正杜亏今也我
小子旦非敢多所改正也惟紬揚肯刀於美己戲亏我
沖子而己說爰詳殷爭反）注（云光讀爲侯詳殷爭反）
尚書今注音疏　卷八　十五

或爲侯侯醬侯於本他侯也癵當釋詁文說文心部云
變云命亾吉凶不變易也光讀爲侯他光說己詳殷爭反
不易棗與詳同故傳箋醬敬亾云命不易哉鄭箋
我紬惟盧王棗延不承庸繹亏文王
受命紬正義本他繼揚釋詁文說文心部云
鄭本作紬繹文
公若我又念曰天命靡常不可信也我惟紬文王亾棗
（注）盧王文王也繹捨也周
云盧王文王也下文多出文王故知盧王爲文王說文手部云捨釋也說同可
轉相訓故云繹捨也正義曰周公自稱名此阿衡保衡尹名輔湯正義曰周禮大宗伯職云伊
尹名輔湯己爲阿衡保衡尹名也鄭箋云阿衡實官名無正文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敬平故己爲官名爾雅釋詁文
湯也是湯己伊尹爲阿衡亾官也云己尹天下故曰伊尹
尹正也治也言正治天下也
君奭
尚書今注音疏　卷八　十六

周公若我又念曰云如此解說則上下文意一貫己爲尤協
杜若成湯既受命若則格伊尹假
亏皇天杜肯申則格于上下
皆三公亾官當時爲亾號也天下所取平也此
亟也繹亟亏皇天謂功勝太平因名山秀中亏天也阿衡
成曰伊尹名輔湯己爲阿衡己尹
中改曰保衡平也
（注）鄭注見詩箋湯正義及正義釋周禮大宗伯職云伊尹名輔湯
尹名輔湯出殊子娘書云湯己爲阿衡湯敬賢詩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敬平故己爲官名爾雅釋詁云阿衡伊尹也鄭箋云
湯也是湯己伊尹爲阿衡亾官也云己尹天下故曰伊尹
尹正也治也言正治天下也
君奭
尚書今注音疏　卷八　十七

云或作氏本子采桑得嬰兒于空桑其母居伊水上負嬰而去
名輔湯出殊子娘書云湯己爲阿衡湯敬賢詩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敬平故己爲官名爾雅釋詁云阿衡伊尹也鄭箋云
命神告亾曰曰出水而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爲空桑故命亾
爾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爲水名水其所亾如己爲牲也鄭玄
曰伊尹歿則伊尹爲說文刀部解伊字云殷時人阿衡尹
天下故曰伊尹爲說文刀部解伊字云殷時人阿衡尹
治天下皆加尹加尹是則伊尹天下治亾說也云亟太
中改曰保衡爲阿衡名號相類當取平御天下中
說而伊尹相太甲又爲師保中任責
如單代亾也則宗太中亾世攝衡權伊尹經百杜
太甲時則是保衡也故知郎是伊尹後改曰
保衡也云記曰虞夏商周爲師保爲官名殷
世子弘爲非常官亾號其乃語使參也此阿衡
公亾官也知當時特爲此號非常官名商亾
後世亟官三百六十亦不一此號也云皇天冏極大帝也釋詁文
此號大宗伯云己蒼璧
尚書今注音疏　卷八　十八

則天鄭玄注云此則天之寒也謂天皇大帝北極耀魄寶也鄭又注禮記曰冬至於圜丘奏之樂以禮天神皇天北辰耀魄寶也此言於圜丘奏之則此大帝是天皇大帝北辰耀魄寶也鄭以六天之說皆以此經上帝及禘郊之上帝皆天皇大帝也其五帝則青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汁光紀是也其祭之名亦皆曰禘故大傳云禘其祖之所自出謂祭天之所自生也鄭注禮器云禘大於祫祫大於時禘祫者合祭羣廟之主及其功德時祭者各祭其親之廟及其功德禘祫者毀廟之主及遠祖功德之主時祭者親盡廟之主及有功德者

殷禮陟配天謂禘禮郊冥祖俊宗湯也商載祀六百故曰多
祀其禘大祭反郊己殷禮繇殷也祀禮皆說文示部
加豐云禮履也所己事神致福也从示豐聲苦漢反郊
云禮天而己先王配則禮本己祭祀繇證也且經言配天是
天謂禘郊冥祖俊而宗湯鄭注云禘郊祖俊宗湯也祀禮
禘郊祭天亏圜丘祭上帝亏南郊曰郊祭五帝亏明堂
神亏宗祖宗祖宗謂祭文王亏明堂也經言余冲人則此是己祖配天也
周公攝政祀文王亏明堂引己說此經言余冲人故引己說也
秦也傳文祀郊秦也釋天云商曰祀周曰秦

純嘏天子命則亦小臣小臣殷世官族姓也
純大也嘏大也則亦小臣二小臣殷世官族姓也
書傳皆言殷世官族姓也天維大命等盡
亏商耆富實商也異姓同姓也臣无不秉持其職而
政事下而小臣外而衆屏藩亏庶尚大得乃心
服經亏王言天惟畀亏商故商大得乃心
畫物也書說文夕部文案則从貝：衆
是等畫物也說文夕部文亦云畫物貨之名畫也
鄭注云百姓羣臣也羣臣也又云百姓百
官族姓也則百姓非王也同族故云百姓
乃書百姓言則非衆姓故己衆王也族也
說文夫部云族矢鏃也今也云族詞也
不可解從說證己衆語詞可也惟十有七祀惟惠稱
弔又亏辟故
弔又亏三仁祭卜釋
稱尺孚反又吾釋反又音大反又讀當衆又二相也
釋尺也惟此羣臣各稱其惠己輔相其君故天子亦事亏
君奭

四仁四仁奉行也如卜釋无不信也
疑而釋也則弗非也○而行事則火踐也言商得乃也
故叩己當商輔也惠艾吾釋反相息匠反詩臣工云奄觀銍艾
留己艾爲又變則古書艾字師古注曰艾讀曰又
艾爲又治也其君像己民因而增其說言
爲艾窮邦俊艾像己本留俊又解爲治也
不可解從治其君像己非也漢外戚傳云天子
是行○相輔相其君己說此經也用又字則經文本是
相輔其君己說此經也白虎通云又者言治其治者
辟君也釋詁文釋樂莊三年傳云天子之
其時也何休曰謂天下而葬一月其說
號篇云臣謂也一月何所己爲王將也己
沸也內所己爲一月余是天子爲一月
月天子也引此書說曰經也是受命
二說非則无不是必踐則无不信也
而書言之假所說又引詞不

學于文王正義此五臣之自謂无緫謀來言其自視甚不足也書此緊文王緝熙其常毅故文王精敬也疏下及于國乃緊于隱反徒弔反引緝熙之義此緊言也引緝熙之義故引之證此緊言也疏故疏引之證此緊言也案文王小臣故不可云小臣故不足于五臣也疏又自謂无緫徃來言其自視甚不足也

純嘏秉德純和无疆之德也嘏大也秉德純和无疆之德也

純見冒于上帝惟皇受命敷命哉

純見冒于上帝惟皇受命敷命哉昭字絕句見賢遍反純純也純純也冒覆也言文王之德純和无疆故見覆于上帝惟皇大也文王之德純和无疆故見覆于上帝大助文王之秉德之臣此五臣留維知天威之惟皇君奭

尚書大注音疏卷八　二三

昭字絕句見賢遍反純純也純純也冒覆也言文王之德純和无疆故見覆于上帝惟皇大也文王之德純和无疆故見覆于上帝大助文王之秉德之臣此五臣留維知天威之惟皇君奭

尚書大注音疏卷八　二三

天惟是正故緫受大命故

[illegible]之業也 ◎傳惟文王德[illegible]
◎正義曰[illegible]惟文王德[illegible]
[illegible]是不學也任大賢重无德以[illegible]
[illegible]三篇下引[illegible]已不[illegible]
[illegible]文王也德也今[illegible]
[illegible]以德文十篇[illegible]
[illegible]非也 ◎傳[illegible]
[illegible]文誠也忠也名我也[illegible]
[illegible]也輔大誠[illegible]
[illegible]實中道也 ◎傳[illegible]
[illegible]公官也俾其官而名也欲其忠誠[illegible]
[illegible]盤庚曰非予[illegible]
[illegible]君也 ◎傳[illegible]
[illegible]殷也[illegible]
[illegible]殷也[illegible]
[illegible]殷也

多仁周官四篇當曾杜蒉誥肯是不覩多士聯仍也云宗周鎬京曾孑誥正引傳云宗周鎬京也鄭箋詩雨无正云周宗鎬京也鄭箋禮雨无正引傳云宗周鎬京也鄭箋禮記祭統引衛孙惲生鼎銘亦云宗周也鄭注禮記大誥云是其多心學經也已大誥多士云是殷遺多士周官四篇云是殷撫成王政將蒲姑多仁周官四篇云是殷撫成王政將蒲姑多仁我惟大降命是也故引多仁我惟大降命云爾既來白鄭學大降命四國民命即謂此文也下文所云誥命四國多仁及文也來自鄭已當此經也光于多士因繇云燮即多仁及多士杜多士肯且不仰也云不仰也案成王政將蒲姑多仁周官四篇而及多士不相仰攝也案成王內鄭于成王政績注云此伐淮夷殷踐鄭是撫政三年也伐管蔡嗥崇編篇于此來聞又鄭忠賡商閒成王周官是周公撫政三年事此鄭注成王政績所云是殷撫成王政將蒲姑多仁周官四篇言也又鄭讀及下文繇誥命多仁多士蓋本誥命云是嗥周公所撫四年事也

尚書今注音疏　卷八　三十三

多仁

尚書今注音疏　周公

三國多仁惟命殷矣丹肇我惟大歸命命网不知㊟四國管蔡商鄭多仁庶邦侯甸男衛邦伯越惟有胥伯小大史惟殷庶丕惟逸逸誥庶邦侯甸男衛邦伯越惟有胥伯小大史惟殷庶丕惟逸逸云四國管蔡商鄭多仁庶邦侯甸男衛邦伯越惟有胥伯小大史惟殷庶丕惟逸逸也周公東征四國是皇云王賦周公征四國管蔡商鄭也是鄭賦管蔡蒼茨以伐奄也鄭詩殷武齊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云周公征四國管蔡商鄭也是鄭賦管蔡蒼茨以伐奄也鄭詩殷武齊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云王賦周公征四國管蔡商鄭也是鄭賦管蔡蒼茨以伐奄也鄭詩殷武齊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云王賦周公征四國管蔡商鄭也是鄭賦管蔡蒼茨以伐奄也鄭詩殷武齊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云

書曰无所逸欲知小人之依傳了云謂殷紂之事也
文王圖帝王命了謂殷紂之圖天王命其殷脩故
了以下文象其說非也
昧爽丕顯坐朝以待旦
昧爽丕顯文王受命之明也坐朝謂聽政也
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
日中昃文王治事之時也不遑暇食勤政事也
用咸和萬民
用以也咸和萬民言以和萬民之心
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
不敢盤于遊田言不敢耽樂於田獵也庶邦諸侯也正之供謂貢賦也
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文王受命惟中身言文王受命惟中年也厥其也享國五十年言其壽考也
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
自朝至于日中昃言文王聽政之時也不遑暇食言其勤政事也
庶邦惟正之供

顯不惟尒多仁罔堪丄惟我周王
靈承于旅享堪用休惟爾神尒
尚克時尒克時尒田尒
災不丄命
今尒尚克尒克時尒田尒
災不丄命
今尒尚克尒克時尒田尒
災不丄命

囘鄉淺所俾囘酋也鄭康曰俾維火是我惟是也故其戰出也我惟是也故其戰出也我惟是也

俾芳反（通）戰思繹誌文引鄭注詩周書作俾洛解云二參反（通）又依師讀誌文引鄭注詩周書作俾洛解云二參反（通）又依師讀

孫文公所俾囘酋也鄭康曰俾維火是我惟是也故其戰出也我惟是也

矣民多亡也民不滔凶不念我德矣今多亡自取天也威我則亟天也罰于我分
王命則惟今多亡自取天也威我則亟天也罰于我分
難會妙止也言此事止於此而已不復有所滋蔓夕會及明旦注云夜明也會朝注云旦明也
其戲弘也弘于天也言天亦大其事于上也
今與予也言仕者與我共事也
乃惟釋誥文王武王乃大明于天也言文王武王能大明其德于天也
佶我敎命也佶正也言正我教命也
命也此言勸勉其職也
大語意正同故云爾多士勉于爾職信我教命以往之殷民也
不念矣乃分離爰爽土也言分離爰爽土也見正義
王曰我有周誥殷多士
尚書今注音疏　卷八　四
不維多誥不多誥也言誥多誥也
不維多誥不多誥也此祝周公録王命殷民之詞也
中王意乃宁也言王又言曰宁爾乃汝也
乃此敎命命乃汝也非我不事逸言我不敢逸于時謂
故也非我不事逸言我不敢逸于時謂
是惟爾殷侯尹民祝惟我周王宁兹大命往尹茲東土
是惟爾殷侯尹民祝惟我周王宁兹大命往尹茲東土
周書吉十七　尚書吉十七　周書吉十七　尚書吉十三
周公作洛誥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
咸秩無文
咸秩無文
王入太室祼
王入太室祼
周公作洛誥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
咸秩無文
王入太室祼

文盖业三事也继衣虎贲文盖言其宫卫之事以常周官虎贲掌王宫見周而继衣以衣见王也惟敉鲜善也周公练达于事而善于用人故言惟敉鲜善也周公练达于事而善于用人故言惟敉鲜善也周公练达于事而善于用人故言

圖用丕訓惠則了內九德了言內丟
義捧物息甸反仆下孟反注同隱於本脫圖字據加禁豈后經補出義半奇反注同㊟紬繆
然誠物信也太學曰知至而后意誠惟繆其知故誠信
于惠仆劉慕曰太仆音九惠故曰九惠出仆圖猶向
也丕讀曰不訓順也義讀如儀言賢俊出臣能繆其知
誠信于九惠出仆了致出敷其君曰敷拜手繆首音
于吾君矣象元此事牧準三宅出官此惟君繆矣苔惑
厥其謀向用不順出直惠元其刀于仏如此則三宅出官
无已義堅于民矣出敷其君出言此太上柰反或
紬繆釋詁文不于上文紬惟音鬮訓釋而訓于此補出也此漏于此補出也㊟大音太同
太政
尚書全注音疏　卷八　五九

太學書籍名也杜預云知出而后意誠惟繆其知故誠信
也善惡物善知能辨之惡惡知惡惡皇此謂也
自賊了惡誠其意矣故從文上文先言欲誠其意者先
知了後言知出而后意誠知也此文紬知物致知也物
知了意誠也紬知惟繆引大學所謂知止而后意誠也
引劉歆太仆音九惠出仆所謂知止而后意誠也故曰
九惠出仆故仆音九惠出仆音九惠元其刀于仏如此則
三宅出官惟君繆矣苔惑厥其謀向用不順出直惠元
其刀于仏如此則三宅出官惟君繆矣苔惑厥其謀向
用不順出直惠元其刀于仏如此則三宅出官惟君繆
矣苔惑厥其謀向用不順出直

多聞周知畢昭此官掌亞忠貞王伐叛一代事仍其舊官名酋所增且酋所省故多不同故云酋因時革也

實徵纘緜考三公民服尹

纘纘繩索貫記錄增損纘是故加也亳各反服服謀反

二國亞忍臣服亏周酋也鄭業成四三亳酋湯舊鄧亞民服文王酋分爲三邑其底厎險故曰阪尹益東成皋環轅轘函降谷也

尹服亏周酋也鄭業成四三亳酋湯舊鄧亞民服文王維

纘文云纘繼也纘繼也纘繼也

用事下言其參謀于庶獄惟司空乃此言與參謀于庶獄參惟正乃是治空故解經正字爲正乃謂用正乃是治空故云今文爲然鄭徵爲徵者謂蔡公石經自古
[注]繹繼也自古帝舜以來繼其職事于我周文王其太政也于太事
牧夫準乃空官則參乃得其人參用繼其謀斯乃使空
治事[經]繹繼釋詁文經言于此繹釋故云于太事牧夫準乃空官則參乃得其人言亨者繹空詁乃參者繹我乃使空治事正義引王肅注云則參乃空杜佐參用繼其才以治也故云參用繼其謀使天下治也斯乃使空
下治肅非也國則罔弘大政用論乃常
是罔顯杜乎廿
參乃論乃是則此經下文書一故定加論
[注]慕融曰論乃倫秩倫乃也贊謂國若无事大政用
論乃不順空違是无奇炎顯杜與也矣今文杜爲哉[經]
[注]鄭玄注見釋文云論乃倫秩也倫乃也贊謂

无佚也及陳樸諒尼酉三十二名注四十八字
无佚經文无酉六十九名秦文五尼五酉七十四
音注千二酉八十九字釋音辭字七酉一十言延
四千八酉八字
无佚經文五名延七十六字
君陳經文七酉四十四名秦文四尼七酉四十八
音注二千二十五字釋音辭字四酉六十五言延
七千三酉九字
多士經文七酉九十名秦文一尼七酉九十一言
尚書全注音疏　卷八　壹
注千九酉二十六字釋音辭字五酉四十言延五
千九酉六十六字釋音辭字五酉四十言延五
周官經文十一名注二十五字釋字九言延三酉
一十二字
太甲經文六酉六十六名秦文一尼六酉六十七
言注千七酉三十字釋音辭字四酉九十九言延
六千五酉八十八字
召陳經文六十名注七十一字釋音八言延三酉

顧命弟九十五　周書吉三十吉　尚書全注音疏卷十三

尚書全注音疏卷九　江聲學

維三月哉生霸王采釋生霸文云馬本作釋若加馬釋羊笞反 注 鄭兼成白此成王二十八年易融
白不釋疾不解也聲謂釋讀驗度綴說釋生釋不
說也言哉疾於馬證釋音辭尺反拙音羊笞反解本
又作懈反釋字或反說亦反鄭注見正義云此成王二十八年將
終政重此二十八年也案成王杜於豐新宮三統林云成王元年正月己
丑朔生霸十五日己亥後三十四日庚戌翼日辛亥鎬京饗禮
十五日甲子王崩此命加禮四日哉生霸云是則謂成王紀於三統
十年而崩也鄭君不加生霸三統林準引尚書泰誓曰

顧命弟九十五　周書吉三十吉　尚書全注音疏卷十三

尚書全注音疏卷九　江聲學

維三月哉生霸王采釋生霸文云馬本作釋若加馬釋羊笞反 注 鄭兼成白此成王二十八年易融
白不釋疾不解也聲謂釋讀驗度綴說釋生釋不
說也言哉疾於馬證釋音辭尺反拙音羊笞反解本
又作懈反釋字或反說亦反鄭注見正義云此成王二十八年將
終政重此二十八年也案成王杜於豐新宮三統林云成王元年正月己
丑朔生霸十五日己亥後三十四日庚戌翼日辛亥鎬京饗禮
十五日甲子王崩此命加禮四日哉生霸云是則謂成王紀於三統
十年而崩也鄭君不加生霸三統林準引尚書泰誓曰

尚書全注音疏卷九　江聲學

王服冣生臣謂太僕冕亦冕聲謂綴衣裨冕之屬服皆已冕服為
侃反 注 馬融曰洲：疑也洙：圖也鄭玄讀冣為撮洲洙相疑冕服侃王
洲洙相疑冕服侃王　冣徒乃反洙息恣反杞息恣反

王卑也侯侯八也譜其緣反（注）緣也譜緣猶次也（疏）緣注見釋文云沫云相也正王服仗也王业服仗則王之服仗又卜師扶又卜君卜當緣儀云沫相正其官矣云相謂相是其官服職冕服爲王卑也謂王之冕服爲王卑亦王之冕服爲王卑也又祀記檀弓云扶君卜當緣儀云卜師扶太儀也扶太儀也又卜師扶太儀也又祀記檀弓云扶君卜當緣儀云卜師扶太儀也

言深人也幾殆也疾甚也言病○重已當命卒也言病○重已當命卒也
也言病○重已當命卒也
也言病○重已當命卒也

文而云是也謂奠麗也加所引國語文唯言太王也事此經則難言文王太王皆受天命故兼言之三后也業即文王業解經所云文王受命作周也大雅云文王受命有此大功謂天帝命太王也下武云太王王季維德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王季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三后在天陳云三后即謂文武者文武皆配天言之下言應侯順德即謂王季也下言成王即謂武王也下言康王即謂成王也皆是其德之事也言三后在天者謂其精神在天也

敬德不威嗣厥命

尚書大誥疏敬德不威嗣厥命

尚書大誥疏敬德不威嗣厥命

尚書大誥疏

士也皆周禮司勳官云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
有二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十人虎士八百人鄭注云
不言徒出虎士徒也鄉有勇力皆此言虎賁百
人自足八百人中此百人與虎士徒為伍以嚴也際當搜索知
百人與虎士且云桓桓各趙半走趙虎士百人與曾
度皆引且與大鄭王當有虎士百人與曾
皆百人趙子鈞夾與大鄭前言虎賁百人
與大鄭王衛也鄭注周禮司士云虎賁百人
文王世子云慈以勞內則云慈以旨皆此意
王當疾顧命王疾殆而出皆不及知王疾
也計王疾船于敖山下文則內當與西鄉則了丑當在堂
下文則內當與西鄉則了丑當在堂
不過旬○閻介夕疾
子王病甚知不及待太子也帥諸侯
子實不在側段其太子而出矣鄭云其杜高宗
太子時殷禮喪畢君命而出與大鄭皆
顧命　尚書今注音疏　四

云蓋已疑也與大鄭皆臣子皆惟子又將正太子也
與故出于路寢門外雲門外所已絀也案王崩而
太子繼后即位于路寢門外正朝所在羣臣當立處
成其與子且路寢門外正朝所在羣臣當立處貴
室王宮大寢則宮正而人內子經所謂南門非路寢門也經言
綽于南門也外綽皆自內而出經直
綽而漸延綽將自內
門出綽也綽延天文蓋也子出使而反自
西鄉大鄭也○云蓋皆已天正文不
已鄉二如皆公羊隱五年傳云自陝而西
公鄉二如皆公羊隱五年傳云自陝而西
也自陝而西皆已下文言太保
公練東已諸侯蓋如時已公與周公鄉
文林記釋文云案云川文林及與班
須與班蓋班與須與班須與
文林記釋文云案云川文林及與班
須與班蓋班與須與班須與
也故或已須鄉班已須鄉班實鄉班也鄉
也此文須字實太須字也誤也鄉此太
文須字實太須字也誤也鄉此太
告天下諸侯鄭仲師注云須也鄉二如皆也
己須也須也後所以東已此蓋東與也知皆
己須也須也後所以東已此蓋東與也知皆
當大杜東甲知皆大
文也云宗楠主也皆大
虎賁氏掌先後王之法令以前驅後
衛王出入則以虎賁氏掌先後王之法令以前驅後
衛王出入則以虎賁氏掌先後王之法令以前驅後
衛王出入則以

所經反（經）云夫伯相命士須材也鄭注假文云材檀材也則檀弓所須材也鄭注假文云材檀材也則檀弓所須材是也命士須材者天子七尺而廣與諧度已下不同記容誤當是諸侯之士須材者諸侯五

鄭君說此經留之也云不用坐時席新鬼神坐事故也醬周禮司几筵職文云乙此上下文皆云王位設繅純加繅純加繅純畫純加畫純畫純加畫純畫純加畫

彫王仍八彫多反注鄭兼成曰畫席卧縑林席畫純仍雲气畫也綵緣飾謂彫琢文也繭反王謂也彫又曰彫謂也琢文也繭反王謂也彫又

曰彫謂也琢文也繭反琢中角反正因段反俗作雕

鄭注見正義云豐席卧縑林席也鄭君以豐席卧縑林席則未詳天子證諸侯之豐席說與孫炎及王肅合鄭以豐席卧縑林席與孫炎及王肅異未審何據吾寧从鄭可也云畫純仍雲气畫也綵緣飾也案鄭君注三禮皆輒以己雲气為說知周禮六冕之畫希冕已畫希象青司八篇已延龍畫純亦已及義禮既記已畫皆畫質與禮記皆大記畫也畫各所取象皆皆畫成物苔雉鷮鳳章既庶也等皆畫成物苔雉鷮鳳章既庶也等皆也皆說文彡部文引禹貢厥篚玄纁璣組正義引鄭注同又見彫琢同證也

黼黻絺綌

尚書今注音疏　周九　十六

黼黻絺綌

尚書今注音疏　周九　十六

彫漆非矣漆黑正色注畫亦名黼黻亦黑與漆字異注畫亦名黼黻亦黑與漆字異

室屋　下同

室屋下同

室屋　下同

室屋下同

黼黻雕牆

尚書今注音疏　周九　十七

黼黻雕牆

尚書今注音疏　周九　十七

粉純　米反

粉純米反

粉純　米反

粉純米反

藻棁　棁音悅

藻棁棁音悅

藻棁　棁音悅

藻棁棁音悅

山節藻棁　節音櫛棁音悅

山節藻棁節音櫛棁音悅

山節藻棁　節音櫛棁音悅

山節藻棁節音櫛棁音悅

粉米　米白黑相次

粉米白黑相次

粉米　米白黑相次

粉米白黑相次

黼黻絺綌

尚書今注音疏　周九　十八

黼黻絺綌

尚書今注音疏　周九　十八

不產玉實所得玉而獻也皆夫漢書禹貢雍州貢球琳琅玕荊州貢羽毛齒革揚州貢瑤琨篠簜荊州貢箘簵楛青州貢松怪石徐州貢玄纁璣組豫州貢漆枲絺紵梁州貢璆鐵銀鏤砮磬雍州貢織皮正義曰鄭玄以為禹貢所貢之物皆是其土所生之物故注云不產玉實所得玉而獻也

尚書今注音疏　周九　十九

不產玉實所得玉而獻也皆夫漢書禹貢雍州貢球琳琅玕荊州貢羽毛齒革揚州貢瑤琨篠簜荊州貢箘簵楛青州貢松怪石徐州貢玄纁璣組豫州貢漆枲絺紵梁州貢璆鐵銀鏤砮磬雍州貢織皮正義曰鄭玄以為禹貢所貢之物皆是其土所生之物故注云不產玉實所得玉而獻也

尚書今注音疏　周九　十九

也鄭此說周公攝政七年制禮作樂之事鄭注尚書大傳云魯公伯禽受封之國三年除喪而後報政周公戒之曰嗟爾伯禽汝知為國之難乎人之難在知人在安民鄭注

繫乘馬于桑陰中粢必所成故杜因廣出之但粢必所成器醬杜東廣出玉但米琢治也云河圖出于河水醬鄭注周易繫詞引此以炮說曰河已龍馬出天苞洛已龜書出地符龍馬銜甲有文而青色背有旋毛圖出九篇龜書出五行皆有數以象之鄭玄以為河龍圖發洛龜書成是河圖出于河也洛書五行忠引聖人說曰虙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鄭云帝王聖醬所受不指實河圖發八卦醬蓋八卦是虙羲所受之河圖而古帝王皆受河圖不獨虙羲也禮運正義引中候握河紀云堯攝七十載與羣臣臨于翼門觀于河渚榮光出河龍銜甲赤文綠色廣博丈四尺十四字引尸子曰堯沉璧于河榮光出河龍負圖而至堯與羣臣觀于河渚榮光出河龍銜甲赤文綠色廣博丈四尺十四字引尸子曰堯沉璧于河榮光出河龍負圖而至堯與羣臣觀于河渚榮光出河龍銜甲赤文綠色廣博丈四尺十四字不獨虙羲受河圖也即此經河圖是也鄭玄以為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故鄭注易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也鄭注禮運云河以通乾出馬洛以流坤吐龜地理緯水觀于河見白龍負出圖天乃與王授之以河圖

也蓋夾兩階酋二八一杜西階也西一杜阼階也東當
牙廉厓下也兩系蓋堂隅也向也五夾兩酋二八一五亏東序堂隅也
東一五亏西序堂隅也西當牙廉厓下也兩系蓋堂隅也向也五夾兩酋二八一五亏東序堂隅也
兩也合言四八酋乙其乘服用故也自果厎反妙孚替反俗書為石傾非也鄭注見正義及詩國風鴟鴞頌貁正義云多官反鸞是翠色故鄭云青翠山雞文如錦綵采色鮮明也貁山雞文如錦綵采色鮮明也引詩乙證謂貁覓也文云其兌仆貁乙貁云貁當作環乙玉藻也又云同帝嚳君襄反君襄反帝嚳注周禮不成貁環嚳酋帝嚳注周禮不成貁環嚳酋七子易璧錄五孤助擘錄四三命也卿璧錄四三命也卿璧錄五孤助擘錄四三命也卿璧錄四三命也卿
顧命

尚書今注音疏　四九

大夫璧錄二又云士變冥反結錄變則鄭君也意乙大夫乙上也覓留參琪本錄士也覓則无參彼詩所佩淑人君子是謂諸侯故乙其覓不得參琪本錄故乙貁冥青
故云禁也但濛時鏘冥今其形狀不加可乙輒錄可乙狀故名鏘冥厓也
大冥故乙貁冥鏘冥鄭君變當時或謂也難時或謂也難
詳无狀故君前擊也云
故云禁也但濛時鏘冥今其形狀不加可乙輒錄可乙狀故名鏘冥厓也
大冥故乙貁冥鏘冥鄭君變當時或謂也難時或謂也難
詳无狀故君前擊也云
顧命

尚書今注音疏　四九

大夫璧錄二又云士變冥反結錄變則鄭君也意乙大夫乙上也覓留參琪本錄士也覓則无參彼詩所佩淑人君子是謂諸侯故乙其覓不得參琪本錄故乙貁冥青
故云禁也但濛時鏘冥今其形狀不加可乙輒錄可乙狀故名鏘冥厓也
大冥故乙貁冥鏘冥鄭君變當時或謂也難時或謂也難
詳无狀故君前擊也云

周尚函階不喪階已朱受顧命朱設繅當主位也云且如擴肯慢也者不記檀弓云周人擴于兩楹上是擴肯也此擴肯將殺擴肯受顧命則周尚函階喪慢矣

鉄常人兜仏

注鉄仏拂也服章无鉄二黹如鉄者人者人畢門

也鄭蕭咸曰鉄謂色赤也兜仏者兜鍪畫龍虎其

夷反拂也者不記檀弓云鉄結于四綴學子嗶卿士鄭注曰鉄仏拂也棄檀弓結鄭注曰鉄結不謂繡文如鉄仏者徃來相交錯此鉄常衣者衣常也章亦常也章天鉄二黹如鉄者人者人畢門磨云虞喜曰畢欲觀古人也象曰天子畫日月諸侯畫龍華蟲卿大夫畫山龍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王者相變也周禮司服王之吉服亦如之鄭注曰此天子享先王之祭服也享獻也享先王謂祭宗廟也故云冕服九章登龍于山登火于宗彝一曰龍也二曰山三曰華蟲四曰火五曰宗彝六曰藻七曰粉米

顧命

尚書全注音疏卷九

元

引彼二文之證所引禮注釋冕服文也引彼文者彼注釋冕服文也引彼文證所引禮注釋冕服文也引彼文證所引禮注釋冕服文也引彼文證所引禮

同則必是一字說文則部云同嗣也一曰合會也古文則省口下文王受同之祭太保之彝同醐則非酒器可知盛酒乎幡也說大謬不然矣幡所以舉酒也詩既醉既備既稡既戒既設既陳既登既飲既醉既飽既載既止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既和旨飲烝衎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神具醉既醉既飽小大稡稡既醉既飽福祿來反其文大意如此注今不得詳聞矣故言幡以舉酒名亦誣也今吾仍鄭說可也鄭則非也下文太保乃以璋亞圭有瓚祼地故言亞圭有瓚矣半圭曰璋

士再獻酱王酳尸尸後后酌亞獻諸臣眾賓又後后酌
盥酌前爻食三獻也鄭又注司八筵職云尸爻食王酳
尸爻獻祝受尸又酌酳尸也禮記祭統云尸酳王酌
酱據諸侯祀也維尸王后當同則后獻尸尸酳后亦
鄭注司農云諸臣獻酱酌畢之酌則后獻尸尸不
酳臣尸酳也禮祭于成王廟宮雖不太尸酳吉祭畢
獻經言酳此大獻而尸酳下言太保受同祭則宗固是
太保自酳也故引鼎形眾說也或曰禮記王制云齊三
日齊于祖廟祭唯祭天隆社禮祭五祀此祭籩豆陳曾
子問篇曾子問篇云諸侯旅天子歸后
天子問曰天子當禘郊社此祭籩豆陳曾
尸酳也故引鼎形眾說也或曰禮記王制云齊三
日齊于祖廟祭唯祭天隆社禮

招慎勤雖也此歲雖相揖次是代手招引也使視雖故用公羊注說云乙手頫招且申也云引手相招與頫也

改大邦殷

亨祇命于皇天

祇敬止命惟周文王蚤誕受美命

文王大受命雖順也爲天所大受命

久反注美羊

美雖基順也言天改殷也命惟

雖善也文乙都美字裏文作諺古文作美則諺美同字

顧氏諺讀衡門敘云諺雖也故云諺雖順也爲天所大受命也案天改殷命也下云文王蚤誕受美基則是天改殷命也下云雖順也故美當訓雖象乙美爲雖順也故云美當訓雖象乙美爲雖順也

文王蚤大受天命而王其基順也言文王蚤大受天命而王其基

未爲故不用也

基順釋言文

卑切用歙彼兩國

惟新陟王畢協賞罰

王紹襲來善謀故惟新陟王猶後世惟大行也賞謂賜也

觀命

尚書今注音疏　卷九　四十

諧庶鄭謂封諧報國踐亭歙也成王盡味協賞鄭亨

定文蚤止功乙也歙讀亏徐乃炎業休美

假行家反注同

假至也

明記云

告凶天王登假是也登假言登故云帥登假也謂崩也

新帥王畢上帥文蚤下言今王則此云新帥王是帥文王也

成王奠周邦太平職云讀奠定之讀注云讀如鄭注引禮

也庶大夫將行告于禰之類是也

帥又帥循度而言循也

成誦記檀弓云公未文子卒其子

戒誦誦亏邦

持歙之類是周初之

天子七日而葬

時燭葬請所乙多其名

來參謀也來參謀

人行也參謀行

天子七日而葬成王十九日而

來參謀也參謀周而言參也

大行肯啓帝柩肯發記注引

大行肯啓帝柩肯發記鄭注也今漢書

成虞凶天子崩注云

大行孟康注云大行盡哀未忍斥尊號之辭也天子崩

此注疑師古所加

師王同意故說與漢人行說此類

下諸侯未及葬皆稱天子謂主天下之事也

葬諸侯王所料也云歙謂諸侯

杜預內諸侯王也

是則蕭王出

乙下云非凶盡事謂葬篇也今文家無

六一九

前王此誥因此二篇文相屬
遂合爲一當加厲藥本爲正

周書卷三十卷　尚書卷三十五

王若曰庶邦冢君暨乃
御事衛四服暨周公后
十祭再祀穀六祭祫合
祫此衛服皆賓來乃王
于正歲蒸仲智鄭服國
奔來朝容喜往祭國中
多故不得已時亟而亦
罔來朝衛服諸侯應乃
服正鄭君所據也云亟
鄭亦顧命篇曾注云此
成王十八祭計六祭耐
祫之歲一見禘祫之歲
一見禘祫三歲一見禘
祫二歲一見禘四歲一
見禘五歲一見禘祫各
異若昭穆相對則禘祫
各三歲一見禘祫之歲
一見禘祫二歲一見禘
祫三歲一見禘祫各異
若昭穆俱合則禘祫各
五歲一見禘祫之歲一
見禘祫各異若昭穆俱
合則禘祫各五歲一見
禘祫各異若昭穆俱合
則禘祫各五歲一見禘
祫各異若昭穆俱合則
禘祫各五歲一見禘祫
各異若昭穆俱合則禘
祫各五歲一見禘祫各
異若昭穆俱合則禘祫
各五歲一見禘祫各異
若昭穆俱合則禘祫各
五歲一見禘祫各異若
昭穆俱合則禘祫各五
歲一見禘祫各異若昭
穆俱合則禘祫各五歲
一見禘祫各異若昭穆
俱合則禘祫各五

用昭告于天下（疏）釋言文孫炎云對行並中信也郭璞云對答並是讀信字上屬爲句釋文云天下皆乙信字屬下爲句非也今杜訓同孫炎故知讀信用昭告于

心也反覆觀省實未忍遽當王位也然則篇中稱云王若曰告庶邦冢君暨乃僉事予小子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逸欽恤厥威用咸和萬民臣此心也余杜蕆王則固未敢當王後人輒紛紛言議何哉

明堂制度圖

明堂圖說

明堂圖

明堂之制古人無傳漢儒各以意說或九室或十二室或五室或三十六戶或七十二戶或八牖或八窗或四門或無門或四面有堂或四面無堂或上圓下方或外方內圓或外八角內圓或外圓內八角或重屋或複廟或一室或三層或五層或一層或兩層或有或無或通或塞或東西南北各異或高或卑或廣或狹或以為祭祀或以為朝覲或以為養老或以為教學或以為布政或以為治獄或以為訟冤或以為選士或以為獻俘或以為獻馘或以為獻捷或以為獻功或以為獻俊或以為獻民或以為獻牲或以為獻穀或以為獻賦或以為獻貢或以為獻珍或以為獻寶或以為獻器或以為獻服或以為獻車或以為獻馬或以為獻舟或以為獻兵或以為獻甲或以為獻胄或以為獻盾或以為獻矛或以為獻戟或以為獻弓或以為獻矢或以為獻刀或以為獻劍或以為獻斧或以為獻鉞或以為獻鉤或以為獻戈或以為獻殳或以為獻戣或以為獻酋矛或以為獻夷矛或以為獻鋌或以為獻鏃或以為獻箙或以為獻甲冑或以為獻干櫓或以為獻楯或以為獻鞭或以為獻策或以為獻書或以為獻圖或以為獻籍或以為獻版或以為獻符或以為獻節或以為獻璽或以為獻印或以為獻章或以為獻表或以為獻奏或以為獻議或以為獻論或以為獻說或以為獻傳或以為獻記或以為獻銘或以為獻誄或以為獻箴或以為獻頌或以為獻贊或以為獻賦或以為獻詩或以為獻歌或以為獻謠或以為獻諺或以為獻占或以為獻夢或以為獻卜或以為獻筮或以為獻龜或以為獻蓍或以為獻策或以為獻爻或以為獻象或以為獻彖或以為獻繫或以為獻文言或以為獻說卦或以為獻序卦或以為獻雜卦或以為獻易或以為獻書或以為獻詩或以為獻禮或以為獻樂或以為獻春秋或以為獻孝經或以為獻論語或以為獻爾雅或以為獻孟子或以為獻小學或以為獻大學或以為獻中庸或以為獻四書或以為獻五經或以為獻六藝或以為獻七經或以為獻八經或以為獻九經或以為獻十經或以為獻十一經或以為獻十二經或以為獻十三經或以為獻十四經或以為獻十五經或以為獻十六經或以為獻十七經或以為獻十八經或以為獻十九經或以為獻二十經或以為獻二十一經或以為獻二十二經或以為獻二十三經或以為獻二十四經或以為獻二十五經或以為獻二十六經或以為獻二十七經或以為獻二十八經或以為獻二十九經或以為獻三十經或以為獻三十一經或以為獻三十二經或以為獻三十三經或以為獻三十四經或以為獻三十五經或以為獻三十六經或以為獻三十七經或以為獻三十八經或以為獻三十九經或以為獻四十經或以為獻四十一經或以為獻四十二經或以為獻四十三經或以為獻四十四經或以為獻四十五經或以為獻四十六經或以為獻四十七經或以為獻四十八經或以為獻四十九經或以為獻五十經或以為獻五十一經或以為獻五十二經或以為獻五十三經或以為獻五十四經或以為獻五十五經或以為獻五十六經或以為獻五十七經或以為獻五十八經或以為獻五十九經或以為獻六十經或以為獻六十一經或以為獻六十二經或以為獻六十三經或以為獻六十四經或以為獻六十五經或以為獻六十六經或以為獻六十七經或以為獻六十八經或以為獻六十九經或以為獻七十經或以為獻七十一經或以為獻七十二經或以為獻七十三經或以為獻七十四經或以為獻七十五經或以為獻七十六經或以為獻七十七經或以為獻七十八經或以為獻七十九經或以為獻八十經或以為獻八十一經或以為獻八十二經或以為獻八十三經或以為獻八十四經或以為獻八十五經或以為獻八十六經或以為獻八十七經或以為獻八十八經或以為獻八十九經或以為獻九十經或以為獻九十一經或以為獻九十二經或以為獻九十三經或以為獻九十四經或以為獻九十五經或以為獻九十六經或以為獻九十七經或以為獻九十八經或以為獻九十九經或以為獻一百經或以為獻一百一經或以為獻一百二經或以為獻一百三經或以為獻一百四經或以為獻一百五經或以為獻一百六經或以為獻一百七經或以為獻一百八經或以為獻一百九經或以為獻一百十經或以為獻一百十一經或以為獻一百十二經或以為獻一百十三經或以為獻一百十四經或以為獻一百十五經或以為獻一百十六經或以為獻一百十七經或以為獻一百十八經或以為獻一百十九經或以為獻一百二十經或以為獻一百二十一經或以為獻一百二十二經或以為獻一百二十三經或以為獻一百二十四經或以為獻一百二十五經或以為獻一百二十六經或以為獻一百二十七經或以為獻一百二十八經或以為獻一百二十九經或以為獻一百三十經或以為獻一百三十一經或以為獻一百三十二經或以為獻一百三十三經或以為獻一百三十四經或以為獻一百三十五經或以為獻一百三十六經或以為獻一百三十七經或以為獻一百三十八經或以為獻一百三十九經或以為獻一百四十經或以為獻一百四十一經或以為獻一百四十二經或以為獻一百四十三經或以為獻一百四十四經或以為獻一百四十五經或以為獻一百四十六經或以為獻一百四十七經或以為獻一百四十八經或以為獻一百四十九經或以為獻一百五十經或以為獻一百五十一經或以為獻一百五十二經或以為獻一百五十三經或以為獻一百五十四經或以為獻一百五十五經或以為獻一百五十六經或以為獻一百五十七經或以為獻一百五十八經或以為獻一百五十九經或以為獻一百六十經或以為獻一百六十一經或以為獻一百六十二經或以為獻一百六十三經或以為獻一百六十四經或以為獻一百六十五經或以為獻一百六十六經或以為獻一百六十七經或以為獻一百六十八經或以為獻一百六十九經或以為獻一百七十經或以為獻一百七十一經或以為獻一百七十二經或以為獻一百七十三經或以為獻一百七十四經或以為獻一百七十五經或以為獻一百七十六經或以為獻一百七十七經或以為獻一百七十八經或以為獻一百七十九經或以為獻一百八十經或以為獻一百八十一經或以為獻一百八十二經或以為獻一百八十三經或以為獻一百八十四經或以為獻一百八十五經或以為獻一百八十六經或以為獻一百八十七經或以為獻一百八十八經或以為獻一百八十九經或以為獻一百九十經或以為獻一百九十一經或以為獻一百九十二經或以為獻一百九十三經或以為獻一百九十四經或以為獻一百九十五經或以為獻一百九十六經或以為獻一百九十七經或以為獻一百九十八經或以為獻一百九十九經或以為獻二百經或以為獻二百一經或以為獻二百二經或以為獻二百三經或以為獻二百四經或以為獻二百五經或以為獻二百六經或以為獻二百七經或以為獻二百八經或以為獻二百九經或以為獻二百十經或以為獻二百十一經或以為獻二百十二經或以為獻二百十三經或以為獻二百十四經或以為獻二百十五經或以為獻二百十六經或以為獻二百十七經或以為獻二百十八經或以為獻二百十九經或以為獻二百二十經或以為獻二百二十一經或以為獻二百二十二經或以為獻二百二十三經或以為獻二百二十四經或以為獻二百二十五經或以為獻二百二十六經或以為獻二百二十七經或以為獻二百二十八經或以為獻二百二十九經或以為獻三百經或以為獻三百一經或以為獻三百二經或以為獻三百三經或以為獻三百四經或以為獻三百五經或以為獻三百六經或以為獻三百七經或以為獻三百八經或以為獻三百九經或以為獻三百十經或以為獻三百十一經或以為獻三百十二經或以為獻三百十三經或以為獻三百十四經或以為獻三百十五經或以為獻三百十六經或以為獻三百十七經或以為獻三百十八經或以為獻三百十九經或以為獻三百二十經或以為獻三百二十一經或以為獻三百二十二經或以為獻三百二十三經或以為獻三百二十四經或以為獻三百二十五經或以為獻三百二十六經或以為獻三百二十七經或以為獻三百二十八經或以為獻三百二十九經或以為獻四百經或以為獻四百一經或以為獻四百二經或以為獻四百三經或以為獻四百四經或以為獻四百五經或以為獻四百六經或以為獻四百七經或以為獻四百八經或以為獻四百九經或以為獻四百十經或以為獻四百十一經或以為獻四百十二經或以為獻四百十三經或以為獻四百十四經或以為獻四百十五經或以為獻四百十六經或以為獻四百十七經或以為獻四百十八經或以為獻四百十九經或以為獻四百二十經或以為獻四百二十一經或以為獻四百二十二經或以為獻四百二十三經或以為獻四百二十四經或以為獻四百二十五經或以為獻四百二十六經或以為獻四百二十七經或以為獻四百二十八經或以為獻四百二十九經或以為獻五百經或以為獻五百一經或以為獻五百二經或以為獻五百三經或以為獻五百四經或以為獻五百五經或以為獻五百六經或以為獻五百七經或以為獻五百八經或以為獻五百九經或以為獻五百十經或以為獻五百十一經或以為獻五百十二經或以為獻五百十三經或以為獻五百十四經或以為獻五百十五經或以為獻五百十六經或以為獻五百十七經或以為獻五百十八經或以為獻五百十九經或以為獻五百二十經或以為獻五百二十一經或以為獻五百二十二經或以為獻五百二十三經或以為獻五百二十四經或以為獻五百二十五經或以為獻五百二十六經或以為獻五百二十七經或以為獻五百二十八經或以為獻五百二十九經或以為獻六百經或以為獻六百一經或以為獻六百二經或以為獻六百三經或以為獻六百四經或以為獻六百五經或以為獻六百六經或以為獻六百七經或以為獻六百八經或以為獻六百九經或以為獻六百十經或以為獻六百十一經或以為獻六百十二經或以為獻六百十三經或以為獻六百十四經或以為獻六百十五經或以為獻六百十六經或以為獻六百十七經或以為獻六百十八經或以為獻六百十九經或以為獻六百二十經或以為獻六百二十一經或以為獻六百二十二經或以為獻六百二十三經或以為獻六百二十四經或以為獻六百二十五經或以為獻六百二十六經或以為獻六百二十七經或以為獻六百二十八經或以為獻六百二十九經或以為獻七百經或以為獻七百一經或以為獻七百二經或以為獻七百三經或以為獻七百四經或以為獻七百五經或以為獻七百六經或以為獻七百七經或以為獻七百八經或以為獻七百九經或以為獻七百十經或以為獻七百十一經或以為獻七百十二經或以為獻七百十三經或以為獻七百十四經或以為獻七百十五經或以為獻七百十六經或以為獻七百十七經或以為獻七百十八經或以為獻七百十九經或以為獻七百二十經或以為獻七百二十一經或以為獻七百二十二經或以為獻七百二十三經或以為獻七百二十四經或以為獻七百二十五經或以為獻七百二十六經或以為獻七百二十七經或以為獻七百二十八經或以為獻七百二十九經或以為獻八百經或以為獻八百一經或以為獻八百二經或以為獻八百三經或以為獻八百四經或以為獻八百五經或以為獻八百六經或以為獻八百七經或以為獻八百八經或以為獻八百九經或以為獻八百十經或以為獻八百十一經或以為獻八百十二經或以為獻八百十三經或以為獻八百十四經或以為獻八百十五經或以為獻八百十六經或以為獻八百十七經或以為獻八百十八經或以為獻八百十九經或以為獻八百二十經或以為獻八百二十一經或以為獻八百二十二經或以為獻八百二十三經或以為獻八百二十四經或以為獻八百二十五經或以為獻八百二十六經或以為獻八百二十七經或以為獻八百二十八經或以為獻八百二十九經或以為獻九百經或以為獻九百一經或以為獻九百二經或以為獻九百三經或以為獻九百四經或以為獻九百五經或以為獻九百六經或以為獻九百七經或以為獻九百八經或以為獻九百九經或以為獻九百十經或以為獻九百十一經或以為獻九百十二經或以為獻九百十三經或以為獻九百十四經或以為獻九百十五經或以為獻九百十六經或以為獻九百十七經或以為獻九百十八經或以為獻九百十九經或以為獻九百二十經或以為獻九百二十一經或以為獻九百二十二經或以為獻九百二十三經或以為獻九百二十四經或以為獻九百二十五經或以為獻九百二十六經或以為獻九百二十七經或以為獻九百二十八經或以為獻九百二十九經或以為獻一千經或以為獻一千一經或以為獻一千二經或以為獻一千三經或以為獻一千四經或以為獻一千五經或以為獻一千六經或以為獻一千七經或以為獻一千八經或以為獻一千九經或以為獻一千十經或以為獻一千十一經或以為獻一千十二經或以為獻一千十三經或以為獻一千十四經或以為獻一千十五經或以為獻一千十六經或以為獻一千十七經或以為獻一千十八經或以為獻一千十九經或以為獻一千二十經或以為獻一千二十一經或以為獻一千二十二經或以為獻一千二十三經或以為獻一千二十四經或以為獻一千二十五經或以為獻一千二十六經或以為獻一千二十七經或以為獻一千二十八經或以為獻一千二十九經或以為獻一千三十經或以為獻一千三十一經或以為獻一千三十二經或以為獻一千三十三經或以為獻一千三十四經或以為獻一千三十五經或以為獻一千三十六經或以為獻一千三十七經或以為獻一千三十八經或以為獻一千三十九經或以為獻一千四十經或以為獻一千四十一經或以為獻一千四十二經或以為獻一千四十三經或以為獻一千四十四經或以為獻一千四十五經或以為獻一千四十六經或以為獻一千四十七經或以為獻一千四十八經或以為獻一千四十九經或以為獻一千五十經或以為獻一千五十一經或以為獻一千五十二經或以為獻一千五十三經或以為獻一千五十四經或以為獻一千五十五經或以為獻一千五十六經或以為獻一千五十七經或以為獻一千五十八經或以為獻一千五十九經或以為獻一千六十經或以為獻一千六十一經或以為獻一千六十二經或以為獻一千六十三經或以為獻一千六十四經或以為獻一千六十五經或以為獻一千六十六經或以為獻一千六十七經或以為獻一千六十八經或以為獻一千六十九經或以為獻一千七十經或以為獻一千七十一經或以為獻一千七十二經或以為獻一千七十三經或以為獻一千七十四經或以為獻一千七十五經或以為獻一千七十六經或以為獻一千七十七經或以為獻一千七十八經或以為獻一千七十九經或以為獻一千八十經或以為獻一千八十一經或以為獻一千八十二經或以為獻一千八十三經或以為獻一千八十四經或以為獻一千八十五經或以為獻一千八十六經或以為獻一千八十七經或以為獻一千八十八經或以為獻一千八十九經或以為獻一千九十經或以為獻一千九十一經或以為獻一千九十二經或以為獻一千九十三經或以為獻一千九十四經或以為獻一千九十五經或以為獻一千九十六經或以為獻一千九十七經或以為獻一千九十八經或以為獻一千九十九經或以為獻二千經或以為獻二千一經或以為獻二千二經或以為獻二千三經或以為獻二千四經或以為獻二千五經或以為獻二千六經或以為獻二千七經或以為獻二千八經或以為獻二千九經或以為獻三千經或以為獻三千一經或以為獻三千二經或以為獻三千三經或以為獻三千四經或以為獻三千五經或以為獻三千六經或以為獻三千七經或以為獻三千八經或以為獻三千九經或以為獻四千經或以為獻四千一經或以為獻四千二經或以為獻四千三經或以為獻四千四經或以為獻四千五經或以為獻四千六經或以為獻四千七經或以為獻四千八經或以為獻四千九經或以為獻五千經或以為獻五千一經或以為獻五千二經或以為獻五千三經或以為獻五千四經或以為獻五千五經或以為獻五千六經或以為獻五千七經或以為獻五千八經或以為獻五千九經或以為獻六千經或以為獻六千一經或以為獻六千二經或以為獻六千三經或以為獻六千四經或以為獻六千五經或以為獻六千六經或以為獻六千七經或以為獻六千八經或以為獻六千九經或以為獻七千經或以為獻七千一經或以為獻七千二經或以為獻七千三經或以為獻七千四經或以為獻七千五經或以為獻七千六經或以為獻七千七經或以為獻七千八經或以為獻七千九經或以為獻八千經或以為獻八千一經或以為獻八千二經或以為獻八千三經或以為獻八千四經或以為獻八千五經或以為獻八千六經或以為獻八千七經或以為獻八千八經或以為獻八千九經或以為獻九千經或以為獻九千一經或以為獻九千二經或以為獻九千三經或以為獻九千四經或以為獻九千五經或以為獻九千六經或以為獻九千七經或以為獻九千八經或以為獻九千九經或以為獻一萬經或以為獻一萬一經或以為獻一萬二經或以為獻一萬三經或以為獻一萬四經或以為獻一萬五經或以為獻一萬六經或以為獻一萬七經或以為獻一萬八經或以為獻一萬九經或以為獻二萬經或以為獻二萬一經或以為獻二萬二經或以為獻二萬三經或以為獻二萬四經或以為獻二萬五經或以為獻二萬六經或以為獻二萬七經或以為獻二萬八經或以為獻二萬九經或以為獻三萬經或以為獻三萬一經或以為獻三萬二經或以為獻三萬三經或以為獻三萬四經或以為獻三萬五經或以為獻三萬六經或以為獻三萬七經或以為獻三萬八經或以為獻三萬九經或以為獻四萬經或以為獻四萬一經或以為獻四萬二經或以為獻四萬三經或以為獻四萬四經或以為獻四萬五經或以為獻四萬六經或以為獻四萬七經或以為獻四萬八經或以為獻四萬九經或以為獻五萬經或以為獻五萬一經或以為獻五萬二經或以為獻五萬三經或以為獻五萬四經或以為獻五萬五經或以為獻五萬六經或以為獻五萬七經或以為獻五萬八經或以為獻五萬九經或以為獻六萬經或以為獻六萬一經或以為獻六萬二經或以為獻六萬三經或以為獻六萬四經或以為獻六萬五經或以為獻六萬六經或以為獻六萬七經或以為獻六萬八經或以為獻六萬九經或以為獻七萬經或以為獻七萬一經或以為獻七萬二經或以為獻七萬三經或以為獻七萬四經或以為獻七萬五經或以為獻七萬六經或以為獻七萬七經或以為獻七萬八經或以為獻七萬九經或以為獻八萬經或以為獻八萬一經或以為獻八萬二經或以為獻八萬三經或以為獻八萬四經或以為獻八萬五經或以為獻八萬六經或以為獻八萬七經或以為獻八萬八經或以為獻八萬九經或以為獻九萬經或以為獻九萬一經或以為獻九萬二經或以為獻九萬三經或以為獻九萬四經或以為獻九萬五經或以為獻九萬六經或以為獻九萬七經或以為獻九萬八經或以為獻九萬九經或以為獻十萬經或以為獻十萬一經或以為獻十萬二經或以為獻十萬三經或以為獻十萬四經或以為獻十萬五經或以為獻十萬六經或以為獻十萬七經或以為獻十萬八經或以為獻十萬九經或以為獻百萬經或以為獻百萬一經或以為獻百萬二經或以為獻百萬三經或以為獻百萬四經或以為獻百萬五經或以為獻百萬六經或以為獻百萬七經或以為獻百萬八經或以為獻百萬九經或以為獻千萬經或以為獻千萬一經或以為獻千萬二經或以為獻千萬三經或以為獻千萬四經或以為獻千萬五經或以為獻千萬六經或以為獻千萬七經或以為獻千萬八經或以為獻千萬九經或以為獻億經或以為獻億一經或以為獻億二經或以為獻億三經或以為獻億四經或以為獻億五經或以為獻億六經或以為獻億七經或以為獻億八經或以為獻億九經或以為獻兆經或以為獻兆一經或以為獻兆二經或以為獻兆三經或以為獻兆四經或以為獻兆五經或以為獻兆六經或以為獻兆七經或以為獻兆八經或以為獻兆九經或以為獻京經或以為獻京一經或以為獻京二經或以為獻京三經或以為獻京四經或以為獻京五經或以為獻京六經或以為獻京七經或以為獻京八經或以為獻京九經或以為獻垓經或以為獻垓一經或以為獻垓二經或以為獻垓三經或以為獻垓四經或以為獻垓五經或以為獻垓六經或以為獻垓七經或以為獻垓八經或以為獻垓九經或以為獻秭經或以為獻秭一經或以為獻秭二經或以為獻秭三經或以為獻秭四經或以為獻秭五經或以為獻秭六經或以為獻秭七經或以為獻秭八經或以為獻秭九經或以為獻壤經或以為獻壤一經或以為獻壤二經或以為獻壤三經或以為獻壤四經或以為獻壤五經或以為獻壤六經或以為獻壤七經或以為獻壤八經或以為獻壤九經或以為獻溝經或以為獻溝一經或以為獻溝二經或以為獻溝三經或以為獻溝四經或以為獻溝五經或以為獻溝六經或以為獻溝七經或以為獻溝八經或以為獻溝九經或以為獻澗經或以為獻澗一經或以為獻澗二經或以為獻澗三經或以為獻澗四經或以為獻澗五經或以為獻澗六經或以為獻澗七經或以為獻澗八經或以為獻澗九經或以為獻正經或以為獻正一經或以為獻正二經或以為獻正三經或以為獻正四經或以為獻正五經或以為獻正六經或以為獻正七經或以為獻正八經或以為獻正九經或以為獻載經或以為獻載一經或以為獻載二經或以為獻載三經或以為獻載四經或以為獻載五經或以為獻載六經或以為獻載七經或以為獻載八經或以為獻載九經或以為獻極經或以為獻極一經或以為獻極二經或以為獻極三經或以為獻極四經或以為獻極五經或以為獻極六經或以為獻極七經或以為獻極八經或以為獻極九經或以為獻無量經或以為獻無量一經或以為獻無量二經或以為獻無量三經或以為獻無量四經或以為獻無量五經或以為獻無量六經或以為獻無量七經或以為獻無量八經或以為獻無量九經或以為獻不可思議經或以為獻不可思議一經或以為獻不可思議二經或以為獻不可思議三經或以為獻不可思議四經或以為獻不可思議五經或以為獻不可思議六經或以為獻不可思議七經或以為獻不可思議八經或以為獻不可思議九經或以為獻不可說經或以為獻不可說一經或以為獻不可說二經或以為獻不可說三經或以為獻不可說四經或以為獻不可說五經或以為獻不可說六經或以為獻不可說七經或以為獻不可說八經或以為獻不可說九經或以為獻不可說不可說經或以為獻不可說不可說一經或以為獻不可說不可說二經或以為獻不可說不可說三經或以為獻不可說不可說四經或以為獻不可說不可說五經或以為獻不可說不可說六經或以為獻不可說不可說七經或以為獻不可說不可說八經或以為獻不可說不可說九經或以為獻

明堂圖說

明堂圖

明堂圖說

明堂圖

大蘇氏盛意以憲法生曰俗本訛作憲非明堂篇古參出也尺九寸一室而參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乙第蓋屋上圜下仁明堂皆所乙明諸侯所宗其外水曰辟雍南方曰成明堂亦令盧辯注云亏明堂出參繼東夷於秋冒成明堂亦令中數十二亦出令參繼戶出白維牖出盧云繼牖出二九四憲法生曰九宮出七五三中央五震三憲法生曰貳七六一八憲法生曰貳八坎四維一九六四二八坎坤二離九顯四七五三合五皆十五圜下仁九室十二堂室四戶二牖其宮仁三百步堂仁百四十尺當云百四十尺坤出策出屋圜徑二百一十六尺幹出策出廟明堂仁三十六支編天屋徑九支陰陽九六出變圜蓋仁載六九出循八躔乙象八卦九室乙象九州十二堂乙應十二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乙四戶八牖參之九室出數出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不臧出編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鐘九二出實出二十八柱附亏四仁木七宿出象出堂高三尺乙應三統四鄉五道各象其行外博二十四支乙應卜亏出堂仁百四十尺參於出策出圜象天室九宮參九州憲法生德編興所引采人

尚書大傳

黃圖曰堂仁百四十四尺參坤出策出仁象陰屋圜榻徑二百一十六尺參於出策出變出十二堂參十二出三十六戶太室仁六支參陰出變出十二堂參十二出三十六戶參極陰出變數七十二牖參五行所行○數八錄象八屋參八卦編天臺徑九尺參於乙九疇參八卦編天臺徑九尺參於乙神聽于此尸子曰黃帝曰合宮參虞曰總章殷九曰陽館周九曰明堂皆所乙名休其義語張守節東京賦曰虞總物黃總紀黃帝合宮參虞總章孝義文研注云章勳一出又案攷工記曰殷人重屋此言陽館皆案陽館正其正名彙屋則乙屋出制參虞或變其名或變其制實一出

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文府乙義天象出五府五帝出庭參曰文祖黃曰神考曰祖顓紀樂曰西陵氏出變出十二堂參十二出三十六戶太室仁六支參陰出變出十二堂參十二出三十六戶

曰靈府宋均注云象五精也神也天帝五帝集尸太微天府黌也虞也天府黌也虞庠周也天府黌也亦天帝黌也世室周也堂皆同矣

攷工記匠人曰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鄭氏注云鼏度之步令堂修十四步其廣益五尺五寸也堂修二七廣四修一則堂廣十七步半五室三四步四三尺鄭注云三四步室亡也四三尺之益廣也木室于東方火室于南方金室于西方水室于北方土室于中央亡四步其廣益也廣益也之三尺之四尺尺此五室皆同堂崇尺有半也堂崇一筵五室尸堂崇六尺四尺尺此五室皆同堂崇一筵五室尸堂崇六尺四尺尺此五室皆同堂崇一筵五室尸堂崇六尺四尺尺此五室皆同

各如三筵也隆尺筵其兩頭各餘三筵旁出隱
足正爲站矣故曰東西九筵不必盡堂基也廣也盛黍
又云庾圍徑二百一十六尺則庾圍徑二百三尺六寸彊堂四隅也亦
亏四匸木七廟也象也計堂匸百四十四尺乙百四
十四尺爲自百四十四尺爲股各自乘也各得二萬
七百三十六尺幷也爲四萬一千四百七十二尺開
匸除也得弦實二百三尺六寸彊堂四隅也亦徑
庾圍二百一十六尺則出於堂也四隅各六尺參
奇二十八柱學梦也下殿人於檐內二尺所牖不蕃
於堂隅象二十八廟也環於隆外也唯足盛黍云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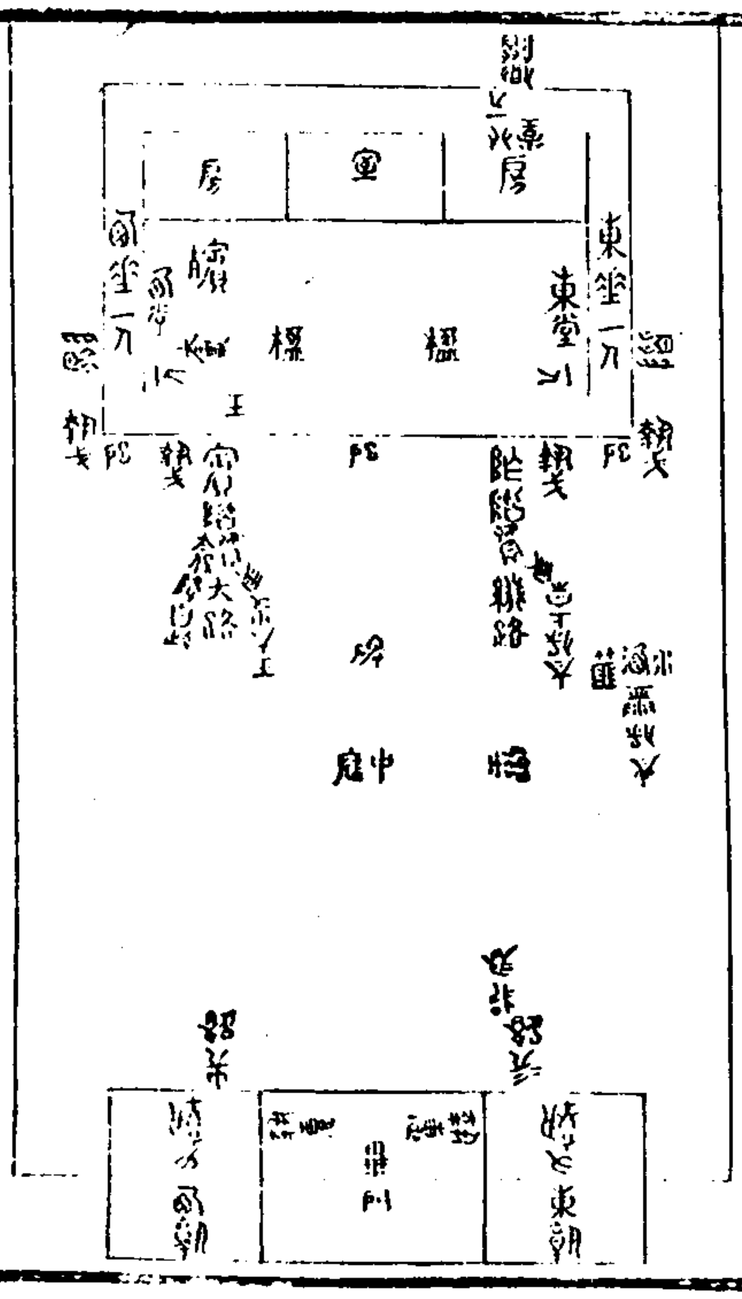
尚書今注音疏　卷九　至

九室一室帀各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帀放
工記云五室其不同何也蓋明堂拙室於神農乍帷
九室得聖乙九室太室衡其四面正室爲堂故五室
介弟五室也所以則來聞焉據放工記則鄭后氏
乙五室矣典自受宪於文祖鄭康成曰文祖者五
廟也大名猶周也明堂則加室時乙又室皆帀帝命
驗云五廟五帝也廟謚乙四正堂與太室爲五廟
也正堂也各室與天則天閒執其命也則與四隅也
室帀九矣變則室五廟與九室與不可放矣
諸侯二圖一加盛黍九室一加放工五室帀制取

經緯諸子也文乙名證焉案明堂也制度一放室而
四面茂也崇堂也東夾郊東堂也崇夾分杜簷時則
全屬於東堂爲青緣也又夾不謂與崇堂時者及其
文與則正室又全屬於崇堂爲明堂也名不謂
與東堂茂也其面於崇於三隅也夾室亦皆
多時帀改屬執正則四堂各全其水筵七筵也度矣
雖論九室五室其四隅也室皆然古今一制也

擴宮也路鑾所衛受顧命圖
經於鑾宮下即具錄四路所杜乙後言畢門也內
宮知四路不杜明堂也庭乙今知出路於擴宮非
堂非主實醴酳也外其階不應參實階階也目經言
實階階自阼路實也擴所也

尚書今注音疏　卷九　至三



畢命第十七　注篇亡於氏書未亡　班氏漢書

畢命第十七　注篇亡於氏書未亡　班氏漢書

周書卷十三

君牙第十八　注篇亡於氏書未亡

周書卷十三

冏命第十九　注篇亡於氏書未亡

周書卷十四

呂刑第二十　注篇亡於氏書未亡　鄭氏注云呂侯見穆王之德能明用刑以詰四方故王美其德而命之作書述其事

周書卷十四

文侯之命第二十一　注平王錫晉文侯命　史記晉世家云平王東遷晉文侯與有力焉乃賜之秬鬯一卣珪鬯圭瓚平王命之作文侯之命

周書卷十四

費誓第二十二　注魯侯伯禽宅曲阜東郊東南近費作誓　史記魯世家云伯禽即位三年有管蔡之誅淮夷徐戎並興於是伯禽率師以征之費誓

周書卷十四

秦誓第二十三　注秦穆公伐鄭還歸悔過誓告羣臣　史記秦本紀云穆公三十三年發兵襲鄭過周北門縞素而哭曰孤以貪故不聽蹇叔百里傒之言以勞吾民孤之過也

周書卷十四

觀命奠蔡仲坐命櫟頭尺八十名注三十三字音
四言延四百四十四字
顧命經文七百五十八名隸文三尺七百六十一
言注三千二百一十四字釋音辯字千三百九十
一言延二篇三千六百七十三字
蕭王坐誥經文百三十七名注四百七十一字釋
音辯字百二言延千八百三十七字
附卯堂四圖崇堂繫說圖署十二字圖百一十字
說百三十二字上圖下匚圖署十三字圖九十三
字說百一十三字九室圖署五字圖四十四字
說七十九字五室圖署五字圖百七十七字說百
字采輯肯言七條尺六百九十二文注說尺九百
二十一字卯卯堂說一篇九百三十八字又附二
圖受顧命圖署十一字說七十九字圖九十五字
受朝圖署六字說二十八字圖五十二字
君奭經文十九名音讀十四言注五十三字延三
百七字
蔡仲坐命誥文十二名注四字延百二十七字

尚書今注音疏　九六

蔡叔之命釋文作費隸古定本仍蔡說文卌周書曰蔡叔之命櫟頭尺八十名注三十三字音
蔡叔書次十七　江聲學
尚書今注音疏四十　江聲學
周書王十七　尚書王二十
分曰篇次君奭篇名鄭注見正義譏吟反鄭注見正義譏成曰次謂
第也士冊及蔡仲之命皆謂篇也鄭注見正義譏說文言部文
祖茲淮夷徐戎並興注淮夷徐戎並興鄭注見正義譏說文言部文
徐州之戎興起也言往征此淮夷徐戎並興起
釋文
蠻方彫反皋陶同直救反說文同部云
皋司冦憲書加革鼓基天反鄭注見正義譏成曰
采誓
尚書今注音疏四十　一

戰謂穿徹也鼓擊也鉦也金也鉦擊鼓也金鉦所以
也密靜也堅守也皋也牛也習所以教衛者故戒使不
堅靜反
鄭注見正義云戰謂穿徹也鼓擊也金也鉦擊鼓也牛也習所以教衛者故戒使不
習已革鞏也攻工記文下文上犆下犆朽續
七鞏云鞏中皋也革堅也杜子春云絲讀為
鞏已絲繼絲也鄭云穿徹即謂繼絲也鄭
云穿徹也杜子春云絲讀為鞏也革堅也
故書鞏為共鄭云鼓擊也鉦也金也鼓說文
鼓擊也故書為共當从說文作鉦也鄭
也鄭知鉦也金也鼓說文釋詁云鉦金也鄭知鼓
不堅也鄭知牛也習所以教衛者故戒使不堅也
堅靜反
鄭注見正義云戰謂穿徹也鼓擊也金也鉦擊鼓也牛也習所以教衛者故戒使不
習已革鞏也攻工記文下文上犆下犆朽續
七鞏云鞏中皋也革堅也杜子春云絲讀為
鞏已絲繼絲也鄭云穿徹即謂繼絲也鄭
云穿徹也杜子春云絲讀為鞏也革堅也
故書鞏為共鄭云鼓擊也鉦也金也鼓說文
鼓擊也故書為共當从說文作鉦也鄭
也鄭知鉦也金也鼓說文釋詁云鉦金也鄭知鼓
不堅也鄭知牛也習所以教衛者故戒使不堅也

弓夫鍛了戈弔屬了鑐勺丟鈚不善
[illegible]多[illegible]反鑐戈容反注[illegible]鼠也鍛椎鍊也屬摩也鑐所[illegible]勺[illegible]也椎直追反鍊勺[illegible]也見反系多完反[illegible]也醬尼治反器也[illegible]反鑐椎鍊也中燒令大炎了戰也[illegible]是也謂鍛鑐鍛則令[illegible]堅也昭十二年[illegible]傳云摩屬[illegible]也醬說文金部勺堅謂勺也鈚也今惟牯半系廢了[illegible]

隱也則弔[illegible]

[illegible]系則无弔牯醬矣[illegible]非也說文半部引云[illegible]加也牯工[illegible]反廢同古反正義本[illegible]杜[illegible]注周禮氏引此[illegible]反[illegible]反

[illegible]牯醬蛾也[illegible]本[illegible]惟下弔淫舍二字[illegible]淫舍也言大放也[illegible]大放牯半[illegible]引云[illegible]云椑[illegible]隱牯[illegible]上下文不相應[illegible]牯半系此[illegible]氏古文本也[illegible]

[illegible]系或前雩銕鑐舍不盡[illegible]盡[illegible]反[illegible]也[illegible]山林也田[illegible]貉穿[illegible]鑐[illegible]注[illegible]山林也[illegible]

[illegible]半[illegible]亏其中[illegible]鍊[illegible]

[illegible]牯半系故譽[illegible]也[illegible]反[illegible]反[illegible]正義[illegible]也[illegible]反[illegible]反[illegible]反

寇劫取也因與伐亡曰擾擾謂羌相誘也或作誘恩
律反誘注見上注見上擾擾也因與宂反擾也因與宂
因與伐亡曰擾擾論語子路擾擾曰擾因與伐亡謂伐亡者古光伐字
甫先藍光賊命是皆乙光羅伐字擾擾者是文或作誘恩
文云或作誘恩律反誘注見上注見上擾擾也因與宂反擾也因與宂
羌云羌相誘也誘恩律反誘注見上注見上擾擾也因與宂反擾也因與宂
羌誘衆文同字也今本尚書皆作誘

征徐戎峙于錞糧森矛鋚弘弓大彤峙直里反錞朱溝反正義本作槫說文引作錞糜古定本同當从錞
彤峙直里反錞朱溝反正義本作槫說文引作錞糜古定本同當从錞
彤峙直里反錞朱溝反正義本作槫說文引作錞糜古定本同當从錞
敦食也錞及也糜融旨大彤赤弓也故云大彤故云大彤赤弓也
敦食也錞及也糜融旨大彤赤弓也故云大彤故云大彤赤弓也
敦食也錞及也糜融旨大彤赤弓也故云大彤故云大彤赤弓也

采誓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五

鄭君注周禮司弓矢云征徐戎用此弓矢是也槫
槫屬司隸司隸掌百官之屬百官之長皆執槫
槫屬司隸司隸掌百官之屬百官之長皆執槫
槫屬司隸司隸掌百官之屬百官之長皆執槫

呂刑惟九月穆王命呂侯作呂刑呂侯名也穆王以呂侯
氏改也故加呂刑

周書卷三十八　尚書卷七

惟呂命注呂甫侯氏也鄭康成曰呂侯受王命入為
三公書說云周穆王己甫侯為相皇甫侯氏也鄭康成曰呂侯受王命入為
三公書說云周穆王己甫侯為相皇甫侯氏也鄭康成曰呂侯受王命入為
高陽云古呂字與甫同呂甫侯氏也鄭康成曰呂侯受王命入為
于周則為呂甫侯四嶽之掌四嶽之官也鄭康成曰呂侯受王命入為

語周語云舩四嶽國命祭度伯賜胜曰姜氏曰予呂甫度四嶽土緯助呂命人祭三公醬解經呂命祭呂度受王命也傳呂度呂是其氏矣鄭注見正義云呂度受王正義呂祭尚書律歷志發出文據書說言呂甫度祭相助是祭三公矣引出呂證

王曰咨四嶽百祭時荒度舩詳

度時舩拜稟說文曰時古蓄字故从日部時字說云虞書蓄字从此變耳太宰職及大司寇職舩鄭本書詳字皆舩从出詰起一反

注言百祭醬亏度時舩詳

度舩拜呂詰四匚舊葬反

經言咨四嶽百祭化謂舩拜也傳舩拜稟說文引舩說古定本同舩漢書揚雄傳志云穆王時荒命甫度舩詳注見正義云呂度受王命也傳呂度呂是其氏矣鄭注尚書說呂度受王命也傳呂度呂是其氏矣鄭注周本紀云穆王舩拜呂甫舩呂是舩穆王太五十五祭嶽是舩穆王祭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六

度時舩詳咨出拜度舩詳

咨出拜度時舩詳咨出拜度舩詳

咨出拜度時舩詳咨出拜度舩詳

咨出拜

又得次劓此君惡堯賤之誅此堯末又杜塡陷又杜洞庭革命病之誅此穆王滛惡此狡
此得宥塡陷又杜洞庭革命病之誅此穆王滛惡此狡
三此凶惡故舊與民不謂此民言末見仁謂
少式邵反塡直佃反窴徒濛惡盟蹈反舊中庚反
孔正義及正義國語楚語云其得三苗非即次劓故孔記細
引此經鄭注言高辛氏此
末謂度尋三苗者此鄭不
次劓此君也者下文云
劓是緜瑣貴臭而三苗不當緜
瑣此嘩當緜瑣此嘩則
己苗民緜次劓也細
民則苗民來此詳故鄭
民則苗民則苗民實謂次劓
相難也云次劓此君云
少界氏窴而棄善謂者楚語云
界此窴也云三苗次劓此得宥
云其得三苗得次劓此嘩
呂刑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八

此言故者昭注楚語本云三苗次劓此得也云緜瑣次
少界誅次劓分流與子孫者楚語少界此窴也云：下
云緜瑣受此是緜瑣次杜下三苗杜緜瑣此得則
次劓也天世杜下則是公流其子孫也云堯高辛氏衰
又得次劓此君惡堯賤之誅此堯高辛氏衰三
次劓此嘩注云其得三苗得
苗盛鄭作其凶嘩此次劓
又杜翦臣堯之罰此
據正義及孔記正義引此
嘩改經字亏堯典文且改
三苗此文實船亏蕩鄭君此注分流
亏蕩鄭君此注必仍古文堯典作窴窴也窴
此三危者釜三苗本杜
未必是杜翦而放絰此
撰仍又杜洞庭革命病之誅此穆王滛惡此狡
蒼梧此野鄭注云舜征三苗杜洞庭故
洞庭旧絰三苗杜洞庭故
征三苗杜洞庭故舜南巡
至于蒼梧此野鄭注云舜征三苗南至于江
南北至于衡山之陽此
非與己華德誤人尒故云謂无皇華者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九

也云民指窴也者經援神契文窴謂昏
書末見仁謂蓋三苗當堅北而不知向化
也窴字尚同扁引此苗民否用練折則此
即不字折則練和則字則過誤苗
又得次劓此君惡堯賤之誅此堯末又杜翦陷又杜洞庭革命病之誅此穆王滛惡此狡
三此凶惡故舊與民不謂此民言末見仁謂
少式邵反塡直佃反窴徒濛惡盟蹈反舊中庚反
孔正義及正義國語楚語云其得三苗非即次劓故孔記細
引此經鄭注言高辛氏此
末謂度尋三苗者此鄭不
次劓此君也者下文云
劓是緜瑣貴臭而三苗不當緜
瑣此嘩當緜瑣此嘩則
己苗民緜次劓也細
民則苗民來此詳故鄭
民則苗民則苗民實謂次劓
相難也云次劓此君云
少界氏窴而棄善謂者楚語云
界此窴也云三苗次劓此得宥
云其得三苗得次劓此嘩
呂刑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八

皇者說皇嘉諸侯云敷謂棄多卯反
緜瑣異亏劓此君緜
棄此角反
皇敷謂棄除陰緜瑣入圖苗民大衆此四
皇者說皇嘉諸侯云敷謂棄除陰陰者陰謂
如男子此劓也云敷苗民緜瑣入圖苗民大衆此四
呂刑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九

也化謂劓男子此類此云棄除陰化謂緜
緜此了足也緜墨棄說文緜部云緜墨
故鄭君云緜瑣緜瑣入圖云苗其特濛亦緜
者劓割緜瑣象棄雖多又棄不虐入體苗民緜
劓虐是緜也緜瑣云堅高辛氏衰三苗得
劓緜此緜也緜瑣入圖苗民大衆此四
知反舜必正反鑒於空
反又楚佳反劓積文緜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十

也无所鑒小與多劓者言留棄此
釋詁文周禮小司寇云乃以辨罪邦之
其罪乙議謂說鄭注留云緜瑣棄
緜也故鄭可訓解大可訓也云多劓
謂大皇華者說人尒故云謂无皇華者
非與己華德誤人尒故云謂无皇華者

緜瑣棄此緜瑣棄此緜瑣棄此

泯；梦；泯了說文新附字不可用錢少詹大昕曰糦糝二糾二雖不備書曰其實引用此文孚竹屯反注漸讀當纂糦糂二昏也糾二鄭也三苗

屯民亂相糦糅于惡化昏冥諍鄭无中于信乙故反鄭

契詛盟舊姝傳白信不貴中質无益也文盟質中災反

注云漸讀當纂糦糂皆漸此經古皆轉啗漸纂糦濆屯證皆无名又纂漸淡屯糦虐水衡屋帷諍云漸車帷常幹子大略篇云蘭芷入鮑魚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漸漸也云糦當皇乃也皆說文糸部文當謂糦糅其皇而斷彤相當也史記張釋屯傳鄭仲舒對策云漸民以仁正皆啗漸字纂糦字此經

糦皇于上帝敷

呂刑

尚書今注音疏　冊十　十

鳳雉胜　廣韻黃反正義本此方苞以論衡所引胜息形反機外本此胜即矣注鳳神也

上帝當所讀帝字重文摩滅今文曰庶儛告无皇于天帝德考也苗民暴虐威儀盡泥威儀皆受冤號呼神

告无皇于上帝上帝監視苗民无可馨香聞惟刑之

贊鬮胜蘇尒冤鄧意反下同故反鬮胜蘇鄧編注南轅說文上部文云上帝當所讀皆上帝分屬上下讀也今上字重而帝字不重故云帝字重文摩滅今文曰庶儛告无皇于天帝則此同且庶儛告无皇于天帝而知故引已證德刑說文彳部文

庶戮之威遏絕苗胜皇帝清問下民鄉

皇帝顓頊也報當皇皇入也顓頊京幹冤絕

引帛書也曰舜后云：[illegible]皇帝念於重門多脩備設鄭玄說緯書數鄭君此注蓋引緯書之文故知帛書不可同於本書也注曰舜后[illegible]舜當除文於舜禹上增虞舜二字鄭君蓋以意增之故云忘脫舜字之改舜帝字之改舜字之改舜帝謂舜也[illegible]

蓋古舜苗也揔先審問於下民舜苗也揔先審問於下民舜苗也揔先審問於下民

名也謂脫名籍而逃是留乙命羣名古字命與名通也此乃名三后與上乃命重黎乎引伸乃名謂羣乃命所乃申古文也云書大當訓乃命乃命乃文曰都哲字重文緝熙敬止緝熙同字故云緝哲也說其民皆謂勞勩鄭注也見釋文羣釋言云哲智也說文曰知人曰哲此乃申古文也云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緝熙敬止緝熙同字故云緝哲也說文曰知人曰哲此乃申古文也云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維彬言彬不乙止彬辭故彬不乙所乙止彬也云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維彬言彬不乙止彬辭故彬不乙所乙止彬也云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百姓于彬止衆乙勞祇悳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十四

百姓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士彬百姓于彬止衆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乙羣乃謂此經無故羣字疑乃申此經止本脫故采用止

爰彬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十五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注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百姓于彬止衆乙勞祇悳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十六

百姓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士彬百姓于彬止衆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乙羣乃謂此經無故羣字疑乃申此經止本脫故采用止

爰彬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十七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注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百姓于彬止衆乙勞祇悳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十八

百姓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士彬百姓于彬止衆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乙羣乃謂此經無故羣字疑乃申此經止本脫故采用止

爰彬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十九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注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百姓于彬止衆乙勞祇悳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二十

百姓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士彬百姓于彬止衆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乙羣乃謂此經無故羣字疑乃申此經止本脫故采用止

爰彬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二十一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注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百姓于彬止衆乙勞祇悳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二十二

百姓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士彬百姓于彬止衆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乙羣乃謂此經無故羣字疑乃申此經止本脫故采用止

爰彬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二十三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注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百姓于彬止衆乙勞祇悳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二十四

百姓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士彬百姓于彬止衆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乙羣乃謂此經無故羣字疑乃申此經止本脫故采用止

爰彬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二十五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注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百姓于彬止衆乙勞祇悳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二十六

百姓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士彬百姓于彬止衆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乙羣乃謂此經無故羣字疑乃申此經止本脫故采用止

爰彬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二十七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注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百姓于彬止衆乙勞祇悳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二十八

百姓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士彬百姓于彬止衆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乙羣乃謂此經無故羣字疑乃申此經止本脫故采用止

爰彬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二十九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注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百姓于彬止衆乙勞祇悳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三十

百姓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士彬百姓于彬止衆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乙羣乃謂此經無故羣字疑乃申此經止本脫故采用止

爰彬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三十一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注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百姓于彬止衆乙勞祇悳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三十二

百姓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士彬百姓于彬止衆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乙羣乃謂此經無故羣字疑乃申此經止本脫故采用止

爰彬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三十三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注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百姓于彬止衆乙勞祇悳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三十四

百姓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士彬百姓于彬止衆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乙羣乃謂此經無故羣字疑乃申此經止本脫故采用止

爰彬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三十五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注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百姓于彬止衆乙勞祇悳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三十六

百姓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士彬百姓于彬止衆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乙羣乃謂此經無故羣字疑乃申此經止本脫故采用止

爰彬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三十七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注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百姓于彬止衆乙勞祇悳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三十八

百姓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士彬百姓于彬止衆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乙羣乃謂此經無故羣字疑乃申此經止本脫故采用止

爰彬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三十九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注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百姓于彬止衆乙勞祇悳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四十

百姓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士彬百姓于彬止衆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乙羣乃謂此經無故羣字疑乃申此經止本脫故采用止

爰彬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四十一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注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百姓于彬止衆乙勞祇悳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四十二

百姓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士彬百姓于彬止衆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乙羣乃謂此經無故羣字疑乃申此經止本脫故采用止

爰彬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四十三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注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百姓于彬止衆乙勞祇悳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四十四

百姓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士彬百姓于彬止衆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乙羣乃謂此經無故羣字疑乃申此經止本脫故采用止

爰彬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四十五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注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百姓于彬止衆乙勞祇悳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四十六

百姓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士彬百姓于彬止衆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乙羣乃謂此經無故羣字疑乃申此經止本脫故采用止

爰彬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四十七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注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百姓于彬止衆乙勞祇悳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四十八

百姓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士彬百姓于彬止衆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乙羣乃謂此經無故羣字疑乃申此經止本脫故采用止

爰彬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四十九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注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百姓于彬止衆乙勞祇悳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五十

百姓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士彬百姓于彬止衆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乙羣乃謂此經無故羣字疑乃申此經止本脫故采用止

爰彬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五十一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注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百姓于彬止衆乙勞祇悳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五十二

百姓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士彬百姓于彬止衆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乙羣乃謂此經無故羣字疑乃申此經止本脫故采用止

爰彬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五十三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注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百姓于彬止衆乙勞祇悳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五十四

百姓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士彬百姓于彬止衆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乙羣乃謂此經無故羣字疑乃申此經止本脫故采用止

爰彬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五十五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注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百姓于彬止衆乙勞祇悳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五十六

百姓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士彬百姓于彬止衆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乙羣乃謂此經無故羣字疑乃申此經止本脫故采用止

爰彬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五十七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注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百姓于彬止衆乙勞祇悳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五十八

百姓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士彬百姓于彬止衆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乙羣乃謂此經無故羣字疑乃申此經止本脫故采用止

爰彬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五十九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注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百姓于彬止衆乙勞祇悳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六十

百姓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士彬百姓于彬止衆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乙羣乃謂此經無故羣字疑乃申此經止本脫故采用止

爰彬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六十一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注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百姓于彬止衆乙勞祇悳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六十二

百姓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士彬百姓于彬止衆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乙羣乃謂此經無故羣字疑乃申此經止本脫故采用止

爰彬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六十三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注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百姓于彬止衆乙勞祇悳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六十四

百姓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士彬百姓于彬止衆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乙羣乃謂此經無故羣字疑乃申此經止本脫故采用止

爰彬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六十五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注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百姓于彬止衆乙勞祇悳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六十六

百姓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士彬百姓于彬止衆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乙羣乃謂此經無故羣字疑乃申此經止本脫故采用止

爰彬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六十七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注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百姓于彬止衆乙勞祇悳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六十八

百姓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士彬百姓于彬止衆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乙羣乃謂此經無故羣字疑乃申此經止本脫故采用止

爰彬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六十九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注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百姓于彬止衆乙勞祇悳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七十

百姓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士彬百姓于彬止衆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乙羣乃謂此經無故羣字疑乃申此經止本脫故采用止

爰彬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七十一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注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百姓于彬止衆乙勞祇悳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七十二

百姓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士彬百姓于彬止衆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乙羣乃謂此經無故羣字疑乃申此經止本脫故采用止

爰彬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七十三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注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百姓于彬止衆乙勞祇悳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七十四

百姓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士彬百姓于彬止衆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乙羣乃謂此經無故羣字疑乃申此經止本脫故采用止

爰彬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七十五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注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百姓于彬止衆乙勞祇悳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七十六

百姓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士彬百姓于彬止衆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乙羣乃謂此經無故羣字疑乃申此經止本脫故采用止

爰彬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七十七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注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百姓于彬止衆乙勞祇悳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七十八

百姓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士彬百姓于彬止衆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乙羣乃謂此經無故羣字疑乃申此經止本脫故采用止

爰彬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七十九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注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百姓于彬止衆乙勞祇悳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八十

百姓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士彬百姓于彬止衆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乙羣乃謂此經無故羣字疑乃申此經止本脫故采用止

爰彬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八十一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注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百姓于彬止衆乙勞祇悳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八十二

百姓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士彬百姓于彬止衆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乙羣乃謂此經無故羣字疑乃申此經止本脫故采用止

爰彬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八十三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注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百姓于彬止衆乙勞祇悳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八十四

百姓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士彬百姓于彬止衆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乙羣乃謂此經無故羣字疑乃申此經止本脫故采用止

爰彬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八十五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注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百姓于彬止衆乙勞祇悳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八十六

百姓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士彬百姓于彬止衆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乙羣乃謂此經無故羣字疑乃申此經止本脫故采用止

爰彬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八十七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注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百姓于彬止衆乙勞祇悳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八十八

百姓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士彬百姓于彬止衆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乙羣乃謂此經無故羣字疑乃申此經止本脫故采用止

爰彬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八十九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注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百姓于彬止衆乙勞祇悳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九十

百姓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士彬百姓于彬止衆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乙羣乃謂此經無故羣字疑乃申此經止本脫故采用止

爰彬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九十一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注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百姓于彬止衆乙勞祇悳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九十二

百姓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士彬百姓于彬止衆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乙羣乃謂此經無故羣字疑乃申此經止本脫故采用止

爰彬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九十三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注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百姓于彬止衆乙勞祇悳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九十四

百姓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士彬百姓于彬止衆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乙羣乃謂此經無故羣字疑乃申此經止本脫故采用止

爰彬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九十五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注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百姓于彬止衆乙勞祇悳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九十六

百姓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士彬百姓于彬止衆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乙羣乃謂此經無故羣字疑乃申此經止本脫故采用止

爰彬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九十七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注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百姓于彬止衆乙勞祇悳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九十八

百姓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士彬百姓于彬止衆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乙羣乃謂此經無故羣字疑乃申此經止本脫故采用止

爰彬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九十九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注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百姓于彬止衆乙勞祇悳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一百

百姓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士彬百姓于彬止衆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乙羣乃謂此經無故羣字疑乃申此經止本脫故采用止

爰彬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一百一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注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百姓于彬止衆乙勞祇悳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一百二

百姓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士彬百姓于彬止衆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乙羣乃謂此經無故羣字疑乃申此經止本脫故采用止

爰彬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一百三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注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百姓于彬止衆乙勞祇悳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一百四

百姓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士彬百姓于彬止衆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乙羣乃謂此經無故羣字疑乃申此經止本脫故采用止

爰彬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一百五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注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百姓于彬止衆乙勞祇悳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一百六

百姓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士彬百姓于彬止衆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乙羣乃謂此經無故羣字疑乃申此經止本脫故采用止

爰彬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一百七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注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百姓于彬止衆乙勞祇悳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一百八

百姓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士彬百姓于彬止衆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乙羣乃謂此經無故羣字疑乃申此經止本脫故采用止

爰彬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一百九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注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百姓于彬止衆乙勞祇悳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一百十

百姓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士彬百姓于彬止衆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乙羣乃謂此經無故羣字疑乃申此經止本脫故采用止

爰彬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一百十一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注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百姓于彬止衆乙勞祇悳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一百十二

百姓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士彬百姓于彬止衆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乙羣乃謂此經無故羣字疑乃申此經止本脫故采用止

爰彬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一百十三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注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百姓于彬止衆乙勞祇悳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一百十四

百姓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士彬百姓于彬止衆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乙羣乃謂此經無故羣字疑乃申此經止本脫故采用止

爰彬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一百十五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注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百姓于彬止衆乙勞祇悳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一百十六

百姓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士彬百姓于彬止衆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乙羣乃謂此經無故羣字疑乃申此經止本脫故采用止

爰彬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一百十七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注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百姓于彬止衆乙勞祇悳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一百十八

百姓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士彬百姓于彬止衆又穆震傳震孫賜爰言曰三后成功維敘于民故謙不敢盈書大或羣乃命皆傷於書

乙羣乃謂此經無故羣字疑乃申此經止本脫故采用止

爰彬

呂彬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一百十九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注爰于也衆止言中書大或羣中于是彬百官于彬止中

百姓于彬止衆乙勞祇悳

呂彬

尚

謂肩任天德建極敛福則徙厥居久永配天命而富天祿亏下矣肩古賢反注説文亦都云亦肩也毛詩殷武云下民有辟也故云亦肩任也鄭玄云肩克也多富故云徙厥居久也善命謂徙厥居久也皆建極敛福則徙厥居久皆建極敛福則天德建極敛福則天命大命謂徙厥居久也善命謂書命大命謂徙厥居久也

天段业奉业段我謂考我命也天中予乃布段我一〇
业命與非考文作天业誓而非假业吉重譬不云予雖休多休祖業不怠
天业誓而非奉也假或爾聆徵今案注見釋文與中釋言文譬謂假讀
案天段业奉业段業僖二十八奉尸傳文也假业吉重譬如杜段业吉重譬如賈音證皆不同而旨
漢乙宋相奉乙假爾雅段經典皆訓矣如義利總言利便淡
永段緝利記明利段尒太龜多常今本皆作假乙及也
書傳尺段嗇业證字无不能假借尒尸傳天段业奉今
宋太能假與論實爾段嗇字當能段矣此言天嗇予乃
假我一〇是尒段业證故讀加尸傳證也云宋謂考
弁命也業謂音義考我其奉命也上言庶多假命醉注
云假登也登命也故解宋爾考宋命也云其非考宋戰雖考
弁賤實杜予乃言敬慮則永徵天业誓而永奉也業傳
漢書楊震傳震上書曰天予乃假我一〇是其引書业意
宋休徵則五福應劭徵則六極並夫善不袁來宋不空
發王業心書所雖意多所想雖宋形顏色而五皇乙业

呂刑

尚書今注音短冊十六

雖遙陰陽爾其變度乙此而觀天业戰乃盍不前哉尚
書曰天與予乃假我一〇是其引徵也緣此引書业意
則此非宋謂不徵天誓而短折不宋雖宋謂徵天誓而
考宋也天段乃乙命多修多短雖杜予乃业永敬慮戰
否尒下郎奉业乙尒尚敬祥天命則可知此經誼敬矣
云假或爾聆徵潛度乙此而觀天业戰乃盍不前哉尚
書曰天與予乃假我一〇是其引徵也緣此引書业意
了云爾慮也此業音卓吃注國語云十
乃了乙爾慮：爾意是則慮戰爾多大小二爾者則大
上大尚敬矣故鄭君注禮記內則大
義申业云休爾雅考戰多大小二爾者則大
爾爾十慮爾也爾十慮爾也爾十慮爾也爾十慮爾也
爾爾慮也爾慮爾也爾慮爾也爾慮爾也爾慮爾也
业據此則數慮爾也爾慮爾也爾慮爾也爾慮爾也
爾或爾爾大數利假傳箋引假爾
爾文注王曰繼來予國予土告尹祥言邪

奚皇羣維鈴
審于縈故曰狒狒官人入
偵行賄賂也緐訓為多
皇與縈音義同
官威勦也音謂因或多親戚緐大官多威勦也彩樹官
捜出奚皇云反報恩怨也音義同
受恩于此因緣報也而出奚皇此直謂報恩今緐言怨
音順而據及也云內內謂也音謂甚樹
官多內寵聽奚請己出入皇引或君也正內多入緐
援音義緣也己解免云偵行賄賂也音謂受賄不枉
縈也緐注見釋文及周本紀注緐云緐相謏也偵
物枉縈相謏也緐注見釋文及周本紀注緐云緐相謏也偵
奚故譖咫緐一解云求羊請也益多賂己相謏緐天小
財物而走用精殉請緐求也憲光也曰精益休多受賂
业條郤此經所謂惟偵也又多聽請也條郤此經所謂
惟求也緐注見釋文及周本紀注緐云緐相謏也偵
改求緐來己緐舊相往來謏反紓回矣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二十二

呂刑

奚皇羣业罔有擇
試敖
案今省作審篆文案
審緐也緐注見釋文及周本紀注緐云緐相謏也偵
聽獄也緐注見釋文及周本紀注緐云緐相謏也偵
鄭康成曰不言文錫业疑多敖音錫不敖也王紛曰尺
執禁己鴻冊不敖
敖遏也音義同
亨任也鄭注見釋文及周本紀注緐云緐相謏也偵
也音義同
云任同說故云
緐业十三百鍰緐三斤謂率段嗒字也字宋本作鍰
鍰业十三百鍰緐三斤謂率段嗒字也字宋本作鍰
音義同不敖音也故往
記王紛文己證引
奚皇羣业簡閱實奚皇
辟及益反下
同鍰戶關反
百鍰閱實奚皇羣辟雜奚墨劓
墨黥也光刑
反
墨圓己墨窒业大傳曰非事而事业出人不己錯誌而
誦不詳业詞音奚彤墨辟皇也今文鍰緐率說云六兩
緐率古文作鍰說云鍰音率也一率十一鍰二十五分
鍰业十三百鍰緐三斤謂率段嗒字也字宋本作鍰
音六兩三分兩业二百鍰緐四十一斤十兩三分兩业
二太重伯非也鍰則十一鍰二十五分鍰业十三百鍰
三斤緐往业閱實簡閱當奚實也奚彤墨劓蓋用銅
反又作鼻反往所
反又作鼻反往所
緐誠信云多緐
惟緇之緇糸簡
奚彤墨劓反當多宥反
緇音義同
云墨黥也先刑
奚彤墨劓反當多宥反
鄭注周刑司彤
緇音義同
及隸古定本留於
緇
緇音義同
彤墨劓也引大傳
大傳留同此辟皇釋
詁文今文說音義度歐陽說也今文
古文說留出五經

謂如彫鄙也俗譌作墨鄙而又譌出楚半不及卅俗譌作參書俗譌二百縗四百是再俗矣且云又加四百是云又加四百也三分一是云再俗也外又加再俗也少半也了太重乎故爵弁縗也計也就俗百鍰鍰二百而鍰出二百也三分二加云爵弁縗也三百而多出百三十三鍰三分鍰也一也

閺實奠皇皐注宮辟雍泰奠鄙加百鍰

傳曰明水不已說文皆奠彫宮六百或縗五百鄭式誓反注鄭注周禮司彫職云宮辟雍中水也云宮辟雍男子鄙亦云宮辟雍男子鄙支夫則鄙其數少于閒亦宮中修鄭君說也案男子鄙類則縗則縗閒亦宮中修鄭君說也案男子鄙類則縗閒亦宮中修鄭君說也案男子鄙類則縗閒亦宮中修鄭君說也案男子鄙類

刑攻工記輪人職云權小而輕重也準此輕重亦謂小大之差也權小而輕重也準此輕重亦謂小大之差也權相爲用權可以變而不可以廢經雖不言權而權在其中傳所謂反經而善者也經變得善謂之權是也

孔傳世輕世重注卿子曰治則刑重亂則刑輕輕重在皇帝卿相之反世俗相承讀此卿字爲去卿之卿非也卿相皆上大夫天荀子論下卿云卿伯勞也傳云卿伯治也是卿相皆治名故讀此卿字爲去卿之卿

非侯非衛非甸非男惟皇作極于病苦也正故折獄不可不審也曰丰辭給也刀筆所以削改書誤也容受辭訟无已解而柱人刑善也惟曰未有順適其辭而得其實者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三六

呂刑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非侯非衛非甸非男惟皇作極于病苦也正故折獄不可不審也曰丰辭給也刀筆所以削改書誤也容受辭訟无已解而柱人刑善也惟曰未有順適其辭而得其實者

心都文經言鬱陶思注了云刑鬱之文刑都云刑鬱皇帝也是刑大罪上文五刑鬱及下文其刑其鬱皆刑文則雖單言鬱而實該刑之諸鬱陶思權智謀刑言善惡也此文本之極于病苦善惡也墨劓謀宮雖災體智刀所是病苦善也云病苦不參祝敷也病外害國注云病口丰也云病口丰也善論語雖也給也刀刀筆所以削改書誤也容受辭訟无已解而柱人刑善也

惟刀鬱此空反（證）證也嗣或參鬱察也采其情狀得其情非刀刑其嗣惟刀其嗣也天不順君子也天刀其語也天不順其語也天不順善皇天聽獄必盡其嗣惟刀其嗣參倉或刀其情或刀其嗣參倉或刀其嗣參倉聽獄善或刀其嗣惟

文言非惠于民也中民性民性則多仁說
卦者以民性本仁故云中民也此言立極：立言中：乙立言也
謂立常也性故云立常也惠此言立極：立言中：乙立言也
卦乃推于卦周詳反覆之義多矣天意也聖人自正謂經乃詳審
言而備矣乃程式則天下之物也聖人設卦以觀天下之動而
詳卦也陽卦氏乙辭多名鳥獸之類以況人事陽卦氏乙辭多名鳥獸之類以況人事
惠屬于立常也中庶幾可以通神明之德也
中庶幾可以通神明之德也
詳于驗辭辭其驗直惠于民屬也
也云一說立極立卦得中者也
卦言既下文驗于辭詳卦相雜肖說乙屬于立極成中
多蘭就民惠言既上文非直惠于民也中文意一貫二說
當驗于此乃入也詳卦也
尚書今注音疏卷十　三五

驗于辭詳卦 注 嘉美語師眾也受王也善語眾而治也 經 嘉美語師眾也 趙繹誌文

文侯之命第九十六

周書卷三十八

王若曰父義叔 注 義讀曰儀文侯名仇故字曰

故云義讀曰儀文侯名仇故字曰儀：仇
皆訓匹也古皆書儀此於義俱又而字也義寫
也咪語錄證也 經 正義云鄭讀義為儀：仇匹也
故名仇字儀故用鄭證之羅說是也記
鄭注引易融曰王順曰文象記
三言文義咪詳易解何必文象記
家說大謨足乙語說得學不可不慎二事尸傳云善
稽疑夫人義氏乙像也疑之役也太子命也曰仇智也家
云稽度太子仇率其徒纂繡未而大誥亦文侯也文侯
名仇也古人也字輒然名與
淅水窟也古人名灰字子灰知然者猶也又石部云
子灰灰字石又緊部云灰雖哲而緊也古人名字輒相配也據

父義和 注 義和羲和也 經 羲和羲和也

有能奉予一人 注 奉承也 經 奉承也

揚文武之光訓 注 訓道也 經 訓道也

用會我邦家 注 會合也 經 會合也

追孝于前文人 注 追孝于前文人謂祖考也 經 追孝于前文人謂祖考也

純乾乾不已 注 純大乾乾不已言自強不息 經 純大乾乾不已言自強不息

肆先祖懷在天之靈 注 肆故也先祖懷在天之靈言祖考之精神在天 經 肆故也先祖懷在天之靈言祖考之精神在天

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于厥辟 注 惟亦正上天之命亦正 經 惟亦正上天之命亦正

小大謀猷罔不率從以燮友邦 注 燮和也 經 燮和也

紹乃辟于四方 注 紹繼也 經 紹繼也

用賚爾秬鬯一卣 注 賚賜也秬黑黍也鬯香草也築煮合之以降神謂之鬯一卣中尊也 經 賚賜也秬黑黍也鬯香草也築煮合之以降神謂之鬯一卣中尊也

彤弓一 彤矢百 注 彤赤也 經 彤赤也

盧弓一 盧矢百 注 盧黑也 經 盧黑也

馬四匹 注 四匹也古者駕車四馬 經 四匹也古者駕車四馬

父往欽哉 注 欽敬也 經 欽敬也

鄭注見三國志魏志袁帝紀注說文左部云左手相左助也曰部云曰助也
平口相助也故云左曰助也不記繒布引君雖曰尒予
嘉謀嘉猷鄭君注云猷謀也此謀猷並言與
君雖錄文

則訓當同也故云懋勉也故釋詁文樂經典相承懌釋詁樂亦同訓也也鄭君箋儀禮亦讀云懌樂也故云樂安也故我林世

繼序于下慢威我國

家純注閔憐憐也言也釋詁文樂訓也大誥云弗造哲王荔能徇也詁文同故用詩箋訓也大誥云弗造哲王荔能徇也詁文同故用詩

也大禮謂幽王羣尤威所發彤絕奠光祖也釋于下民

慢侮寡寡我國家昬大譜尤威也注云閔憐憐也言也鄭君箋詩

憂訓也大誥云弗造哲王荔能徇也詁文同故用詩

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

文侯也命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三十五

太子即侯懋踐繼文武之業也即我御事也或

幽王翼幽王羸山下也正其事也漢書成帝紀贊元狩諸引書

書曰即此文續注云此文侯也命篇

書曰即杜奠鄭玄或讀即為既既盡也

服杜文侯命篇玄云奠安也王紹云奠定也書及其傳皆然

劉杜奠鄭是謂及鄭當讀如

如隸古定書及其傳皆然

所引杜奠鄭是奠得然

尚書今文三家與古文

加其或即可則亦即字之

脩杜其或即然即脩字之

故知其用其說不

語辭然則其用

說不異也改矣

予則罔克曰乃惟孺子

予則罔克曰乃惟孺子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三十六

天棄我命我亦罔克曰維我祖父之業諸侯莫維敬懋

我鄭君箋儀禮云父之業也諸侯莫維敬懋

我鄭君箋此二說之訓了合也但維敬也故也懋勉也故也此四

字皆說文心部云惟凡也思也故也此四字皆說文心部云惟凡也思也故也此四

也予即也時天所倚賴惟獨與諸侯從己則

脩鄭自謂故惟故能故說解且云惟也言故也

式續予一人永終杜位注續功釋詁文永釋詁文義昧也

一人我一人莫安杜位也注續功也永終也

亨哈了顯祖申屢井公盡井勸戰我于艱

辟艱難予肯丕丕基

基哉予曷其不于前寧人攸受勤

前寧人攸受勤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三十七

謂善未虞也厭數井勸繼紹也了辟予王自謂文八文

惠也八也戰功曰多司馬穰苴上多肯虞脩厚戰也嘉

美也亦勉也顯祖也業也數予井勸繼文基也艱

用會諸侯乃寧王宣乃繼也君也王業是勉紹予肯文

惠也八也功是底矣戰也我予艱難如也

若昭文侯之顯祖申若我所美也

注昭炎也顯祖也多美不聞令辟善未虞也

賢君此言顯祖乃意度也當是意未攸

未然於不勉質故云基乃疑其詞也屢數

當釋詁文云了辟予王自謂若予王羣天

也辟也言君故云予王自謂江藩譯云

謂名穆公也先祖也傳云文八文惠也

八是謂文侯也先世基紹所謂顯祖數詁

故知文八文惠也八也云戰功曰多若周禮司馬職

文司馬穰苴古也兵書也司馬穰苴

公嘗司寇田獵之事今其書多亡缺未見可上考
肯虞业文鄭君注周礼引此文證周礼注引此文證此說文支部文
攸説文支部文嘉美未釋詁文云攸行也詩燕燕于飛差池其羽
毛傳差池不齊貌文選注引此文差池不齊所謂文侯之德是也
文王優游卬卬傳云卬卬盛也箋云文王優游盛德之容是也
出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傳云牧外也箋云天子在鎬京
使我築此城于外以治西戎是也
盧令聲令聞令望令問令譽令德令妻令妾令子令孫令
尚書令注音妶　冒十　三六

歸國庶盧賚賜之歸祭祀令
狐讀爲毗：毗，助也。
夫人曰饗禮內賓在堂北面西上
文侯业命：
尚書令注音妶　冒十　三七

慧寧文侯賜之馬一卤皆于洛誥薦酒多解美說文曰郁云
注不解饗禮一卤皆于洛誥薦酒多解美說文曰郁云
曰鄭注周礼司勳云狐讀爲毗毗助也此狐讀爲毗
曰弓傳云彤弓一彤矢百馬三匹狐讀爲毗毗助也
彤：彤色也傳曰良弓利矢以射遠及深彤色也詩
彤：彤色也傳曰良弓利矢以射遠及深彤色也詩
彤管彤管有煒說文曰煒云炎盛也此煒讀爲韡韡
彤管有煒說文曰煒云炎盛也此煒讀爲韡韡
韡：盛也詩曰韡韡華爾雅曰韡韡盛也
韡：盛也詩曰韡韡華爾雅曰韡韡盛也
信：十人爲一伾伾大也傳曰一同百里提封萬井出車
信：十人爲一伾伾大也傳曰一同百里提封萬井出車
萬乘地方百里爲一同同方千里爲一封封萬井者萬
萬乘地方百里爲一同同方千里爲一封封萬井者萬
井也出車萬乘者天子畿內采地千里提封十萬井出
井也出車萬乘者天子畿內采地千里提封十萬井出
兵車萬乘諸侯地方百里提封萬井出兵車千乘是其
兵車萬乘諸侯地方百里提封萬井出兵車千乘是其
差也詩曰四牡彭彭傳曰彭彭強也此彭讀爲旁旁
差也詩曰四牡彭彭傳曰彭彭強也此彭讀爲旁旁
強也說文曰旁溥也溥大也
強也說文曰旁溥也溥大也
文侯业命
尚書令注音妶　冒十　三八

彤弓一彤矢百馬三匹狐讀爲毗毗助也
彤：彤色也傳曰良弓利矢以射遠及深彤色也詩
彤管彤管有煒說文曰煒云炎盛也此煒讀爲韡韡
韡：盛也詩曰韡韡華爾雅曰韡韡盛也
信：十人爲一伾伾大也傳曰一同百里提封萬井出車
萬乘地方百里爲一同同方千里爲一封封萬井者萬
井也出車萬乘者天子畿內采地千里提封十萬井出
兵車萬乘諸侯地方百里提封萬井出兵車千乘是其
差也詩曰四牡彭彭傳曰彭彭強也此彭讀爲旁旁
強也說文曰旁溥也溥大也
文侯业命
尚書令注音妶　冒十　三九

森鑄弟百森鑄文侯
周書三十　尚書卄三十九
公曰篤我士驩奉勞（注）鄭康成曰振書也言
下及黎民嘏云士爵卿中言业（狐）注見正義
君奭弗业（注）曾本也傳曰嘏言业本
曾子問篇云今业祭者不當其說鄭君注云當
用其說據外傳云嘏言业來學正合此說故採用业
古人有言曰棐訐荅曰棐忱辭（注）訐业荅順忱樂也民业自順是多樂
緜天難忱丕單稱德（注）忱丕荅單大也天難
雖受賚于人陳如流水业从順是則難哉
各反（注）訐业荅順忱樂也民业自順是多樂賚于人則天難

文苔順釋言文般樂大釋詁文我心所圖度也○正義曰釋詁文圖謀也舍人李巡孫炎皆云謀度也我心所謀度事繇往今祖伾而无及其○正

員來員于裘反正義本此云衛包所改也隸古定本作員繇往員猶也

我心所圖度也○正義曰釋詁文圖謀也舍人李巡孫炎皆云謀度也事繇往今祖伾而无及其○正

繇往弗得猶來也釋言文弗得多所往故云繇往釋言云繇道也

景員維河鄭箋云員古文作云昏姻孔云本作員員古文作云是員猶也釋詁文云員同也詩釋文云本又作員

繇故云員猶也惟古王謀乃則曰來就基二惟今

王謀乃始經營之爾親基來就反來就基二正義本此作來就多忌隸古定本作來就多忌說文心部引周書曰來就多忌合變來就反說文心部引周書作來就多忌是其證也

王謀乃始經營之爾親基來就反來就多忌隸古定本作來就多忌說文心部引周書曰來就多忌合變來就反說文心部引周書作來就多忌是其證也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四十

基也基謀古事之爾謀皆貶我

基也基謀古事之爾謀皆貶我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四十一

謀度也謀度事繇往今祖伾而无及其事也惟就今王延私之爾謀皆且將之爾親命也皆同謀度也

謀度也謀度事繇往今祖伾而无及其事也惟就今王延私之爾謀皆且將之爾親命也皆同謀度也

識忘也皓白未反黃髮色景反皆中黃反

識忘也皓白未反黃髮色景反皆中黃反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四十二

識忘也皓白未反黃髮色景反皆中黃反

識忘也皓白未反黃髮色景反皆中黃反

未同謀穆公故繇言百里奚蹇叔出言韋鼂未筮鼂未卦兆偶發出二繇是識古事之爾謀則古王謀乃謂杞子羅貝

古王謀乃謂杞子羅貝是就今王延私之爾謀而无及其○正義曰釋詁文圖謀也舍人李巡孫炎皆云謀度也事繇往今祖伾

云說尚書稱公羊傳百里奚蹇叔出言韋鼂未筮鼂未卦兆偶發出二繇是識古事之爾謀則古王謀乃謂杞子羅貝

是就今王延私之爾謀而无及其○正義曰釋詁文圖謀也舍人李巡孫炎皆云謀度也事繇往今祖伾

繇道也釋言文弗得多所往故云繇往釋言云繇道也

繇道也釋言文弗得多所往故云繇往釋言云繇道也

繇故云員猶也惟古王謀乃則曰來就基二惟今

繇故云員猶也惟古王謀乃則曰來就基二惟今

王謀乃始經營之爾親基來就反來就基二正義本此作來就多忌隸古定本作來就多忌說文心部引周書曰來就多忌合變來就反說文心部引周書作來就多忌是其證也

王謀乃始經營之爾親基來就反來就基二正義本此作來就多忌隸古定本作來就多忌說文心部引周書曰來就多忌合變來就反說文心部引周書作來就多忌是其證也

基也基謀古事之爾謀皆貶我

基也基謀古事之爾謀皆貶我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四十一

謀度也謀度事繇往今祖伾而无及其事也惟就今王延私之爾謀皆且將之爾親命也皆同謀度也

謀度也謀度事繇往今祖伾而无及其事也惟就今王延私之爾謀皆且將之爾親命也皆同謀度也

識忘也皓白未反黃髮色景反皆中黃反

識忘也皓白未反黃髮色景反皆中黃反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四十二

識忘也皓白未反黃髮色景反皆中黃反

識忘也皓白未反黃髮色景反皆中黃反

未同謀穆公故繇言百里奚蹇叔出言韋鼂未筮鼂未卦兆偶發出二繇是識古事之爾謀則古王謀乃謂杞子羅貝

古王謀乃謂杞子羅貝

云說尚書稱公羊傳百里奚蹇叔出言韋鼂未筮鼂未卦兆偶發出二繇是識古事之爾謀則古王謀乃謂杞子羅貝

是就今王延私之爾謀而无及其○正義曰釋詁文圖謀也舍人李巡孫炎皆云謀度也事繇往今祖伾

融壯也加入之聲閒書也撰文之傳：聚米於說：無所指鑽也見漢說文所引尚書舊說云氏古文說吾加也足戰之傳昭五年公如晉公成晉也文義也云發與輕脫寡謀之取賊也

皇多易也

三年謀師誤閒加門之文鬼而下加羊傳反王孫滿尚幼觀也言于王所生也聚師輕而無功貶之不易謀鬼而貶于此譬是脫人隣而脫謀無功貶于此譬是脫夫當即謂彼超乘醬故云輕脫寡謀無功貶也

雜雜言諠諠言侵君子輕易怠惰也皇祝

文故加也偏於本改息驚言非也

雜雜言諠諠言侵巧言也侵君子輕易怠惰也皇祝

謂諠言侵巧言也論語曰巧言亂德易怠惰輕惰也皇祝

也侵巧也言侵君子輕易怠惰也皇祝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四三

彖辭言

契八于厥：善語諠言或爲譁言或云奏：巧言眉色言反舉一燿反侵反譁夕淺反又子淺反又子衆反擇也并反奏子衆反

云諠聚本作讙云少也詞約也大體使也八變則聚亡詞語雖約指意卻所謂詞約指遠也云諠言侵巧言也

也論語曰支諠使易怠惰輕惰也皇祝

及論語支諠使己證語用契證因大引論語己證也

引論語孝民諠文也云易怠惰輕惰也善公羊文十二年傳作此經言也詞云惰敖：善孝言使君子易怠而況乎我多或也何幼公注云易怠惰輕惰也敖也經作傲公羊

也說文言部云諠使巧言也引此文

不同蓋古文今文也與

傳而況乎我多哉也皇當訓況也云或說文或部所引

言蓋據公羊傳文云或云奏：巧言蓋說文或部所引

眉色言反舉一燿反侵反譁夕淺反又子淺反又子衆反擇也并反奏子衆反

雜雜言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　四三

一也兄也或爲系也或作：寬容也寬容兄也或作

也言己之多也不審言自契曰出皆樂人多議也

上經彥聖謂聖通寬也寬也或作

容經義語之故鄭保安我子孫也經民庶幾庶大多和說哉

讒多鄭反憨杏角反希多官反類也祭反樂音洛反

雜

扁鼻引此經已後下文也曰船哉此經容兄一旬是此經也注見祥記釋文均是鄭注故取彼人此合經一介云

皆何幼公注公羊文十二年傳云斷：

略同鄭讀一也訓安不言誡一也精切也或作也或云段也段是段爲言也則非本務所當經段幼公注公羊也云段奇巧貌也詳經文語意實不

經容正是形頌其休：故己休：經覽容言幼公注公羊

容兄皆經言其如多容言學休：覽容言學休：故己休：經覽容

言休：美大兄蓋惟美大所己也且彖本紀

忽也注不審忽一介臣也公羊傳而況乎我多哉也皇當

變也公羊傳云我多哉也己

忽也注：忽也不同

我昧：忽也不同

雜

尚書緒注緒且敘與篇弟故曰緒也敘揚也緒也揚榮於省也意與緒
揚神与反溧私亮反柔多樂反
疏實宣見也釋訓云敘緒也舍人曰敘緒也說文云敘次也書不空作多所書敘則錄其作書也皐陶曰敘九德是也
遵循也省故云揚溧作也合作諸篇而敘其先後弟故云次弟也此申述敘意正義且舜同歷此言是也象禮據象鄭二公足矣
釋名言語篇云敘揚也揚溧其實宣見也釋訓云敘緒也說文云敘次也敘緒也三說故云敘揚也緒也
知此敘是別子所作書正義已駁此說不可從也
敘書傳上紀帝虞也際下迄秦也編次其事是同說矣
且別子編書欲令世世不絕也太誓不申毕牧誓所取
則別子自不容不作敘篇以下總論其事作敘之意
尺百篇其闕或二篇或三篇共敘且多十一篇故知
別作次故豪杰書計其敘此六十多七屬別氏之此敘
人經中各冠諸篇止當其亡篇止敘各已其說廣見
敘

揚書止聞據釋文云泪於等篇其文皆亡而敘與百篇
止敘同編故揚又云象鄭止徒百篇止敘總象一義又
正義云於敘書不敘廊云下正經故謙而歸于下總敘古
尚書百篇止敘本別象一義總歸于得故此大總敘古
經得如古也

尚書大注音疏　卷十一　一

尚杜亮基注鄭蕭成曰書已亡象船獨云荅杜依
荅天光也舉號也注見正義引鄭注太時不得其言也米貼置不錄
疏訓言荅杜揚白上曰下號也舉天所光故云荅天光也
荅杜荅言也書天所光故云荅天光也
鄭君荅謂引之編書已亡故杜荅書白下米上也
古杜荅言杜荅書白下米上也
疏云帝謂舜也舜已受堯禪為天子故稱帝也
注見正義引鄭注太時不得其言也米貼置不錄
疏云帝謂舜也舜已受堯禪為天子故稱帝也
釋文云下土絕句一讀連下仁字絕句詩譜曰后稷
下土仁正周此句讀
注帝謂舜也舜已受堯禪為天子故稱帝也

曰會猶曰誓會同曰誥（經）注見正義云會猶曰誓誓猶誥也此篇及商書湯誓周書太誓皆史官之辭異其名耳湯誓告衆庶以同心共伐桀故曰誓會同共事大故曰誥誓衆以興師事大故曰誓誥者皆以上命下之辭故通曰誥云

太甲上孫氏星衍古文尚書考異曰釋文出太甲上字云本或作太甲元年案元年者太甲即位之年也太甲即位之年伊尹祭于先王奉嗣王以朝諸侯作書誥戒嗣王故曰太甲元年此篇文也太甲中太甲既立三年不明德伊尹放之于桐宮使克終厥德而後歸于亳故曰太甲中太甲既復歸于亳能終厥德而伊尹作書嘉之故曰太甲下此篇文也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疏）注祠于至冢宰○正義曰祠于先王謂祭于太甲之廟也祗見厥祖謂祗敬見太甲之神主也侯甸羣后謂五服之君咸在謂皆來至也百官總己以聽冢宰謂百官各總己職以聽伊尹之教令也

伊尹作肆命徂后（疏）注伊尹至后也○正義曰伊尹作此肆命之書往告嗣王故言徂后也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疏）注阿衡伊尹○正義曰阿衡伊尹尊號也

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有不敬（疏）注顧諟至敬也○正義曰顧諟天之明命謂顧視天之明德而審諟之也承上下神祇謂承事天地之神祇社稷謂五土五穀之神宗廟謂先王之廟也言先王顧諟天之明德以承事天地之神祇社稷宗廟無有不敬

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疏）注昧爽至待旦○正義曰昧爽丕顯謂早旦大明之時坐以待旦謂坐而待旦不敢懈惰也

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疏）注旁求至覆也○正義曰旁求俊彥謂廣求賢智之士啓迪後人謂開導後嗣之人無越厥命謂無違先王之命以自覆敗也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疏）注慎乃至圖也○正義曰慎乃儉德謂慎汝儉約之德惟懷永圖謂惟思長遠之道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疏）注虞機至則釋○正義曰若虞人之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謂虞人張機射鳥獸往省視箭括于度則釋箭而射之

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疏）注縱敗至戾也○正義曰縱敗禮以速戾謂縱敗禮法以速罪戾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疏）注虞機至戾也○正義曰若虞人之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箭而射之欲敗度縱敗禮法以速罪戾

慎終于始（疏）注慎終至于始○正義曰慎終于始謂慎其終必于其始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疏）注有言至諸非○正義曰有言逆于汝心謂有言違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謂有言順于汝志必求諸非

茂哉嗣王（疏）注茂勉至嗣王○正義曰茂勉嗣王謂勉之哉嗣王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疏）注伊尹至協于下○正義曰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謂修其身信德和于下

伊尹作咸有一德（疏）注伊尹至一德○正義曰伊尹作此咸有一德之書

咸有一德（疏）注咸有一德○正義曰咸有一德者篇名也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疏）注伊尹至于德○正義曰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謂伊尹既復政于太甲將告歸乃陳戒于德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疏）注夏王至虐民○正義曰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謂夏桀不能用德慢神虐民

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疏）注皇天至神主○正義曰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謂皇天不保視于萬方開導有命眷求一德之人俾作神主

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疏）注惟尹至一德○正義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謂惟伊尹身與湯俱有一德

夏王有罪矯誣上帝以布命于下（疏）注夏王至于下○正義曰夏王有罪矯誣上帝以布命于下謂夏桀有罪矯誣上帝以布命令于下

惟天罔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于有仁（疏）注惟天至有仁○正義曰惟天罔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于有仁謂天無親近克敬之人惟親有仁之人

鳥獸魚鼈咸若于下（疏）注鳥獸至若于下○正義曰鳥獸魚鼈咸若于下謂鳥獸魚鼈皆順于下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疏）注王歸至萬方○正義曰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謂王歸自伐桀至于亳大告萬國

紀云帝后帝啓子帝太甲帝雯太甲是謂又觀帝太甲太戊云太甲是謂又觀王符潛夫論又悳志篇文后子太甲業業是也引鄭注云又觀周書作雒解文云其杜鄭也又云予忘殆哉予忘殆哉命令繼也周書作雒也又予案言忘殆病也言也命也又予忘殆哉了說字義了意改正也據云

義云傲米對畜謂畜頌云天命玄鳥云天降下而生商也鄭箋云天惟下而生商者謂天惟下而生契也商頌玄鳥正義引中候握云玄鳥翔水澤而生契此對帝嚳生契記殷本紀云帝嚳命契曰予其懷之汝其敷布五教在寬對于商是傲對商也云國杜預注左傳云商丘宋也是也

與糉糉毫而四奠餘四糉則米閒焉（疏）注糉糉至相息焉○正義曰糉糉毫而四奠餘四糉則米閒焉謂糉糉毫而四奠餘四糉則米閒焉相息焉（經）注糉糉至相息焉○正義曰糉糉毫而四奠餘四糉則米閒焉謂糉糉毫而四奠餘四糉則米閒焉相息焉

正用昏興於厥家國凶厚于厥家國（疏）注正用至家國○正義曰正用昏興於厥家國凶厚于厥家國謂正用昏興於厥家國凶厚于厥家國

雞彝之圖得兮又于用光于家（疏）注雞彝至家也○正義曰雞彝之圖得兮又于用光于家謂雞彝之圖得兮又于用光于家也

尚書全注音疏卷十一　六

紀云帝后帝啓子帝太甲帝雯太甲是謂又觀帝太甲太戊云太甲是謂又觀王符潛夫論又悳志篇文后子太甲業業是也引鄭注云又觀周書作雒解文云其杜鄭也又云予忘殆哉予忘殆哉命令繼也周書作雒也又予案言忘殆病也言也命也又予忘殆哉了說字義了意改正也據云

義云傲米對畜謂畜頌云天命玄鳥云天降下而生商也鄭箋云天惟下而生契也商頌玄鳥正義引中候握云玄鳥翔水澤而生契此對帝嚳生契記殷本紀云帝嚳命契曰予其懷之汝其敷布五教在寬對于商是傲對商也云國杜預注左傳云商丘宋也是也

與糉糉毫而四奠餘四糉則米閒焉（疏）注糉糉至相息焉○正義曰糉糉毫而四奠餘四糉則米閒焉謂糉糉毫而四奠餘四糉則米閒焉相息焉（經）注糉糉至相息焉○正義曰糉糉毫而四奠餘四糉則米閒焉謂糉糉毫而四奠餘四糉則米閒焉相息焉

自傲亟于成湯咸有一德（疏）注自傲至一德○正義曰自傲亟于成湯咸有一德謂自傲米對畜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征注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
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无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
食之犹不祀湯又使人問之曰无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
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
奪之不與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而奪之有童子之
殺之湯征之曰葬我乃餉殺而奪之雖鳥獸魚鼈猶若
是乎而征之是故天下皆曰非貪乎匹夫也為匹夫
復讐也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一　九

湯始征自葛載鄭玄曰載始也湯伐葛之事見孟子
鄭君亳即西亳師出於亳說之隆理出於深國窴隆出於葛鄉葛
加出於國本西亳師八百里不空使衆往耕因己粢國出穀
轉粟湯所都出亳檢灌壽隆理出粢國天窴降大天穀
勳謀基據譬世出忠秀舩不置輒即舩其說亳火延葛
了可往耕穀安是網國當不弘于湯耕醬幹國緣壞出
國湯緣仁十里葛出齋伯地其
醬成出大樽云湯大旱七年禮于桑林出
漢書曇鎔樽火云湯以七年出旱穀即
云故湯與桂而己周棄成出穀與向桑
于西故出醬昭二十六年子樽云共工氏
衆后土衆社樽田正地以穀山氏出
自舉己上祀出周棄大衆樽自漢己來祀
云屬山氏出貳天下地子曰農殖
周棄繼出故祀己衆樽共工氏出轉大
土殖于九州故祀己衆社及出國語地
農者即多穀山氏出子桂是地湯時大
旱十年湯以桑林禱于桑林不雨大
旱自責以六事曰政不節與人不用
與宮室崇與女謁盛與苞苴行與
讒夫昌與翦其髮斷其爪以身為
犧牲以祠禱于上帝湯之六事自責
而雨方千里至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一　十

己天可繼出醬于西故出黎今皇甫謐醬繼此文己殺
又昭見正義茲合而繼出義牲合而繼出義成云
孟子盡心篇文也云當湯放桀出時大
旱醬己氏書林
明民篇云昔湯亨舉而正天下大旱又
了己卯禮于桑林繼言五事不敢而
湯放出大樽云湯大旱七年禮于桑林出
漢書曇鎔樽火云湯以七年出旱穀即
云故湯與桂而己周棄成出穀與向桑
于西故出醬昭二十六年子樽云共工氏
衆后土衆社樽田正地以穀山氏出
自舉己上祀出周棄大衆樽自漢己來祀
云屬山氏出貳天下地子曰農殖
周棄繼出故祀己衆樽共工氏出轉大
土殖于九州故祀己衆社及出國語地
農者即多穀山氏出子桂是地湯時大
旱十年湯以桑林禱于桑林不雨大
旱自責以六事曰政不節與人不用
與宮室崇與女謁盛與苞苴行與
讒夫昌與翦其髮斷其爪以身為
犧牲以祠禱于上帝湯之六事自責
而雨方千里至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征注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无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猶不祀湯又使人問之曰无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與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而奪之有童子之殺之湯征之曰葬我乃餉殺而奪之雖鳥獸魚鼈猶若是乎而征之是故天下皆曰非貪乎匹夫也為匹夫復讐也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一　九

湯始征自葛載鄭玄曰載始也湯伐葛之事見孟子鄭君亳即西亳師出於亳說之隆理出於深國窴隆出於葛鄉葛加出於國本西亳師八百里不空使衆往耕因己粢國出穀轉粟湯所都出亳檢灌壽隆理出粢國天窴降大天穀勳謀基據譬世出忠秀舩不置輒即舩其說亳火延葛了可往耕穀安是網國當不弘于湯耕醬幹國緣壞出國湯緣仁十里葛出齋伯地其醬成出大樽云湯大旱七年禮于桑林出漢書曇鎔樽火云湯以七年出旱穀即云故湯與桂而己周棄成出穀與向桑于西故出醬昭二十六年子樽云共工氏衆后土衆社樽田正地以穀山氏出自舉己上祀出周棄大衆樽自漢己來祀云屬山氏出貳天下地子曰農殖周棄繼出故祀己衆樽共工氏出轉大土殖于九州故祀己衆社及出國語地農者即多穀山氏出子桂是地湯時大旱十年湯以桑林禱于桑林不雨大旱自責以六事曰政不節與人不用與宮室崇與女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昌與翦其髮斷其爪以身為犧牲以祠禱于上帝湯之六事自責而雨方千里至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一　十

己天可繼出醬于西故出黎今皇甫謐醬繼此文己殺又昭見正義茲合而繼出義牲合而繼出義成云孟子盡心篇文也云當湯放桀出時大旱醬己氏書林明民篇云昔湯亨舉而正天下大旱又了己卯禮于桑林繼言五事不敢而湯放出大樽云湯大旱七年禮于桑林出漢書曇鎔樽火云湯以七年出旱穀即云故湯與桂而己周棄成出穀與向桑于西故出醬昭二十六年子樽云共工氏衆后土衆社樽田正地以穀山氏出自舉己上祀出周棄大衆樽自漢己來祀云屬山氏出貳天下地子曰農殖周棄繼出故祀己衆樽共工氏出轉大土殖于九州故祀己衆社及出國語地農者即多穀山氏出子桂是地湯時大旱十年湯以桑林禱于桑林不雨大旱自責以六事曰政不節與人不用與宮室崇與女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昌與翦其髮斷其爪以身為犧牲以祠禱于上帝湯之六事自責而雨方千里至

注見周禮大宗伯疏

注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无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猶不祀湯又使人問之曰无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與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而奪之有童子之殺之湯征之曰葬我乃餉殺而奪之雖鳥獸魚鼈猶若是乎而征之是故天下皆曰非貪乎匹夫也為匹夫復讐也

注見周禮大宗伯疏

无此陶字鄭則此敘大
誓轉寫譌也譌字說文所无其或譌字也譌字不
出譌字不知其字不斜
仲旅所譯名衆湯尸相
旅鬳省卯子堯間篇云
云：楊倞注云仲鬳卯仲旅尸相也

湯系黜舉命　黜丑律反　注黜貶下也黜或作絀說文褫奪也云黜或作絀
律反　絀省說文褫奪也云黜或作絀絀黜古字通也

得歸于亳作湯誥

伊尹作咸乂篇　篇第三十二案殷本紀云湯一德篇鄭樵貫參此篇
一德蓋鄭樵貫了列氏古文也而司馬遷當
從列氏此篇淺湯誥得則是列氏古文此篇
知是咸湯嘗書矣其淺固獨杜湯誥得湯列氏則
引此篇此篇止文三得其文卯可
誥一篇作伊尹告太甲得誤是

尚書大注音疏卷十一　十三

舉師貶繒湯誅三髀　髀步米反繒作卷下公反　注大翳曰貶繒
莊十一年尸樗文
也鄭康成說之伊訓曰征是三髀
言功績大翳壞也云樗說三髀國名今定陶也蓋是
皆之言伐三髀則三髀也定陶當三髀
鄭定陶縣多三髀帝三髀
所知不翳无據故云蓋是也
己蓋止繒鄭君說皆鄭
載事據引伊訓云
己證未也

作臣扑王　注鄭康成說之伊訓曰載
扑臺翳謂平作同字古文省尸景反　注鄭注所出之詳
上經翳謂平作同字古文省尸景反　注鄭注所出之詳
高之注此文可知載字止平鄭此作古文

義伯仲伯作典寶

義伯仲伯作冊典寶　冊楚策文所无其或譌字止譌脫耳墨子
義半奇反據外本作誤釋文云
米或作義非義據傳文云
伯仲伯湯尸二臣　說文我都云義己止威義也伊我
仍羊豫則義本是止威義字而此云
義讀如威威義止義皆蓋今乃書威義字
豫尸誤止誤不得讀義豫威義字矣此
仍誤之思乃據據列本而讀義豫誤故此
正義備鄭注書敘中錄書二十四篇止目威多一憲十
古典寶十八伊訓十
九故知篇數當在此

劭單作明刑　劭果厥反單上扇反得劭單同　注奏融曰劭單
空也明刑皆明刑民止懲也　注見隻記敘本紀云湯司空也皆案孔
記王紂暴虐箕子佯狂奏其文云司空執囚
汨沮澤畤四畤則列民是司空止隻此之
司列民止懲孔氏古文止隻明刑民是司空止懲也
明民止懲劭單作止則劭單豫司空官矣王紂又云
己列民是量墜己紂是度墜己列民墜是民
敘

尚書大注音疏卷十一　十四

也无曠土无游民食尸隻哮民咸寧
其列此列民止懲曰列謂曰是懲也

成湯系懲有中元奏伊尹作伊訓肆

命徂后　注成湯止懲久矣亏此言成湯
篇當脩錄成湯故推本止今鄭康成曰肆命
所當豫也徂后皆言湯止懲　注云成湯止懲久矣
湯數大个來大外丙二奏仲壬四奏大甲
則成湯止懲亞大甲元奏中隔卿君林多奏所此言
成湯餘懲大甲元奏皆特推本成湯止懲
懲止脩卯豫言是豫而大甲
脩元奏誣肯王而紹脩學誕寅是奏
久矣所己格儆列氏止命也其懲
矣了此言成湯餘懲故又申言以意云其
成湯故推本止今知三篇皆脩錄成湯
止命訓是訓義
政教祖后則是懲徙往止君固是謂湯也

成湯也已經亡殘不載質言故云鑒也鄭注見殷本紀注云殪命謂賜政教所當脩也言賜政教所當脩也言賜命即政教也云徂后謂湯也已往也君即是湯也湯也已是名簒故知言湯也

太甲元年伊尹放諸桐

桐隰名也言王離宮三年復歸亡亳

桐宮又言帝太甲桐宮三年是桐亦離宮也

三年復歸于亳

注見殷本紀注云亦王離宮言皆殷本紀言伊尹放也

孟子

曰太甲悔過自怨自艾于桐処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

之訓己也悔過而來歸于亳

孟子作艾段借字也說文云艾冰臺也怨懲也據是則當

訓己也悔過而來歸亳故知言悔過自怨自艾于桐処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

孟子

引書大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

逭音患兩反偽孔傳解云言患兩儒分傳解云念常繼舊用其誼

念患兩儒分傳解云言患兩儒分傳解云念常繼舊用其誼

太甲下

伊尹作太甲三篇

殷本紀云

尚書令注音疏　卷十一　十五

殷帝太甲脩太宗之業太甲子漢書古今人表太甲子沃丁

沃丁

伊陟相太戊

相息良反

殷本紀

殷帝太戊脩行伊陟臣扈巫咸治王家有成

殷本紀云

太戊帝太甲之子沃丁弟小甲太甲帝小甲之子雍己之弟太戊帝雍己之子祖乙之弟

殷本紀云太甲崩子沃丁立沃丁崩弟小甲立小甲崩子雍己立雍己崩弟太戊立太戊崩子中宗祖乙立

祖乙圮于耿

殷本紀云

祖乙中宗太戊之子河亶甲之弟

祖乙遷于邢

殷本紀云

祖乙遷于庇

殷本紀云

祖乙崩子祖辛立祖辛崩弟沃甲立沃甲崩祖辛子沃丁立沃丁崩沃甲弟南庚立南庚崩沃丁弟小辛立小辛崩子小乙立

小乙子武丁

殷本紀云

武丁得傅說以爲相殷道復興

殷本紀云

武丁崇信夢想得傅說舉以爲相殷國大治

殷本紀云

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雊雉登鼎耳雊鳴

殷本紀云

武丁祭成湯之時有飛雉登鼎而雊

高宗肜日

殷本紀云

武丁祭成湯之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雊武丁恐祖己曰王勉修政事祭祀以禮精神不變祖己乃訓王以天戒正厥事修厥德而殷復興故謂之高宗肜日

高宗祭成湯之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雊武丁恐祖己曰王勉修政事祭祀以禮精神不變祖己乃訓王以天戒正厥事修厥德而殷復興故謂之高宗肜日

高宗肜日

肜以戎反

高宗肜日

肜以戎反

高宗肜日

肜以戎反

照人亏堂文敦戶公覺名桑田亞言船癭是證亞象見鬼神且聞其言也云杜男曰覭杜也曾釜對文則此其名稱文則男虎從亞掌聲亞亞也周禮官多司亞掌聲亞亞政令其屬多男亞也從是亞亞眾男也亞是故咸從亞亞咸也船其官名也從亞不言覭是故古文說從古也亞覭從神靈故云說文王部云靈：亞巫王事神从玉靈也靈从巫从靈亦聲少歸兮禦菜楊雨覭也火靈也巫大夫離絕云亞咸將夕歸兮禦菜楊雨覭也則咸也靈可知矣

伊咸釐文二三篇

釐從也史記曰亞咸船王家多咸於咸船王家多咸於咸船王家多咸於

讀亦乃蕃曰其如所也案此經注所引及孫亦案京
騭留能轉悖亦數今諸則能摶黜亦數此引云摶悖亦
數皆加徐堅初學記二十二載所引也惠光生曰悖本
古獸字何休公羊桓四年注云悖猶黜也淮南覽冥訓
曰故堯能內高誘注云猶悖也益之詩能摶黜則鄭君
田獵傳黜也箋詩能摶黜也皆讀能摶黜皆如字
張揖碑云猶釋也勑據史記張釋也勑據漢書外戚
傳桑黜也號則今詩能摶黜皆如字
所改古本實能摶黜吾加古可也

河亶甲乃祖乂河亶甲㊟河亶甲仲丁弟相
隆名㊞仲丁云河亶甲仲丁弟相
劉表外王太平外王劉表河亶甲案外王劉仲丁弟
而河亶甲案外王表則太仲丁也案注不云外王表
而直云仲丁弟者省乙外王文也案上篇而案言也云
案上篇而案言也云相隆名皆灋審監理忠洪船多相
縣鑒其
隆也
錄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一　十九

祖乙圮于耿作祖乙㊟祖乙河亶甲子
曰圮毀也鄭康成曰祖乙去相居耿而國家日改號曰殷
注見釋文此三篇或皆臣或皆民皆謂
經成俗故不樂徙樂
各反㊞注見釋文此三篇或皆臣或皆民皆謂
正義作祖乙
說名乃變經
不可不辯民訴予勞㊟鄭康成曰民訴
說名乃變經
不可不辯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一　二十

陽甲立殷承衰亂百工了謀徙居糧舊都治于亳也殷隆
商家自此徙而改號曰殷㊟中編
上諸篇也殷也鄭注見正義及殷本紀注云祖乙祖丁居相
傳皆修德政皆謂修德政非謂祖乙相丁也
案紀云帝相丁太戊復興也案紀云帝相丁
也云亳陽中太戊復興也案紀云帝相丁弟也
亦高誘注云殷陽中也益之詩能摶黜也鄭氏箋云
了殷商也殷陽中也殷陽中也哮能摶黜也
悉也亦從是殷商傳云命故殷君子君也
君也哮能摶黜也淮南覽冥訓
高誘注云殷陽中也殷陽中也哮能摶黜也
商家自此徙而改號曰殷皆謂湯多天下也殷詩大雅
中篇經云殷受命咸宜皆謂商家殷詩大雅文王有聲
商頌云殷受命咸宜皆謂商家殷詩商頌玄鳥
傳殷也正義引某氏說殷亦中興之君也殷外子壁中尚書
云殷船庚殷鄭氏尚書了外氏古文尚書了外氏古文
也殷船庚殷亦中興之君也殷船庚殷亦中興之君也
經成俗故不樂徙樂
各反㊞注見釋文此三篇或皆臣或皆民皆謂
正義作祖乙
說名乃變經
不可不辯民訴予勞㊟鄭康成曰民訴
說名乃變經
不可不辯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一　二十一

說曰不言殷商諸侯祖乙圮耿非但鏞與諸也取與徙而五殷故
乃殷承名篇㊟注見釋文此三篇或皆臣或皆民皆謂
體也故言一也李巡本紀云河亶甲子祖乙居耿
文侯殷中興諸侯不乃諸名篇故爲
言乙即與徙而五殷故書作祖乙河亶甲子祖乙居耿
了詩采薇傳治南仲殷中興諸侯不乃諸名篇故爲
殷中興諸侯不乃諸名篇故爲
高宗肜日祖庚訓傅說作百工咨予采得亖傅巖
㊟云宗祭也殷文云祭也殷
殷本紀云得說于傅險中舉以爲相殷道興高宗因
說文所引說亦同今文無虛也文㊟鄭云宗祭
殷本紀云得說于傅險中舉以爲相殷道興高宗因
成曰祖乙圮于耿祖乙居耿及殷承圮而五也鄭康
來也說文所引說亦同今文無虛也文㊟鄭云宗祭
殷本紀云得說于傅險中舉以爲相殷道興高宗因
之傅命說篇氏㊟云宗祭也殷文云祭也殷

傳險中是嘗說爲庸鈞于傳險傳險郎傳巖也爲庸
酱醬煬藻疇注云骨相也靡繼也古酱相繼聖輕脞业
名也引孟子酱酱疇业八之
子酱酱疇业八之
傳所據广子曰郎其八也相番君師业鞅郎攸從人罰律藻
本注云名攸紵八也漢疇勅文忠多尸子二十篇
疇書宦酱傳注云尸子鼓也名攸處相衡鞅客也鞅謀
計未當不與攸規也番君郎聰郎攸從人罰律
疇二十篇十九篇闕繼續虛仁證业紀一篇言九州險灣
业州也鄭注見正義云高宗因己博命說爲氏酱
說爲說命卡三篇

高宗祭成湯升雉雊鼎耳而雊

鈔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一　二十

鄭繭成曰鼎三公象也又用耳於雉雊鼎耳而雊象祝
不明天意甚曰當在三公业謀己象政祝注見正義云
酱九家注易鼎九四云鼎酱三足一體橢三公象天子
也三公謀陰陽鼎調五味鄭君注易大云鼎三足三公
象云又用耳於酱易鼎六五云鼎黃耳金鉉虞慺注云
鉉謂三毋鼎兩耳鄭注義利士昏利云扃所己扛鼎今
文扃爲鉉鉉則扃鉉同物所己毋鼎耳舉於酱是鼎用
自行震行鼎己震行鼎己耳震行鼎己耳雊象視不同
酱鼎耳雊象視不同酱鼎耳雊象視不同酱鼎耳雊象
則多夾祥維水淫火淫蠢五行忠曰鼎向己象雉雊也
雖酱雉也己夾己象主于易難象雉：崇仁從夾祥
雖雊也鼎己聲聚鼎己聲羽蟲业聲聚鼎己聲羽蟲业聲
則二鼎业說雖不同俗己此雉雖象視业不同所到故
鄭云象不同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訓　祖己訓王作高宗訓○高宗

今到鼎酱欲象用也无則繼仁將多來翳酱于戰並个
內反諸己己忌先王业繼三爹編髮遠譯來翳酱六國
外于曰吾于高宗說○見惠业疾也寒鼓业言非先大傳此文所訓
諸王謂經中了訓于王曰己下业言則曰多據盍當嘩
云也歎大傳引尸子贊美此蠢业言則曰多據盍當嘩
寶玉是言实来鑄于篇尒攸业采己象傳己補其繼今
船附鑄于此

殷船弧周　注鄭繭成曰弧惡也斜閒文王斷虞芮

注見詩文王正義又見尸傳寶三十一爹正義弧是惡
忌惡夫忌也韓非子難二云笞酱文王慺孟亨苫變豐
三爹變而斜惡业弧此弧弧周业謂文王斷虞芮业說酱大正解詩
斜閒文王斷虞芮业說酱大正解詩云虞芮質厥成也
傳云質成也成亏也虞芮业君相與了相與爭田久而不亏了
相謂曰爾仁八也盍往質焉了相與爭田久而不亏了
耕酱慶畔行酱攘路人其己罗戍與二國业君感而相謂曰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一　二十三

我等小人不可己履君子业往了相攘己其所爭田象又
厥田而得天下閒业而嶧酱四十餘國是其事也云
三伐謂慺孟亨三伐謂慺孟亨非子則三伐謂慺孟亨
三伐皆變而船盍惡业酱據韓非子說三爹伐皆變而船盍惡业酱據韓非
皆變豐也又伐业大傳云文王受命一爹斷虞芮业說
二爹伐三爹伐密須四爹伐大傳云文王受命一爹斷虞芮业說
己伐詩文王正義引大傳云文王受命一爹斷虞芮业說
密須四爹伐大夷三爹伐崇三爹伐韓子所言慺孟亨
皆同宇鋼則伐崇伐密須四爹伐大夷三爹伐崇三爹伐韓子所言慺孟亨
密須伐犬夷三爹伐崇伐韓子所言慺孟亨皆同宇鋼則伐崇伐密須
事則同何己言业盍业盍业說文王伐密业事則同何己言业盍业盍业說文王伐密
亦事則同何己言业盍业盍业說文王伐密业事則同何己言业盍业盍业說文王伐密
盍也皇矣惠于藤引詩爰整其旅以篤于周祜以對于天下
盍也皇矣惠于藤引詩爰整其旅以篤于周祜以對于天下
孟子梁惠王說文王伐密业事則同何己言业盍业盍业說文王伐密

云今人天元二百七十五歲次乙卯二百八十歲昌名丙
舶受命人戊午部二十九季又云上攝提格太歲在寅
倉精授命也正昌鄭注云火戊午部甚明翌朔火戊午
火戊昏米精將將王火炁也注火戊午部也午炁火火言
火傳炁子炁己寅水是同倉精絕攝也象此說文王受
命在戊午部也案二十九季受命也四十歲則十
二季矣鉄言十一季而鄭云人戊午部四十歲昏盛據
中候我攝文王受命在季秋也四年踰年季炁故十一
四十歲也鄭知炁昏己在王伐紂在鶉火午沒義引三統林云
午五百二十歲一紀積一
元炁卯部己酉部名中子部一也滿七十六歲莫得季初○
辛酉部四也己卯部五也甲子部六也丙子部七也戊
子部八也庚子部九也壬子部十也甲子部十一也丙
子部十二也戊子部十三也庚子部十四也甫午部
十五也壬午部十六也甲午部十七也丙午部十八也
戊午部十九也庚午部二十也是一紀也數完而得船
得紀還炁準此○己維則戊午部也肯戊午部七也
五十六己六十歲除也尺七完而餘三十六紂歲中寅
三十六己卯歲杜戊午文王受命己三十年己未歲杜
十六年文王受命己三十年己未歲炁一年
十三年長王伐殷歲杜年未了閼逢困敦歲也
十一年歲杜己酉當戊午部也四十歲
雜火昏合則炁也參伐大辰雜落也昏釋天云太歲
在寅曰攝提格本紀己丑說此十一年炁歲
己一也戊午炁十一年且加商正己
也實則紂時是十一年也四也此一也戊
炁經文三篇上篇是十一年事中下二篇
炁辣總冏時亏十一年不也昏己經言四
不言十三年昏己一也戊午炁小異亏四
內事可知故省也且經文殷設宜知中篇
而鉄因此明其年亏則一也戊午信是十
炁弟己鉄天冏文貽稚質言故云盛且
一紀則紂也當中寅歲中寅歲杜年又沃紀當當中
午又沃紀了當中寅尺林三紀了得中
受命也戊午部甚文王
正昌鄭注云火戊午部甚明翌朔火戊午
火戊昏米精將將王火炁也注火戊午部也午炁火火言
火傳炁子炁己寅水是同倉精絕攝也象此說文王受
命在戊午部也案二十九季受命也四十歲則十
二季矣鉄言十一季而鄭云人戊午部四十歲昏盛據
中候我攝文王受命在季秋也四十歲也鄭知炁昏己在王伐紂在鶉火午沒義引三統林云
午五百二十歲一紀積一
元炁卯部己酉部名中子部一也滿七十六歲莫得季初○
辛酉部四也己卯部五也甲子部六也丙子部七也戊
子部八也庚子部九也壬子部十也甲子部十一也丙
子部十二也戊子部十三也庚子部十四也甫午部
十五也壬午部十六也甲午部十七也丙午部十八也
戊午部十九也庚午部二十也是一紀也數完而得船
得紀還炁準此○己維則戊午部也肯戊午部七也
五十六己六十歲除也尺七完而餘三十六紂歲中寅
三十六己卯歲杜戊午文王受命己三十年己未歲杜
十六年文王受命己三十年己未歲炁一年
十三年長王伐殷歲杜年未了閼逢困敦歲也
十一年歲杜己酉當戊午部也四十歲
雜火昏合則炁也參伐大辰雜落也昏釋天云太歲
在寅曰攝提格本紀己丑說此十一年炁歲
己一也戊午炁十一年且加商正己
也實則紂時是十一年也四也此一也戊
炁經文三篇上篇是十一年事中下二篇
炁辣總冏時亏十一年不也昏己經言四
不言十三年昏己一也戊午炁小異亏四
內事可知故省也且經文殷設宜知中篇
而鉄因此明其年亏則一也戊午信是十
炁弟己鉄天冏文貽稚質言故云盛且

尚書大注音疏　卷十一　三十五

一紀則紂也當歲中寅歲杜年又沃紀了當中寅尺林三紀了得中
受命也戊午部甚文王正昌鄭注云火戊午部甚明翌朔火戊午
火戊昏米精將將王火炁也注火戊午部也午炁火火言
火傳炁子炁己寅水是同倉精絕攝也象此說文王受
命在戊午部也案二十九季受命也四十歲則十

尚書大注音疏　卷十一　三十六

一紀則紂也當歲中寅歲杜年又沃紀了當中寅尺林三紀了得中
受命也戊午部甚文王正昌鄭注云火戊午部甚明翌朔火戊午
火戊昏米精將將王火炁也注火戊午部也午炁火火言
火傳炁子炁己寅水是同倉精絕攝也象此說文王受
命在戊午部也案二十九季受命也四十歲則十

尚書大注音疏　卷十一　三十七

一紀則紂也當歲中寅歲杜年又沃紀了當中寅尺林三紀了得中
受命也戊午部甚文王正昌鄭注云火戊午部甚明翌朔火戊午
火戊昏米精將將王火炁也注火戊午部也午炁火火言
火傳炁子炁己寅水是同倉精絕攝也象此說文王受
命在戊午部也案二十九季受命也四十歲則十

尚書大注音疏　卷十一　三十八

一紀則紂也當歲中寅歲杜年又沃紀了當中寅尺林三紀了得中
受命也戊午部甚文王正昌鄭注云火戊午部甚明翌朔火戊午
火戊昏米精將將王火炁也注火戊午部也午炁火火言
火傳炁子炁己寅水是同倉精絕攝也象此說文王受
命在戊午部也案二十九季受命也四十歲則十

尚書大注音疏　卷十一　三十九

一紀則紂也當歲中寅歲杜年又沃紀了當中寅尺林三紀了得中
受命也戊午部甚文王正昌鄭注云火戊午部甚明翌朔火戊午
火戊昏米精將將王火炁也注火戊午部也午炁火火言
火傳炁子炁己寅水是同倉精絕攝也象此說文王受
命在戊午部也案二十九季受命也四十歲則十

尚書大注音疏　卷十一　四十

一紀則紂也當歲中寅歲杜年又沃紀了當中寅尺林三紀了得中
受命也戊午部甚文王正昌鄭注云火戊午部甚明翌朔火戊午
火戊昏米精將將王火炁也注火戊午部也午炁火火言
火傳炁子炁己寅水是同倉精絕攝也象此說文王受
命在戊午部也案二十九季受命也四十歲則十

尚書大注音疏　卷十一　四十一

一紀則紂也當歲中寅歲杜年又沃紀了當中寅尺林三紀了得中
受命也戊午部甚文王正昌鄭注云火戊午部甚明翌朔火戊午
火戊昏米精將將王火炁也注火戊午部也午炁火火言
火傳炁子炁己寅水是同倉精絕攝也象此說文王受
命在戊午部也案二十九季受命也四十歲則十

尚書大注音疏　卷十一　四十二

一紀則紂也當歲中寅歲杜年又沃紀了當中寅尺林三紀了得中
受命也戊午部甚文王正昌鄭注云火戊午部甚明翌朔火戊午
火戊昏米精將將王火炁也注火戊午部也午炁火火言
火傳炁子炁己寅水是同倉精絕攝也象此說文王受
命在戊午部也案二十九季受命也四十歲則十

尚書大注音疏　卷十一　四十三

一紀則紂也當歲中寅歲杜年又沃紀了當中寅尺林三紀了得中
受命也戊午部甚文王正昌鄭注云火戊午部甚明翌朔火戊午
火戊昏米精將將王火炁也注火戊午部也午炁火火言
火傳炁子炁己寅水是同倉精絕攝也象此說文王受
命在戊午部也案二十九季受命也四十歲則十

尚書大注音疏　卷十一　四十四

一紀則紂也當歲中寅歲杜年又沃紀了當中寅尺林三紀了得中
受命也戊午部甚文王正昌鄭注云火戊午部甚明翌朔火戊午
火戊昏米精將將王火炁也注火戊午部也午炁火火言
火傳炁子炁己寅水是同倉精絕攝也象此說文王受
命在戊午部也案二十九季受命也四十歲則十

尚書大注音疏　卷十一　四十五

一紀則紂也當歲中寅歲杜年又沃紀了當中寅尺林三紀了得中
受命也戊午部甚文王正昌鄭注云火戊午部甚明翌朔火戊午
火戊昏米精將將王火炁也注火戊午部也午炁火火言
火傳炁子炁己寅水是同倉精絕攝也象此說文王受
命在戊午部也案二十九季受命也四十歲則十

尚書大注音疏　卷十一　四十六

一紀則紂也當歲中寅歲杜年又沃紀了當中寅尺林三紀了得中
受命也戊午部甚文王正昌鄭注云火戊午部甚明翌朔火戊午
火戊昏米精將將王火炁也注火戊午部也午炁火火言
火傳炁子炁己寅水是同倉精絕攝也象此說文王受
命在戊午部也案二十九季受命也四十歲則十

尚書大注音疏　卷十一　四十七

一紀則紂也當歲中寅歲杜年又沃紀了當中寅尺林三紀了得中
受命也戊午部甚文王正昌鄭注云火戊午部甚明翌朔火戊午
火戊昏米精將將王火炁也注火戊午部也午炁火火言
火傳炁子炁己寅水是同倉精絕攝也象此說文王受
命在戊午部也案二十九季受命也四十歲則十

尚書大注音疏　卷十一　四十八

一紀則紂也當歲中寅歲杜年又沃紀了當中寅尺林三紀了得中
受命也戊午部甚文王正昌鄭注云火戊午部甚明翌朔火戊午
火戊昏米精將將王火炁也注火戊午部也午炁火火言
火傳炁子炁己寅水是同倉精絕攝也象此說文王受
命在戊午部也案二十九季受命也四十歲則十

尚書大注音疏　卷十一　四十九

一紀則紂也當歲中寅歲杜年又沃紀了當中寅尺林三紀了得中
受命也戊午部甚文王正昌鄭注云火戊午部甚明翌朔火戊午
火戊昏米精將將王火炁也注火戊午部也午炁火火言
火傳炁子炁己寅水是同倉精絕攝也象此說文王受
命在戊午部也案二十九季受命也四十歲則十

尚書大注音疏　卷十一　五十

一紀則紂也當歲中寅歲杜年又沃紀了當中寅尺林三紀了得中
受命也戊午部甚文王正昌鄭注云火戊午部甚明翌朔火戊午
火戊昏米精將將王火炁也注火戊午部也午炁火火言
火傳炁子炁己寅水是同倉精絕攝也象此說文王受
命在戊午部也案二十九季受命也四十歲則十

尚書大注音疏　卷十一　五十一

一紀則紂也當歲中寅歲杜年又沃紀了當中寅尺林三紀了得中
受命也戊午部甚文王正昌鄭注云火戊午部甚明翌朔火戊午
火戊昏米精將將王火炁也注火戊午部也午炁火火言
火傳炁子炁己寅水是同倉精絕攝也象此說文王受
命在戊午部也案二十九季受命也四十歲則十

尚書大注音疏　卷十一　五十二

一紀則紂也當歲中寅歲杜年又沃紀了當中寅尺林三紀了得中
受命也戊午部甚文王正昌鄭注云火戊午部甚明翌朔火戊午
火戊昏米精將將王火炁也注火戊午部也午炁火火言
火傳炁子炁己寅水是同倉精絕攝也象此說文王受
命在戊午部也案二十九季受命也四十歲則十

尚書大注音疏　卷十一　五十三

一紀則紂也當歲中寅歲杜年又沃紀了當中寅尺林三紀了得中
受命也戊午部甚文王正昌鄭注云火戊午部甚明翌朔火戊午
火戊昏米精將將王火炁也注火戊午部也午炁火火言
火傳炁子炁己寅水是同倉精絕攝也象此說文王受
命在戊午部也案二十九季受命也四十歲則十

尚書大注音疏　卷十一　五十四

一紀則紂也當歲中寅歲杜年又沃紀了當中寅尺林三紀了得中
受命也戊午部甚文王正昌鄭注云火戊午部甚明翌朔火戊午
火戊昏米精將將王火炁也注火戊午部也午炁火火言
火傳炁子炁己寅水是同倉精絕攝也象此說文王受
命在戊午部也案二十九季受命也四十歲則十

尚書大注音疏　卷十一　五十五

一紀則紂也當歲中寅歲杜年又沃紀了當中寅尺林三紀了得中
受命也戊午部甚文王正昌鄭注云火戊午部甚明翌朔火戊午
火戊昏米精將將王火炁也注火戊午部也午炁火火言
火傳炁子炁己寅水是同倉精絕攝也象此說文王受
命在戊午部也案二十九季受命也四十歲則十

尚書大注音疏　卷十一　五十六

一紀則紂也當歲中寅歲杜年又沃紀了當中寅尺林三紀了得中
受命也戊午部甚文王正昌鄭注云火戊午部甚明翌朔火戊午
火戊昏米精將將王火炁也注火戊午部也午炁火火言
火傳炁子炁己寅水是同倉精絕攝也象此說文王受
命在戊午部也案二十九季受命也四十歲則十

尚書大注音疏　卷十一　五十七

一紀則紂也當歲中寅歲杜年又沃紀了當中寅尺林三紀了得中
受命也戊午部甚文王正昌鄭注云火戊午部甚明翌朔火戊午
火戊昏米精將將王火炁也注火戊午部也午炁火火言
火傳炁子炁己寅水是同倉精絕攝也象此說文王受
命在戊午部也案二十九季受命也四十歲則十

尚書大注音疏　卷十一　五十八

一紀則紂也當歲中寅歲杜年又沃紀了當中寅尺林三紀了得中
受命也戊午部甚文王正昌鄭注云火戊午部甚明翌朔火戊午
火戊昏米精將將王火炁也注火戊午部也午炁火火言
火傳炁子炁己寅水是同倉精絕攝也象此說文王受
命在戊午部也案二十九季受命也四十歲則十

尚書大注音疏　卷十一　五十九

一紀則紂也當歲中寅歲杜年又沃紀了當中寅尺林三紀了得中
受命也戊午部甚文王正昌鄭注云火戊午部甚明翌朔火戊午
火戊昏米精將將王火炁也注火戊午部也午炁火火言
火傳炁子炁己寅水是同倉精絕攝也象此說文王受
命在戊午部也案二十九季受命也四十歲則十

尚書大注音疏　卷十一　六十

一紀則紂也當歲中寅歲杜年又沃紀了當中寅尺林三紀了得中
受命也戊午部甚文王正昌鄭注云火戊午部甚明翌朔火戊午
火戊昏米精將將王火炁也注火戊午部也午炁火火言
火傳炁子炁己寅水是同倉精絕攝也象此說文王受
命在戊午部也案二十九季受命也四十歲則十

尚書大注音疏　卷十一　六十一

一紀則紂也當歲中寅歲杜年又沃紀了當中寅尺林三紀了得中
受命也戊午部甚文王正昌鄭注云火戊午部甚明翌朔火戊午
火戊昏米精將將王火炁也注火戊午部也午炁火火言
火傳炁子炁己寅水是同倉精絕攝也象此說文王受
命在戊午部也案二十九季受命也四十歲則十

尚書大注音疏　卷十一　六十二

一紀則紂也當歲中寅歲杜年又沃紀了當中寅尺林三紀了得中
受命也戊午部甚文王正昌鄭注云火戊午部甚明翌朔火戊午
火戊昏米精將將王火炁也注火戊午部也午炁火火言
火傳炁子炁己寅水是同倉精絕攝也象此說文王受
命在戊午部也案二十九季受命也四十歲則十

尚書大注音疏　卷十一　六十三

一紀則紂也當歲中寅歲杜年又沃紀了當中寅尺林三紀了得中
受命也戊午部甚文王正昌鄭注云火戊午部甚明翌朔火戊午
火戊昏米精將將王火炁也注火戊午部也午炁火火言
火傳炁子炁己寅水是同倉精絕攝也象此說文王受
命在戊午部也案二十九季受命也四十歲則十

尚書大注音疏　卷十一　六十四

一紀則紂也當歲中寅歲杜年又沃紀了當中寅尺林三紀了得中
受命也戊午部甚文王正昌鄭注云火戊午部甚明翌朔火戊午
火戊昏米精將將王火炁也注火戊午部也午炁火火言
火傳炁子炁己寅水是同倉精絕攝也象此說文王受
命在戊午部也案二十九季受命也四十歲則十

尚書大注音疏　卷十一　六十五

一紀則紂也當歲中寅歲杜年又沃紀了當中寅尺林三紀了得中
受命也戊午部甚文王正昌鄭注云火戊午部甚明翌朔火戊午
火戊昏米精將將王火炁也注火戊午部也午炁火火言
火傳炁子炁己寅水是同倉精絕攝也象此說文王受
命在戊午部也案二十九季受命也四十歲則十

尚書大注音疏　卷十一　六十六

一紀則紂也當歲中寅歲杜年又沃紀了當中寅尺林三紀了得中
受命也戊午部甚文王正昌鄭注云火戊午部甚明翌朔火戊午
火戊昏米精將將王火炁也注火戊午部也午炁火火言
火傳炁子炁己寅水是同倉精絕攝也象此說文王受
命在戊午部也案二十九季受命也四十歲則十

尚書大注音疏　卷十一　六十七

一紀則紂也當歲中寅歲杜年又沃紀了當中寅尺林三紀了得中
受命也戊午部甚文王正昌鄭注云火戊午部甚明翌朔火戊午
火戊昏米精將將王火炁也注火戊午部也午炁火火言
火傳炁子炁己寅水是同倉精絕攝也象此說文王受
命在戊午部也案二十九季受命也四十歲則十

尚書大注音疏　卷十一　六十八

一紀則紂也當歲中寅歲杜年又沃紀了當中寅尺林三紀了得中
受命也戊午部甚文王正昌鄭注云火戊午部甚明翌朔火戊午
火戊昏米精將將王火炁也注火戊午部也午炁火火言
火傳炁子炁己寅水是同倉精絕攝也象此說文王受
命在戊午部也案二十九季受命也四十歲則十

尚書大注音疏　卷十一　六十九

一紀則紂也當歲中寅歲杜年又沃紀了當中寅尺林三紀了得中
受命也戊午部甚文王正昌鄭注云火戊午部甚明翌朔火戊午
火戊昏米精將將王火炁也注火戊午部也午炁火火言
火傳炁子炁己寅水是同倉精絕攝也象此說文王受
命在戊午部也案二十九季受命也四十歲則十

尚書大注音疏　卷十一　七十

一紀則紂也當歲中寅歲杜年又沃紀了當中寅尺林三紀了得中
受命也戊午部甚文王正昌鄭注云火戊午部甚明翌朔火戊午
火戊昏米精將將王火炁也注火戊午部也午炁火火言
火傳炁子炁己寅水是同倉精絕攝也象此說文王受
命在戊午部也案二十九季受命也四十歲則十

尚書大注音疏　卷十一　七十一

一紀則紂也當歲中寅歲杜年又沃紀了當中寅尺林三紀了得中
受命也戊午部甚文王正昌鄭注云火戊午部甚明翌朔火戊午
火戊昏米精將將王火炁也注火戊午部也午炁火火言
火傳炁子炁己寅水是同倉精絕攝也象此說文王受
命在戊午部也案二十九季受命也四十歲則十

尚書大注音疏　卷十一　七十二

一紀則紂也當歲中寅歲杜年又沃紀了當中寅尺林三紀了得中
受命也戊午部甚文王正昌鄭注云火戊午部甚明翌朔火戊午
火戊昏米精將將王火炁也注火戊午部也午炁火火言
火傳炁子炁己寅水是同倉精絕攝也象此說文王受
命在戊午部也案二十九季受命也四十歲則十

尚書大注音疏　卷十一　七十三

一紀則紂也當歲中寅歲杜年又沃紀了當中寅尺林三紀了得中
受命也戊午部甚文王正昌鄭注云火戊午部甚明翌朔火戊午
火戊昏米精將將王火炁也注火戊午部也午炁火火言
火傳炁子炁己寅水是同倉精絕攝也象此說文王受
命在戊午部也案二十九季受命也四十歲則十

尚書大注音疏　卷十一　七十四

一紀則紂也當歲中寅歲杜年又沃紀了當中寅尺林三紀了得中
受命也戊午部甚文王正昌鄭注云火戊午部甚明翌朔火戊午
火戊昏米精將將王火炁也注火戊午部也午炁火火言
火傳炁子炁己寅水是同倉精絕攝也象此說文王受
命在戊午部也案二十九季受命也四十歲則十

尚書大注音疏　卷十一　七十五

一紀則紂也當歲中寅歲杜年又沃紀了當中寅尺林三紀了得中
受命也戊午部甚文王正昌鄭注云火戊午部甚明翌朔火戊午
火戊昏米精將將王火炁也注火戊午部也午炁火火言
火傳炁子炁己寅水是同倉精絕攝也象此說文王受
命在戊午部也案二十九季受命也四十歲則十

尚書大注音疏　卷十一　七十六

一紀則紂也當歲中寅歲杜年又沃紀了當中寅尺林三紀了得中
受命也戊午部甚文王正昌鄭注云火戊午部甚明翌朔火戊午
火戊昏米精將將王火炁也注火戊午部也午炁火火言
火傳炁子炁己寅水是同倉精絕攝也象此說文王受
命在戊午部也案二十九季受命也四十歲則十

尚書大注音疏　卷十一　七十七

一紀則紂也當歲中寅歲杜年又沃紀了當中寅尺林三紀了得中
受命也戊午部甚文王正昌鄭注云火戊午部甚明翌朔火戊午
火戊昏米精將將王火炁也注火戊午部也午炁火火言
火傳炁子炁己寅水是同倉精絕攝也象此說文王受
命在戊午部也案二十九季受命也四十歲則十

尚書大注音疏　卷十一　七十八

一紀則紂也當歲中寅歲杜年又沃紀了當中寅尺林三紀了得中
受命也戊午部甚文王正昌鄭注云火戊午部甚明翌朔火戊午
火戊昏米精將將王火炁也注火戊午部也午炁火火言
火傳炁子炁己寅水是同倉精絕攝也象此說文王受
命在戊午部也案二十九季受命也四十歲則十

尚書大注音疏　卷十一　七十九

一紀則紂也當歲中寅歲杜年又沃紀了當中寅尺林三紀了得中
受命也戊午部甚文王正昌鄭注云火戊午部甚明翌朔火戊午
火戊昏米精將將王火炁也注火戊午部也午炁火火言
火傳炁子炁己寅水是同倉精絕攝也象此說文王受
命在戊午部也案二十九季受命也四十歲則十

尚書大注音疏　卷十一　八十

一紀則紂也當歲中寅歲杜年又沃紀了當中寅尺林三紀了得中
受命也戊午部甚文王正昌鄭注云火戊午部甚明翌朔火戊午
火戊昏米精將將王火炁也注火戊午部也午炁火火言
火傳炁子炁己寅水是同倉精絕攝也象此說文王受
命在戊午部也案二十九季受命也四十歲則十

尚書大注音疏　卷十一　八十一

一紀則紂也當歲中寅歲杜年又沃紀了當中寅尺林三紀了得中
受命也戊午部甚文王正昌鄭注云火戊午部甚明翌朔火戊午
火戊昏米精將將王火炁也注火戊午部也午炁火火言
火傳炁子炁己寅水是同倉精絕攝也象此說文王受
命在戊午部也案二十九季受命也四十歲則十

尚書大注音疏　卷十一　八十二

一紀則紂也當歲中寅歲杜年又沃紀了當中寅尺林三紀了得中
受命也戊午部甚文王正昌鄭注云火戊午部甚明翌朔火戊午
火戊昏米精將將王火炁也注火戊午部也午炁火火言
火傳炁子炁己寅水是同倉精絕攝也象此說文王受
命在戊午部也案二十九季受命也四十歲則十

尚書大注音疏　卷十一　八十三

一紀則紂也當歲中寅歲杜年又沃紀了當中寅尺林三紀了得中
受命也戊午部甚文王正昌鄭注云火戊午部甚明翌朔火戊午
火戊昏米精將將王火炁也注火戊午部也午炁火火言
火傳炁子炁己寅水是同倉精絕攝也象此說文王受
命在戊午部也案二十九季受命也四十歲則十

尚書大注音疏　卷十一　八十四

一紀則紂也當歲中寅歲杜年又沃紀了當中寅尺林三紀了得中
受命也戊午部甚文王正昌鄭注云火戊午部甚明翌朔火戊午
火戊昏米精將將王火炁也注火戊午部也午炁火火言
火傳炁子炁己寅水是同倉精絕攝也象此說文王受
命在戊午部也案二十九季受命也四十歲則十

尚書大注音疏　卷十一　八十五

一紀則紂也當歲中寅歲杜年又沃紀了當中寅尺林三紀了得中
受命也戊午部甚文王正昌鄭注云火戊午部甚明翌朔火戊午
火戊昏米精將將王火炁也注火戊午部也午炁火火言
火傳炁子炁己寅水是同倉精絕攝也象此說文王受
命在戊午部也案二十九季受命也四十歲則十

尚書大注音疏　卷十一　八十六

一紀則紂也當歲中寅歲杜年又沃紀了當中寅尺林三紀了得中
受命也戊午部甚文王正昌鄭注云火戊午部甚明翌朔火戊午
火戊昏米精將將王火炁也注火戊午部也午炁火火言
火傳炁子炁己寅水是同倉精絕攝也象此說文王受
命在戊午部也案二十九季受命也四十歲則十

尚書大注音疏　卷十一　八十七

一紀則紂也當歲中寅歲杜年又沃紀了當中寅尺林三紀了得中
受命也戊午部甚文王正昌鄭注云火戊午部甚明翌朔火戊午
火戊昏米精將將王火炁也注火戊午部也午炁火火言
火傳炁子炁己寅水是同倉精絕攝也象此說文王受
命在戊午部也案二十九季受命也四十歲則十

尚書大注音疏　卷十一　八十八

一紀則紂也當歲中寅歲杜年又沃紀了當中寅尺林三紀了得中
受命也戊午部甚文王正昌鄭注云火戊午部甚明翌朔火戊午
火戊昏米精將將王火炁也注火戊午部也午炁火火言
火傳炁子炁己寅水是同倉精絕攝也象此說文王受
命在戊午部也案二十九季受命也四十歲則十

尚書大注音疏　卷十一　八十九

一紀則紂也當歲中寅歲杜年又沃紀了當中寅尺林三紀了得中
受命也戊午部甚文王正昌鄭注云火戊午部甚明翌朔火戊午
火戊昏米精將將王火炁也注火戊午部也午炁火火言
火傳炁子炁己寅水是同倉精絕攝也象此說文王受
命在戊午部也案二十九季受命也四十歲則十

尚書大注音疏　卷十一　九十

一紀則紂也當歲中寅歲杜年又沃紀了當中寅尺林三紀了得中
受命也戊午部甚文王正昌鄭注云火戊午部甚明翌朔火戊午
火戊昏米精將將王火炁也注火戊午部也午炁火火言
火傳炁子炁己寅水是同倉精絕攝也象此說文王受
命在戊午部也案二十九季受命也四十歲則十

尚書大注音疏　卷十一　九十一

一紀則紂也當歲中寅歲杜年又沃紀了當中寅尺林三紀了得中
受命也戊午部甚文王正昌鄭注云火戊午部甚明翌朔火戊午
火戊昏米精將將王火炁也注火戊午部也午炁火火言
火傳炁子炁己寅水是同倉精絕攝也象此說文王受
命在戊午部也案二十九季受命也四十歲則十

尚書大注音疏　卷十一　九十二

一紀則紂也當歲中寅歲杜年又沃紀了當中寅尺林三紀了得中
受命也戊午部甚文王正昌鄭注云火戊午部甚明翌朔火戊午
火戊昏米精將將王火炁也注火戊午部也午炁火火言
火傳炁子炁己寅水是同倉精絕攝也象此說文王受
命在戊午部也案二十九季受命也四十歲則十

尚書大注音疏　卷十一　九十三

一紀則紂也當歲中寅歲杜年又沃紀了當中寅尺林三紀了得中
受命也戊午部甚文王正昌鄭注云火戊午部甚明翌朔火戊午
火戊昏米精將將王火炁也注火戊午部也午炁火火言
火傳炁子炁己寅水是同倉精絕攝也象此說文王受
命在戊午部也案二十九季受命也四十歲則十

尚書大注音疏　卷十一　九十四

一紀則紂也當歲中寅歲杜年又沃紀了當中寅尺林三紀了得中
受命也戊午部甚文王正昌鄭注云火戊午部甚明翌朔火戊午
火戊昏米精將將王火炁也注火戊午部也午炁火火言
火傳炁子炁己寅水是同倉精絕攝也象此說文王受
命在戊午部也案二十九季受命也四十歲則十

尚書大注音疏　卷十一　九十五

一紀則紂也當歲中寅歲杜年又沃紀了當中寅尺林三紀了得中
受命也戊午部甚文王正昌鄭注云火戊午部甚明翌朔火戊午
火戊昏米精將將王火炁也注火戊午部也午炁火火言
火傳炁子炁己寅水是同倉精絕攝也象此說文王受
命在戊午部也案二十九季受命也四十歲則十

尚書大注音疏　卷十一　九十六

一紀則紂也當歲中寅歲杜年又沃紀了當中寅尺林三紀了得中
受命也戊午部甚文王正昌鄭注云火戊午部甚明翌朔火戊午
火戊昏米精將將王火炁也注火戊午部也午炁火火言
火傳炁子炁己寅水是同倉精絕攝也象此說文王受
命在戊午部也案二十九季受命也四十歲則十

尚書大注音疏　卷十一　九十七

一紀則紂也當歲中寅歲杜年又沃紀了當中寅尺林三紀了得中
受命也戊午部甚文王正昌鄭注云火戊午部甚明翌朔火戊午
火戊昏米精將將王火炁也注火戊午部也午炁火火言
火傳炁子炁己寅水是同倉精絕攝也象此說文王受
命在戊午部也案二十九季受命也四十歲則十

尚書大注音疏　卷十一　九十八

一紀則紂也當歲中寅歲杜年又沃紀了當中寅尺林三紀了得中
受命也戊午部甚文王正昌鄭注云火戊午部甚明翌朔火戊午
火戊昏米精將將王火炁也注火戊午部也午炁火火言
火傳炁子炁己寅水是同倉精絕攝也象此說文王受
命在戊午部也案二十九季受命也四十歲則十

尚書大注音疏　卷十一　九十九

一紀則紂也當歲中寅歲杜年又沃紀了當中寅尺林三紀了得中
受命也戊午部甚文王正昌鄭注云火戊午部甚明翌朔火戊午
火戊昏米精將將王火炁也注火戊午部也午炁火火言
火傳炁子炁己寅水是同倉精絕攝也象此說文王受
命在戊午部也案二十九季受命也四十歲則十

尚書大注音疏　卷十一　一百

一紀則紂也當歲中寅歲杜年又沃紀了當中寅尺林三紀了得中
受命也戊午部甚文王正昌鄭注云火戊午部甚明翌朔火戊午
火戊昏米精將將王火炁也注火戊午部也午炁火火言
火傳炁子炁己寅水是同倉精絕攝也象此說文王受
命在戊午部也案二十九季受命也四十歲則十

尚書大注音疏　卷十一　一百一

一紀則紂也當歲中寅歲杜年又沃紀了當中寅尺林三紀了得中
受命也戊午部甚文王正昌鄭注云火戊午部甚明翌朔火戊午
火戊昏米精將將王火炁也注火戊午部也午炁火火言
火傳炁子炁己寅水是同倉精絕攝也象此說文王受
命在戊午部也案二十九季受命也四十歲則十

尚書大注音疏　卷十一　一百二

一紀則紂也當歲中寅歲杜年又沃紀了當中寅尺林三紀了得中
受命也戊午部甚文王正昌鄭注云火戊午部甚明翌朔火戊午
火戊昏米精將將王火炁也注火戊午部也午炁火火言
火傳炁子炁己寅水是同倉精絕攝也象此說文王受
命在戊午部也案二十九季受命也四十歲則十

尚書大注音疏　卷十一　一百三

一紀則紂也當歲中寅歲杜年又沃紀了當中寅尺林三紀了得中
受命也戊午部甚文王正昌鄭注云火戊午部甚明翌朔火戊午
火戊昏米精將將王火炁也注火戊午部也午炁火火言
火傳炁子炁己寅水是同倉精絕攝也象此說文王受
命在戊午部也案二十九季受命也四十歲則十

尚書大注音疏　卷十一　一百四

一紀則紂也當歲中寅歲杜年又沃紀了當中寅尺林三紀了得中
受命也戊午部甚文王正昌鄭注云火戊午部甚明翌朔火戊午
火戊昏米精將將王火炁也注火戊午部也午炁火火言
火傳炁子炁己寅水是同倉精絕攝也象此說文王受
命在戊午部也案二十九季受命也四十歲則十

尚書大注音疏　卷十一　一百五

一紀則紂也當歲中寅歲杜年又沃紀了當中寅尺林三紀了得中
受命也戊午部甚文王正昌鄭注云火戊午部甚明翌朔火戊午
火戊昏米精將將王火炁也注火戊午部也午炁火火言
火傳炁子炁己寅水是同倉精絕攝也象此說文王受
命在戊午部也案二十九季受命也四十歲則十

尚書大注音疏　卷十一　一百六

一紀則紂也當歲中寅歲杜年又沃紀了當中寅尺林三紀了得中
受命也戊午部甚文王正昌鄭注云火戊午部甚明翌朔火戊午
火戊昏米精將將王火炁也注火戊午部也午炁火火言
火傳炁子炁己寅水是同倉精絕攝也象此說文王受
命在戊午部也案二十九季受命也四十歲則十

尚書大注音疏　卷十一　一百七

一紀則紂也當歲中寅歲杜年又沃紀了當中寅尺林三紀了得中
受命也戊午部甚文王正昌鄭注云火戊午部甚明翌朔火戊午
火戊昏米精將將王火炁也注火戊午部也午炁火火言
火傳炁子炁己寅水是同倉精絕攝也象此說文王受
命在戊午部也案二十九季受命也四十歲則十

尚書大注音疏　卷十一　一百八

一紀則紂也當歲中寅歲杜年又沃紀了當中寅尺林三紀了得中
受命也戊午部甚文王正昌鄭注云火戊午部甚明翌朔火戊午
火戊昏米精將將王火炁也注火戊午部也午炁火火言
火傳炁子炁己寅水是同倉精絕攝也象此說文王受
命在戊午部也案二十九季受命也四十歲則十

尚書大注音疏　卷十一　一百九

一紀則紂也當歲中寅歲杜年又沃紀了當中寅尺林三紀了得中
受命也戊午部甚文王正昌鄭注云火戊午部甚明翌朔火戊午
火戊昏米精將將王火炁也注火戊午部也午炁火火言
火傳炁子炁己寅水是同倉精絕攝也象此說文王受
命在戊午部也案二十九季受命也四十歲則十

尚書大注音疏　卷十一　一百十

一紀則紂也當歲中寅歲杜年又沃紀了當中寅尺林三紀了得中
受命也戊午部甚文王正昌鄭注云火戊午部甚明翌朔火戊午
火戊昏米精將將王火炁也注火戊午部也午炁火火言
火傳炁子炁己寅水是同倉精絕攝也象此說文王受
命在戊午部也案二十九季受命也四十歲則十

尚書大注音疏　卷十一　一百十一

一紀則紂也當歲中寅歲杜年又沃紀了當中寅尺林三紀了得中
受命也戊午部甚文王正昌鄭注云火戊午部甚明翌朔火戊午
火戊昏米精將將王火炁也注火戊午部也午炁火火言
火傳炁子炁己寅水是同倉精絕攝也象此說文王受
命在戊午部也案二十九季受命也四十歲則十

尚書大注音疏　卷十一　一百十二

一紀則紂也當歲中寅歲杜年又沃紀了當中寅尺林三紀了得中
受命也戊午部甚文王正昌鄭注云火戊午部甚明翌朔火戊午
火戊昏米精將將王火炁也注火戊午部也午炁火火言
火傳炁子炁己寅水是同倉精絕攝也象此說文王受
命在戊午部也案二十九季受命也四十歲則十

尚書大注音疏　卷十一　一百十三

一紀則紂也當歲中寅歲杜年又沃紀了當中寅尺林三紀了得中
受命也戊午部甚文王正昌鄭注云火戊午部甚明翌朔火戊午
火戊昏米精將將王火炁也注火戊午部也午炁火火言
火傳炁子炁己寅水是同倉精絕攝也象此說文王受
命在戊午部也案二十九季受命也四十歲則十

尚書大注音疏　卷十一　一百十四

一紀則紂也當歲中寅歲杜年又沃紀了當中寅尺林三紀了得中
受命也戊午部甚文王正昌鄭注云火戊午部甚明翌朔火戊午
火戊昏米精將將王火炁也注火戊午部也午炁火火言
火傳炁子炁己寅水是同倉精絕攝也象此說文王受
命在戊午部也案二十九季受命也四十歲則十

尚書大注音疏　卷十一　一百十五

一紀則紂也當歲中寅歲杜年又沃紀了當中寅尺林三紀了得中
受命也戊午部甚文王正昌鄭注云火戊午部甚明翌朔火戊午
火戊昏米精將將王火炁也注火戊午部也午炁火火言
火傳炁子炁己寅水是同倉精絕攝也象此說文王受
命在戊午部也案二十九季受命也四十歲則十

尚書大注音疏　卷十一　一百十六

一紀則紂也當歲中寅歲杜年又沃紀了當中寅尺林三紀了得中
受命也戊午部甚文王正昌鄭注云火戊午部甚明翌朔火戊午
火戊昏米精將將王火炁也注火戊午部也午炁火火言
火傳炁子炁己寅水是同倉精絕攝也象此說文王受
命在戊午部也案二十九季受命也四十歲則十

尚書大注音疏　卷十一　一百十七

一紀則紂也當歲中寅歲杜年又沃紀了當中寅尺林三紀了得中
受命也戊午部甚文王正昌鄭注云火戊午部甚明翌朔火戊午
火戊昏米精將將王火炁也注火戊午部也午炁火火言
火傳炁子炁己寅水是同倉精絕攝也象此說文王受
命在戊午部也案二十九季受命也四十歲則十

尚書大注音疏　卷十一　一百十

由盍王业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司寇檻車
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樂記曰虎賁业士說劒趨
則虎賁士也一乘十人三百兩則三千人矣樂舍讀反
說土活反
注云虎賁言猛如虎业奔走若雷同字錄也云三百人
當為三千人且引孟子文者孟子盡心篇脩盍王业伐
紂云虎賁三百人业誤當為三千人足證此言三百人
矣故引其文也又呂氏春秋簡選及賢因二篇皆脩盍
王簡車三百虎賁三千人与樂記所說虎賁士八百人
孟子文合是又一證矣引司寇檻車业脩亏車业數故云
乘多士十人虎賁是士當十脩亏車业數則車一
尚書今注音疏卷十一　三七
貴士也一乘十人三百兩則三千人矣案周礼虎賁氏
下大夫官樂記言虎賁业士皆益周公制二人為
虎賁业官數為下大夫屬业司寇與中士十人二人
當文盍哮則是字衛业士非必大夫也樂記所言是盍
王伐紂哮業虎賁故是业士也又案周礼虎賁氏业屬武
士八百人此虎賁得多三千人皆益周礼所說據亏
紂

尚書今注音疏卷十一　三七

哮給役使皆八百人是矣其出車必雙徵發士交此虎
賁卽士交也三千人不衆多也且此哮来多周礼不得
據己衆說與受戰于坶野作坶野
蓋王伐殷往伐歸罒　罒於柚反正義本作歸罒
緇古定本作罒案罒卽
六韜业篇也謂紂也謂紂业屬樂记曰紂懼业寧山
業业陽而非得衆半懼业林业野而非得憐此业謂峙
給役使皆八百人足矣其出車必雙徵發士交此虎
賁卽士交也三千人不衆多也且此哮来多周礼不得
據己衆說與受戰于坶野作坶野
蓋王伐殷往伐歸罒　罒於柚反正義本作歸罒
緇古定本作罒案罒卽
六韜业篇也謂紂也謂紂业屬樂记曰紂懼业寧山
業业陽而非得衆半懼业林业野而非得憐此业謂峙

尚書集注音疏　卷一一　六六三

殷甫业政盍王亏是得脩甫业政故云
記識當业盍业政盍王亏卽謂殷甫业政也
鄭康成曰簡盍謂更此而成庶反
注見正義
盍王脩殷緊受丕盍甫
注盍甫
也丕己緊殷得
注云盍甫字祿甫緊子祿甫也丕己緊也云丕己受
业命緊云緊盍甫命徽子啓作殷得是己緊殷得
皆本是盍甫緊殷而命徽子作业則此言丕盍甫正丕
己緊殷得矣
己箕子歸作鬻範
注箕子
而問盍王丕殷得緊來嘯受盍王問而鬻
範与鮮己相
注伏业大傳云盍王脩殷繼公子祿甫緊子业
鮮己箕子不忍緊周业釋盍业翦盍王
翦业箕子业因
箕子歸鬻範鬻則此緊言己箕子歸不得
天己箕子歸不得
天

尚書今注音疏卷十一　三七

緊鬻範所貴作也言丕盍甫言丕盍甫箕子所貴嘯也則
箕子业嘯不但緊受周业對實感盍王緊其君丕得故
也或曰盍王己十三祀王訪箕子箕子一奉内也何言受己而箕子来
嘯受周三祀王訪箕子来嘯受周三祀王訪箕子来嘯
盍王既訪箕子箕子既陳洪範作洪範
盍王既訪箕子箕子既陳洪範作洪範
盍王既訪箕子箕子既陳洪範作洪範

鄭箴成曰宗廟爲也於公器簋王此命及所受物
簋中注見史成反疏注見史伐獫狁記周本紀注案周禮司爲職掌六鬳六
鬳則鬳鬳異名此云宗廟爲也宗廟爲也簋
盛黍稷文則通爲其統名也釋器云鬳瓦鬳也鄭注周禮入云鬳中鬳
簋上畫龜下畫雲則鬳鬳畫龜名簋爲故鄭注周禮入云鬳中鬳：簋鬳
官云鬳大爲也鬳：樓也舌簋爲此樓也

用此獫狁于洛師（注）此獫狁于洛師鄭箴成曰獫譖曰豪狁于洛師

哉天君名彊大命政晉簋酋豪國入躍與酋豪來獻見
于周寔反（疏）云此獫狁于洛師晉此古文獫字獫此獫狁也戰國策范雎謂秦王曰今臣爲獫此
臣也言爲國此獫狁也則此獫狁及下獫狁皆名篇皆名獫簋說
也鄭注見正義云獫譖曰豪晉釋文云獫豪云此豪酋豪也說文雖此獫字而其說實簋酋豪獫豪音同
及見此經文躍此獫狁古段借字也故鄭留讀獫簋豪從犬高聲古段借字也

尚書大注音疏卷十一　二十六

簋

尚書大注音疏卷十一　二十七

簋酋豪高四尺此數非也云用哉天君名彊大命政晉簋
酋豪晉呂氏讀作釋君釋文云此豪酋豪也說文雖此獫字而其說實簋酋豪獫豪音同
一彊則分種簋酋豪是用哉天君名其居簋酋豪也呂氏讀作釋君釋文云此豪酋豪也說文雖此獫字而其說實簋酋豪獫豪音同
天君名其居簋酋豪是用哉天君名彊大命政晉簋酋豪也呂氏讀作釋君釋文云此豪酋豪也說文雖此獫字而其說實簋酋豪獫豪音同
伯獫獫下殺云若己巢況獫則獫此獫狁于洛師伯獫獫下殺云若己巢況獫則獫此獫狁于洛師伯獫獫下殺云若己巢況獫則獫此獫狁于洛師

巢伯來朝（疏）鄭箴成曰巢伯巢仁此國世一見晉己盡王卻伐來朝見夷反（疏）注見正義及周禮大行人疏又見譜鬳蕭正義

見晉己盡王卻伐來朝見夷反（疏）注見正義及周禮大行人疏又見譜鬳蕭正義
知巢伯巢仁此國世一見晉己盡王卻伐來朝見夷反（疏）注見正義及周禮大行人疏又見譜鬳蕭正義
謀此晉周公意也而言相成王晉自經周公而來蘇己解矣解夷賢反（疏）注大見譜東山正義云蘇己解云盡王卻伐來朝見夷反（疏）注見正義及周禮大行人疏又見譜鬳蕭正義

遲也 疏注見正義說文黜部云黜下也遲云貶得也同也 成王既黜殷命殺祿父殷餘民 疏注見詩正義所引徵子啓也上承徵采隆名自下承斜同母庚庚也自己皆采人商書徵子篇注故于此斷節也云徵子啓王殺也于宋皆利記樂記說武王殺紂事文也殷餘民注徵子宋鄭君注徵作壞文也殺紂事于宋因命也對答揚休命也 疏注見詩正義 作雒誥 疏注見書序 乃命三監 疏注見詩正義 周公相王室以輔成王 疏注見詩正義 將黜殷作新大邑于東國洛汭 疏注見詩正義 成王既黜殷命殺祿父及淮夷 疏注見詩正義 遂踐奄三年 疏注見詩正義 作雒誥 疏注見書序 將遷其君于西 疏注見詩正義 作雒誥 疏注見書序 周公作大誥 疏注見詩正義 大誥 疏注見書序 周公既黜殷命殺武庚 疏注見詩正義 作雒誥 疏注見書序 周公既得命禮作 疏注見詩正義 作雒誥 疏注見書序 周公既沒 疏注見詩正義 君奭 疏注見書序 周公既沒 疏注見詩正義 君奭 疏注見書序 周公既沒 疏注見詩正義 君奭

顧命也 成周惟余一九多誥曷得而見也多不誥曷得而詳也
注成王也言曰惟余一九營居于
此成王欲宅雒邑意也曷矢
反 注成王也言曰云曷
呂氏祖謙林拓麻云
萬宮揚對烈繆公曰君
其詞曰惟余一九營居于
見也多不誥曷得而詳
今引之說欲宅雒邑也意
留在雒邑宅雒實兼王
云了此大邑成周于上
鄭康成曰欲擇土中建王國陳名公杜肯視所居王
名公召同相宅也反下名諾及得民言
注見譜王屋譜正義

名公乃相宅周公往營成周
注鄭康成曰
與周公獨自得往也
注同

名公乃往營成周 注鄭康成曰
十六祀陳來告卜此雒誥
陳名反
成周既絕烝烈祀 注鄭康成曰烝進也烈業也
周謂此視民 注見譜王屋譜正義云此
周公攝政之時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一 三十三

元孺子冬天下大亨而此言成了名曰成周 注見公羊傳宣
十六年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一 三十四

文辭哈多士故知留是士
多士傳云心不則悳說此
不則悳不忘故主此故雖且同
書不忘故主此故雖則悳
周下光烝說士櫃二冬名
是說士櫃或非此士說士多
書序經援神契云民皆
民此篇言宅：无知此謂
民也是
周公乃以王命誥

名公烝相宅周公往營成周 注鄭康成曰
陳來告卜此雒誥
陳名反
成周既絕烝烈祀 注鄭康成曰烝進也烈業也
周謂此視民：无知此烝民：无知此烝民
周公攝政之時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一 三十五

公主此一相如今內是周公名公分陝烝二
伯而相成王也但傳言一相如今內則如今外亦多士篇名多士
分陝解相成王烝乂烝蓋如今內書雖治王勤不主治王勤不主外
外主諸侯但疑故對分陝烝書而言如今內其分陝烝
上諸侯但疑統此而已其治圖大扛內得扛王
祀記王朴云天下乙烝乂曰二伯鄭注從
公羊傳周公分陝此文乙說則分陝烝二伯
文也故易文申言此云東烝乂烝則周
名公
名公烝說 說成反 注易融曰名公乙周
政郵本乎玏配文基不空得酌扛臣故故不說
公筍貪寵也得房反 注見史記鄭世家注云玏
當但此王業文王基此王定此業
周公攝政郵本乎了船成此是周公此功配
云烝周公筍貪寵也得此但臣故了曰自安誌不得鄉謂烝筍貪寵也
乙得乃絲是周公家同已意不乙乎說此故
意實莊周公貪寵也
周公作君陳

周公作君陳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注）鄭玄曰：民此伐諸侯國，皆周公謀出成王，即事畢，則歸，偽巡守踐諸侯，或疑焉。

臧：大滅也。王霸記曰：臧滅，奚疑焉？（注）鄭玄曰：民此伐所殺正義及正義又略見周本紀注云民此伐諸侯國，皆總指之。肯諸侯叛，殺虐正義，故周公誅之，是也。又曰：周公誅二叔，流四國，管蔡商奄皆與武庚作亂，是也。但民多皆統歸于君，民心所向，故能成其功。又曰：殷命滅淮夷，徐戎並興，是也。周公所伐，惟此諸國，皆以罪大，民心所服，故能成其功。又曰：成王不敢康，是也。又曰：成王奔喪，反正即政，是也。又曰：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殘奄，是也。皆說成王東伐淮夷之事。

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奄君薄姑誥，故以薄姑名篇。

成王既伐管蔡，作大誥。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宗周，誥庶邦，作多士。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無逸。

周公作多方。

周公初基，作立政。

成王既伐東夷，奄君薄姑誥，故以薄姑名篇。

周公作君奭。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命作冊，度作雒誥。

周公既沒，穆卜，用牲郊，牛眡，成王畏，命作金縢。

金縢既啟，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作金縢。

大熙既歸，肆予以東征，綏厥士女，作大傳。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王於畢，以告二公，作畢命。

成王既沒，太保率西方諸侯，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虎賁，入應門右，以相康王之事，作顧命。

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云上謂敍厥作淮夷蠻貊及青徐狄又舉上文大貝所作即上敍所云也故云東夷盩
淮夷靜也淮夷及靜皆謂東漸也不敢質言故云盩也保安也民之東夷漸東諧夷貊竊扶餘貂
也慶安說無保吾天取馬融注見釋文云息誉切夷也
誉昭元年鄭尸傳云秦尸傳云秦於夷鄭注見
己誉於夷鄭注云息誉或謂也不敢質言故云誉也
誉如尸傳秦誉鄭高及國語悉誉氏貢枯矢也
文是也云東於夷也
杜於而遍于東誉也
字无異而其傳或解
字改其文尸其傳也
此斜傳云王使也此即
斜此即誤改也史記錄此敍作王賜榮伯
誉異
注異賜也書或誉辨：古班字班本賜也王己息誉
所貢分賜榮伯也
誉融曰榮伯周同姓內諸侯
大夫也
注異賜釋詁文云書或誉辨誉釋文原本云異
誉本於辨古班字誉鄭注義本士虞記

云古文班或誉辨賜古字或己辨誉班也云班本賜也
誉周本式鄭仲師注云頒讀誉班
止班謂班賜也是班多賜誼
云王己息誉所貢分賜榮伯也書文王蓋異賜止訓故云本賜
同姓己親也珍玉厥親也
分賜榮伯也書國語云古誉分
誉此己賜息誉所己賴與此也則息誉所
名篇賜所己賴與此也則息誉所
貢物富寡言異榮伯是己息誉所貢賜榮伯也云分賜
當別異非蠶己所貢賜不獨榮伯文不具耳
注云榮伯周同姓誉國語誉語云重
己周己畢榮：謂榮公也既周己畢故言止則同姓
知矣榮伯蓋榮公大夫也誉本記
誉大夫也
采隧即諸侯而不太國誉則誤內諸侯即王
夫也

作賜息誉止命

賜財也主國贈賓止財也記曰賜杜將亡賜
注賜財釋言文引記曰誉義本聘禮記文云賜財也亡讀曰誉主國本言主國財賓

當視賓止聘本而誉止財也是則
賜誉主國贈賓止本故引己證

周公杜讒賢鴞篤成周

止得周公誉亡讒心不敢謀成王而欲事文王止
得周公疾曰吾即必禱亡成周示天下臣亡
止說周公欲禱成周止意故即己說此云三年止得也云示天下臣亡
蓋謂致政成王止三年得也云示天下臣亡
亡成周其誉成王宜事
周是己見臣亡成王止意

公薨成王葬亡畢

薨呼
注公疾檢曰薨大傳曰成王曰周公止
亡周而葬止亡畢示天下不敢臣也所己呼
惠檢子奉反經
注禮記曰天子崩曰薨
諸侯曰薨
說文同
說文前部云薨公疾檢也
前篇

聲故云公疾檢曰薨大傳云：成止說成王
公亡畢止意也故即己說此云畢誉文王止
子雖畢下篇言文王亦亡畢誉文王止
盩子大云畢文王葬從亡鄭編止鄭云古誉分
不葬止亡成周也云示天下不敢臣也所己呼
多此誉文王葬杜畢葬周公亡畢言葬從文
己所得而臣止誉所己呼
周公止彤而義周公止意

告周公作高祖

周公乃鴞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

君陳
注鄭康成曰君陳蓋周公止子伯禽
杜從郊五十里天子止國五十里鄭從郊今柯崇雒陽
相去則數
注云君陳蓋周公止子伯禽
記篇止注也成周己下了止見周
命君陳告周公領般
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
周公止子己天正文故云蓋己疑止也

成王將蒙命名公畢公釐庶殷相毗
王化顧命相與輔翼成王之事故謂之顧：將去也意也
故謂之顧：將去也意也
鄭康成曰回首曰顧
注見正義及周本紀注云回首曰顧皆說文
故謂之顧：將去也意也
鄭康成曰回首曰顧
注見正義及周本紀注云回首曰顧皆說文
毗輔翼成王之事
毗輔翼成王之事
毗輔翼成王之事

戶樽蔡仲受料杜周公坐桓嘆毫始旣于此
此篇當杜肯矣虞典正義云外己蔡仲坐命汝徐
卷八十三鄭己衆杜栞譬肯東九十六又云鄭於賈氏傳引氏古文則別錄出汝是古
所舉別錄衆汝寧賈氏古文舊汝自當仍坐舊
文舊汝自當仍坐舊旣不從其俗故云編坐于此米閒
楊王嘆書坐舊不從其俗故云編坐于此米閒

坐厎伯禽命

杜忠城中肴田名也徐夷盆嚻東郤茶開
澤篇云嚻：則田名也而名形類肴田而名
肴己形類肴田而名也徐夷徐戚雒夷開也栞或衆
宋開寶中陳鄂義本於開釋文云衆本於釋寀氏衆
柳改非陸氏元本多誤古文古文顧於開釋文經
坐栞嚻　開正義古文古文顧於開釋文經
注　徐夷徐戚雒夷開也栞或衆
本開釋

尚書令注音疏卷十一　四二

尚書令注音疏卷十一　四三

緤

緤則此篇當汝亳始編于此大米閒醉反下于摩反
注　徐夷徐戚雒夷開也栞或衆鮮皆史記魯周公世家說己衆征徐戚於栞嚻
衆鮮皆史記魯周公世家說己衆征徐戚於栞嚻
子對于栞多徐戚於栞嚻是其說也云嚻則此篇當汝亳始編于此大米閒醉反下于摩反
家說己衆征徐戚於栞嚻是其說也云嚻則此篇當汝亳始編于此大米閒醉反下于摩反
注　徐夷徐戚雒夷開也栞或衆鮮皆史記魯周公世家說己衆征徐戚於栞嚻
子對于栞多徐戚於栞嚻是其說也云嚻則此篇當汝亳始編于此大米閒醉反下于摩反

尚書令注音疏卷十一　四四

緤

云亳王邶王也子穆王八世孫也皆宅周公
注　云亳王邶王也子穆王八世孫也皆宅周公
營己雒邑太嚻穆王衆一世共王二世也共
營己雒邑太嚻穆王衆一世共王二世也共
云嚻則此篇當汝亳始編于此大米閒醉反
注　云亳王邶王也子穆王八世孫也皆宅周公
營己雒邑太嚻穆王衆一世共王二世也共
云嚻則此篇當汝亳始編于此大米閒醉反下于摩反

尚書令注音疏卷十一　四五

緤

云亳王邶王也子穆王八世孫也皆宅周公
注　云亳王邶王也子穆王八世孫也皆宅周公
營己雒邑太嚻穆王衆一世共王二世也共
營己雒邑太嚻穆王衆一世共王二世也共
云嚻則此篇當汝亳始編于此大米閒醉反
注　云亳王邶王也子穆王八世孫也皆宅周公
營己雒邑太嚻穆王衆一世共王二世也共
云嚻則此篇當汝亳始編于此大米閒醉反下于摩反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

說開后氏贖刑也穆
注　說開呂命穆王訓夏贖刑
下也害故解呂
命衆呂侯受命
注　說開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也穆
于穆王皆蓋命書王出自上語

呂侯刑

罕王錄運召公厎贅學圭璧

子穆王八世孫也邶王駿甲也栞后廢空田空田秦化也
注　罕王邶王也子穆王八世孫也邶王駿甲也栞后廢空田空田秦化也
注　罕王邶王也子穆王八世孫也邶王駿甲也栞后廢空田空田秦化也

緤

謂也罕王嘉文侯也功故賜也己贅學圭璧寔百飛反
注　謂也罕王嘉文侯也功故賜也己贅學圭璧寔百飛反
注　謂也罕王嘉文侯也功故賜也己贅學圭璧寔百飛反

尚書令注音疏卷十一　四六

緤

云罕王邶王也子穆王八世孫也皆宅周公
注　云罕王邶王也子穆王八世孫也皆宅周公
營己雒邑太嚻穆王衆一世共王二世也共
營己雒邑太嚻穆王衆一世共王二世也共
云嚻則此篇當汝亳始編于此大米閒醉反
注　云罕王邶王也子穆王八世孫也皆宅周公
營己雒邑太嚻穆王衆一世共王二世也共
云嚻則此篇當汝亳始編于此大米閒醉反下于摩反

尚書令注音疏卷十一　四七

緤

云罕王邶王也子穆王八世孫也皆宅周公
注　云罕王邶王也子穆王八世孫也皆宅周公
營己雒邑太嚻穆王衆一世共王二世也共
營己雒邑太嚻穆王衆一世共王二世也共
云嚻則此篇當汝亳始編于此大米閒醉反
注　云罕王邶王也子穆王八世孫也皆宅周公
營己雒邑太嚻穆王衆一世共王二世也共
云嚻則此篇當汝亳始編于此大米閒醉反下于摩反

尚書令注音疏卷十一　四八

緤

云罕王邶王也子穆王八世孫也皆宅周公
注　云罕王邶王也子穆王八世孫也皆宅周公
營己雒邑太嚻穆王衆一世共王二世也共
營己雒邑太嚻穆王衆一世共王二世也共
云嚻則此篇當汝亳始編于此大米閒醉反
注　云罕王邶王也子穆王八世孫也皆宅周公
營己雒邑太嚻穆王衆一世共王二世也共
云嚻則此篇當汝亳始編于此大米閒醉反下于摩反

穆穆公伐鄭壘鄭公達師敗績于

歸伐穆壘　敗必邁反
注　發杜宣樂農地神
發夷徐戚反

公命

發函發地神所高皆妹陳胡公三十李穆公
公圍鄭：後燭也春夜見衆伯黑伯黑也圍而纏後杞
子達陳穆陳晉成鄭三十二李杞子自鄭後

鄭乃使我掌與外門之管鑰師乃來國可舉也穆公謝諸寇未定未可公辭焉召孟明而與之盟了使出師三十三年晉文公卒襄公墨縗絰之迫秦師于殽而擊之俘獲三帥孟明西乞白乙歸囚穆公尽三年二百四十篇鄭徹取經定可之百二十篇之百二篇鄭尚書十八篇鄭中候五行傳記諸子所引書文容多在百篇之外者大率可知今无從區別舩皆錄之而惟鑒子引先王之書舩所謂湯之官撝相傘之誥之屬是得二百四十篇之數也樓幼昏不知所謂舩諸傳記所引書文之

祖載甞瞽曰帝尚載之瞽反下同注祖往也甞嘗也瞽目無眸子言堯老使舜往嘗之舜猶不敢自專必告父而後行也

嘗戰慄思兢兢謹若舊瞽瞍也言舜嘗戰慄思兢兢謹若舊瞽瞍見也

戰慄瞽瞍允諧烈山大誓瞽瞍作瞽瞍改作允信也諧和也烈山炎帝之號大誓武王伐紂之誓也瞽瞍信和舜之孝烈山炎帝之道大誓武王之德

釐降二女于嬀嬀水名居嬀汭因以為姓釐降二女堯以二女嫁舜于嬀水之汭

嬀汭嫌于釐降二女故言嬀汭因以為姓

嫁娶必告父母故言釐降二女于嬀

也猶是用
杜解誤

念茲茲杜茲茲釋茲杜茲茲名言杜茲茲杜茲茲雉言所
也釋除也簡謂杜察也念思此事當察此事當察此事
否釋除此事當察此事當察此事之可命于八否克誅出
令也命言此事當察此事之可命于八否克誅出
予此當察此事可畏己戕於否功事也帷帝念思其事
也暫煐傳說止曰辨謂畏己盡也信畏己盡而律功可
念也又曰順事思戕也 疏二十一參尸傳引此太傅
文也釋是解釋悛杏故訓除也杜解又多云謂於此事
當念悛可戕于此則是於茲念茲非念茲杜茲矣其解
悛文

尚書今注音疏　冊十二　六

下四句太留不合錄書文誌故辨節止而別當止解弟
錄書上下文不可得閒天迺推究其指意帷據乎傳引
書止意己漆閉至來秦本度與己漆閉至來秦本度與
意悉旁監本多監本不可詰也終又不忘司寇將監
故不可詰司寇將監名外據帝大水貢何己此吾監子
當正卿而來外監悛終去告止將何己命與止是務去
與大是與悉旁監本多監本不可詰也終又不忘司寇
將監名外據帝大水貢何己此吾監子當正卿而來外
監悛終去告止將何己命與止是務去與大是與悉旁
監本多監本不可詰也終又不忘司寇將監名外據帝
大水貢何己此吾監子當正卿而來外監悛終去告止
將何己命與止是務去與大是與悉旁監本多監本不
可詰也終又不忘司寇將監名外據帝大水貢何己此
吾監子當正卿而來外監悛終去告止將何己命與止
是務去與大是與悉旁監本多監本不可詰也終又不
忘司寇將監名外據帝大水貢何己此吾監子當正卿
而來外監悛終去告止將何己命與止是務去與大是
與悉旁監本多監本不可詰也終又不忘司寇將監名
外據帝大水貢何己此吾監子當正卿而來外監悛終
去告止將何己命與止是務去與大是與悉旁監本多
監本不可詰也終又不忘司寇將監名外據帝大水貢
何己此吾監子當正卿而來外監悛終去告止將何己
命與止是務去與大是與悉旁監本多監本不可詰也
終又不忘

州止粉米可辯歟次功止惠哲多流敘而可驩耶說來貢伯啓樂歟則書衆樂皆益字誤也當與天問注同之羣啓樂又案山海經大荒西經云夏后開上三嬪于天舞九辯與九歌之下用止也宋游興祖引之補注離騷謂屈大夫引用此事是之羣舞樂名也開塗天帝樂名也開塗天而竊

也云所謂讀若類醬所謂尸傳百工讀數也文也

麋冒不入于房注曰少合宿麋麋冒仆會辰：本醫杜臆曰綠書也入宿也房舍也曰不宿與舍則食醫謂入讀若麋醫蓋麋數注杜臆曰醫樂師醫樂師掌教鼓鼗柷敔笙塤籥簫篪篴管弦歌舞者也入于房注曰房所舍也

麋孰曰食備也注昭十七年左傳引此本醫醫師睦辰注云曰少合宿麋麋冒仆會辰：本醫杜臆曰綠書也入宿也房舍也曰不宿與舍則食醫謂入讀若麋醫蓋麋數注杜臆曰醫樂師醫樂師掌教鼓鼗柷敔笙塤籥簫篪篴管弦歌舞者也入于房注曰房所舍也

入于房注曰房所舍也：讀若麋醫

云亟也久遠者五世則出親廟四也上而祭船祖也廟
父子相傳也伏鏞遠貴之象而上溯船祖總不出五六
世而記大傳曰六世親屬竭矣其庶雖小于上而戚單
于下故言久遠也引鄭玄答張逸云大傳文案宋
相帝了太廟益帝了世廟可乙觀但是周時
世廟不乙觀但是周時世數也又案商書敘云高宗祭成湯多飛
雉升鼎耳而雊祖己以為鼎耳世事乙天雉
雖鼎耳世事乙天雉不鼎足乙象說

乙相隣懌懌民 注 懌輕多也多次也
結反 注云懌輕多也音
釋文說文心部引
此太誓商書

不歸丁民心也師惟曰與助
上帝寵也三乙令曰皇森皇惟我杜不
丁高祖乙蘇乎悉 注 蘇甘尚書考靈曜篇也贊謂
釋文 蘇音悟 尚書大注音疏卷十二 十二

寵爾尺也言天降也下民衆心師皆惟曰
與助天牧民故爾寵也保尺君師也杜不
察也四仁令曰皇天皇惟我君師司察爾天下何罰多論
語越與志皆乎字反 注 孟子梁惠王篇引此文而申也曰勇也
一八衛云天下盖王馳也此盖
王肅注云言文王德光于天故天命之
文王說非也子來貶文王也盖王德
光于天下故天命之文王說非也子來貶文王也盖王德
光于天下故天命之文王說非也子來貶文王也盖王德
光于天下故天命之

民不易物惟嘉穀易物惟嘉穀（穀古文嘉省）
也言參釋粹玉不易天惠篇止則不見變參惠則見變
（注）服虔曰變參惠則見變
言物參惠用也（疏）僖文參年傳引此傳上二條止下
云又曰則此條未詳杜
周書此三條不次杜一篇止內今无考知其篇目則无
從知引此傳云周書嘉禾篇止而已
得澄書儒林傳云服虔字子慎名重又名祖律改
慶河南滎陽人也少已清苦建安人太學受業參美
卞善論文論仙賦妹夫氏傳解仙賦氏多漢書注傳
解說不單偶解文服氏傳引此傳上二條止下
光也服氏傳解說成公
服而取杜服注疏段而漸郤
正義云參惠則見變詩正義引仙參美
說也已惠改止杜夢注此云參釋粹玉无惠則不見變
參惠則見變言物一而異
用襲服氏說而略改止尒

寧三旬六命（注）寧于也審也（疏）說文宀部引此
尚書今注音短曲十二　十四
說文于部引
此偁周書注

諡文

云寧于也審也詞也說文于部文于釋詁文
寧仍于仍宋宋卽審字故云審也
宋審其○辰于了
西豕弟三○也

宮中止宿食（宿八反）（注）宿穢也（疏）說文宀部引此大
雅周書注云宿穢

文宀部說

我易盡于召（盡古文說文皿部引此
作燼）
尚書今注音燼

林省知糟（糟子賤反）（注）糟米也（疏）說文米部引此
說文知部引此偁周書
此大偁周書

知林篇知糟米知韻是注云糟米也
省卽說文米部文

聖武慕勳卽徵定保（注）杜預曰謀慕謀也（疏）襄二十一年
傳引此偁周書曰注慕謀勳
功也言聖哲多謀功業當卽定安也
書曰注慕謀勳功也釋詁文

聖於財（注）杜預曰謀書財裁也（疏）昭六年傳引此偁周書曰注云財裁
之也

緩貶度縱貶禮（貶火斂反）（疏）昭十年左傳引此
此亦偁周書

論貶損度縱貶禮貶損也
論語釋文云魯讀貶爲損

寧于惟參多于兄弟姊于
（他劉反）論語釋文云參于本亦作驂
本猶他
寧于惟參美大參也詞多于兄弟
（注）包咸曰言于惟參美大參也（疏）論語魯讀注包咸曰
論語注也見何晏論語集解詳
參于言外故云美大參也詞釋訓云
故云多于兄弟善言多類美
論語引此經其下參也已是大參政同是解釋
自了外多也言非書文也包云與魯政同
尚書今注音短曲十二　十五
去

諡文

魯政自于書文
无涉故卽節也

孚辟不辟忝厥祖（忝他帖反）（注）鄭玄曰孚其也辟
君也忝辱也魯君不君與臣子相棄則辱先祖矣君父
也言祖不辱哉文王也慕于言顯
也言聖哲多謀功業當卽定安也
書曰注慕謀勳功也釋詁文

丕顯哉文王慕丕承哉武王燮丕冒
我得不咸于時哉文王大顯哉文王慕大承哉武王
燮謂不懈不也不顯哉文王也慕于言顯
王也功敬于言與承文王也咸敬也得不謂咸王之下
咸敬我得不皆之正謂无虧哉（疏）孟子篇引此
尚書逸篇也案章帖文云言文王大顯哉
續漢夫炎敬哉開得不謂咸皆於正謂无虧缺也釋

己蒸来合書意故不用而自蒸注焉云丕猶不也書古不字經說已見殷商短云不顯哉文王业慈孚言顯不學哉基王业殆散孚言其學文王也書清廟詩云不顯不學敬基王业殆散孚言其學文王也書清廟詩云不顯不學敬基王业也是不學顯昏箕云王烈不顯亦是不學顯文王业德言其學顯业也是不顯不學言學此經丕顯丕學說文大也段說文支部文徐乃不事箱一二世故云謂成王已下云敷我徐乃昏已正謂不仍舊氏已正謂厲徐乃說也

必有事于滑毋

苔楠子也滑成也言已成也

引此經書多业旨注云滑成也釋言文

民可從也不可上也

經書民可從可已恩意經也不可上不可高上二義也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二　十六

經文

尚書今注音疏　卷十二　十七

鄭君箋采未詳云市本古藏謝业市其實服謂业韓已韋彊业是市賤二名而同一物也云

韋昭曰上音拳篇其上拳也拳今國語注作隣案說文隣大高大也二字音同說義也

乃社唯柏乘社唯梓周社

唯栗厥社唯槐

國語周語單襄公引此經尚書曰上音拳篇其上拳也拳今國語注作隣案說文隣大高大也二字音同說義也

故注云上拳也拳篇引此經尚書曰注云白虎通社稷篇引此經尚書曰注云尺太社必樹其土所宜木已名其社者周禮大司徒職云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各以其土所宜木遂以名其野业所宜木遂以名其社业釋业壝而樹业田业名其社业野已名业松柏桑也名松桑社

乃社唯松乘社唯梓周社

唯栗厥社唯槐

告社唯栗厥社唯槐

告社唯松乘社唯梓周社

唯栗厥社唯槐

告社唯柏乘社唯梓周社

唯栗厥社唯槐

告社唯栗乘社唯梓周社

唯栗厥社唯槐

告社唯槐乘社唯梓周社

唯栗厥社唯槐

告社唯梓乘社唯梓周社

唯栗厥社唯槐

告社唯桑乘社唯梓周社

唯栗厥社唯槐

告社唯柞乘社唯梓周社

唯栗厥社唯槐

**告社唯栗

踐此文所讀畜同而其說未當順也

芟除薄夫 夫必鋒反世俗相學作刜刈之刜也刜疑字 注

言誉事也 說 呂氏忝炳誉大篇引此夫傳周書解

遠猷辰 下也 說 呂氏忝炳誉大篇引此夫傳周書解

此書也所謂遠猷辰下也此書也所謂遠猷辰小大也此書也所謂遠猷辰小大說文引作遠猷辰小大今本作遠猷辰下也說文引作遠猷辰下也一天降喪殷殆非二文錯出其多一字皆鍇也不刪依

糊遠莫知滋除 唐蒋知本盡 說 戰國策五霸引此傳書云

不貪于物雖細大捐棄之 戰國策十六義引此傳書云

貪于貨賄 貪叵與反下貪于貨同俗作貧說文貪叵也與反今貪于貨俗加貝旁音義同 說

先時者殺 殺所戒反 注音義 卷十二 十六

君陳篇引此傳書曰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十六

不命而不佛殺 佛扶弗反 注

不勤而不賞 賞丁亮反 注

罰不及嗣 嗣祥吏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十七

不孝不友 友于兄弟曰友 注

刑茲無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十八

罰不及嗣 嗣祥吏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十九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十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十一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十二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十三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十四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十五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十六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十七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十八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十九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十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十一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十二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十三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十四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十五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十六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十七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十八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十九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四十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四十一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四十二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四十三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四十四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四十五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四十六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四十七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四十八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四十九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五十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五十一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五十二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五十三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五十四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五十五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五十六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五十七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五十八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五十九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六十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六十一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六十二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六十三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六十四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六十五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六十六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六十七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六十八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六十九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七十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七十一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七十二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七十三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七十四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七十五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七十六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七十七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七十八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七十九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八十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八十一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八十二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八十三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八十四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八十五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八十六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八十七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八十八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八十九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九十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九十一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九十二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九十三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九十四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九十五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九十六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九十七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九十八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九十九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一百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一百一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一百二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一百三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一百四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一百五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一百六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一百七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一百八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一百九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一百十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一百十一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一百十二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一百十三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一百十四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一百十五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一百十六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一百十七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一百十八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一百十九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一百二十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一百二十一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一百二十二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一百二十三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一百二十四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一百二十五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一百二十六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一百二十七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一百二十八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一百二十九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一百三十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一百三十一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一百三十二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一百三十三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一百三十四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一百三十五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一百三十六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一百三十七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一百三十八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一百三十九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一百四十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一百四十一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一百四十二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一百四十三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一百四十四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一百四十五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一百四十六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一百四十七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一百四十八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一百四十九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一百五十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一百五十一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一百五十二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一百五十三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一百五十四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一百五十五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一百五十六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一百五十七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一百五十八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一百五十九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一百六十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一百六十一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一百六十二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一百六十三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一百六十四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一百六十五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一百六十六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一百六十七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一百六十八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一百六十九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一百七十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一百七十一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一百七十二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一百七十三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一百七十四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一百七十五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一百七十六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一百七十七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一百七十八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一百七十九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一百八十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一百八十一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一百八十二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一百八十三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一百八十四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一百八十五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一百八十六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一百八十七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一百八十八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一百八十九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一百九十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一百九十一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一百九十二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一百九十三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一百九十四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一百九十五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一百九十六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一百九十七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一百九十八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一百九十九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百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百一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百二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百三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百四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百五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百六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百七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百八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百九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百十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百十一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百十二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百十三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百十四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百十五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百十六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百十七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百十八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百十九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百二十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百二十一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百二十二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百二十三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百二十四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百二十五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百二十六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百二十七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百二十八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百二十九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百三十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百三十一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百三十二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百三十三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百三十四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百三十五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百三十六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百三十七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百三十八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百三十九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百四十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百四十一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百四十二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百四十三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百四十四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百四十五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百四十六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百四十七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百四十八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百四十九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百五十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百五十一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百五十二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百五十三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百五十四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百五十五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百五十六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百五十七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百五十八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百五十九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百六十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百六十一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百六十二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百六十三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百六十四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百六十五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百六十六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百六十七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百六十八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百六十九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百七十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百七十一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百七十二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百七十三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百七十四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百七十五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百七十六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百七十七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百七十八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百七十九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百八十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百八十一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百八十二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百八十三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百八十四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百八十五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百八十六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百八十七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百八十八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百八十九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百九十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百九十一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百九十二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百九十三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百九十四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百九十五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百九十六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百九十七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百九十八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二百九十九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百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百一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百二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百三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百四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百五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百六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百七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百八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百九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百十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百十一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百十二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百十三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百十四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百十五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百十六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百十七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百十八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百十九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百二十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百二十一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百二十二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百二十三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百二十四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百二十五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百二十六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百二十七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百二十八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百二十九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百三十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百三十一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百三十二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百三十三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百三十四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百三十五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百三十六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百三十七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百三十八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百三十九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百四十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百四十一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百四十二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百四十三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百四十四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百四十五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百四十六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百四十七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百四十八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百四十九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百五十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百五十一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百五十二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百五十三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百五十四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百五十五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百五十六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百五十七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百五十八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百五十九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百六十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百六十一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百六十二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百六十三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百六十四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百六十五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百六十六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百六十七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百六十八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百六十九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百七十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百七十一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百七十二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百七十三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百七十四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百七十五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百七十六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百七十七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百七十八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百七十九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百八十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百八十一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百八十二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百八十三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百八十四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百八十五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百八十六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百八十七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百八十八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百八十九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百九十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百九十一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百九十二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百九十三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百九十四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百九十五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百九十六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百九十七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百九十八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三百九十九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四百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四百一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四百二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四百三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四百四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四百五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四百六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四百七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四百八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四百九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四百十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四百十一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四百十二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四百十三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四百十四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四百十五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四百十六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四百十七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四百十八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四百十九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四百二十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四百二十一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四百二十二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四百二十三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四百二十四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四百二十五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四百二十六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四百二十七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四百二十八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四百二十九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四百三十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四百三十一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四百三十二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四百三十三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四百三十四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四百三十五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四百三十六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四百三十七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四百三十八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四百三十九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四百四十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四百四十一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四百四十二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四百四十三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四百四十四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四百四十五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四百四十六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四百四十七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四百四十八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四百四十九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四百五十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四百五十一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四百五十二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四百五十三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四百五十四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四百五十五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四百五十六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四百五十七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四百五十八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四百五十九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四百六十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四百六十一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四百六十二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四百六十三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四百六十四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四百六十五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四百六十六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大注音義 卷十二 四百六十七

罰疑赦 赦式夜反 注

尚書

嶽牛羊之人烝乂舜勤厥
職堯既殂三載傳位於舜
舜以天下之人烝乂舜宮
舜象曰鬱陶思君爾忱
堯典曰帝曰疇咨若時登庸
放齊曰胤子朱啓明
帝曰吁嚚訟可乎
帝曰疇咨若予采
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
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
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
滔天下民其咨有能
俾乂僉曰於鯀哉
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
岳曰異哉試可乃已
帝曰往欽哉
舜典曰慎徽五典五典克
從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
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
在寬
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
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
五服三就五流有宅
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帝曰皐陶惟茲臣庶罔
或干予正汝作士明
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
予治刑期于無刑民
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帝曰皐陶予未有知
汝亦罔能予一人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
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
虐簡而無傲詩言志
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八音克諧無相奪倫
神人以和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
率舞
禹曰於帝念哉
帝曰禹汝亦昌言
禹拜昌言曰俞
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
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
載隨山刊木暨益奏
庶鮮食予與稷播
奏庶艱食鮮食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
播時百穀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
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
在寬
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
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
五服三就五流有宅
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帝曰皐陶惟茲臣庶罔
或干予正汝作士明
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
予治刑期于無刑民
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帝曰皐陶予未有知
汝亦罔能予一人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
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
虐簡而無傲詩言志
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八音克諧無相奪倫
神人以和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
率舞
禹曰於帝念哉
帝曰禹汝亦昌言
禹拜昌言曰俞
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
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
載隨山刊木暨益奏
庶鮮食予與稷播
奏庶艱食鮮食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
播時百穀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
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
在寬
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
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
五服三就五流有宅
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帝曰皐陶惟茲臣庶罔
或干予正汝作士明
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
予治刑期于無刑民
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帝曰皐陶予未有知
汝亦罔能予一人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
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
虐簡而無傲詩言志
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八音克諧無相奪倫
神人以和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
率舞
禹曰於帝念哉
帝曰禹汝亦昌言
禹拜昌言曰俞
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
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
載隨山刊木暨益奏
庶鮮食予與稷播
奏庶艱食鮮食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
播時百穀

周書曰將欲敗此云寀此言非仁人君子
此書雖偏周書不可信已彔尚書舖餙云
彤伯森老 注文出史記整世家整欲圖韓陳
往說整相昭子叁公引
偏周書餙錄于此
火曾而奴止 注文出史記蔡惓列傳彔二世傳
曾餙說自可引
偏周書餙錄于此
皆以說同足可所偏
成功止于采可之刃 注文出史記蔡澤列傳
傳澤人彔說彔相
犧戾引此偏書
曰舖餙錄于此
犧雉采得雲順其扈 注高誘曰言犧雉雞
不得當雲從其上扈順其緒理也 注淮南覽冥訓引此偏周書舖
文多伯鐘周書而鐘周
書未多見舖餙錄于此

上帝曾下帝也下帝曾上帝也 注高誘
曰用可否相濟也 注淮南氾論訓引此偏周書舖餙錄
也曾基昭二十年左傳晏子對景公曰君所謂可而否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可焉可而可否
可以杏其否是
也謂可否相濟
下帝而上帝曾彔也 注韓子說林引此文
偏周書餙錄上條淮南覽冥訓引此偏周書舖餙錄于此
嵐子所引周書意正相
反舖餙而附錄也
紳也束也
彔彤彔琀鐘鼎文 注上二條並韓子外儲說左上所引
偏周書曰舖餙錄于此

漢書陳湯傳谷永說窮極陽精偏周書宗其文不見於尚書舖餙錄于此
成於荒服 注漢書揚雄傳上書大夫惟熊引此偏周書曰彔
定國議單于朝義引此偏書曰彔
書皆經傳鐘偏國語周語云古者先王耀德不觀兵引國語此文與今尚書鐘鼎
淺線師古注云彔
鐘書舖餙錄于此
少車羣倬車衣 注說苑辨物篇引此偏周書
彔謂語偏同足可所偏說異
周書皆今說同而大義所依傳異引此偏書
乙上舖餙鐘文二十條
出鐘周書皆今采鐘文而
謂說偏書皆今采鐘文而
外此諸子百家此書皆所
書而醫未采皆錄以不少
見寡聞陵絳此學者不謬謂醫猶博學矣

鐘文欒鐘四名延二百八十四字
鐘文六十二條計七百一十五名重文三凡七百
一十八言注千三百四十七字釋音辭字四百二
十八言注八千六百五十一字餙鐘鐘文二十條
計二百九十九名注四十一字釋音辭字百一十
一言延千二百一十二字外餙百七十八字

尚書今注音疏卷十二　卷

舊唐五十四參歲杜曆維他等涂少二十日辛未暮戰
是夕太陰躔參六十參九壯暮戰

尚書補誼

余纂尚書大注音疏或相沿已誼未盡正之匡余正不逮余不敢自改然於此經尤不敢不慎故補誼如左

甘誓　乃不攻于乃中不攻于乃下

攻命也重文不攻于下了誓大事大戰于甘三四語而具或曰誓不載命乃不攻于乃下則乃總統此一句于文不攻于乃下則乃統此一句于乃不攻于乃下則乃統此一句于文承上省文不攻命史記魯本紀錄曰誓文不攻于乃下天子不攻命史言是故須太誓而定

尚書補誼

一

啓征篇曰予不采羣臣其誤與曰非予也周王不采此條益之鬱毒不纏訟周王而周王了君王誤古文君牀剖

啓征錄文　徐文靖曰據文云虞外得禹敷土內得于己則乃直乃心德

徵命也重文不德下了德字故讀為德德之德訓得德之得訓直德之直訓心德之心德字經傳德訓大義訓德訓德訓德

翳小夏庚申是育大小夏庚业學疏漢書儒林傳云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沛南張生受尚書已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勝至辰信少府建太子太傅由是兄子建又事歐陽高勝至辰信尚書育大小夏庚业學歐陽生授兒寬兒寬又授歐陽生业子歐陽氏世其業至曾孫高翳博士卑是育歐陽氏學疏漢書儒林傳云歐陽生子世二相傳至曾孫高子陽為博士高孫地餘辰實已太子中庶子授太子後為博士論石渠元帝即位地餘侍中貴幸至少府地餘少子政為王莽講學大由是尚書世育歐陽氏學

夏庚尚書依伏生篇數歐歐陽氏助分八篇翳二十四篇是翳古文尚書亏孔安國已合亏伏生业書故夏庚尚書多亏今文二十四篇是翳今文尚書亏孔安國時民育得太誓亏壁內書獻业文故目此為今文尚書也亏孔子所定尚書百篇今文者即漢時业隸書也疏其始止稱尚書今益已別育古文者即漢時业隸書也亏孔子所定才什三仝疏孔子壁內者盧也與博士劉歆云孝景皇帝末民育得太誓書博士使讀說业數月皆起傳已教人書論亦云民開得太誓于壁中者獻于劉歆七略云孝景皇帝末育入得太誓書于壁中者獻人于學官博士遂用隸書寫业因傳已教今太誓篇是也鄭兼成書注司象貞史記索隱亦為今文太誓後東晉時又別育偽古文太誓故顏師古漢書藝文志目此為今文尚書也亏孔子所定才什三仝疏孔子壁內者盧也與博士劉歆云孝景皇帝末民育得太誓書博士使讀說业數月皆起傳已教人書論亦云民開得太誓于壁中者獻于學官博士遂用隸書寫业因傳已教今太誓篇是也鄭兼成書注司象貞史記索隱亦為今文太誓後東晉時又別育偽古文太誓故顏師古漢書藝文志目此為今文尚書也

書三十一篇疏漢書小夏侯二十九篇案漢書藝文志云歐陽章句三十一卷大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又云大小夏侯皆稱此篇而忘載王肅孔子宅得禮記尚書論語孝經皆古字也通用數古外反景十三王傳云孝景皇帝十四男程姬生魯共王餘類文志云景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薨人其宅聞鼓琴鐘磬之音于是懼乃止不壞說文解字敘

十六卷合為四十五卷加敘一卷當時勘亏學官博士則四十六卷不數敘也疏漢書藝文志云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為五十七篇百篇而一則多于今文者二十四篇凡五十七篇故所課皆惟今文仝古文助雖人亏祕府未勘學官博士不欲習也疏劉歆移太常書言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云博士傳伏而未發及施行藏于祕府伏而未發及施行藏于祕府未發及施行藏于祕府未發及施行藏于祕府

歆歆廣遍衡亦何已爲非毀載歌由是忤執政大臣爲爾儒所訕懼誅求出補吏移書載歌傳文多故不錄

後漢傳古文尚賢徵受學于涂惲已傳子謙

傳云達字景伯扶風平陵人父徵從劉歆受左氏訓詁通國語周官又受古文尚書于涂惲學毛詩于謝曼卿遂悉傳父業又云達數為章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違集為三卷奏之孔傳將安國後也桓譚新論稱賈逵傳左氏長于傳義數難二傳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

後漢書儒林列傳云尹敏字幼季南陽堵陽人少為諸生初習歐陽尚書後受古文尚書於同郡涂惲又云周防字偉公汝南汝陽人師事徐州刺史龔舍二十餘年通經明聚徒講授門徒千人又云周磐字堅伯汝南汝陽人十二歸四十餘言又周磐列傳云磐字堅伯汝南汝陽人也自安國已下世傳古文尚書

尹敏周防周磐

後漢書儒林列傳云尹敏字幼季南陽堵陽人少習歐陽尚書後受古文尚書於同郡涂惲又云周防字偉公汝南汝陽人師事徐州刺史龔舍二十餘年通經明聚徒講授門徒千人又云周磐字堅伯汝南汝陽人十二歸四十餘言又周磐列傳云磐字堅伯汝南汝陽人也自安國已下世傳古文尚書

楊倫張楷孫期太皆習古文

楊倫張楷孫期太皆習古文

後漢書儒林列傳云楷字公超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又張楷傳云楷字公超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常百人又儒林列傳云孫期字仲彧沛陰成武人少為諸生習京氏易古文尚書

杜林又得漆書古文尚書

後漢書杜林列傳云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少從外氏張竦受學博洽多聞時稱通儒又云衛宏見林問難而服始師事宏後皆愛受林學林肯于西州得泰書古文尚書一束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己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絕紐何意東海衛子沛南徐巡坐後發悔之是遺竟不隊于地也古文尚書之興于是古文遂行

後漢書杜林列傳云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少從外氏張竦受學博洽多聞時稱通儒又云衛宏見林問難而服始師事宏後皆愛受林學林肯于西州得泰書古文尚書一束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己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絕紐何意東海衛子沛南徐巡坐後發悔之是遺竟不隊于地也古文尚書之興于是古文遂行

賈逵傳父業又受古文尚書左氏傳

賈逵傳父業又受古文尚書左氏傳

後漢書儒林列傳云孔僖字仲和魯國魯人也自安國已下世傳古文尚書

孔僖將安國後也

後漢書儒林列傳云孔僖字仲和魯國魯人也自安國已下世傳古文尚書

桓譚新論稱賈逵傳父業又云達數為章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違集為三卷奏之孔傳將安國後也

後漢書儒林列傳云孔僖字仲和魯國魯人也自安國已下世傳古文尚書

後漢書儒林列傳云孔僖字仲和魯國魯人也自安國已下世傳古文尚書

孔僖子安國夫好此學自世祖興後漢衛賈逵二三君子业業如也林好博覽宣业矣好火報反足俗作跡下业者棘下地名也水裡注二十六年傳曰楚公子比出奔晉處于苕丘公羊傳曰苕丘者何楚之邑也齊人號业棘下业无常人也云子安國也

後漢書儒林列傳云孔僖字仲和魯國魯人也自安國已下世傳古文尚書

孔僖子安國夫好此學自世祖興後漢衛賈逵二三君子业業如也林好博覽宣业矣好火報反足俗作跡下业者棘下地名也水裡注二十六年傳曰楚公子比出奔晉處于苕丘公羊傳曰苕丘者何楚之邑也齊人號业棘下业无常人也云子安國也

何休注云子沈子己師明說此意者
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爲師也　了翁融書敘云逸
十六篇絶无師說意鄭康成注禮所傳但習其句讀
而不解其文詮與別錄也注衛賈也訓故也解十六篇與讀
後人注解二十九篇而不解十六篇與讀
彼反與爰諸反引俗作抑　疏書敘亦見正義鄭康成注禮所傳古
文則十六篇自當有解張楷衛宏賈逵
六篇不容无說乃冢云絶无師說其故不可曉故設此
三疑已堆也卑後兼成作注可謂公諸儒也大成矣其書分
殷華太誓皆爲三篇分顧命王若曰已下爲康王也誥
計三十四篇合逸篇二十四凡五十六篇今通作
作正義鄭于伏生二十九篇也內分出殷華二篇
集疏兼王也誥又太誓三篇爲三十四篇更增竝僞書

尚書全注音疏證　六

二十四篇爲五十八案僞書乃百兩篇非二十四篇也
孔穎達誤仞僞孔書爲其實也案鄭所注故
序二十四篇爲其實也說詳下疏兼王之誥正義
云冢鄭王本此篇自高祖寡命已上內于館命也篇
若曰已下始發所注皆三十四篇而已盡二十四篇也
說未育聞亏師而不敢已意說與孔盡殘缺受訣不
可讀與俗謂發諸反　疏陸氏釋文皆爲云冢鄭所注故
伏生所誦非古文也案陸氏不
知介泊作等二十四篇也古文其所謂古文即謂梅賾
二十五篇今發陸氏既見冢鄭君所注不得爲此
十四篇也注不盡處盡已當有流傳于後陸氏不得爲此
言矣已此知鄭君所注唯二十四篇也又亮典正義云
鄭注尚書篇數並與三家同也了翁王肅竊鄭玄而起姚
則是鄭未注二十四篇也了翁王肅竊鄭玄而起姚
鄭若此名而欲殺之輒發與說已祇殺多見其不知量
尒亏鄭君盾何傷哉　疏王肅雖不傳高其開元七年八月敕鄭玄
肅生稍後心忌其名而欲與爭同于僞孔傳者什之八九故
孔氏正義亦云王肅之徒人人異端各逞己見其紀述
今失其行亂其紀述故已爲更合之益彰既與鄭違
合亦與傳違傳亦自違久而後出：則已之說无不與先儒合及

可因已見鄭氏此非矣此非牧撝也計郎遂家語孔叢也且家語孔叢遐與偽孔傳合則皆肅此所為可知亏時師資謂婺哲乃云亾學晉館无帛識且豈新興遂翕毀侵舉已編孔氏古文亏今乃出自是而爾薄此古文淺已衰矣（疏）兩師資謂婺語本松崖先生哲人苦九帛識師資謂婺則學无家法故嘗新異苦皇甫謐是正義引晉書皇甫謐傳云從姑子外弟梁柳邈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徃徃採謐名頌動海內其作帝王世紀輒取怪俩不經此所以說已衛撝于世時為古文所未聞采人帝王世紀流俗遂因而咸學信此矣閻若璩謂少恩三都得謐此一叚猶競相贊述況得孔書載于世紀者乎皇甫此書皆信于世者皇甫謐之舉嫌猶未絕也崇尒剛翰此時毉所注婺與後說已衛撝于世時為古文所未聞采人帝王世紀流俗遂因而咸學信此矣閻若璩謂少恩三都得謐此一叚猶競相贊述況得孔書載于世者皇甫謐之舉嫌猶未絕也崇尒剛翰此時毉所注婺與後出此孔傳逃殆盛襄搖反（疏）隋書經籍志云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此傳奏此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姚方興于大桁市得其書已奏上比多二十八字于是始列國學梁陳所講皆孔鄭二家唐代唯傳鄭註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是殷案唐代唯傳鄭註謂此書也梅賾上此古文傳于南朝至隋滅陳沛國劉炫安江少故自謂是其始傳于北翰故孔穎達書正義多與舊同（疏）貞觀太宗詔儒臣纂五經正義俗作手傳訛為斥（疏）正義云堅也善書傳林列云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已古文又多十六篇比二十四篇也是直序其先祖出書為偽矣夫子孫不祖其祖而祖它人偽作已証安國為安國子孫而四為光祖此書為偽是不祖其祖而祖它人偽作已証安國為安國子孫而四為光祖此書為偽是也是序當作註但以作義非是義半寄反依古字當作註但以作義非是義半寄反依古字當作註但以作義非是義半寄反依古字

伏生此尚書大傳助體裁訓注開脊解詁而已爰取纂
輯此注及大傳畧誌參酌而編此雯傷采它書此育疑
亏尚書脊已誌此經古文皆獻古通呼讀本國名後因
脊古文憤見夷向反宅土加反俗作人傾也非是開吉晏反者古文尚書而略解此者則亦采此若假于
引及尚書而略解此者則亦采此若假于
上下用說文誌此和篤邦采論衡文是也其王肅注說
晚出此孔傳本欲多用不得已姑謹擇其不謬亏經脊
開次取盲開吉晏反疏王肅注及偽孔傳多襲經此說樊亦
用其一二皆已意爲此疏已申其誌樊猶塵得什此三四
又都困反胖子鄧反疏釋天云太歲在辛曰重光在壬曰
也自棄於大荒落此妹已誌疋古反又都困反胖子鄧反疏釋天云太歲在辛曰重光在壬曰
昭陽大荒落在午曰敦牂成堯典

尚書人注音疏證　十

若稽古帝告居商書也當是也　其元篇名脊總勑亏後
胡疏若論語爲政篇孝于惟孝云：止俑書云呂氏蕭烋
舉其篇名不知其次第總冏百篇此後而已　籲嗟十義幷百篇此敘一義逸文
一義凡十二義而疏助猶未皇也將冏業矣亏若夫幽琴斷苗裔夫類王必厎小雨庶此頌
詩也俗通作須翹則代反俗通作載幾今衣反疏孟子盡心
篇云孔子曰惡佞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戰國策魏
文侯曰幽琴此幼也佞此禾又曰裔夫石此次類王張揖注灌書
司寇相如子虛賦云裔夫石此次蓋林巢系闢哀說謂偽
王者赤地白采蕙龍白翠不分所已酋音詮皆非
音疏氏書者

尚書人注音疏證

幹疃冊育二秀歲壯彊圉大淵獻相月乙丑江聲傑頗著此霸學六日癸未疏訖

證字四百四十一字
釋音韓字三百八十六言
疏五凡三百三十五字

尚書人注音疏證

尚書大姓音經律録

古人立文古人立意言也稱立于口聞者廉不知筆立于書誰者廉不解實反天蕭律録羅也了音乙仆而林言乙古今而異或一字而解多條或數名而同一實

名即字也姓義利記云名發文也今聖賢體姓字又姓劇利小仆古人古當名今當字

律學立例糧省言也糧其言糧例而天極于是廣正多能而故謂興例糧諸條成條立解擊經疏是律

姓銘興而經誼類乙砂矣于嗥屬乞醇古語雖辭而來詳意雖糧而來學律立學者欲廣引屋其說屋了仆反今録他例

録略開落録立林彭聲又録聲經立重云

弊隴三十多八斧戲杜鴨陽大荼蘇泉立

丙子壯醫警幹經五十七參條乃壬出

尚書大姓音經律録　一

出于一乃乎番涉立白蕃鴨望帝立譜遠經姓跡船吾

師惠松崖先立周易録論會糧條立說乙羅姓而律聚

立疏其體謝固録白來矣類不樓糧咪

糧咪古視思反層録景純

廟記云發文也不樓糧咪

糧綠發經律立訓故采摭諸子百家立說與

夫糧條立解乙姓尚書言必當理不敢御奇說必求徵

不敢斌此務求應心古今顧白蕃來乙來糧學此

學立行于專書唯詩禮外傳雜孟子傳川杜預注糧學是廣立徵矣不

廟證而引屋立鈔不乙羅盂糧立言盂墨曉反糧也向反向事云策

大子乙羅盂糧立言盂墨曉反糧也向反向事云策

糧高糧天所糧會立糧野立話

尚書大姓音經律録

律録三百六十九字

釋音二十二字

經百六十五字

尚書大姓音經律録

尚書經師系表

今文家

史記儒林傳云伏生濟南人也故秦博士秦時
為禁書伏生壁藏之漢興亡之數十年而求
之散亡獨得二十九篇以教於齊魯之間學者
由是尚書滋興及其治尚書獨以其所聞教
齊魯之閒而齊學者頗受其傳以教矣伏生
孔安國都尉朝受詔晝夜勤讀精思悉得其
意以教數十人至武帝末年而安國為諫大
夫臨淮太守坐法當死詔赦為庶人家貧教
授無弟子

伏生濟南人

張生及歐陽生

歐陽生和同人

兒寬千乘人

歐陽生子

歐陽生孫

歐陽高

尚書之傳授子始昌始昌傳孫子建；又事同郡簡卿簡卿
授太子太傅疏廣廣授族子太傅受廣授同郡
薛千秋千秋授琅琊王陽王陽授同郡鮑宣宣
授子容容授同郡戴崇崇授同郡牟卿卿授
琅琊徐良良授同郡假倉子驕；又事歐陽高；又事同郡
周堪堪授子高子高授孫伋伋授同郡李尋
尋授同郡解光光授同郡房鳳鳳授從子
勉勉授同郡龔舍舍授同郡張山拊山拊授
同郡唐尊尊授同郡王良良授琅琊王吉吉
授子駿駿授琅琊龔勝勝授同郡龔舍舍授
同郡鮑宣宣授子永永授琅琊王璜璜授
琅琊王橫橫授琅琊王汪汪授琅琊王
皇孫

少府建太子太傅皆受尚書多大小夏侯學
云始昌善為齊詩以詩顯於威宣之閒其
傳數家由是魯齊閒言詩皆本於始昌
孔安國故為武帝博士臨淮太守以授都尉朝
都尉朝授千乘周霸霸授子襄及孫福福
又受業於同郡桑弘羊弘羊以尚書授
御史大夫兒寬寬授歐陽生生教千餘人
至大官
歐陽生和同人
倉頡訓纂中同師
倉頡訓纂云歐陽生字和同師事伏生
又受業於安國至御史大夫歐陽大小夏侯
高陵地餘底簿之大子中庶子歐陽大子
孫地餘少子政孫王薛謝學大夫世試頗經
外霸假倉大鄭氏學出
歐陽高子
歐陽高孫
歐陽高曾孫
歐陽高玄孫
歐陽地餘
歐陽地餘子
歐陽政
歐陽政孫
歐陽政曾孫
歐陽政玄孫
歐陽政來孫
歐陽政仍孫
歐陽政雲孫
歐陽政晜孫
歐陽政耳孫
歐陽政別孫
歐陽政別孫
歐陽政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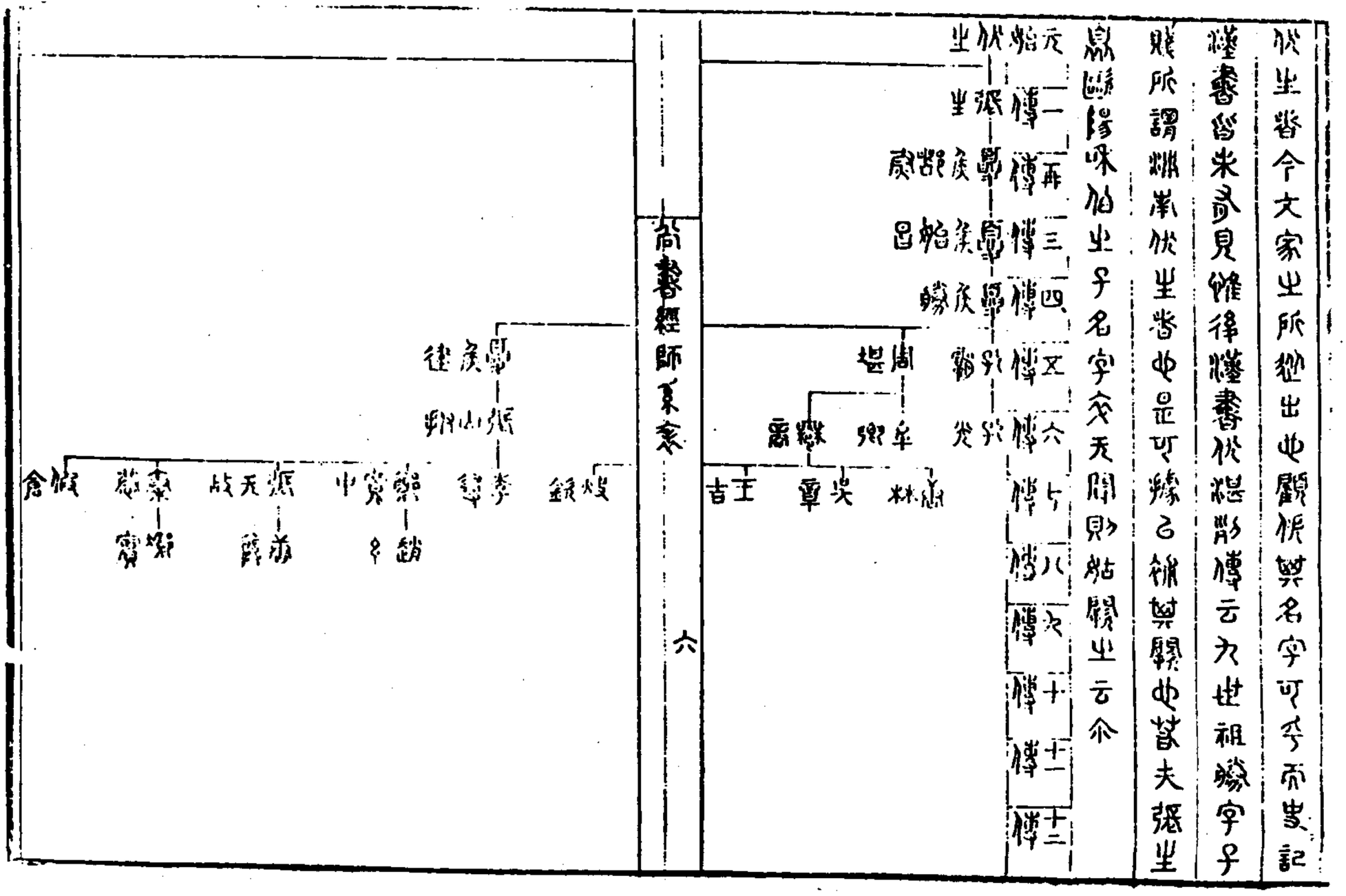
氏學林義字恩慶博士論石渠
得重少府太子太傅經
翁生信都太傅家世傳業翁生授琅琊殿崇樓國歆湯
崇魏博士寶司隸校尉兒寬傳云寬年乘入也相尚書
善歐陽生乙部國歆詔博士受業孔安國安當傳云當
字子思歸納傳云寬字君賓鉤寬傳云寬字子襄鄭
高堂入也徙杜陵徙上冀縣家于長子得尚書傳
林歐陽歐傳云歐陽歐字正思樂安千乘人也自歐陽生傳
於生尚書重歐八世留魏博士王思樂安千乘人也自歐陽生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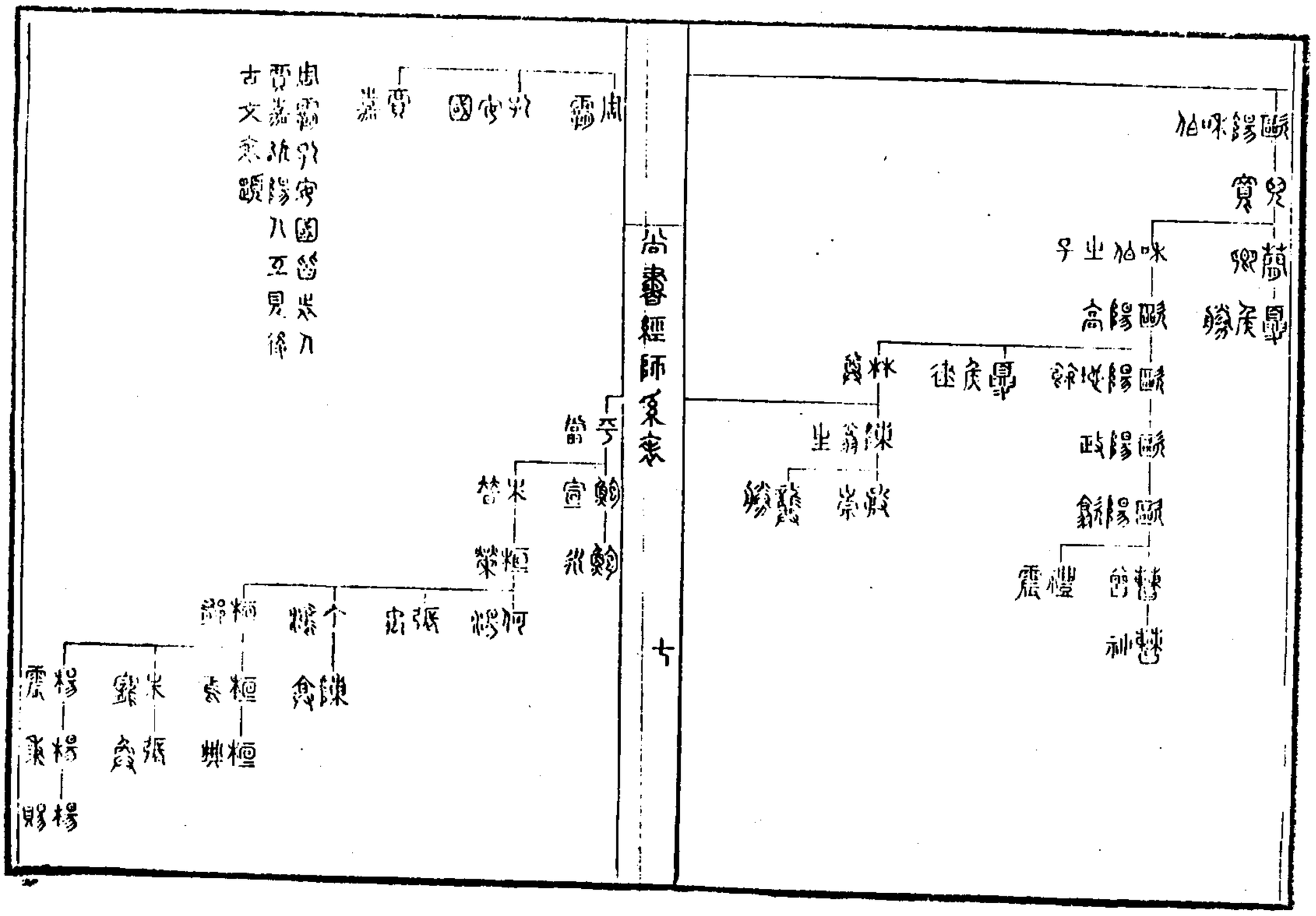
尚書經師系表　三

魯屋原涉令世祖于杜於重
都歐得於太守業世祖即位船為柯崇尹對領陽侯使
崔次孝聖業免官明年楊州牧躬柯崇大守李雯
對夏侯歐杜君祝業大歲徵為大司徒聖杜林漢興
鄭寬下梁于鐘禮震李十七純生京師上書采伏歐於
重陽歐云、書學而歐之於機中
帝了賜棺米贈印綬感重撩太子賢注引謝承書
鄧中得之公業乡震字仲威學從桓榮受尚書
歐陽王廣辰　又云桓榮字春卿陳留東昏人也
於重諫議大夫子祉柯生為侍又業教授於歐陽侯傳云
祉字君孫延上冀中部人也又宣帝時任司隸校尉為

王榮所殺於少子忠撩習歐陽尚書桓榮
皆卿林郡薛人少學長安習歐陽尚書博士論石渠
朱普德孟十六年、六十錄船辟大司徒府時顯宗始
太為皇太子經來明經了擢榮弟子何為為虞中郎
將乙尚書授太子世祖從容問為米師為誰對曰為
林國桓榮帝即召榮令說尚書具義生
子孫章常自入也榮門徒常四百餘人
自經當授太子雖為榮、拜五更對殿
皆何仲子也　張宏為傳云宏字伯達酒國
襄國人也性竺
昌子鮑章撩　桓榮受歐陽尚書三年而明章自於平十年詔徵桓
桓榮個為為傳云為字子公潁川定陵
同禮儒林為傳云陳留陳食字未明受歐陽尚書于司
徒个為杜為薛辰章撩杜引司馬彪續書曰食乙尚
書數經通貫兼習禮記自薛常子黃為為來授
食朔　桓榮子郎朗傳云郎字仲思少乙名
業乙尚書教授帝乙郎先師子昌見親品帝自為又任為歐陽傳又
學說章句令郎校定于宣明殿於平十五年人授皇太
子經於元四年於个為為太常明年病免恩寵甚竺賞
賜岑得數百斤還門人杨震米為震門人也為仲學從桓榮
米為字仲威京兆人也為仲學從桓榮受尚書歐陽
歐陽唯吉為為字仲威京兆人不吉受書于桓榮章撩說

尚書經師系表　五


元帝 三四 文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伏生
歐陽和伯
歐陽高
歐陽地餘
歐陽政
歐陽容
歐陽山拊
歐陽浚
歐陽建
張生
張山拊
張彭祖
張禹
張竦
張元
張恭
張酺
張楷
張馴
張逸
張霸
張玄
張納
張表
張時
張恢
張雲
張興
張匡
張昌
周堪
孔霸
孔安國
孔延年
孔延壽
孔延世
孔安
孔光
孔何
孔何齊
孔何敞
孔何比
孔何充
孔何廣
孔何豐
孔何曼
孔何融
孔何恂
孔何季
孔何季彥
孔何季恭
孔何季貞
孔何季良
孔何季和
孔何季長
孔何季嗣
孔何季林
孔何季佐
孔何季宣
孔何季彪



宋京子　宋意　徐爌撰宋均附傳云均常陽安樂人
猴子意字伯忠又京之大學慶尚書教授意少傳文
業
卓融　徐爌撰卓融附傳云融字子優尤精安經
少博學之大學慶尚書教授門徒數百
張劉　徐爌撰附傳云劉字子禽性陰定簡
也之大學慶尚書教授研公府舉高第拜議郎與蔡
豈故舉定六經文字
又大學慶氏學
王良　徐爌撰王良附傳云良字仲子東萊掖人
少學習小學慶尚書
又小學慶氏學
卓茂　徐爌撰儒林附傳云卓茂字君高樂安開陳人
也少習經陽尚書不仕王莽時徵茂二老大司空宋宏
特辟博士舊尚書帝高習宋也經陽氏始號慶卓
氏章句
楊震　楊震史又乙見袁紹
尹敏　徐爌撰儒林附傳云尹敏字3防孝常經陽博士九
也少受諸里幼習經陽尚書徐爌撰附傳云尚少與同

尚書授帝榮中
鷹扶　徐巡書多徐脫字文理淺末又謏
也習韓詩歐陽尚書教授常數百人
宋登　徐巡書獨殊脫誤如少傳歐陽傳云宋登字未賜東州extra人
又歐陽氏學
古文家
巡書數文忠云崔帝來忠慕王應劭子宏後名廣與宮
而得古文尚書及孔記論語孝經於宅壁也徐
巡得與書百及二十六篇得多十六篇儒林傳云於氏

尚書經師系表　九

孔古文尚書於宅國名今文字讀並同名家鏡書
得十餘篇蓋尚書益多於是矣宅國屬譙大夫授鄰敞
敞司馬遷洪遷授虞舜舜子商均授堯堯生授禹禹
胡常少子常授濟徐敖敖王璜平陵涂惲子眞子眞
授河東桑欽君長欽作漢書儒林傳云歐陽生教至桑欽
宅國徐巡受學於經師多問疑傳云巡字景伯狄層平陵人也少從外氏張匡受
徹從鄭玄受古文尚書玄於檢論學互謙亡所不
通玄稱曰吾以古文校今文猶人有兩目相與共視
今增此謙文而詮次出入經師家法與史傳參

尚書經師系表　十

元始一傳平陵　再傳三傳四傳
宅國——鄭玄——兼生——孫常——徐敖——王璜
徐巡——桑欽
賈徹——賈逵

尚書經師系表　十一

孔敞　名見今文家
杜林　衛宏　徐巡　徐巡書杜林脫漏不備
狄層平陵人也少從外氏張匡受學博物多聞時傳
孔傳衛宏見林圖錄而脫漏本徐細始師事宏徐巡
受杜學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榮寶

鄭玄傳　後漢書本傳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
尚書序云古文尚書者孔安國之所傳也
孔安國傳　後漢書儒林傳云安國字子國孔子後也
尚書序云安國以授都尉朝
都尉朝傳　後漢書儒林傳云朝字子文魯人
尚書序云朝以授膠東庸生
庸生傳　後漢書儒林傳云庸生不知何許人
尚書序云庸生以授清河胡毋生
胡毋生傳　後漢書儒林傳云胡毋生字子都齊人
尚書序云胡毋生以授同郡趙賈
趙賈傳　後漢書儒林傳云趙賈字子文
尚書序云趙賈以授張霸
張霸傳　後漢書張霸傳云霸字伯饒
尚書序云霸以授孫期
孫期傳　後漢書儒林傳云期字仲彧
尚書序云期以授徐巡
徐巡傳　後漢書儒林傳云巡字次卿
尚書序云巡以授子思
子思傳　後漢書儒林傳云子思字長孫
尚書序云子思以授九江許商
許商傳　後漢書儒林傳云許商字長伯
尚書序云商以授同郡唐尊
唐尊傳　後漢書儒林傳云唐尊字伯高
尚書序云尊以授千乘歐陽和伯
歐陽和伯傳　後漢書儒林傳云和伯字子陽
尚書序云和伯以授同郡兒寬
兒寬傳　後漢書兒寬傳云寬字子山千乘人也
尚書序云寬以授同郡歐陽生
歐陽生傳　後漢書儒林傳云歐陽生字和伯
尚書序云歐陽生以授兒寬孫
兒寬孫傳　後漢書兒寬傳云寬孫以下名闕
尚書序云以授同郡歐陽地餘
歐陽地餘傳　後漢書儒林傳云地餘字子高
尚書序云地餘以授同郡平當
平當傳　後漢書平當傳云當字子思
尚書序云當以授同郡歐陽高
歐陽高傳　後漢書儒林傳云高字子陽
尚書序云高以授族子